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貳輯·拾柒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葉澐撰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歷代  
統系表略三卷·之一

清康熙劉德芳刻本

貳輯 · 拾柒冊目錄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歷代統系表略三卷 · 之一 [清] 葉澐撰

一

〔清〕葉澐撰

綱鑑會編九十八卷歷代  
統系表略三卷·之一

清康熙劉德芳刻本

文安劉悔菴先生訂定

崑山葉松川先生輯

綱鑑會編

州郡官制統系  
三考刻完即出

貴德里南陽藏板

附錄 葉松川先生自著書目

讀易尊聞六卷

網鑑會編九十八卷

又卷首三部

二十一史世系表二十四卷

六朝氏族表二十卷

八大家古文類鈔四十卷

廣輿增記二十卷

躬耕廬文集

未定  
卷目

祝越集十二卷

觚不觚後錄

二卷 言近錄十卷

桐餘集三卷

揚州集二

卷 著華詞一卷

史鑑爲經世之書學者所必有事惜明代所纂小鑑  
多坊間倩庸手裁削假托巨公以行世每繁簡失宜  
承接疎謬百餘年來無正之者今是編從溫公資治  
朱子綱目原本中采輯參以二十一史融會成書與  
向日所行鳳洲睡菴玉堂了凡諸本迥然不同且校  
訂精詳剗剔工緻亦非他本可及識者自能辨之知  
無俟書林之費辭也



序

予嘗與諸公刊脩廿一史成爲序其端曰士不熟全史于胸中輒欲出謀天下銀鉅之事豈勝任哉雖然史乘之多汗牛充棟黃吻咿唔白首不能罄其辭求如孫仲謀所云涉獵見往事者什不得二三又士貧無貲嘗苦力不足以購全

經鑑會編

宋序一

書者比比也于是不說學之徒蒙然雲霧至有不知帝王幾統南北幾朝制度文爲幾變枵其腹挾一二故冊子持三寸不律以教于人曰吾取科第有餘矣史安庸知噫不亦陋乎乃今觀于崑山葉松川氏所輯經鑑會編一書而歎士之有志于史學者可因是以去其陋無

難也經本紫陽鑑本涑水大書以提要

分注以備言汰精義嚴簡而不漏年經月緯條貫井然其高出少微鳳洲臺山輩遠矣夫讀史者亦非徒侈博聞而矜彊記也貴識乎治亂安危倚伏之大原君相賢姦政教得失事機成敗之所繇分紀經風俗兵農禮樂沿革建置之若

經鑑會編

宋序二

何而善若何而不善則自盤古以迄宋元數千百年之掌故已隳括于胸中而無疑一旦出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酌古準今舉而厝之因時制宜動與古會此雋不疑叱北闕之前夏侯勝著常陰之辯漢廷所以益重經術士也宋藝祖亦云宰相須用讀書人不其然哉不

其然哉是編雖輯于松川而文安劉觀  
察訂正刊布之功不小故予序之以應  
其請因並著之皆

康熙昭陽協洽之歲寤月商丘宋榮撰

序

古來典籍莫大於經史近世以經義取  
士士知有經而不知有史而不知五經  
皆史也尚書古史春秋國史無論矣而  
帝乙之歸妹高宗之伐鬼方文王箕子  
之蒙難則易亦有史王制之典章檀弓  
之敘記文王世子之述古則禮亦有史

至國風所陳雅頌所紀凡詩之美刺即  
史之褒貶也則詩尤近於史要在春秋  
已前經括史而在秦漢已後史翼經經  
史固一原爾自制義興而習舉子業者  
岐而二之而史學荒矣先舅氏顧寧人  
先生曰科舉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  
二十一史廢知言哉古史多編年自馬

班爲志傳而累朝宗之後人作編年者少司馬文正集千四百年而繼左育厥功偉矣紫陽文公又舉而綱目之隱然有麟經之義焉明人續以宋元雖才識學三者迥不逮前人而緝前賁後都爲一集于史事不爲無助明季人以舉子不能盡讀通鑑全文又仿少微體刪而

纂之一纂再纂而割裂掛漏斷續不諧而紕繆者不少矣觀察文安劉公歎俗本之舛陋憫史學之就荒倩我邑葉君著久重輯之宗以紫陽而參諸涑水其未備者再取材於二十一史合而成書名之曰綱鑑會編壬午秋蕃久以選人來都下攜全帙示余并屬余序之竊案

其書有三善焉考亭司馬互有去取或節數句而爲一二句或節數言而爲一二言而脈絡釐然首尾因應善在簡而該在累朝之大紀大典固差備矣而侯王將相之黜陟薨卒天地歲時之災祥變異亦罔不年經月緯州次部居善在詳而核史編元欲博志事蹟以備法戒

其是非褒貶已具正文中乃行世俗本既卷帙無多而又增以煩蕪之論斷不惟徒眩覽者之目而卷帙愈隘致事蹟愈寡是編一舉而刪之減論斷之行墨增記載之文句其善文在裁而潔若帝王之曆統僭偽之年國妃后之姓氏以及州郡官制之或因或革咸讀史者所

必有事而俗本皆忽之蕃久一一勾稽  
明晰自成一書尤論世者不可廢至所  
載荒辟壬臣兵爭戰鬪較他事加詳監  
夏監殷作者寧無微旨乎馬朱二公萃  
諸史之精華而成綱鑑蕃久又萃馬朱  
之精華而成是編二百年來所未見夫  
豈偶然哉觀察公經國偉人所至有聲

實政事之暇究心墳典特梓是編以惠  
後學欲學者由是編以通全史由全史  
以證六經經經緯史同原共貫誠士子  
之津梁而不可朽之盛舉也蕃久爲余故  
人默齋先生子默齋學本醇儻夙勵風  
節滄桑改易鑿坏隱遁世儼之閔仲叔  
朱桃推蕃久承其家學擴而大之著書

等身而于朝章國故兵農禮樂尤有根  
底可見施行顧屢躋場屋勉就時例作  
吏部選人復久不得調欲乞一蠻徼荒  
瘴之鄉以自效亦可謂遇之窮矣余久  
塵館閣浮沈闡茸今老且病急欲引去  
當此求賢右文之朝而不能如嚴助  
之知買臣良有媿焉然蕃久志氣方盛

材大晚成當世之名卿巨公有讀其書  
而習其人者必將引之於石渠天祿之  
間以論定當代之紀載則炎荒之行或  
姑待之乎是爲序昔康熙壬午長至日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  
經筵講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前吏部右侍郎東海徐秉義撰

序

自涑水會十七史而為通鑑紫陽復綱目之學士家奉科律焉少微理齋輩以初學不能盡讀而節略其文鈔撮小本行世後人嫌其太簡從而增益之然皆俗手假托巨公學識寡昧裁制疏略繆漏愒多百餘年來無有起而正之者且版籍相沿既久訛脫漫漶舉世無一善本意常病之我友松川子經奇汲古尤邃於史學余承乏淮南閒曹多暇因借之商訂涑水紫陽二書以連陳氏之外紀南氏之前編宋元二代之續編萃而成帙上自盤古下逮有元得卷凡九十有八隨付剞劂余謂是編有二便一便於學者一便於不學者通鑑全書具在茲為節文然而年經月緯各具條貫由一事之梗槩網鑑會編

網鑑會編

劉序

一

山夫

凡例

是編以朱子綱目大書為綱而以分書為目日者詳載綱中所書之事也而又曰鑑者鑑亦與目同日取於朱氏鑑取於司馬氏兩書會合而成此是編之所由名也而一綱之下或目或鑑止取一條更不兩見如綱文事義已盡亦不復載目與鑑或綱文事義未盡而其說其簡者則分注數字以見大意俾閱者了然

網鑑會編

凡例

一

山夫

是編刪節鑑綱正續諸編悉遵原本或原本有遺闕者又參錄二十一史補入或暗入於本文之中或附入於本文之下凡與諸家文句不同者即二十一史本傳之文非敢妄取雜說擅改先正也其序事處或以一二字該括數言或以二三語包舉數十句蓋欲以簡要省卷帙臨文不得不然也觀者諒之

涑水通鑑每朝提帝號而甲子用古干支紫陽綱目甲子書今干支而帝號即入編年不復另提是編每朝別提帝號而分注履歷之略於下編年以今干支橫書而歷朝年號正統則大書列國則分注即漢唐宋之祖亦必以一統之年始作大書羣雄未平仍列分注若改革之際前帝之終即後帝之始干支不可兩岐如俗本前唐之際戊寅兩康建炎丁未兩見玄宗幸蜀即標肅宗帝號今除漢唐宋朱溫篡位即革天祐紀年之類俱屬不妥今除漢唐宋三祖之外凡繼統之君篡竊之主必敘帝號於即位之次歲所以一編年也

余於紫陽綱目雖有去取而大書原文不敢增損一字間有增補綱條亦不過數則至宋元二代之綱增補固有數十事即其大書之文亦稍加刪節大抵續編之文筆冗弱於正編是亦後世之公論而非迂愚一人之敢於妄議前賢也。

馬朱二部論斷頗簡惟坊刻小本廣收宋明諸家史論以備科場帖括然多腐爛庸樛之語令淺學者覽之反滋淆惑是編所收甚少蓋一人一事既敘其本末則是非具在讀者自知侈爲辨論徒亂人意用是痛加刪除非惟令後學開生并實爲前人藏拙。

劉永新之書法尹遂昌之發明俱有功於綱目而劉氏尤

綱鑑會編

凡例

二

四百五

爲精覈袁了凡本並標出書法發明二則別註於傍但劉氏之繁簡不一今取其簡者注爲書法而其長篇廣論別入史斷之中標爲劉友益曰尹遂昌亦削去發明二字標爲尹起莘曰蓋兩家之命名雖異而其爲史斷則一也更凡係史斷類皆書名所以尊史也惟諸帝之總論出於諸史不一其人槩書之爲史臣曰歷年圖出司馬公亦書之爲歷年圖曰雖不著姓名而一考可知矣。

編中字句義難通者必賴注釋唐以前句多古拘大半注明唐以後文從字順不煩多注唯地名各代不一俗本所注述誤殊多惟綱目注本頗詳今每朝於每地必注一次其一朝數見者不能復注欲省卷帙也。

余著有歷代統系表一書尚未行世今鈔撮其略分爲三卷列於卷首益之以輿圖官制相輔而行皆讀史者所必有事也。

元綱文之下無目與鑑者一年之內得連翩而書止隔一圖若有目與鑑者則必一段竣而後另行再起其列國南北朝仍各國另行或有不畫一者扭於行次隔礙故不能盡拘也若鑑目之文係一時一事而有段落者用鈎勒逗斷若事義不貫串而附見者仍用圈隔之。

馬朱二鑑俱起威烈南氏前編始於太吳是編始於盤古者通俗也

今世小本之鑑必始盤古氏若開卷而無盤古蒙師必以爲不全矣但南氏之前

編亦仿朱子之大書分注余則自威烈以前雖各段有提

綱鑑會編

凡例

三

四百六

綱而不敢曰綱以圈誌之綱下紀事之文亦不敢曰目曰鑑而曰編者明不借也。

俗本帝號之下既書其履歷矣而又入總斷數語但一帝崩殂之後或正文或分注大率必有總斷則帝號之下所載似出重複今並刪之至葬陵亦志崩殂之次不載帝號之下。

鑑者元取鏡古之義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自三代以後治日少而亂日多然世亂必有召亂之由此後之不可不鏡於前也是編雖鈔撮全書大略而于荒辟佞臣秕政兵事誌之獨詳夫亦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乎。

明代所輯例止於元今世纂述應入於明但前明野史紀

載紕繆 本朝方開局纂修尚未竣業草野愚生無三窺  
天祿石渠之秘俟明史告成之日倘年力未衰或得芳續  
有明一代編年以就政當世固中懷所耿耿不忘者也  
從來著書固難而校書亦難訛謬脫簡目者厭倦悔菴先  
生讀書論世識力超偉特刊是編嘉惠後學不以固陋專  
委編摩書成之日質諸海內同人共為揚榘謬相推許至  
於商略體例校讐魚豕則吾邑葛君翼甫之勤為多於法  
得並書

松川葉澣識

綱鑑會編

凡例

四

凡生  
一百七十

綱鑑會編目錄

○卷一

三皇紀

盤古氏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循蜚紀 凡二十  
二氏

因提紀 凡十  
三氏

禪通紀 凡十  
九世

五帝紀

伏羲氏 神農氏 帝臨魁 帝承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襄 帝榆罔 黃帝

綱鑑會編目錄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卷二

夏紀

大禹 帝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厘 帝孔甲 帝臯

帝發 履癸 即桀

商紀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受辛	卽紂	
○卷三				
周紀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武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共王	幽王	平王	四十八年止	
宣王	幽王	平王	四十八年止	
○卷四				
東周紀	桓王	莊王	僖王	
平王	春秋之始			
網鑑會編目錄				
惠王	襄王			
○卷五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卷六				
景王	悼	敬王	二十三年止	
○卷七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思王	考王
○卷八				
威烈王	通鑑綱目之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十七年止	赧王	十七年止	

○卷九				
赧王	東周君			
○卷十				
秦紀	附	列國		
莊襄王	始皇帝	先卽王位二十六年及并天下稱皇帝又十一年		
二世皇帝	三年			
○卷十一				
漢紀				
高帝	十二年	附	楚義帝	西楚霸王項籍
○卷十二				
惠帝	七年	附	呂后	稱制八年
網鑑會編目錄				
文帝	三十年	元年	十六年	後元
○卷十三				
景帝	十六年	元年	七年	中元
武帝	五十四年	建元	六年	元光
○卷十四				
武帝	元狩	六年	元鼎	六年
	元封	六年	征和	四年
	太初	四年	後元	二年
○卷十五				
昭帝	十三年	始元	六年	元鳳
宣帝	二十五年	本始	四年	地節
	五鳳	四年	甘露	四年
	黃龍	一年	神爵	四年



○卷十六

元帝<sup>十六</sup> 初元<sup>五</sup> 永光<sup>五</sup> 建昭<sup>五</sup> 竟寧<sup>一</sup>  
成帝<sup>二十</sup> 建始<sup>四</sup> 河平<sup>四</sup> 陽朔<sup>四</sup> 鴻嘉<sup>四</sup>  
永始<sup>四</sup> 元延<sup>四</sup> 綏和<sup>二</sup>

○卷十七

哀帝<sup>六年</sup> 建平<sup>四</sup> 元壽<sup>二</sup>  
平帝<sup>五年</sup> 元始<sup>五</sup>  
孺子嬰<sup>三年</sup> 居攝<sup>二</sup> 初始<sup>一</sup>

新莽<sup>僭位十年</sup>

淮陽王<sup>二年</sup>

○卷十八

綱鑑會編目錄

後漢紀

光武帝<sup>三年</sup> 建武<sup>三十</sup>

○卷十九

光武帝<sup>三年</sup> 建武<sup>三十</sup>  
明帝<sup>十八</sup> 永平<sup>十八</sup> 建武中元<sup>二</sup>

○卷二十

章帝<sup>十三</sup> 建初<sup>八</sup> 元和<sup>三</sup> 章和<sup>二</sup>  
和帝<sup>十七</sup> 永元<sup>六</sup> 元興<sup>一</sup>  
殤帝<sup>一年</sup> 延平  
安帝<sup>十九</sup> 永初<sup>七</sup> 元初<sup>六</sup> 永寧<sup>一</sup> 建光<sup>一</sup>

延光<sup>四</sup>

○卷二十一

順帝<sup>十九</sup> 永建<sup>六</sup> 陽嘉<sup>四</sup> 永和<sup>六</sup> 漢安<sup>二</sup>  
建康<sup>一</sup>

冲帝<sup>一年</sup> 永嘉<sup>一</sup>

質帝<sup>一年</sup> 本初<sup>一</sup>

桓帝<sup>二十</sup> 建和<sup>三</sup> 和平<sup>一</sup> 元嘉<sup>二</sup> 永興<sup>一</sup>  
永壽<sup>三</sup> 延熹<sup>九</sup> 永康<sup>一</sup>

○卷二十二

靈帝<sup>二十</sup> 建寧<sup>四</sup> 熹平<sup>六</sup> 光和<sup>六</sup> 中平<sup>六</sup>

○卷二十三

獻帝<sup>三十</sup> 初平<sup>四</sup> 興平<sup>二</sup> 建安<sup>二十</sup>

綱鑑會編目錄

○卷二十四

獻帝<sup>八年</sup> 建安<sup>八</sup>

○卷二十五

蜀漢紀 附 魏 吳

昭烈帝<sup>三年</sup> 章武<sup>三</sup>

後帝<sup>四年</sup> 建興<sup>十五</sup>

○卷二十六

後帝<sup>一年</sup> 延熙<sup>十二</sup> 景耀<sup>五</sup> 炎興<sup>一</sup>

○卷二十七

晉紀 武帝<sup>二十</sup> 泰始<sup>十</sup> 咸寧<sup>五</sup> 太康<sup>十一</sup>

武帝<sup>六年</sup>

四

五

惠帝<sup>十七</sup> 永熙<sup>一</sup> 元康<sup>九</sup>

○卷二十八

惠帝 永康<sup>一</sup> 永寧<sup>一</sup> 太安<sup>二</sup> 永興<sup>二</sup>

光熙<sup>一</sup>

懷帝<sup>六年</sup> 永嘉<sup>六</sup>

愍帝<sup>四年</sup> 建興<sup>四</sup>

○卷二十九

〔東晉紀〕〔附〕〔漢〕〔十六國〕

元帝<sup>六年</sup> 建武<sup>一</sup> 太興<sup>四</sup> 永昌<sup>一</sup>

明帝<sup>三年</sup> 太寧<sup>三</sup>

○卷三十

綱鑑會編目錄

成帝<sup>十七</sup> 咸和<sup>九</sup> 咸康<sup>八</sup>

康帝<sup>二年</sup> 建元<sup>二</sup>

○卷三十一

穆帝<sup>十七</sup> 永和<sup>二</sup> 升平<sup>五</sup>

哀帝<sup>四年</sup> 隆和<sup>一</sup> 興寧<sup>三</sup>

帝奕<sup>六年</sup> 太和<sup>六</sup>

簡文帝<sup>一年</sup> 咸安

○卷三十二

孝武帝<sup>二十</sup> 寧康<sup>三</sup> 太元<sup>二十</sup>

○卷三十三

安帝<sup>二十</sup> 隆安<sup>五</sup> 元興<sup>三</sup>

○卷三十四

安帝 義熙<sup>十四</sup>

恭帝<sup>二年</sup> 元熙<sup>二</sup>

○卷三十五

〔宋紀〕〔附〕〔後魏〕

武帝<sup>三年</sup> 永初<sup>三</sup>

少帝<sup>一年</sup> 景平

文帝<sup>三十</sup> 元嘉<sup>三十</sup>

○卷三十六

文帝 元嘉<sup>十九</sup> 孝建<sup>三</sup> 大明<sup>八</sup>

孝武帝<sup>十一年</sup>

綱鑑會編目錄

○卷三十七

前廢帝<sup>一年</sup> 景和

明帝<sup>八年</sup> 泰始<sup>七</sup> 泰豫<sup>一</sup>

後廢帝<sup>五年</sup> 元徽<sup>五</sup>

順帝<sup>三年</sup> 昇明<sup>三</sup>

○卷三十八

〔齊紀〕〔附〕〔後魏〕

高帝<sup>四年</sup> 建元<sup>四</sup>

武帝<sup>十一年</sup> 永明<sup>十一</sup>

鬱林 隆昌 海陵 王 年 延興

○卷三十九

明帝 五年 建武 五

東昏侯 三年 永元 三

和帝 一年 中興

○卷四十

〔梁紀〕 〔附〕 〔後魏〕

武帝 四年 天監 十 普通 七

○卷四十一

武帝 大通 二 中大通 六 大同 十一

○卷四十二

武帝 大同 三年 中大同 一 太清 三

○卷四十三

綱鑑會編目錄

〔附〕 〔東魏〕 〔北齊〕 〔後周〕

簡文帝 二年 大寶 二

元帝 三年 承聖 三

敬帝 三年 紹泰 一 太平 二

○卷四十四

〔陳紀〕 〔附〕 〔北齊〕 〔後周〕

武帝 三年 永定 三

文帝 七年 天嘉 六 天康 一

臨海王 二年 光大 二

宣帝 十四年 太建 十四

○卷四十五

八

宣帝 六年 太建 起

後主 七年 至德 四 禎明 三

○卷四十六

〔隋紀〕

文帝 先即帝位八年 平陳一統又十六年 開皇 十二 仁壽 四

○卷四十七

煬帝 十二年 大業 十二

○卷四十八

煬帝 大業 末

○卷四十九

〔唐紀〕

綱鑑會編目錄

高祖 九年 武德 九

○卷五十

高祖 武德 四年 起

○卷五十一

太宗 二十三年 貞觀 二十

○卷五十二

太宗 貞觀 十二年 起

○卷五十三

高宗 三十年 永徽 六 顯慶 五 龍朔 三 麟德 二

乾封 一 總章 二 咸亨 四 上元 一

儀鳳 三 調露 二 永隆 一 開耀 一

九

永淳 一 弘道 二

○卷五十四

中宗 復位 二十一年武  
五年 后 帝 號 稱 制 神龍 二 景龍 三

○卷五十五

睿宗 三年 景雲 二 太極 一

玄宗 四十年  
四年 開元 九 二十

○卷五十六

玄宗 天寶 十五

○卷五十七

肅宗 七年 至德 二 乾元 二 上元 二 寶應 一

○卷五十八

綱鑑會編目錄

代宗 十七年  
年 廣德 二 永泰 一 大曆 十四

○卷五十九

德宗 二十年  
六年 建中 四 興元 一

○卷六十

德宗 貞元 二十

順宗 一年 永貞

○卷六十一

憲宗 十五年  
年 元和 十五

○卷六十二

穆宗 四年 長慶 四

敬宗 二年 寶曆 二

文宗 十四年  
年 太和 九 開成 五

○卷六十三

武宗 六年 會昌 六

宣宗 十三年  
年 大中 十三

懿宗 十四年  
年 咸通 十四

○卷六十四

僖宗 十五年  
年 乾符 六 廣明 一 中和 四 光啓 三

文德 一

○卷六十五

昭宗 十六年  
年 龍紀 一 大順 二 景福 二 乾寧 四

○卷六十六

綱鑑會編目錄

昭宗 光化 三 天復 三 天祐 一

哀帝 三年  
年 仍稱天祐年號

○卷六十七

後梁紀 附 十國

太祖 六年 開平 四 乾化 二

後主 十一年  
年 先二年仍稱乾化年號 貞明 六 龍德 三

○卷六十八

後唐紀 附 十國

莊宗 三年 同光 三

明宗 八年 天成 四

○卷六十九

明宗 長興 四

閔帝 一年 應順

廢帝 二年 清泰 二

○卷七十

後晉紀 附 十國

高祖 七年 天福 七

出帝 四年 初年仍稱 天福 年號

○卷七十一

後漢紀 附 十國

高祖 二年 初年仍稱 晉 天福 十二年

隱帝 二年 仍稱 乾 祐 年號

綱鑑會編目錄

○卷七十二

後周紀 附 十國

太祖 四年 廣順 三 顯德 一

世宗 六年 仍稱 顯 德 年號

○卷七十三

宋紀 太祖 十七 建隆 三 乾德 五 開寶 九

○卷七十四

太宗 二十 太平興國 八 雍熙 四 端拱 二

○卷七十五

淳化 五 至道 三

真宗 二十 咸平 六 景德 四 大中祥符 九

天禧 五 乾興 一

○卷七十六

仁宗 四十 天聖 九 明道 二 景祐 四 寶元 二

康定 一 慶曆 八

○卷七十七

仁宗 慶曆 四年 皇祐 五 至和 二 嘉祐 八

○卷七十八

英宗 四年 治平 四

神宗 十八 熙寧 十

○卷七十九

神宗 熙寧 五年 元豐 八

○卷八十

哲宗 十五 元祐 八 紹聖 四 元符 三

○卷八十一

徽宗 二十 建中靖國 一 崇寧 五 大觀 四

政和 七

○卷八十二

徽宗 政和 五年 重和 一 宣和 七

○卷八十三

欽宗 二年 靖康 二

○卷八十四

南宋紀 (附) 金

高宗 三十二年 建炎 四年

○卷八十五

高宗 紹興 三十二年

○卷八十六

高宗 紹興 三十二年 起

○卷八十七

高宗 紹興 三十二年 起

○卷八十八

孝宗 二十七年 隆興 二年 乾道 九年 淳熙 十六年

○卷八十九

綱鑑會編目錄

光宗 五年 紹熙 五年

寧宗 三十二年 慶元 六年 嘉泰 四年 開禧 三年

○卷九十

寧宗 嘉定 十七年

○卷九十一

理宗 四十年 寶慶 三年 紹定 六年

○卷九十二

理宗 端平 三年 嘉熙 四年 淳祐 十二年 寶祐 六年

○卷九十三

理宗 景定 五年

度宗 十年 咸淳 十年

○卷九十四

恭宗 二年 德祐 二年

端宗 二年 景炎 二年

帝昺 一年 祥興

○卷九十五

(元紀)

世祖 庚申歲嗣位至己卯滅宋混一共三十一年 至元 十七年 起

成宗 十三年 元貞 二年 大德 十一年

○卷九十六

武宗 四年 至大 四年

綱鑑會編目錄

仁宗 九年 皇慶 二年 延祐 七年

英宗 三年 至治 三年

泰定帝 五年 泰定 四年 致和 一年 即文宗天曆元年

明宗 半年未改元 天曆 二年 至順 三年

文宗 五年 天曆 二年 至順 三年

○卷九十七

順帝 三十二年 元統 二年 至元 六年 至正 二十八年

○卷九十八

順帝 至正 十五年 起

綱鑑會編目錄

歷代統系表略引

余向作六朝氏族表竟復取二十一史編次漢已後帝王世系表凡后妃支庶宗室皆麗焉以備皇家世譜尚未撤簡屬有彭城公綱鑑之役卒卒無暇今綱鑑已竣而世系表亦脫藁第卷帙頗繁無餘力付鐫因鈔撮前稿大槩而增以唐虞三代及列國僭藩彙為一帙名曰統系表略與綱鑑相輔而行或亦兔園冊之一助也其編次條例具陳左方

義農邈矣史家傳疑故序自黃帝始元年之干支必書書始於陶唐之甲辰其前不可問也享國之歲數必書廢弑之因由必書漢以後支庶之入承大統者其祖禰亦必書餘不備錄

歷代統系表略

凡子孫繼世者則每行次第而下凡兄弟俱列同行示別也若敘列國則稍異春秋之立廢甚亂難以一律排次然已詳注其所自出閱者亦易省也至唐藩鎮元不一姓祇敘其統系相承不列並行

凡正僭諸君被廢弑及更代有事故者方書其崩卒若令終而繼嗣無故者槩不書省文也

歷代開創必身登大位者甫書帝若操懿歡秦輩皆書元爵而以追尊者分註於下紀實也周以武王始而以文王繫於黃帝世次之末者明文王之三分服事殷耳況編年元紀甲子每見俗本小鑑以文王次於紂之後獨不思紂之末年乃武王踐天子之元年烏可以文王間其中哉

凡北朝及遼金諸帝之元與亡國之歲必注卽南朝某帝某年蓋編年以南朝紀歲俾閱者易於繙釋耳  
春秋列國皆以王公侯伯稱三國之魏吳宋之遼金皆以帝稱唯新莽與晉之僭國五代之列國宋之夏祇書名不列其帝王之號

敘春秋十二國先同姓後異姓同姓首魯而終吳異姓首齊而終越此春秋意也戰國七雄皆僭王首秦次楚次燕以疆弱序矣而三晉田齊又次之者蓋秦楚燕猶周王舊封而彼四國者皆大夫篡者也是又有尊卑之序焉不然燕不疆於齊也是亦春秋之意也

歷代統系表略

敘帝后先正嫡次妃嬪妃嬪中書其著者及所出之後為帝者餘不備書漢以前宮闈姓氏多失傳若賢聖之配與淫嬖之女彰彰不過數人已盡之經傳矣故錄自漢始

凡身正中宮者則冠以姓曰某帝某后妃亦如之若身未正位而子孫追尊者則曰某后某氏或某妃某氏或書某夫人而以追尊追諡者分註於下若魏晉北齊北周四朝操懿歡秦之妻妾雖系在前而身稱帝者必另行重起示稍別耳又凡妃后之名必書其關者多無攷者也其被廢被殺或遭亂降徙者方書其所終之由若令終者槩不書與帝系同例

松川葉澐識

歷代統系表略上

崑山 葉 溪 編

帝王統系

黃帝至三代世次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黃帝軒轅氏 姓 孫一曰姬姓 在位百年二 子玄囂昌意 一云玄囂青 陽仰是少昊 繼黃帝立者 太史公以少 昊金德王非 五運之次故 不敘之也 昌意 子顓頊 橋玄 子帝嚳 帝嚳高辛氏 在位 七十年子摯 堯契稷帝崩 位 帝嚳高辛氏 在位 七十一年子摯 堯契稷帝崩 位

黃帝軒轅氏 姓 孫一曰姬姓 在位百年二 子玄囂昌意 一云玄囂青 陽仰是少昊 繼黃帝立者 太史公以少 昊金德王非 五運之次故 不敘之也 昌意 子顓頊 橋玄 子帝嚳 帝嚳高辛氏 在位 七十年子摯 堯契稷帝崩 位

歷代統系表略上 帝顓頊高陽氏窮蟬 子敬康 崇伯鯀 子禹 年子窮蟬鯀之 帝崩玄囂之 子啓繼立 一云顓頊五 代而生鯀則 鯀非顓頊 子也

歷代統系表略上

歷代統系表略上 崇伯鯀 子禹 年子窮蟬鯀之 帝崩玄囂之 子啓繼立 一云顓頊五 代而生鯀則 鯀非顓頊 子也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帝摯 在位九年 俱歸唐侯堯 堯乃繼立 帝堯陶唐氏 元在位七十 年又禪攝位 二十八年前 崩舜代立 司徒契 封於商 昭明 子相土 不窋 子鞠 相土 子昌若 鞠 子公劉 昌若 子曹圉 公劉 子慶節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帝摯 在位九年 俱歸唐侯堯 堯乃繼立 帝堯陶唐氏 元在位七十 年又禪攝位 二十八年前 崩舜代立 司徒契 封於商 昭明 子相土 不窋 子鞠 相土 子昌若 鞠 子公劉 昌若 子曹圉 公劉 子慶節

敬康 子句望

伯禹 詳夏

九世 曹圉 子冥

慶節 子皇僕

帝舜有虞氏 繼 在位三十九 年崩於蒼梧 之野夏后氏 伯禹 代立

十三世 報丁 子報乙

十四世 報乙 子報丙

歷代統系表略上 公非 子高圍 漢書古今 人表曰公非 于辟方世本 云公非辟方 皇前謚謂公 非字辟 方也

歷代統系表略上

歷代統系表略上 高圍 子亞圍 亞圍 子公叔祖 公叔祖 類 子直

十七世 主癸 子天乙 天乙 子湯 十八世 商王湯 十九世 西伯昌 在紂時 子武王發代 商追尊曰文 王 按唐虞三代皆出黃帝之後黃帝五世而至堯九世而至舜

十七世 主癸 子天乙 天乙 子湯 十八世 商王湯 十九世 西伯昌 在紂時 子武王發代 商追尊曰文 王 按唐虞三代皆出黃帝之後黃帝五世而至堯九世而至舜





<p>高宗武丁 丁巳 祖庚 丙辰元在位七祀弟</p> <p>位五十九祀 祖甲 立</p> <p>子祖庚嗣</p>		<p>祖甲 癸亥元在位三十三祀</p> <p>祀子廩 辛嗣</p>		<p>立甲</p>	
<p>庚丁 壬寅元在位二十一祀</p> <p>祀子武 乙嗣</p>		<p>庚辛 丙申元在位六祀弟</p> <p>立 庚丁</p>		<p>小辛 戊辰元在位二十一祀弟小</p> <p>乙立</p>	
<p>武乙 癸巳元在位四祀</p> <p>自毫遷河 北在位四祀 無道雷震死</p>		<p>子太 丁嗣</p>		<p>小乙 己丑元在位二十八祀弟</p> <p>祀子武 丁嗣</p>	

歷代統系表略上

五

<p>太丁 丁卯元在位二祀</p> <p>帝乙 庚午元在位三十七祀</p> <p>祀子受 辛嗣</p>		<p>受辛 卽紂也 未元在位</p> <p>武王伐之自 商亡</p>		<p>右商二十八王自湯乙未至紂戊寅凡六百四十四年</p>	
<p>周姬姓</p> <p>武王發 先立本 國十三祀</p> <p>年己卯代殷 卽王位七年</p> <p>子釗嗣</p>		<p>成王誦 丙戌元在位三十三祀</p> <p>康王釗 癸亥元在位二十六年</p> <p>昭王瑗 己丑元在位五十四年</p>		<p>穆王滿 庚辰元在位五十五年</p> <p>共王瓘 乙亥元在位十二年</p> <p>懿王囂 丁亥元在位十五年</p> <p>孝王辟方 壬子元在位十五年</p>	

<p>夷王燮 丁卯元在位十祀</p> <p>厲王胡 癸未元在位三十七年國人逐之奔於虢太子幼大臣周召聽政又十四年而王崩於彘子靖嗣</p> <p>宣王靖 甲戌元在位四十六年</p> <p>幽王宮涅 庚申元在位十一年申侯召犬戎入寇弑王諸侯立故太子宜臼遷於維西周遂亡</p>		<p>東周</p> <p>平王宜臼 辛未元在位五十二年</p> <p>桓王林 壬戌元在位二十三年</p> <p>莊王佗 乙酉元在位二十五年</p> <p>僖王胡齊 庚子元在位五年</p>		<p>右西周十二王凡三百五十六年</p>			
<p>惠王閔 乙巳元在位十五年</p> <p>襄王鄭 庚午元在位二十三年</p> <p>項王壬臣 癸卯元在位六年</p> <p>匡王班 己酉元在位六年</p>		<p>定王瑜 乙卯元在位二十一年</p> <p>簡王夷 丙子元在位十四年</p> <p>靈王泄心 庚寅元在位二十七年</p> <p>景王貴 丁巳元在位二十一年</p>		<p>悼王猛 尊崩立 其弟弓</p> <p>敬王丐 壬午元在位十四年</p> <p>元王仁 丙寅元在位七年</p> <p>貞定王介 癸酉元在位二十八年</p> <p>哀王去疾 庚子元在位三月而弟叔襲殺之自立</p> <p>思王叔 秋八月而自立</p> <p>考王嵬 辛丑元在位六年</p>		<p>威烈王午 丙辰元在位二十四年</p> <p>安王驕 甲午元在位十六年</p> <p>烈王喜 辛亥元在位七年</p>	

歷代統系表略上

六



子長沙定王 發之後光武 之族兄也漢 兵起諸將立 為帝二年降 於赤眉等被 殺	右西漢十二帝自高帝乙未至孺子嬰戊辰凡二百十四年 自新莽己巳至淮陽王甲申漢統中絕者十六年	後漢 光武帝秀景帝 子長明帝莊 在位十 八年子 熹嗣 章帝烜 在位十 三年子 肇嗣 和帝肇 在位十 七年子 隆嗣	歷代統系表略上 九 三十九	殤帝隆 在位一 年無嗣立章 帝孫清河王 祐慶子 安帝祐 在位十 九年子 順帝保 在位十 九年子 冲帝炳 在位一 年無嗣迎立 章帝玄孫 海王鴻 子續	北鄉侯懿 即位 餘口覽問后 又迎立河間 王盛子未至 而中黃門孫
---	--	---	---------------------	---	--

程等迎立濟 陰王保葬懿 禮	質帝續 在位一 年梁冀弑之 無嗣立章帝 曾孫懿 吾侯志	右後漢十二帝自光武乙酉至獻帝庚子凡一百九十六年 蜀漢 昭烈帝備景帝 子中後主禪 在位四 十一年降於 漢末起兵建 安於己取益 州幸丑正帝 亡	歷代統系表略上 十 三十九	號在位三 年子禪嗣	右蜀二帝凡四十三年自高帝乙未至後主癸未共四百六十九年 附魏曹氏 武王操漢末起 兵奪有 中夏自稱魏 王建安二十 五年薨子丕 襲漢追尊為 太祖武 皇帝 白王帝	文帝丕 即漢獻 帝之建安二 十五年也在 位七年 子叡嗣 明帝叡 在位十 三年無子以 武帝孫任城 王彰子 芳為嗣 齊王芳 庚申元 在位十 七年司馬師 廢為齊王而 立文帝孫東 海王霖子髦 高貴鄉公髦 元在位七年 賈充弑之司 馬昭復立武 帝孫燕于宇 璜
---------------------	--	--	---------------------	--------------	---	---

陳留王璜 更名 煥 元在位五年 司馬炎篡 位廢為陳 留王魏亡

右魏五主自文帝庚子至陳留王甲申凡四十六年

附吳孫氏

大帝權 蜀漢昭烈章武 王自立為 吳王後主建 興已酉稱帝 在位三十一年 亮嗣

會稽王亮 壬申 位七年孫繼 廢之而立其 弟 休

景帝休 戊寅元 年故大子和 之子皓繼立 附廢太子和 皓

後主皓 甲申元 在位十年

歷代統系表略上

立追尊 為文帝 七年降晉封 歸命侯吳亡

右吳四主自大帝壬寅至後主皓庚子凡五十九年

晉司馬氏

太傅懿 仕魏受 輔政子師昭 相繼專國遂 為景皇帝

晉王昭 魏咸熙 乙酉卒 是年子炎篡 位追尊為文 皇帝

武帝炎 初嗣晉 乙酉 稱帝庚子卒 吳在位二十 五年子 惠

惠帝衷 庚戌元 在位十年 崩弟熾立 前弟熾立 懷帝熾 丁卯元 年沒於劉聰 武帝孫吳王 晏之子業繼 立於長安

愍帝業 癸酉元 在位四年

年降於劉 曜遇害

右西晉四帝自武帝乙酉至愍帝丙子凡五十二年

東晉

元帝睿 武帝從 子真帝 曾孫也禮 瑯琊王愍父 瑯琊王愍帝 遇害丁丑即位 於建康在位 六年子 紹嗣

明帝紹 癸未元 在位三年 行嗣

成帝衍 丙戌元 在位十年 七年以子 奕俱在襁 褓 乃以弟 岳繼立 岳繼立 康帝岳 癸卯元 在位二年 年無嗣弟 康帝岳 在位二年 年無嗣弟 岳繼立

穆帝聃 乙丑元 在位十年 七年無嗣以 成帝子瑯 琊王不繼 立 哀帝丕 壬戌元 在位四年 年無嗣弟 奕繼立 帝奕 丁卯元 在 溫廢為海西 公而立元帝 少子會 稽王昱

歷代統系表略上

簡文帝昱 辛未元 在位二年 子曜嗣

孝武帝曜 癸酉元 在位二十四年 子德宗嗣

安帝德宗 丁酉元 在位四年 與奕弟 暹 暹位次年 四月劉裕等 討平桓玄帝 復位共在位 二十三年裕 弑之而立其 弟德文

恭帝德文 己未元 在位二年劉裕 篡位降為零 陵王尋弑 之晉亡

右東晉十一帝自元帝丁丑至恭帝庚申凡一百四十年合前 晉共一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南宋劉氏

武帝裕庚申元在位三年

年子義符立

少帝義符癸亥在位一年

位一年檀道濟等廢為營陽王尋弒之王義立其弟宜都王義隆

文帝義隆甲子在位三十年

子劭所弒帝第三子武陵王駿起兵討誅劭駿遂嗣位

孝武帝駿甲午在位十一年

子業嗣

前廢帝子業己巳在位一年

元在位一年壽寂之弒之大臣迎立文帝第十一子湘東王彧

明帝彧乙巳在位八年

言景駿人李

後廢帝昱癸丑在位五年

成弒之立安

歷代統系表略上

三

道見之子也

成王準準桂陽王休範子也

順帝準丁巳在位三年

年蕭道成篡位弒之宋亡

右宋八主自武帝庚申至順帝己未凡六十年

南齊蕭氏

高帝道成己未在位四年

子贍嗣

武帝贍癸亥在位十一年

昭業嗣

惠文太子長鬱林王昭業甲申在位一年

懋未立而薨子昭業昭立其弟

海陵王昭文甲辰在位三月

廢廢為海陵

王而自立尋弒之

明帝鸞高帝弟道生子

初封西昌侯受武帝遺輔政甲戌篡立

東昏侯寶卷乙巳在位三年

蕭衍舉兵東下張稷弒之衍立其弟寶融

和帝寶融辛巳在位二年

蕭衍篡位廢為巴陵王尋弒之齊亡

右齊七主自高帝己未至和帝壬午凡二十四年

南梁蕭氏

武帝衍壬午在位四年

昭明太子統

歷代統系表略上

四

十八年侯景陷臺城

未即位而薨其後為後梁

簡文帝綱庚午在位二年

弒之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棟即明太子之孫

也立南月景復廢棟而自立

伏誅簡文帝弟湘東王綽即位於

江陵

元帝繹壬申在位三年

降於西魏破殺于方

敬帝方智乙亥在位二年

陳霸先篡位廢為

智立於  
淮陰王尋  
弑之梁亡

右梁四主自武帝壬午至敬帝丙子凡五十四年

附後梁

宣帝

昭明太子之子  
初魏人封為  
梁王元帝被  
殺乙亥稱帝  
在位八年子  
嗣

明帝

立二十四年  
子

後主

琮立三年  
入朝于  
隋國

右後梁三主自敬帝紹泰元年乙亥至陳後主禎明元年丁未凡三十三年

南陳陳氏

歷代統系表略上

武帝

霸先元在位三年子昌  
陷於周以兄  
子臨川  
王禕嗣

文帝

禕在位七年  
子伯

臨海王

伯宗元在位二年  
文帝弟安成  
王頊廢之  
而自立

宣帝

頊在位十四年  
子

後主

叔寶元在位七年隋軍  
入臺城執之  
歸長安降封  
長城公陳亡

右陳四主自武帝丁丑至後主戊申凡三十二年自晉元帝丁丑江左建國歷五代至陳後主己酉入隋共二百七十三年

北魏拓拔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

道武帝

珪

晉孝武帝

明元帝

嗣道武帝

太武帝

燾

甲子附景穆太子

元十一年即  
代王位安帝  
隆安二年丙  
戌稱帝都平  
城改元元興  
在位二十四  
年為子紹所  
弑齊王嗣誅  
紹嗣

子(己酉)元  
安帝義熙五  
年也在位十  
五年于燾嗣

文帝元嘉元  
年也在位二  
十九年宗愛  
弑之而立太  
武于南安王  
余弑之而立  
臣誅愛而大  
皇太孫濟

未嗣位而薨  
為景穆皇帝  
○長廣王畢  
廢帝即皆  
其後也

文成帝

元嘉二十九年也  
在位十四年  
子弘嗣

獻文帝

弘在位六年  
明帝泰始二  
年也在位六  
年傳位於太  
子宏又五年  
暴烈馮太后  
鳩之也。第  
五子廣陵王  
羽羽子恭是  
為節閔帝。  
第六子彭城

孝文帝

宏在位九年  
明帝泰始七  
年也甲戌遷  
都洛陽辛巳  
改姓元氏在  
位二十九年  
子恪嗣。第  
二子廣平王  
懷懷子修是  
為孝武帝。  
第三子京兆

宣武帝

恪在位二十六年  
東昏之元元  
二年也在位  
十六年  
子詡嗣

歷代統系表略上

王魏繼子  
帝是為孝莊

王瑜瑜子寶  
炬是為文帝  
又瑜次子臨  
洸王寶暉寶  
暉子釗胡太  
后立之是即  
爾朱榮所沈  
之幼主。第  
四子清河王  
懌懌子寶暉  
子善見是  
為孝靜帝

孝明帝  
元熙元年  
武帝監十五  
年也在位十  
三年胡太后  
鳩之立臨洸  
王寶暉子釗  
在位一月爾  
朱榮稱兵沈  
太后及釗於

歷代統系表略上

五

六

河而立

孝莊帝子攸

元梁武大通二年也在位  
三年殺爾朱榮爾朱兆稱  
兵立長廣王  
畢而弑帝  
長廣王暉  
十月立次年  
二月爾朱世隆廢之而立  
陽王  
廢帝期  
一月高  
立次年  
高歡破爾  
立之次  
陽王  
立平  
陽王  
廢之

西魏

孝武修

壬子元  
梁武中  
大通四年也  
三年甲寅高  
歡反帝西奔  
關中依宇文  
泰歡復立孝  
文孫清河王  
宣子善兒為  
帝是為東魏  
文帝寶炬  
元梁廢帝欽  
壬申元  
梁元帝  
承聖元年也  
在位三年宇  
文泰弑之而  
立其弟廓  
恭帝廓  
甲戌元  
梁元帝  
承聖三年宇  
文覺篡位魏  
亡時梁敬帝  
太平元年  
丙子也

歷代統系表略上

七

東魏

孝靜帝善見

甲寅  
元梁武中大  
通十七年也  
位十七年高  
洋篡位廢為  
中山王尋殺  
之東魏亡時  
梁簡文大寶  
元年庚午也

右魏十八主自道武丙戌至恭帝丙子共一百八十一年

北齊高氏

獻武王歡

本爾  
朱榮  
文襄王澄  
歡長  
部卒榮死攻  
靜己巳六月  
滅爾朱氏更  
為蘭京所殺  
立魏三主孝  
弟洋篡魏追  
尊為文襄皇  
帝  
靜丁卯卒梁  
武之太清元  
年也子洋篡  
位追尊為  
神武皇帝  
文宣帝洋  
歡次  
少主殷  
陳文帝  
元  
午元梁簡文  
之大寶元年  
也在位十  
年子殷嗣  
孝昭帝演  
即庚  
次年陸馬死  
弟長廣王湛  
殺其子百  
年而自立  
武成帝湛  
辛巳  
後主緯  
丙戌元  
陳文帝  
天嘉二年也  
在位五年傳  
天統四年殂  
天康元年也  
在位十二年  
周師迫傳位  
於于恆一月  
恆又禪位於  
任城王潛未  
幾周軍俱執  
之歸長安封  
縉為溫公尋  
殺之齊亡

歷代統系表略上

八

北周宇文氏

右北齊五主自文宣庚午至後主丁酉凡二十八年

太師文公泰  
魏本  
閔帝覺  
梁敬帝  
太平二  
將立魏帝與  
高歡相持據  
有關中遂成  
王業梁敬帝  
太平元年丙  
子卒子覺嗣  
文宣廢而弑  
之立其庶兄



位後追尊為  
太祖文皇帝

明帝毓  
丁丑元  
即梁太平二年也至  
己卯八月始  
稱皇帝共在  
位四年宇文  
護弑之而立  
其弟魯公世

武帝邕  
辛巳元  
陳文帝  
天嘉二年也  
王辰誅宇文  
護丁酉滅齊  
在位十八年  
子寶

宣帝贊  
戊戌元  
陳宣帝  
大建十年也  
在位十月即  
傳位於子闕  
自號天元皇  
帝與子崩

靜帝暹  
立四年  
而楊堅  
篡位廢為  
公尋弑之周  
亡

右周五主自閔帝丁丑至靜帝辛丑凡二十五年

隋楊氏

文帝堅  
辛丑元  
陳宣帝  
煬帝廣  
乙丑元  
在位十

恭帝侑  
煬帝孫  
初封代

歷代統系表略上

九

之大建十三  
年也庚申平  
陳共在位二  
十四年于廣  
都

王大業十三  
年丁丑李淵  
立之次年禪  
位於淵廢為  
國

恭帝侑  
煬帝孫  
初封越

王茂實王世  
充立之於東  
都次年世充  
弑之隋亡

右隋四帝自文帝辛丑至恭帝侑己卯凡三十九年平陳一  
統至煬帝丁丑止三十年

唐李氏

高祖淵  
初封  
祖爵唐

太宗世民  
丁亥元  
在

高宗治  
庚戌元  
在位三

中宗顯  
甲申元  
二月太

公衛末嗣子  
世民起兵平  
亂代隋稱帝  
號高祖在位  
九年傳位於  
世民貞觀九  
年

位二十三  
年子治嗣

十四年  
子顯嗣

玄宗隆基  
癸丑元  
在位四十四年  
安祿山反傳  
豫嗣

肅宗亨  
丙申元  
在位七年

代宗豫  
癸卯元  
在位十七年  
子適嗣

睿宗旦  
庚戌元  
在位三年  
基開元四年  
前

應元年前  
順宗誦  
乙酉元  
在位一年  
子純次年前  
子以疾傳位

憲宗純  
丙戌元  
在位五年  
為置者  
陳弘志所弑  
子恆嗣

穆宗恆  
辛丑元  
在位四年  
年子  
湛嗣

敬宗湛  
乙巳元  
在位二年  
年為置者劉  
克明等所弑  
王守澄立帝  
弟江王涵

文宗涵  
丁未元  
在位三年  
仇士良  
等立帝弟穎  
灑王

武宗灑  
癸酉元  
在位六年  
年置者立憲  
宗少子光王  
怡更  
名忱

宣宗忱  
丁卯元  
在位十年

懿宗灑  
庚辰元  
在位十

歷代統系表略二

辛

僖宗儼

甲午元  
在位十  
五年楊復恭  
立其弟壽王  
儼

三年子  
灌嗣

四年子  
儼嗣

昭宗傑

更名  
在位十六年  
朱全忠弒之  
立帝第九子  
輝王祚更名  
祝

昭宣帝祝

元在  
位三年朱全  
忠篡位廢為  
濟陰王  
唐亡

五代  
後梁朱氏  
右唐二十一帝自高祖戊寅至昭宣丁卯凡二百八十九年

歷代統系表略上

太祖全忠

更名  
元在位六  
年為子友珪  
所弒第三子  
均王友貞討  
友珪誅  
之繼立

末帝友貞

元在  
位十一年唐  
軍來伐自殺

後唐李氏  
右梁二主凡十七年

莊宗存勗

元在  
位三年伶官  
郭從謙作亂  
死於兵李嗣  
源自立為帝

明宗嗣源

本胡  
人遷  
佔刻為晉王  
克用養子丙  
戌元在位八  
年于從厚嗣

閔帝從厚

元在  
年四月燕王  
從珂廢為鄂  
州而自立

廢帝從珂

本姓  
明宗養子甲  
午篡位在位

後晉石氏

高祖敬瑄

元在  
位七年兄  
子重貴嗣

出帝重貴

元在  
位四年契丹  
入寇擄去從  
之黃龍  
府晉亡

右唐四主凡十三年

三年丙申石  
敬瑄反自焚  
於洛陽  
唐亡

後漢劉氏

高祖暉

初名知  
以功封北平  
王重貴被擄

隱帝承祐

元在  
位二年郭威  
反為亂兵所

歷代統系表略上

自立於晉陽  
在位二年

誠威立劉崇  
子贊為帝尋  
自立而弒  
之漢亡

右漢二主凡四年

附北漢

世祖旻

漢高祖  
母弟初  
名崇為太原  
留守郭威篡  
漢遂稱帝於  
晉陽在位四  
年子承  
鈞嗣

和帝承鈞

元在  
年以養子  
繼恩嗣

繼恩

父薛劉旻  
適何氏生繼  
元承鈞無子  
旻命以繼恩  
繼元為子繼  
恩立未幾侯  
霸榮殺之而  
立繼元

繼元

立十三年  
宋滅之

右北漢四主自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至宋太宗太平興國

四年己卯凡二十九年

後周郭氏

太祖威 辛亥元

在位四

世宗榮

本太祖

恭帝宗訓

未改

元庚

年諸子皆為

兄柴守禮之

申正月陳橋

兵變趙匡胤

自立廢為

鄭王周亡

宗訓嗣

位六年子

宗訓嗣

右周三主凡十年

五代自梁丁卯至周己未共五十三

年

宋趙氏

太祖匡胤 庚申

元在

位十七年

弟光義立

太宗光義 更名

真宗元侃 元在

仁宗禎 元在

英宗曙 甲辰元

在位四

歷代統系表略上

神宗項 戊申元

在位十

哲宗煦 丙寅元

在位十

徽宗佶 辛巳元

在位二十

欽宗昀 丙午元

在位二

八年子

弟估立

五年無嗣

十一年無子

以太宗孫濮

王允讓子宗

實為嗣更名

項嗣

五年無嗣

十五年金人

入寇傳位於

子桓靖康二

年金人擄之

北去紹興五

年殂於五國

城

右北宋九帝凡百六十七年

南宋

高宗構 徽宗第

九子初

孝宗瑋 癸未元

在位二十

元

封康王徽欽

北徙丁未五

月即位於應

天在位三十

六年無子以

太祖子岐王

德芳六世孫

秀王子偁之

子春為嗣更

名瑋遂傳位

焉至淳熙

十四年前

理宗貴誠 又更

度宗瑛 乙丑元

在位十

元

乙酉元在位

四十年子璘

熈嗣

軍入臨安帝

降北去降封

瀛國公元世

祖至元二十

五年令為

僧以終

端宗昞 度宗長

臨安陷即位

於福州戊寅

四月崩於瀾

帝昺 戊寅元

立己卯二

月兵潰崖山

溺死宋亡元

世祖至元

十六年也

右南宋九帝凡百五十二年自太祖庚申至帝昺己卯共三

百二十年

附契丹耶律氏後改曰遼

太祖阿保機 鮮卑

太宗德光 丁亥

元後

世宗兀欲 太祖

子東

歷代統系表略上

音

遺種梁貞明  
丙子稱帝在  
位十一年  
子德光嗣

唐天成二年  
也丙申滅唐  
立晉主石敬瑭  
號曰遼丙午  
滅晉在位二  
十一年兄  
子兀欲立

丹王突欲之  
子也丁未元  
後漢天福十  
二年也在位  
五年為述軌  
所弒太宗子  
兀律

穆宗元律  
元後  
周廣順元年  
也在位十小  
年為其下九  
哥所弒世宗  
子賢

景宗賢  
宋太祖  
開寶二年也  
在位十四年  
緒嗣

聖宗隆緒  
元宋  
太宗太平興  
國八年也仍  
稱國號曰契  
丹在位四十

興宗宗真  
元宋  
仁宗明道元  
年也在位二  
十四年子  
洪基嗣

道宗洪基  
元宋  
仁宗至和元  
年也治平元  
已又改國號  
曰遼在位四

昭懷太子濟  
宋神宗熙寧  
丁巳為乙辛  
所誣被殺及  
延禧立追尊

歷代統系表略

壬

壬

九年子  
宗真嗣

天祚帝延禧  
辛巳  
元宋徽宗建  
中靖國元年  
也宣和王寅  
金兵入燕奔  
雲中留守李  
處溫立耶律  
淳為帝立四  
月卒於日宣  
宗其妻蕭氏  
立其子定次  
年被殺宣和  
乙巳延禧為  
金人所  
獲遂亡

西遼德宗大  
石太祖八世  
孫莫詳其  
系天祚滅自  
立於起兒漫  
之地在位十  
二年祖妻蕭  
氏稱制曰感  
天太后又七  
年子夷  
烈嗣

仁宗夷烈  
立十年  
權國號承天  
太后又十五  
年為幹里刺  
之兵所殺夷  
烈子真魯古  
立

末主真魯古  
立三  
十四年為出  
律所執未幾  
死西遼亡時  
宋寧宗嘉泰  
辛酉也

右遼九主自梁末帝丙子稱帝至宋徽宗乙巳凡二百一十年又西遼三主二后共七十八年

附金完顏氏

太祖旻  
女真人附  
本名阿骨打  
宋徽宗  
政和五年乙  
未稱帝在位  
九年弟晟繼  
立子宗浚  
宗幹宗輔  
附

宗浚  
子尊立  
追尊曰  
景宣  
皇帝

熙宗亶  
丙辰元  
紹興六年也  
在位十四年  
完顏亮  
弒之

太宗晟  
本名吳  
元宋徽宗  
宣和五年也  
在位十三年  
太祖孫亶繼  
立

宗幹  
初封遼  
王子亮  
立追尊  
曰德宗

海陵煬王亮  
元宋高宗紹  
興十九年也  
在位十四年  
南寇揚州為  
其下  
所弒

宗輔  
初封路  
王子雍  
立追尊  
曰睿宗

世宗雍  
本名烏祿  
亮南  
寇國人立之  
遠陽辛巳元  
在位二十九年  
太祖孫璟嗣

太子允迪  
早  
卒  
尊曰顯宗

歷代統系表略上

壬

章宗璟  
庚戌元  
宋光宗  
紹熙元年也  
在位二十年  
無子立世宗  
子衛王永濟  
弟珣

衛紹王永濟  
元宋寧宗嘉  
定二年也在  
位五年胡沙  
虎弒之而立  
章宗

宣宗珣  
癸酉元  
宋寧宗  
嘉定六年也  
在位十一年  
子守  
緒嗣

哀宗守緒  
甲申  
元宋  
寧宗嘉定元  
年也在位十  
一年元兵逼  
汴奔蔡州傳  
位於太子承  
麟自殺承麟  
亦死  
金亡

右金十主自宋徽宗政和乙未至理宗端平甲午凡一百一十八年

元奇渥溫氏

太祖鐵木真蒙古

人宋寧宗丙寅稱帝於斡羅河自立二十二年子窩闊台

太宗窩闊台元

元宋理宗慶元五年也在位二十三年后乃馬真氏稱制六年子貴由乃立

定宗貴由元

理宗淳祐六年也在位三年后稱制又二年始立拖雷子蒙哥

附拖雷元

蒙哥立追尊曰睿宗

憲宗蒙哥元

理宗淳祐十一年也在位九年殂於合州母弟忽必烈繼立

世祖忽必烈元

元宋理宗景定元年也

太子真金元

附第二子子成宗立追尊曰

歷代統系表略上

元

成宗鐵木耳元

元在位十三年崩無子大臣迎立答剌麻八剌子海山

附答剌麻八剌武宗海山元

真金之次子位五年前以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太子而立之

明宗和世㻋元

長子泰定殂大臣迎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繼位懷王迎帝帝即位於和寧

寧宗懿璘質班元

在位二月殂年七歲大臣迎立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

卯滅末又十在位三十五年太子真金早卒太孫鐵木耳嗣

裕宗子晉王甘刺麻答刺成宗

歷代統系表略上

元

晉王甘刺麻泰定帝也孫鐵

仁宗愛育黎拔英宗碩德八剌

力八達元

位十年太子碩德八剌嗣

文宗圖帖睦爾元

真宗元在位三年崩立明宗次子懿璘質班

四年為御史大夫鐵失所弑諸王迎立晉王也孫鐵木耳

之北立懷王順帝妥懽帖睦

爾元在位三十六年天下大亂明兵至燕奔於沙漠又一

真金之長子子也孫鐵木兒是為泰定帝泰定立追尊曰顯宗

木兒元

宗遇弑諸王立之甲子元在位五年前於上都倒刺沙立其太子阿速吉八文宗立於燕倒刺沙兵敗阿速吉八不知所終

右元十四帝自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凡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已卯滅宋一統至順帝丁未計八十九年

明朱氏

太祖元璋元

位三十一年太孫九枝嗣

懿文太子標建文帝九枝元

未立而薨子元在位四年九枝嗣位追叔燕王棣反

歷代統系表略中

春秋諸國統系

魯武王弟周公旦之子伯禽

魯公伯禽立四燮公首立四年

年子

煬公熙立六年

幽公宰一作圍

魏公濩立五十年

厲公擢立三十

獻公具立三十

真公湫立三十

武公敖立九年

伯御立十一年

惠公弗涅立四年

隱公息姑立十一年

桓公允立十八

莊公同立三十

閔公開立二年

父弑之季友

立莊公子申

漢編次

歷代統系表略上

景帝

英宗

太宗

光宗

懷宗

宣宗

武宗

孝宗

尊為孝康皇帝

帝燕王墓立

復稱懿

文太子

太宗棟初封燕

攻殺建文帝

王午景立

位二十二年

子高熾嗣

憲宗見濟元在

位二十三年

子祐樞嗣

孝宗祐樞元在

位十八年

子厚焄嗣

附興王祐杭憲

子初封安陸

日興王以子

厚焄入繼大

統道尊曰睿

武宗厚焄元在

位十六年無

嗣以憲宗孫

想繼立

兵入金陵自

焚死或云出

亡不知

所終

仁宗高熾元在

位一年子

瞻基嗣

宣宗瞻基元在

位十年子

祁鎮嗣

武宗厚焄元在

位四十五年

子載屋嗣

世宗厚焄元在

位七年無嗣

弟信王由檢

立

懷宗由檢元在

位十七年閏

賊李自成入

都自縊

死明亡

光宗常洛元在

位一月子

穆宗載坫元在

位六年子

神宗翊鈞元在

位四十八年

子常洛嗣

光宗常洛元在

位七年無子

石亨等復立

英

右明十六帝自太祖戊申至懷宗甲申凡二百七十七年  
皇清太祖皇帝建大號於盛京則神宗萬曆丙辰始也  
歷代統系表略上

<p>僖公申 立三十年子文公興 立十八年宣公倭 立十八年</p> <p>與 殺其嫡子惡及視而立其庶子</p>	<p>成公黑肱 立十年襄公午 立三十年昭公稠 立二十年</p> <p>子午 三家所逐奔齊後晉欲納之不果次於乾侯三十二年卒魯人立其弟宋</p> <p>定公宋 立十五年哀公蔣 立二十年</p> <p>越歸卒於有山氏子寧嗣</p>	<p>悼公寧 立三十年元公嘉 立二十一年子繆公顯 立三十年共公奮 立二十二年</p> <p>嘉 顯 奮 屯</p>	<p>歷代統系表略中</p> <p>康公屯 立九年景公廙 立二十九年子平公叔 立二十二年子潛公賈 立二十二年</p> <p>叔區 賈 譽</p>	<p>頃公讐 立二十年楚考王之滅之</p> <p>衛康叔武王弟為周司寇封於殷之故墟</p> <p>康叔封 子康伯 康伯 一作王孫考伯 子嗣伯 子康伯</p> <p>伯嗣 伯嗣 子康伯</p>	<p>康叔封 子康伯 康伯 一作王孫考伯 子嗣伯 子康伯</p> <p>伯嗣 伯嗣 子康伯</p>	<p>康叔封 子康伯 康伯 一作王孫考伯 子嗣伯 子康伯</p> <p>伯嗣 伯嗣 子康伯</p>
--	--	---	--	---	---	---

<p>共伯餘 弟和弒之自立</p> <p>武公和 立五年子莊公揚 立二十年桓公完 立十六年</p> <p>揚 完 州 晉 宣公晉 立十九年 惠公朔 立四年</p> <p>前賢謂武公頌之何以有弒兄之舉史記書之不知其何所據也</p> <p>衰不為方伯矣故稱故爵</p>	<p>歷代統系表略中</p> <p>懿公赤 立九年之國人立黔牟弟昭伯頑之子</p> <p>戴公申 立一年卒齊桓公立其弟毀</p> <p>文公煇 立二十年成公鄭 立三十年穆公遫 立十一年定公臧 立十二年</p> <p>鄭 遫 申 臧</p>	<p>獻公衎 立十三年為孫襄公惡 立六年靈公元 立四十二年</p> <p>文子所逐立定公弟秋是為殤公十二年殤公復入</p> <p>襄公惡 靈公元 殤公秋</p>	<p>殤公秋 詳衍下</p>
--	---	--	----------------

又三年卒 子惡嗣	出公輒立十二年而父 崩入出公 奔齊嗣 三年晉人伐 之出奔國人 立棠公孫般 師齊代衛楊 般師更立棠 公子起一年 石圃逐之奔 齊出公復入 又九年卒出 公季父公子 黔攻出公 子而自立	悼公黔立五年 子弗嗣	歷代統系表略中	敬公弗立十五年 子糾	昭公糾立六年 公子齊 ○是時三晉 而自立	懷公亶立十一年 年敬公 孫頹弑之 而自立	莊公蒯瞶 詳下				
聲公訓立十一年 子速	成侯速時自聚 號曰侯 立二十九 子平侯嗣	平侯立八年 子嗣 君日君立四 十二年子 懷君嗣	強衛如小 侯屬趙	慎公頹立四十二年 子	懷君立三十一 年朝魏魏 因殺之更立 嗣君弟元君	元君魏圻也故 立之後秦 拔魏東地置 東郡而更徙 元君於野王 以濮陽入東 郡立二十五 年子角嗣	君角立九年秦 并六國又 廢為庶人衛 滅	晉唐叔虞成王 母弟始封於唐 故墟初曰唐侯	叔虞子燮嗣 晉侯燮子寧 族滿	武侯寧族子服 成侯服人 子福	厲侯福子宜曰 靖侯宜曰 八年 釐侯司徒 八年 獻侯籍 立十一年 子費

穆侯費王 費一 ○立二十七 年卒弟殤叔 自立○穆侯 二子仇成師 殤叔立四年 穆侯太子仇 襲殺之 而自立	文侯仇立三十 五年子	昭侯伯元年封 叔成師 於曲沃是為 桓叔立七年 大夫潘父弑 之欲立桓叔 晉人不可乃 立其子平	孝侯平立十五 年曲沃 莊伯弑之晉 人立其子鄰	子司 徒嗣	郭侯鄰立六年 子光嗣	哀侯光立八年 曲沃武 公弑之晉人 立其子小子	小子侯立四年 曲沃武 公又弑之周 遺號仲討曲 沃乃立哀 侯弟緡	曲沃稱後代 諸侯謹武 公見後	侯緡立二十八 年曲沃武	曲沃桓叔成 師子輝	曲沃莊伯緡 子稱	曲沃稱後代 諸侯謹武 公見後	歷代統系表略中	公滅之盡以 寶器賂周 釐王命武公 為晉君列於 諸侯	五	晉武公稱 二年 子詭 諸嗣	獻公詭諸立十六 年子奚齊嗣 里克弑之荀 息立卓子克 又弑之而立 夷	惠公夷吾立十四 年子開	懷公圉立一年 文公重 耳入晉出 奔被殺	文公重耳 獻公 出亡於外年 六十二反國 立九年子歡 嗣○又少子 黑臀繼 黑臀繼 雲公立	襄公歡立七年 子夷 皐	黑臀 詳後	厲侯福子宜曰 靖侯宜曰 八年 釐侯司徒 八年 獻侯籍 立十一年 子費	文公重耳 獻公 出亡於外年 六十二反國 立九年子歡 嗣○又少子 黑臀繼 黑臀繼 雲公立	襄公歡立七年 子夷 皐	黑臀 詳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靈公夷皐 立四年</p> <p>趙穿弑之趙盾立文公少子黑</p> <p>成公黑臀 年于壽厲公壽曼 年樂</p> <p>襄公曾孫別</p>	<p>悼公周 立十四年</p> <p>李公彪 立二十年</p> <p>昭公夷 是時六年</p> <p>項公去疾 立十年</p>	<p>定公午 立二十七年</p> <p>出公鑿 立十七年</p> <p>哀公驕 四年</p> <p>幽公柳 時獨有</p>	<p>烈公止 立十九年</p> <p>魏韓三家為諸侯立二十年</p> <p>孝公頤 立十七年</p> <p>靜公俱 酒年</p>	<p>蔡叔度文王子與管叔以武庚叛周公放之舉其子胡復封於蔡</p> <p>蔡仲胡 子荒</p> <p>伯荒 子宮</p> <p>宮侯 子厲</p> <p>厲侯 子武</p>	<p>武侯 子夷</p> <p>夷侯 子所事</p> <p>釐侯所事 立十八年</p> <p>共侯與 子戴侯</p>	<p>戴侯 立十八年</p> <p>宣侯措父 立十五年</p> <p>桓侯封人 立十年</p> <p>哀侯獻舞 立十年</p> <p>繆侯盼 立二十年</p>	<p>莊侯甲午 立十四年</p> <p>文侯申 立二十年</p> <p>景侯同 立二十年</p> <p>靈侯般 立十二年</p>
---	---	---	--	---	--	---	--

歷代統系表略中

六

<p>申 年子</p> <p>子般弑之自立</p> <p>王誘而殺之滅蔡三歲平王立乃立景侯少于廬</p>	<p>悼侯東國 立三年</p> <p>昭侯甲 立二十年</p> <p>成侯朔 一作景侯立十年</p> <p>平侯廬 立九年</p>	<p>元侯 立六年</p> <p>侯齊 立四年</p> <p>曹叔振鐸亦文王子國於濟陽</p> <p>仲君平 子侯嗣</p> <p>官伯侯 子雲嗣</p>	<p>孝伯雲 子喜嗣</p> <p>夷伯喜 立三十年</p> <p>太伯腓 子平嗣</p> <p>幽伯疆 立九年</p> <p>弟蘇弑之而自立</p> <p>戴伯蘇 立三十年</p> <p>惠伯兜 立三十年</p> <p>弟武殺其子石甫而自立</p> <p>繆公武 立三年</p> <p>桓公終生 立十五年</p>	<p>莊公夕 姑 立十一年</p> <p>釐公夷 立九年</p> <p>昭公班 立九年</p> <p>共公襄 立五年</p>	<p>文公壽 立二十三年</p> <p>宣公疆 立十七年</p> <p>負芻繼</p>
--	---	---	---	--	---

歷代統系表略中

七



子光使專諸  
弑之光自立

王闔廡光 立九年  
王夫差 立二十年  
與越戰傷而死  
王勾踐 滅之

封氏也 太公佐文武有功國於營丘子丁公

齊姜姓四岳之後夏商之時封於申呂二國太公稱呂尚從其

丁公伋 子得嗣

乙公得 子慈母嗣

癸公慈母 子不辰嗣

哀公不辰 紀侯之而王烹

胡公靜 從都薄而自立

獻公山 從都薄而自立

歷代統系表略中

十

武公壽 立二十年  
厲公無忌 公暴虐齊人與胡公弑之胡公亦戰死乃立厲公子赤

無忌 嗣

莊公購 立六十年  
釐公祿父 立十三年  
襄公諸兒 立二十年

孫父 嗣

年子諸兒嗣  
釐公母弟夷仲年子公孫無知

公孫無知弑之而自立雍林人復殺無知國人立釐小白

桓公小白 立十四年  
無詭 一作虧立三月齊人

年卒公夫人三王姬徐齒蔡姬皆無子公多內寵如孝公昭 宋襄公納之立

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無子開方殺其

惠公元鄭姬 立潘

生孝公昭 密姬生懿公 商人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 卒易牙與豎刁立公子無

昭公潘 立十九年  
密姬生懿公 商人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 卒易牙與豎刁立公子無

懿公商人 立四年

兩成庸職所弑國人迎公而立之

惠公元 立十年

子無野 嗣

頃公無野 立七年

子環 嗣

靈公環 立八年

光 嗣

莊公光 立六年

大夫崔 行弑之而立其弟杵臼

歷代統系表略中

十二

景公杵臼 立十八年

年子 茶 嗣

晏孺子茶 立一

乞立茶兄公子陽生遷茶於駘 弑之

悼公陽生 立四年

牧弑之國人立其子壬

簡公壬 立四年

田常弑 之而立 其弟驚

平公驚 立五年

積 嗣

宣公積 立五年

貨 嗣

康公貸 立二年

列為諸侯是時入戰國立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遷之海上又七年卒呂氏遂

絕

宋子姓微子啓殷王帝乙之長子武王以殷之遺民封之宋使

奉湯祀微子卒立其弟微仲

微仲衍子釐

宋公稽子申

丁公申子共

潘公共弟熙

煬公熙潘公子

厲公鮒子欒

釐公舉立二十八年

惠公颺立三十一年

哀公立一年

戴公立三年

武公司空立十年

宣公力立十九年

嬖公與立十年

穆公和立九年

鄭公與立九年

歷代統系表略中

主

主

泯公捷立十一年

襄公茲立四年

成公王立七年

昭公杵立九年

萬弒之立公

子馮於鄭而莊公馮立十九年

夷立七年

公馮立十九年

擊殺南宮萬

臣嗣

伯弒之立

其弟鮑革立十二年

桓公禦說立三年

子王

卒成公弟禦

殺太子而自

年子茲

臣嗣

少子

報嗣

共公瑕立十三年

平公成立四十年

元公佐立十五年

景公頭受立十四年

馬唐山弒太子肥魚山誅唐少子成

昭公特立四十七年

悼公購由立八年

別成立四十四年

王偃立十一年

陳媯姓舜之後虞遏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配其子滿

封於太昊之墟使奉舜祀

胡公滿子犀侯

申公犀侯弟臯

幽公寧立二十三年

相公臯仍立

文公圉立十年

桓公鮑立三十三年

利公躍立五十五年

莊公林立七年

厲公佗子完是

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蔡人殺桓公太子而立其弟佗佗母蔡女也

佐

曼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年卒元公曾孫特弒太子而自立特父糾先爲景公所殺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辟兵



<p>楚顛項孫吳回繼其兄重黎為祝融回六子少曰季連羊姓苗</p>		<p>孝文王柱 立一年子 楚嗣是為莊襄王時周已滅見前帝系</p>		<p>惠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獻公師隰 立十四年 年子渠梁嗣</p>		<p>惠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歷代統系表略中</p>		<p>悼公 立十四年 子厲公嗣</p>		<p>桓公 立二十七年 年子景公嗣</p>		<p>繆公任好 立十九年 年子康公瑩</p>	
<p>惠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惠文王駟 立十四年 更為元年在位二十八年</p>		<p>武王蕩 立十三年 弟則繼</p>		<p>昭襄王則 立五十六年 稷一名子柱嗣</p>		<p>惠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悼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厲公 立十四年 弟康公繼</p>		<p>景公 立四十年 子哀公嗣</p>		<p>康公瑩 立十二年 年子共公榭</p>	
<p>惠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昭襄王則 立五十六年 稷一名子柱嗣</p>		<p>武王蕩 立十三年 弟則繼</p>		<p>昭襄王則 立五十六年 稷一名子柱嗣</p>		<p>惠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悼公 立十三年 子出子嗣</p>		<p>厲公 立十四年 弟康公繼</p>		<p>景公 立四十年 子哀公嗣</p>		<p>康公瑩 立十二年 年子共公榭</p>	

<p>齊曰驚熊事周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曾孫繹於丹陽</p>		<p>熊繹 子艾嗣</p>		<p>艾 子黜嗣</p>		<p>黜 子勝嗣</p>		<p>勝 弟揚繼</p>		<p>歷代統系表略中</p>		<p>伯霜 立六年少 弟季狗繼</p>		<p>渠 子三人康紅 執疵皆借王號</p>		<p>句亶王康 立九年 子擊</p>		<p>擊 弟延弒之 而自立</p>		<p>勝 弟揚繼</p>	
<p>莊王佖 立二十三年 一作旅</p>		<p>共王審 立三十一年 子</p>		<p>文王賁 立十三年 始都郢</p>		<p>杜敖 立五年 弟惲襲</p>		<p>成王 立四十年 子</p>		<p>穆王商 立三十年 子</p>		<p>若敖儀 立二十年 子</p>		<p>延 子勇嗣</p>		<p>擊 弟延弒之 而自立</p>		<p>勝 弟揚繼</p>			
<p>莊王佖 立二十三年 一作旅</p>		<p>共王審 立三十一年 子</p>		<p>文王賁 立十三年 始都郢</p>		<p>杜敖 立五年 弟惲襲</p>		<p>成王 立四十年 子</p>		<p>穆王商 立三十年 子</p>		<p>若敖儀 立二十年 子</p>		<p>延 子勇嗣</p>		<p>擊 弟延弒之 而自立</p>		<p>勝 弟揚繼</p>			

<p>惠王章 立五十七年 子簡王中 立二十四年 子聲王當 立六年 子悼王疑 立二十一年 子章 立二十一年</p>	<p>肅王臧 立十一年 弟良 繼夫 宣王良夫 立三十年 子威王商 立十一年 子懷王槐 立三十一年 子頃襄王橫 立十六年</p>	<p>孝烈王元 立十五年 弟幽王悍 立十年 弟猶繼 哀王猶 立二月 弟負蒞 立五年 弟哀侯 立二年 弟哀侯 立二年</p>	<p>燕與周同姓 武王封召公奭於北燕 九世而至惠侯在周厲王共和之時</p>	<p>惠侯 子簡侯 立二十六年 子頃侯 立二十四年 子哀侯 立二年 子鄭侯 立二年</p>	<p>鄭侯 立三十六年 子繆侯 立十八年 子宣侯 立十三年 子桓侯 立七年 子桓侯 立七年</p>	<p>莊公 立三十三年 子襄公 立四十年 子桓公 立六年 子昭公 立十五年</p>
--	---	---	---------------------------------------	---	---	---

<p>昭公 立十三年 子武公 立十九年 文公 立六年 惠公 立四年 子懿公 立四年</p>	<p>惠公 在位六年 公多寵姬 悼公 立七年 共公 立五年 平公 立九年 懿公 立四年</p>	<p>簡公 立三十一年 子釐公 立三十二年 子釐公 立三十二年 子釐公 立三十二年</p>	<p>易王 立十二年 子噲 立三年 昭王 立三十三年 子惠王 立七年 子襄王 立二十一年</p>	<p>襄王 立十四年 子孝王 立三十年 子喜王 立三十三年 子喜王 立三十三年</p>	<p>右燕自惠侯至王喜三十五世 唯昭王父子有名 餘俱失其統系 相承內有數世 俱缺子字 又諡中有二惠 二釐 二宣 二文 三板 按諸國亦有失名 而重諡者 而唯燕為尤 甚豈其國偏於北陲 而國史殘闕之故耶</p>	<p>趙其先與秦同祖 俱出蜚廉 蜚廉二子 惡來之後 為秦季勝 之後 為趙季勝 生孟增 孟增生衡 衡父生造 父善 善御馬 事周穆王 賜以趙城之邑 由是為趙氏 造父下六世 至公仲 公仲生叔帶 周幽王無道 叔帶去周 如晉 事晉文侯 始建趙</p>
---	---	---	--	---	--	--

氏於晉國叔帶又五世而生夙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又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夙夙生衰而左氏云衰乃夙之弟未知其孰是也

成季衰 子府同 宣孟盾 子朝 朔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費殺之滅其族 文子武 子成

景叔成 子執 簡子執 子無恤 襄子無恤 分時 獻侯浣 治中牟 地滅知伯立 三十三卒子 襄嗣

列侯籍 立六年 敬侯章 元年都 成侯種 立二十年 肅侯語 立二十四年 皆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弟 子種嗣

武侯 立十三年 幸趙人復 立列侯 太子章 惠文王 何立三 孝威王 丹立十一 悼襄王 偃立六年

武靈王 雍立二 年傳位於子 何自稱主父 又四年公子 成李完作亂 圍主父於沙 臺宮滅死 幽繆王 遷立七年 之 代王嘉 悼襄王 嫡子遷 既為秦擄趙 人立嘉於代

歷代統系表略中

辛

六歲秦併滅代

魏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獻公封於魏

畢萬 子雙 一日武子雙 子悼 悼子 子絳 莊子絳 一日昭 子于子

虞 子荼 獻子荼 子取 簡子取 子多 左 襄子多 子駒 與韓趙共滅 韓趙皆列為 諸侯又十七 年卒子 擊嗣

桓子駒 孫都嗣 文侯斯 立二十年 武侯擊 立十六年 惠王瑩 立十六年 與韓趙共滅 韓趙皆列為 諸侯又十七 年卒子 擊嗣

襄王 嗣 立十六年 哀王 立二十三年 昭王 遯 立十九年 安釐王 圍 立十四年

景潛王 增 立十一年 王假 立三年 秦滅之 嗣 假

韓周武王之後其苗裔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 曰韓武子 卽曲沃桓叔之子是晉之支庶二說不同史記云韓武子三世為韓厥而世本云韓萬生昧伯昧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厥亦自不同今序系從韓厥始

獻子厥 子起 宣子起 子貞 貞子頃 子作平 簡子不佞 子庚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 伯分其地 子啓重 武子啓章 子庚 景侯虔 立六年 俱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子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 伯分其地 子啓重 武子啓章 子庚 景侯虔 立六年 俱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子

獻子厥 子起 宣子起 子貞 貞子頃 子作平 簡子不佞 子庚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 伯分其地 子啓重 武子啓章 子庚 景侯虔 立六年 俱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子

獻子厥 子起 宣子起 子貞 貞子頃 子作平 簡子不佞 子庚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 伯分其地 子啓重 武子啓章 子庚 景侯虔 立六年 俱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子

獻子厥 子起 宣子起 子貞 貞子頃 子作平 簡子不佞 子庚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 伯分其地 子啓重 武子啓章 子庚 景侯虔 立六年 俱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子

獻子厥 子起 宣子起 子貞 貞子頃 子作平 簡子不佞 子庚 莊子庚 子虎 康子虎 與趙魏 伯分其地 子啓重 武子啓章 子庚 景侯虔 立六年 俱列為諸侯 又三年卒子



宣王辟疆 九年 子地	莊子伯 子 和	太子和 遷齊康 公於海	桓公午 子因齊 立六年	威王因齊 立十六 年	王建 立四十四 年秦滅之	田齊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陳敬仲完 子穉 孟夷穉 子湮	孟莊泯 子須	文子須無 子無	田齊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昭侯 立二十六 年子宣惠	宣惠王 立十一年 子穉王	襄王倉 立十四年 子僖王	僖王 立二十三年 子桓惠	列侯取 立十二年 子文	文侯 立十年 子哀侯	哀侯 立六年 子韓嚴	懿侯 立十二年 子昭侯
潛王地 立四十年 殺代齊沿王 走莒楚將冲	太子和 遷齊康 公於海	桓公午 子因齊 立六年	威王因齊 立十六 年	威王因齊 立十六 年	王建 立四十四 年秦滅之	田齊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陳敬仲完 子穉 孟夷穉 子湮	孟莊泯 子須	文子須無 子無	田齊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昭侯 立二十六 年子宣惠	宣惠王 立十一年 子穉王	襄王倉 立十四年 子僖王	僖王 立二十三年 子桓惠	列侯取 立十二年 子文	文侯 立十年 子哀侯	哀侯 立六年 子韓嚴	懿侯 立十二年 子昭侯
宣王辟疆 九年 子地	莊子伯 子 和	太子和 遷齊康 公於海	桓公午 子因齊 立六年	威王因齊 立十六 年	王建 立四十四 年秦滅之	田齊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陳敬仲完 子穉 孟夷穉 子湮	孟莊泯 子須	文子須無 子無	田齊虞舜之後齊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奔齊更氏曰田	昭侯 立二十六 年子宣惠	宣惠王 立十一年 子穉王	襄王倉 立十四年 子僖王	僖王 立二十三年 子桓惠	列侯取 立十二年 子文	文侯 立十年 子哀侯	哀侯 立六年 子韓嚴	懿侯 立十二年 子昭侯

歷代統系表略中

注

常即祇齊簡  
公者常選齊  
國中女子長  
七尺以上者  
為後宮後宮  
以百數而使  
賓客舍人出  
入後宮不禁  
遂有七十  
餘男

流 未踰年死特 子雄代立	李特 西宕渠 永興甲子 稱帝國號 蜀班 立未踰年 雄	右涼九傳自惠帝太安元年壬戌至孝武太元元年丙子凡七十五年	玄靚 立九年叔 天錫立十三年 而自 天錫弑之 滅後歸 於晉	耀靈 立未踰年 祚號三年 為其 下所殺 立耀 靈之弟 玄靚 帝號 仍去	張軌 安定烏氏 寔立六年 為盜 駿立二十二年 重華立十一年 子耀靈	涼 寧平西命 為弟茂攝 州事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晉諸僭國統系 法章 立其子 齒殺之與燕 分齊地田單
流 未踰年死特 子雄代立	李特 西宕渠 永興甲子 稱帝國號 蜀班 立未踰年 雄	右涼九傳自惠帝太安元年壬戌至孝武太元元年丙子凡七十五年	玄靚 立九年叔 天錫立十三年 而自 天錫弑之 滅後歸 於晉	耀靈 立未踰年 祚號三年 為其 下所殺 立耀 靈之弟 玄靚 帝號 仍去	張軌 安定烏氏 寔立六年 為盜 駿立二十二年 重華立十一年 子耀靈	涼 寧平西命 為弟茂攝 州事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晉諸僭國統系 法章 立其子 齒殺之與燕 分齊地田單
流 未踰年死特 子雄代立	李特 西宕渠 永興甲子 稱帝國號 蜀班 立未踰年 雄	右涼九傳自惠帝太安元年壬戌至孝武太元元年丙子凡七十五年	玄靚 立九年叔 天錫立十三年 而自 天錫弑之 滅後歸 於晉	耀靈 立未踰年 祚號三年 為其 下所殺 立耀 靈之弟 玄靚 帝號 仍去	張軌 安定烏氏 寔立六年 為盜 駿立二十二年 重華立十一年 子耀靈	涼 寧平西命 為弟茂攝 州事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錫祚纂重華 祚	晉諸僭國統系 法章 立其子 齒殺之與燕 分齊地田單

右成七傳自惠帝永寧元年辛酉至穆帝永和三年丁未凡四十七年

漢 劉淵匈奴後部 和立數日即為 興甲子反於 聰立九年 離石懷帝承 聰子祭嗣 帝在位六年 子嗣

祭 立一月為 漸學所弑

曜 淵族子聞新 熙 未幾奔上 立遷都長安 改國號曰趙 立十年庚石 勒戰敗被殺

歷代統系表略中

子 熙

雷

右漢六傳自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至成帝咸和四年己丑凡二十六年

趙

石勒 上黨武鄉 弘 立踰年為 與己耶儻稱 帝咸和庚寅 僭稱帝在位 十五年 子弘嗣

虎 勒從子弑弘 世 立踰月兄遵 和己酉僭稱 帝於鄴立十 五年 子 遵 弑之而立其

右趙七傳自元帝大興二年己卯至穆帝永和七年辛亥凡三十三年

燕

慕容廆 昌黎棘 號 初嗣公後借 稱王穆帝永 和八年滅 趙稱帝於中 山共在位十 一年子暉嗣

歷代統系表略中

八年辛 子 號

重

右燕四世自武帝太康六年乙己稱公至帝奕太和五年庚午國亡共八十五年其僭帝號止十九年

秦

苻洪 初仕於劉 健 穆帝永和九 年僭稱帝在 位五年 晉後為其下 子生嗣 所鳩死于健

登 堅族孫不 死 遂自立於隴 堅 洪孫立二十 七年姚萇弑 之 堅 庶長子堅 死太子宏降 慕容永戰敗 奔東垣晉馮 該擊斬之

東立九年爲  
姚興所殺子  
崇奔涅中  
死國滅

右秦五世自健以穆帝永和七年辛亥據關中稱王至孝武  
太元十九年甲午凡四十四年

後秦

姚弋仲 南安赤  
初降晉復叛  
與苻生戰爲  
其所

和八年辛  
於晉穆帝承  
子莫長 襄  
初任秦孝武  
太元九年叛  
興立二十二年  
子泓嗣

秦晉稱帝在  
位八年子興  
嗣

泓立二年晉  
劉裕滅之

歷代統系表略中

年丁巳凡三十二年

天

歷代統系表略中

垂所敗被  
殺國亡

天

右後秦四世自長以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至安帝義熙十三

後燕

慕容垂 皝子暉

立踰年失國  
盛立三年爲其  
下段興所弒  
四年乘秦亂  
奔走爲其下  
盛誅汗自立  
盛叔父熙  
誅興自立  
帝在位十三  
年子寶嗣

熙垂少子在位  
六年馮跋等  
作亂弒之而  
立寶養子高  
雲 高雲立二年爲  
其下桃仁  
等所弒馮跋  
誅仁等遂自  
稱燕王

右後燕四世自孝武太元八年癸未至安帝義熙三年丁未  
熙滅凡二十四年

北燕

馮跋 長樂信都  
人爲燕將  
與高雲同弒  
慕容熙雲死  
自立僭位二  
十二年弟弘  
殺跋子翼  
而自立

弘立六年爲  
魏所滅

右北燕二傳自安帝義熙五年己酉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  
丙子凡二十八年

西燕

慕容沖 暉弟乘  
忠 慕容弘之子  
慕容永立之  
關右稱帝三  
年爲其下所  
弒 未幾刁雲弒  
之而更立永  
永 應弟之孫立  
八年爲慕容

歷代統系表略中

垂所敗被  
殺國亡

天

右西燕三傳自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至太元十九年甲午凡  
十一年

南燕

慕容德 皝少子  
超立六年爲  
慕容寶 劉裕所滅  
敗逐南據齊  
地稱帝在位  
七年無子立  
兄納之子超

右南燕二世自安帝隆安四年戊戌至義熙六年庚戌凡十  
三年

呂光 畧陽氏苻  
紹立未幾庶兄  
堅太尉呂紹篡  
統之自立

婁樓之子仕纂光庶長子立  
 聖為驃騎將軍三年呂超弑  
 據河西僭稱 呂隆  
 王在位十  
 年子紹嗣

隆光弟寶之子  
 立三年降於  
 姚興  
 國亡

右後四傳自孝武太元九年甲申至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凡二十一年

西秦

乞伏國仁 隴西鮮卑

世為酋豪符  
 堅敗國仁遂  
 據有隴西僭  
 稱王在位四

歷代統系表略中

年弟乾

歸立  
 乾歸立十四年熾盤義熙十年暮末立三年為  
 公府所弑于 熾盤滅南涼復 滅  
 熾盤誅公府 稱藩於晉共 滅  
 而自 立十七年子 暮末 嗣

右西秦四傳自孝武太元十年乙酉至宋文帝元嘉七年辛未凡四十六年

南涼

秃髮烏孤 河西鮮卑

其先與拓跋  
 同出初為呂  
 光部將據有  
 河西僭稱王  
 三年弟利  
 鹿孤立

利鹿孤立三年弟儁檀立

儁檀立十三年  
 盤所為乞伏熾  
 滅

右南涼三傳自安帝隆安元年丁酉至義熙十年甲寅凡十八年

北涼

段業 京兆人呂沮渠蒙遜 臨松  
 光建康大 牧犍立六年為  
 守隆安初自 胡初推段業  
 稱涼州牧涼 後復殺業而  
 王立五年為 自立僭稱王  
 沮渠蒙遜所 弑 三十三年子 牧犍 嗣

歷代統系表略中

右北涼二姓三傳自安帝隆安元年丁酉至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己卯凡四十四年

西涼

李暠 隴西成紀立七年為沮  
 人隆安四 渠蒙遜所滅  
 年自稱秦涼  
 二州牧涼公  
 義熙元年稱  
 藩於晉在州  
 十八年  
 子歆嗣

右西涼二世自安帝隆安四年庚子至宋營陽王昇平元年癸亥凡二十四年

夏

赫連勃勃 匈奴昌立三年為魏  
 右賢王所擒弟定

王去甲之後 立  
劉淵之族也 初為姚興將 定立三年為 後叛興而自立 魏所滅  
十年子昌嗣

右夏三傳自安帝義熙三年丁未至宋文帝元嘉七年辛未 凡二十五年

代世為鮮卑部主晉惠帝元康間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已

與兄子猗鉅猗盧各統其一永興乙丑猗鉅卒永嘉丁卯祿

官卒猗盧總攝三部永嘉壬申始稱代

拓跋猗盧 弟懷 普根 立未幾卒 父亦立未幾卒 弟鬱律繼立

帝永嘉六年 劉現未為代 公愍帝建興 三年進封代

歷代統系表略中

王次年為子 六修所弑猗 鉅子普根誅 六修而自立

賀儻 立五年弟 紇那 立五年國 子翳槐 紇 那出奔

紇那 立五年國 子翳槐 紇 那出奔

鬱律 立五年為 驍槐 成帝咸康 二年紇那 自宇文部入 驍槐奔趙次

殺而自立 殺子賀儻 紇那 奔趙次

辛

年自趙復入 次年驍槐弟 什翼健立 武太元元年 丙子苻堅破 其國健為子 所弑堅分其 國為二以劉 庫仁劉衛辰 之統

什翼健 立三十 年 武太元元年 丙子苻堅破 其國健為子 所弑堅分其 國為二以劉 庫仁劉衛辰 之統

右代猗盧至什翼健八傳自懷帝永嘉六年壬申至孝武太 元元年丙子共六十五年又至太元十一年丙戌國人推健 孫珪為主復為代王次年建國號曰魏遂僭稱皇帝見北魏 統系按自健至珪其國中絕者十年

遼西

段務勿塵 鮮卑 疾陸眷 立八年 遼 誅末波而繼 立十三年為 石虎所敗 奔燕被殺

涉復辰 勿壁弟 末波 弟牙立未 所試 幾為陸眷之 子遼所殺

右遼西五傳自惠帝太安二年癸亥至成帝咸康四年戊 凡三十六年

仇池

歷代統系表略中

楊茂搜 氏王世 難敵 成帝時稱藩 據仇池 州自稱刺史 為於兄 立十七年 初 篡位十八年 國 立踰年為其 所殺子 俊 立四年 世 立十年 子纂嗣

惠帝元康六 年自稱輔國 將軍左賢王 元帝建武元 年卒子難敵 堅頭分為二 部 後 立四年 世 立十年 子纂嗣

纂 立踰年為 苻堅所滅

右仇池八傳自惠帝元康六年丙辰至簡文咸安元年辛未 凡七十六年纂滅後十三年殺弟楊定復據仇池定從弟盛 盛子玄玄子保宗相繼稱王玄弟難當廢保宗而自立其後 或附宋或附魏叛服不常至周隋間而楊氏始滅

唐藩鎮統系

魏博治魏州曰天雄軍歷六姓共十五世

田承嗣 盧龍人 承嗣從子為緒 承嗣第六子 季安 子懷諫幼

與朝從鎮成德 布與子初以李愬鎮魏博愬病不至乃以靈武布殺衆推為魏帥後何進滔 于與為留後

重順 賜名弘敬 全皞 為其下所殺 推韓君雄 賜名元簡 病死推樂彥

樂彥積 魏人為羅弘信 魏州貴鄉人子紹威 未全忠子 併忠所

鎮冀治恆州曰成德軍歷三姓共十二世

李寶臣 本張忠志 范陽 惟岳 為王武俊所殺 王武俊 本契丹人殺惟士真 李寶臣子

承宗 岳惟 承元 入朝朝命 王廷湊 本回紇阿布思 元逵 子紹鼎

紹鼎 子景 景崇 子鎔 鎔 梁時為其下 張文禮所殺

范陽治幽州曰盧龍軍歷十二姓共十九世

李懷仙 柳城人 朱希彩 昌平人 朱泚 入朝弟 泚 病死劉

殺之即希彩 之推朱泚 為帥

劉怱 昌平人 濟 子總 總 自請入朝 祝 朱克融 涇州軍亂

李載義 唐宗室 楊志誠 亦為其 張仲武 范陽人 張允伸 亦范陽

張公素 亦范陽 李茂勳 回鶻阿 可舉 李全忠 范陽人

歷代統系表略中

匡威 弟匡籌 逐 匡籌 為李克用 劉仁恭 深州人 守光 梁乾化二

淄青初治青州後移鄆州曰平盧軍一姓四世

李懷玉 賜名正 納子師古 師古 師道 德宗時劉

滄景治滄州曰橫海軍共二姓六世

程華 定州安喜 懷直 為從兄懷信 子權 權 憲宗元和六

李全略 本名王 同捷 李祐討 之 鄭權 代

殺初為王武 授橫海節度







議審知少子也  
 立六年連重  
 遇弒  
 延政審知子  
 時據有建  
 州國號曰  
 晉末帝開  
 運三年南  
 唐滅之

右閩六傳自唐昭宗乾寧四年丁巳至晉末帝開運三年丙午凡五十年

高季興 陝州硤從誨立二十年  
 為汴人李讓  
 家奴唐末據  
 有荆南梁封  
 渤海王後唐

保融 立十三年  
 弟保勗立  
 保勗 立三年保  
 融子繼冲  
 繼冲 立二年宋  
 人朝  
 國除

歷代統系表略中

癸

堯

同光三年進  
 封南平王天  
 成三年卒  
 子從誨嗣

右南平四傳自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至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凡五十七年

宋僭國統系

夏

李思恭 本姓拓跋唐末  
 鎮夏州統銀  
 夏綏宥靜五  
 州僭宗中加  
 辛丑以討黃  
 巢功封國公  
 賜姓李卒弟  
 思諫

葵昌 梁太祖開  
 平四年夏  
 州亂被殺梁  
 立思恭族子  
 仁福 葵昌弟  
 葵超 葵昌弟  
 葵興 葵超弟

思諫 思恭孫  
 葵昌代

葵興 歷晉漢周  
 宋四朝卒  
 周封西平王  
 子克敏嗣

克敏 子繼

繼筠 宋太宗太  
 平興國已  
 耶卒弟  
 繼捧代

繼捧 太宗至  
 入朝賜姓  
 名趙保忠淳  
 化辛卯叛降  
 契丹甲午宋  
 執之歸至真  
 宗刑

繼遷 思恭弟思  
 忠五世孫防  
 世為銀州防  
 禦使宋太宗  
 淳化辛卯降  
 宋以為夏州  
 觀察使賜姓  
 名趙保吉叛  
 服不常真宗  
 癸卯為潘羅  
 支所殺子  
 德明嗣

元昊 真宗明道  
 元年壬申  
 自立稱夏王  
 仁宗寶元戊  
 寅十一月慶  
 曆十一年廢  
 曆戊子為子  
 寧令哥所弒  
 諱祚

諱祚 仁宗慶曆  
 元年壬申  
 立  
 子秉常嗣

歷代統系表略中

堯

秉常 英宗治平  
 丁未立  
 子乾順嗣

乾順 哲宗元祐  
 丙寅立  
 子仁孝嗣

仁孝 高宗紹興  
 己未立  
 子純佑嗣

純佑 光宗紹熙  
 癸丑立  
 子安全廢之  
 而自

安全 寧宗開禧  
 丙寅立  
 己降于蒙古  
 國益衰在位  
 五年卒族  
 子遵頊立

遵頊 寧宗嘉定  
 辛未立  
 位十三年傳  
 于子德旺

德旺 寧宗嘉定  
 癸未立  
 位三年蒙古  
 兵逼以憂卒  
 國人立其  
 弟子昉

現 立一年降於  
 蒙古夏亡時  
 理宗寶慶  
 丁亥也

右夏元昊僭位至昉共十主自宋仁宗戊寅至理宗丁亥凡稱帝者一百九十年

歷代統系表略中

歷代統系表略下

崑山葉澐編次

漢

高帝呂后雉

惠帝張后  
文帝竇后  
景帝薄后

戚夫人

薄姬

歷代統系表略下

文帝文后

武帝陳后

昭帝上官后

宣帝許后

元帝王后

衛后子夫

霍后成君

傅昭儀

趙昭儀

殺太子亦死  
太子良娣史  
氏生子進號  
史皇孫進夫  
人翁須王迺  
始女生于病  
已是為宣帝  
趙婕妤河間  
昭帝號鈞  
弋夫人  
李夫人李延  
弟生昌邑王  
其形於甘泉  
宮霍光以之  
配享武帝

殺  
王后王奉光  
女初為  
婕妤霍后廢  
乃立之  
封成侯成  
帝之世號為  
別於元帝王  
云后

后夫人帝在  
東宮時得進  
幸生定陶王  
康康后無子  
其丁姬生子  
欣成帝無嗣  
昭儀多以珍  
寶略趙昭儀  
及帝舅王根  
遂微欣為太  
子是為哀帝  
哀帝立尊傅  
氏為后

歷代統系表略下

成帝許后

哀帝傅后

平帝王后

趙后飛燕

趙昭儀合德

飛燕合德

趙昭儀

趙昭儀

親通昭  
儀自殺

馮昭儀將軍  
世女生中山  
王與與姬衛  
氏生子衍是  
為平帝哀帝  
時傳太后怨  
馮氏誣其詛  
死

外人歸答昭  
儀迷自殺

班婕妤 况女  
彪之

賢德稱  
本

李婕妤 平  
班

婕妤等兒亦  
有寵于帝時

後漢

光武帝郭后 聖明帝馬后 女

通 豪城人帝  
通擊下郎時

爲后後以寵  
廢

歷代統系表略下

陰后麗華 野新  
人更始元年

納后於宛郭  
氏廢乃立

之生明帝

賈貴人 馬后  
前母

神之女  
生章帝

董帝竇后 孫曾  
孫女

宋貴人 慶實  
后忌之經以

左道自殺慶  
子祐是

爲安帝

梁貴人 誠之  
和帝竇后養

爲己子忌梁  
氏諫誅貴人

以憂死知帝  
立追尊爲

恭懷皇后

申貴人 生子  
王壽河間王

開壽于始安  
帝崩立一月

而朔是爲北  
鄉侯開子懿

吾飲翼解滯  
亭侯淑翼子

志是爲極帝  
淑子長養子

宏是爲靈帝  
又章帝子于

乘王仇史失

和帝陰后 光武  
后兄

識之曾孫女  
自鄧后入宮

寵哀後坐巫  
蠱事廢死

鄧后緩 禹孫  
女除

氏廢立爲后  
帝崩立殤帝

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  
俱幼未立后

安帝俱臨

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  
俱幼未立后

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  
俱幼未立后

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  
俱幼未立后

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  
俱幼未立后

朝稱制

殤冲質三帝  
俱幼未立后

安帝閻后 榮陽  
人帝

崩后欲專政  
貪立幼年迎

立北鄉侯懿  
尊祖又迎立

河間王子未  
至而中黃門

孫程等已立  
順帝遷后於

別宮

宮人李氏 順  
帝閻后

帝閻后  
鳩殺之

順帝遷后於  
別宮

宮人李氏 順  
帝閻后

帝閻后  
鳩殺之

順帝遷后於  
別宮

宮人李氏 順  
帝閻后

帝閻后  
鳩殺之

順帝遷后於  
別宮

宮人李氏 順  
帝閻后

帝閻后  
鳩殺之

順帝遷后於  
別宮

宮人李氏 順  
帝閻后

帝閻后  
鳩殺之

順帝遷后於  
別宮

宮人李氏 順  
帝閻后

帝閻后  
鳩殺之

其母氏仇曹  
孫繼是爲質  
帝

桓帝梁后女 靈帝末后 平陵  
人以

無寵  
廢死

何后 宛人  
入掖庭宋氏

廢立爲后生  
皇子憐董卓

廢立后被弒  
王美人 越人

帝何后 妬  
忌鳩殺之

鄧后 猛女 和  
后從兄子香

之女初入宮  
爲采女梁冀

誅立爲后後  
與鄧貴人更

相譖訴廢死

實后 妙 章帝  
從祖弟之孫

爲后帝崩立  
靈帝臨朝稱

制后父武以  
謀誅宦官被

殺關人遷后  
於南宮前

附 解濟亭侯夫  
人董氏 河間

帝母也靈帝  
立尊爲孝仁

皇后後兄子  
董重與何進

爭權進逼重  
自殺后以憂

怖

前

前

前

前

獻帝伏后大司徒湛

八世孫曹

曹后節操中女

不篡位降為

蜀漢

昭烈帝甘夫人後主二張后俱

沛人昭烈臨

豫州納為妾

州卒後主即

位追尊為

昭烈皇后

孫夫人權之

列入蜀後與

權絕遂不復

迎

吳后吳壹之

劉焉子瑁

死寡居昭烈

定益州納之

遂立為后

附魏

武后下氏

環夫人宇封

燕王宇子璜

初封常道鄉

公高貴鄉公

被廢繼立

文帝甄夫人

人本袁熙之

妻曹操破鄴

不納之甚有

寵生明帝黃

初二年以怨

望賜死明帝

立追尊為

文昭皇后

郭后廣宗人

有權數譖死

甄氏立為后

明帝立逼

令自殺

仇昭儀生東

陳留王下后

子琳之女

潘后句章人

明帝毛后

河內人

以齊王甄后

甄后文帝

賜死

失寵

兄儼

孫女

高貴鄉公

下后

武帝下后弟

下乘孫隆之

女

景帝朱后

朱據

後主滕后

滕牧

尚全琮之姪

初為會稽王

夫人及即位

立為后亮廢

后亦

景帝朱后

朱據

後主滕后

滕牧

尚全琮之姪

初為會稽王

夫人及即位

立為后亮廢

后亦

以見

逼薨

後主皓即位

姊公主所生

女帝

女帝

女帝

女帝

女帝

女帝

女帝

女帝

女帝

歷代統系表略下

五

歷代統系表略下

六

<p>是為會 稽王 王夫人南陽人 子休先卒休即位追尊為敬懷皇后 徐夫人富春人 姑之女初聘為妃後以如忌廢處吳 步夫人淮陰人 美麗不妬忌最見寵幸生二女長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次字小虎</p>	<p>晉 懿夫人張氏春師夫人夏侯氏文后王氏元姬</p>	<p>前配周據後配劉纂權欲立步氏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依違者十年及薨追正位</p>	<p>歷代統系表略下</p>	<p>七</p>
<p>伏夫人懿之妻生 羊氏徽瑜師</p>	<p>華河內人司馬懿正室 生師及昭武帝篡魏追尊為宣穆皇后</p>	<p>徽譙人夏侯尚之女早卒武帝初追尊為景懷皇后</p>	<p>鄰人王肅之女少歸于司馬昭武帝篡魏尊為皇太后後諡文明</p>	<p>侯氏產元帝先是鄒邯因有識云銅環入海建業期妃小字銅環而元帝興於江左焉</p>

<p>侯氏產元帝 先是鄒邯因有識云銅環入海建業期妃小字銅環而元帝興於江左焉</p>	<p>武帝楊后豔字華陰楊文宗女生惠帝</p>	<p>左思之妹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p>	<p>歷代統系表略下</p>	<p>八</p>
<p>女也武帝初尊為弘訓太景獻</p>	<p>惠帝賈后南風懷帝梁后 愍帝后關</p>	<p>胡貴嬪芳臨 胡奮女帝 敬愛幸</p>	<p>變屢廢屢復懷帝時沒於劉曜立為皇后其龍嬖與曜生三子</p>	<p>謝才人玖生子適為賈后所害 羊后泰山羊氏既廢孫秀立之諸王之</p>

<p>宮人荀氏明 帝後贈諡 章郡君 鄭夫人榮陽 孤先適田氏 生一男而寡 帝為丞相時 納為夫人 卿耶悼王煥 及簡文帝初 簡文自瑯琊 徙封會稽號 會稽太妃及 孝武立追尊 為簡文 太后</p>	<p>穆帝何后法倪 哀帝王后穆之 帝奕庾后道憐 簡文帝王后</p>	<p>歷代統系表略下 九</p>
<p>孝武帝王后法 安帝王后神愛 恭帝褚后靈媛</p>	<p>慧 京帝后 之姪 陳淑媛歸女 初以歌彈入 宮生安恭二</p>	<p>盡生 周貴人帝及 海西公哀帝 立尊為太妃 制稱 聖公及太武 之立俱降明</p>

<p>武帝滅夫人愛 少帝司馬后 文帝哀后齊媽 孝武帝王后</p>	<p>南末 親東莞人義 尚焉及即位 為敬皇后 張夫人帝少 符少帝立尊 為皇太后帝 廢后亦還璽 綬文帝拜為 營陽國 太妃</p>	<p>帝安帝立追 尊為安德太 后</p>
<p>廢帝何妃令璇 明帝王后憲 娘後廢帝江后 簡順帝謝后 梵境</p>	<p>胡婕好道女 路淑媛惠男 建康人生孝 武帝孝武立</p>	<p>尊為皇 太后 何婕好容姬 生明帝或或 即位追尊為 皇太后</p>

高李氏子  
陳昭華法容  
順帝本桂陽  
王休範子帝  
令以昭華為  
母故順帝立  
尊為皇  
太妃

南齊

高帝劉夫人智武帝裴妃惠昭惠文王妃寶明鬱林王何后婧  
容廣陵人生  
于顯泰深  
元年卒後追  
尊為昭皇后  
時妃薨及即  
位追尊為皇  
后  
蕭高皇帝為  
蕭惠安太  
子帝在東宮  
時妃薨及即  
位追尊為皇  
后  
臨沂人生昭  
業昭文昭業  
即位尊為皇  
太后至梁天  
監時  
英廬江人性  
淫亂鬱林  
為王妃

歷代統系表略下

海陵王王后韶明帝劉夫人惠東昏侯褚后令和帝王后薜華  
明慈之女初  
為新安王  
妃海陵即位  
立為后帝廢  
降亦  
端彭城人生  
東昏及和  
帝前卒帝立  
追尊為敬皇  
后  
璩陽翟人東  
昏被弑后  
廢為  
庶人  
潘妃玉兒或  
本姓俞士敬  
則仗也東昏  
弑亦  
被殺  
余妃亦與潘  
同發東  
昏弑梁武納  
之後以賜王  
茂

南梁

武帝邨夫人徽簡文帝王妃靈元帝徐妃敬帝王后儉幼

金鄉人前卒  
帝即位追尊  
為德  
皇后  
寶儉孫女薨  
於東宮帝  
立追尊  
為皇后

丁貴嬪光  
人居樊城帝  
少納之為妾  
生昭明簡文  
帝好佛貴嬪  
亦通  
內典  
阮修容金巖  
餘姚人本姓  
石齊始安王  
遙光妾遙光  
敗入東昏宮  
建康平為帝  
采女生元帝  
拜修容賜姓  
阮氏元帝立

歷代統系表略下

追尊為  
太后  
吳淑媛本東  
建康平帝納  
之七月而產  
豫章王綜自  
以為東昏子  
後綜叛入魏  
淑媛以鳩毒  
南陳  
武帝章后要兒文帝沈后玟容廢帝王后臨沂宣帝柳后敬言  
烏程人本姓  
鈕少育於章  
武帝人陳亡  
入長安隋大  
業初歸  
廢后  
亦降  
臨沂人  
宣帝柳后敬言  
主陳亡入長  
安隋大業十  
三年歿於東  
都

後主沈后婺華

後主沈后婺華

歷代統系表略下

三

歷代統系表略下

十四

<p>武康人國亡 長安隋煬帝 巡幸每令從 都遠鄉里不 知所終或言 于毘陵天靜 寺為尼名觀 音唐貞觀初 卒</p>	<p>張貴妃麗華 建康兵家女 十餘歲為龔 貴嬪給使後 主見而悅之 因得幸生太 子漢拜貴妃 隋克臺城死 于青溪中橋</p>	<p>北魏</p>	<p>道武帝慕容后 實之季女中 山平入充掖 庭得幸以鑄 金人成得立 后</p>
		<p>元帝姚夫人</p>	<p>與女鑄金人 不成不得立 而薨追諡 昭哀皇后 杜貴嬪以良 家子入太子 宮生太武太 武立追尊 曰密皇后</p>
		<p>太武帝赫連后</p>	<p>屈丐 賀夫人代人 穆太子追諡 曰敬哀皇后 弗氏生南安 王余 劉氏生南安 王慎 子英英子怡 怡子畢是為 長廣 慕容氏生章 武王 太洛無子以 南安王第二</p>
		<p>景穆郁久間妃</p>	<p>河東王毗之妹 少人東宮生 文成帝文成 立追尊為景 穆皇后</p>

<p>賀夫人部人 美而艷道武 見而悅之殺 其夫而納焉 產子紹馴致 逆大</p>	<p>文成帝馮后 人謂之女初 避為貴人尋 立為后獻文 即位尊為皇 太后臨朝稱 制后多外寵 內行不正獻 文暴崩或疑 后所為也及 孝文立復臨 朝十 餘年</p>	<p>李貴人梁國 生獻文追尊 為元皇后</p>	<p>高貴人司徒 崩諡曰 崩遺詔賜死</p>
		<p>文宣帝李夫人</p>	<p>中山李惠女 生孝文追尊 為思 皇后 孟氏生廣陵 王羽羽 節閔帝 于恭是為 潘貴人生彭 城王 總總子子攸 是為孝莊帝</p>
		<p>孝文帝林后</p>	<p>人生皇子恂 太和七年以 恂將為儲貳 賜死諡曰貞 皇后後恂廢 亦追廢為庶 人</p>
		<p>高后高貴人</p>	<p>初入宮為充 華嬪生孝明 故事生太子 者皆賜免備 充華得免孝 明立尊為皇 太后臨朝稱 制后既得志 恣行淫穢天 下大亂母子 嫌隙陰鴆孝 明爾朱榮稱 兵入洛沈之 於河孝武時 改葬諡曰靈</p>



<p>孝明帝胡后<small>靈</small> 后見盛之女 武泰初入道 居瑤 亮寺</p>	<p>孝莊帝爾朱后<small>高</small> 榮之女後高 歡納為別室</p>	<p>妹生宣武及 廣平王懷暴 薨追諡為文 昭皇后廣平 王第三子修 即孝武帝 李貴人<small>生京</small> 兪愉子寶炬 是為文帝 羅夫人<small>生清</small> 河王 釋子寶賈 子善見是為 孝靜帝</p>	<p>東魏 孝靜帝高后<small>高</small> 次女高洋篡 位降為中山 妃孝靜遇鴆 改封太原公 主嫁僕 射楊愔</p>	<p>西魏 孝武帝高后<small>高</small> 長女帝西奔 關中嫁彭城 王元 詔</p>	<p>文帝乙弗后<small>秦</small> 刺史瓊之女 後將納蠕蠕 之女為后令 后遜位出居 秦州復以蠕 蠕入寇賜自 盡</p>	<p>廢帝宇文后<small>秦</small> 女 恭帝若干后<small>司</small> 惠之女魏亡 為尼終於佛 寺</p>
--	---	--	---	--	--	--

歷代統系表略下

五

<p>北齊 神武后婁氏昭文襄后元氏<small>魏</small></p>	<p>郁閻久后<small>蠕</small> 主阿那瓌長 女年十六懷 孕將產見乙 弗后為崇產 訖而</p>	<p>君<small>代人少歸</small> 神武產三 帝三王二皇 后高洋篡魏 尊為 太后</p>	<p>靜帝之姊高 澄尚焉澄殺 洋篡位尊為 文襄皇后天 保中文 宣淫之</p>	<p>歷代統系表略下</p>	<p>猗瑯公主元 氏玉儀<small>魏高</small> 陽王</p>	<p>女蠕蠕與西 魏通和欲連 兵東伐神武 患之與求婚 以公主歸焉 神武殺子澄 蒸之產 一女</p>	<p>猗瑯流落為 孫騰妓高澄 遇諸塗而悅 之被殊寵同 產姊靜儀先 適崔括澄亦 幸焉括父子 俱得超用</p>	<p>大爾朱氏<small>魏</small> 孝莊帝后也 歡納為別室 生於彭城王 波後為尼天 保初稱彭城 太妃文宣狂 酒將無禮於 太妃不從遇 害 小爾朱氏<small>長</small> 即</p>
---	--	--	--	----------------	--	---	---	--

六

歷代統系表略下

七

<p>廣王暉之后 亦歸於歡生 子任城王浩 因與高琛私 通建於靈州 後適范陽盧</p>	<p>韓氏 韓純之 時欲聘之軌 母不許及歡 死乃納之 鄭氏 大車 初為魏廣平 王妃遷鄴後 歡納之寵冠 後庭子 潘柔焉</p>	<p>文宣帝李后祖 孝昭帝元后 武成帝胡后 後主斛律后</p>	<p>娥 趙郡人初 為太原公 夫人即位立 為后生廢帝 殷孝昭立降 居昭信宮武 成踐后懼從 淫亂后懼從 之產一女復 通令為后齊 得還趙郡</p>
		<p>元瑗女齊亡 入周氏宮中 隋文作相始 放還山東</p>	
		<p>胡延之女性 淫亂與和士 閻及沙門曇 獻等通齊亡 入周恣行姦 穢開皇中殂</p>	
		<p>相光女光誅 后廢為尼齊 亡嫁開 府元仁 胡后 龐東王 斛律后廢遂 立之後陸令 營讒之胡太 后太后怒廢 之還家既而 帝思見之與</p>	

歷代統系表略下

六

<p>段昭儀 詔妹 寵之禮遇同 於正嫡後主 時改適錄 尚書唐豈 王嬪 瑯琊人 適崔修文宣 亦並幸之 修為前 書郎 薛嬪 本呂家 河王岳所好 其父求納宮 中大被寵嬖 其姊亦俱進 御後知其與 岳通大怒 姊妹並戮</p>	<p>北周</p>	<p>斛律后同召 入宮未幾齊 亡亦 改嫁 穆后 邪利小 黃花本斛律 后從婢或云 宋欽道所生 宮得幸於後 主陸令普知 其寵養以為 女薦為夫人 生皇子恆胡 后廢得立為 后齊亡不 知所終 曹昭儀 曹僧 善彈琵琶歷 令營誣以左</p>	<p>道被 殺 馮淑妃 小憐 穆后從婢初 穆后愛衰以 五月五日進 之號曰續命 小憐性點慧 後主嬖之齊 亡後主見殺 周武帝以小 憐賜代王達 達亦嬖之達 妃為其所讒 幾至於死達 卒隋文帝以 之逼李詢詢 母逼令 自殺</p>
---	-----------	---	---

文后元氏 魏孝

妹初適張歡 歡選之無禮

孝武殺歡以 配宇文泰生

子覺魏大統 十七年薨

帝受禪追 尊為皇后

姚夫人 毓是 子

為明 帝

叱奴氏 宇文 泰妾

生武帝 立尊為皇 后

閔帝元后胡摩明帝獨孤后衛武帝阿史那后宣帝楊后麗華

歷代統系表略下

信長 女

魏文帝女帝 為略陽公時 尚之帝受禪 立為后帝被 廢后出家為 尼隋大業末 租

突厥木杆可 汗俟斤之女 宣帝尊為皇 太后隋開皇 初間

楊堅長女帝 有五后楊其 嫡也堅篡位 降為樂平公 主大業五年 從楊帝幸張 掖別於 河西

左皇后朱氏 滿月 吳人生 長於帝十餘 歲隋初出家 為尼法 名法靜

天左皇后陳 氏 大將軍山 稱天中大皇 后帝崩出家

充

歷代統系表略下

干

為尼法名華 光至唐永徽 終時

天右皇后元 氏樂尚 洛陽 人開 府晟之女帝 崩出家為尼 法名華勝唐 貞觀中尚存

天右皇后尉 遲氏繁熾 暹 迴之女初適 杞公宇文亮 之子溫以亮 婦入朝帝逼 而淫之及亮 謀逆帝誅溫

追后入宮初 拜貴妃尋立 為天右皇后 帝崩出家為 尼法名 華道

靜帝后司馬氏 令姬 榮陽公 隋文帝以清 難奔陳廢為 庶人後嫁司 州刺史李丹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羅衛公信次 女諸子皆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文帝獨孤后伽 煬帝蕭后 後梁 歸女從幸江 都宇文化及 之亂隨軍至 聊城沒於寶 生 其所

<p><b>陳宣華</b> 帝女 建德隋義成 公主迎入突厥 貞觀四年太宗以禮 迎歸京師二 十一年崩 葬雷塘場 帝之陵</p>	<p><b>高祖寶夫人</b> 陵平 太宗長孫后 勝洛 人將軍晟之 女生高宗</p>	<p><b>高宗王后</b> 太原 人 祿人 以東宮妃進 為皇后武氏 入宮譖廢之 遂為武后所</p>	<p><b>中宗韋后</b> 京兆 人 韋玄 貞女性淫亂 弒中宗立溫 王重茂臨朝 稱制臨淄王</p>	<p><b>唐</b> 太宗長孫后 勝洛 人將軍晟之 女生高宗</p>	<p><b>高宗王后</b> 太原 人 祿人 以東宮妃進 為皇后武氏 入宮譖廢之 遂為武后所</p>	<p><b>中宗韋后</b> 京兆 人 韋玄 貞女性淫亂 弒中宗立溫 王重茂臨朝 稱制臨淄王</p>	<p><b>睿宗劉后</b> 帝藩 帝妃 蕭 武帝廢中宗 帝即位立為 后武惠妃有 廢生</p>	<p><b>歷代統系表略</b> 宗其次也隋 大業中卒追 尊為太 穆皇后</p>	<p><b>太宗長孫后</b> 勝洛 人將軍晟之 女生高宗</p>	<p><b>高宗王后</b> 太原 人 祿人 以東宮妃進 為皇后武氏 入宮譖廢之 遂為武后所</p>	<p><b>中宗韋后</b> 京兆 人 韋玄 貞女性淫亂 弒中宗立溫 王重茂臨朝 稱制臨淄王</p>	<p><b>蕭淑妃</b> 以良 為妃亦為 武后所殺 武后文水人 武后十四為 女年十四為 太宗才人帝 在東宮人侍 見而悅之太 宗崩出為尼 宗崩后為蕭 王皇后為蕭 納之以間蕭 得志譖殺王 后蕭妃遂立 為后高宗崩 廢中宗為廬 陵王改號稱 帝神龍元年</p>	<p><b>楊氏</b> 本齊王 元吉妃 元吉誅帝納 之有龍欲立 為后以魏 徵諫而止</p>	<p><b>上官昭容</b> 婉 兒故相儀孫 庭有才華武 后時掌詔命 中宗復位被 寵專權臨淄 王兵起 被殺</p>	<p><b>德宗王后</b> 初拜 淑妃 生順宗久疾 立為后禮訖 崩</p>	<p><b>王昭容</b> 為太上皇后</p>	<p><b>郭貴妃</b> 汾陽 王孫太子 儀孫太子 女母昇平 主也帝少時 元妃即位進 貴妃大臣三 請立為皇后 而未行穆宗 立尊為皇太</p>	<p><b>王妃</b> 越州人 子侍帝東宮 生敬宗敬宗 立尊為皇太</p>	<p><b>宮人蕭氏</b> 閩 生文宗文宗 立尊為皇太</p>
--	--	--	--	---	--	--	---	--	---	--	--	--	--	---	--	-----------------------------	---	--	--

<p><b>睿宗劉后</b> 帝藩 帝妃 蕭 武帝廢中宗 帝即位立為 后武惠妃有 廢生</p>	<p><b>玄宗王后</b> 帝藩 帝妃 蕭 武帝廢中宗 帝即位立為 后武惠妃有 廢生</p>	<p><b>肅宗張后</b> 本東 宮人 張氏 先以事離異 帝靈武即位 帝立為后帝 崩代宗廢為 庶人殺之</p>	<p><b>代宗</b> 獨孤貴妃 帝 妃 崔氏早薨 妃獨得幸大 曆十年薨追 號為貞懿皇 后</p>	<p><b>寶德妃</b> 宗追 尊為昭 成皇后</p>	<p><b>楊貴妃</b> 小字 阿環 蒲州永樂人 初為壽王妃 帝聞其美度 為女道士號 太真召入宮 大幸拜貴妃 安祿山反帝 西奔六軍殺 楊國忠妃死 於馬嵬驛</p>	<p><b>宮人吳氏</b> 代 宗早卒代宗 立追尊為章 敬皇后</p>	<p><b>宮人沈氏</b> 吳 人生德宗天 寶之亂沒於 東都德宗立 屢遣官訪求 不得追尊為 睿真皇后</p>	<p><b>歷代統系表略</b> 宗其次也隋 大業中卒追 尊為太 穆皇后</p>	<p><b>德宗王后</b> 初拜 淑妃 生順宗久疾 立為后禮訖 崩</p>	<p><b>憲宗</b> 郭貴妃 汾陽 王孫太子 儀孫太子 女母昇平 主也帝少時 元妃即位進 貴妃大臣三 請立為皇后 而未行穆宗 立尊為皇太</p>	<p><b>穆宗</b> 王妃 越州人 子侍帝東宮 生敬宗敬宗 立尊為皇太</p>	<p><b>王昭容</b> 為太上皇后</p>	<p><b>郭貴妃</b> 汾陽 王孫太子 儀孫太子 女母昇平 主也帝少時 元妃即位進 貴妃大臣三 請立為皇后 而未行穆宗 立尊為皇太</p>	<p><b>王妃</b> 越州人 子侍帝東宮 生敬宗敬宗 立尊為皇太</p>	<p><b>宮人蕭氏</b> 閩 生文宗文宗 立尊為皇太</p>
---	---	--	--	--------------------------------------	--	--	---	--	--	--	---	-----------------------------	---	--	--

<p>太祖張夫人<small>山陽</small>末帝張德妃<small>歸文</small></p> <p>人唐天復元年<small>霸帝為真王</small>時元妃未立</p>	<p>後梁</p>	<p>按唐自順宗至僖宗數世無立后者豈有鑒於前帝宮闈之禍與抑史家失考也</p>	<p>歷代統系表略下</p>	<p>懿宗 王貴妃<small>生僖宗早</small> 辛追尊為<small>憲安皇后</small></p> <p>郭淑妃<small>姓何</small> 主黃巢之亂 不知所終</p> <p>王氏<small>武出</small> 宗前卒追尊 憲安皇后</p>	<p>敬宗 郭貴妃</p> <p>文宗 王德妃<small>生太</small> 暴 楊賢妃<small>最有</small></p>
<p>宮人鄭氏<small>丹陽</small> 人一云姓兩 朱氏本李錡 侍妾錡誅籍 入宮生宣宗 初號光王太 妃宣宗立尊 為皇太后</p>	<p>后</p>	<p>全忠 弒之</p> <p>昭宗何后<small>梓州</small> 人朱</p>	<p>重</p>	<p>武宗 王才人<small>邯鄲</small> 見寵幸帝崩 自縊以殉進 贈賢妃</p> <p>宣宗 屍美人<small>生懿</small> 尊為元 昭皇后</p>	<p>后</p> <p>韋妃<small>生武宗</small> 早薨武 宗立追尊為 宣懿皇后</p>

<p>夏夫人<small>莊宗</small> 被弒</p>	<p>後唐</p>	<p>按唐自順宗至僖宗數世無立后者豈有鑒於前帝宮闈之禍與抑史家失考也</p>	<p>歷代統系表略下</p>	<p>莊宗劉后<small>成安</small> 人父 明宗曹后<small>石敬瑭</small> 反 閔帝孔后<small>孔循</small> 廢帝劉后<small>應州</small></p>	<p>位追冊為賢 妃末帝立追 尊為元貞 皇太后</p> <p>后而 郭妃<small>梁亡唐</small> 莊宗召 入宮已而廢 為尼賜名誓 正卒於 洛陽</p>
<p>夏夫人<small>莊宗</small> 被弒</p>	<p>後唐</p>	<p>在道與存溼 通至太原乃 為尼明宗 立賜死</p> <p>韓淑妃<small>莊宗</small> 正室</p> <p>伊德妃<small>莊宗</small> 被統</p> <p>二妃俱居太 原石敬瑭反 為契丹 所擄</p> <p>侯夫人<small>本梁</small> 將符</p> <p>道昭妻唐破 夾城道昭戰 死莊宗納其 妻寵冠後宮 宮中謂之 夾寨夫人</p> <p>夏夫人<small>莊宗</small> 被弒</p>	<p>音</p>	<p>劉叟善醫下 晉將袁建豐 擄得之以稱 晉宮習歌舞 莊宗為晉王 時太后賜之 得幸及滅梁 立為后帝遇 弒與帝弟李 存渥奔太原</p> <p>輿廢帝 同自焚</p> <p>夏夫人<small>前卒</small> 追諡 為昭懿 皇后</p> <p>魏夫人<small>平山</small> 人初 適平山王氏 生于從珂即</p> <p>從珂入立后 及四子皆見 殺</p> <p>廢帝 自焚</p>	<p>落王也先卒 於太原從珂 即位追尊為 宣惠皇太后</p> <p>王淑妃<small>邢州</small> 解家 女有美色號 花兒羞梁將 劉鄩或夏夫 人卒明宗納 為別室即位 冊為淑妃專 寵石敬瑭滅 唐以妃子從 益為鄆國公 奉唐祀晉亡 劉知遠入汴 母子俱見殺</p>

明宗立悉遣散其妃嬪夏氏改嫁李贊華後為尼以卒

後晉

高祖李后 唐明宗女

高祖稱帝未及冊立而殞出帝立尊為皇太后契丹滅晉后隨帝北遷及於黃府

出帝馮后 定州人本高祖弟重胤妻重胤卒出帝納之立為后隨帝北遷所終

後漢

高祖李后 晉陽農家

歷代統系表略下

女高祖微時之妻及即位立為后隱帝立尊為皇太后郭威稱帝遷於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殞

後周

太祖柴夫人 州人

堯山人相傳為唐莊宗宮人太祖微時所娶先卒追尊為聖穆皇后楊夫人 真定人幼入趙王鎔宮銘為張文禮

世宗劉夫人 宗時所娶為漢所殺追冊為貞惠皇后

符后 彥卿之女初為李守貞子婦守貞敗于死世宗結為繼室及即位立

豈

所殺嫁里人石光輔光輔死太祖娶為繼室晉天福中卒追冊為淑妃

張夫人 真定人為武從諫子婦居太祖

楊夫人 卒納為繼室太祖起兵漢誅其家夫人及諸子俱死追冊為貴妃

董貴妃 靈壽人初嫁里人劉進超進超歿於南宮洛陽太祖納之及即

歷代統系表略下

乃冊為德妃位中官虛主

宋

太祖賀夫人 開封人太祖正室生魏王德昭周顯德五年卒太祖代周

辛太祖代周諡曰孝惠皇后

王后 邠州人太祖繼室即位立為皇后

宋后 汝陽人將軍保之女母漢永寧公主也王后崩繼立為后

后 小符后 即符后之妹末募周遷於西宮

太宗尹夫人 鄴人早卒追冊為皇后

符夫人 魏王第六女周世宗之妹也帝繼室開寶末薨追冊為

劉后 太原人其先太徙蜀少孤蜀人龔美携之入都納於真宗藩邸即位為美人郭后崩繼立仁宗

李后 上黨人初聘為妃即位立為后

李夫人 真定人初臨朝稱制

真宗潘夫人 潘美第八女帝藩邸元妃早卒追冊為

郭后 太原人郭后廢聘人宮冊為皇后英宗初臨朝稱制

張貴妃 河南人孤納于宮中及長有盛寵累進貴妃薨諡曰溫成皇

仁宗郭后 應州人與楊尚二美人爭寵廢

曹后 彬孫女武惠王郭后廢聘人宮冊為皇后英宗初臨朝稱制

美

真宗而卒後 追尊為皇太	英宗高后 <small>太尉</small> 孫女生神宗 後哲宗朝以 太皇太后臨 朝稱制時稱	神宗向后 <small>宰相</small> 曾孫女哲宗 崩立徽宗亦 臨朝稱制	女中 堯舜	歷代統系表略下
李宸妃 <small>杭州</small> 劉后侍兒生 仁宗後追尊 為皇太后	哲宗孟后 <small>洛州</small> 廢靖康初復 尊為元祐皇 后徽欽被擄	徽宗王后 <small>開封</small> 鄭后 <small>開封</small> 初為向	朱德妃 <small>本姓</small> 再嫁朱冒其 姓入宮為御 侍生哲宗哲 宗立尊為皇 太妃徽宗朝 追諡曰欽成 后	毛
周妃 <small>四歲入</small> 妃養以為女 稍長得侍帝 生兩公主及 帝崩妃曰一 蔬食誦佛經 晝夜不解衣 者四十年至 徽宗朝薨年 九十	沈妃 <small>宰相倫</small> 熙寧中薨 年八十二	徽宗王后 <small>開封</small> 鄭后 <small>開封</small> 初為向	劉后 <small>初為御</small> 後庭孟后廢 遂正位中宮 徽宗立尊為 皇太后干預 外事且以不 謹聞徽宗將 逼令自殺	天
劉貴妃 <small>其出</small> 入宮即大幸 政和三年薨	章賢妃 <small>開封</small> 高宗從帝北 遷高宗立遙 尊為宣和皇 后紹興十二 年迎歸臨安 尊為皇太后 年八	附遠 太祖述律后 <small>平</small> 太宗蕭后 <small>小字温</small> 世宗蕭后 <small>小字徽</small> 穆宗蕭后 <small>翰林</small>	寧宗韓后 <small>忠獻</small> 六世孫 孫楊后 <small>會稽人</small> 以貴妃繼立	天

贈皇 后 劉安妃 <small>本酒</small> 女有殊寵林 靈素曰為九 華玉真安妃 肖其像於神 霄帝君之左 宣和三年薨 贈皇	欽宗朱后 <small>開封</small> 帝北遷不 知所終	高宗邢后 <small>開封</small> 邸元妃從三 宮北遷帝立 遙冊為皇后 紹興九年殺 於五	女中	歷代統系表略下
光宗李后 <small>安陽</small> 尉道之女 生寧宗	孝宗郭夫人 <small>開封</small> 人少歸帝生 光宗早薨帝 即位追冊 為皇后	夏后 <small>袁州</small> 夏后袁州宜 為吳太后侍 御郭夫人薨	宮累進貴妃 紹興十三年 邢后喪至乃 立為皇后至 寧宗時崩 年八十三	度宗全后 <small>會稽</small> 后以賜帝及 即位立為后 謝后 <small>丹陽人</small> 夏后崩 繼立
賈貴妃 <small>涉之</small> 寵早	度宗全后 <small>會稽</small> 恭宗宋亡北 遷為尼以終	寧宗韓后 <small>忠獻</small> 六世孫 孫楊后 <small>會稽人</small> 以貴妃繼立	女中	天

小字月理采  
其先回鶻人  
少歸阿保機  
及稱帝立為  
后皇

律后弟宗魯  
之女生穆宗

只述律后弟  
阿古只之女  
生景宗後為  
察割所弑

知璿  
女

景宗蕭后綽  
燕燕北府宰  
相思盟女生  
宗

聖宗蕭后善  
哥景宗后弟  
所弑

興宗蕭后捷  
蕭斤弟孝穆  
之長女生道  
立為后

道宗蕭后觀  
蕭斤弟惠女  
好音樂伶官  
趙惟一通賜  
死後追諡  
宣懿

蕭氏稱斤與  
宗聖宗殂遷  
蕭后於上京  
使人赦之自  
立為皇太后

廢后蕭氏小  
三婚駙馬都  
尉匹里之女  
初遷入東宮  
及即位立為

廢后蕭氏小  
坦恩太康二  
年立為后居

歷代統系表略下

无

歷代統系表略下

辛

右述后妃俱蕭氏蓋遼太祖慕漢高帝而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姓為蕭氏後后妃世取乙室拔里之族故皆曰蕭

附金

太祖唐括后長生

太宗唐括后

熙宗裴滿后初

廢帝亮徒單后

子宗浚宗浚生  
生實是為熙宗

貴妃冊立為  
皇后頗專政  
熙宗怒殺之

亮遇害後  
終於上京

裴滿后生遼

大惠妃

幹宗幹生海  
陵王亮亮篡  
位尊宗幹正  
妃徒單氏為  
太后尋弑之  
生母大氏亦  
尊為太后世  
宗立追降為

耶律麗妃

太后尋弑之

蒲察昭妃阿

尊為太后世

里虎初嫁宗  
室阿虎  
逃虎室阿虎  
嫁宗室南家

遼王  
夫人

南家亮亮納  
之後以寵衰  
殺

紇石烈后

唐括貴妃定

僕散后生瀋

哥本崇義節  
之妻亮舊與  
有私令殺烏  
帶而納之冊  
為貴妃定哥  
素與家奴悶  
乞見通後怨  
亮疎已復私  
納乞兒入宮  
事覺  
被誅

輔宗輔生世

麗妃石哥即

宗其元妃蕭

哥之妹秘書  
監完顏文之

察氏世宗立

定

尊為皇太后

定

世宗生母李

定

氏遼陽人澁

定

王卒李氏祝

定

髮為尼前卒

定

追尊為  
皇太后

定

天祚帝蕭后小  
字  
奇里懶女直  
之亂從天祚  
西奔  
而殂

后重熙初以  
罪降為貴妃  
○媼將預切  
直去聲媼也

數歲無子先  
是后妹幹特  
媼嫁乙辛子  
緩也后以其  
宜子言於帝  
離中八年降  
為惠妃徙乾  
陵以幹特媼  
還其家大安  
二年既為庶  
人天祚帝天  
慶六年復封  
皇太妃後二  
年奔于黑  
頂山以卒

天祚帝蕭后小  
字  
奇里懶女直  
之亂從天祚  
西奔  
而殂





<p>人<small>世宗正室</small> 為濟南尹 諸廢帝亮召 夫人至良鄉 自殺世宗立 諡曰昭德皇 后世宗亦終 身不立 中宮</p> <p>宗章宗立尊 為皇太后 劉氏遼陽人 宣宗立追尊 為皇太后</p> <p>而薨諡曰 欽懷皇后 李妃師兒有 帝崩衛紹 王殺之</p> <p>王選統宣宗 立降削后號 遷都汴 徙鄭州</p>	<p>宣宗王后<small>中部</small> 入藩邸即位 立為后金亡 北遷不 知所終</p> <p>北遷不 知所終</p>	<p>元 王妃<small>王后之 姊生哀 宗哀宗立尊 為皇太后至 大入 年崩</small></p> <p>太祖弘吉刺后太宗乃馬真后定宗后韓兀立憲宗弘吉刺后</p> <p>旭真</p> <p>脫列哥那<small>生 宗太宗后后 稱制攝國者 五年</small> 海迷失<small>定宗 后 抱子海失烈 門聽政者六 月</small> 忽都吉 妃也速兒<small>后 也后早 繼立為妃 妹</small></p> <p>氏峻魯帖尼<small>生 相繼稱帝 追</small></p> <p>拖雷后快烈</p>
---	---	--

<p>世祖弘吉刺后太子弘吉刺妃成宗弘吉刺后武宗弘吉刺后</p> <p>察必弘<small>生太 子真 金</small> 伯藍也怯赤 一名潤潤真 初為太子妃 太子早薨成 宗立尊為皇 后</p> <p>失憐答里 伯岳吾后卜 魯罕<small>失憐答 里前 后 繼立仁宗初 出居東安州</small> 亦乞烈妃<small>生 宗天曆二年 追諡為仁獻 后</small> 真哥 繼后速哥失 里<small>之從妹 弟</small></p>	<p>必察必弘<small>后 崩至元二 十年 為繼后</small> 弘吉刺后南 附 甘麻刺妃弘 吉氏普顏怯 里迷失<small>初為 晉王 妃生子泰定 帝泰定立追 尊為宣 懿皇后</small> 唐兀妃<small>生文 曆二年追諡 為文獻皇后</small></p>	<p>仁宗弘吉刺后英宗亦啓烈后泰定帝弘吉刺明宗后邁來迪</p> <p>阿納失失里 速哥八刺 后八不罕 妃必罕 妃速哥答里<small>二妃皆弘吉 刺氏天曆初</small> 后八不沙<small>成 嬬壽寧公主 之女侍明宗</small></p> <p>附 答刺麻妃弘 吉刺氏答巴 生武宗仁宗 武宗立尊為 皇太后仁宗 立尊為太皇 太后后性聰 慧歷佐三朝 然頗以 淫恣稱</p>
--	--	--

文宗弘吉刺后寧宗弘吉刺后順帝欽察后答

卜答失里宗 答里也忒迷

失

崩立明宗次子寧宗尊為皇太后寧宗崩復立明宗長子順帝仍稱制至元六年詔去尊號安置東安州

俱安置 東安州 潛邸生 寧宗

納失里 太平 王燕鐵木兒之女元統三年以後兄唐其勢謀逆遷后出宮丞相伯顏矯殺之

弘吉刺后伯顏忽都 次后奇氏完者奔都 高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後從

歷代統系表略下

帝北 奔

五

元史后妃表云元初因其國族不娶庶姓非此俗也不居嫡選然居則有幹耳朵之分歿復有承繼守官之法位號之清名分之瀆則亦甚矣按太祖表內有四幹耳朵妃后四十餘人而諸帝位下所稱皇后妃子者亦各不下數人今不可盡紀祇紀其傳之可攷者

綱鑑會編卷一

文安 劉德壽 正

崑山 葉 錄

三皇紀

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帝王之史者曰本紀又曰紀者言為後代之綱紀也○按三皇之號助于周禮而莫指其名至秦博士始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漢孔安國序書乃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不知何所本宋五帝胡氏以孔子易傳為斷定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後世多宗其說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即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先有天地而後有人皇極經世之書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有開物之初胡一柱以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亦為近理今自盤古以來首序三皇而依胡氏皇王太紀以有巢燧人二氏次人皇之後別之曰三皇紀其伏羲至堯舜通列為五帝紀若循堯因提諸紀出處荒遠世次無稽並附于三皇紀之末所謂存而不論者也

綱鑑會編卷一

三皇紀 盤古 天皇

○渾沌初闢○編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混元之初為陶融造化之主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 蓋取天開于子之義也白虎通曰皇者君也美也大也天皇生于柱州無外山

○天皇出治以木德王 歲起 ○編天皇氏驤首鱗身一姓十三人繼盤古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 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支枝也其名有十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十干曰閏 越音即甲旃蒙乙也 柔兆 即丙 疆圉 即丁也 著雍 即戊 屠維 即己 上章 即庚 重光 即辛 玄默 即壬也 昭陽 即癸 十二支曰困敦 即子也 困敦物初萌混沌于赤奮若 即丑也 氣運奮迅而起萬攝提格 即寅也 黃泉之下也

也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格者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單  
正月出東方為眾星之紀以攝提格故曰攝提格  
闕即邪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執徐即辰也伏蟄之物皆敷  
故曰單闕單盡也闕止也  
也徐大荒落即巳也言萬物皆熾盛而敦牂即午也敦音頓  
將壯也言萬物皆出也言陰陽化生涸灘即申也涸音敦  
物盛壯也協洽即未也言陰陽化生涸灘即申也涸音敦  
垂之 作噩即酉也亞音岳音萬 闕茂即戌也闕音茂音大  
淵獻即亥也淵音淡也大猷萬 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地皇氏 蓋取地闕于廿之義也地

○地皇繼世以火德王○編地皇氏龍頸馬蹏一姓十一人  
繼天皇以治爰定三辰星也 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兄  
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皇氏 蓋取人生于寅之義也人皇  
網鑑會編卷一 三皇紀 地皇 人皇 二

○人皇繼世○編人皇氏八面龍身一姓九人繼地皇以治  
相厥山川分為九區兄弟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  
也萬物羣生淳風勿穆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  
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余宗海曰 八千之千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  
年子會生天此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矣  
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于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  
寅會其一度至午會星一度固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  
甲辰之時也天自開闢以來固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起  
與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聞其名  
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以來若干年歲灑派于三皇等氏  
之下以足其數豈真有一萬八千歲之理哉然不以四萬  
五千六百年錄之于唐虞之前而置之于此蓋亦誤矣

有巢氏 教民居處○編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

物相友無有妒害傷之心速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為敵  
爪牙角毒榮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始構木為巢 構架也說  
文鳥在上  
日巢在 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實未有火  
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後號曰  
有巢氏之民 按皇王大紀曰有巢氏教民為櫓巢

燧人氏 教民熟食○編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  
食也有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于  
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為燧者  
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  
之功用洽矣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 大事則大結  
其繩小事則

網鑑會編卷一 三皇紀 有巢 燧人 三

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  
陳經曰 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  
紀其一日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為一人人皇  
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  
御世者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下  
而居焉四曰合維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  
也五日連通紀六姓繼合維氏以治六曰教命紀四姓繼  
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  
疏紀自人皇氏至敘命紀凡八十三君自禪通而後皆  
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紀則始于黃帝以迄于  
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于萬物而氣稟  
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為眾所宗此君道之始也盤古  
不得而氓也慎其世而著其號舍其怪而

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以下備考焉

鉅靈氏 出干汾離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

謂汾陰睢上也  
也難音綏

句疆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狽神氏

犂靈氏

大颯氏

鬼颯氏

弁沽三茲氏

太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猗帝氏

太壹氏

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次民氏

空桑氏

陳雷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

次民氏

神民氏

又曰神皇蓋使神民

次民氏

右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立人循其化

次民氏

辰放氏

古初之人并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澤木茹皮

次民氏

綱鑑會編卷一

附循蜚紀

四

日本皮之民傳四世○弁音毀擇若輩切兩手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氏其始蓋叢拍獲魚鳥三

東戶氏

歷傀氏

世傳六代

東戶氏

渾沌氏

世傳七

東戶氏

皇覃氏

又曰難光氏春秋萬物信乎無假是故死生同

東戶氏

陵傳七世

啓統氏

東戶氏

几蓬氏

下之人惟知母而不知父鵝若般飲而不求不

東戶氏

待哺而活也

稀韋氏

東戶氏

有巢氏

世傳四

東戶氏

待哺而活也

稀韋氏

東戶氏

有巢氏

世傳四

東戶氏

待哺而活也

稀韋氏

東戶氏

燧人氏

傳八世 庸成氏 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開

府也傳

右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

軒轅氏

乘車橫木為軒直木為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火官因以爲號都于郟荊衡山之陽亦號赤帝

太昊伏羲氏

後史皇氏 會帝名頡有脊德生而能書

中央氏

大庭氏 栢皇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吳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 說見後○舊自史皇氏

右禪通紀

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一十

綱鑑會編卷一

附禪通紀

五

義之前四明陳氏獨以爲軒轅祝融當在太昊伏羲

之前餘各繫于太昊之後今從之按丁奉謂伏羲氏

又稱庖犧氏神農氏又稱烈山氏又稱連山氏又稱

伊耆氏即此推之則太古者稱號重疊多矣三皇

既爲天子則其弟三十人想皆諸侯並有稱號

則鉅靈辰放等稱或重疊或諸侯存疑可也

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迄

于周今黃帝堯舜俱入五帝紀而夏商周各自爲

紀不復贅疏

按白虎通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

優劣也洗儒尊經而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定爲

五帝紀



凡十有五氏相繼為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考伏羲命官十五氏多與焉則是皆佐伏羲之臣也或者又疑為當時各君一方如後世諸侯之國者未知孰是且問多無稽不經之語故姑闕之唯依大易傳即以神農氏繼之云

○共工氏無道女媧氏討誅之○編太昊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虞于湛樂淫佚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墜卑以

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初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

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羅長源曰煉石補天之說非真有是事也蓋是時共工傲亂天常肆殃下土女媧氏代庖義以立極戮共工以祿害則其復天常而奠地維其功大矣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真可亦可浴乎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神農 八

炎帝神農氏姜姓都曲阜在位一百四十年

○帝以火德王○編少典之君娶于有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養也于姜水在今寶雞縣南故以姜為姓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于烈作

厲山在今隨州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耆合而稱之又號曰伊耆氏都于陳遷曲阜今為縣屬兗州府

○初藝同藝五穀嘗百草製醫藥○編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斷割也木為耜田

土者所以起採屈也木為耒耜也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

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

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無天短折札夭死也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作蜡祭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以赭音者赤鞭鞭草木神農以火德王故于蜡祭後用赤鞭鞭草木使萌動也

○始為日中之市○編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火紀官○編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星名七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帝崩于長沙茶鄉今湖廣茶陵州子臨魁踐位○編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神農 九

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于是南至交趾今為安南北至幽都今順天府東至暘谷日出之所西至三危山名在沙州今屬陝西行都司莫不從其化

帝臨魁神農氏納莽氏之女曰聽設

帝承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子明立

帝明帝承之子在位十九年子宜立

帝宜帝明之子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

帝來帝宜之子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襄立

帝襄帝來之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襄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立

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德諸侯歸之帝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于潞神農氏遂亡。炎帝別子曰枉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禱有子曰慶申或曰嘗嗣炎帝云。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祝融生術醫術醫生勾龍為顛項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為堯共工實生伯夷封于呂為齊四嶽其後呂尚佐周封于齊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軒轅又姬姓神農氏母弟之後在位百年壽一百一十有二歲

○帝生于軒轅之丘○**編**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為諸

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

娠生帝于軒轅之丘在今新鄭縣地因名軒轅姓公孫帝生而神靈

弱而能言幼而徇齊也言聖德也長而敦敏成人而聰明

國于有熊即今新鄭縣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

○帝及炎帝戰于阪泉○**編**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黃帝 十

榆罔弗能征于是軒轅習用干也戈也以征不享諸侯咸來

賓從炎帝榆罔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

氣藝五穀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二獸豺未切虎以

與炎帝榆罔戰于阪泉之野在今延慶州境三戰而後勝之

○誅蚩尤于涿鹿○**編**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

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

制之命居少昊以臨西方蚩尤日肆其惡出泮水登九淖以

攻炎帝榆罔于空桑炎帝遜居涿鹿今保安州境軒轅乃徵

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

為指南車車上有樓四角刻木龍又刻仙人于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鍼以定四方以

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帝以土德王○**編**軒轅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為天子以代

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帝既為天子于是始

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旌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

道披山林草木而未嘗寧居其土地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山

在陝西南至于江北逐熏鬻匈奴合符合諸侯符契于釜山

釜山在陝西南至于江北逐熏鬻匈奴合符合諸侯符契于釜山

安肅一在涿水邑都于涿鹿之阿山曲遷徙無常處以師兵

為營衛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也

○以雲紀官○**編**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乃以雲名官號

為雲師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

中官為黃雲

○立六相暨史官○**編**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黃帝 十

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常察乎

地利故為稟者蒼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

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李官

也○帝命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蒼頡見鳥獸之跡體類

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按

紀以史皇為倉帝名頡創文字又謂黃帝命蒼頡為左史制

字且既以蒼頡列伏羲之前而又謂伏羲造書契其說抵牾

世遠傳疑

○立占天官○**編**帝既受河圖帝夢見兩龍授圖乃齋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游流而上

負圖而進帝跪受得其所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

鬼臾區音區占星闞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于是有星官之

書命羲和占日尚儀音儀占月車區占風



○命大撓作甲子○編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于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即渾天儀及調歷○編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謂義和占日尚儀占月史占星象以定氣運因問于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著草也得寶鼎冕侯問于鬼臾區對曰是謂得天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黃帝 三 五帝紀 黃帝 三

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數也謂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造十六神歷積邪餘音餘分以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配甲子而設節造曆皆起于甲子也至朔同日謂之元章同在日首謂之節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于是時惠順日月從矣

○命隸首作算數○編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數謂算數即九章算法也律即律呂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量者倫谷升斗斛也衡即權也權者錄兩斤鈞石也

○命伶倫造律呂○編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隄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同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

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

○命榮援作十二鐘○編榮援鑄十二鐘協月節鑄黃鍾太鐘以爲十二律每月氣至則葭管飛灰應之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編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卷二者俱著之控驅羊切也狀如漆楬丘磨切狀如錒錒刻以木長尺夏之以止樂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宿始奏之命曰咸池言其德象池水

○作冕旒正衣裳○編帝作冕垂旒充纁冕旒也後仰前俯以蔽日纁充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上玄以法天綳以塞耳翟音押飛也翟音難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

網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黃帝 三 五帝紀 黃帝 三

○作器用○編帝命窳封為陶正亦將為木正以利器用作杵日而穀粟始鑿作釜鼃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飯以烹以魚以為醴醑澤有橋梁行有屨履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揮人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馬如鈴角

靈鞞馬神鉦銅以揚德建武

○作舟車○編命共鼓化孤二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攜龍角元星作大輅天子之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作合宮○編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即周明堂也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作貨幣○編帝范金為貨范以模鑄金也制金刀貨實玉日貨布帛日賄制金刀

萬靈布政教焉

利千刀名錢為刀立五幣珠玉為上黃金為中刀布為下設九棘之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作內經○編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五行之氣濕涼寒燥溫也立五運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是也洞性

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復命命附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編西陵氏之女螺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絺七旬反疥切手足中寒瘡之患後世祀為先蠶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編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五百五十網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黃帝 西

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去聲監平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于井而計于州則地著猶言土著也謂

○屈軼生于庭鳳凰巢于閣麒麟遊于圃○編帝順天地之紀幽陰陽之占數也言陰陽五行占數而知之死生之說存亡之難難說也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言大化廣被旁非一羅廣布及此細微也勞勤心

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

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疵厲虎豹不

妄噉鷲鳥不妄搏膏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音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圃焉

○帝崩于荆山之陽在今閬中縣地帝葬于荆山在今中縣地子玄囂踐位○編帝德配天地宰制羣動故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至是採首山在今襄城縣之銅鑄三鼎于荆山之陽鼎成崩焉其臣

左徹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羣臣歲時朝焉○帝有子二十五人元妃西陵氏女曰螺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纁氏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女生揮及夷彭四妃

日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禹陽其衆妾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為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為十二姓曰祈已滕箴任荀嬉姑僕衣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為

網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少昊 五

侯伯者十九人焉生人得姓實始于此少昊金天氏名摯已姓黃帝之子玄囂也都曲阜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或云黃帝之子清是為青陽氏娶類氏之女曰皇娥生摯于河之浦則玄囂青陽又是兩人矣存以俟考

○帝以金德王○編帝母螺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也居江水邑于窮桑地名在今滋陽縣北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

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自窮桑登帝位後徙都于曲阜○鳳凰來集以鳥紀官○編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

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

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作大淵之樂○編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大淵

○帝崩葬于曲阜高陽氏兄昌意踐位○編帝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其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為工正

制弓矢王祝弧星封于尹城有子曰昧為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帝別子四曰重該修熙其不才子曰窮奇

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父曰昌意顓頊者帝號也之道也或曰顓頊其名都帝上又從高陽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七歲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顓頊 共

○帝以水德王色尚赤○編帝父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是為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

天子都于帝丘故地在河南杞縣遷于高陽故地在河南故號高陽氏

○制九州九州之制始此○命五官○編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

乃俾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木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勾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治五方是為五官勾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配社

○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編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財用不匱自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

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實于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南北正官名重少昊子即勾芒也黎高陽孫即祝融也

地居民之類屬民謂絕地通天無相侵瀆神不侵民而華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改作曆象以建寅月為曆元○編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轉旋于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帝始為儀制驗其盈虛升降而制為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

于天曆營室宿名水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帝為曆宗

○作承雲之樂○編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修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閭闔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顓頊 七

風不則風之音為圭水之曲未詳其義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効珍廣莫風也于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天地四時之英華也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后名曰承雲

○帝崩葬于高辛氏踐位○編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也以任地載行也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尊卑之義治氣理四時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在今陝西東至于蟠木東海中有山名度索上動靜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

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昭莫不砥平屬而來服屬初娶鄒屠氏女生駘明又娶勝瀆氏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禱杙駘明姁姓生伯鯨鯨生禹是為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于高辛氏之世回生陸終陸

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錢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錢鏗封于彭是為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為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辛姓其後為楚顯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莘生大費是為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為秦為趙

七十年壽詩九十九歲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爰少昊之孫父曰蟠極帝號曰嚳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在位

帝以木德王色尚黑○編帝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都于亳 古有三亳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為南亳即湯所都偃師為西亳乃盤庚所遷今歸德府東南有亳城相傳為帝嚳所都一曰帝嚳亦都偃師

張晏曰 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頤頤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與之地各頤頤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朴故也

○作六英之樂○編命咸黑典樂為聲歌名曰九招之樂命倕作鼗鼓鐘磬吹管簫篪名曰六英

○帝崩于頓丘 今清豐縣子摯踐位○編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 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即迎日推策也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 高其動也時舉動應天時也其服也土且廉也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元妃有卣氏女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履巨人跡感而生棄為舜

大 五帝紀 帝嚳

后稷其後為周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祈于高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為舜司徒其後為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是為陶唐氏四妃娥瞀氏女曰常儀生摯其不才子曰實沉闕伯 紀載帝嚳元妃姜嫄而踐之遂身動如孕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次妃簡狄浴于玄丘之水適玄鳥翔水遺卵取而吞之遂生契此兩者前人皆力辨其謬

○帝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其弟放勳踐位 是為帝堯○編甲午帝崩摯嗣位乙未摯元載在位九年荒淫無度不修善政諸侯廢之而推尊堯為天子

金縢曰 帝摯以上雖有世有年難以甲子編定但紀其在位歲年以備參考然世遠傳聞亦難于盡信也帝堯陶唐氏 姓伊耆帝嚳之子號曰堯堯者猶堯也至高之貌史記謂帝名曰放勳而孔安國書

大 五帝紀 帝堯

傳謂堯舜禹皆其名也今人多宗之帝摯擊而立都平陽在位百載壽一百十六歲

○甲辰元載帝踐位于平陽 今平陽府臨汾縣以火德王○編帝母慶都生帝于高辛丁亥歲育于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者 音與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帝摯封植受封于陶 今山東定陶縣年十有五復封于唐 今保定府唐縣為唐侯摯以荒淫暴虐天人厭棄之諸侯尊帝為天子年十有六踐天子之位于平陽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命羲和作曆 紀數觀天之書象之器以授民時○編三苗復九黎之亂帝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與之是為羲和氏 二氏有羲伯義仲和伯和仲乃命以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為四序以授民時





聽宮垣空屋不墜音惡白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乙一百有二載舜避堯之子朱居于南河之南○編天下朝觀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舜于是即天子位

帝舜有虞氏姚姓號曰舜舜猶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也史記名曰重華或曰舜即其名也帝攝位二十八載代堯而有天下在位四十八載詩一百有十歲○史記云帝名重華黃帝八代孫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嬌牛嬌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前八會辨其非姑存其說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虞舜 九上

○丙元載春正月元日帝踐天子位于蒲阪今蒲州地以土德王仍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帝命官二十有二二人○編禹爲司空宅百棄爲后稷教稼契爲司徒敷五皐陶爲士明五垂爲共工理百益爲虞治山伯夷爲秩宗禮典夔典樂龍作納言是所謂九官也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編帝既踐位封堯之子朱于丹淵今浮山長子二縣相傳爲丹朱食邑爲諸侯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禹皐陶益稷相與陳謀詳見○巡狩四岳八伯

○丁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琴○編帝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于務成昭立誹謗木設旌陳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也于總章即明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憲法也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曉歲之山捐珠玉五湖之淵俾下服度于以杜淫邪而絕親嬭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和煦南風之時今可以阜吾民之財今南風長養萬物故能阜財

○戊三載考績

○庚五載作箭韶樂九成鳳凰來儀○編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延益八絃爲二十五絃之瑟夔修九

綱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虞舜 九上

招招古韶字舜樂名也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曰樂天下之

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而足矣禹與九招之樂即舜樂九部也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帝始是時土地方

五千里至于荒服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

○辛六載考績巡狩方岳

○壬七載作大唐歌美堯之德也

○甲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散三苗

○乙十有四載帝庸作歌○編時景星出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王者政教無私則卿雲興卿雲與卿與慶同王者德合于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見之曰卿雲爛兮禮纓纓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造稽

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丁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編舜之子均亦不肖

舜于是薦禹于天使之代己位

○戊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且禹受命于神宗堯廟率百官若

帝之初

○命禹敘洪範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

復九州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至是仍為九州

○庚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編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癸四十有八載帝崩孟子云卒于鳴條史記云舜南巡崩于蒼梧○編舜之為

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

網鑑會編卷一 五帝紀 虞舜

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

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乙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均居于陽城○編天下不歸均而

歸禹禹遂即天子位

網鑑會編卷一

網鑑會編卷二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夏紀 夏即禹父崇伯所封之地

大禹 禹初姓史記曰名文命字高密或曰禹即其名也以

生顓頊顓頊生崇伯鯀鯀娶有莘氏之女曰修己感

流星貫卵之祥孕鯀有二月而生禹在帝堯五十五

歲戊戌之六月六日產于樊道之石紐

鄉繼舜而有天下在位八歲崩壽百歲

○丙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今安邑夏縣之地以金德王

仍以寅月為歲首改載曰歲○編禹黃帝之玄孫也父鯀治

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禹傷父鯀功不成乃

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

網鑑會編卷二 夏紀 大禹

泥行乘橈謂散形如箕山行乘橇以鐵為之形如錐頭長

準繩右規矩左所運用堪為人之準繩以開九州揚荆豫青

梁通九道九州九澤九澤大陸雷夏大野彭蠡雲夢度九山

會稽山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命益予衆庶之稻可種甲濕命

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

利于是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于六反可居堯于是錫禹以

玄圭告其成功舜既即位乃使禹為司空以宅百揆薦之于

天使代己舜崩遂即天子位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為徽號

○巡狩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作大夏樂建旗旒以辨等級○編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

能大堯舜之德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



仲為車正建旌旗存音施以別尊卑等級縣鐘鼓磬

石鐸金口報音紹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以

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報一

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古有醴酒一宿醑

也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國者是時天雨金三日

三歲皋陶堯帝薦益于天

四歲鑄九鼎編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五歲巡狩編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

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網鑑會編卷二 夏紀 大禹 二

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以歷山之金

鑄幣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

仰天而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予

何憂于龍焉視龍猶蠅音延即蠅蚋顏色不變須臾龍

俛首低尾而逝

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編禹

會諸侯于會稽會稽舊名茅山禹巡狩登茅山會諸侯而防

風氏後至戮之遂崩葬于會稽葦席桐棺穿壤七尺上無瀉

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禹為人敏給

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齋暨穆

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王其惠為民父母任皋陶伯益

以贊其治與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帝啓禹元子也禹娶塗山氏生

甲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編初益亦避啓于箕山

乙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諸侯于鈞臺在今

丙三歲王征有扈氏大戰于甘編時有扈氏

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召六卿征之以齋車載遷廟

之主以行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

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于是

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

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滅之作甘誓

網鑑會編卷二 夏紀 帝啓 太康 三

以商均為賓

壬九歲王崩子太康立封弟五人于衛

太康啓之子也在位十九歲

癸元歲王尸位不修先王之政

亥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其臣羿拒于河王奔陽夏編

王畋獵于洛水源出陝西之表十旬弗歸有窮之君后羿非

日者因民之怨拒之于河弗許歸國厥弟五人作歌以怨之

太康既失國不得歸五弟御母以從遂都陽夏今河南

辛二十有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仲康太康之弟在

壬元歲命胤侯掌六師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癸二歲命盾侯征義和○編時義和沉亂于酒還棄厥司  
至于日食大變罔聞知王命盾侯往征之

○甲三歲羿滅伯封○編樂正后夔之子伯封貪怙無厭忿  
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甲十有三歲王崩子相立  
帝相仲康之子在位二十  
八歲為寒浞所弑

○乙元歲徙都商丘○編帝相既立權歸后羿相為羿所逐  
居商丘依向姓諸侯斟灌斟鄩舊註商丘今歸德府又曰  
商丘即帝丘按帝丘今濮  
州乃衛地也斟灌氏地在今壽光縣斟鄩氏地在今濰縣皆  
齊地也前編以為衛地者非是毋論帝丘非宋之商丘恐亦  
非濮之帝丘也汲冢古文曰相居斟灌或即斟灌之地當時  
尊為帝丘耳如濮之帝丘與二氏相距甚遠何以為依之耶

○壬八歲寒浞殺羿○編羿之祖世為射官天子賜之弓矢  
綱鑑會編卷二

夏紀 帝相 四  
使司射夏政始衰羿自鉏地名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

代夏政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好獵也棄武羅伯困

能鬻龍圍四人皆羿賢臣而用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寡棄之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娛羿于畋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音倫改也

將歸自畋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羿  
篡夏自立凡八年至是浞復殺羿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  
因羿室生澆一作豷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

○甲二十有八歲寒浞弑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氏靡奔  
有鬲氏○編澆既長浞使之用師滅斟灌及斟鄩而弑夏后  
相乃處澆于過今掖縣地處豷于戈杜氏解在相后緡方娠逃山

自竇歸于有仍氏國名其地未詳夏遺臣靡奔有鬲氏今德平縣地

○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編相后緡有仍國君之女也  
寒浞弑相緡奔歸有仍而生少康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掌牧之官

甚澆能戒之懼澆也澆使椒各人求之時少康二十有二歲自  
有仍奔虞舜後所封之國澆使椒為之庖正掌膳之官以除其害虞君思

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虞邑今虞城縣有綸城舊註榮河縣者非有田一成十有  
眾一旅五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夏之士大夫權

○壬元歲夏遺臣靡與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位王命誅  
澆及豷夏道復興○編夏之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斟灌斟鄩

綱鑑會編卷二 夏紀 少康 帝杼 五  
之燼以滅寒浞而立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于過使其子季

杼滅豷于戈乃歸故都即位夏道復興諸侯畢朝方夷來賓

○甲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于越以奉先王墓祀○編隨陵  
陸而耕種逐禽獸而給食不設宮殿之飾從民所居居于秦

餘名山春秋祀禹墓于會稽

○甲二十有二歲王崩子季杼立  
帝杼少康之子在位十有七歲

○甲元歲  
○甲五歲征東海伐三壽地名獲九尾狐  
○甲十有七歲王崩子槐立  
帝槐杼之子在位二十有六歲

○辛元歲

○癸三歲東夷來御

○丙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立

帝芒槐之子在位

○丁元歲以玄圭賓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甲十有八歲王崩子泄立

帝泄芒之子在位

○乙元歲命東夷西羌○編初太康失國四夷咸畔是時六

夷夷風夷陽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至桀之亂賦夷復入

邠岐之間

○庚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立

綱鑑會編卷二

帝不降泄之子在位

○辛元歲

○丙六歲伐九苑

○巳五十有九歲王崩子局立

帝局不降之子在位

○庚元歲

○辰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廑音近又立

帝廑廑之子在位

○辛元歲

○丑二十有一歲王崩帝不降之子孔甲立

帝孔甲不降之子在位

○壬元歲夏政始衰○編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好鬼神之

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

○甲三歲采鐵鑄劍陶弘景曰夏孔甲八年九月采牛首山之鐵以鑄劍

○辰二十有七歲商王癸生子履是為成湯王癸之妃扶

○命劉累為御龍氏○編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音患參龍氏音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音柔驪學擾音柔驪

龍以音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龍一雌死累潛醢音海以食夏

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今河南魯山縣

○甲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立

帝皐孔甲之子在位

綱鑑會編卷二

夏紀孔甲至帝發

○癸元歲

○未十有一歲王崩子發立

帝發皐之子在位

○甲元歲諸夷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

○壬十有九歲王崩子履癸立

履癸發之子是為桀在位

○癸元歲○編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多殺日禁音賊人尤為無

道暴疾頑很貪虐荒淫武傷百姓尚武勇而有趙梁者教為

無道天下顛音戰怨而患之

○甲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編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

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乙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國獻妹喜王嬖之○編夏

政日衰諸侯或不朝桀有力能申鐵鉤索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

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糟隄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

○丁三十有五歲商王癸薨子履嗣位。

○編商湯始居亳○編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自商丘遷亳

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書名今

○戊三十有六歲商湯始用師征葛今河南寧陵縣

綱鑑會編卷二 夏紀 桀 八

○己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聘伊尹以進之夏王○編桀與

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墮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

○壬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甲四十有二歲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編湯常出畋

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

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况于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于重泉夏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于夏臺使至此。

○壬五十歲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編桀為有仍之會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侈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

○癸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編桀鑿池為夜宮

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編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

○甲五十有二歲瞿山崩○編瞿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于是大誅豪桀大費之裔曰費昌見二日東出談西沉問于馮夷夷曰西夏東

綱鑑會編卷二 夏紀 桀 九

商費昌乃歸湯。

○殺諫臣關龍逢○編桀窮其宗族恥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宗廟社稷固今王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俊乎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

史臣曰嗚呼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逢始世道之

都命而為死諫然其生其死係一

代之存亡有天下者可不念與

右夏十七王共四百三十九年

商紀 為有天下之號

成湯

子姓名履一名天乙黃帝之後也帝醫生契契事唐虞為司徒封國于商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王壬生王

○乙未元祀前詞侯位十七歲矣是歲踐天子位改歲為祀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

巢今廬州府○編成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以伐

之不至伊尹乃佐湯伐桀升自陟地名在河與桀戰于鳴條在

西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桀奔于三腹之國今定陶縣地湯又從

而伐之遂放桀于南巢

○仲虺左相即萊朱也作誥以告王○編湯以放桀而有慚

德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且以曉其臣民眾庶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編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

綱鑑會編卷二 商紀 成湯 十

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商王踐天子位建國號曰商改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

編是時諸侯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

也惟有道者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推湯于是即天子之位

定都于亳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色尚白牲用白以白為徽號

服許音冠而縞衣

○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

各有差○編湯即位後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

所喜遠近歸之

○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編湯問尹曰古者立三公

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對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

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者也列士者明于法度者

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

士所以參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

○是歲大旱

○甲丙二祀大旱

○丙三祀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編其子淳維妻其眾妾

遁于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亦曰逮周曰獫狁

○戊四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己五祀大旱

○庚六祀大旱

○辛七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編湯既放桀大

綱鑑會編卷二 商紀 成湯 十一

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

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

之不斂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

崇與女謁盛與苞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作大濩樂○編時大雨歲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

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

○祀棄為稷○編湯欲遷夏社而不可乃遷烈山子柱而以

棄代為稷祀

○丁未十有三祀王崩嫡孫太甲立○編太子太丁早卒次子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丁子太甲立葬成湯于亳北湯墓在

外丙西北元時淪于水○按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

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曰湯在

位十有三祀而崩太子太丁早卒次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會編曰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仲壬九十九而外丙以事理推之恐未必然考蔡氏書傳引吳氏云太甲即位於仲壬之柩前居憂于仲壬之殯側其說與太史公合胡氏大紀又謂太史公記非其實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又查前編外紀俱稱湯崩于丁未太甲即位於戊申並無六年之間隔且前編又書王祖制宮居憂是時湯崩已六年矣豈喪制猶未滿耶參考衆說則是外丙仲壬二人年之幼立之誓俱無的據

太宗太甲 湯之家孫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三年

○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告廟百官總己以聽家宰伊尹乃逆祖訓以告王名曰伊訓

○王祖桐宮居憂○編王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宮湯墓所在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

金履祥曰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為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使之居憂于此焉高樓恰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蔬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所以克終厥德也歟吁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二祀王在桐宮

○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編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居于亳太甲增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咸歸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復陳戒于王即成有一德之篇也

○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立

沃丁 太甲之子在位二十九祀

元祀

○八祀阿衡伊尹薨○編伊尹年百餘歲卒之時大霧三

日王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葬于亳去湯家七里咎單訓伊尹之事作書以戒王篇名王委任之

○二十有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金履祥曰兄終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惜與籍無所考

太庚 沃丁之弟在位二十五年祀

元祀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立

小甲 太庚之子在位十七祀

元祀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雍已 小甲之弟在位十二年祀

元祀

○三祀商道衰諸侯或不朝

○二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中宗太戊 雍已之弟太庚之子在位七十五年祀

元祀

○元祀以伊陟子為相大修成湯之政○編陟為相毫有祥也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兩手拱太戊問于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于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有賢臣巫賢臣扈等共輔佐之商道復興三祀而遠方重也

譯傳曰夷之來朝者七十六國

譯傳曰夷之來朝者七十六國

○甲二十有一祀命中行爲車正○編大費即伯益亦生子

二人二曰大廉實爲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

爲商湯御以敗桀于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太戊卜之

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行之後世有功以

佐商故羸姓多顯爲諸侯

○庚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立

仲丁太戊之子在位十三祀

○未元祀

○甲六祀遷都于囂○編是時毫都有河決之害乃自毫遷

都于囂音教即後之教倉也今河陰縣地

○藍夷爲寇○編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網鑑會編卷二 商紀 仲丁至祖乙 十四

○未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外壬仲丁之弟在位十五祀

○甲元祀

○丙十有五祀王崩國內亂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外壬之弟在位九祀

○甲元祀徙都于相○編是時囂都有河決之害遂自囂遷

都于相今彰德府商道浸衰

○未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祖乙河亶甲之子在位十九祀

○丙元祀徙都于耿○編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害乃自相

○甲九祀復徙都于邢巫賢爲相商道復興○編王在耿爲

水所圯王懼徙都于邢今順德府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

天下大和

○甲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立

祖辛祖乙之子在位十六祀

○乙元祀

○庚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沃甲祖辛之弟在位二十五祀

○未元祀

○未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祖辛之子在位三十二祀

網鑑會編卷二 商紀 祖辛至盤庚 十五

○甲元祀

○丙三十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沃甲之子在位二十五祀

○辰元祀

○辰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祖丁之子在位七祀

○癸元祀商道復衰諸侯不朝○編自沃丁以來廢嫡而更

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

○未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盤庚陽甲之弟在位二十八年祀

有河決之害乃自邢遷都于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  
三以告諭臣民遂遷于亳從湯所都改商曰殷盤庚行湯之  
政商道復興諸侯來朝

○丁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小辛 盤庚之弟在位二十一祀

○戊元祀殷道復衰

○子二十有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小乙 小辛之弟在位二十八祀

○己元祀

○甲二十有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于岐今陝西岐山縣改國號曰周

○編父積德行義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邠

網鑑會編卷二

商紀 小辛至武丁 六

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丙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高宗武丁 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祀

○丁元祀王宅憂以甘盤為相○編武丁居喪不言恭默思道以舊學于甘盤因為相百官總已以聽于家宰

○未三祀王命求賢得傅說遂以為相○編王既免喪亦不言夢上帝賚以良弼乃使人以形旁求于天下得傅說于版

築之間命以為相以總百官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以受學焉說乃陳說命三篇用訓于王君臣道合政事修舉

○庚六祀重譯來朝者六國○編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雉音構祖已各訓諸王商書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

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意厭多雉羽也

○戊三十有二祀伐鬼方○編鬼方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日熏鬻殷日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名韃靼無道王伐之三祀乃克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丁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乙五十有九祀王崩高宗子祖庚立

○丙元祀

祖甲祖庚之弟在位三十三祀

○戊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丙元祀

○乙三十有三祀王崩子祖庚立

○甲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未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申元祀

○辛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己元祀

○戊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丁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丙元祀

○乙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甲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未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申元祀

○辛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己元祀

○戊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丁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國微弱東夷盛強分遷于海岱之間居中土。

○丙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渭之間于太丁立○編武乙無道為偶人為之謂之神與之博雙陸也令人為也代也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

太丁武乙之子在位三祀

○丁元祀

○戊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己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帝乙太丁之子在位三十七祀

○庚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命為枚師○編周公網鑑會編卷二 商紀 太丁 帝乙 一八

季歷又伐始呼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以圭為瓚所以釀酒灌瓚之柄瓚地以降神者為侯伯

○辛七祀周公季歷薨世子昌嗣位。

○壬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編西伯昌遵后稷

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齊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

之徒皆往歸之○西伯行于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我即

其主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于人乎。

○鳳凰鳴于岐山。

○甲十有五祀岐周地震○編西伯嗣位之八年六月寢疾

五日而地震東西南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震為人主也羣臣皆恐西伯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若有罪若何逃罰率德改行其可免乎于是懲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級田疇以賞有功未幾疾愈。

○壬二十有三祀周西伯昌生子發○編初昌為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奴性不妒忌生十子長伯邑考早卒次發性慈和

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世子師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次曰旦旦師于號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

○癸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獵狃

○丙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立○編帝乙妾生微子啓又生仲衍已而為后生辛即紂也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

網鑑會編卷二 商紀 紂 九

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紂。

受辛帝乙之子是為紂在位三十二祀為周武王所滅

○丁元祀王拒諫崇侈嗜酒色○編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

出己之下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筯同以象牙為之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瓦器也內圓外方以盛黍稷將作犀玉之杯玉杯

象箸必不羹藜藿菜藿也衣裋音禿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

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

○子六祀周西伯初禘祭于畢地名在今威寧成陽之間

○甲八祀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縱淫樂重刑辟○編紂伐

有蘇氏有蘇氏以妣己女焉妣己有寵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八七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積儲之所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音疲苦萬民之力故狗馬奇物充牣音滿也宮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音選相逐于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妣己以為罰輕誅薄故威不立乃重為刑辟為鬻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杆以膏塗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紂與妣己以為笑樂名曰炮音烙炮以火灼肉曰烙音日之刑

綱鑑會編卷二

商紀 紂

三

紂

以周西伯昌及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于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併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斲音雀斲也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曰昌仁而有謀太子發勇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于是囚西伯于羑里音微名

○戊十有二祀西伯昌演易于羑里○編初紂欲殺昌昌曰吾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演易六十四卦各為象辭

○未十有三祀釋西伯昌昌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從之遂賜昌弓矢鉄鉞得專征伐○編昌被囚其臣散宜生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音離戎之文馬有熊氏之九馴及奇怪之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

物指美足音指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亦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為西伯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昌昌率殷叛國以事紂

綱鑑會編卷二

商紀 紂

三

紂

○庚十有四祀虞丙質成于周○編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决平虞今山西平陸縣丙今芮城縣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餘國

○辛十有五祀周西伯伐犬戎○西伯得呂尚立為師○編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

姜氏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虵音離非熊非羆非虎非貔音毗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于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壬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今靈臺縣地遂都于程一作鄧

○癸十有七祀西伯伐耆

○甲十有八祀西伯伐邶今河內縣地

○乙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今西安府鄠縣徙都之○周西伯立靈臺高二丈周同一百二十步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

○丙二十祀周西伯昌薨世子發嗣位○編西伯喪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

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壽九十七

○西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編發納呂尚之女曰

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

○丑三十有一祀周西伯發東觀兵戡黎○編發上祭于畢

東觀兵于盟音津今孟孟津縣地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是

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西伯曰汝未

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西伯發既戡也黎今山西西

人大震祖伊恐奔告于王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勿聽

○戊三十有二祀殷王受益無道微子諫不聽去之箕子諫

被囚比干固爭殺之○編是時紂愈淫亂不止有梅伯者性

綱鑑會編卷二 商紀 紂 三

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五十四 紂臨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諂

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

小師謀遂抱其祭器奔周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

不忍為也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比干

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王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

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乃陳先

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微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

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

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右商二十八君共六百四十四年

卷終

綱鑑會編卷二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濤 輯錄

周紀

周本古公亶父所居之國

武王姬姓名發帝號元妃姜姬出野賤巨人跡而生子

以爲不祥欲棄之因名曰棄性好耕稼堯察之爲

農師封于邵號曰后稷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

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

毀隘毀隘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

仲子季歷傳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生

發代商而有天下在位七年崩壽九十三

○卯元年前西伯位十二祀矣是冬一月周王發帥師會

諸侯伐商○編武王東觀兵還師而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

甚于是徧告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

約鑑會編卷三 周紀 武王 一

○春正月周王大會諸侯于孟津徇師而誓○二月周王陳

師于商郊受帥其旅會戰于牧野地名在今衛輝府城南商師潰受反

奔鹿臺自燔死王即位國號周復商舊政○編紂聞武王來

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先使

犯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戈柄授人而

而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叛紂反走登鹿臺之上

衣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從武

王至商商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曰上天降休商人

皆載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斬妲己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

道修社及紂宮尹佚焚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

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肆予小子再

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于是

諸侯共尊武王為天子。○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

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

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

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

君子臨眾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聖

人臨眾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

知之。○王入殷命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氓歸項宮之女各還家室殷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武王

人咸喜曰王之于人也死且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仁賢

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肯

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尚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于是以

夏之九鼎遷于洛邑今洛陽縣地乃罷兵西遷歸馬放生示天下

不復用。

○封紂子武庚為股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武王為股初定未集乃使

其弟相之治殷

改正朔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

○編改祀曰年以十一月建子之月為歲首色尚赤牲用騂

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

○立徹通也法均也編一夫受田百畝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

作收則計畝而分

○遷都于鎬在今咸陽縣境○建學養老○作大武樂言伐暴除害成武功也

○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大封建諸侯于天下。○編封神農之後于焦今陝州地黃帝之

後于祝今禹城縣帝堯之後于薊今薊州帝舜之後于陳今陳州大禹

之後于杞今杞縣封紂子武庚于殷朝歌故地又封尚父于齊今昌樂縣

周公于魯古奄國地今曲阜縣召公于燕今順天府地叔高于畢今成陽縣

畢今高封于夏今曲阜縣叔鮮于管今鄭州地叔度于蔡今上蔡縣叔處于霍今

西霍今夏縣地是為三監封康叔于衛今淇州地叔振鐸于曹今曹州叔武

于邲今汝南季載于邲與沈同汝南叔繡于滕今滕縣叔鄭于

毛今汶上又封諸叔于郟今武城縣于雍今修武縣于原今濟源縣于郕今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武王

代于鄆杜預云在今陝州地號叔封于東號今榮縣

即鄭之初泰伯仲雍奔荆楚荆人從者日眾東至海上得干

餘家遂為國自號句音吳泰伯無子仲雍嗣至是求其

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為吳伯復封章弟于

故夏墟今平陸縣地是為虞仲又封少昊裔茲輿于莒今莒州地祝融

安期裔挾于邾今邾縣四岳姜姓文叔于許今許州仲虺弟雍滑

之後于薛在今滕縣南四十里漢置薛縣于此立七十一國兄弟之國十五人

姬姓之國四十餘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班賜宗

彝彝也也有三品日日分殷之器物于諸侯

○祀于周廟追王太王季文王因定謚法謚以尊名故諱名立謚

○柴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王受丹書之戒為銘以自警○編王踐阼三月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孫恒常者乎

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力自矯

也若狗其所偏不弗敬則不正枉者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

之博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盥杖帶履屨觴豆戶

牖劍弓矛各為銘焉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

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鑑銘曰毋曰胡殘其禍

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鑄銘曰隨天

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

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凡十有四个摘其辭義易知者于此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武王 四

○王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編王問箕子以天道箕子

以洪範陳之洪大也範法也洪範發之於遂封箕子于朝鮮

音招仙在遼東外微而不臣箕子在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使

邑無淫盜門不夜扃省簡文條而用信義

○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于首陽山即今蒲州東不食而

卒○編初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見伐紂乃伯夷叔齊

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

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已平殷

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

○庚二年肅慎氏來貢○編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

慎氏東夷也貢楛音苦矢石弩音奴大其長尺有咫王欲

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

貢矢

○西旅獻獒獸名召公奭作書戒王○編召公以獒非常貢易啓

人主異好下不可以示諸侯乃作書名曰旅獒用訓于王

○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王疾旋瘳○編武王有疾周公

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乃為壇祝告太王王季文

王求以身代王史錄其冊祝之文藏於金縢櫃中王翼日乃

瘳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武王 五

○辛三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

○壬四年夏箕子來朝○編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故都宮

室毀壞生禾黍欲哭不可欲泣則為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

曰麥秀漸漸兮麥芒之貌禾黍油油黍苗光悅貌今彼狡僇指紂今不與

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為流涕

○乙七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立周公旦以冢宰輔政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歲

○丙元年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編周公居冢宰以成王

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南面負背扆如今之屏風

以朝諸侯抗舉也世子法于伯禽欲令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周公旦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編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于是召公乃說巨與奭夾輔王室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畢在豐西三十里○王冠○編周公命史雍頌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齋于時○魯愛也不惠于財親賢而任能朝于祖以見諸侯又祝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

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編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

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今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述職周公曰何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成王 六

族也○述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禽至魯三年而報政周

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

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音異民不能近平易近民

必歸之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

曰後寢弱矣

○周公旦避位居東○編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謂如木之流謂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指成王王疑周公周公乃避

位出居于東土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居二年王

始悟流言之出于管蔡也  
○成三年周公旦居東作詩以貽王即蘭風○秋王迎周公

巨于東○編公在東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與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大恐與大夫盡弁卜以啓金縢之櫃見周公請代

武王之事執書以泣乃迎周公反國天雨反風禾則盡起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命周公

討之○編奄君謂祿父○即武庚曰武王既死矣今王來立周公

見疑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從之與管叔等同反周公

作大誥于天下奉王命以討之時淮夷徐戎亦叛魯侯伯禽

帥師伐之  
○討武庚誅之封微子啓于宋以紹殷後○編周公討武庚

管叔誅之放蔡叔于郭鄰地名降霍叔為庶人東土以寧既

誅武庚乃封微子以代殷後國號宋今商丘縣用殷之禮樂于周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成王 七

為客待以賓而不臣  
○述范祖禹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

象得罪于舜故封之管蔡得罪于天下故誅之後世如有

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

○周公東征凱還音作詩以勞士卒

○己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周公旦歸政○編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歸政于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

周公常立于前導天子以道太公常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召

公常立于右拂音天子之過史佚常立于後承天子之遺忘

○庚五年遷奄君于蒲姑今山東博興縣○王來自奄遷廢民于洛邑○夏五月至于宗周詰四國多方○蒐于岐陽置子諸侯

○卯六年董正百官制禮樂○編周公柱成王勅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樂曰勺言能兮先祖之道也又作樂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

○越裳氏來朝○編交趾古南交地今安南國南有越裳氏重復也三譯亦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澗恐一使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我國之黃耆老人之髮白復黃色常考曰天之無烈風淫南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成王 八  
周公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宮廟使者述其歸路周公錫以駟音駟車四面有屏蔽也車五乘皆為南向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音蠻國名海際暮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所以取正四方使不迷所向也

○辰七年春二月王自周至豐命太保召公奭相宅○編初武王作邑于鎬京謂之宗周謂王業所由起是為西都將營成周謂業所由成居于洛邑以為東都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故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于文王廟即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

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卜日傳世三十歷年八百  
○三月周公旦至洛用牲于郊社于新邑  
○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命周公留後治洛○編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以為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方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  
○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編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又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成王 九  
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  
○癸八年周公旦分正東都○王命蔡仲復封之蔡○編仲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焉  
○甲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編初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史大夫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  
呂祖謙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為過者豈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丙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王

○周公旦薨○編周公在豐病將及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其不敢臣周公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代周公分陝之職也

○西十有二年王巡狩朝諸侯于方嶽因行黜陟之典

○成十有三年立九府圖法○編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

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龜以下占貝以未皆用為貨其名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至是太公

望乃立九府圖法即錢謂均而通之也一府而重九兩九幣皆掌財錢圖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

幣之官幣皆掌財錢圖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

文為匹故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成王

十

志行

○成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王不豫召太保奭及羣臣受顧命

王崩太保迎元子釗即位○編元子釗麻冕黼裳即位朝見

諸侯于應門內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

程頤曰人主守成業而致盛治莫如周成王然其所以成德者由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而化與心

也

康王名釗成王之子在位二十有六年

○亥元年徧告諸侯朝于鄴宮○編康王即位之元年諸侯

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宣示文武之功業由是諸侯率服

○成十有二年命畢公高保安釐理也成周

○成十有六年魯公會父慶子酋嗣是為考公

○壬二十年魯考公薨在位四年弟熙嗣是為考公

○成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諡曰康○編初召公治西方

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

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隴陌阡畝之間廬于棠

樹之下以蠶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

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

棠之詩歌詠之

○王崩子瑕立○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置也四十餘年

不用

○魯煬公薨在位六年子宰嗣是為幽公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在位五

○丑元年十一年南巡溺于水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康王

二

子重

○壬十有四年魯侯弟濇音沸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卯五十有一年王巡狩至漢崩子滿立○編時周道漸衰

有光五色貫紫微星名大帝室井水溢王南巡狩返濟漢水

在漢陽漢濱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名

為王卿士皆溺焉

穆王名滿昭王之子在位五

○辰元年十五年壽百有四歲

○壬三年命君牙音雅為大司徒作君牙伯冏為大僕正作冏

○編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閔文武之道缺作誥申誡

○辰十有三年王西征至於青鳥之所憇○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申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討徐戎克之○編初



蜚廉有子曰季勝生孟增幸于成王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穆王王得驥温驪驪驪驪耳之馴命造父御而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樂而忘歸四方諸侯皆實祭于徐徐子得朱弓亦矢自以為天瑞乃稱偃王穆王聞徐子偃號恐其為亂乃命造父為御而歸以救偃王之亂命楚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乃北走彭城徐州百姓隨之以萬數徐子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此穆王乃以趙城今為縣屬平陽府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之祖也○初王得八駿馬又得善御造父王遂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音韶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穆王

十一

子重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没于祗宮  
○甲寅三十有五年征犬戎○編王將征犬戎即昆夷也今長沙武陵蠻亦其種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德不觀示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謂三時務農動則威畏也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是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侯服者祀供月祭賓服者享供時享要服者貢供歲貢荒服者王制而已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不祭不祀不享不貢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有攻伐之兵伐不祀有征討之備征不享有威讓之令讓不貢有文告之辭言不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而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取乎不聽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乙未五十年王命呂侯作祥刑之書詰四方

○甲戌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年百有四歲子緊扈立

共音恭王名緊扈穆王之子在位十二年壽八十四歲

○乙亥元年

○甲午三年王滅密○編王游于涇上水名密姬姓之國康公從有二三女奔密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而德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私而不獻二年王滅密

○丙戌十有二年王崩于禧即穀字立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共王至孝王

十二

子重

懿王名翬共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歲

○甲子元年徙都于槐里故城在今興平縣東南即犬丘城○編王嘗居于犬

丘犬丘與鎬京相近有離宮在焉自懿王為政周綱不振王室始衰詩人作刺

○乙亥二十有五年王崩弟辟方立

孝王名辟方懿王之弟在位十五年壽六十五歲

○甲子元年

○甲子十有三年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編初中行之玄孫

日中音決中滴之子曰蜚廉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事紂

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惡來生女防

女防生虜臯虜臯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好

馬善養息之王召之使主馬汧渭二水名源出隴右東流入河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邑之秦成紀有秦亭即先秦所封之地今陝西秦州境使續柏翳後。

○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水。

○寅十有五年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

夷王名燹懿王之子在位十六年壽六十歲

○卯元年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觀禮廢。

金履祥曰夷王本未必立而立于諸侯之手故王加禮下堂而見之自此王室衰微永爲例矣

○巳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編時荒服不朝命虢公帥

六師伐太原晉陽地之戎至于俞泉名獲馬千匹

○甲八年楚子熊渠伐庸今鄂陽揚粵亦荆蠻地至于鄂今武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夷王 西 五十四

府○編周文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其子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

嗣封于楚蠻爵爲子姓羊氏居丹陽故城在今歸州熊繹生

熊艾熊艾生熊渠熊渠生熊勝勝以弟揚爲後能揚生熊渠

渠生子三人當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

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

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長子康爲句亶今江陵王中子紅爲

鄂即武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壬十有六年王崩子胡立。

○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編初齊太公卒子丁公伋

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

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厲王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蒲姑今博興縣于是詩人作詩刺王。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在位三十七年居于彘者十有四年

○癸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編厲王暴虐楚子熊渠畏其

伐自去其所僭王號

○己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不克。

○甲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是爲○編初衛康叔卒子康

伯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

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

厚賂厲王王命衛爲侯。

蘇轍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爲方伯故只世稱伯猶詩云召伯非伯爵也至于頃侯蓋不便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厲王 五十五

○丙十有四年曹孝伯薨子喜嗣是爲○編初曹叔振鐸卒

子太伯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

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

○丁十有五年燕惠侯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名謚無考

○蔡厲侯薨子嗣是爲○編初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

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至是卒子嗣是爲武侯

○辛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寅二十有九年齊侯徙治臨菑○宋厲公薨子舉嗣是爲僖公

○編初微子卒弟微仲衍立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

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湑公共立湑公卒弟煬公熙立湑公

子射祀斌場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厲公至是卒子僖公舉立

○晉厲侯薨于宜臼嗣是為靖公○編初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

侯之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之子

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

○癸二十有一年秦嬴卒在位四年子嗣是為秦侯

○丙二十有四年陳慎公薨子寧嗣是為幽公○編初胡公卒子

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阜羊立相公卒申公卒子突立為孝

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薨在位十年子嗣是為僖侯

○庚二十有八年齊獻公薨在位九年子壽嗣是為武公

○壬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編王好利榮夷公用事大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厲王

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

物無不得其極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也

○詩之變雅始作

○癸二十有一年秦侯卒在位十年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編初熊渠長子母康早死渠卒中

子熊摯紅立其弟熊延弑而代之至是卒

○乙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諷殺言者○編王行侈傲國人諷

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能前知也使監諷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相勝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也止諷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

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也為民者宣

之使言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不久今王塞天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

為社稷憂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

○丙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在位三年子仲嗣

○召公召穆公作詩諷王詩民勞篇○凡伯作詩切責僚友因以

諷王詩板

胡宏曰厲王無道召公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排

非亦以監諷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

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于此蓋可見矣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厲王

○丁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詩桑采刺之

○壬三十有六年西戎入寇滅犬丘大駱之族大駱之後

○乙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彘○編王心辰虐萬民弗

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今霍州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

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

子王其以我為慰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怒而不怨況

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庚三十有八年春王在彘召周公行政○編王在彘不

敢歸二相周公召公二相且與以太子靖尚幼乃相與和協

共理國事故稱共和

○晉靖侯薨在位十年子司徒嗣是為僖公

○辛三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在毓後不悉書做此

○癸四十有一年蔡武侯薨在位二十一年子嗣是為○楚熊勇卒在位十年弟能嚴立

○丙四十有四年曹夷伯薨在位二十一年弟疆立是為

○巳四十有七年陳幽公薨在位十四年子孝嗣是為

○庚四十有八年宋僖公薨在位十九年子颺嗣是為

○癸五十有一年王卒于毓周公召公奉太子靖即位

金履祥曰按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用榮夷公又以監訪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于毓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迄不復振悲夫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厲王 六

○楚熊嚴卒在位十年子熊霜嗣

宣王名靖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年有六年

○甲元年周公召公輔政○編周公召公輔王修政法文武

成康之遺風任申伯仲山甫張仲順天下更失理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

○命秦仲為大夫討西戎○編王室衰弱西戎久叛宣王命

秦仲率其國人往征之

○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編玁狁北狄也內侵逼近京邑

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詩六月篇

○燕惠侯薨在位二十七年子莊嗣是為

○乙二年命方叔將兵南征荆蠻荆蠻來服○詳○命召虎

帥師伐淮南之夷江漢平○詳大雅江漢篇○王親征淮北徐夷徐方來庭○詳

○魯貞公薨弟敖立是為武公○編初魏公潰卒子厲公擇立是為

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湏立至是卒弟敖闔立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為戴伯幽伯在位九年遇弑

○丙三年齊武公薨在位十九年子無忌嗣是為

○命蹇父撫北土以封韓侯按韓奕詩篇地在今順天府固安縣者為是鄭注引為夏陽者非

○丁四年命召虎營謝邑在今南陽府城東以封申伯

○戊五年大旱○晉僖侯薨在位十年子籍嗣是為○命樊侯

仲山甫宣命於四方城齊詳孟民之詩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宣王 七

○卯六年大旱○編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

叔作雲漢之詩以美王

○秦仲伐西戎死之在位十九年王命其子莊公復伐戎大破之

○編于是復于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

○楚熊霜卒在位十一年弟熊徇立○編熊霜卒三弟爭立仲雪

死叔堪亡少弟季徇嗣位

○辛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

○乙十有二年王命魯次子戲為魯世子○編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命以戲為世子仲山甫諫曰不可夫下

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不聽卒立之

○王不籍千畝禮天子躬耕田千畝以勸農號公諫不聽○魯武公薨在位十一年立是為懿公○齊胡公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是為赤是為厲公在位十二年遇弒討誅弒君之黨七十人

○子十有五年衛釐侯薨在位十四年子和嗣是為武公○編武公復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初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作栢舟之詩以絕之

○子十有六年晉獻侯薨在位十一年子費生嗣是為穆侯徙都于絳

○子十有八年蔡夷侯薨在位十六年子所事嗣是為傅侯

○子十有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懿公在位十年遇弒

○子十有二年王后姜氏諫王勤政○編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婦人待罪于永巷內庭長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亂之所興也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業

○封弟友于鄭是為桓公厲王之少子也鄭本畿內采邑今華州地其後東徙國于鄭號之間鄭之遺民

○子十有三年晉侯伐條地名未詳生太子仇

○子十有四年齊文公薨在位十年子說嗣是為成公

○子十有六年晉侯帥師戰于千畝地名在今介休縣南生子成師

○編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日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子十有七年宋惠公薨在位三年子嗣是為哀公

○子十有八年宋哀公薨在位一年子戴公○楚熊徇卒在位十七年子熊罈嗣

○子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稱公魯伯御篡立

○子三十有九年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懿公弟稱肅恭明神而敬事考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之

○子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在位九年子贖嗣是為莊公

○子三十有四年征玁狁

○子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在位十三年子嗣是為頃侯○楚熊罈卒在位九年子熊儀嗣是為若敖

○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戎西夷別種戰于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其地

○子三十有四年齊成公薨在位九年子贖嗣是為莊公

○子三十有三年齊成公薨在位九年子贖嗣是為莊公

○子三十有四年征玁狁

○子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在位十三年子嗣是為頃侯○楚熊罈卒在位九年子熊儀嗣是為若敖

○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戎西夷別種戰于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其地

○子三十有九年伐姜戎西夷別種戰于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其地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宣王

干

五音上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宣王

壬

五音上

高平厲王師敗績

○癸四十年料民于太原○編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其數多寡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謂有王弗聽卒料之按太原舊註謂武日應在周地非晉地也今涇原之間為是

○甲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

○丙四十有三年王殺其大夫杜伯左僇爭亦殺之○初

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僇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僇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僇曰士不在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宣王

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僇死之

○晉穆侯薨在位十七年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紀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即位

金履祥曰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發亂董子謂其周道衰然復與然考之諸書似伯而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之主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與廢補弊況宣王末政至于如此哉

幽王名涅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為犬戎所弒

○庚元年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自立是為文侯叔○陳武

公薨在位十五年子說嗣是為夷公○王無道趙奄父世孫之子叔

帶去周如晉晉之趙氏自此始

○壬三年王嬖寵褒姒○初夏之衰也褒國名與夏同姓今漢中府

褒城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留之莫吉卜請其瘞音釐龍而藏之吉乃布幣而

策告之龍亡瘞在積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深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憚而譟之化為玄龜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齒毀齒未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壓弧箕服壓

掩山桑曰壓弧弓也箕草名似箕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而細可結為服以盛箭即步也

者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褒人褒姒有獄而入是女子于王王遂置捨之棄女子出于褒是為褒姒及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褒姒與號石父比而譟申后太子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幽王

○西周鎬京三川東都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編伯陽父

史老子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

在陰下也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潤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之財用水氣不潤土枯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

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國亡

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周其及乎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

東遷

○四年陳夷公薨在位三年弟燮嗣立是為平公○秦莊公薨在位四十年嗣是為襄公

○六年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

○七年王用尹氏時尹氏導王為非故家父作詩刺之

○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編鄭桓公為司徒問于史伯

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伯曰王室將卑

戎翟必昌不可信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

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

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

是其子男之國號今汜水縣地鄭今密縣地為大號叔恃勢鄭仲恃險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幽王 三

是皆有驕侈貪冒之心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

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

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晷歷萃皆地名君之上

也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駟山名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

惟是可以少固

○九年夏六月隕霜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

曰奔申○編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王與諸侯約

有寇至舉烽火邊火日烽有急則干高處舉之以為信則

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

姒大笑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號石父為

人佞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

侯皆畔王室始驕擾也

○十年饑饉

○十有一年王伐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子驪山下鄭

伯友死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

子宜曰○編初王欲殺宜曰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

侯與鄭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

殺王子驪山下擄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寶賂而去諸侯

即申國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以奉周祀而西周遂亡鄭

人立其世子掘突是為武公是時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戰甚

力秦由此取周所棄之地而國始大

網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幽王 五

平王名宜曰幽王之子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遷都于東都洛邑○編是時幽王既為犬戎所弑

豐鎬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自後王室微弱號

令不行于諸侯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更歷春秋之世此

四國更相征伐天子不能制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遷於東

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武王周公

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

有敗于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

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歸田宅者今平王棄文

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

存而實亡者則不歸田宅之效也

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王王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而與東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命衛侯和為公錫晉侯仇命○編賜晉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秦祀上帝于西時時者時土為高也秦用駢駒黃牛瓶羊各三祀上帝于西時

○甲二年魯孝公薨在位二年子弗湮嗣是為惠公

○丙三年以鄭掘突為司徒○編初桓公為司徒善于其職甚得周眾又死于犬戎之難王命其子掘突續乃父之職復為司徒

○甲四年燕頃侯薨在位二年子嗣是為哀侯

○乙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在位十年子嗣是為文公○宋戴公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平王 三 九上

○丙十四年子司空嗣是為武公

○丁六年燕哀侯薨在位三年子嗣是為鄭侯

○戊七年楚若敖卒在位十七年子熊坎嗣是為齊敖

○己九年蔡僖侯薨在位十八年子興嗣是為共侯

○秦伯東徙汧渭之會○編秦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贏于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辛十有一年蔡共侯薨在位二年子嗣是為戴侯○曹惠伯薨在位

○壬二十有二年石甫嗣其弟武弒之而自立是為穆侯

○癸二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在位十五年子揚嗣是為莊公○編初武公

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音世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乎作懿讀為抑大雅抑詩也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楚霄敖卒在位六年子熊駒嗣是為松官

○甲十有四年曹穆公薨在位二年子終生嗣是為桓公

○乙十有五年秦作鄜音夫時○編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今陝西鄜州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于鄜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丙十有六年陳平公薨在位十二年子圍嗣是為文公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平王 三 九下

○戊十有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己二十有九年秦初有史以紀事鄭也非許國也○編王懷申侯全己之功又惑鄭伯迎立之功故為遣戍以防戎周人怨其不撫畿民而遠屯戍于母家作揚之水篇以刺王

朱熹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罪平王知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

○辛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編秦文公以兵伐戎敗走于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王

○蔡戴侯薨在位十年子考父嗣是為宣侯

○癸二十有三年衛武公薨在位十五年子揚嗣是為莊公○編初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



○癸二十有三年宋武公薨在位十八年子力嗣是為宣公

○甲二十有四年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離○編周大夫行

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閱周室之顛覆彷彿不忍去而作黍離之詩

○乙二十有五年晉文侯薨在位二十五年子伯嗣是為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丙二十有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今聞喜縣地

晉之新○編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薨在位十年子鮑嗣是為桓公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平王

天

子重

○丁二十有七年鄭武公薨在位十二年子寤生嗣是為莊公

○庚二十有八年楚蚡冒卒在位七年弟熊通弑太子而自立是為武王

○壬二十有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曲沃成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昭侯潘父伏誅昭侯在位七年

○癸二十有六年衛莊公薨在位十二年子完嗣是為桓公

○甲二十有八年衛公子州吁出奔○編州吁嬖人之子有寵于莊公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州吁驕奢滋甚桓公絀之乃出奔

○庚四十年齊莊公薨在位十四年子祿甫嗣是為僖公○晉曲沃成

師卒在位十五年子鱣代是為曲沃莊伯

○子四十有二年宋宣公薨在位九年舍其子與夷立其弟和

是為○燕鄭侯薨在位十六年子嗣是為穆侯

○丁四十有七年晉曲沃鱣入翼今翼城縣弑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之子郤是為郤侯十五年遇弑

○戊四十有八年魯初請郊廟之禮○編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于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始于此矣

劉恕曰惠公之止之則是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則魯之郊用之也若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

○魯惠公薨在位四十六年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按史記曰魯惠公嫡夫人無

綱鑑會編卷三

周紀 平王

无

子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生子允以允為太子即桓公也此雖左氏所不載審如史記所言知衛宣楚平之行惠公已為之于前矣厥後隱桓並殺文哀且淫得毋惠公之餘孽耶甚矣周道之衰也

○魯惠公薨在位四十六年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按史記曰魯惠公嫡夫人無

子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生子允以允為太子即桓公也此雖左氏所不載審如史記所言知衛宣楚平之行惠公已為之于前矣厥後隱桓並殺文哀且淫得毋惠公之餘孽耶甚矣周道之衰也

○魯惠公薨在位四十六年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按史記曰魯惠公嫡夫人無

子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生子允以允為太子即桓公也此雖左氏所不載審如史記所言知衛宣楚平之行惠公已為之于前矣厥後隱桓並殺文哀且淫得毋惠公之餘孽耶甚矣周道之衰也

○魯惠公薨在位四十六年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按史記曰魯惠公嫡夫人無

子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生子允以允為太子即桓公也此雖左氏所不載審如史記所言知衛宣楚平之行惠公已為之于前矣厥後隱桓並殺文哀且淫得毋惠公之餘孽耶甚矣周道之衰也

○魯惠公薨在位四十六年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按史記曰魯惠公嫡夫人無

子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登宋女為夫人生子允以允為太子即桓公也此雖左氏所不載審如史記所言知衛宣楚平之行惠公已為之于前矣厥後隱桓並殺文哀且淫得毋惠公之餘孽耶甚矣周道之衰也

綱鑑會編卷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自平王遷洛 世號東周

平王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已四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是歲為魯隱公元年孔子修春秋所自始列國有魯齊晉秦楚衛蔡鄭曹陳滕杞宋吳邾莒薛許小邾大小凡十九國

胡安國曰 按周人以建子月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 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平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時冠周月何哉孔子語顏回以為邦則日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德無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平王

示無位不敢自專也其吉徵矣加 王子正者公詳言大一統是也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 在今泗水縣地 此私盟之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編初鄭莊公封弟段于京陽縣地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姜氏欲

之 姜氏莊公母也 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 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

畔 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莊公遷其母武姜于城賴 鄭地

誓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賴谷封人考叔 有獻于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

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于是從 之見母遂為子母如初

○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音 以天王之尊下明諸侯之妾于三綱淪九法

胡安國曰 以天王之尊下明諸侯之妾于三綱淪九法 遷而宗國顛覆不此之懲而開人寵妾是板本塞源 自滅之也春秋之託始于隱公不亦深切者明哉

○夏五月莒人入向 編莒子娶于向 向莒邑舊注不一顧 炎武曰今沂州有向 城鎮此 為近之

○魯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展氏極魯附 此大夫專兵之始

○冬十二月鄭人伐衛 編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 及戎盟于唐 此徐戎之久居魯地者唐在 今魚臺縣界此盟戎之始

○冬十二月鄭人伐衛 編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 人為之伐鄭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 此諸侯專 征伐之始

○西五十有一年春三月王崩孫林立 秋武氏如魯求賻 賻 示無位不敢自專也其吉徵矣加 王子正者公詳言大一統是也

○鄭祭足 姓祭名 帥師入寇 編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 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

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界號公政夏鄭祭足 帥師取溫 今溫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故周鄭交惡

○八月宋穆公卒 在位 九年 立宣公之子與夷 是為 傷公 編初穆公 疾召大司馬孔父 名 而屬殤公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 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也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卒立殤公

○冬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地 此外諸 侯特相盟之始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  
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春二月莒公伐杞取牟婁杞邑今諸城縣東北有婁鄉此代國取邑之始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桓公在位十六年遇弑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編宋殤公之立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君為王做邑以賦與陳蔡從宋

人許之于是宋陳蔡衛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

○秋魯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編諸侯謀伐鄭宋公使魯乞師魯隱公辭之羽父字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此大夫專征之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編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其父碭音碭給使朝陳以請于王厚從州吁如陳碭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碭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為宣公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今翼城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晉侯奔隨鄭侯在位六年出奔○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鄂侯于光于翼是為哀侯

○癸二年魯考也仲子惠公夫人之宮廟也初獻六羽○編初公將萬舞也問羽數于眾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三年春晉鄂侯自隨入于鄂○編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地名

○鄭人輸平于魯○夏五月魯侯齊侯盟于艾此齊魯交好之始

○鄭伯入朝○編鄭伯入周朝桓王不禮焉周桓公名黑曰我周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茂音既草多貌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四年夏魯城中丘在今沂州○冬十二月晉曲沃莊伯卒在位十五年子稱嗣是為武公秦文公卒在位五年孫嗣是為宣公

○五年春三月鄭伯使宛歸祔田于魯○編祔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太山諸侯皆從太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太山之祔易許田祔在縣境

○夏六月蔡宣侯卒在位十五年子封人嗣是為桓侯○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鄭伯爭政之所自起

○六年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在今曲阜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今陝西

○八年春滕侯薛侯朝于魯此諸侯朝魯之始○秋王取鄆二邑俱在今為在今射邢在今河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十二邑

○冬十一月魯公子軌弑其君隱公在位十年而自立是為桓公○編初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在今泗水縣境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

東周紀 桓王

三

九

東周紀 桓王

四

九

請弑之羽父使賊弑公子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

○庚九年春三月魯侯鄭伯會于垂衛地鄭伯以璧假魯許

田○編桓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昉田公

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昉故也。

金履祥曰鄭以昉易許其請久矣故嘗先歸昉隱公受之

邑重于子鄭即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弑隱而自立

即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爲垂之會且加璧焉于是卒

許而桓以餒賂鄭也

○夏四月燕穆侯卒在位十年子嗣是爲宣侯

○辛未十年春正月宋督華父督也弑其君與夷傷公在位十年遇弑及其大

夫孔父立公子馮是爲莊公○編初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至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桓王 五

怒督懼遂弑殤公。

○夏四月魯取郕大鼎于宋○編宋督既弑殤公以郕大鼎

郕國所造之鼎也郕城武縣有郕城賂魯于是齊鄭陳皆有賂督遂相莊公魯

人取鼎以納太廟周公廟也臧僖伯諫不可桓公不聽。

○壬申十有一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汾水之南獲晉哀侯樂

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哀侯在位十一年被殺○秋七月朔日有

食之既○魯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譚在今齊

○甲戌十有三年春正月陳桓公卒在位三年文公子陀弑太子

免而自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編初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地名在今鄭州蔡衛陳皆奔

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鄭伯曰君子

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

遣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乙亥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王王不許

○編楚伐隨今隨州地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諸侯皆爲叛

相侵殺我有敝甲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固請

尊楚王不聽。

○秋八月蔡人殺陳陀而立免之弟躍是爲厲公○編厲公蔡出

也故蔡人殺陀而立之。

○丙子十有五年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畿內諸侯王遷盟向之

民于邾○編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故伐。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桓王 六

○冬曲沃稱誘弑其君小子侯小子侯在位四年遇弑

○丁丑十有六年春曲沃滅翼○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地楚

子伐隨隨及楚平楚僭稱王○編楚能通欲尊其號王不許

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

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且自尊耳乃自立爲

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王命號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秦寧公卒在位十二年

○己卯十有八年春曹桓公卒在位十五年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號詹父以王師伐號號公出奔虞○編號仲譖其大夫詹

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號號公奔虞。

○庚十有九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在位四年世子忽嗣是為昭公

○秋九月宋人執祭仲以突歸于鄭而立之是為厲公○鄭忽出奔衛此書出奔之始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編初衛宣公烝于夷姜晉之庶母莊公

之生伋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朔搆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地殺之壽子知而告之使行令之伋

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咎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公乃立朔為太子

司馬遷曰宣公之子以婦見諫弟爭死以相讓此與晉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殘亦獨何哉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亦大夫折地名未詳此

東周紀

七

五十四天

○辛二十年秋八月陳厲公卒在位七年弟林立是為莊公○冬十一月衛侯晉卒在位十年子朔嗣是為惠公

○壬二十有一年春二月楚屈瑕伐羅國名熊姓故地在今宜城縣西山中後從

江羅與盧戎敗楚師○編初鬬伯比送屈瑕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屈投焉此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夫人曰莫敖狃于蒲騷今應城之役管桓

子使追之不及及與羅戰大敗屈瑕益于空谷卒帥囚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癸二十有一年夏秦三父弑出子復立故世子是為武公

六年○冬十二月齊僖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諸兒嗣是為襄公○燕穆侯卒在位三十一子嗣是為桓公

○甲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魯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三月王崩太子佗立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編祭仲專鄭伯惡之使其罔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執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昭公入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鄭邑今禹州

○莊王名佗桓王之子在位十五年

○西元年冬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丙二年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此齊魯交兵之始○六月蔡桓侯卒在位二十弟獻舞立是為哀侯○秋八月秦夷三父族討其罪也○冬十月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亯昭公在位六年

○編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故弑之

○丁三年春正月魯侯會齊侯于濼水名在今歷城縣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為莊公

○十八年○編初公將有行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與姜

東周紀

八

五十四天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摺其脅遂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齊侯師于首止衛地在今陳留境殺鄭子亶及高渠彌祭仲立子儀○編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轅車裂高渠彌祭仲逆鄭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周公黑肩謀弑王伏誅王子克桓王庶子奔燕○編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弟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黑肩王弟克奔燕初克有寵于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莊王 九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戊四年春三月魯夫人姜氏奔齊○冬十月陳莊公卒在位七年弟杵日立是為桓公  
○齊師遷紀邢鄆部三邑皆紀地○編齊欲滅紀亦姜姓之國今壽光縣有紀城故遷其二邑之民而取其地此遷邑之始

○己五年冬十二月宋莊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為閔公○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左氏曰書姦也禚齊地一作部  
○庚六年夏五月葬桓王

胡宏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故書之  
○秋紀季以鄆音奚入于齊○編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

○燕桓侯卒在位七年子嗣是為莊公

○辛七年春二月魯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卯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在位五年子熊賁嗣是為文王始都郢○編初楚子伐隨將發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夫人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音木之下

○夏紀侯大去其國○編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齊之先哀公名不辰者見燕于周王由紀侯所謂襄公復九世之讐故滅紀  
○壬八年夏魯夫人姜氏如齊師○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

○癸九年春正月王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網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莊王 十

編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寤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甲十年春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冬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安國曰防齊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十有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襄公在位十二年遇弑

○編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紕之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請代弗許二人遂因之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在今博興縣南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及履反遇賊于門遂弑公而立無知初襄公之立無常謂改命無恒也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丙十有二年春齊人殺無知管侯及齊大夫盟于莒○編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管及齊大夫盟于莒那

○夏管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為桓公○編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地在今樂安縣界魯師敗績○九月齊公子小白立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編初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魯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齊以管夷吾為相○編初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也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也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于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乾時之戰仲射桓公中鉤是以濱近也于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子糾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也公于是請于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憂矣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弗聽使束縛以予齊

東周紀 莊王

十

志

使比至三以香三浴之公親逆也于郊解其縛而與之坐問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音沈亂貌其事易變易昔聖王之處士學道也使就閒燕清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秩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

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士軍十五公帥十一鄉焉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高皆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參三國起案界以為三官國事分臣立三宰卿工立三族也市商立三鄉澤立三虞度山立三衡平也掌公曰其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

勝事無不服籍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政國政而奇託軍令軍令託于國政若有征伐隣國不知也于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卿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兵車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率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師長帥之春以撥音振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帥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改更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也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網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莊王

十

志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則守則同固戰

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廣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

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公悅于是專任管仲號曰

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而管仲得以盡其材故能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成霸功者管仲之力也

蘇軾曰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疎暢通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變古同馬法而爲簡畧速勝之兵者也

○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初齊伐魯

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

矣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曰可矣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莊王 三

遂逐齊師既克公問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

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

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三月宋人遷宿古宿國今東平州地○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在今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蔡哀侯娶

于陳息侯息國今河南息縣地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

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救于蔡

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已而釋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侯之出也過譚今歷城縣

爲古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

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書滅國始此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弒其君捷閔公在位十年遇弒及其大夫

仇牧宋人立公子御說是爲桓公○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

南宮長萬公右歇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

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

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冬十月宋萬奔陳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

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

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

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

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

足皆見宋人皆醜之

○王崩太子胡齊立

○元年春齊侯陳人宋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桓公衣裳

○夏六月齊人滅遂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之

胡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

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

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齊侯稱其與之乎

左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斯民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今東阿縣○初齊伐魯魯將師敗莊

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

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七



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辛二年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編以宋人背北杏之會也單伯取成于宋而還。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編厲公自櫟今禹州侵鄭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

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人又

網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僖王 五

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爵行賂勸貳而

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乎臣聞命矣遂自縊。

○秋七月荆入蔡○編蔡哀侯以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及宋衛鄭諸侯于鄆宋服故地也○鄆今濮州地○衣裳之會二

○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  
○壬三年齊侯及宋陳衛鄭諸侯會于鄆齊桓始霸也○衣裳之會三

夏魯夫人姜氏如齊。

○癸四年冬十二月齊侯及宋魯陳衛鄭許滑滕諸侯同盟于幽鄭成也○幽宋地○衣裳之會四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編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王命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

于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

○秦武公卒在位十年弟立是為德公○編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葬。

○楚滅鄧今鄧州○邾子克卒子瑣嗣邾國曹姓周武王封邾

網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僖王 六

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王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甲五年春晉武公卒在位十八年子詭諸嗣是為獻公○王崩太子

閔立○秦徙居雍○編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今扶風縣地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

惠王名闕僖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乙元年春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編號晉朝王在周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亦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按陳媯即惠后後寵愛少子亂周室實階于此故書之

○秦德公卒在位二年子嗣是為宣公  
○丙二年夏楚子熊賁卒在位十年子堵敖嗣○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衛人燕人立頹○編初王姚

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蘇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鮀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鮀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今温縣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帥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蔡哀侯卒在位二十一年子肸嗣是為穆侯

○丁三年春鄭伯執燕仲父王處于櫟櫟在鄭○編鄭伯和王室不

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今偃師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今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七

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月魯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公羊疏曰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詹

夫人如莒淫洪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戊四年夏號公鄭伯納王于周○編號鄭同伐王城鄭伯

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

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

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五月鄭厲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捷嗣是為穆侯

○王巡號守○編號公為王宮于蚌號公也王予之酒泉周邑鄭伯

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鐘予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

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號

○己五年春正月晉人伐驪戎獲驪姬以歸○編獻公伐驪

戎得驪姬及其弟以歸俱愛幸之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編齊侯使完

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免于罪戾君之惠也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

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初厲公之生敬仲完也

周史卜之吉曰此其代陳有國乎然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其

身在其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亡陳氏

始大于齊卒篡其國

○楚熊惲弑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堵敖○編堵一作杜

敖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遂與隨襲殺堵敖而代其位

○庚六年春荆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肸○編

成王初立布德施惠結好諸侯又使人入獻于王王賜肸曰

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冬十一月曹莊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羈嗣

○亥七年夏魯侯如齊逆女秋六人姜氏入于魯大夫宗婦

觀用幣○編御孫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不可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曹侯

○郭亡○編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王八年夏五月，衛惠公卒。在位三十一子赤嗣。是為懿公

○冬，晉侯盡殺羣公子。編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晉邑名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癸丑，九年春，晉城絳，始都之。今之絳州，絳縣曲沃皆晉故絳里，有晉城相傳為士蔿所築，以都晉獻公者。

○甲寅，十年夏六月，齊侯及宋、魯、陳、鄭諸侯同盟于幽。陳鄭服也。○衣九野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九

○王使召伯廖命齊侯伐衛。以其立子頤也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敗績。齊侯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夏四月，邾子瑱卒。在位十一年。邾，陳立。是為文公。

○秋，荆人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編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鄭城門名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伺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晉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諸子重耳居蒲。古蒲，子圍。今蒲縣。夷吾居屈。音掘，今吉州地。

○編初，獻公娶賈姬，無子，孟于齊姜。父武，公姜。生秦

穆公夫人，笈太子申生，又娶二女子，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及羣公子居之，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說而從之。于是羣公子皆出，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

○丁未，十有三年春，樊皮叛，王命虢公討之，執樊皮歸于京師。

○秋九月，楚鬬班殺子元，鬬穀反。於音菟，音為令尹。○編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之子殺子元，鬬穀於菟。字子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若敖娶于邲，國名今安陸縣地。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邲，淫于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澤也。虎乳之。邲子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遂以女妻伯比鬬氏，自子文始為令尹。

○冬，齊人伐山戎。編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

○秦宣公卒。在位十年。弟立，是為成公。

○紀十有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說○編神居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歸享焉。祝，大祝，宗人史也。太史，應區，區，皆名也。神賜之土田，史歸曰：孰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孰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未幾，號為晉所滅。

○魯公子牙卒。編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魯大夫，見孟任，黨氏女。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十

其姓孟悅而愛之許以為夫人割臂以盟生子般般長悅采長女也悅而愛之許以為夫人割臂以盟生子般般長悅采氏女往觀焉圍人犖自牆外與女戲于般怒使鞭之公問之曰不如殺之犖有力焉是未可鞭而置也公有三弟曰慶父叔牙季友公初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無子姜娣叔姜生子啓方公無嫡嗣愛任女欲立其子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醜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八月魯莊公卒在位三十二年子般立冬十月慶父弑般啓方立是為○編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慶父使圍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立閔公是年始八歲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三 卞 卞 卞

○公子慶父如齊○編慶父既弑子般季友出奔國人與故懼而奔齊以求援

金履祥曰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禍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奪也不弟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狄伐邢邢臺縣地○曹僖公卒在位九年子班嗣是為昭公

○十有六年春正月齊人救邢○秋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季子歸于魯○編請復季友也閔公新立國家多難以季友賢故請于齊而復之桓公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友來歸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編晉初作

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造父之後御戎畢萬畢公高之後為右以滅霍滅耿滅魏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趙夙今河南畢萬今平陸縣北有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下偃

日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辛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閔公在位三年遇弑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哀姜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如魯盟魯公子申入立是為取慶父于莒殺之○編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慶父素通于哀姜又謀殺閔公而自立初公傅奪卜齋田公弗禁齋怨公八月慶父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季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三 卞 卞 卞

友以僖公適邾今邾地慶父奔莒僖公乃入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魯地乃縊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同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魯地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戴公申立卒弟燬立是為文公○年遇○編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害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戰于榮澤衛地衛師敗績殺懿公衛眾潰濟河初惠公之立也少齊人使昭伯頑惠公庶兄宣公之子也 悉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公夫人許穆公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立戴公以廬于曹尋卒齊人立其弟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華車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華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司馬遷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狄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日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狄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衛君是為文公初文公為衛之

多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

秦成公卒在位四年弟任好立是為穆公

戊十有八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地邢救邢時狄伐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地邢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編諸侯

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北救邢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之

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秋七月楚人伐鄭編楚初敗蔡人擲獻舞至是伐鄭其

勢浸強

八月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櫟櫟宋地今陳州西北有櫟城櫟左傳作櫟○衣裳之會六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鄆莒地今魯地莒殺莒挈編魯侯

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名邑報其獲挈之功也是為季孫氏

亥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在今滑縣以封衛

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編初晉荀息以屈晉地今石樓縣地

產地名之乘與垂棘地名之璧假道于虞以代虢今陝州

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伐虢滅下陽今平陸縣地

秋九月齊侯及宋江黃盟于貫貫宋地此亦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東周紀 惠王

五十六

號公敗戎于桑田編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而不

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

不可以五稔

燕莊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嗣是為襄公

甲二十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今為縣此亦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楚人伐鄭編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我棄德

不祥

乙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編初蔡繆侯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公與蔡姬乘舟于圃

蕩公公懼變色蔡之不止公怒歸之返于蔡未絕也蔡人嫁之

桓公怒因與諸侯伐蔡蔡潰繆侯遂伐楚楚子遣使問師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包茅菁茅包匭之也入以供祭祀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

不人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

師進次于陘地名在今鄆城縣南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

陵地名在今鄆城縣東屈完及諸侯盟而還

丙二十有二年春正月朔魯侯觀臺以書雲物察妖祥為之備禮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編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

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公弗

聽卒立之生奚齊將立為太子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

東周紀 惠王

五十七

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  
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  
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即曲沃之或謂太子  
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驪姬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  
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詣重耳夷吾二公子  
亦出奔

○夏齊侯及宋陳衛鄭許曹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在今睢州南  
○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率  
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衣裳之會七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編鄭伯懼其不  
編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三  
四百八十八

朝于齊也欲逃歸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  
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失多矣君必悔之不聽逃其師而歸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編獻公使寺人披伐  
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社  
遂奔狄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黃二國俱在今光州境此夷翟始滅中國也

○九月虞大夫百里奚奔秦○冬晉人滅虢及虞○編晉人  
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許晉使宮之奇以族行  
曰虞不臘矣臘歲終之祭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十二月晉滅虢  
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歸其職貢于王

○丁二十有三年春晉人伐屈公子夷吾奔梁○編晉侯使  
賈華伐屈夷吾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  
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齊侯及宋魯陳曹之師伐鄭圍新城今密縣地秋楚  
人圍許今許州諸侯遂救許○編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  
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成二十有四年春齊伐鄭夏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齊  
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魯地○編齊人伐  
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  
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編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惠王  
三  
四百八十八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  
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  
鄭衣裳之會八

○曹昭公卒在位九年子襄嗣是為共公

○己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王人齊侯及宋魯衛許曹諸侯陳  
世子欵盟于洮洮地鄭伯乞盟○編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  
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兵車之會一  
○冬十二月王崩太子鄭立○編惠王以二十四年閏十月

崩太子鄭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至是乃告喪故書十二月從告也

襄王各鄭惠王之子

○庚午元年春正月宋桓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茲父嗣是為襄公

○夏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會齊侯及魯宋衛鄭許曹諸侯于蔡丘今考城

○編王使宰孔致昨祭肉于齊桓公使無下拜桓公

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隕墜也越失也

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乃下拜登受宰孔歸遇晉侯曰

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

于行晉侯乃還衣裳之會九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襄王

三七

九上

○晉獻公卒在位三十六年奚齊立○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荀息立其弟卓里克又弑之併殺荀息○編初獻公使荀息傅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

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三公子之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死之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十月里克殺

奚齊于次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

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冬二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隰朋立晉

公子夷吾為晉侯是為惠公○編秦穆公使公子繫弔晉公子重

耳于狄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弔夷吾

于梁夷吾私于公子繫以重賂結之公子繫反命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公子繫曰君置晉君而置仁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故先置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

○晉殺其大夫里克○編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

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申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編晉侯受王

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于受瑞先自

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編揚拒泉臯

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欲因以篡

位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惠公為周與戎和

○西四年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仲入聘○編王以戎

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玉

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

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冬十二月陳宣公卒在位四十五年子欵嗣是為穆公

○甲五年夏四月齊侯及宋魯陳衛鄭許曹諸侯會于鹹特准  
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鹹衛地今開州有鹹城○兵車之會二

○秋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為戎難故齊使諸侯戍周

○冬晉饑使乞糴于秦○編百里奚言于秦伯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六年冬蔡穆侯卒在位二十一年甲午嗣是為莊侯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編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七年春楚人伐徐徐國今泗州地○三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齊地在今東昌府東北遂次于匡衛地今長垣縣境

○魯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徐也○兵車之會三

○冬齊大夫管仲卒○編初仲病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也對曰自宮也刑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司馬光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為小也

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效之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勉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顧時此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偶然自以天下為莫己若也末茲而鑿鑿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

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編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戰于韓原今韓城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鄭曰悞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此秦晉交兵之始

○王命秦伯釋晉侯○編王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為秦穆夫人聞之衰經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舍諸靈臺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入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編十月晉陰貽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夷吾獻其河內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丑八年春正月隕石星也于宋五六鶴退飛風也過宋都○冬十二月齊侯及宋魯陳衛鄭許邢曹諸侯會于淮謀部且東界也○兵車之

○寅九年冬十月齊侯小白卒在位四十三年五子爭立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編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二十少衛姬生惠公

元公鄭姬生孝公昭公葛贏生昭公潘公密姬生懿公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子宋襄公以為太子雍

巫即易牙有寵于衛共姬衛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

公許之立武孟十月乙亥桓公卒五公子各樹黨爭立以故

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易牙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奔宋十二月乙

亥赴辛巳夜殯

○卯十年春正月宋公以曹衛邾之師伐齊夏魯師救齊○

編宋襄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而孝公又奔在宋故宋襄

以諸侯伐齊納之三月齊人殺無虧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立公子昭是為

孝○編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師

敗齊師于廐齊邑立孝公而還

○庚十有一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

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鄆子用之○編

宋人使邾文公用鄆子奴姓之國在今沂州南于次睢之社

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皆又睢州南亦有鄆城社

社祠之蓋殺人而用以祭欲以東屬諸夷司馬子魚目夷曰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冬魯人會陳蔡楚鄭盟于齊○編陳穆公修好于諸侯以

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好也楚人之得與中

○梁亡○編梁伯好土功民罷而弗堪秦遂取梁今陝西韓

○王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地在汝陰○編宋

襄欲合諸侯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

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楚子及陳蔡鄭許曹諸侯會于孟地宋執宋公以伐宋○

編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

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不聽楚人果伏兵車執宋

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

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子

不與我國我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公走之衛

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迎襄公歸

○冬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薄地名釋宋公○編子魚曰

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癸十有四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編初平王之

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其禮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水名在洛陽

○晉太子圯自秦逃歸○編圍為質于秦將逃歸謂羸氏子

妻即懷羸也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

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圍遂逃歸

○王召叔帶于齊從富辰之言也

○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編初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水名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公子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于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白者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世笑以為宋襄之仁○楚子自宋還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示之俘馘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處中之品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

網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襄王 三

○甲十有五年夏五月宋襄公卒在位十年子王臣嗣是馬成公

○秋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編初滑人師原叛鄭而附于衛鄭人伐之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地鄭伯怨惠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

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奈何不忍小忿以棄之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之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諫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

為患又弗聽

○九月晉惠公卒在位十四年子圉嗣是為懷公○編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冬十一月杞子卒在位十年弟姑容立是為桓公

○酉十有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編初重耳之奔狄也從者狐偃趙衰夙顛頡魏武子名司空季子名狄人伐虜音咎音如音種音隗音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

子取季隗生伯儵音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氏與子犯音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懷公與焉公子欲辭胥臣曰同姓則同德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唯青陽與倉林氏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今子于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

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子犯亦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逆親也正月秦伯納之晉

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從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泉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今猗氏縣地入桑泉今臨猗縣地取日衰今解州地二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兵拒重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郇氏為郇國解州西北亦有郇城狐偃及秦

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及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粱在今稷山縣境呂卻畏逼呂甥卻芮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前伐蒲斬祛者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姜

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賞紀綱之僕

○王使王子虎內史與錫晉侯命是為文公○編內史與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

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其善之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逮也

○狄人歸季隗于晉○編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以女妻衰而生同括嬰三子趙姬請迎后所生之子與其母即原屏樓三子所封之邑也趙姬請迎后所生之子與其母即女叔于餘哀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

之來以盾為才請于公以為嫡嗣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卿大夫之嫡妻而已下之季隗而左氏遂終言叔隗也

○晉侯賞從亡之臣○編文公出亡十九年而後反國至是

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乃與其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今介休縣地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秋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難于諸侯

○編太叔帶通于隗氏王廢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

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太叔以隗氏居于温王使告難于諸侯

○丙十有七年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王賜之田○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于鄭王入于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姜

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隰城今武陟縣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

之宥命之幣物請隧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俱在今懷慶府境內晉

于是始啓南陽今修武縣地在太行之南黃河之北故曰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畏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遂

使之處原

○衛文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鄭嗣是為成公

○十有八年夏齊人伐魯魯使展喜犒師齊人還○秋楚人滅夔楚同姓國今歸州地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以其善于音也緡今縣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今東阿縣南有穀城楚申公叔侯戍之

○十有九年夏六月齊孝公卒在位十年弟潘殺世子而自立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編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詩書而敦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穀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為下軍先軫佐之荀林

父御戎魏犢為右

○二十二年春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編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

○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編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從之

○夏四月晉侯以齊宋秦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衛地楚師敗績○編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得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

廢乎子玉使伯芬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從之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鄒音奚丘陵險阻之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登有莘之墟陳今有莘國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師于莘北胥臣即司空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三

公喜曰莫余毒也已。

○衛侯出奔楚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鄭地在榮陽縣界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侯為侯伯○編晉侯至于衡雍鄭地在榮陽縣界作王宮于踐土亦鄭地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作行宮也三月鄭伯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氏九名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彤弓彤矢百旅音盧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稽首奉揚天子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晉侯及齊宋魯蔡鄭衛莒諸侯盟于踐土陳侯如會魯侯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志行

朝于王所○編衛侯在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王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極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編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其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宛亭近濮水衛侯先期入公子猷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猷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在位十六年子朔立是為共公

○冬晉侯及齊宋魯蔡鄭陳莒邾秦諸侯會于温王狩于河

陽河北之地今懷孟之間諸侯朝于王所○編會于温討不服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編衛侯與元咺訟不勝為叔武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別為四室甯子職納橐囊本體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曹伯襄復歸于曹會諸侯圍許○編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伐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庚二十有一年夏六月王子虎及魯晉宋齊陳蔡秦諸侯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志行

盟于翟泉翟與狄同○編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

○冬介葛盧朝魯○編是年春介葛盧介東夷之國今山東膠州地葛盧其君名至魯以公在會未見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癸二十有二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復歸于衛○編初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得不死晉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數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路周音道治厓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瑕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厓辭卿

○晉人秦人圍鄭○編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文公出亡

○冬晉侯及齊宋魯蔡鄭陳莒邾秦諸侯會于温王狩于河

○冬晉侯及齊宋魯蔡鄭陳莒邾秦諸侯會于温王狩于河

過鄭鄭伯不禮之 且貳于楚也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晉侯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至此吾其還也亦去之

○冬十二月衛遷于帝丘在今濮州東北頓項所都之地

○二十有四年春楚子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

夏四月鄭文公卒在位四十五年子蘭嗣是為穆公○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在位八年子驪嗣是為襄公

金履祥曰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至夏盟齊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治亂之本矣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殺在今陝州○編初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板有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聖

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公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其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殺殺有二陵必死是

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日鄭有備矣滅滑謂與鄭近今

莊滑在陳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

其為死君乎原軫曰秦不哀我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速典姜戎子文公未葬墨衰經梁弘禦戎萊駒為右四月敗秦師于殺獲三帥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于

晉侯曰彼實構吾二君使歸就戮于秦若何晉侯許之先軫即原軫朝問秦囚晉侯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使陽處父追之不及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秦人皆請殺孟明秦伯不許仍使孟明為政

○冬十二月魯僖公卒在位三十三年子與嗣是為文公○二十有六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伐晉○編晉文公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聖

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先軫子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于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而自立是為穆王○編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是人也穆王謏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謀于潘崇十月以宮甲圍楚子縊殺之謏之曰靈不瞑曰成乃暝商臣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魯祀爰居○編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賦文仲使國人祭之是時海多大風冬煖

○二十有七年春二月秦孟明視帥師伐晉○編報殺之役也晉人禦之彭衙今白水縣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秋八月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雖為閔公之兄然閔公先立僖公臣事之今以僖躋于閔也所謂逆祀也

○二十有八年春正月秦人伐晉○編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今臨晉縣地及郊晉之近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乃悔過而作秦誓

○二十有九年秋楚人滅江故地在今息縣境

○王賜秦伯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編秦用由余謀伐戎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之故有是命

○衛侯使甯俞聘于魯○編魯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問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三十一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魯公之母且賵三月

使召伯如魯會葬

胡安國曰珠玉曰舍車馬曰賵歸舍且賵者厚禮矣母也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舍且賵及使卿來會葬思數有加焉則王法廢人倫亂矣

○秋楚人滅六冬滅蓼音了二國皆魯陶後堯時所封○編藏文仲聞六

安州與蓼今霍丘縣地滅曰臯陶庭堅臯陶字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十二月許僖公卒子湯哉嗣是為昭公

○二十有九年夏秦穆公卒在位三十九年子營嗣是為康公○編葬秦伯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

○秋八月晉侯驪卒在位七年晉人逆公子雍文公之子于秦○編晉襄公卒靈公襄公之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文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使先蔑伯士會隨如秦迎公子雍先蔑之

使也荀林父中行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及弗聽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宋成公卒在位十七年子杵臼嗣是為昭公

○晉趙盾立世子夷臯是為昭公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奔秦○編秦康公以師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人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日抱太子夷臯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

東周紀 襄王

網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四

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乃訓卒厲兵秣馬募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荀林父盡送先蔑之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僚故也同官為僚先是林父將中軍先蔑將左軍故曰同僚

○王三十有三年秋八月王崩太子壬臣立

○冬十月魯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編初穆伯即公孫敖也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名殺其姊聲已生惠叔名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放從父昆弟聘焉文公七年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莒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怒請攻之叔仲惠伯叔牙孫也諫使仲舍之舍而不娶穆伯反之反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至是魯使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

綱鑑會編卷四  
東周紀 襄王 望  
莒從已氏焉仍復娶已女魯人立其子殺孟獻子之父也

綱鑑會編卷五

文安 劉德勝 司正  
崑山 葉 濤 麟 錄

東周紀 項王各壬臣襄王之子在位六年

○癸卯元年春毛伯如魯求金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編襄王之喪公孫敖之幣不至于是有求金之使魯侯使得臣會葬焉

○三月楚人伐鄭○編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于是楚子與師伐鄭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項王 一  
○秋八月曹共公卒在位十五年子壽嗣是為文公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編楚使越椒聘于魯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燕襄公卒在位四十年桓公立

○乙卯三年冬十月魯叔孫得臣敗狄師于鹹在今開州○編鄭音伯滿平聲平聲狄國名防風氏之後漆姓 侵齊遂伐魯文公使得臣追之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丙午四年冬十二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編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晉人禦之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淡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士會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子曰穿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好勇而狂且惡更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  
可秦軍掩上軍穿欲獨出追之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  
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綬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  
軍之事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更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  
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趙穿沮之而止秦師夜遁晉  
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中行桓子請復賈季卻成子請復隨會乃使魏壽餘偽以  
魏叛者以誘士會及秦履士會之足于朝壽餘請東人之能  
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  
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  
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項王

二

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

○丁未五年夏五月陳共公卒在位十年子平國嗣是為靈公

○邾文公卒子夔音夔是為○編初邾文公卜遷于繹今鄒縣地

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

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

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苟利矣遷也

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子卒君子曰知命

○冬楚商臣死子旅嗣是為莊王

○戊申六年春王崩子班立○夏五月齊昭公卒在位二十一年子舍嗣是為○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編叔服曰不出七年晉

齊宋君皆將死亂

○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冬  
魯使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遂執其君舍之母懿子叔姬○  
編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  
于國而多聚士舍即位商人弑之魯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  
寵求昭姬即叔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  
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毅二氏曰單伯女單伯淫于子叔姬故齊人執之

匡王名班項王之子在位六年

○己酉元年春魯季孫行父如晉○編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夏六月單伯自齊反于魯十有二月齊亦歸子叔姬于魯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匡王

三

○冬十一月齊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編季文子曰齊

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

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癸亥二年夏五月魯侯四不視朔

○六月楚人秦人巴人今巴縣地滅庸今竹山縣地○編楚大饑戎

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音君人率百濮

夷聚于選楚地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楚地為賈曰不可不如

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

濮乃罷庸人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以伐庸遂滅之

○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在位九年遇殺而立其弟鮑  
○編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國之材人無  
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將  
田孟諸澤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

○子四年春魯文公卒在位十八年子赤嗣○秦康公卒在位十  
子稻嗣是為共公○夏五月齊人弑其君商人公在位四年遇弑而立其  
兄元是為○編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騶之父爭田弗勝及  
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公

遊于中池二人浴于池騶以扑以拂職職怒騶曰人奪女妻而  
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匡王 四  
○秋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宣公  
編文公夫人姜氏生赤二妃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即公倭長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襄仲見于齊侯  
子遂赤母倭長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襄仲見于齊侯  
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十月襄仲殺赤及視弟

而立宣公以君命召叔仲其宰公冉務人止之弗聽乃入殺  
而埋之馬矢之中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太子僕弑其君庶其○編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  
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  
寶玉來奔納諸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  
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對曰先大夫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今莒僕弑君父而竊寶玉則為凶德是以去之

○五年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州在今新泰縣齊人取魯濟西田  
○編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  
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遂復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  
立公故以賂齊也

○甲六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獲宋華元○編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出  
禦之戰于大棘今寧陵縣地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  
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人華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將即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合答而奔魯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在位十四年遇弑迎襄公弟黑臀于  
周立之是為成公○編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躡不熟殺之賈諸賈使婦人載以過朝  
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匡王 五  
○五年夏齊侯魯侯會于平州在今新泰縣齊人取魯濟西田  
○編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婦姜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  
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遂復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之田為  
立公故以賂齊也

○甲六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獲宋華元○編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出  
禦之戰于大棘今寧陵縣地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  
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人華  
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將即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  
非馬也其人也既合答而奔魯

○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在位十四年遇弑迎襄公弟黑臀于  
周立之是為成公○編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躡不熟殺之賈諸賈使婦人載以過朝  
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

逆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葵焉明搏而殺之謂且也  
明死之靈輒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趙穿攻靈公  
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  
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冬十月王崩弟瑜立

定王名瑜匡王之弟  
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春正月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編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郊王使王孫滿勞

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竊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定王

六

志行

有德也鑄鼎象物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茲回昏亂  
雖六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  
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  
也楚子慚而退

○冬十月鄭穆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夷嗣是爲靈公編初鄭文公有

賤妾曰燕南燕國姓媧南燕國姓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音音余而祖也

之祖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

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

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丙二年春秦共公卒在位四年子榮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在位一年遇弑弟堅立是爲襄公

○編楚人獻鼃于靈公公子宋公與子家歸將見子公之食指

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

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

夏弑公而謚之曰幽讓公立八年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

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楚殺越椒○編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

殺之是子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

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毋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定王

七

志行

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之鬼不其餒而而助及子文  
卒鬪般爲令尹般子椒爲司馬爲工正椒譖般而殺之  
已爲令尹又殺爲賈將攻王王與戰于臯泚楚地椒敗遂滅若  
敖氏鬪般之子箴尹克黃使于齊及宋聞亂人止之不可遂  
復命而自拘于司敗荆官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  
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和五年秋河徙於礫音零歷地名自禹導河至是平已歷  
十七甲子以後漸失禹之故跡矣

○冬燕桓公卒在位十年宣公立

○庚六年夏楚人滅舒蓼○編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舊注  
舒蓼

○二國名但襄王三十年楚已滅之楚子疆及滑洧光盟吳

越而還

○冬十月王使單子聘于宋遂自陳聘于楚○編單子歸告

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星名見寒露節而雨異天根氏亢見亦見于星名而水涸木節解星名見而隕霜火星名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

修城郭宮室故夏今日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曰收而

場功時同而畚音本土之櫛音土之營室星名小之中土功其

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此先王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

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其能久乎

○辛酉七年秋八月滕宣公卒文公嗣○九月晉成公卒在位七年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定王 八

子孺嗣是為景公○冬十月衛成公卒在位十五年子遯嗣是為穆公

○陳殺其大夫洩冶○編夏姬鄭穆公女也嫁于陳大夫夏

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皆衷其相音日服以

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

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壬辰八年夏四月齊惠公卒在位十年子無野嗣是為頃公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在位十五年子午嗣是為成公○編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秋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編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

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後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

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

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

庇叔孫東門二子後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

道也後如其言十六年東門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叔孫宣伯亦奔齊

○癸亥九年冬十月楚子入陳○編楚子以陳夏氏之亂遂伐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陳侯在晉楚中叔時自齊還入不賀楚

子讓之曰徵舒為不道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

之義也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不重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毋乃不可乎楚子

曰善乃復封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編楚圍鄭旬有七日國人大臨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楚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

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若惠顧前好邀福于厲宣桓武

不民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時楚滅九國以為縣楚同

庸也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

得國無赦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廙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晉師收績○編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欲還

先穀不可遂濟師及敗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會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編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盾生朔朔娶晉成公姊莊姬賈始有寵于靈公至景公三年為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也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氏朔死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定王

十

五

無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既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於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無聲已脫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趙氏真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名曰武按左氏傳成四年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趙嬰出亡于齊同括逐之也七年晉殺趙同趙括滅其族魯成之七年則晉景之十七年而周簡王之三年也史記載屠岸賈滅趙氏乃在晉景之三年則周定王之十年也相去殆十五年而左氏亦不載屠岸賈事每言同括之滅由于趙姬之讒今南氏前編依史記以類次但左氏之年月亦必有所本附誌之以俟博辨者

冬十二月楚子滅蕭

今徐州蕭縣地

○編楚圍蕭蕭濱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克蕭滅之

○丙子有二年夏曹文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子廬嗣是為宣公

○秋九月楚子圍宋○編楚子使申舟即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我則必死言宋必殺我楚子曰

殺汝我伐之見岸無畏之子而行以子託王示必死也及宋宋人止之怒其不假道而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于室皇寢門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楚市之市皆言其速也

也秋圍宋

○丁卯十有三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編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過鄭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為善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賂又可賂乎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申犀之父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定王

十

五



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今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欲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是反先王也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予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如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誓我必甚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乃還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定王

西

○八月宋文公卒在位十二年子固嗣是為公○衛穆公卒在位十一年

子臧嗣是為公

○二十年春二月鄭襄公卒在位十年子費嗣是為公○冬燕

宣公卒在位十年昭公立

○二十有一年夏梁山崩壅河三日梁山在今韓城縣北古韓國之地

○冬十一月王崩于夷立

○吳子去齊卒子乘嗣是為壽夢自泰伯傳弟仲雍至壽夢凡十九世吳始強大

簡王名夷定王之子

○元年夏四月晉遷于新田故地在今曲沃縣西○編晉

人謀去故絳即士為所營之郡諸大夫皆欲居郇瑕今猗氏縣地氏之地

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澆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公說遷都新田諶之終終為成終

○六月鄭悼公卒在位二年弟瑜立是為成公

○冬吳壽夢來朝編壽夢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成公會于鍾離古國名今臨淮縣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

因為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蠻夷徒以椎髻為事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

○丑二年春吳伐鄭國名今海州地○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

帥諸侯之師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衛地○編楚子重嬰齊伐鄭

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人皆鄭大夫因鄭公鍾儀

獻諸晉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吳人州來楚屬國今壽州地○編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公子欲取之巫臣曰是不

祥人也是天子蠻夏姬殺御叔夏姬弑靈侯戮夏南魯出孔

儀孔寧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

襄老死于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

聘汝王遣夏姬歸鄭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王即位

使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子從其父將適郢

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

以逃者也及鄭使介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因卻至

以臣于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初圍宋之役子重楚請取于申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簡王

五

○吳人州來楚屬國今壽州地○編楚之討陳夏氏也楚莊欲納夏

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

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乃止子反公子欲取之巫臣曰是不

祥人也是天子蠻夏姬殺御叔夏姬弑靈侯戮夏南魯出孔

儀孔寧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

襄老死于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

聘汝王遣夏姬歸鄭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共王即位

使巫臣聘于齊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子從其父將適郢

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

以逃者也及鄭使介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因卻至

以臣于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初圍宋之役子重楚請取于申

呂以為賞田巫臣不可予重是以怨巫臣于是子重子反殺  
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讓應食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教吳車戰使之伐楚  
馬陵之會遂入州來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國

○成三年秋七月王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安國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  
喪已畢而不入見又未嘗敵王所敵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

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借賞也

○卯四年晉侯及齊宋魯衛鄭曹莒杞同盟于蒲衛地今長垣縣有蒲城

○編初晉侯使韓穿于魯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餒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簡王 六

之曰大國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歸諸敵邑

今命復歸於齊七年之中一子一奪霸王將德是用而以二

三之行父懼晉之失諸侯也諸侯果貳于晉晉人懼故有是

會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秋齊頃公卒在位十一年子環嗣是為靈公

○晉侯歸鍾儀于楚楚子使公子辰如晉○編晉侯觀于軍

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召問其族曰伶人也問能樂曰先君之

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公問楚子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

以朝于嬰齊子重夕于劓子反也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

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無

私也名其二卿嬰齊側乃二卿之名尊君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公乃重為之禮而歸之楚子使公子辰如晉載鍾儀之使請  
修好結成

○庚五年夏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編鄭公子班聞叔申

公子之謀立公子緡夏鄭人殺緡立髡頑班奔許樂武子書樂

謚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成焉晉侯有疾立于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以伐鄭鄭子罕賂

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鄭地子駟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叔

申叔禽

○晉景公卒在位十一年子州蒲嗣是為厲公

○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編晉景公疾卜之

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趙衰之勳宣孟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簡王 七

趙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

以晉諸將而見趙武諸將皆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

以君命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于是趙武徧拜諸將

遂與韓厥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乃立武而反其田邑如故

及趙武冠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

不能死思立趙氏之後今武既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

臼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

○至七年夏晉侯會諸侯于瑣澤地名宋華元合晉楚

之成○編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樂武子如楚遂如晉

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

○癸未八年春三月晉侯及諸侯來朝夏五月晉侯自京師遂



會晉齊宋衛鄭曹邾滕之師伐秦曹宣公卒于河在位十年

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成公秋七月成肅公卒于瑕在位七年○編往

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今猗氏縣地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

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晉御筆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

晉成是年晉侯使御錡魏錡如魯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及諸侯

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

其命矣其不反乎夏晉侯使呂相魏錡絕秦語詳左傳初秦桓公

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簡王 六

是以睦于晉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

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成肅公卒于瑕麻隧侯麗新楚秦地瑕晉邑

○甲九年冬十月衛定公卒在位十年子衎衎是為獻公○秦桓公

卒在位二年子嗣是為景公

○西十年春三月晉侯及宋魯衛齊鄭曹邾盟于戚晉侯執

曹伯歸于京師○編初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

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

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侯以其役之勞請啖他年至是晉侯執

之歸于京師使即天刑

○諸侯立曹公子臧辭不受奔宋○編曹成公既執諸侯將

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

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在位十年子成嗣是為平公

○秋宋華元出奔晉復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

出奔楚○編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

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卒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

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

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

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

○丙十有一年夏四月滕文公卒子原嗣是為成公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簡王 元

○六月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師敗績楚殺其

大夫公子側○編楚子以汝陰之出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

從楚子盟于武城地名未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我願諸

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

曰戎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鄆陵范

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敗于秦也箕之役先軫

不反命死于狄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為主將亦大敗也皆晉之恥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我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墨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我必克之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楚子中目囚楚公子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子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不能見楚子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簡王 三

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及瑕楚子使謂子反曰先大夫珩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子重賜死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楚子使之弗及而卒 ○秋晉侯及齊魯宋邾諸侯會于沙隨今寧陵伐鄭九月晉人執魯季孫行父冬卻擘盟于扈鄭地而歸之 ○編初魯宣伯孫叔如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卻擘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諸侯之師次于鄭西宣伯又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樂范也政今于是乎成令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獲也而事晉獲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音地公還待于鄆魯地使子叔聲伯嬰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獲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獲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爲讐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忠也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要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犇齊齊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又通僑如使立

于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犇衛亦間于卿 ○晉侯使卻至來獻楚捷 ○編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即卻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階亂何以在位 ○十有二年夏尹子單子會晉齊魯宋衛曹邾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 ○編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卻錡見其語犯卻擘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單子言及晉難及卻擘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二卻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于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子曰吾非晉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雖齊國

子亦將不免今福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齊高無咎出奔莒○編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聲孟曰國子諱我言諱責也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伐鄭高無咎牽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也孟子夫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七月別牽而逐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以盧叛盧高氏邑十一月齊侯使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歸如盧師殺慶克以穀

名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冬十二月邾定公卒桓立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編初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

子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于厲公卻錡奪夷羊五田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皆嬖于厲公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不可胥童夷羊五攻卻氏

長魚矯以戈殺卻錡卻犇于其位殺卻至于其車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荀夷之子于朝長魚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厲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德刑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簡王

三

五

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厲公使辭于二子乃皆歸

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

甸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殺老牛莫之敢尸而

況君乎二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燕昭公卒在位十三年武公立楚人滅舒庸東夷也道吳伐楚故楚人滅之

○子十有三年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晉樂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厲公在位八年遇弒晉人迎公孫周于京師立之是為悼公○編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弒厲公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

一乘使荀愷士魴士會逆周子晉襄公生桓叔捷其于京師而生惠伯談談生周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

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

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盟而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

七人悼公即位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有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魏劬魏頡趙

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能復霸業

○齊殺其大夫國佐為專殺慶克以殺叛也○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地○秋八月魯成公卒在位十年子午嗣是為襄公

○靈王名泄心簡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庚元元年春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也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簡王

三

五

○夏六月鄭成公卒在位十四年子髡頑嗣是為僖公

○二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編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敗之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是以各子重子重發疾卒

○三年春三月陳成公卒在位三年子弱嗣是為哀公

○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戎○編無終山戎國名今順天府玉田縣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請納虎豹之皮以和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湊居賈貨易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盜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侯悅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四年秋晉宋魯陳衛鄭曹莒邾滕薛鄆諸侯及齊世子光會吳于戚○編初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父會吳于善道在今宿遷縣西北九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五年春三月杞桓公卒在位七年子句嗣是為孝公○夏莒人滅郕時郕女為莒夫人立所出為郕○冬十二月齊人滅郟黃縣地

○六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宋魯陳衛曹莒邾諸侯會于鄆音音危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音音危

○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晉宋魯陳衛曹莒邾諸侯會于鄆音音危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鄆音音危

○八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七年夏鄭人侵蔡獲公子變○編鄭人獲變皆喜子產名僑獨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弗得寧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蠆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云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告于晉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八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九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其于嘉是陳侯逃歸○編楚子囊圍陳諸侯會于鄆鄭地以救之鄭伯將會諸侯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可來會及鄆亦鄭地時子駟相行鄭伯不禮子駟子駟怨鄭伯使賊夜弑公而以瘞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矣奉而立之明年春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先之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楚國故慶寅慶虎執政也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公弟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七年夏鄭人侵蔡獲公子變○編鄭人獲變皆喜子產名僑獨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弗得寧矣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蠆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云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乃及楚平使告于晉知武子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

○八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九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一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二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三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四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五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六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七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十八年冬晉侯會諸侯之師伐鄭十二月同盟于戲鄭地楚子伐鄭○紀晉侯會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晉許之盟于戲楚子伐鄭又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

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九年春晉宋魯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世子光會吳

于相楚地夏五月遂滅偃陽姓國○編會吳于壽夢也晉荀

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不勝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同

門發魯人紇魯大夫扶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師久于偃

陽荀偃士句請班師知伯怒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帥

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句

攻偃陽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子良子帥師伐宋○編楚于囊鄭子

耳伐宋圍之衛師救宋又侵衛秋子囊子耳伐魯西鄙還圍

網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美

蕭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

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騂騂公子發國公

子輒子耳○編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尉止獲職而有所又與之爭尉止怨帥賊子駟所殺公以入

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耳子產攻盜于北宮

殺尉止盜眾盡死

○成鄭虎牢在今汜水縣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此晉悼公○編諸

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至

陽陵鄭地楚師不退師遂進與楚師夾潁水而軍鄭師宵涉潁

與楚人盟欒壓欲伐鄭師荀瑩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

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乃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年春正月魯作三軍○編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

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子必不能武

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闕僖闕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

○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子罕子帥師侵宋晉侯會諸侯伐鄭

此晉悼公三駕之二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編鄭子展侵宋諸侯伐

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為盟載書曰凡我同盟

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懸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下

室或問茲命明神極之

○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鄭會于蕭魚今密縣地楚人執鄭行人良

網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毛

霄此晉悼公○編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石

奐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

人使王子伯駟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

于蕭魚赦鄭囚鄭人賂晉以歌鐘鑄啓女樂悼公以其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九合諸侯諸侯無懸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

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

以行之信以成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

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絳于是始

有金石之樂。

○庚子十有一年秋九月庚子乘即壽卒長子諸樊嗣○編壽

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

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

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昧

欲傳以次必致國于季札卒不受曰有國非吾節也固立之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之延陵今常州府故號延陵季子。

○辛丑十有二年夏晉作三軍○編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

偃長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起起

願上武君其聽之于是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

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天

遂睦。 ○秋九月楚子審卒在位三十一年子昭嗣是為康王世子出奔吳吳侵

楚敗績。

○王十有三年夏四月晉荀偃帥諸侯之師伐秦○編諸侯

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櫟之役十年冬秦敗也晉侯待于境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荀

偃令曰鷄鳴而起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

命未有是也余馬欲東乃歸下軍從之荀偃曰吾令實過悔

之何及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黶弟曰此報櫟之

敗也又無功晉之恥也與士鞅偃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

謂荀偃曰余弟死而而汝子來是而子殺余弟也弗逐余亦

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欒氏秦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盈

乎武子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鷹之怨實章將于

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衛侯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編衛獻公戒孫文子林

惠子殖食戒食召之食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

之不釋皮弁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公使子崎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子展奔齊公如鄆衛地今濮州使子

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傅從公公使祝宗告

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天

無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之國使寄居其地

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敗績。

○冬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謀定

○癸卯十有四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在位十子彪嗣是為

○邾人伐魯魯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

止悼公卒遂不克會。

○甲辰十有五年春三月晉侯會諸侯于澗古澗梁澗水在今

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編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

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澗梁命歸侵田以魯故執

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

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魯叔孫豹晉荀

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蔓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乙十有六年春二月邾宣公卒華立是為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編衛孫蒯子林父田于曹隧飲馬于

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呼丘反之曰親逐而君而父

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

人愬于晉

○丙十有七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編晉人執石買于

長子今為執孫蒯于純今也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魯北鄙冬十月晉侯以諸侯之師伐齊○編晉

網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

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禱于神沉玉而

濟冬會于魯濟尋洪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今為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

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眾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馬之聲樂

齊師其遁邢伯告荀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羊舌

肸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

奄人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二人齊曰于殿國師齊

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

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其右具丙縛郭最皆衿甲而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樂盈以下軍

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京茲邾盧皆齊地 齊奚蕪將走

郵棠齊邑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東侵及濰南天沂

○曹成公卒于師在位二十三年子滕嗣是為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編鄭子孔嘉欲去諸大夫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公子弗許楚子使告子庚曰

不穀即位于今五年矣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子庚乃帥師治兵于汾今襄城縣東 北有汾丘于是子驕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一子知子孔之謀

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至于純門信于城下

而還涉于魚齒山名在汝 州東南之間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網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燕武公卒在位九年文公立

○丁十有八年春正月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鄆水○編

執邾悼公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疆魯田疆理魯 之田也取邾田

自鄆水歸之于魯

○魯季孫宿如晉○編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

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季武

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

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

○秋七月齊靈公卒在位二十年子光嗣是為靈公○編初靈公娶于

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禮聲姬顏懿姬二生光以為太子諸

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也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

請以為太子靈公遂徙太子于東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

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戶諸朝

靈公卒光即位執公子牙夙沙衛奔高唐齊邑以叛八月崔杼

殺高厚而葬其室冬莊公圍高唐獲夙沙衛而醢之

○八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即子以公孫僑子為大夫○編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惡之子展子西帥國人殺之而分

其室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配二十年秋晉欒盈出奔楚○編初欒桓子厲娶于范宣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 五

子生懷子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神桓子妻盈

神與其老家宰州賓通懷子患之神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

也信之使城著著音而遂逐之欒盈奔楚宣子救盈之黨羊

舌虎等十大夫囚伯華叔向籍偃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不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奚欒樂

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

獨遺我乎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

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之母曰淡山六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余何愛焉使往說

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變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晉侯及齊宋魯衛鄭曹諸侯會于商任地名○編鋼樂

氏也禁諸國不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

以亂也後齊衛二君俱被殺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會于沙隨宋地○編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弱子謂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 五

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

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會于沙隨復鋼樂氏也樂

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伐齊不可以不懼

○十一月孔子生○編孔子之先殷之後也初周命微子啓

為殷後國于宋其弟名衍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

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弗

父何以下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甫考甫

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

父金父生墨夷墨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紇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病于是求婚

于顏氏顏父問三女曰鄒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



喬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小女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因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編齊侯以藩蔽者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觴曲沃人盈出徧拜之遂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使范鞅強逆魏舒子于公宮而使鞅禦盈戰于公門欒樂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今修武縣地冬十月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編齊侯伐衛先驅自衛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靈王

音

五十六

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音地成音郟取音邑而守之封少水封音戶于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八月叔孫豹救晉次雍榆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齊侯還自晉遂襲莒傷股而退莒人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名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命弔諸其室○穀洛水名在周王城之南北○編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實澤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是飾亂而佐鬪也王卒壅之

○二十有三年春魯叔孫豹如晉○編賀克欒氏也范宣子逆之問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保姓受氏世不絕嗣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二月鄭伯如晉○編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為幣重故且請伐陳也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儕也惑之儕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靈王

音

五十七

○齊楚交聘○編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于楚子使遂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燕文公卒在位六年懿公立○二十有四年夏五月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在位六年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編齊棠公死崔杼弔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棠姜與崔杼同姓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得問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五月莒子朝齊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遂弑之祝陀父申蒯侍漁者與其宰皆死晏嬰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公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晉侯會諸侯于夷儀○編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本邢地因以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十二年齊齊人使隰鉏請成慶封如晉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庚 子重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六月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編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

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而免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音問擁社抱社使其衆男女別而

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于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陳降

服之禮故 鄭舍之

○冬十二月吳子遏即諸伐楚門于巢卒在位十弟餘祭立

○編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吳楚間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

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甲二十有五年春二月衛甯喜弑其君剽剽在位十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無及也名在諸

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遂卒獻公使與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喜告遽伯玉對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太叔文子儀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奕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況置君不定乎九世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以戚如○衛侯衍復歸于衛

○夏魯侯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執衛甯喜

○編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于是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毛 五十七

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衛侯如晉亦執而囚之齊侯鄭伯爲

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

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子私於叔向曰晉君

宜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

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晉君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

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許歸衛侯衛

侯歸衛姬衛侯之女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

○秋八月許靈公卒于楚子悼公嗣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編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

于是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子是

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十二月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汜而歸

○乙二十有六年春晉使胥梁帶以侵地歸諸侯○編趙文

子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諸侯之地有為晉所侵者請歸之晉侯使胥梁帶請諸喪

邑者具車徒以受地諸侯是以睦于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編衛甯喜專獻

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

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止使者而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六

盟于河託于本門邑終身不仕公使免餘為卿辭曰太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秋七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編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蒙門之外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

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

晉之德非歸其尸主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

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子木問于趙孟

曰范武子士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

情其祝史陳言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能敬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

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在今陽縣地子展伯有子西子產

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

西賦黍苗卒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

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其能久乎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

者也

○齊慶封滅崔杼之族專國政

○丙二十有七年冬齊慶封奔魯○編慶封好田而嗜酒與

慶舍攻之舍封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數日

綱鑑會編卷五 東周紀 靈王 三六

國遷朝焉就于盧蒲嫫氏以朝見亡人盧蒲葵王何作亂攻慶氏殺慶

舍慶封奔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責魯之奔吳

○十二月王崩太子晉母弟貴立○楚子昭卒在位十年子熊

麇是為嗣是為簡公四年子欵簡公

○燕懿公卒在位四年子欵簡公

綱鑑會編卷五

綱鑑會編卷五

綱鑑會編卷五

綱鑑會編卷五

綱鑑會編卷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周紀

景王 名貴靈王之子 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夏五月衛侯衍卒 在位二十一年 子惡嗣 是為襄公

○開殺吳子餘祭 在位四年 弟夷昧立 改餘祭名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餘祭觀舟閻人弑之

○晉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城杞

○吳子使札聘于魯遂歷聘于齊鄭衛晉 ○編公子札至魯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一

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魯人為奏六代之樂 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大夏禹樂也大濩湯樂也遂聘于齊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

子朝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

○二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景公在位四十九年遇弑般自立是為靈公

○五月宋災宋伯姬卒 ○編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

○冬十月鄭使公孫僑為政 ○編鄭伯有嗜酒為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已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邑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國人盟而擯之伯有怒潛入鄭以攻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皮 字虎 遂授子產以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使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二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不可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之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既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害于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國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然明

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魯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紀三年夏六月魯襄公卒于楚宮在位三十一年子野立秋九月子野卒公子稠立是為昭公○編魯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卒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于野九月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三 四十九

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袞社如故哀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伯如晉○編子產為相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文子使謝不敏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冬十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子展與嗣○編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黎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

○庚四年春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會于號魯取鄆王使劉子勞趙武于潁水名在潁封縣○編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

段氏石伍舉舉為介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魯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王相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叔孫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四 四十九

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又可戮乎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于雒洹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故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子蓋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道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智而耄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鄭逐公孫楚○編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字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字子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  
皆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向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  
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子皙怒既而秦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  
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子產執子南數而放之于吳次年公孫  
黑將作亂子產殺之

○夏邾悼公卒穿立是為莊公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編莒展與立而奪

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

○冬十一月楚公子圍弑其君康而自立是為靈王楚公子比奔

晉○編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楚子有疾而還入問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五

疾縊殺之并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

子皙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葬楚子于邾鄭謂之邾敖圖遂

即位

○辛酉五年春晉使韓起聘于魯○編晉侯使韓宣子厥之子名起

宣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絲

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

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王六年春滕成公卒子寧嗣是為悼公

○齊晏嬰如晉○編齊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寔相

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  
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  
子將若何叔向曰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胙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冬北燕伯款出奔齊燕人立悼公○編燕簡公多嬖寵欲

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癸亥七年夏楚子會諸侯于申楚地楚人執徐子○編鄭伯許

男如楚楚子止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楚子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

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乃許楚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六

使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晉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

先待于申六月楚子合諸侯會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

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霜之濟否在

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

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曰吾用齊桓宋太

子佐後至楚子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爲武焉故執諸申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

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

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犬戎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

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子產見左

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後其惡不遠惡遠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之師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國名

○編初齊慶封自魯奔吳處以朱方邑名今丹徒縣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其舊魯子服惠伯孟曰天殆富淫人叔孫穆子豹曰善

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其將聚而殲旃至是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

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楚子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故地在今壽州南遷賴人于鄆楚邑近鄆都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鬬章與

公子棄疾城之而還

○鄭作丘賦○編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蠶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

遲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

之何

○冬十二月魯叔孫豹卒○編初豹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魯地時魯成公十六年事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

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濼目而豷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召其

東周紀 景王

七

卷六

徒皆無之且日志之既而魯人召豹為卿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使為豎有寵以符及長使為政公孫明齊大夫知叔孫豹于齊二人豹歸未迎國姜豹在齊子明之妻

娶之故怒其子孟丙長而後使迎之豹田于丘猶魯地遂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矯殺孟仲奔齊叔孫豹不食而死牛

立昭子姑相之豹既葬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不可季家使國人助豎牛以殺仲牛取叔孫氏三十邑以賂南遺昭

子卽位逐豎牛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關塞之外

○甲八年春正月魯舍音中軍○編甲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音叔齊音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秦景公卒子嗣是為

○乙丑九年春杞文公卒在位十四年郁釐嗣是為

○鄭人鑄刑書○編晉叔向貽書子產以戒之子產不從詳傳士文伯名聞之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不火何為

東周紀 景王

八

卷六

○丙寅十年春楚為章華之宮楚王綱亡

○鄭以公孫洩良止為大夫○編初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明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于是子產立公孫洩子孔及良止伯有以撫之乃止子孔亦先為鄭人殺者

○秋八月衛襄公卒在位九年子元嗣是為靈公王使成子弔追錫命

○丁卯十有一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地○編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

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師曠之言君子哉信而有徵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編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公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公子招公子過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夏四月陳侯溺卒在位十五年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陳大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編陳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冬十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編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十一月滅陳使穿封戌楚大夫為陳

公縣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顛頊之族歲在鶉火午年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寅年猶將復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無兩盛之理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矣

○辰十有二年春二月王使詹桓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閭田○編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陸渾之戎伐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魘魅故允姓戎之祖之姦居于瓜州今陝西甘泉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魯信公十五年秦晉涼之境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有冠冕木水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

網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九

有余一人時晉帥戎以伐周故云叔向謂范宣子曰王辭直于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成如周且致閭田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編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顛頊之後其先以水德王水火妃配也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為火正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及鶉火午年而後陳卒亡楚克有

○巳十有三年夏齊樂施奔魯○編齊樂施子旗高子良子良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桓子鮑文子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

天之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巳十有三年夏齊樂施奔魯○編齊樂施子旗高子良子良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桓子鮑文子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

天之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巳十有三年夏齊樂施奔魯○編齊樂施子旗高子良子良皆嗜酒信內多怨彊于陳桓子鮑文子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

天之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之晏平仲端委立于門外四族

名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使王黑戰于稷國中之地齊有稷下樂

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城樂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

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子莒

○秋七月晉平公卒在位二十六年子夷嗣是為昭公○編是年正月有

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至是

果卒

○魯以孔子為委吏○編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开官氏一歲

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公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貶故

名鯉而字伯魚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在位十四年子佐嗣是為元公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七 九上

疾帥師圍蔡○編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

無信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

侯醉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宣

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

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

也楚子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

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冬十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編楚滅蔡

用隱太子岡山殺之以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

諸侯乎王必悔之

○楚子使公子棄疾為蔡公○編楚子問申無宇曰棄疾在

蔡何如對曰臣聞五大謂五官不在邊五細五細無考大不

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楚子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徒弔君所

知也

○辛未十有五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款于陽一作唐○

三月鄭伯嘉卒在位三十一年子寧嗣是為定公

○冬十月魯公子愁出奔齊○編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費

蒯謂子仲公子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

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

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副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七 九上

○楚子伐徐○編楚子狩于州來今壽州北次于頰尾今縣

地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

子次于乾谿在亳州舊以為之援語詳左傳

○壬甲十有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虔于乾谿

靈王在位十二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是為平王○編楚子

之在乾谿也觀從楚大夫觀起之子也靈王二十以蔡公棄疾

之命召子干比子皙黑而與之盟遂帥陳蔡不美城名在今

許兼俱楚之師以入楚蔡公使人先入殺太子祿及公子罷

敵公子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竟陵棄疾為司馬先

除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楚子師歸而潰五月楚

子縊于申亥氏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觀從曰子不忍人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  
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夜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矣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  
馬將來矣君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  
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使子旗成然爲令尹封陳蔡復遷  
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子五人  
乃徧以璧見于羣望請于神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  
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使五子以次入拜康王跨之靈王加  
肘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卒得  
立焉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三

○秋劉子晉侯及齊宋魯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會于平  
丘同盟魯侯不與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編晉成虎音祈  
名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七月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地衛  
今長垣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供以魯  
之故晉侯不見魯侯使叔向辭同盟于平丘魯侯不與盟晉  
人執季平子意如以歸將討魯罪子服洩從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編楚子既封陳蔡而復  
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吳滅州來○編楚令尹子旗請伐吳楚子弗許曰吾未撫  
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燕悼公卒在位十年共公嗣

○西季十有七年春晉釋魯季孫意如○編季平子在晉子服  
惠伯私于中行穆子荀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  
于晉穆子以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  
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三月曹伯滕卒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子須嗣是爲平公  
○甲子十有八年春正月吳子夷昧卒在位七年子僚嗣○編夷  
昧卒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  
王夷昧後乃立夷昧之子僚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十四

○夏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后穆氏崩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狄之別種今新樂縣地○編圍鼓鮮虞之邑鼓人或  
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  
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冬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編文伯躒如周葬穆后  
籍談爲介既葬除服以文伯宴王求羹器歸告叔向叔向日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  
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  
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  
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

矣。

○亥十有九年秋八月晉侯夷卒。昭公在位六年子去疾嗣。是為項公

○二十一年秋鄭子朝于魯。○編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

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昔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風鳥適至故

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于鄭子而學之既而告

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以其武于楚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編魯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今除于大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

作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

虛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其星為大水水火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五

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鄭裨竈言

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筮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編吳伐楚楚大敗吳師獲其乘

舟餘皇使人守之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二人潛伏于舟側曰

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

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二十有一年春三月曹伯須卒。平公在位四年子午嗣。是為悼公

○夏五月宋衛陳鄭災。○編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

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壬午風益甚宋衛陳鄭

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

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將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

不與亦不復火。

胡宏曰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

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冬燕共公卒。在位五年平公嗣。○鑄大錢。○編王鑄大錢單穆

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

亦不廢重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

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毋

乃不可乎王弗聽。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六

○二十有二年夏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子斯嗣。是為元公

○編許悼公癡飲太子止之藥而卒。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

乎其位以與其弟斯而奔晉哭泣歆飭粥啜不容粒未踰年

而死。

○冬楚用費無極放世子建于城父。○編初楚子在蔡生太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譖之曰建可室矣為之

聘于秦無極逆勸楚子自取之無極又言于楚子曰晉之伯

邲于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從之故建出居城父。在亳

○鄭大水。○編時鄭有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名國人請為

祭。詠子產弗許。

○卯二十有三年春孔子適周既而反乎魯○編魯大夫孟

僖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滅于宋孔子

公及正考父佐宋三命滋益恭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爵故鼎銘云一

命而僂音昂再命而偃音區上三命而俯音近故鼎銘云一

而走亦莫敢余侮音區上于是以餽于口其恭如是吾聞

聖人有明德者雖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及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孔子俱至周

問禮于老聃聃李姓名耳字伯陽楚之聃告之曰良賈音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綱遊者可以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景王 七 五百五

為綸飛者可以為增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

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

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

以王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音運

奔吳○編初費無極言建與奢將叛楚子執奢使城父司馬

奮揚殺建未至使遣之建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余口

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事建如事余奉初

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赦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尚謂員曰吾知不逮吾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

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尚

歸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家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從也負

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

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

○冬十一月蔡侯廬卒平公在位八年子朱嗣是為悼公

○十二月鄭大夫公孫僑卒○編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

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魯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辰二十有四年春鑄無射○編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

鐘之單穆公諫不聽鐘成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音

樂之與也因音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

也與以行之小者不窳音抗細大者不槩音冠橫和于物

而嘉成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安則樂窳則不咸不充槩

則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槩矣王心弗堪其能

久乎

○冬蔡平侯弟東國攻蔡蔡侯朱出奔楚東國自立是為悼侯

○辛二十有五年夏四月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六月葬景王

室亂○編太子壽早卒王少子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會崩單子劉子立王次子猛為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帥三邑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周單子奉子猛于莊宮子

朝之徒夜使人取猛以歸單子出奔子朝之徒奉王猛以道單子秋晉人帥師納王猛于王城冬猛卒請大夫奉王猛母弟句爲王。

敬王 名句景王之子 在位四十四年

○元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在位三年弟申立 是爲昭侯

○秋七月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今壽州南地 胡子髡

沈子逞滅陳夏竊○編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

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 楚令尹 楚師燔首失火 吳卒于軍 滅也

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不獲已來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帥

賤政令不一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九

必大奔吳子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楚師大敗。

○王居于狄泉 即成周也 尹氏立王子朝○編敬王即位館于子

旅氏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即狄泉謂之東王尹氏 固 以王子

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單子劉子與晉師攻之未克。

○八月丁酉地震周南宮極震死○編莫弘謂劉文公曰君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

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南宮極王于朝 臣故曰西王

○未二年春正月王在狄泉二月王子朝入于鄆○編晉侯

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 王城北門 而問于介衆子朝

曲乃辭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鄭伯如晉○編子太叔相 去聲 見范獻子問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蔡

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 動擾 焉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杞伯郁釐卒 在位十八年 子成嗣。

○冬吳滅巢○編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楚子及圍陽 楚地 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甲三年夏晉趙鞅會諸侯于黃父 楚地 ○編謀王室也趙簡

子武之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魯鸚鵡來巢○編師已 魯大夫 曰異哉我聞文成之世童謠

云鸚鵡之鴝 音欲 之公出辱之鸚鵡跌 孫舒 公在乾侯鸚鵡之巢

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 昭公名稠 定公名宋 童謠有是今鸚鵡

來巢其將及乎。

○秋九月魯侯出奔齊次于陽州 齊地 ○編初昭公聽邠昭伯

季公若之言欲去季平子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

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勸公許之邠孫曰

必殺之孟懿子叔孫氏帥徒以救季氏執邠孫殺之遂伐公

○齊侯唁魯侯于野井在視阿今再城縣界○編齊侯曰自宮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公喜子家子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冬十月魯叔孫舍卒○編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昭子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也十月辛酉昭子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一月宋元公卒在位十五年子頭曼嗣是為景公○編宋元公為魯昭公故如晉卒于曲棘今杞縣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三

○孔子自魯適齊○編初魯昭公出奔魯亂孔子于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時齊旱飢景公問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孔子遂行反乎魯

○西四年春三月魯侯至自齊居于鄆魯邑今東平州地秋齊侯魯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地名未詳魯公也

○九月楚子居卒平王在位十三年子軫嗣是為昭王○編楚平王卒令尹子常彘欲立子西長子平王庶長子曰太子壬軫弱其母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王

○冬十月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編晉知躒即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晉大夫守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

王起師于滑次于尸在鞏縣地晉師克鞏今鞏縣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西五年夏吳弑其君僚僚在位十二年遇秋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閔王○編吳子欲因楚喪伐之使公子掩餘燭庸帥師圍潛今盛江縣地使延州來季子聘上國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二尹楚官名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我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三

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專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言我猶爾也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專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弑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神無廢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卻宛○編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無極諍宛于子常子常告鄆將師將師遂令攻卻氏且蕪之宛自殺令尹盡滅卻氏之族黨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在榮陽縣北令成周且謀納魯侯也宋衛皆利納魯侯

國請之范獻子士取貨于季氏不欲納魯侯乃辭諸小國而以難復魯君也

楚誅讓臣費無極○編楚卻宛之難謗言未已沈尹戌謂

子常曰左尹何罪而子殺之以興謗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不亦異乎無極楚之讓人也民莫

不知鄆將師矯吾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吳有新君疆

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乃殺費無極與鄆將

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仲公在位九年第野立是為魯公

○六年春魯侯如晉次于乾侯音邑今成安縣地○編子家子曰

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九野

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

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

○夏四月鄭定公卒在位十年子蔓嗣是為魯公

○六月晉殺祁盈奚孫及楊食我音似○編祁勝與鄆臧通室

祁盈執之祁勝路荀躒使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曰

鈞將皆死愆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六月

晉殺祁盈及其黨楊食我食我叔向之子其母乃夏姬之女遂滅祁氏羊舌

氏晉韓宣子卒魏獻子舒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羊舌氏

之田爲三縣

○秋七月滕子寧卒子公結嗣是為魯公

○七年春殺召伯盈尹氏固原伯魯之子皆子朝之黨也

○五年夏六月晉頃公卒在位十年子午嗣是為魯公

○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編吳子問伍員曰初

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出楚必道罷既罷然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吳子從之楚始

病

○九年春正月魯侯在乾侯季孫意如曾晉荀躒于適歷

地○編魯侯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之士鞅曰若召季孫而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九野

○夏四月薛獻公卒子定嗣是為魯公○秋吳人侵楚

○十年夏吳伐越○編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歲木星也時歲在星紀星紀越之分野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冬十一月晉韓簡子起之孫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以免成周之役

○十二月魯昭公卒于乾侯在位二十四年

○十有一年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昭公之弟

宋是為魯公○編公之喪至自乾侯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今平州地魯先公墓所在公氏將溝焉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城兆不使與先君同也榮駕鵝曰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曰我欲爲君諡加以惡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

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甲十有三年春二月邾子穿卒子乞嗣是為邾隱公

○乙十有四年春陳侯吳卒在位二年子柳嗣是為陳懷公

○三月劉子晉侯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編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楚子楚子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相與謀竊馬以獻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沉玉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綱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三

○夏五月杞悼公卒于會在位十年過嗣是為僖公

○秋七月楚人圍蔡冬十一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編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滅沈楚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誣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以其子乾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楚漢東之地非江南之豫章也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名在江漢之間三戰于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脫十一月二師陳于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榮日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不待命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楚師

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死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吳入

郢郢楚都在今江陵城東北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以班處宮其君

之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廢而妻其大夫之妻其大夫之妻蓋吳王妻楚王之母故春秋惡之楚子濟江入

于雲中雲夢澤盜攻之奔郢今安陸縣地郢公辛之弟懷將殺之

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

鬬辛與其弟巢以楚子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隨不聽

命吳人乃退

○丙十有五年春王使人殺王子朝于楚○編王子朝在楚

十二年至是因楚亂殺之

○三月于越入吳因吳在楚也

○夏六月魯季孫意如卒○編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

房陽虎將以瓊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君覺以與璠斂

○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

亡也謂包胥曰吾必覆楚包胥曰子能覆楚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

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使下臣告急秦伯使就館對曰寡君

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伯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還



○秋七月魯季氏家臣陽虎囚季孫斯意如之子○編陽虎囚

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見弟名歌言而逐仲梁懷冬殺何藐盟桓

子于稷門之內大誚逐公父獸及秦造皆奔晉

○楚子入于郢○編楚子賞申包胥等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初楚子奔郢鍾建負季芊

之妹以從楚子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今鍾建負我矣乃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冬燕平公卒在位十簡公立

○丁酉有六年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夏六月鄭寇胥靡等邑晉人入戍○編周僖翩率王子朝

之徒因鄭人以作亂鄭于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皆

網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九上

晉閻沒成周且城胥靡地名未詳○避

○冬十二月王處於姑猶魯之亂也

○庚子有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周邑以叛單子劉子

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僖翩

○冬十二月王入于王城○編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

秦送王十二月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定王室西邑皆僖翩之黨相助作亂者

○曹伯露卒靖公在位四年子伯陽嗣

○秋七月陳侯柳卒于吳懷公在位四年國人立其子越是為○編

吳復召陳懷公吳人鄂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

卒于吳陳人乃立懷公之子越

○魯陽虎作亂攻三家不克奔齊○編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桓子弟更季氏以叔孫輒叔孫庶子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十月將

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公斂處父告孟孫為備陽虎劫公與

武叔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季孫在孟氏故伐之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棘下

城內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夏后氏大弓封父之

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

出奔齊又奔宋又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庚子有九年夏四月鄭獻公卒在位十子滕嗣是為

○魯以孔子為中都今汶上縣宰○編孔子治中都制為養生送

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

網鑑會編卷六 東周紀 敬王 九上

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

四方之諸侯則焉

○秋秦哀公卒在位三子嗣是為

○辛丑二十年春魯以孔子為司空進為大司寇○編孔子為

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其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為

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今萊蕪縣地魯侯至自夾谷齊人歸魯

耶謹龜陰田皆魯邑名○編齊大夫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

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

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

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旌旄劍戟鼓譟而至孔

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齊景公心

作麾之使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

趨而進曰匹夫樊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

異處景公懼歸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

夷狄之道教寡人于是齊人歸所侵魯汶陽之田以謝過

○冬晉趙鞅定無恤為嗣○編趙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曰

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于二簡以授二子曰

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

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奏之于是立無恤為後

○癸卯二十有二年春薛襄公卒子比嗣

○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魯侯

圍成弗克○編孔子言于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

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在今沂州境季

氏將墮費今費縣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

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遂墮費將墮成在今

寧陽縣境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

成不克

○魯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魯侯

圍成弗克○編孔子言于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

綱鑑會編卷七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周紀

敬王

○甲辰二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編趙鞅謂郟

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先衛人所貢之五百家鞅置之郟鄆今欲徙之也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郟鄆郟鄆

午荀寅吳之甥也荀寅士吉射子鞅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

與圍郟鄆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編知文子荀韓簡子

不魏襄子多與荀寅士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荀躒言于晉侯

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

己不均矣請皆逐之遂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

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

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編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魯以孔子攝相事○編孔子為相攝朝七日而誅亂政大

夫少正卯門人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

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

逆而險。一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央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羊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二

○薛弒其君比子夷立。是為惠公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編孔子相魯三月，魯大治。齊人聞之，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井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二十匹，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犁于大夫孔子遂行。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魯衰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麤，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越子允常卒，子勾踐嗣。是為○編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傳至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互相怨伐。

○二十有四年，春，楚滅頓。今項城縣地以頓子牂歸。  
○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檣。音嘉李與府吳子光卒，子夫差嗣。○編吳伐越，越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足大取其一履，還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三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編初，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獻孟孟孟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豨。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孔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復反于衛。○編孔子在衛，主顏淵，鄒家衛人，致粟六萬石，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孔子去匡，即過蒲。匡蒲衛邑皆在長垣縣境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冬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又敗鄭師○編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師于百泉籍高二子皆范氏黨鄭亦助范氏者。

○丙二十有五年春孔子去衛過曹○編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過市孔子醜之去衛過曹。

○二月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胡在今穎州西北○夏五月魯定公卒在位十五年子蔣嗣是為哀公。

東周紀 敬王 四

○秋九月孔子自曹適宋及鄭至陳○編孔子至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河目而隆額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其要音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繫纆意不得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丁二十有六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之役。

○吳子敗越于夫椒山名在大湖濱○編報樵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伍員諫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讐敵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

○秋八月吳侵陳○編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舊怨故侵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于西曰三子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箇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甲二十有七年春孔子自陳反于衛○編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鬪甚疾蒲人懼乃出孔子孔子適衛衛靈公郊迎孔子然老忘于政不用孔子。

○晉中牟宰佛肸據邑以叛○編佛肸為中牟今中牟縣有佛肸城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置鼎于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不果行。

○孔子自衛如晉不果反乎衛復如陳○編孔子既不用於衛晉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將西見之至河欲渡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二子晉國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

東周紀 敬王 五

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

志之時用此兩人而後從政今得志乃殺之君子惡傷其類故余云然遂反乎衛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監吏遂罷役

○夏四月衛侯元卒宣公在位四十五年蒯聵之子輒嗣立是為出公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地○編初衛侯謂公子郢曰余

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

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

納衛太子于戚宵逃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六

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冬十一月燕簡公卒在位十一年獻公立

○配二十有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夏五月魯桓宮僖宮災○編司鐸火火踰宮宮桓僖災公

○六月周殺其大夫長弘○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

劉文公故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長弘弘蜀魯中人孔

以悅趙鞅弘死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秋七月魯季孫斯卒○編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

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桓子庶

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嗣

位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再求于是康子使召冉求

○冬十月秦惠公卒在位九年子嗣是為悼公

○晉趙鞅帥師圍朝歌○編荀寅犯師出奔邯鄲趙鞅殺士

皐夷

○庚二十有九年春二月盜殺蔡昭侯在位二十八年子朔嗣是為成侯

○編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

入于家而卒

○秋八月滕頃公卒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嗣是為隱公

○三十有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晉荀寅士吉射奔齊○編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七

趙鞅伐衛遂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

寅于柏人今山西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秋九月齊景公卒在位五十八年少子荼立冬十月齊公子駒公

子嘉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編齊景公雙鬢

似之子荼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于萊秋景

公卒冬公子駒嘉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

○三十有十一年春吳伐陳楚子救陳○編吳伐陳復修舊

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孔子自蔡如葉楚邑楚子遣使來聘孔子○編楚子救陳聞

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于楚則

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于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楚子與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楚子乃止

○秋七月楚子軫卒在位三十七年羣臣立其子章是爲惠公○編楚子在城父救陳下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八 四九七

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子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闞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途逆越女勾踐之女之子章立之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問于周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若禘禘祭也之可移于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禘

○孔子自楚反于衛

○齊陽生入于齊是爲悼公齊陳乞弒其君荼孺子在位一年○編陳僖

子乞使召公子陽生于魯十月立之將盟鮑叔謂陳乞曰女志君之爲孺子牛景公鍾愛孺子常啣繩爲牛使茶牽之而折其齒乎茶頓地故折景公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亡一大夫指鮑叔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指陽生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命是從鮑叔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賈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毛遷孺子于駘齊地殺諸野幕之下

○癸三十有二年夏魯侯會吳于郕今寧縣○編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疾于我乃與之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九 四九八

○秋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編季康子欲伐邾享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孟孫皆以爲不可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請救于吳吳子許之

○甲寅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編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悅之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二伯從之乃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殺之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編吳爲邾故伐魯克武城國

人懼吳師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十百人三踊

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

遷，吳人行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

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楸之以

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後二年，邾隱公奔魯，又奔齊。

○夏五月，齊伐魯，取譙及闡。俱在今寧陽縣境。○編初，齊悼公奔魯。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送之。季魴侯康子通焉，女言其

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使鮑牧帥師伐魯，取譙及闡。秋，魯及齊

平齊，送季姬以歸，嬖仍歸魯譙闡之邑。

○冬十二月，杞僖公卒。在位十九年。子維嗣。是為閔公。

○三十有四年，夏，楚人伐陳。○編陳即吳故也。秋，吳城邗。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音溝通江淮。吳人於邗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

○冬，吳子使如魯。○編前年齊與吳謀伐魯，既而齊與魯成

而止，故吳憾之，反與魯謀伐齊。

○丙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三月，齊侯陽生卒。悼公在位四年。子壬嗣。是為簡公。○編魯會吳伐齊，南鄙師于郕。音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冬，孔子自陳復至衛。○楚王孫圉聘于晉。○編言定公嘗

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

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也。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善謂觀射父左史倚相也。語詳國語。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丁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報師之役也。

○夏五月，魯侯會吳伐齊。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今蒙陰縣西北。齊

師敗績。○編吳北伐齊，越句踐率眾以朝，厚獻遺之。吳王喜

獨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切諫不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

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賜之屬鏹。名劍。以死將死曰：「扶吾目懸

之東門以觀越師之入也。」吳子浮之江。

○秋，滕隱公卒。在位七年。孔子自衛反魯。○編魯人以幣召

孔子，乃歸。哀公問政，然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始下至秦繆，終于秦誓，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無辭也。皆絃歌之

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讀易，韋編三絕，序彖象繫辭說卦文

言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戊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編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

不對，私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

敏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法，則有周

公之典在，不聽卒用田賦。

○未三十有八年，夏，單子魯侯會吳子于黃池。衛地在南。吳子使駱來告勞於越人，吳及越平。○編夏魯哀公會單

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聞吳子久留未歸，乃

悉士眾以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遂入吳，吳

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七月，盟吳

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吾為長晉人曰：「于姬姓，吾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

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  
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久久請少待之乃先  
吳人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路告勞于周王賜弓弩  
王昨以增號謚吳子歸以國亡太子內空又居外久士皆罷  
傲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編魯人狩于大野叔孫

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見其腐音君而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麟仁獸也反袂拭面涕沾袍

曰吾道窮矣于是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隱桓  
莊閔魯昭定哀絕筆于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夏四月齊恒執其君寘于舒州○編齊簡公寵闕止使為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三

政陳成子桓憚之諸御鞅言于簡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  
擇焉弗聽陳氏殺闕止執公寘于舒州齊公曰吾早從鞅之

言不及此

○六月齊陳恒弑其君王在位十四年遇弑立其弟驚是為平公孔子請  
魯侯討之不聽

○辛酉四十年夏五月癸惑火守心宿名○編心宋之分野也景  
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

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  
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癸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

徙三度

○壬戌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聩自戚入于衛是為莊公其

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鄆肸來告○編衛孔圉娶蒯聩之姊伯  
姬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圉卒通于內太子在戚伯  
姬使良夫于太子太子與之盟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  
三死無與為請于伯姬良夫與太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  
二人蒙衣而乘遂適伯姬氏既食伯姬仗戈而先太子與五

人介甲輿輿從之載輿豕欲以盟也迫孔悝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

臺藥寧聞亂使告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  
季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季路入公孫敢止無人季

路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乃入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  
孔叔太子聞之懼其臣石乞孟鷹以戈擊季路斷纓冠系之下垂者

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三

由也其死矣孔悝立莊公召獲奉輒奔魯衛侯使鄆武子告  
于周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今大名府地而行出奔宋

○夏四月孔子卒○編魯哀公諱之曰旻天不弔不愆遺一

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

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  
之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

室因命曰孔里今日瑩樹以百數皆異種四方弟子各持不  
生荆棘刺人之草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

陳人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編楚太子建之



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奔鄭。鄭人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建，請行而期焉。鄭人知之，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沈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白楚邑今縣地。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白公厲劍于期，結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慎，今頓上白縣地。公敗之，以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白公欲以子閻為王，劫之不從，殺之。而以楚子緡子重監會編卷七。

東周紀 敬王 十四  
如高府，在江陵縣。葉公聞亂而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藏其尸也。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葉公兼二事，國寧，兼令尹司馬二事。乃使寧子西為令尹，使寬子期為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 四十有二年春，衛侯殺其嬖人渾良夫。○編 太子請殺

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春，衛侯為虎幄于籍圃，成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一紫衣二祖裘三不釋劍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秋七月，楚滅陳，殺湣公。○編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使武城尹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公孫朝帥師滅陳。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公孫般師而還。○編 晉人既立般師而還，衛侯自野入般師，出十一月，石圃攻公公入于戎州也。戎邑也己氏，戎人既入而示之璧，曰：「活我，我與汝璧。」己氏曰：「殺汝璧，其焉往？」遂殺之。太子疾，公子青俱死，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甲子 四十有三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自為封邑。○編 田常即陳恒既弑簡公，懼諸侯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氏，于是盡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強者，割齊安平以東至鄆，那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在位十年 是為厲五年

○丑四十有四年秋王崩太子仁立

元王名仁敬王之子在位七年

○西元年春吳人殺其公子慶忌○編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在豫章今江西寧州地遂適楚聞越將

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冬十一月越圍吳○編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

一日五反越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晉定公卒在位三十一年子錯嗣是為出公

○晉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編先是趙簡子使尹鐸守晉

陽今太原縣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元王

六

損其尸數至是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

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晉荀瑤即智伯伐鄭取九邑○編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

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

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

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

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

○卯二年夏五月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編越既勝吳欲

霸中國始遣使聘魯又聘齊

○晉趙無恤滅代○編襄子姊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

服北登夏屋山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

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所死地為摩笄山以代封伯

魯襄子子周為代成君

○辰三年夏四月越人納邾子益于邾太子革奔越○編邾

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

越

○冬十一月越滅吳○編初句踐反國乃苦心焦思臥薪嘗

膽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

其民生長可用乃以伐吳吳王敗棲于姑蘇山吳使人行成

請曰孤臣異日得罪于會稽孤臣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

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元王

七

欲許之范蠡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乃

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句踐又欲許之蠡又諫曰孰使我

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十

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句踐曰吾欲勿許難對其使者蠡

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賜越越敢不受乎乃不許成欲遷夫差于甬句東海

夫差曰吾何面目以視于天下自縊而死將死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以見負也其支庶入海為倭故倭亦云吳太伯之後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編句踐既平吳乃以兵北

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即古徐國地非宋之彭城也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胥命為伯○編句踐乃使使號令齊

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引咎乃還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編句踐既會渡淮而南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編初蠡與句踐淡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名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歎曰

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間行止于陶今定陶縣又謂之陶朱公蠡去遺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元王 太

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賜之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編四年夏六月蔡成侯卒在位十年子產嗣是為聲侯  
○編五年夏四月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太子○編邾子無道故執之而立公子何亦無道

○魯侯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荆為太子○編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

之 ○魯侯朝于越○編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句踐太子名得與之相親將妻公而多與之也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辛未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編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執足示而登席公怒褚師出公戰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作

亂攻公公出將適蒲今長垣地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今濮州境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使如越請師後衛侯輒卒于越

○六月魯侯至自越自後公與大夫有惡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元王 无

○王七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人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黜是為悼公○冬十月宋景公卒在位四十八年大尹立啓六卿逐啓及大尹而立得是為昭公○王崩太子介立貞定王名介元王之子在位二十八年

○癸酉元年夏四月自貞定王元年夏四月以後時月俱闕書晉荀瑶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

○魯侯出奔越○編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八月公如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在位二十七年魯人立公之子寧是為悼公○編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悼公之時三桓勝魯

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三年晉地震。

○四年燕獻公卒在位二十八年孝公立。

○越莒執卒句踐在位三十一年子鹿郢嗣是為鹿與

○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

○六年鄭聲公卒在位三十八年子易嗣是為易公

○晉河絕于扈。

○八年秦伐大荔戎之別種取其王城。

○十年越鹿郢卒在位六年子不壽嗣是為不始

○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編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貞定王

辛

晉侯

氏號為六卿六卿疆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

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晉荀瑤滅夙繇夙國也戰國○編初智伯欲滅夙繇而無

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

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不

聽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遂

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在位十一年荀瑤立昭公曾孫驕

是為驕而專其政。○編晉侯奔齊道死智伯欲盡并晉未敢乃

立驕為君驕大父雍昭公少子也雍生思思善于智伯故立之是時智伯最強晉政皆

決于智伯哀公不得有所制。

○蔡聲侯卒在位十五年子嗣是為元侯

○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于籃臺。○編智伯欲伐衛遺衛君

野馬白璧南文子公孫彌年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

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

賢人先知吾謀也還自衛三卿宴于籃臺智伯戲韓康子

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

難誰敢與之對曰卻氏有車轅之難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後

趙有孟姬之讒趙嬰通孟姬同括放之難矯變于厲公而滅三卿

之母與其老州宿通孟姬讒于景公殺同括樂有叔祁之愬叔祁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貞定王

壬

晉侯

之所知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趙

段規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晉河水赤三日按河先絕于扈茲又水赤晉亡之兆也

○十有三年齊平公卒在位十五年子積嗣是為宣公○陳成子卒

子盤代自陳完至成子恒七世○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

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

○十有四年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編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

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

與必向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

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駒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

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

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

○鄭人弑哀公在位八年遇弑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  
○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編三家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沉竈產龜民無叛意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瑤滅之三分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貞定王

三

晉

其地○編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惟輔果在○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讐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

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一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家通使○編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敬得罪于陳而奔齊齊封之于田子孫盛多其後齊亂公室卑弱諸大夫自相爭奪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於民而以公量收之公量小斗民皆戴之國內多篡弑立君皆由田氏田恒弑齊簡公恒之子盤號襄子為齊相至是與三晉韓趙魏通使盡以其兄弟宗人為都邑大夫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貞定王

三

晉

○趙無恤伐狄○編趙無恤使新稚姓也狗名也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狄二遽傳也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謂勝也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庚十有八年衛悼公卒在位七年子弗嗣是為敬公○蔡元侯卒在位六年子齊嗣

○初十有九年燕孝公卒在位十年載嗣是為成公  
○王二十有二年越育姑卒在位十年子翁嗣是為朱勾

○甲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齊在位四年而亡自周文王子叔度之裔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監殷其地今河南上蔡縣也至是楚滅之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

七十六年而亡

○丙二十有四年楚滅杞杞姬姓伯爵周武王克商求夏禹其地今河南杞縣也至是楚惠滅之凡二十一世歷六百七十八年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編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楚東侵地直至泗上

○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古西戎國今慶陽府擄其君晉滅伊洛陰戎○編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戌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秦厲共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嗣是為

○亥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弟叔弒王自縊是為會編卷七

○封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編河南即邾鄆周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又遷殷頑民于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

考王名嵬貞定王少子在位十五年

○辛元年

○壬二年晉哀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抑嗣是為幽公○龍門河水赤三日

○甲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編晉獨有絳曲沃地餘

皆屬三家

○丙六年夏六月秦兩雪

○丁七年燕成公卒在位十六年閔公立

○酉九年楚惠王卒在位五十七年子中嗣是為簡王

○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編時晉三家強盛衛如小侯反屬之

○戌十年楚人滅莒莒嬴姓子爵少昊之後周武王克商封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于春秋共公庚與以後微弱不復見矣後四世至是為楚所滅

○魯悼公卒在位二十五年子嘉嗣是為元公

○辛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壬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在位十四年弟立是為懷公

○癸十有三年晉桃李冬實

○乙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衛公子甕弒其君昭公在位六年而自立是為懷公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于鞏今鞏縣以奉王是為東周○編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始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矣

衆于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爲君而若此紛紛也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

○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在位二十三年以兄伯魯之孫浣爲後獻子徙

治中牟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于代是爲桓公

○編襄子娶空同氏生五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必欲傳位于伯魯子代成君代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爲

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子獻子少卽位治中牟

○秦庶長秦官名鼂弑其君懷公在位四年國人立其孫是爲靈公

編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

乃立昭子之子居涇陽

○鄭共公卒在位二十年子已嗣是爲幽公晉韓虎卒子啓章代是爲武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威烈王

三

子曲沃桓叔生韓萬自韓萬傳至晉魏駒卒子斯代是爲文

侯畢公高之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爲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己巳二年晉趙嘉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編趙桓子逐

獻子而自立于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

其子而復迎獻子立之

○戊午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在位二年鄭人立其弟駘是爲

○丙辰四年秦作上下時編秦靈公作上下時于吳陽吳山

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六年盜殺晉幽公在位十年魏斯誅作亂者而立幽公之

子止是爲烈公○編晉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之魏文侯

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

○庚辰七年晉魏斯城少梁今韓城縣韓啓章都平陽今平陽府趙浣城

法氏在澤州高平縣

○癸亥八年越滅郟郟少吳之後地在今海州

○甲子九年秦初以君主猶公也妻河魏俗爲河伯娶婦豈染秦

與俗

○丙寅十有一年衛公孫頰敬公之孫弑其君懷公在位十年而自立

○丁卯十有二年中山武公初立按中山古鮮虞國自魯昭公

諸侯方武中山不服而中山之勢漸強至是中山武公自立

制與諸夏抗衡矣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威烈王

七

○戊辰十有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始于此

○己巳十有四年越朱勾卒在位三十三年子翳嗣

○庚午十有六年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人長城在今平陰

○辛未十有七年魯侯以公儀休爲相編休相魯入其家見

織帛怒而去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壬申十有七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

○癸酉十有八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

○甲戌十有九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

○乙亥十有十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

○丙子十有十一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

○丁丑十有十二年晉魏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中

烹而爲之羹羊嘜之盡一杯中山知其忍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以中山封其子擊他日問于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夫士則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綱鑑會編卷七

夏月紀 威烈王

天

四百十四

○秦初租禾○楚簡王卒在位一十四年子當嗣是爲○甲十有九年晉魏斯以吳起爲西河守西門豹爲鄴令上地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糶法○編吳起衛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譜之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乃以爲西河今汾州府守而拒秦起之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故能得士死力○文侯以鄴爲憂任西門豹守鄴今臨漳縣而河南稱治○李悝爲上地今未詳守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

治田勤則晦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糶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上糶二而舍一下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而糶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于盜賊故始于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今之名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

綱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威烈王

无

四百十五

○西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編文侯問李克今所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吾之相定矣乃相魏成○齊宣公卒在位四十二年子貸嗣○晉趙籍以公仲連爲相○編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畝連諾而不與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之田何如連曰方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悅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任能爲請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爲請烈侯悅乃使使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遂以畜



為師以欣為中尉以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丑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在位六年子購由嗣是為昭公○編昭

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

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丙外不

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

復之

○戊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金履祥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

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于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

始于魏韓趙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于韓趙魏之滅智

伯又推其始以及智趙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于

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于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

接于左氏者敘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

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于續經為有嫌

網鑑會編卷七

東周紀 威烈王

大事記用史紀年表之名制于春秋

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辛二十四年燕僖公王崩子驕立

○癸二十五年秦惠公秦伐魏

○甲二十六年魏襄王魏伐楚

○乙二十七年趙威烈王趙侯籍卒

○丙二十八年鄭圍韓陽翟

○丁二十九年秦烈侯秦取元

○戊三十年魏襄王魏伐楚

○己三十一年秦惠公秦取元

○庚三十二年魏襄王魏伐楚

○辛三十三年秦烈侯秦取元



網鑑會編卷八

文安 劉

崑山 葉

東周紀

威烈王

○庚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代

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景侯度六年初命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

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然則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

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

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

盡豈不哀哉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威烈王

○己二十四年燕僖公王崩子驕立

○癸二十五年秦惠公秦伐魏

○甲二十六年魏襄王魏伐楚

○乙二十七年趙威烈王趙侯籍卒

○丙二十八年鄭圍韓陽翟

○丁二十九年秦烈侯秦取元

○戊三十年魏襄王魏伐楚

○己三十一年秦惠公秦取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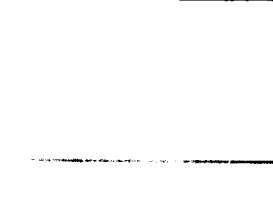
○庚三十二年魏襄王魏伐楚

○辛三十三年秦烈侯秦取元

○壬三十四年魏襄王魏伐楚

○癸三十五年秦烈侯秦取元

○甲三十六年魏襄王魏伐楚



扶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嫠音往哭之曰是軹澗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刑以絕踪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傍

六年鄭弑其君駘

八年齊伐魯

九年魏伐鄭

十年晉孝公頃元年。是年雖無事亦書于支者紀晉孝公元也餘倣此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齊田和恒之曾孫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

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齊伐魏○魯敗齊師於平陸

十三年秦侵晉○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在今

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

楚楚以為相○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

魏都在河之東故稱大河為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

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湖名在右彭蠡

右太華湖名在右伊闕山名在洛

在其南羊腸坂名在壺關縣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山名在吉

右太行山名在懷慶府常山即北岳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

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曰善及魏相田文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東周紀 安王 二

九上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王

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

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於

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

戚大臣多怨起者

十六年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田齊新國一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魏襲趙邯鄲不克凡九大國

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

楚楚以為相○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

魏都在河之東故稱大河為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

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湖名在右彭蠡

右太華湖名在右伊闕山名在洛

在其南羊腸坂名在壺關縣在其北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山名在吉

右太行山名在懷慶府常山即北岳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

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曰善及魏相田文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

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東周紀 安王 三

九下

十七年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自庶長改迎靈

公之子於河西立之是為獻公遂殺出子及其母沉之淵旁

十八年秦獻公齊桓

十九年魏敗趙師於兔臺

二十年日食晝晦

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自楚悼王薨貴戚

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討

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二十二年楚肅王齊伐燕○魏韓趙伐齊

二十三年凡八大國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二十四年齊威王因狄敗魏師於滄滄水之側非邑名也○魏韓

趙伐齊

綱甲二十五年晉靖公俱蜀伐楚

綱乙二十六年秦侯元年是歲晉亡王崩子喜立○

三晉其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名喜安王之子在位七年

綱丙元年韓滅鄭自陽翟今高州漢為徙都之

綱丁二年趙成侯

綱戊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地名未詳○魯魏伐齊

綱己四年燕桓公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趙師於北

蘭

綱庚五年魏伐楚○韓嚴遂弑其君○目韓哀侯以韓廙為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烈王

四

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於朝而并中哀侯

綱魏侯擊卒○目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瑩與公中音仲緩爭

立國內亂

綱辛六年魏惠王薨韓齊侯來朝○目時周室微弱諸侯莫

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綱趙伐齊○魏敗趙師於懷○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目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

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今東阿縣大夫語之曰自子

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音

州今濮州子不救衛取薛陵地名未詳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且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悚懼莫敢

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綱壬十七年楚宣王崩王崩弟扁立○韓趙伐魏圍安邑○目

韓公孫頡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

魏大破其兵遂圍安邑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

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

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

司馬遷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

可破也子其國

顯王各扁烈王之弟在位四十八年

綱癸元年齊伐魏○趙侵齊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顯王

五

綱乙三年秦敗韓魏之師於洛陽

綱丙四年魏伐宋

綱丁五年秦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石門在今解州東南賜以黼

黻之服

綱未七年魏敗韓趙之師於滄○秦敗魏師於少梁今韓城

綱秦伯卒○目秦獻公薨于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

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以夷翟遇秦攢斥之

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疆秦

綱申八年秦孝公薨彗星其象若竹筍長短無常所以除舊布新也見西方

綱衛公孫鞅入秦○目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

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

子致伯始封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任者厲蹀簡

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

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今臨潼縣且欲東伐

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

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

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

公叔痤痤字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在問之曰公叔病如

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

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

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

綱鑑會編卷八 夏周紀顯王 六 萬九

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

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

悖哉鞅既至秦因變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

公大悅與議國事

綱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衛鞅欲變

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

彊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

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

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

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

伍而相收司連坐五家為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發也一告

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

率音律受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併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復音福除也謂事未利也工商及怠而貧

者舉以為收拏糾舉收錄其妻除免其身役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

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

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行期年民之國

都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

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

綱鑑會編卷八 夏周紀顯王 七 萬九

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司馬遷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

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

欺其親昔齊桓公不肯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刑

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

道非粹白而尚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

力猶且不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綱十一年韓昭侯秦敗韓師於西山

綱十四年齊魏會田也於郊○目魏惠王問齊威王曰

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之大國而無寶乎威

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邑名在  
太山南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  
使守高唐今為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正義曰徐州齊西北境在渤海東平縣則在今  
德滄之界故近燕趙非後世彭城為徐州者也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有種首名者  
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惠王有慚色

綱丁十五年秦敗魏師於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邯鄲

綱辰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目初孫

臏與龐涓共學兵法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  
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客  
之進之威王王以為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為將辭以刑餘之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顯王

八

魏

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  
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當以手徐解  
擊之救鬪者不搏擻音角搏擻以手持擻刺人批亢擣虛批擊也亢喉也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  
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  
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  
桂陵在乘氏東南魏師大敗

綱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地名未詳舊記引

綱庚十八年秦伐魏○韓以申不害為相○目申不害者鄭

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黃老之法清簡無為以干韓昭侯昭  
侯用以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

子嘗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  
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其行子  
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  
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弊袴  
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  
聞明王愛一嘔一笑嘔愁威視威視今袴豈特嘔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列教令常於此門關關在  
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 宮庭於咸陽徙都之并諸小鄉聚  
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  
衡丈尺

綱申二十一年趙肅侯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顯王

九

魏

綱乙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目初子思言苟變  
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  
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卵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  
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  
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  
干城之將干杆也謂打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  
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  
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  
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  
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綱目二十五五年諸侯會於京師書法會而不朝故書諸侯而不序略之也

綱目二十六年致伯於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

綱目二十八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擄太子申

○目初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威侯鄉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臧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浚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

遂起兵使田忌將之孫臧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十 志行 五十三

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隘而傍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乘勝大敗魏師擄太子申

綱目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今開封府秦封鞅為商君○目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擄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音烏今商州一曰在南陽內鄉縣境十五邑號曰商君

綱目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盤孝公薨于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

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

以人之四肢及首繫於五馬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就與五殺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也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謂立晉惠公一懷公文公也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謂送杵者以音聲相勸春也今君之從政也陵轍車踐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十 志行 五十六

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擄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音烏今商州一曰在南陽內鄉縣境十五邑號曰商君

綱目三十一年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盤孝公薨于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納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人之四肢及首繫於五馬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就與五殺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也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謂立晉惠公一懷公文公也救荆禍其為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謂送杵者以音聲相勸春也今君之從政也陵轍車踐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也陵轍車踐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也陵轍車踐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也陵轍車踐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也陵轍車踐公族殘傷百姓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君之

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書曰侍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龍秦國之政商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捐棄也人君死臣不敢斥言也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聽居五月而難作

蘇軾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

綱甲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韓申不害卒

綱乙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社主民也社以石為社亡國將危之兆也

綱孟軻至魏○目孟子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詞厚禮以招賢者故孟子至魏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十一

綱丙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綱丁三十五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齊魏會於徐州以相此後世以彭城為徐州之所自始

綱楚滅越○目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地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而朝服於楚

綱戊三十六年楚伐齊○韓侯侯作高門屈宜

目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訕舉贏者也言時衰耗而作奢修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綱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今綏德州

綱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方誅商鞅疾辯士不用其言大困而歸父兄妻嫂俱笑之秦益發憤讀書簡練以為揣摩期年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

兵者以趙為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

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蠶食之食葉緩而不

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十三

被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斤秦今魏縣地令其將相會於洹水今魏縣地之上約曰秦攻一

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

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效獻獻也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雞口雖小猶能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

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三十萬蒼頭蒼頭髮而青奮擊各二十萬斯徒十萬斯徒馬者車六百乘騎五

力者奮擊各二十萬斯徒十萬從僕隸也

千匹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

秦說齊王曰齊四塞四面有山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菑齊都今為縣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

攻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

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

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

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楚疆則秦弱

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

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秦為從約長并相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古

六國北報趙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輜載衣車重載物車擬於王者周顯

王聞之恐懼使人除道郊勞秦之兄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

秦笑謂其嫂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

而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吾有雒陽負

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

肅侯封為武安君於是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古 去趙適燕從約皆解○目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

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古 魏以陰晉今華陰縣為和於秦○齊伐燕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古 網那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少梁河西地於秦

網辰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今榮河縣皮氏今河拔焦在陝州

宋公弟偃逐其君剔成而自立

網癸四十二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今蒲州

歸之魏盡入上郡今延安府以謝秦以儀為相○靈張儀者

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鬼谷地名扶風地陽縣川陽城

焉秦書考索曰鬼谷子周時高士姓名不聞蘇張師之授以

押闔分其書三卷又一統志云鬼谷子晉平公時人姓王名

詡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清溪之鬼谷蘇秦張

儀嘗問道三年辭去詡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

榮惜哉鬼谷處人間學縱橫之術遊諸侯無所遇從楚相飲

數百歲後不知何之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

共執儀掠管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

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

否妾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顯王 古 網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

張儀遊於趙儀果至趙求謁蘇秦秦廷辱之儀大怒念諸侯

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

天下賢士我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

耳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舍宿稍稍近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能乎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綏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綱甲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今慶陽府秦歸焦曲沃於魏

綱乙四十二年趙侯卒○綱目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

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薨于武靈王立置博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姓名也趙相加其秩

綱丙四十四年趙武靈王元年夏四月秦初稱王書法入綱目以來

綱丁四十四年魏襄王元年秦初稱王書法入綱目以來

綱戊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今陝州古號國

綱己四十五年秦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

明得意欲以敵齊而為燕

綱庚四十六年秦齊楚會於齧桑齧音齧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綱辛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平周邑在今介休縣西南○綱目儀相

魏欲令魏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伐魏取二邑而陰

厚儀益甚

綱庚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綱辛四十八年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綱目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靖

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五大夫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

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

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

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為嗣嬰卒

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嘗數千

人名重天下○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史記

徒姓名楚直當也胡注曰直其名也送之不欲行謂公孫成曰足下能使僕無

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成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皆致

綱壬四十八年秦大敗韓師於修魚韓地擄其將饒申差二將名○綱目

疾入諫

慎觀王名定顯王之子在位六年

綱癸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甲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乙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丙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丁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戊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己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綱庚四十九年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

斬首八萬諸侯振恐

綱齊大夫殺蘇秦○鑑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

綱魏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目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

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成楚

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

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

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

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綱五年秦伐蜀取之○目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伊洛河三水周室天下之朝市也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慎親王 九

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

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

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

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

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彊

綱燕君曾以國讓其相子之○目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

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

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

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

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

老不聽政顧也為臣

綱六年王崩子延立

報王名延慎親王之子在位五十九年

綱元年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伐魏取曲沃又敗韓

師於岸門在今長葛縣質其太子倉以和

綱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目燕子之為王三年

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

許為助平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

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

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綱孟軻去齊○目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

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

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己任是以所如不合遂致為

臣於齊而歸

綱二年齊潛王秦伐趙○楚屈句帥師伐秦○目秦欲伐

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

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

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

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

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作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時楚絕約於齊齊不通其使故借宋符以達之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音茂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音割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三  
地俱非秦楚交爭之路或曰丹陽城在今歸州一在枝江然二

者卅水之陽當在武關浙川之間秦又大敗於藍田秦縣今屬西安府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綱燕人立太子平為君綱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甲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涓潔也王居中潔除之人漢為謁者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還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蘇子自周往鄒

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綱韓君卒綱韓宣惠王嘗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繆畱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綱四年燕昭王平韓襄王倉元年蜀相莊弒蜀侯綱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封儀為武信君秦君卒諸侯復合從今常德府地西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北通於巴蜀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三

敢取臣且臣善其雙臣斬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虎不格敵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韓王許之儀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兵彊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西趙割河間

南河之間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又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趙之右肩而與之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而約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今大同九原今五原之五原在雲中之西驅趙而攻燕則易水在保定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今真定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三

綱鑑五年秦武王元年秦張儀出復相魏○鑑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俱秦之弟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綱秦誅蜀相莊○秦魏會於臨晉

綱六年秦初置丞相

綱七年秦魏會於應古應國在魯山縣東一云卽今葉縣地又河東臨晉亦有應亭綱秦使甘茂伐韓宜陽○目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為息壤蓋以地長得名秦之息壤未詳其處對曰宜

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行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東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

綱甲八年秦拔宜陽○目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東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三

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綱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為將軍○目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芊八子芊姓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與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

綱趙始胡服招騎射○目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今臨城縣遂之代北至無窮言其地之遠西至河登黃華山名在彰德府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

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本晉地高樓煩胡所據今尚嵐州地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鄆今栢縣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鄰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晉

出令焉

綱乙九年秦昭襄王趙君略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齊并致胡兵○楚齊韓合從

綱丙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綱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日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於魏王兄弟不善者悉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綱丁十一年秦楚盟於黃棘即棘陽也在今鄧州境秦復與楚上庸今竹

綱戊十二年彗星見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一世再見者一世再見惟報而已

綱秦取魏蒲阪今蒲州晉陽封陵二邑故地俱在蒲取韓武遂索隱曰武遂在宜陽之左右非河間之武遂○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日初楚與齊韓合從至是齊韓魏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太子橫爲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綱己十三年秦魏韓會於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綱庚十四年日食晝晦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晝是年漢呂氏庚申年○秦取韓穰今鄧州○秦韓魏齊伐楚楚殺其將唐昧取重丘春秋時重丘有二一曹邑一齊邑皆非楚地此未詳○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綱辛十五年秦公子悝質於齊○秦芊戎宣太后同父弟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晉

綱戊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日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史記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菖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憂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納其女姓孟姚蓋孟姚也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爲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綱齊魏會於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於武關劫之以歸楚請太子橫於齊而立之○日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

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二人姓名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

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網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五音千五

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瞻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平遂懷石自投汨羅江。陰縣以死。

綱秦以齊田文為丞相。○目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綱秦十七年。楚頃襄王橫趙。田文自秦逃歸。○目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乃以樓緩為相。囚文。

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狐裘。而文先已獻秦王。無以應。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裘以獻姬。乃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文乃得脫歸。

綱秦伐楚。取十六城。○目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伐之。取十六城。綱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目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二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

綱鑑會編卷八 東周紀 報王 五音千五 三國雖去。王必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蘇軾曰秦昭王敗楚懷王而囚之夏之割地諸侯然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綱趙君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堅白即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同異論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滅三耳一耳王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為三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滅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誅

東周紀 報王

天

志行

綱鑑會編卷八

綱鑑會編卷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東周紀 報王

綱甲十八年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綱乙十九年楚君槐卒於秦○鑑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綱丙二十年魏昭王韓釐趙王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大救境內音蒲賜令會聚飲酒五日

綱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王父○初王

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眾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任事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為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王父以王屬義也日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用不禮聲善而實惡內得王而外為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

娃孟姓死王愛弛嘗朝羣臣王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保族也然也反北面誦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

決王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王父令召王肥義人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王父成兌因圍王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王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王父欲出不得探雀敵食之三月餘餓死

綱秦以魏冉為丞相

綱二十一秦敗魏師於解今解州

綱二十二魏韓伐秦秦左更官名白起將兵敗之拔五城

○魏韓伐秦魏冉薦白起將兵敗之於伊闕殺擄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為國尉

綱二十三楚君迎婦於秦○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

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讐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能凌之哉故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以六千里而為警人役信哉

綱二十四秦伐韓拔宛○秦封魏冉為穰侯芋戎為華陽君弟市為高陵君惲為涇陽君

綱二十五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人河東韓入武遂於秦

綱二十六秦大良造秦爵名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綱二十七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

而皆去之○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綱秦攻趙拔梗陽今清源縣

綱二十八秦攻魏拔新垣曲陽二邑在今濟源垣曲之間

綱二十九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

○秦敗韓師於夏山詳宋

綱齊滅宋○宋有雀生鱗作史古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

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普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

綱三十秦會楚於宛今南陽今義陽縣會趙於中陽今孝義縣○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齊殺狐咺陳舉燕使樂毅如趙○齊潛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斯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問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囑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綱三十一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弑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為



昌國君。○目燕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魏之師分韓師以畧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帥燕師長驅逐北。齊人大亂。潛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為昌國君。畱御齊城之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潛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今樂安博昌縣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泰安州境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兩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

編鐘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四

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樂毅聞畫邑。畫音獲一作畫故城在臨菑縣境人王蠲音賢屬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使人請蠲。蠲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蠲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萊前軍循太山。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野。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以中軍據臨菑。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蠲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綱秦魏韓會於京師

○齊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齊人討淖齒誅之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目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音家。備敫女。奇法章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王子。法章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綱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鑑趙王得楚和氏璧。于和得璞於楚山中

編鐘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五

三獻不受。因抱玉而泣。後王使玉人破之。得寶故名焉。秦昭王欲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趙。趙與之璧。而秦不與趙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欺欺欺也。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綱衛君卒。○目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為神。又使人過開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開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開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人姓名而恐因愛重。以墜已也。乃貴薄疑。人姓名以敵

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胥相靡也衣褐帶索相連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邑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綱已三十二年秦伐趙拔兩城

綱辰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石城今永寧州地

綱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目楚欲圖周王使東周

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

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勝而兵

綱盤會編卷九

東周紀報王

六

五

利身肉既勝而爪牙又如兵刃之利然人猶攻之若使澤中

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

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王居三代之傳器

鼎仰九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綱辛三十五年秦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在今高平縣境司馬錯因

綱壬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郢今宜都縣鄧今鄧州西陵今夷陵

綱秦趙會於澠池○目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

屬河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不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

從願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

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

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盛酒瓦器秦俗秦

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六尺四寸為步臣請得以頸血濺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音尺之左右皆靡音尺

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所加於趙趙人亦盛

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古以

尊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

加我上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

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

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

驚也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

綱盤會編卷九

東周紀報王

七

五

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內袒脫衣負荊負杖至門謝

罪遂為刎頸交

綱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

臨淄封單為安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鑑初燕人攻安

平在臨淄東臨淄市掾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音車車

軸頭也及城濱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

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即

墨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

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期年未下乃

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今日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

即舊業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冠齊七

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爾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初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人

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嚴下有賈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棧棚也路險架木為棚而度曰閣道而迎王於城陽即莒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田單將攻狄故城在今樂安縣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臣以即墨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簾草器立則杖鉞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無

東周紀 報王

九

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今掖縣之奉西有淄上

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

不勝也單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

乃下○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

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

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故城在今武邑縣號望諸君燕惠

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

趙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

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懼毀辱之謗墮先

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

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

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書法文齊臣也不書齊者何○初齊潛王

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齊

襄王復國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

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

見置傳舍以其無能也食以草具十日彈劍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

無車遷之代舍更代侍奉之說出有車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

為家左右惡其貪而不知足孟嘗君使人給其老母食用於

是驩不復歌時孟嘗君客多邑人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十

出錢出錢於薛貸者多不能與息孟嘗君問誰可收債於薛

者驩署曰能因使驩往驩至薛召負息不能與者悉取其券

而燔之民稱萬歲及歸孟嘗君不悅驩曰君有區區之

薛不能拊愛其民又從而買利之臣為君焚其券欲令薛

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謝之

○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

秦置南郡今荆州地封起為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置黔中郡地在楚蜀之交今重慶之東南及辰常諸郡皆是

○三十九年魏安釐王元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南

十五邑○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

以距秦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十一

綱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安釐王異母弟

○四十年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斬首四萬魏納八城於秦

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温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

子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謂以地事秦欲得封之而受其璽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

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

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

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

則食不便則止博者局戲即陸博也以五木為戲有梟盧雉積塞五者為勝負之采博戲有刻為梟鳥形

者梟為最勝便宜也得梟則  
宜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  
不聽卒以南陽今修武為和

韓桓惠王元年楚太子完質於秦○目秦王將使武

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

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極則反冬夏是也致置也至則危累基

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王又兼韓服魏割濮磨水名之北注秦齊之要絕

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

保功守威緇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則三王不

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

韓魏之善而欲資之與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

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魏必為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

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橫度中國東西海也要約信結

也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

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復

使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燕武成王元年趙伐齊

音通預今趙奢擊却之趙封

奢為馬服君○目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

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

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

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威豈輕於

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

庫實及秦圍關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毅之子皆曰道遠

險阻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

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

者死秦師軍武安趙邑漢置縣在今磁州西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問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

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

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

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

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

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趙封奢

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

人名失齊秦滅義渠○目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魏人范雎入秦秦以為客卿○目初范雎從中大夫須賈

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

東周紀 報王 十一

東周紀 報王 三

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答擊折脅摺齒折音舌斷其脅肋伴死卷以簧音席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音臘落其牙齒魏出魏人鄭安平持睢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謂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睢伴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臨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睢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古

莫肯鄉秦耳王聽曰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於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擄矣王曰善乃以睢為客卿與謀國事

綱鑑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今武陟縣地○始用范雎之謀也

綱甲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綱乙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遂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王渾齒管齊而弑潛王李兌管趙而囚王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五

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雎為丞相封應侯魏須賈聘於秦雎因辱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走趙匿平原君家

綱丙 趙以公子勝為相

綱丁 五十年趙孝成王秦君母芊氏以憂卒

綱戊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一作中

綱己 伐韓取注人在今放○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

觸龍人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也之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

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

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也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

得補黑衣卿士聽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音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

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

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

曰必勿使反也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七

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

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

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

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

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

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

師乃出秦師退

綱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決於其母太史氏

綱百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綱百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

綱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

君○目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

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矣

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

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

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

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

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

為相封之淮北號春申君

綱百五十三年楚考烈王楚納州於秦○秦白起伐韓拔野

王上黨降趙○目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七

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

破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

能守上黨人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

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其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

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

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華陽君

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王之地而食之也

綱百五十五年秦王訖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

殺其將趙括。阬降卒四十萬。○靈秦左庶長王齮伐韓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 今高平縣地 以按音據上

黨民王齮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

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

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

趙括代頗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 柱瑟上雁

移上下以調聲若以音黏定其柱則不能調蓋喻執一不通者 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王不聽初括自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

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

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

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九

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

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

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為趙將

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而王齮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

君將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

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秦壁壁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趙請粟於齊齊王勿許周子

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唇亡則齒寒矣救趙之務宜

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

愛粟為國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括自

出銳卒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盡

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  
人趙人大震

○綱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

地以和○目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齮攻趙拔武安皮牢 舊注

即皮氏胡注謂皮氏在絳州之西與武安地不相合 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

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

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母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

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 邑名在今

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

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

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九

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

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秦趙構難而天下

悅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

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

而何慰秦之心哉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秦索六城

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則是王失之於齊取償於秦也以此

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矣趙王曰善使卿如

齊未返而秦使者已在趙矣

○綱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目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

相子順 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

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



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改嬖寵之官奪無任之祿諸  
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歎曰死病無  
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  
於諸大夫皆曰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  
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于母相  
哺响响相樂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  
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之破而患將及己可以人  
而同於燕雀乎斌穿之子也

綱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目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  
讐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  
弟於關齊窮抵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三

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唯言王稽王  
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雖散家財物以報所  
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睡毗之讐言舉日相忤者必報云

綱秦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目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  
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  
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  
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  
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齧代陵

綱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目趙王使平原  
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  
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

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表立見音今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  
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去言猶  
銳上突然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  
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  
而汝君言汝何為者也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縣於  
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  
豎子爾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三

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  
趙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謂楚  
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  
王當飲也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遂左  
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錄錄庸常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綱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襲殺晉奪其軍以進  
○目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  
侯敢救者必多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今臨又使將

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

見行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法斬首多為上

級一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

也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

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

贏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

自迎侯生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

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

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

車至公子家公子引生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

君夫人公子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

請魏王救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

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

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

見侯生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

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

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

父讐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兵符奪鄙兵

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

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

朱亥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則大善不聽可使擊之公子至

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

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三

鄴公子遂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綱甲五十八年 燕孝王 秦殺白起○王齮戰不利武安君

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

免為士伍遷之陰密今靈臺縣行至杜郵亭名在咸陽應侯曰起之遷

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

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綱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信陵君大破秦軍王

齮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

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

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

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

古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

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

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

不復見

綱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

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敗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三

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居蓄賂物以乘時射利

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

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

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音嫡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

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

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與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秦

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

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

中賢孝者舉以為嫡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

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報王

西

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

然果間因其開暇也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為嗣因請

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

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

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

人楚服而見夫人不韋以夫人楚人故使異人服楚製以悅之夫人曰吾楚人也

當自子之養之為嗣也更平章名曰楚

綱乙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京師陷

王卒○時秦伐韓取陽城今登封縣負黍聚斬首四萬伐趙取

二十餘縣斬首九萬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

將軍穆音鳩史失其姓攻西周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二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報王於周是歲卒○先是東西周

分治報王徙都西周自洛陽徙河南益以微弱不能王盟會武公周

也君依焉

東周君河南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君又封少子於鞏曰

而河南亡莊襄元年遷東周君於陽人聚而洛陽之鞏亡

綱丙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入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

年十二趙孝成王二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王建十年○凡

七秦丞相范雎免○秦河中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秦

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

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

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

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東周君

五

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

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

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

王悅澤任以為相數月免古讐與通

綱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文公武公子於懸音狐之聚

在今河南府城西五十里秦取九鼎遷西周於此○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

綱丁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秦伐魏取吳城○韓王

宋十三趙十二韓十九齊十一年秦伐魏取吳城○韓王

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綱戊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秦王郊見上帝於雍○楚

甲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年

遷於鉅陽

綱已秦五十五楚十一燕三魏二十  
綱百五趙十四韓二十一齊十三  
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弟魏

綱庚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  
綱庚六趙十五韓二十二齊十四年  
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

韓王衰經入弔祠

綱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目燕王使栗腹約驪於趙反而

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鄰高

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

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

臣非自為為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遂

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

綱鑑會編卷九

東周紀

東周君

毛

本行

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綱趙公子勝卒

綱辛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  
綱亥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齊十五年  
冬十月秦王柱薨子

楚立襄王○目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

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綱燕伐齊拔聊城齊復取之○目燕將攻齊聊城今為縣屬

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

下魯仲連乃為書約束而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陳利害燕

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魯仲連於齊

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屈於人寧貧賤

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

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綱子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  
綱子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為相國

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綱東周君與諸

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

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綱秦伐韓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洛陽有伊洛  
河三水故名○楚滅魯遷

其君頃於下水縣為家人

右周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

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

猶尊而事之以為共王守文武之宗祧久而不絕其故何

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

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

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而民將有陵慢之

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

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

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

日不可存況數十年乎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九

綱鑑會編卷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濬 輯錄

秦紀秦隴西谷名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伯益之後有非子者為周孝王養馬封之秦谷為附庸子孫遂以為國號

莊襄王姓嬴氏初名異人更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在位三年薨

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楚黃歇徙封於吳○日春申

君言於楚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今蘇州府而居之宮室甚盛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莊襄 始皇帝 六國稱皇帝又十二年崩壽五十歲

原郡○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

還○日秦蒙驁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

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

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

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

陵君色變趣音促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

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

魏信陵君帥五國之師敗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安

陵今鄆州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今為鄆州信陵君攻之不下使

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

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

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

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

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

而自用此辭反反還也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

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

稿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綱五月秦王楚薨子政立○日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

文信侯號仲父

始皇帝 六國稱皇帝又十二年崩壽五十歲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帝 二

綱乙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秦鑿涇水為渠○日韓

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

為渠並北山東注洛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

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塞也闕音燕之水

溉一作斤焉鹹土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

綱丙秦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趙王丹薨廉頗奔魏○

日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今內黃縣境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

人迎頗於魏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尋卒於楚

綱丁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三十三趙悼秦大饑○秦伐韓已襄王偃元韓二十九年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今武強縣方城今固安縣○李牧

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今蔚州雁門今代縣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莫與幕同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也為士卒費日擊

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細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

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音擔藍胡國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匈奴主犇走十餘歲

不敢近趙邊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戎狄秦滅義渠始於隴西今臨鞏北地今慶陽上郡今延安築長城以拒

綱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在鞏東下至高闕塞名在大同府西山中斷為塞其後燕破東胡却千

餘里亦築長城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綱魏公子無忌卒○目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

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末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

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鄰國君弔君之為主今君不命子則子

無所受韓王矣其子辭之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春秦伐魏取暢有說魏邑名

綱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捐納之令

綱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景閔王秦伐魏取二十城置

綱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

至函谷皆敗走○鑑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

伐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地名未詳舊注趙地者非

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

綱楚遷於壽春今壽州○目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

二十年不攻者何也踰颯音厄陽羅山之境之塞而攻楚不

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

能愛許鄆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

綱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綱秦九楚二十三燕十五魏三秦伐魏取汲

綱秦十楚二十四燕十六魏四秦伐魏取垣今垣縣

綱秦十一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秦伐魏取

綱秦十二楚二十六燕十八魏六秦伐魏取

綱秦十三楚二十七燕十九魏七秦伐魏取

綱秦十四楚二十八燕二十魏八秦伐魏取

綱秦十五楚二十九燕二十一魏九秦伐魏取

綱秦十六楚三十燕二十二魏十秦伐魏取

綱秦十七楚三十一燕二十三魏十一秦伐魏取

綱秦十八楚三十二燕二十四魏十二秦伐魏取

綱秦十九楚三十三燕二十五魏十三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楚三十四燕二十六魏十四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一楚三十五燕二十七魏十五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二楚三十六燕二十八魏十六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三楚三十七燕二十九魏十七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四楚三十八燕三十魏十八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五楚三十九燕三十一魏十九秦伐魏取

綱秦二十六楚四十燕三十二魏二十秦伐魏取

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毒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沫口唾也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即囊撲擲殺之也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質同鑽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子如初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五

方三

綱楚王完薨盜殺黃歇○目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于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於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費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李園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必先入據權殺君以滅口君若置臣郎中王薨園入臣為君殺之春申

君曰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鑑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戎人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六

方三

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始皇名民曰黔首始皇名民曰黔首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讀作資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齋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綱齊趙入秦置酒書法譏媚敵也國將亡矣其以自免者如是而已

綱趙九韓三齊二十九其以自免者如是而已趙伐燕取狸陽正義曰燕無狸陽疑是

秦伐趙取九城○趙王偃薨○目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綱丙秦十二楚二燕二十魏八趙秦呂不韋徙蜀自殺○目不韋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為變賜不

章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徒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

綱秦助魏伐楚丁秦十三楚四燕二十一魏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宜安即古肥子國秦師敗績

綱戊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綱辰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遣使稱藩於秦○目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綱秦紀始皇七

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胄之士所養非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首難說林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非因說秦王

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

未用李斯諍之下吏自殺綱己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秦伐趙取狼孟今陽曲吾遇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目初丹嘗質於

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綱戊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一秋九月韓獻南陽地於秦

○代地震圻東西百三十步綱辛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秦內史官勝人名滅韓擄韓王安置潁川郡治陽翟今開封府之南境○趙大饑○衛元君卒子角立

綱壬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秦王翦伐趙下井陘今為縣趙殺其大將軍李牧○目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

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慈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綱癸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秦滅趙擄趙王遷秦王如邯鄲○目故與母家有隙者皆殺之

綱秦軍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綱秦紀始皇八

軍上谷今延慶州地○楚王悍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弑之自立

綱甲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丹使客荆軻劫秦王不克秦遂進兵於薊○鑑初丹既亡歸

怨秦王欲報之謀於其傅鞠武武不應有頃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武諫曰不可以秦王之暴而

積怒於燕足為寒心況又聞樊將軍之所在乎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太子不聽武遂言燕有田光先生者

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事武因介光以見太子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驥壯壯盛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



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雖然光不敢不以圖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即願交於軻光遂語軻急過太子史記荆軻衛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能用軻嘗遊榆次與蓋聶論劍聶怒目厲之軻即出遂駕而去游於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亦不復會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狗屠及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軻許諾初太子送光出戒勿泄其言至是知其非庸人也軻許諾初太子送光出戒勿泄其言至是光遂自刎以明言之不泄軻至太子謂軻曰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意不厭今秦已擄韓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丹欲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九

君臣相疑以其間得諸侯合從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地名在今涿州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也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張場反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藥

焯以試人血濡縷血出如絲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燕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令為軻副軻有所欲待與俱而其人居遠未來軻未發太子疑其悔激之欲令舞陽先往軻怒遂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既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涕又前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軻就車而去軻至咸陽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搤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捧藥囊提荆軻秦王倉猝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十

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搥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行賞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史記後高秦王聞其善擊筑召見人有識其為漸離也秦王惜其善擊筑赦之使擊其目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扑秦王不中於足遂請漸離終其身不復近諸侯之人綱之秦二十一楚二十九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綱秦李信伐楚○曰秦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地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

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

歸頻陽今富平縣地

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使王翦代之

○王李信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今亳州地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

敗之入兩壁殺數都尉信奔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疆起

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

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霸水本

在今西安府城東出藍田谷北流入渭秦始翦請美田宅甚

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

網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

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將預反

粗中而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

我矣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今汝陽縣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

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

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跳躍也翦曰可矣楚既不得

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蕲南今蕲州南殺其將軍項燕

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網鑑會編卷十 秦滅楚 擄楚王負芻

置楚郡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郡會稽三郡

還滅代擄代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今兩浙閩越之地皆會稽郡也

五月天下大誦

○初齊君王

後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

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卒后姓也本勝

相齊與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

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秦雍門齊之城門司馬前日所爲立

王者爲社稷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而立王則王何

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

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及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者各

數百王收而與之各數萬之衆使收晉楚故地如此則秦國

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貴自燕南攻齊

猝入臨菑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音恭今輝縣處之松柏

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賔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

其國歌之曰松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蘇洵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路秦路秦而力

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至於顛覆理固宜然秦人未嘗

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

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

月削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網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士

貳料 17 - 214

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綱除諡法○目制曰死而以行為諡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綱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目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皆尚黑數以六為紀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

綱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徒豪傑於咸陽○綱網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丞相綰姓王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

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鄱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郡薛郡東郡瑯琊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中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郡置守尉監守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六郡置守尉治其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

收天下兵銷以為鐘鐻亦作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宮庭中關中記云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

戎狄服始皇以為瑞乃銷兵器鑄為金人象之索隱曰各重千石坐滿一丈號曰翁仲漢世在長樂宮門董卓從青門裏魏明帝欲將諸洛賜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一法度衡石丈尺後石虎從之鄴符堅又從入長安銷之

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 綱築宮咸陽北阪上○目初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及破諸侯寫倣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綱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今在平涼府西過回中在今隴州○作信宮即長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綱二十八年帝東巡立石鄒嶧山封太山禪梁父遂遊海上求神仙南渡江乃還○綱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在今鄒縣立石頌功業上太山自山陽至嶺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除

綱網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不死藥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始皇還過彭城今徐州齊戒禱祀欲求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弗得封禪書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云而汾陰欲祠出鼎徐廣曰是後三十七年鼎出汾陰又正義曰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鼎飛入泗水泗水出今泗水縣陪尾山南流浮江至湘山祠即君山在洞庭湖中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

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葬此始皇大怒伐湘山樹楮音者赤色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綱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縣名今屬開封府韓人張良狙擊狙物必伏而候之謀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山名在今福山

刻石而還○鑑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祖開地相韓昭侯

相蓋王悼惠宜惠王襄王父平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韓報讎

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今陽武南有博浪沙亭良令力士操鐵椎

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從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三十一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今民自具項畝實數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在今昌黎縣壞城郭決隄防○

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目初始皇之碣石使盧生入

海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符曰亡秦者胡也乃巡北邊

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二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今廣西南海今廣東象

郡今雷廉安○目發諸嘗通亡人及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五

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誼徙民五十萬戍五嶺大吏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而陸德明南康記及唐書注云云各有小異

綱蒙恬收河南即今河套地築長城○目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

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東西袤南北袤萬餘

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綱彗星見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目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

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

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

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

斯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

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

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

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

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首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六

○三十五年除直道○目使蒙恬除直道在今合水縣

道九原郡名唐豐勝州抵雲陽今涇州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

年不就

綱營朝宮作前殿阿房○鑑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

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曲也殿之四阿皆為房東

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

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複音道上下

有道渡渭屬也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漢天河

日復名橫絕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

驪山在今臨潼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秦都咸陽

南嶺關武關西散關東函谷關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

北蕭關故曰關中

上胸漢東海郡界中以為泰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

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除也除其賦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

辟惡鬼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始皇乃令咸

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按署

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

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

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

咸陽宮

綱院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日侯生

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朕尊

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也問或為

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

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

於上郡

綱庚三十六年隕石東郡○日有隕石於東郡或刻之曰始

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

綱子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

禹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立少子胡亥為太

子殺扶蘇及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日十

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在今寧遠縣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秦縣今江寧府地至錢唐今杭州府

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頌德北至瑯琊之罘

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

令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

皇崩於沙丘在今平鄉縣界秘不發喪棺載輜輅車中車有懸關閉

則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

高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

亥決獄高既雅得幸於胡亥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

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

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

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

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

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

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

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

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

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

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

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今真寧縣會蒙毅出禱山

川還亦繫諸代代郡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輅車臭乃令

從官載鮑魚一石以亂其臭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

是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帝於驪山下綱三泉奇器珍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七 五百五

綱鑑會編卷一 秦紀 始皇 六 五百四

怪徒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鬪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忠先帝也乃吞藥自殺亦死

蘇軾曰李斯始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芟夷為常法人臣復備賜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不不敢請李斯始皇之勢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傷哉周公曰于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始皇

元

其怨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今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二世皇帝 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為趙高所弒壽二十四

綱鑑會編卷十 元 秦紀 始皇 冬十月大赦○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夏四月

殺諸公子公主○鑑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人生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音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

嚴法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

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治之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死陸格反裂其腋也死於杜杜故杜伯國在今西安府城東南公子將聞仰而大呼天者三曰天乎我無罪昆弟三人皆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乃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二世悅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愛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綱復作阿房宮○目徵材士五萬人為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救粟芻稿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綱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蕪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鑑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今薊州者九百人屯大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 二世

辛

澤鄉陽城秦縣在今河南人陳勝陽夏今太康縣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當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

今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攻蕪秦縣在今宿州南徇蕪以東行收

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陳中父老請立涉勝字為楚王耳餘曰秦為無道

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則帝業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乃悅

綱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為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鑑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又

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今涿州范陽人蒯徹說曰范陽令畏死欲降君毋誅殺

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綱鑑會編卷一秦紀二世

子願之子諫之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水名今臨潼縣界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

綱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目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官名房君姓蔡名賜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

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

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

綱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今沛縣自立為沛公○鑑沛人劉邦字季隆準身也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痣也愛人喜施意

器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嘗繇役也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音善甫人呂公

其夫好相人見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史夫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季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二山名在徐宋之間山中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

怪問故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季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置長為縣送徒驪山始皇葬驪山郡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綱鑑會編卷十秦紀二世

者十餘人季嘗被酒夜徑過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音夜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

之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背之恐沛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令樊噲召季時季之眾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父老乃率子弟殺沛令開門迎季立以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者赤帝

子故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二千人以應諸侯綱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鑑項梁者下相今宿遷縣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

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

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也舉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之使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同伏莫敢起梁乃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副也將徇下縣籍時年二十四

**綱**齊人田儻自立為齊王○**目**儻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強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儻詳詳作伴縛奴從少年至廷欲謁殺之因殺狄令而名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儻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三

五

**綱**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目**韓廣至燕燕豪傑欲立以為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綱**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目**趙王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持馬筆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

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綱**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目**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為王而已為相

**綱**秦廢衛君角為庶人○**目**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綱**秦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齊王儻魏王咎皆亡又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戰破舊國一新國五凡六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舌

四

**綱**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於滬池周文走死○楚田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目**吳廣圍滎陽三川守子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為上將西迎秦軍戰死

**綱**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目**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為王伏謁道傍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駢謝之良慚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得脫

**綱**秦嘉起兵於鄆州○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計賈誅之復以陳為楚○**鑑**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臘月楚王至西城父音甫縣名故城



在今其御莊買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起攻陳殺賈復以  
陳為楚葬勝於碭諡曰隱王勝既稱王以苛察為務諸將不  
親附以及於敗

綱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目張耳陳餘收散  
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  
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今冀州

綱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綱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目布六今六安州  
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家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秦縣今為饒州治令吳芮其  
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五

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綱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目楚王景駒在留在徐州沛縣沛公  
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  
沛公殆天授故遂不去

綱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韓

公子成為韓王○目廣陵秦縣今人江都人召平此召平是廣陵人與東陵侯召平及

齊齊國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  
為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東陽秦故城在今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  
陳嬰素謹信長者欲立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

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  
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梁  
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  
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故城在滕縣界沛公往見之梁子兵還拔豐

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故城在滕縣界沛公往見之梁子兵還拔豐  
屬徐州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鄆今巢縣人范增  
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秦必楚秦必楚舊說謂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公秦韋昭曰三戶楚大姓屈昭景也又左傳云以界楚師於三戶杜預注曰丹水縣北三戶亭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括地志云濁漳水東經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後楚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邯降羽秦遂公則是南公議廢典之數知秦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必必於三戶故為是言耳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美

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  
牧羊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縣名今屬以陳  
嬰為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以  
良為司徒西略韓地

綱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綱章邯擊魏王於臨濟今高宛地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儋  
及楚將項它徒河皆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楚軍殺齊王及

周市魏王咎自燒死其弟豹亡之楚楚子兵數千人復徇魏  
地立為魏王田榮收兄儋餘兵走東阿章邯追圍之武信君

引兵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追至濮陽又破之。

綱齊人立田假為王。○田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為王，而以田角田間為將相。

綱秋七月，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為王而相之。○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言二世數請讓也。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雅放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力角反，超絕也。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毛

五十四

世悅於是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中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問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

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且丞相居

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

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也。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高，妄為反辭以相傳，音附以辭，謂率合附會也。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縣名今屬汝寧府。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天

五十四

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綱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鑑項梁已破章邯，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今杞縣。大破之，斬李由，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弁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為魯公。綱楚立魏豹為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軍救之。○目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鄆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秦郡今順德府地。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策武信君

必敗召與計事大悅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諸別將皆屬焉

綱楚遣沛公伐秦○鑑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

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疾

悍勇也猶猶獸名無骨虎吞入嘗攻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

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

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

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遣羽而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

以伐秦

綱甲三年楚二趙二齊二燕二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

綱鑑會編卷一 秦紀二世 元

義而代之大破秦軍據其將王離○目宋義至安陽今曹縣東南地

之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

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

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

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

送之無鹽故城在今東平州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

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

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

敝之乘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

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

綱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營救也小柱為枝邪柱為梧共立羽為假上將

軍遣使報命於王王因以羽為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

數召陳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廉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

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

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

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却遂擄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

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

呼聲動天地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軍前以車門為

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廉澤所在疑餘殺之

餘怒解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子不

綱鑑會編卷一 秦紀二世 三

取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

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

綱春二月沛公擊昌邑今金鄉縣彭越以兵從○目越昌邑人常

漁鉅野澤中為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聚百餘人請越為長

越不願強請許之與期旦日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越

欲誅最後至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

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歸沛公

綱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目沛公引兵西過高陽在今杞縣西

酈食其首歷家貧落魄為里監門其里人有

為沛公麾下騎士者食其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

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非狂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  
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之公至傳舍循今館驛使人召酈生至入謁沛公  
方倨林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  
攻諸侯乎抑欲率諸侯攻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  
久矣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  
者公乃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  
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天陳留秦縣今屬開封府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即  
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號生爲廣野君常爲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眾  
四千人來屬沛公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三

四百五

綱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齧音降降○鑑  
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  
乃攻平陰卽今絕河津南出轅轅關名在今登封縣六月略南陽郡  
守齧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  
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齧降引  
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毋得齒掠秦民皆喜

綱章邯以軍降楚○

鑑章邯軍棘原

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在平鄉縣

南秦兵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  
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恐還  
報曰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城吾功不勝不免

於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遣邯書勸其與諸侯爲從約邯狐疑  
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敗之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之  
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而使欣將其軍爲前行

綱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九月  
子嬰討高誅之夷三族○鑑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害之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懼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易置上更立子嬰樂將吏卒入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

綱鑑會編卷十

秦紀二世

三

四百五

駱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樂曰不可二世曰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又  
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樂曰受命於丞相誅足  
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  
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  
子嬰爲秦王九月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印也秦得印天既壽永昌號傳國璽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  
世恐羣臣誅之乃伴以義立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  
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於齋宮三族其家復狗

綱鑑會編卷十

網沛公擊峽關破之

文安

崑山

漢紀初項王封沛公於漢中及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以布衣起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

陽殿王司馬印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

田都濟北王安元年是歲秦亡新舊大國三小國十七

鄭昌齊王田榮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

降○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示降服

也封皇帝璽節降職音道在西安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元年

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綱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書法特筆也漢之所以

則曰除秦苛政二漢之典也宜哉○鑑沛公西入咸陽諸

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謂地圖賦役諸書

秦時掌於丞相府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

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

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

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

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白素無采也為資藉也今始入

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

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與父老約法三章三條也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謂及為盜者抵罪

抵至也當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皆坐今但當其身坐也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

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喻

之秦民大喜爭持牛酒獻享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

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綱項籍詐阮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項羽既定河北

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阮二十餘萬

人新安縣名今屬河南府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軍終綱目之書阮降卒者二此白起之後再見矣前書沛公還

而如矣項羽卷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元年

綱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

皇帝冢大掠而東○鑑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

諸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

進至戲水名在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

公軍當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今臨潼縣鴻門地名沛公

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

好色今人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

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羽

季父也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

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因固

要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與背德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猶言盡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意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類數動目舉以喻之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示以當羽不應增起出召項莊謂曰網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元年 三

君王為人不可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擒莊入為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立首與怒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也音際眼盡裂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卮容四升大噲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拔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

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指無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問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羽尊范增次於羽父故為亞父受璧增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音哀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擄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關山帶河帶河河網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元年 四

已殘破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綱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致猶復也項羽欲王關中故先復命於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德何以得專王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徙帝於江南都郴今郴州屬湖廣實不用其命  
綱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等九郡都彭城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立沛公為漢王○鑑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今四川道險秦之遷人皆君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而三分關中立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騫為翟王以距塞漢路又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項籍自欲取梁地也立申陽張耳張耳之為河南王司馬卬為殷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吳芮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綱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誦屈於一人之下

而信同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天下可欣翟王董騫為三秦天下可

網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元年 五  
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架木為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綱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自立為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柴市之臣也

○綱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綱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綱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綱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以水見信饑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

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眾辱之曰若雖長大奸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吾袴下於是信熟視之悅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度淮信仗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夏侯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

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吾用即亡去何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

網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元年 六  
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也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

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信不留也王

曰與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

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之為人啗餽也叱咤發怒也千人皆

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敵手弄印無復圭角也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

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

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及項王阮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

所害除秦苛法又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也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將

雷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今兩當縣地出雍王邯

網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元年 七 迎戰敗走廢丘今興平縣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張良遺

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

綱五星聚東井史記廿公謂張耳曰漢王之人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

綱西楚立鄭昌為韓王○燕王荼弒遼東王廣書法皆王矣其書弒何廣

綱王陵以兵屬漢○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

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綱丙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甲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為八

綱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目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

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為

天下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

綱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兵擊常山復趙王榮許之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餘以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雷傳趙

王而使夏說守代

綱漢王還都櫟陽○春正月楚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目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阮其降卒繫擄老

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綱二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綱陽武縣名今屬開封府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孺子平字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為太僕說



魏王不聽去事項羽拜為都尉後復仗劍歸漢因魏無知求

見漢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為都尉使

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即與同載

反使監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

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光好臣聞平居家時

盜其嫂今為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

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

尾生孝已之行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後妻言放抱梁柱而死孝已殿高宗子有孝行高宗感

之而死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

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

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任用及親愛者非諸項即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二年 九

妻之兄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解衣露身也來不受

金無以為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

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綱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鑑漢王至洛

陽新城鄉名三老官名董公遮說橫道自言王曰臣聞順德者昌

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

羽無道放弑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異義不以力大王

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

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

下共立義帝今項羽弑之寡人親為發喪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河內河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朱輔曰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編素之舉

之言一明使天下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

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復正漢雖不

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之久既絕而復振或欲

竊取而猶不夫

綱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

綱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鑑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

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

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

擊破漢兵於睢水在彭城南漢軍為楚所擠入穀泗及睢水死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二年 十

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竊

冥晝晦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音異從太公呂后

間行求漢王為楚軍所獲於是諸侯復背漢與楚

綱漢王遣隨何使九江○目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

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

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

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梟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

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

令發兵倍楚雷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

使王遣之

綱五月漢王至榮陽○目王至榮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

關中老弱未傅者傳音悉詣榮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

過榮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

以取敖倉粟敖山名秦置倉其上故

綱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漢兵圍廢

丘雍王邯自殺盡定雍地○關中饑人相食漢法關中者何

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至人相食漢所都也於是

綱秋八月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目何

待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

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

嘗乏絕史記漢王與項王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二年 十一

君計者莫若遺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

綱漢韓信擊魏擄王豹遂北擊趙代○鑑漢使酈生說魏王

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酈食其魏

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

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

誰也曰項它音拖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

兵蒲坂今蒲州以塞臨晉縣名今屬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

臨晉而伏兵從復陽今韓城縣以木罌罌瓶之屬謂以木押渡軍

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擊擄豹傳請榮陽悉定魏

地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綱丁酉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

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鑑韓信張耳擊

趙趙聚兵井陘音刑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成安君陳

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後襲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

其輜重行者之資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

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

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信使人間視

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二千人

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三年 十一

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小飯曰餐謂待

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曰諾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

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而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耳伴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

壁逐之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還歸壁

壁皆漢幟見而大驚遂亂道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泚

澤音脂水上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

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

得廣武君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

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臣敗亡之由何足以權大事信曰  
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勿辭廣武  
君曰將軍擄魏王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  
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  
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  
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  
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  
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  
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綱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  
布歸漢○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三年 十三

者竊怪大王與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彊  
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為士卒先大王宜悉眾自將  
為楚前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  
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  
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為弱  
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  
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漢  
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  
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

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  
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  
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  
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臯

綱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楚數侵奪漢甬道  
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  
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載德慕義  
願為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  
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  
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度能制其死命也  
今大王能制項羽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休馬放牛示  
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  
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  
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彊言楚惟不六國立者復撓而從  
之復屈撓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罵曰豎儒言其無智幾敗乃公事謂也今趣銷印

荀悅曰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  
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  
綱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鑑漢王謂陳平  
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鯁音梗食骨謂  
骨之弗喉也亞父鍾離昧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大王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

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言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牛曰太牢具舉進謂來也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庚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綱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臯○鑑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三年 五

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七國時衆所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於君不論慶賀率以為常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

綱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鑑漢王出滎陽至成臯水縣今記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出軍宛音葉音間宛葉今俱遠葉音間南陽府地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為漢將游兵擊楚羽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臯漢王逃去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漢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赦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赦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今廣昌縣守白馬之津在大名府屬大同府陽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

綱秋八月漢王軍小修武遣人燒楚積聚○目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三年 六

賈盧結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目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目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故城在今杞縣東北數日乃降羽欲盡阮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阮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復為楚

綱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目酈食其說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鑑初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

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

所歸乎王曰何也生日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責義帝之

處項羽試義帝於江中不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

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

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齊王納之遣使與漢平罷歷下守備日與生縱酒為

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食其以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

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

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

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

然之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四年 七

引兵東走高密

綱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鑑漢數挑楚戰曹咎不

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音似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寶貨咎自到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

武故城在今榮陽縣西三皇山有東西二城就教倉食項羽聞成臯破亦還軍廣

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祖以薦肉

烹之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

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若而皆幸分

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

益也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故願與王挑

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

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

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塚私

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

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

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王約不信天

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何苦乃

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音門足曰虜中

吾指因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

因馳入成臯

趙弼曰夫孝天地之常經人倫之大本項王置太公於俎

不忍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

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四年 六

綱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擄齊王廣田

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鑑韓信已定臨淄遂

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音將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

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

之勇不足畏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使人為萬餘囊

盛沙壅水上流日渡擊且佯敗還走且果喜曰吾固知信怯

也遂追之信使夾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

且擄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為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綱漢立張耳為趙王○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

楚○鑑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為

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自暮望若來乃自立

耶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何以假爲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當今二王之爭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言有舊也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受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去聲我推食食去聲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濫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又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四年

九

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畧震王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王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爲巫

綱秋七月漢立英布爲淮南王○八月漢初爲算賦○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四年

三

綱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爲棺斂送其家○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目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在今河陰縣東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綱己五年綱目是年漢承正統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英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目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在今陳州西北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

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該今之靈璧地也又虹縣西五十里亦有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羽有美人名騶羽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羽不逝騶不逝兮奈何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自殺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五年 主

者八百餘人直也當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在今定遠縣西北舊迷夫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浦名在今和州北亭長橫音蟻整舟向岸也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

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初楚懷王封羽為魯公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司馬遷曰羽起龍崗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嘗有也及羽背開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而自責乃引天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書法前書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奪韓信軍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奪韓信軍竟任術矣此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五年 主

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鑑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吾特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綱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於汜水之陽汜音梵汜水在濟陰今曹州之界成高帝即位之所按叔孫通傳曰為皇帝於定陶則是濟陰之汜水而非成臯之汜水矣尹起莘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有僅得最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知愧矣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為閩粵王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

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綱置酒南宮在洛陽東北○鑑上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綱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鑑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爲亂乃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

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齒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吾獨不愧於心

乎遂自剄殺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餘五百人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

丁奉曰橫之自殺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其客之自殺人臣與君同死之義也而致堂乃議其不事高祖謬哉

綱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目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兌鉗

爲奴兌音坤剗去髮也鉗音度以鐵束頸也自賣於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濰陽周氏周

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獻計乃兌鉗布置廣柳車中朱家心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朱家賣之按廣柳車喪車也

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夏侯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爲臣職當然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

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

公因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丁公薛人也名固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

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袁黃曰或問項伯無罪與曰背國滅宗伯罪可殺也漢綱不當殺之耳夫恩可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

綱鑑會編卷十一漢高祖五年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足以勸忠賞項伯亦以明孝

綱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鑑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洛邑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衆可立具此所謂扼天下之吭不吭喉而拊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

洛陽東有成臯西有嶓澗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

國也關中左殽函殽山名函卽函谷也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





良異之後經穀城封陳平為戶牖侯即陽武縣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無知

綱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子肥微時外為齊王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帝微時其嫂姜媿恨之不封伯氏之子太公累

天下言之後乃封其子為受美侯明著其嫂鄙得也綱以曹參為齊相國漢法分封子弟以大臣相其國治民事與郡太守同故漢稱吏治必曰守相

○百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六年 三

綱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目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王之

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秦縣今屬大同

綱封雍齒為什邡侯○盤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

中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讐怨此屬恐見疑平生過失及

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欲

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

自安矣於是乃封雍齒為什邡縣名今屬成都府侯而急起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綱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詔定元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商賈涓夏侯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汲薛歐丁復蓋達周呂雍

齒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

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音調去聲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

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

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六年 三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為安平縣名今屬真定府侯

綱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目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掌太公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家事者

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掃地以衣袂擁篲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

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袁黃曰高祖王漢五年始滅楚即帝位冊后曰皇后子曰六年始善家令尊先靈曰昭靈夫人而太公猶仍舊稱呂后七年始詔謚曰昭靈后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本矣雉以靴司景而此一事也釋高祖之闕實多焉

綱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目初匈奴畏秦

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莫安反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而自立東胡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受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闕氏音煙支何奴后號也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而國中多有棄地千餘里東胡欲有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

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音支今為赤斤蒙古并樓煩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開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漢太原郡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六年 堯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六年 堯

綱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曰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菽綿菽表位謂置設綿菽為習肄處菽謂以茅剪植於地為尊卑之次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 辛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 辛

楊時曰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以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兩生拒之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 辛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 辛

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升階之級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

綱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鑑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上聞冒頓居代谷代代郡也谷上谷也俱近邊地或云居代郡山谷之間使人覘音詹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曰齊齒以口舌得官敬齊人齒者賤之稱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秦縣故城在今大同府東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今大同府東七日帝用陳平秘計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厚遺閼氏乃解圍上至廣

用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 辛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 辛

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  
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音遇卿今完  
縣屬保定府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六出奇計請拊金行  
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  
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輒  
益封邑焉

綱十二月還至趙○目上還過趙趙王敖張耳之子執子婿禮甚  
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王也  
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  
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  
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汚王為事成歸王事  
敗則獨身坐耳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七年八年 三

綱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二月  
帝至長安始定徙都○鑑蕭何治未央宮取詩夜未央上見  
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  
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  
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  
徙都之

司馬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  
節儉訓示子孫其未流猶  
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  
綱王八年冬討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真定縣○目上過柏人唐  
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綱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屬操兵乘馬

綱那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目匈奴數苦北邊上  
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父妻母殺讀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  
妻之彼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固為子婿死  
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  
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  
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  
殺之奚有於婦翁敬之術固已疎  
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綱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目劉敬言匈奴河南  
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  
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關中少民北近匈奴  
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徙六國後及  
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強本弱  
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楚三懷田齊二氏及豪傑於關中  
與利便利之處田宅凡十餘萬口

綱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目貫高怨家知  
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  
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別王不反者乃檻  
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錯為王家奴以從  
高對獄曰獨我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剗榜亦笞也身無

綱王八年冬討韓王信餘寇於東垣今真定縣○目上過柏人唐  
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亦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侵猶言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字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謂王實不反其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航航同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

綱夏六月以蕭何為相國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 九年十年

五

子英

綱甲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法書皆立廟何讓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為故常矣

綱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目定陶戚姬有寵生子而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

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古音寒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以口吃

故覺語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

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

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史記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愛趙王念非公無可者昌不得已疆行○上猶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強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皆

以上海嫚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綱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鑑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

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按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

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言其庸劣無知若童豎能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

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

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以多金購之豨將多降

綱乙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鑑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

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

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綱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上還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秦無道失國，如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一年

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綱立子恒為代王。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賦法。○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綱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遺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綱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綱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

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王與扈輒謀反。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為庶人傳也。驛遞處蜀。至鄭，達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后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

成臯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

綱夏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

此亦一州之王也，可以立國。即被也。佗書行南海尉事，尋死。佗即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醜惟結

陳埴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袁黃曰：呂后必務殺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弱少，恐三人非少王臣也，而帝亦為所動耳。異時帝崩，僅終灌輩在耳。后猶忌之，秘喪四日，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徵鄼將軍計喋血。而呂氏能一朝容之哉。

善也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真定今反

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車上橫木兩橫為

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

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屈彊於此漢誠聞之

掘燒王先人塚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

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

禮義雷賈與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

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

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一年 是年

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曰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

其書曰新語一道德二術三輔政四無為五辯惑六慎微

李東陽曰新語未奏之先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

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

事願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帝

笑而起 綱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目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中大夫賁帝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

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

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韓信前年殺彭越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於上計

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出於下計陛下

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

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

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今

蔡歸重輜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

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

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雷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

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

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古徐國漢臨淮郡今泗州北境僅漢縣故城在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皆敗布遂引兵西

綱年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斬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目布兵精其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

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臣吳芮之子嗣父爵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綱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目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

擊筑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二年 堯

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言薄取之也

綱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音又為吳王兄喜之子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牛羊祠孔子○遂還宮○鑑上還長安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

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

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

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綱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目何以長安地隱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徵官名械繫之

數日王衛尉史失其名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素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二年 旦

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

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

足法哉帝不憚即赦出之何年老矣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王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尹起莘曰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不盡其體

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罔問故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建繫

誅夷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之故哉綱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



燕王盧縮亡入匈奴○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

長安○目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

以兵誅趙王如意的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

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

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頹之夫有親且貴今帝

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

軍為壇以節召噲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

反縣

袁黃曰帝命平勃即軍斬噲二人乃囚而致之上豈將乞

不起而政自呂氏出即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

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晏駕而噲得以通其誅則為

德於呂氏豈有淫哉此平之議也當是時帝儼

然而兩人者已輸情於他族矣况萬歲後哉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二年 望

綱夏四月帝崩葬長陵去長安城三十五里○鑑上擊黥布

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媢

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

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

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然少戇音壯陳平可以

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

也可令為太尉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於

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故秘不發喪酈商聞

之謂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盡誅諸將誠如此則

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將重兵守榮陽樊噲周勃在燕代聞

此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

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史臣曰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成卒

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

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

廟雖日不暇給

規模弘遠矣

綱五月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令郡國立高廟○

赦樊噲復爵邑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二年 望

綱鑑會編卷十一

漢高祖十二年

望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漢紀

孝惠皇帝 諱盈字滿高祖太子在位七年壽二十四崩

綱目元年冬十二月太后呂氏殺趙王如意徒淮陽王友為趙王。呂太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令永巷囚戚夫人髮鉗衣赭衣令春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酖飲之遂殺之

漢惠帝 元年

一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見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尹起莘曰 此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后亦得預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後相之漸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也

司馬光曰 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義也

綱目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 今莒州地 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沐邑乃得歸

綱目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綱目秋七月相國鄧侯蕭何卒 諡文終 以曹參為相國。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曹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惠帝 二年

二

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 張律反 為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答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 明白易見也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班固曰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史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惟何參擅功名位冠羣后聲馳後世為一代之宗  
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楊時曰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乃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

都變  
盧璘曰相天下者立法易而守法難曹參以人察而一遵漢家寬厚之風厥功良亦偉矣即蕭何亦安能尚之秦善稱斷無他技其參之謂乎

綱西三年與匈奴和親○鑑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遣高后辭極褻媿太后臨朝時匈奴以書遣太后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呻吟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惠帝二年四年 三  
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而媿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胡廣曰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天下太后之怒因布一言而止其為賢將蓋以此夫

綱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温州府  
綱庚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帝姊魯元公主女也綱目以其有乖倫序故書法特異其文

綱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妨民者○三月除挾書律

綱立原廟○目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

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高帝衣冠藏於高廟於高廟其道值所築之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綱馬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謗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乃遂非豈不謬哉

綱宜陽雨血  
綱辛五年秋七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諡曰武○曹參編目不書蘇氏謂之死亡有關於劉呂之典廢故

綱壬六年舞陽侯樊噲卒諡曰武○曹參編目不書蘇氏謂之死亡有關於劉呂之典廢故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惠帝五年六年七年 四  
○夏留侯張良卒諡文○以周勃為太尉

綱癸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秋八月帝崩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二十五里

賀善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二十九事如書齊王肥來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哭泣不下張良子辟疆時年十五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諸呂權由此起

綱尹起莘曰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乃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入呂氏掌推劉氏烏得不危

武謂之後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辟疆乳吳子耳陳平之智亦從其策伴諸勃諸臣不得辭其責矣

○初太后命張皇后惠帝后也取池入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高皇后名雉字娥姁姓呂氏單父人高帝之后也惠帝崩無嗣后遂臨朝稱制八年而崩壽六十二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少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鑑太后議欲

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

罷朝王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

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

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

張枳曰人臣之立朝狗義而已利害不當顧也功業不必出於吾身也苟當變故畏死貪生不知狗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無所賴而亂賊將接踵矣蓋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秋仁傑始終皆折卒成其志潛授五龍夾日以復慮陵王為事故紆徐曲者故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欲王諸呂

○欲王諸呂

○始盡改秦律也

二月封山朝武三侯名為列侯立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皆太后所名

○太后使大謁者諷大臣大臣乃請

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台為王次年尋卒

○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故城在今臨朐縣東侯令入宿衛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為臨光侯婦人封侯綱曰千三百六十二

○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

山王○目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

越王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為淮陽王

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是為幽王。

綱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秋七月立太為

濟川王太后所名 孝惠子也

綱封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目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頰女也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瑯琊郡封澤為王

綱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目趙王恢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發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徒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高后 七年

七

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澆耕穰音冀 密也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

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亾酒者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忠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淡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

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

因為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淡相結呂氏謀益衰

綱秋九月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為燕王呂后之從孫也

綱辛高后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目初太后祓音弗上已 祓除也還過軹道見物如蒼

犬來掖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病甚乃令祿為

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祿葬 長陵

瞿景淳曰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其付託既而殺其愛子使惠帝因是不得正命而終

是時高祖諸子故無恙乃舍之而別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繼漢統揆之春秋昔人滅郕之例呂氏之罪大矣况又漬男女人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違非劉不王之誓而王其外族其於高祖大義已絕矣宜去其太后之稱而書以死以名世或曰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綱目於武氏則書為周共篡猶為輕也

綱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留屯滎陽與齊連兵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高后 八年

八

齊王灌嬰兵皆罷○目初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

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

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

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

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

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買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官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奇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予章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誨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還報勃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殺之遺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楊時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奇乃與之友善商亦莫之禁也雖推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及其罪矣賈  
友與否非所論也

劉友益曰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是未有君命而受其使者也乃嬰爾屯與齊連和  
謂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

綱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鑑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

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余

地犬牙相制言其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牙不相當而相銜入也所謂磐石之宗也

繫固也國之安疆如磐石之大石不可拔也天下服其疆一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請曰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尹起莘曰白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表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為有無甚至

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為矧日書之會無貶詞亦真若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臣之深意

太宗孝文皇帝諱恒字常高帝中子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壽四

綱元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灌嬰為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

在王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高后 八年

九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元年

十

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尹起莘曰諸呂之誅劉章周勃陳平之功一也而齊王灌嬰次之帝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特以章嘗欲立齊王故不之錄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今乃有所去取何以立功賞之斷案哉

〔綱〕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目〕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綱〕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目〕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尚有吳王淮南王在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元年

七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呂祖謙曰文帝元年景帝方十歲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也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阼之始懼不克勝所言發於中心非好名也

〔綱〕三月立竇氏為皇后。〔目〕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

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綱〕詔定振賑窮養老之令。〔目〕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跼音帖危亡而莫之省愛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加絮帛。

〔綱〕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綱〕令四方毋來獻。〔目〕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驚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令四方毋復來獻。

尹起莘曰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維新之目綱目前書除收孥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脫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命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立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治之與固其宜也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元年

七

〔綱〕封宋昌為壯武侯。〔目〕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代即封宋昌為壯武侯。

王世貞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魏末曰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會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綱〕秋八月右丞相勃免。〔目〕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上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平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自此只置一相

綱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目初隆

慮音林間今林縣屬彰德府侯周竄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

因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今福建道西甌駱越之別種役屬焉言服屬也

也顏師古註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家在

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

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理

遼遠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有疾諸

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元年 三

乃者聞王遣將軍陸應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

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

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

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多殺士卒將吏得一匹十朕不忍為也

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

自治之雖然兩帝竝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通使如故賈至南

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因為書稱蠻

夷大長老夫大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

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毋與金鐵田器馬牛羊使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以自高異故更

號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

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

夫處越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風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目不視靡也細也之邑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

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

不敢為帝矣賈還報帝大悅

張枳曰文帝之待夷狄其有道矣以南越尉佗之強恣自

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天子而不好為誇辭以

陵轡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

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

則佗敢以越吏為歡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也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元年 四

綱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賈誼為太中大夫○目上聞河

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

誼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

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

法帝謙讓未遑也

綱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

司馬遷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制內

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

孰能當此者乎

綱詔列侯之國○目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

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輪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



之國

綱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賈山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慾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皆訢訢然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癘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二年

五

置之言可用則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王不乘危不徵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言設坐也盜引卻退也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薨乎上悅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綱春正月親耕籍田○鑑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附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綱三月立趙幽王子辟疆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自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二年

六

立皇子

張栻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淮南有司請汪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每若此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

綱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也竟誹謗之木亦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尹起莘曰直言雖舉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綱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尹起莘曰春方親耕籍田秋則賜民半租帝之導民務本何如也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綱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終解曰書是月日也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三年 七

綱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悲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為不彊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尹起莘曰食其邪僻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得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藩臣未

朝乃於輦轂之下載害列侯罪己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自柔之過也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

與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緹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綱以張釋之為廷尉○自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悅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獸圈也在上林苑中園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

之上有樓觀故曰登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三年 六

園堂虎園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堂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悉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堂夫喋喋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堂夫帝就車召張釋之使參乘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在今陝西耀州出石為椁用紵紵也絮紵也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

綱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與居兵敗自殺○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緹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濟北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

綱以張釋之為廷尉○自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悅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獸圈也在上林苑中園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

之上有樓觀故曰登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三年 六

園堂虎園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堂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悉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堂夫喋喋口辯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堂夫帝就車召張釋之使參乘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在今陝西耀州出石為椁用紵紵也絮紵也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銅

南山即終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

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

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金天子出則稱

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犯蹕者罰金四兩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

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

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處當共其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請吏捕而下廷尉治釋

罪也獲之也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二年 九

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音博

之土不忍斥言毀撤山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

許之

綱乙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蒼好書博聞

綱丙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綱丁 上召布欲以為御史大夫

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邸舍也郡國朝宿之

邸季布進曰臣無功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

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必有毀臣者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聞陛下之

淺深也上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綱戊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綱己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

臣終漢之屬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

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

釐音倍祭祀坐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

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

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王世貞曰賈誼鵬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

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謂誼按劉向對成帝

曰鄧通以佞幸見愛管從騎獵帝又數微行幸通家誼數

諫止之時誼與通俱侍中又惡通為人數延誼之由是疏

誼遠為長沙太傅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為鄧通非絳灌

也太史公稱通無他獨謹身以媚於上苟悅謂通謹身

自慙不得干預政事然烏觀賜臬好音哉安有芝茂連枝

泉鸞接翼者向去賈誼不遠習識先朝事其對主言宜虛

去

綱下 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綱目 周勃就國每河東守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四年 十

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披甲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

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

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文帝女也勃薄太后

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縮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

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絳侯復

爵邑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趙弼曰漢高帝每以詐僞掩襲諸侯而會之勃因此懼故

被甲執兵見其守尉亦可謂之愚也若果守尉奉

詔來會亦敢被甲執兵以拒命乎及人上書告其欲反下

廷尉逮捕治之向使呂后若存必夷族矣幸賴薄太后之

賢孝文仁厚而得復國

全其身家幸而免耳

綱庚 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綱辛 初秦用半兩

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即五分錢於是物價騰踊米

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其文為半兩十銖除盜鑄錢令使

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

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音盈有餘也而徵之甚微

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

勢各隱屏隱身屏跡也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

其勢不止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音無用器也而可以易

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

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

蜀嚴道今為雅州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豫章故鄣也今湖州之長

賦而國用饒足由是吳鄧錢布天下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五年 三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目淮南王

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

擅刑殺爵人至關內侯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

蔡與居以為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

次傳也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

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

上曰吾特苦之爾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以聞上哭甚悲諡

曰厲王以列侯葬雍

綱目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目初冒頓遣漢

書請和親帝報之如約至是冒頓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帝遣宗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

行疆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

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好漢物漢物不

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繒以馳草棘中皆裂敝

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

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

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

單于

綱以賈誼為梁王太傅○鑑時匈奴疆侵邊諸侯王僭擬淮

南濟北皆以逆誅梁太傅賈誼乃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

可為痛哭者一言諸侯強大可為流涕者二一朝廷奉幣而

細細不細可為長太息者六一服用奢借二俗吏不知大體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六年 三

取舍六優 禮大臣 至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然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勢何以異此陛

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

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以宰天下以育羣生立經陳紀輕

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立

固必相疑其勢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淮南謀為東

帝親兄之子濟北王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

也方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

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髀音寬陸股骨也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

衆體髀也釋斧斤之用而欲要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欲

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諸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輳車輪有三十輻共繫於一轂並進而歸命天

子割地定制地制一定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

安積遺賸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

之執方病大癰腫音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六年 三

哭者此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

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

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三表五餌之

計三表謂仁信義也五餌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日美食

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縛中行說而管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所令今不獵猛獸而

獵田豨不搏反寇而搏畜鬼詭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

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去聲其領庶人孽

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赤克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

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身之餘肉也皆在借父耰鉏慮疑有德色疑其容色自母取

箕箒立而許音碎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侷婦姑不相說則

反唇調口而相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矣

今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六年 三

歲不同矣今之盜者剝音撮寢戶之簾又兩廟之器白晝

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

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

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筦管子子曰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

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

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

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

河亡失維楫維以繫舟楫以進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

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

之王者太子乃始也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太

子見于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

提有識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少少師少傅少保也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遜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

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

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音又剗鼻刑也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音效似茅而滑澤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六年 三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

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

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今或言禮義之不

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等上廉

堂階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

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

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

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六年 三

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匹戮辱是以黜剗之罪不及大夫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蔽不以直

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通作縲以長繩連繫之之輸音之司寇編

之徒官以罪輸贖而役作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庶眾見

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簞簋音禮器也

圓以盛稻梁簋外不餽音齊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

汗穢曰帷音不修理也卿大夫以帷士坐罷軟不勝任

者不曰罷軟音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音矣猶

未斥然正以呼之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音喜好為嬰以

志氣也

廉取故人矜節行化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也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諠以絳侯前逮下獄卒無事實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班固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又欲試屬國五傳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已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

綱目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目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兩人不相容帝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八年十年 毛

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安為早陵侯勃為安陽侯賜為陽周侯良為東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不可帝弗聽。

綱目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目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謂引刀自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司馬光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誅諫文帝之始不防開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綱目十一年絳侯周勃卒。○目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徒淮陽王武為梁王。○目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

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也扞禦也唯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厖如黑子也之著面淮陽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則大諸侯之有異心皆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於是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今泰安州西至高陽今開封府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時年三十三矣。

綱目匈奴寇狄道。○鑑匈奴數為邊患音翻錯音翻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十一年 天

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疎同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闌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

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部落來歸義者

之長技五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部落來歸義者

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之良騎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為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一身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

趙弼曰龍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修理其於富國強兵之術誠致精純熟者也文帝嘉納皆底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時人主豈不為漢廷之良佐乎乃以申韓刑名之學附范深刻以教太子當時賈誼上書言三王教世子之道至為詳切蓋知錯所教非王道也故景帝即位卒廢七國之變表益以私陳詭計而陷之卒受戮宗儻身之禍蓋其平昔以申韓刑名導景帝為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後以錯為戒乎

綱募民徙塞下○鑑錯又上言曰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漢文帝十一年 完

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陳勝先倡天下從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選常居者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胡人入驅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與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患也臣聞古今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又擇其賢材者為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

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則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及其南來一大治之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至則膠可折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綱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目錯

復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為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哉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地聚於力非可一日而成一日弗得饑寒即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實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天子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夫有

漢文帝十二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錢粟有所滌故而貧民之賦可捐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勸農大富樂矣上從之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丁奉曰古之爵爵者自秦改始綱曰首書其令民綱粟拜爵民得爵贈罪書令林送徒入財補郎令死罪入贈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鬪內侯以下官贈梁武帝書立贖刑條錯之言其作備也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十二年 三  
綱甲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目詔曰朕親耕以供柔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

綱詔除秘祝○目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惡起福緣德與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禍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綱夏五月除肉刑○綱齊太倉令名淳于意生五女有罪當刑繫獄意怒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其少女緹縈名女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愍其意除肉刑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

而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於是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當黥髡者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春者各有歲數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凶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更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濶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音措不用也之風焉

陳季雅曰古人之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夫以古人之用法之意若此而輕用之下之人輕犯之夫致人輕犯而文書盈於几閣不足以及勝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十三年 三  
綱乙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綱匈奴老

陳埴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秦變古法凡虐雖微文帝心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綱六月除田之租稅○目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勸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也末也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上單于十四萬騎入寇入朝那故城在今平涼關縣西北殺北地郡名今慶陽府地都尉卬至彭陽今鎮原縣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憂劫也持也乃止於是張相如為大將軍

擊之逐出塞即還

○**綱**赦作徒魏尚復為雲中守。○**鑑**上輩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傳股骨曰嗟夫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爾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

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

單于破東胡滅僑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會一入尚率

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十四年

三

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也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斬

一首拜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拜唐為車騎都尉

丁奉曰馮唐無他顯續惟以論將一端成名楊雄以為孝文親誦帝尊以仲亞夫之軍易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謂唐欲理尚故以此激帝也

○**綱**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祭神之玉帛○**目**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猶尚也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

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袁黃曰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為首其去廟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是壽甘心為玉

杯而改元何哉然凶幾垣平以詐謀至於憑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固已深達生死晝夜之理矣

○**綱**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今秦州○**目**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是罷之至

是帝召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創改歷服色事蒼由

此自絀歷算數以記歲月日時之分數服如處深衣夏燕衣殷縞衣周玄衣色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

○**綱**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尹起莘曰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為禹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為武王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為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異時紛紛祠祀實助于此

錯以對策高策擢為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

○**綱**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目**錯以對策高策擢為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

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尹起莘曰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制而不餘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嗚呼有君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

○**綱**作渭陽五帝廟○**目**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

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

○**綱**丁丑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目**上郊祀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採取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

劉友益曰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武帝祠廟則書親

○**綱**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立悼惠王肥子將闡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

王雉渠為膠東王瑯琊  
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淮南王勃為衡山  
王賜為為廬江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二人為王  
綱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目先是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帝悅之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出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鼎焉

劉友益曰人主即位謂一為元古也自魏營與齊相王始位十六年矣或於邪說綱目書之誤或也自是景帝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矣

綱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目人有上書告平所言者皆詐也下吏治誅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元年二年 蓋

丁奉曰以王杯改元文帝盛德之小疵也新垣平伏誅則帝改過不吝矣易曰不遠復其惟帝之謂乎

綱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目匈奴連歲入邊殺畧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匈奴官名報謝復和親

劉友益曰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狄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六年而書匈奴寇上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持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綱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鑑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乃以

申屠嘉為相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寵幸無比嘉常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戲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綱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鑑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今綏德州三萬騎入雲中今大通於甘泉在涇陽縣長安以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地名在今西安府城內劉禮為將軍次霸上地名在今長安縣東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地名在今咸陽東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六年 美

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毅張弩持滿引滿而不發天子先驅在前列引導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軍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拜有所枝柱不列屈伸也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綱甲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在今西安府東遺詔短喪○目遺詔曰

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今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飲酒食肉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按夫人以下有美也婦人謂嫁曰歸使之還家而改嫁也

班固曰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

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二 漢文帝 後七年 三

綱鑑會編卷十三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漢 輯錄

漢紀

孝景皇帝諱啓字開文帝太子在位一十六年壽四十八崩

綱乙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帝為太宗令那

國立太宗廟○目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帝高皇帝宜為太祖之廟孝文帝宜為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天子七廟以太祖遷惟太祖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綱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法復者何文帝嘗除之至景帝復收半租則賜民半租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元年 一

綱丙二年夏六月丞相嘉卒。○目時內史鼂錯數請問言事

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緇疾錯內史門

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而餘反官垣

也嘉聞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也至朝嘉

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垣垣故冗也散官居其中且我使為之錯

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為所賣嘔血而死

綱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綱彗星出東北○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

天廷中

綱訂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目梁孝王以寶太后少子

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紀府庫金錢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今睢陽七十里大

治宮室為複道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之士每朝入則侍

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留或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也各簿也

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

夫大破吳楚軍渾亾走越戊自殺○璽初孝文時吳太子入

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之行棋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棋盤也提擲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

始有反謀文帝賜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以銅鹽為資故百姓無他賦郡國吏欲來捕亾人者

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

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

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

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安隸之子也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

之御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

厚也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亾

人謀作亂今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

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初楚元

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

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

後忌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

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

忌道也忌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楚王戊來朝錯

此益驕

綱春正月長星出西方

綱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膠西治高密膠東治

王賢即今壽光濟南王辟光即今歷城縣楚王戊趙王

即今壽光

即今歷城縣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二年 二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 三

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郡今淮安府海州前年

趙王遂有罪削其常山郡今真定府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

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說膠

西王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

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今寧陵縣地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

皆敗走還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藥布擊齊初錯更定三十章諸

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為政用事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為也錯曰不如此天子

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 四

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傷吳所未下者可以

與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盎夜見賢嬰為言吳所以反願

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願屏左右錯趨避東廡

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今賊臣鼂錯擅適同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

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

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

下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刑

之所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謁者僕射鄧公名上書

言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

報讐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亞夫言於

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饑古餉道乃可

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亞

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澗二山名在之間且兵

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縣名今屬出武關抵洛陽直

入武庫在洛陽舊註在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

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

使搜殺澗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 五

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饑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

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

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

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

棄軍夜亡走渡淮保東越東越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

膠西王自殺膠東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吳王之初發也其

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

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

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

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

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

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人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舉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攬攬為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

強齊南牽吳越北脇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臣竊料之能歷

西山徑長樂官名在西北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爾上全亾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推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廬江王賜為衡山王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為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今廬州府地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三年五年 六

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嗜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大行官名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綱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綱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綱以郵都為中尉○自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葦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姬都伏上前曰亾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

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七年中二年七

盜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誘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死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勿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誠為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鄒陽傳作幸於後宮謂女弟也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中二年 八

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廡悉燒梁獄籬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亦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王華曰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奉常大罪也以使者而鞠天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饒一時之倖故益之殺誠出於勝詭而王不與知則此貫高張敖之事為益輕自自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則視薄昭殺漢使之罪尚可有議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特以太后之故

而憂漢法之不行耳藩王有罪焚其獄詞而不問則凡藩王之驕恣不軌者皆藉此為口實漢法且行乎哉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時求情責實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於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辟誅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七國連兵梁圍困急使梁王左足一搖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之功昭然於天下請釋一小國變置梁王俟其子孫克蓋前愆則復其故封如此則太后無不食之憂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之患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詞為哉雖然武之罪帝為之夫秩等威定儲貳治道大計也帝皆忽之故吾於是而

綱甲 中三年夏四月早禁酤酒此禁酤酒之始也  
綱秋九月丞相亞夫免○臣初上廢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中三年至五年六年 九

方孝孺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封許旨遂用他事下獄死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叛臣以啓為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所宜爭也亞夫爭之確節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司馬遷反誡為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  
綱丙 中五年秋九月詔獄疑者讞之○臣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無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服者輒讞也

綱丁 中六年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臣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



乃說為帝加餐

綱更減笞法定筆令。○目上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筆令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髻畢一罪乃更人

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明年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而後不當獄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

寬

郭大有曰史書景帝三年恤刑之政三可謂有哀矜惻隱之心矣然鼂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

綱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目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

網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後元年 十

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

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

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敵擊夜引而去

綱後元年秋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目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

亦寵任焉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以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蘇軾曰直不疑買金償囚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仁處諷君子議以為侯侯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綱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目初帝召周亞夫賜食

獨置大獄音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箸尚席上

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設載無著言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耳亞夫免

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少府屬官甲楯可葬者為人

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陳傅良曰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察之於細柳之日也則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垂亡之急以關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者景帝願以鞅鞅非少主臣卒置

網鑑會編卷十三 漢景帝 後二年 十

之死至於庸儒無為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村厚洪殺以當社稷之寄者豈其若是靡邪故自殺亞夫而

臣始矣

綱後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目詔曰雕文刻

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凶非為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室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綱詔嘗算四得官。○目詔曰今嘗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

不必眾朕甚愍之嘗算四得官以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十算十萬也

綱後三年冬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

廷中

綱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詔曰農天下之本

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

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賊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綱帝崩葬陽陵在太子徹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

后皇后為皇太后

班固曰漢興接秦之弊白天子不得其鈞綱而將相或乘

綱鑑會編卷十三漢景帝後三年

云緣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

地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利祿度

石糞以賦於民漕運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車斗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

宗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枝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

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

羣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

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黜辱焉當此之時網疏

其愛也自是以孝武內窮後廉

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蘇轍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

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

之際背型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

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惟不改其恭儉故耳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字通景帝太子在位

五十四年壽七十一崩

綱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

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今古治道廣川今河間董仲舒

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自非大亾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

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音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由適於治

綱鑑會編卷十三漢武帝建元元年

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

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

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興廢

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

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

天皆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

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

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

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凶有邪氣姦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謹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就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建元元年

十四

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皆曉於禮誼與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因囹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食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飭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爾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明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思澤不流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建元元年

十五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孫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臣思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含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公私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

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是故人君不可不知  
春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  
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  
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  
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  
羣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  
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  
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與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  
諸侯舜興於溪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  
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建元元年

去

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  
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  
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  
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亾敵敵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  
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亾揅敵之政  
也由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  
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限  
予之齒者去其角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傳讀曰附之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子祿者不食於力  
之業農民之力與天同意者也身寵而戴高位家温而

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  
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  
矣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  
織妾惡其與民爭利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  
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  
喜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  
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為博士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為江都今揚州府相事易  
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王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  
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粵有三仁何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建元元年

七

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惠猶且羞之況  
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  
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  
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  
兄尤縱恣數殺害二千石弘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  
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及去位家居不問  
產業專以講學者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  
有明法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  
十三篇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  
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

綱夏六月丞相綰免以寶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鑑上雅尚儒術丞相寶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言薦舉人如車載之推轉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下設束帛上加以璧安車駟馬用蒲裝車輪取其安也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綱王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目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滅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有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綱王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目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滅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有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綱王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目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滅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有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

尹起莘曰武帝名為好儒所用特綰臧輩耳仲舒醇儒乃棄之侯國殆與萊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繼

半載獲罪而死未幾嬰蚡俱免蓋其惑於家庭前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綱春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綱以衛青為大中大夫○目陳皇后嬌妬擅寵而無子寵凌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平陽侯曹壽所尚悅謳者衛子夫婦人名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青之父鄭季為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史記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父正妻羊氏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常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紺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綱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綱三年中山王勝來朝○目議者多寃崑錯之死務推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王具以吏所侵問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綱秋七月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眾於江淮間○目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綱九月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鑑上自初即位招選天

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上書言得失自眩鬻

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避明帝諱作莊助最先

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吾丘復姓也壽王字子應蜀人司

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

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

以辭賦得幸胡臯不根猶不持論好詬誶上以俳優

畜之俳優也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嘗觀上顏色時時

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嘗入南山射獵馳騫禾稼

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又嘗夜至柏谷地名在河南府永寧縣逆旅主人

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異上狀貌飲翁以酒而縛之

上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治也上林苑在渭屬也之南山東

網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建元三年 三

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

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

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

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騫有

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隄也之興其不可三也

上悅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

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

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

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

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也堂坐近堂邊則恐其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

綱甲四年夏有風如血

綱乙五年春置五經博士

丘濬曰秦漢詩書五經為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

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為世

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綱丙六年夏五月太皇太后竇氏崩

綱丁六月丞相許昌免以田蚡為丞相○田蚡驕侈治宅甲諸

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

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

庫藏兵器是後乃稍退

綱戊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書法字象也武帝之世

日一而已矣然唐昭宣天祐二年書書長竟天而唐以昭

帝字長竟天而止於兵禍何也蓋善之與字則有問矣故綱

目書字五十三而

綱己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

綱庚閩越王翁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

子嬰齊入宿衛○目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

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韓安國

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自三代之盛胡粵不受正朔非

疆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者。爲之悽愴。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於中原。邊境之民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慮之。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九州爲家。生民皆爲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馳奏。詔罷兵。使莊助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與兵討閩粵。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漢武帝 建元六年

綱以汲黯爲主爵都尉。○目始黯爲諍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守。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阻主於不義也。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蘇軾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也。

綱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言也。

漢武帝 元光元年

綱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目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各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銅器。三足有柄。晝炊飲。食夜行持擊。自衛。莫同。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埃。斥度也。埃望也。所以望烽燧也。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海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王世貞曰。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以煩故。士卒多樂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于儀。而輝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而爲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于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者。然不可以爲訓。

綱申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畤。○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仙。○目季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

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  
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  
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刺為黃金久  
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  
更來言神仙事矣

丁奉曰李德裕論秦皇漢武英才遠略豈不悟方士之詐  
為玩若唐武宗所謂宮中無事以此遺悶耳愚謂秦皇計  
傳萬世其欲無厭而武帝之多欲一一如汲黯之見故神  
仙諸術適投其欲而方士之詐易嘗  
有悟也德裕斯言淺乎知二帝者矣

綱立太一祠從亳人謬思之秦也曰天神貢者太一太

綱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  
獲恢以罪下吏自殺○鑑時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光二年 奇

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上召問  
公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  
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  
傷天下之功或作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  
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  
卒傷死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上從恢議使韓安  
國李廣王恢李息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陰使聶壹為間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  
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  
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

騎入武州塞在朔州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告單于以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上怒  
下恢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  
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司馬遷曰帝承文景之蓄積胡粵之害即位數年用嚴助  
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蜀之民罷為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郡燕齊之間靡然  
墜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不解天  
下苦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然百姓刑敵  
財力衰耗法嚴令具  
與利之臣自此而始

綱西三年春河徙頓丘今大名府夏決濮陽○旬春河水徙

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河名在今大名府開州注鉅野今縣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光三年 四 奇

奉邑食餼音輸今山東夏津縣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多  
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  
以為然於是久不塞  
綱庚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自初孝景時竇嬰  
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  
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諸  
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  
穎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太后之廷辨之  
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  
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籍吾弟  
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



嬰得棄市罪論殺之。

綱春三月丞相蚡卒。○夏五月以薛澤為丞相。

綱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

而卒。○目德修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

朝等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

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

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

宮雍和也三宮辟雍明堂靈臺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正月王薨中尉以聞蓋王曰獻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漢官之中長於婦人之

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

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光五年 亥

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潤獻王近之矣

綱通南屯置犍為郡通西屯置一都尉。○目初王恢討東越

使番陽縣名今屬饒州府令唐蒙風同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一作矩

薈音矩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音音牂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

禺縣名今屬廣州府城下蒙歸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夷國名姓竹氏故

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

郎道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從笮關在今雅州

北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喻以威德約為置吏多同等食

漢繪帛聽約蒙還報上以為犍為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

物故也定有逃以者用軍典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

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曰音符

音作二國名即今四川越今威州屬冉駹今成都府近蜀易遁為置郡

縣愈於南屯上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

物以賂西屯皆請為內臣上大悅

綱發卒治雁門險阻書法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

綱秋七月皇后陳氏廢。○目后以祠祭厭勝媚道厭子夫得

幸乃媚道巫祠祭神為祜以厭其勝已者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

法寶太主帝始館慙懼稽顙謝上慰喻之初上嘗置酒主家

主覲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雞

鞠蹴鞠也角也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

偃中郎東方朔辟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光五年 亥

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待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

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

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音或虫也

傷人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

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

其變為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

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綱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目上使湯禹共

定律令務在深文文法深刻拘守職之吏拘刻於因循守職作見

知法見知人犯法不舉告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綱以公孫弘為博士。○鑑是歲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

聖之術者縣次續食各縣依次第按令與計使也上計簿借令所與上計使諸京蓄川縣名今屬濟南府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

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

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

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

不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

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

遠七旬反言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

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光五年

三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禁者此道

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類寐反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

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不生草木曰童澤不涸胡各反此和之至

也臣聞之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

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由

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

之紀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

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

良後公孫弘目斜也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詩於是上察其行慎

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

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

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益厚遇之

呂祖謙曰武帝深知黯之忠雅以為社稷臣故雖使當

之論或蓋專為容悅則人主親之而不疏專為強直則人

主敬之而不親弘出乎兩者之間此所以日益親貴也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光六年

无

尹起莘曰商車前未有算也綱利益始于此書

綱春穿渭渠目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漕關

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

之二歲而通人以為便

綱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匈奴奴

入上谷殺畧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

出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在北

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

惟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

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

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綱〕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鑑〕詔曰朕漢  
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債行之君子壅  
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  
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  
勝任當免奏可。

呂祖謙曰漢之取士隨時設日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  
廉賢良茂材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材明經始於武  
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  
以為碩人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於一科則中選  
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於對策或迂緩而不  
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於青紫而不  
對賢良者或難以申韓之言陳揚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  
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逃冑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  
網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元年 三

若是其有卓然不羣之材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  
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公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  
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  
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所未講也  
〔綱〕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綱〕何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目〕匈奴號廣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  
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

〔綱〕東夷薺君降置蒼海郡。○〔目〕東夷薺君南閩。○  
二十八萬人降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綱〕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鑑〕臨苗人主父偃嚴安無  
終今顯天府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遊齊燕趙皆莫能厚  
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凶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匈奴難  
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  
禽獸畜之不屬為人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言今天下  
人民用財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羌弊音僕羌弊二國  
畧薺州今朝建城邑溪入匈奴燔其龍城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陳涉  
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  
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  
網鑑會編卷一三 漢武帝 元朔元年 三

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此其  
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  
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  
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不安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  
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  
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  
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  
生不五鼎食牛羊豕豕死即五鼎烹耳  
丁奉曰權寵者禍敗之門驕橫者喪亡之藥主父嚴徐三  
人同一上書求用也嚴徐無其超顯乃得令終而

主父獨擅權寵肆為驕橫是以鼎烹自期而竟遭族滅此可為知得而不知喪者之戒矣

綱甲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使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綱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之。○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二年 三

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今河南西華縣地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

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綱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

并兼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

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任俠也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

權行州里力折公侯也或謂以權力扶輔人也亦在徙中衛青為言郭解家貧不中

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

平生睚眦睚者相噴怒而見齒也眦者車目相忤也殺人甚眾上聞之下吏捕治

所殺者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眦睚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周室既微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實禮而趙相虞卿乘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重諸侯無不尊奉而遊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咸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濶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輪從車千乘而哭辭淮南昔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推州里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讎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二年 三

綱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

其族。○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家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苗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請治之於是拜偃為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白

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

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

天下乃族誅之

綱以孔臧孔子十世孫為太常。○上欲以孔臧為御史大夫辭

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

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綱紀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吞罷蒼海郡○靈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徹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行之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綱夏六月皇太后王氏崩

綱以張湯為廷尉○巨湯為人多詭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網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三年 詩

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見寬為奏獻採以古法議決疑獄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也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謂文法深刻小苛謂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伉健也厲嚴也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綱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在河間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嘗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

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末聞弓矢之為禁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焉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扶風縣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袁黃曰公孫弘當為相時關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盛矣彼其意蓋欲總覽賢豪羅致英俊收之幕下為已弘人以便指授者也豈真為國家器色鴻業者哉董子汲黯直質直敢言也弘視視臣弘顧巧於構排假手右內史黃人以報面觸之皆舍二子而他所選果何賢也苟非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五年 董子黃曰公孫弘當為相時關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盛矣彼其意蓋欲總覽賢豪羅致英俊收之幕下為已弘人以便指授者也豈真為國家器色鴻業者哉董子汲黯直質直敢言也弘視視臣弘顧巧於構排假手右內史黃人以報面觸之皆舍二子而他所選果何賢也苟非

綱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鑑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將軍衛青等出右北平擊之得裨小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抗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侍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中黥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黥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祖謙曰漢武帝詔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賢之效也人之常情愈敬則愈疎愈抑則愈親武帝之於君子外合而中離武帝尊汲黯而賤弘青亦過矣

綱夏六月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憲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諸太常受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主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五年 美

綱秋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初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多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乃治戰具積金錢歸中伍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囚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詔削二縣安恥之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不相能賜恐為所并亦為反具當入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綱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自青出定襄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威屬斬首數千級而還綱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自青復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

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自歸議郎周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猶言腹心也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常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因請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縣名故城在今鄧州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縣名故城在今南陽府東

郭大有曰蘇史失律當以軍法從事衛青不即誅之而囚不惟守臣分亦且尊朝廷方諸田穰直之斬莊賈不同也其直豈可以一機而論之哉

綱鑑會編卷十三 漢武帝 元朔六年 美

綱夏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鑑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千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費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凡十級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音暢廢矣尹起莘曰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用兵煩費之患不計而可矣

綱鑑會編卷十三

文安

崑山

漢紀

世宗孝武皇帝

綱目元符元年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日上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符云

綱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鑑初淮南王安與賓客

左吳等日夜為反謀召中郎伍被預謀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會伍被請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上下公卿治十一月安自殺衡山王亦自刎死凡二獄所

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侍中莊助亦坐與安結交棄市

綱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綱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漢國復事西南夷○鑑

張騫自月氏還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復事西南夷

劉友益曰始者何僅辭也前書罷西夷矣於是書復事復者何武過之辭也

綱二年春二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綱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目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漢郡今陝西鞏昌地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眾收休屠王

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漢郡今慶陽府地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故城在甘肅肅州東北過小月氏至祁連山

在塞外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山匈奴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然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流落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符二年

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馮支山出騰胎匈奴夫此山歌曰失吾騰

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山草木茂美冬溫夏涼宜放放匈奴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綱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眾○鑑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其眾降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從民賁

也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罷敵

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問曰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徵文也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乃分徙降者邊近也五郡隴西北地因其故

俗爲五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也次年遂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休屠王太子日磾音密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綱西三年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目山東被水民多饑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始皇得匈奴河南地甚好築城郭徙民居之故秦中七十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護救也費以億計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三年 三

綱作昆明池○目上將討昆明今雲南以昆明有滇池在雲南故曰滇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在長安城南四十里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賦除其賦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千夫帝所置武功爵十一等之第七級也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以千夫爲吏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綱得神馬於渥洼水中在漢徵煌郡今陝西甘肅州衛境○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撰述以爲歌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則長先作人持勒立水旁後馬既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歌曰太乙貢今天馬下臨上方赤汗兮沫流精騁容與兮馳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

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能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

綱壬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四年 四

○鑑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治鐵煮鹽財或糸古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心計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百物毫芒至秋皆細公卿又請算及民車船其法大抵出張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湯正義曰武帝國用不足故說民田宅船車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也一算百二十文顏師古曰算緡錢謂有積儲錢者其審買而稅之陳季雅曰以然者蓋示食生民之命賦斂繁多怨讎必興若非峻法以符天下之口使之覺首喪氣則法無可行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工役財用不繼初未理會財賦只於刑主廢格阻誦之獄上自公卿大臣下至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言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志意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困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與刑之臣自此而始則其意可知矣

綱以下式爲中郎郎爵左庶長○目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



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  
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  
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  
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  
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  
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  
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擢為齊太傅

宋濂曰

啓賢之君必有從政之臣而後其惡始熾漢武生  
季四夷百姓受敵當時苟有禹益之臣可以謀而  
止也卜式懷姙慈能而為輸財之舉豈非從諫之臣而助  
宋為志者乎輸財而不顧官求其便之易入也驟遷而得  
美官豈非昔者多術也卒以言而免官位尊  
矣猶又欲指其各之直也式之效亦可畏哉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四年 五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四年 五  
夏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  
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自上與諸  
將議曰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也漢輕  
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崇騎  
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  
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  
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  
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與匈奴  
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為廣老  
數命奇也不偶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  
起行意甚慍怒青度幕發輕騎夜追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

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在幕府對簿

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  
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  
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為人  
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家無餘財後臂善射  
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  
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為垂涕去  
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  
狼居胥山在韃靼國中禪於姑衍山名在匈奴火州  
皆沙斬七萬級兩軍出塞塞關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為之是後青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四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四年 六  
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  
任安不肯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  
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  
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王膳食齋數十乘既還重車  
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振而去  
病尚穿城蹋鞠穿地為管城以作鞠室  
蹴鞠即今之打毬也事多此類青為人仁  
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  
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穹廬前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音居今金縣屬  
地為庭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以馬

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漢使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蘇軾曰漢制博士秩六百石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出入臣所甚難而人主所欲聞故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况作色憑怒致之於寇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已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哉。

綱以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先是寯成為關都

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寯成之怒及義縱為南陽漢郡今屬河南省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為禮至郡遂按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斂迹後徙定襄今定襄縣屬太原府太守一日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

濫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是歲及黠坐法免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始為廣平郡名今屬屬直隸都尉

擇郡中豪為爪牙使督盜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今屬屬

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郡中毋通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以為能擢

為中尉。

綱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靈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上於帷中望見焉於是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之又勸上於甘泉宮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其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而隱之。謂食馬肝而死

綱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生於蔡地也

綱以汲黯為淮陽太守。黯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謂今日後即召君來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

綱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

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綱夏四月以莊青翟為丞相。

綱帝如甘泉祠神君。上病鼎湖甚。漢鼎湖黃帝鑄鼎之所即今開縣地

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愈起幸甘泉置酒壽官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時上

為中尉。

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衡之

〔綱〕甲六年冬十月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目上

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謂人匿其舟車田宅之面而不以上稅於法得告之論罪縱矣者謂其法縱弛而不行也可告

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音翻如平反之

反少反者不能平其情也分遣御史廷尉正監節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

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偷食好衣不事畜業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上以縱為廢格沮事棄縱市

〔綱〕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諡曰景桓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狩六年至元鼎二年 九

〔綱〕殺大農令顏異○鑑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郤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唇湯奏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

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詬諛取容矣

〔綱〕元鼎元年夏赦

〔綱〕丙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名也姓莊

下獄自殺○目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卻湯所厚吏魯謁

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趙王告

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

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欲坐丞相以見知之律丞相

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貯蓄物致

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

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

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鼎二年 十

〔綱〕司馬光曰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之謂也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發三族世濟其凶因此非積善積惡者邪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慶雖剛峻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公卿族遂亡然則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攸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有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警鯨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張湯雖險誠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宜矣又何異焉

〔綱〕春起柏梁臺在未央宮內作承露盤在建章宮神明臺上○目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綱〕以趙周為丞相○夏置均輸司農屬有均輸令丞諸州郡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遷轉於所無禁郡國鑄錢○目

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

〔綱〕

〔綱〕

〔綱〕

〔綱〕

〔綱〕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  
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

綱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鑑渾邪王既降漢自鹽澤一  
滿類海在火州之北魯番西南張騫通西域度玉門見二水  
交流發葱嶺越海關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也

已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厚幣招烏孫西  
國名在大宛東北其形以斷匈奴右臂既連烏孫自其西大  
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為然使騫使烏孫因分遣副使使

大宛大夏諸國於是西域於漢置酒泉武威郡上得  
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因命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綱丁卯三年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目所忠人姓名世家子  
弟富人亂齊氏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也根帶送也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鼎三年 十一  
徒得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尹起莘曰自算商車過皮幣告鑿錢置均輸紛紛與利不  
益亦取無倫焉  
為色日以罔之耳

綱辰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雁上親祠之始巡郡  
國至榮陽而還

綱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綱春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書法方士而尚主非其類矣凡外侯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者所以著其失也○目方士樂大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安期羨門二仙名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

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尚衛長公主尚奉也奉事言娶也 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益脫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史記上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使驗小方闕基其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黃金不就乃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通將軍四金印又刻玉印使使引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五利夜祠其家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頗能使之治裝入海以求其師云

陳謙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主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試欲開其意也則以游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誥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本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幸試欲開其誑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勢也則以祥瑞試欲開其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圖基中於孫卿以仙迹中宋雀之建瓴中於中五利以圖基中於孫卿以中迹也中宋雀之建瓴中於中五利以圖基中於孫卿以中迹也中宋雀之建瓴中於中五利以圖基中於孫卿以中迹也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鼎四年 十三  
之志荒矣豈非多欲之為累哉

綱夏六月汾陰得大鼎○以兒寬為左內史治馮翊郡今同州地○目初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濩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

獨左內史兒寬兒寬見作倪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推情與下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課試也上功課試也上功

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繼屬不絕

綱遣使諭南越入朝○目初南越文王胡遣其子嬰齊入宿

也若繩索之相屬繩索之相屬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

綱遣使諭南越入朝○目初南越文王胡遣其子嬰齊入宿

衛在長安取穆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  
璽立穆氏為后與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  
樂擅殺生自恣固稱病不見薨諡曰明王與代立其母為太  
后太后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人姓名也通是歲上使少季往諭  
王及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  
與私通國人不附太后太后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  
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使者留鎮撫之  
○綱以方士公孫卿為郎○目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  
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採首山在河南偃師縣鑄鼎於荆山  
下在河南鼎既成有龍垂髯下迎黃帝帝騎龍登天於是上  
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為郎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鼎五年 三

○綱五年冬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使者遂弑其王興更立建  
德為王發兵反○目南越王及太后治裝入朝呂嘉不可太  
后欲誅嘉嘉遂與大臣等作亂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立  
明王長男越妻子建德為王越妻長男之名也函漢節置塞  
上越與漢之邊境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

○綱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目伏波將軍路博德  
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戈船將軍嚴出零陵下瀨將  
軍甲下蒼梧越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綱賜卜式爵關內侯○目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  
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綱九月嘗秋祭耐音甫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

自殺○目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耐祭  
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乃  
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耐金輕下  
獄自殺

尹起莘曰列侯一旦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邪  
以不書其罪故是時多方取財利其邑入獵而奪之耳不然何  
○綱以石慶為丞相○鑑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  
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綱樂大伏誅○目大裝為入海求其師乃之太山上使人隨  
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妄腰斬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鼎六年 四

○綱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目楊  
僕入越地先陷尋陴破石門山名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攻敗  
越人縱火燒城博德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城中  
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今廣州府蒼梧今梧州鬱林  
今潯州府合浦今廉州府交趾今為安南九真日南今俱安南地珠崖今

儋耳今儋州府郡屬瓊州府  
○綱帝如緱氏觀大人跡書法先書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綱帝如緱氏觀大人跡伏誅矣次年而書以方士樂大為五刑  
如緱氏觀大人跡緱氏縣名故址在河南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  
見仙人跡在緱氏南偃師縣南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毋  
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在人主自求之其道非

寬假神不來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綱平西南夷置五郡○且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州地君反

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叩君

笮侯遂平南夷為牂牁郡今遵義府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

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叩都為越雋郡今建昌備

笮都為沈黎郡今黎州冉駹為汶山郡今茂州屬廣漢今漢

屬成今州屬西白馬為武都郡今白馬氏人也

綱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綱置張掖燉煌郡○且分武威酒泉二郡地徙民以實之

綱以下式為御史大夫○鑑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鼎六年 五

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後以下式不習文章貶

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綱帝自制封禪儀○且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

太山會得寶鼎上乃令諸儒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寬

對曰封太山禪梁父音甫泰山昭姓昭顯其姓也考瑞考核其瑞也

謂禪五謂禪也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

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

金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

文之 丁奉曰相如文學矣而封禪因之始兒寬儒雅矣而封禪因之成漢之文學儒雅如斯而已乎況子思之中

和孟子之金聲玉振而寬也擬之以文其侯鴻呼姦侯之藉口聖賢者豈惟是哉

綱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鑑

上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服其辜

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郵飭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

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今涇陽縣地北歷上郡西河

西汾五原部名故城在北登單于臺在今大同府城至朔方

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郭吉告

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單于怒留吉

遷之海上然匈奴亦讐音攝表終不敢出上乃祭黃帝冢而

還在今延安府中鄜縣相傳黃帝葬衣冠於此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元年 六

綱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且上以閩地險阻

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綱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太

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鑑正月上行

幸緱氏禮祭中嶽今登封縣太室即嵩山之東峰也從官在山下聞

若有呼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

神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太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

八四時主祠三山五陽主祠之累六月主祠之來七日主祠成山

祠祠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羣臣言一老父牽狗忽不

見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

有白雲出封中封用五色土白雲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

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  
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  
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  
以須待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竝依海上北至碣石山名在直隸縣  
黎縣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即五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  
八千里云

綱賜桑弘羊爵左庶長○鑑先是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  
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  
為賦而相灌輸以其地所有者轉於所無置平準官名屬大農有令丞之地互相灌注互相輸送  
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  
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元年 七

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  
爵左庶長時小旱上令官求雨下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  
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尹起莘曰弘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資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司馬公對神祖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不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明耳嗚呼此真萬世之藥石也故備載之以為後世法  
綱秋有星孛於東井宿名又孛於三台六星西近文昌○望氣  
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土星也填黃作鎮漢書填黃皆填字出如瓜食頃復入有

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綱二年冬十月帝祠五時還祠太一以拜德星○春如東萊○今萊州府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在萊州府還過祠太山

綱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今大名府開州境義取宜導防壅也○初河決瓠子名河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太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羣臣負薪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一河東復禹舊迹

綱至長安立越祠○越人越地之人勇之名見上言越俗祠皆見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二年 六

百鬼而用雞卜

綱作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以銅鑄像置觀上故名蜚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通天臺行在甘泉宮其地本黃帝以來祭天圓丘○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綱朝鮮襲殺遼東都尉○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在塞外為界自盧縮亡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夷服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名城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

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名城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

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至子孫右渠  
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即辰韓欲上書見天子又  
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姓誰論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涿水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

綱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菽

尹起莘曰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歌以  
張而後羅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  
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綱旱○自上以天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  
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天旱之意其欲新  
封之上乾燥乎

綱秋作明堂於汶上書法於汶上說也禮在○自上欲作明  
堂未曉其制濟南公玉姓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三年 一九  
馬溝通水以上有樓乃今作明堂奉高汶上如其圖奉高漢  
國名

綱造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  
滇王降置益州郡

綱以杜周為廷尉○自周外寬內濶刺骨其治放張湯時詔  
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

綱西三年冬十二月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  
擊車師破之○自樓蘭西域國去陽關千六百王姑師攻劫

漢使為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以七百騎虜樓蘭王因

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於是酒泉列亭障候城至玉門

綱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一作之屬角所材也抵觸也謂兩  
兩相當角力抵觸耳魚

龍曼延為合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此目  
魚躍水作霧畢化黃龍出水戲于庭曼衍總云變化也

綱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  
玄菟真番郡彘以罪徵棄市今四郡地俱○自漢兵入朝鮮

境朝鮮王右渠發兵拒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走荀彘破  
其涿水上軍前至城下僕亦往會數月未下僕以先敗慚恐

常持和節朝鮮陰使人約降於僕未決彘邀僕趣戰不會彘  
疑僕上以兩將乖異兵久無功遣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遂至彘具告所以乃共執僕并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  
鮮益急國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彘徵棄市僕贖

為庶人  
綱甲四年夏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綱乙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於九疑射蛟獲之春三

月上計○夏四月還郊太時元鼎中立太一及帝祠  
壇於甘泉是為太時

綱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諡曰○自青凡七出擊匈

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管責青

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

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  
綱初置刺史○鑑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拓境乃置交趾朔方

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  
史  
綱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鑑上以名臣文武



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音蹄謂乘之仰而致千里奔立則蹏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被讓論夫泛駕之馬泛駕也言馬有逸躡音弛之士躡音馳者無檢局弛者地廢不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遵禮度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綱丙十六年春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綱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目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元封六年 三

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岑娶孫名也向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詔報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為昆彌烏孫國主之稱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觥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綱丁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

明堂益遣方士入海○栢梁臺災○十二月禪蒿里山名在太安州

望祀蓬萊○春還作建章宮○目栢梁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

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并榦樓輦道相屬

綱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行夏之時自漢武丁丑年始○目大

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用五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

尹起辛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此固百世不可失建正之義至是活曆明時始以正月為歲首然後百

綱築受降城○目匈奴人欲降漢上乃遣公孫敖塞外築城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太初元年 三

以應之 綱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鑑漢使入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墮不肯與漢天子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生死繫焉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

綱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目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辨為中尉則心開素習也關中俗豪惡吏皆為用舞并文

法巧請穿鑿奏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也至是坐為姦利當族

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

**綱**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鑑**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綱**李廣利攻郁成西域小國不克還屯燉煌○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綱**三年春帝東巡海上○匈奴兒單于死季父匈犁湖單于立○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寇盡破壞之

**綱**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鑑**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太初二年三 **王**

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逮文景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信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為太常之祠國除見侯縱四人

**綱**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

**綱**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寡王以降得善馬數十匹○**目**貳師西行至宛圍其城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其頭出善馬令漢自擇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為宛王而還令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追斬之

**綱**四年春封李廣利為海西故城在今真定侯○**鑑**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俱西域地名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綱**冬匈奴匈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鑑**天子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下詔曰高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齊襄公滅紀復讎九世矣時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尊老行猶言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遣使來獻

**綱**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建之使匈奴○**目**上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太初四年天 **詔**

嘉單于之義遣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置幣單于單于益驕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青之族子時律為丁靈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當相坐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不可脇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音中窖土坎也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音牡羊曰羝乳乃得歸羝不當乳而云乳者言必無歸日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綱**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音中窖土坎也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音牡羊曰羝乳乃得歸羝不當乳而云乳者言必無歸日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綱**武歸時羝乳乃得歸羝不當乳而云乳者言必無歸日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綱**武歸時羝乳乃得歸羝不當乳而云乳者言必無歸日也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綱王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鑑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

風拜騎都尉貳師擊匈奴陵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

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以少擊眾

上壯而許之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至浚稽山在鞏鞏國中

多分與單于相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不利欲去會陵軍候

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

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

也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上山四面射矢如雨下韓延年

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邊塞以聞上怒問太史令正歷

也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軍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天漢二年 三

之急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媒酒教孽也誠可痛也且陵提步

兵不滿五千淡蹂戎馬之地却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

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券權丘

反言失盡但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音僕於天下彼之不死

宜欲得當以報漢也言陵意欲立功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

為陵游說下遷腐刑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得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

丁奉曰 李陵之降虜而馬遷反稱其忠勇固宜獲罪於武

樂天之斷陵有日陛下君命性命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屯

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職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

不可以言孝斯則善論陵矣

綱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討東方盜賊○鑑上以法制御下

好專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

犯法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

發兵以擊斬或至萬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音命

法沈沒也敢敵也盜賊者沒其命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

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二

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今滄州地問郡人雋音吮不疑賢

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不覺起起迎

不疑曰竊伏海濱濱同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天漢三年 四 美

祿勝之淡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

王賀亦以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

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實元帝王皇

丁奉曰 賢乎按其賢行有四戒勝之之剛虐一也聽母教

以出四二也辨衛太子之偽三也霍光欲妻以女而

固辭不肯四也班婕妤特與疏廣諸賢同傳可謂良史

綱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以木波水曰榷故後世關津收稅皆曰榷

二月帝東巡修封禪祀明堂還祠常山○目時方士候神

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厭怠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

綱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目遣廣利等四將軍出塞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放漢入

匈奴迎李陵叛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

綱西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

綱丙 二年秋穿白渠 目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綱亥 三年皇子弗陵生 目 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 音接于

居鉤弋宮 鉤故以各宮 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

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綱以江充為水衡都尉 目 充初為趙敬肅王 第八子賈夫

人所 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

上召充入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與語大悅之拜為直指繡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征和元年 至 毛

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充為

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

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

者 言素不增 教敕左右 惟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

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綱巳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目 彭祖所幸淳姬生

男號淳子時淳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淳子何如對曰為人

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 今臨洮府 侯昌曰無

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

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目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

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

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綱庚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目 賀子敬

聲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

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果得安世

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

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

綱以劉屈氂為左丞相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

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

氏及據皆自殺 目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 宣帝時迫

海前過 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

后太子寵愛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征和二年 天

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

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

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

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

意曉之犬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

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濇刻吏太子寬厚多

所平反 音幡錄因覆 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故太

子譽少而譖多黃門蘇文與小黃門官融等常微伺太子過

輒增加白之上常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

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

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

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為女巫  
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罵  
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數百人心既以為  
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  
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  
誅因言上疾祟音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又使蘇文助  
之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  
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  
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  
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  
曰我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征和二年

完

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聽德計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  
曰趙廣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  
持節夜入宮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  
泉言狀上使使召太子召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上  
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丞相將三輔近縣兵捕太子  
太子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  
出太子兵敗南符覆盜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  
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詔取皇后璽綬后自殺上  
以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怒甚羣  
下憂懼不知所為壺關縣名今屬三老茂茂三老名上書曰  
太子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規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閻

閻之隸臣爾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太子進則不  
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  
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爾臣竊以為無邪心  
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然赦之也太子東走湖匿泉鳩里  
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死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

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  
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  
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  
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  
合此固中之常情  
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夏六月丞相屈釐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  
匈奴詔族其家○目初貳師之出也屈釐為祖道黃帝子名  
繫祖好遠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征和三年

三

遊而死於道為行神出  
行者祭之因饗飲焉 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  
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  
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  
出塞破匈奴兵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在鞏鞏國中本漢將  
所築將亡其妻率眾  
保完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欲令昌邑王為  
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屈釐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  
聞之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  
綱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目吏民以巫蠱相  
告言者按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  
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  
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

見田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在闕鄉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劉子暈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綱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目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綱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鷲書法綱目書雷十○目三月帝耕於鉅定各還至太山罷方士候神人者○目上還幸太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

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征和四年 主

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

妖妄其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述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

往口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往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求之歎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善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疏夫豈尚論之

綱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書法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于戈土木海內

富民後稍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目千秋無他才雖非不遂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

能術學又無關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從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欲起亭侯望者 隧於險處也且擾亂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

止擅賦非常賦也力本農修馬復音福馬復者因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教民為代田一晦

古畝三畝古畝字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代處代易也歲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征和四年 主

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耨鉏草也每比鉏草根深能風旱日耐以其根深故耐風與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司馬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耨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與商周之治其無

綱後元年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目初馬何羅與江充善及充屯滅何羅兄弟懼遂謀為逆上幸林光宮且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金日磾察其變擒之窮治皆伏辜

綱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目初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

皆伏辜

綱秋七月殺鉤弋夫人趙氏○目初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

太子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  
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鉤弋夫  
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  
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惟霍光忠厚  
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  
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卒賜之死頃之帝閉居  
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  
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  
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寒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  
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尹起莘曰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  
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後元二年 壬  
綱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在蓋屋縣東南取五柞木  
為之或云宮中有五柞樹立

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  
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葬茂陵在興平  
縣東北十七里

繼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  
前畫意邪謂去年使黃門圖  
畫周公輔成王事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  
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

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  
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闕天子所居門闕有  
禁禁中門曰黃闕二十餘年出則奉

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即與僕射  
皆官名不失尺寸日

碑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  
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曰碑長子為帝弄  
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碑過見遂殺之上怒日碑  
具言所以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碑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  
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我為不  
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  
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又明日帝  
崩入殯未央前殿

班固曰漢承古禮文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  
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瞻吞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  
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武帝 後元二年 壬  
所稱何  
以加焉

司馬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  
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定為盜賊其  
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  
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  
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  
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歟

綱皇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  
領尚書事○目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

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  
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

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綱秋七月追尊鉤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涇陽  
縣西北

綱鑑會編卷十四

漢紀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漢 輯錄

孝昭皇帝 諱弗陵字不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崩壽二十一

綱始元年秋七月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自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得書不肯哭遣幸臣之長

安陰刺侯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

遂與齊孝王孫澤等謀詐言少帝非武帝子天下宜共伐之

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

諫者韓義等十五人八月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始元年 一 志伯

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伏誅

綱以雋不疑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

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

嚴而不殘

綱九月車騎將軍稔音妬漢縣今兗州府城武縣有稔亭侯金日磾卒○初

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秬侯日磾以帝少

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即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

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

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

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綱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水

綱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疆劉長

樂為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

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

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

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

綱二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

租○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壹衍鞬單于立

綱三年秋募民徙雲陵○冬十月遣祠鳳皇於東海

綱四年春三月立僖行上官氏為皇后赦○初霍光與

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沐也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

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

聽蓋長公主蓋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私近子客丁外人姓丁名外

客猶言私人也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

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后宮以椒和泥塗壁之重

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

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僖孺遂立為后

綱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綱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

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日七今來自詰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成方遂坐誣罔不道腰斬

程頤曰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

**綱鑑**六年春二月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鑑**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為此國家大業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始元六年 三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目**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食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無入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人矣如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露衿與

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歔血日夕臨數月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壹衍鞬單于立國內乖離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于卿陵雖驚怯令漢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曹沫與齊桓公會柯劫桓公而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官名主外秩國來附者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始元六年 四

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胡寅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賤習蠻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綱鑑**秋七月罷權酷官○**目**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綱鑑**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至長安賜帛遣歸書法書遣歸何義也不憚遠徵之至則賜帛而已矣綱目書徵士始此書賜帛亦始此

**綱鑑**秋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

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皇后立乃安親女光

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曰自以帝兄

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皆

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音都肄大閱試

羽林道上稱蹕言光大閱試郎官羽林軍習武備也郎謂

莫通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何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

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

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室中書武帝所賜周公上問大將軍

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

何以知之綱鑑會編卷十五漢昭帝元鳳元年五

何以上曰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追究上不聽

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音屬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曰且以語相平王

成反大王也且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

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

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閏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

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謀

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昭茲則百邪不能

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

矣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目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

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

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

壽為諫大夫

綱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目大將軍光以朝

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

右將軍以自副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光持刑罰嚴延

年常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善述二子可謂

綱鑑會編卷十五漢昭帝元鳳三年六

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綱三年春正月太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目太山有

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

宜帝立符節令眭音息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

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妖言惑眾伏誅

綱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目燕蓋之亂桑弘羊子

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複姓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

出繫獄少府徐仁丞相千秋女婿也與廷尉王平即以赦令

除吳罪後侍御史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朝廷皆恐

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

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及丞相延年論

議持平皆此類也

綱甲四年春正月帝冠書法帝以是年十七矣終綱日書帝冠十有三

綱丞相千秋卒○時政事一決於大將軍光千秋惟謹厚自守而已

綱二月以王訴為丞相○夏五月太宗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在燉煌郡西數遮殺漢使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

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元鳳四年至六年 七 謂曰天子使吾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

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請闕縣北闕下立王弟尉屠者音除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今河南信陽州侯

綱乙五年冬大雷○丞相訴卒

綱丙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尹起莘曰去冬書丞相訴卒至今冬始以敞為丞相殆虛而丞相為具員國之大事皆不與聞統綱日之所書君子每為之三歎也

綱丁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四出口賦人二十三漢制民年七歲至十三歲制民年七歲至十三歲制民年七歲至十三歲制民年七歲至十三歲

綱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西行錢二十錢係舊制武帝加三錢以補車騎馬

綱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咸陽縣東北十三里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

今兗州府主賀入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賀昌邑哀王音體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

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

風習治國之道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松喬赤松子王喬之俱古仙人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

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嘉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

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蹇蹇亡已不止見王遊戲無度涕泣勝行諫曰大王親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元平元年 八 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

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

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

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復叩頭極諫具言存亡之故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

中發晡時至定陶從者馬死相望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

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

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

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  
王曰我嗟也明喉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  
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王乃哭如儀六月  
受璽綬襲尊號

班固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考  
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管逆亂之謀成王不疑  
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故承孝武帝  
後除敵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  
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親百姓充實  
與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醢尊號日昭不  
亦宜

綱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鑑王淫戲  
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  
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  
網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元平元年 九

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喪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  
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憊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  
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  
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  
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  
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光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  
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安世大驚以  
此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召丞相御史以下會議未  
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

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  
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  
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  
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  
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安世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  
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音而已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  
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  
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光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則古反 奉上下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

網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元平元年 十  
郎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  
泣而去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者誅二百餘人唯中  
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髮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  
曰師何以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  
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  
未嘗不流涕爲王湊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  
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張棡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所以失則由  
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  
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毛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  
光寧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  
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  
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尹起莘曰以光之忠赤故武帝奉奉於託孤職其權願立人卒然立之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耳

綱秋七月迎武帝會孫病已入即位。○目初衛太子納史良

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也。號皇曾孫

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男女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繫

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

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

帝遣使詔繫獄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至吉閉門不納

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

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

思顧舊恩哀會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昭帝 元年元年 十一

將軍輔政怒曰會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子女事時暴室

尚夫上官中婦人疾病者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會孫因依倚廣

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液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

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

失及是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武帝會孫名病已

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大將軍定大

策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會孫

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

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

曾孫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

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綱丞相敞卒以蔡義為丞相。○目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

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為丞相年八十餘貌似

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

宰相何謂云云猶言何故如此說也

綱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目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大將

軍光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徵時故劍大臣知指謂知求故劍意

立許倜仔為皇后光以后父廣漢刑人許廣漢乃天刑之人也不宜君

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綱太皇太后上官氏也歸長樂宮初置屯衛書法歸者何順辭也

遷歸某宮者順辭也曰遷太后於某宮者逆辭也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字諱衛太子之孫那帝崩無嗣大臣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本始元年 十一

綱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法書請何讓也歸則歸耳何讓為

自是六年無聞焉。○目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

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

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

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綱夏四月鳳皇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

綱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目詔曰故皇太

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

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

辰史良娣曰辰夫人皆改葬焉

劉友益曰有司請諡太子曰辰史良娣辰夫人漢初公議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考者矣

綱召黃霸為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

正長數決疑獄庭中稱平謂稱其持法公平也

綱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傲民車延年詐增傲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實

延年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本始二年 古

何如也願以愚言白大將軍杜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田延年

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

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

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

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三者皆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

綱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目時烏孫公主解憂之孫女楚王戊及昆彌翁歸靡皆上書言匈奴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請發兵救之先是匈奴數

並出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綱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目初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本始三年 古

行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

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尹起幸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闇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然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僅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綱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為長羅今大名府長垣縣地侯○目匈奴聞漢兵大出遠遁五月軍罷田順不至期詐增盧獲廣明知虜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為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

綱六月丞相義卒以章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以趙

廣漢為京兆尹○鑑初廣漢為潁川今河南太守潁川俗豪

傑相朋黨廣漢為鉤音頂若今盛錢藏瓶音同籀竹也如

也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

得發尤善為鉤距鉤致也如鉤之有鉤吞之則順吐之則逆

也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

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

如神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

兆者莫能及

綱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目初許后起

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驪駕侍從益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本始四年 五

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縣絕矣

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

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綱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目上以地震釋

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

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當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

語嘗朝見而出以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

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

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愆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

傅年九十卒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史略勝每講授

綱五月鳳皇集北海

綱子地節元年冬十二月以于定國為廷尉○目定國為廷

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

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養姑不嫁姑謂鄰曰孝婦

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

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服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

二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兩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

陰德子孫必有與者

史臣曰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

之寬而定國善繼乎父志是之謂孝子

綱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元年 六

霍光卒○目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

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

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

復其後世疇家業相傳為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綱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以霍

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鑑上思

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縣名屬山侯使以奉車

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

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

奏相復因許伯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

中皆從其議帝與於閭閻知民事之難占難霍光既薨始

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

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

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

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

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二年 七

以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

也旌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宋濂曰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

第一是謂之良也固特見於賈誼傳循吏傳則無名焉大

者尚爾所遺者不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文

翁非也且宣帝名為循吏則實則不盛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綱甲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鑑詔曰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

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問郡國上計奏上戶

之數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

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綱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目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

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毒太子

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綱五月丞相賢致仕○目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

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綱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漢書初霍氏奴與

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擊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

乃去後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霍氏終以此得罪

綱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目太子外祖父

平恩今直隸曲周縣地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

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

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示陋非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三年 大

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綱大雨雹以蕭望之為謁者○目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

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

陽不和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

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

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

拜為謁者

綱秋九月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

罷其屯兵○目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僭擬滌放光妻東

顯以婢代立素與光所愛幸監閻氏卒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



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從光諸壻爲他官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許延壽子弟代之。

綱冬十二月置廷尉平。○鑑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

耗窮民犯法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淡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

猾巧法轉相比例也已行譬擬禁固寢密律令煩苛文書

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

異姦吏因緣爲市若市賈交易也所欲活則傳附生議所欲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三年 九

陷則子死比與死例相議者咸寃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

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

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

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

切言皆鬱於胸九喜虛譽十蒙實禍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

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

爲明漢文獲公名得奉公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

也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

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

矣涿郡今涿州屬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

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

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

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丁奉曰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葢以爲膠編用寫書因

爲名獄吏其尚德緩刑一書班氏贊其辭順而意篤者也

綱乙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縣名今屬君○目上

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二人賞

賜巨萬皆封列侯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四年 三

綱夏五月山陽郡名今兗州濟陰國名今兩電殺人

綱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藏匿有

綱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目霍顯及

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

官信之縣官稱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

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讐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

聞民間讒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卽具以實告

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

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連霍氏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等也子孫襲封

與先其庸也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

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讓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

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使迫陰陽朝

臣宜明言曰輔臣專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

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

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

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天司馬及其枝屬必有

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

然不召也禹山等謀令太后為博平君帝外祖母也置酒召丞相

平思侯以下使范朋友都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四年 三 九上

而立禹事覺雲山明友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

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

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竈也傍有積

薪客謂主人更平聲為曲突曲則火勢慢也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

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隣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

言曲突者人謂主人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

論功而請賞曲突徒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

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

遷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側故曰驂乘上嚴憚之若有忤刺在背如刺刺其背後張

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

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謀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

死纒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光曰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奢趨之哉雖然使使

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

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

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醜議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四年 三 九上

勤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綱九月詔減天下鹽賣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課

殿最瘦死以饑寒死於獄中也

綱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今安慶府桐城縣地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

海郡名今青州府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

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

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綱以龔遂為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先是渤海今河南府南皮縣歲

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

拜為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潔聖

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潢池潢汚行潦之池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中也今欲使臣勝之邪

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救屬縣悉罷逐捕盜

賊吏凡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器而持鉤鋌遂乃

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

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地節四年 三 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范鎮曰 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稱其父為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程頤曰 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絕於私思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杜莽以別之則所以

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

綱殺京兆尹趙廣漢○鑑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專厲彊壯彊壯同氣請少年行事如擊羣飛整以銳氣難禦也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

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賜丞相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

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綱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目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爭師不足為美故貶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元康元年 三 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入守少府

綱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翁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同邑之人欲託翁歸用之語終日竟不敢

見曰此賢翁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入為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

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

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綱涉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

大夫○目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西域國名王弟呼

屠徵自立為王。畔漢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其勢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兵擊斬之上甚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奉曰汲長孺矯制開倉粟而綱目恕其矯重民命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而綱目罪其矯抑邊功也

綱目二年春二月立僖仔王氏為皇后○目上欲立皇后僖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僖仔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綱目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綱目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目匈奴大臣皆以綱鑑會編卷二五 漢宣帝 元康二年 三

為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顛更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詔鄭吉還屯渠犂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綱目以蕭望之為左馮翊○鑑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今陝西同州望之從

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論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也取輔車相依之義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綱目二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今江西建昌縣地○目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元康三年 三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今山陽太守張敞備之敞奏言賀言語起居清狂不惠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綱目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目丙吉為人淡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也保護也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言其有徵兆之異也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

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丙吉史官許舜皆為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

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喻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審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丁奉曰安世名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奉觀不以賢臣許之股為具臣論太刻矣

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目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

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後有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元康三年 毛 九上

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也張設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詩恃

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今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

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薛應旂曰二疏位在師傅責任輔養太子受朝廷之知遇願以宦成名立為榮後悔為懼其自為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義以養正之會也奈之何其去也

綱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鑑潁川太守

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丞老病

轉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

絕簿書盜財物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

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復歸守潁川

綱末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目翁歸卒家無餘財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綱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凡三百十六人○大司馬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元康四年 天 九上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諡曰敬○目初扶陽故城在徐州蕭縣西南節侯章

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

淡知其非賢意即陽狂不應召犬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

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綱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爵大如鶉色五采春正月帝如甘泉郊太時音止三月如河東祠后土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鑑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初上以褒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及至巧冶鑄干將劍名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音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襲貂狐之煖煖音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治也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撻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神爵元年 无

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寒也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陰古吟字蟪蛄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洪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錢名鏗堯時人吮嗑呼吸如喬王喬赤松子也哉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目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

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程限簿書簿籍文書也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列侯尚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神爵元年 三

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舜湯不用公卿之世而舉臯伊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濶吉遂謝病歸

綱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克國將兵擊之○鑑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

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克國將之以擊西羌

綱秋七月趙克國引兵擊叛羌多降之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目六月趙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部也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克國曰吾士馬

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克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

府日享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音罕牽亦西羌種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齋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克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難以追逐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

他種劫略故臣愚欲捐罕开之過先行先零之誅選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

拜許延壽疆等將軍武賢破羌將軍以七月擊罕羌救克國引兵並進克國上書曰今先零為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重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神爵元年 三

書報從克國計克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陁克國徐行驅之溺死者數

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克國合擊

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

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西戎種後以爲姓

安國名也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今兵入不

決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今鞏昌府東至浩亶故城在臨洮府金縣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人二十晦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復奏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兵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神爵元年 三

殺威德並行二據虜肥饒以待其畔三使民不失農業四罷  
騎兵得省大費五令士卒循河湟清澗示羗威武六以閒暇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七不出兵坐得必勝之道八已經遠阻  
迫死傷之害九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二驚動罕開使生他  
變十一治湟陜中道橋以制唯明詔采擇上復報曰兵決可  
西城十二息繇役以戒不虞唯明詔采擇上復報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  
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  
奏克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  
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  
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且必瓦解此不戰而自破  
之策也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  
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  
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神爵元年 三

可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  
綱以張敞為京兆尹○目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  
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轉相斬捕國中遂平京兆  
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  
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  
問今致諸偷以自贖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  
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  
全會西羗兵起敞以羗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  
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  
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  
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  
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綱辛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綱夏五月趙克國振旅而還秋羗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  
以處之○目克國奏言羗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  
遺脫不過四千人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  
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羗彊弩破羗彊弩二將軍號出擊虜  
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  
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  
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  
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同辭死誰當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神爵二年 詩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  
劉友益曰先零之叛卑羗助之克國請降以威信先零既  
走克國徐以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散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  
一鐵而虜羗竟斬楊玉以降與所謂萬全之師矣  
綱秋九月司隸校尉寬饒自到北闕下○目初寬饒為衛  
司馬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拊  
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德上嘉之  
擢司隸校尉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  
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  
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



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

議以為寬饒肯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

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

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

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庶莫不憐之

胡寅曰寬饒何以取帝怒之漢也曰上好刑法而曰以法

言者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

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

綱以鄭吉為西域都護○鑑曰逐王西域國名素與握衍胸鞞其地單

單于有隙率其眾降漢騎都尉鄭吉發渠犂龜茲諸

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將詣京師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

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

綱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諡曰○夏四月以丙

吉為丞相○日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

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日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

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

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以暑故喘此時氣失節

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司馬光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

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

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

綱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日詔

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

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綱以韓延壽為左馮翊○鑑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

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

壽為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

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

傷悔至自刺自剄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

是入為馮翊行縣至高陵今屬西安府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

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

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以

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

爭郡中翕然相教戒勉也思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綱四年春二月赦亦以風皇甘露

綱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日霸在郡八年政

事愈治是時風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

侯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綱冬十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日延年陰鷙酷烈鷙擊

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會集諸囚於流血數

不服郡界中有蝗義府丞之名也失其姓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

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案驗得怨望誹謗

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論罪大驚

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

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

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綱**甲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目**漢議者多曰匈奴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句

士燮之子也帥師侵齊問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請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五鳳元年 三

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

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

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

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綱**冬十二月殺左馮翊韓延壽○**鑑**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

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延

壽聞知即部吏案按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

廩犧內使屬官有廩犧今丞尉廩土藏設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

等事凡掌天子之物者皆曰尚泰置六尚之竟坐棄市百姓

莫不流涕

**綱**乙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目**丞相丙吉

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公為之不明今

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

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之

**綱**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

單于

**綱**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音蘊為庶人○**目**惲廉潔無私為中

郎將故事今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山者財用之惲罷

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

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為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五鳳二年 三

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

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綱**丙二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諡曰○**目**吉病上臨

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

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劉日寧曰魏相有繼怨於霍氏必報丙吉有大恩於宣帝

同日語不言相以嚴毅稱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不可

**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目**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

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鵠鵠音芬本作鵠色青飛集丞相

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敞奏曰竊

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為民

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宜令貴臣明飭長史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敵指意霸甚懸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五鳳三年 堯

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方孝孺曰宣帝善任守令不善任相知愛民之情而不知飭法令於境內及入為相欲飭法令則人將以為擾欲行教化則人將以為迂觀其教上計吏之事教化之一端耳真宰相之所宜為張敞遽毀之謂其教民為偽而帝亦違聽之蓋帝惡聞教化久矣敞言正與帝合故信敞而尤霸其可得哉

綱三月減天下口賦錢

綱丁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鑑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大原郡穀

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綱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散之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晦與暗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念過大行虧常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全氣伏臘大寒後戌烹羊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喻朝種豆一頃喻百落而為其豆莖也喻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官也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五鳳四年 早

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諱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諱曰縣官實然蓋司隸寬饒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子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司馬光曰以幸宜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而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免罪夫不足以死乎楊子雲以韓馮翊之惡蕭望之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之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綱匈奴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綱目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爲冀州刺史○鑑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

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賊捕也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

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

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

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究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

敞教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

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懈弛枹鼓數起偷盜多也而冀州部

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者即家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

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

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

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綱目 韋玄成爲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

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

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

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

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

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健仔尤幸上由是疏太

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也久

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

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漢宣帝 甘露元年 聖

司馬光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

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

小人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者君子有

乎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闕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

曰王道不可行儒者

不可用豈不過哉

張栻曰高祖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其合於王道者如

其雜霸固自有來夫王道如精金玉豈容雜也雜之則

是亦霸而已矣文帝雖天資爲近亦雜於黃老刑名但資

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則又霸之而下者威文之罪人但西

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

似之名其何德教之云

綱目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

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綱目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自漢初始爲算賦人百二

十其後又有口錢口錢當

再減矣而算賦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

之一至成帝而又減算四十民力益寬

綱目 營平侯趙克國卒諡曰壯○克國先以老乞骸骨賜安車

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

焉

綱目 匈奴款塞請朝○鑑初匈奴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

令稱臣入朝事漢求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左伊秩訾曰不然

疆弱有時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款

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綱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鑑上置酒建章宮享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

又轉邊穀米糶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

在延安府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綱畫功臣於麒麟閣○目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在未央宮之左蕭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甘露三年 聖

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

世韓增趙克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

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

綱鳳凰集新蔡 縣名今屬汝寧府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綱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鑑詔諸儒論五經異同

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

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同異者謂論經旨合否也 蕭望

之等平 平其不 奏其議 上親稱制 臨決焉 臨視其論議 乃立

梁丘易 名賀字長翁琅邪 大小夏侯尚書 大名勝字長公東

卿勝之從父子 穀梁春秋 夏授以春秋之說 博士

綱孫鷲 音生 魯法皇孫生不書此何以書志王政君所出

目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

後宮家人子 女官名漢宮有上家得元城 縣名今屬大名府 王政君

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

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鷲字太孫常置左右

綱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 邪使有加

綱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邳支徙居堅昆 去

千里 于庭七

綱二月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

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

月帝崩 葬杜陵在今西安府

班固曰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

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遺他匈奴乎亂推

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

綱鑑會編卷十五 漢宣帝 甘露四年黃龍元年 聖

綱太子爽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劉友益曰 太皇太后昭后上官氏也宣帝常尊之矣元帝

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爾然歟

綱

綱

綱

綱

綱

綱鑑會編卷十五

綱鑑會編卷十六

文安

崑山

漢紀

孝元皇帝

諱爽字盛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崩壽四十三

初元元年春正月立倭仔王氏為皇后后王賀孫女也王莽之禍實萌於此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辛

者減穀食馬肉食獸○鑑上素間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

使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

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

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初元元年

少倣古以自節焉上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斲

讓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敢攷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焉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綱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十千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俱有定位惟戊己寄治耳今所

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

綱甲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

庶人○目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

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

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

同心謀議勸導匡正史高克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

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

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顯為人巧慧習事

能淺得人主微指內濫賊持說辯以中傷人與高為表裏論

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

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

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

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

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待詔鄭朋華龍陰欲附望之堪

等望之以其傾邪汗行拒不納二人因怨望之堪恭顯令二

人告望之等欲疎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之上事下弘恭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初元二年

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

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

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

與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

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

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綱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綱夏四月立子懿為皇太子○目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

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

更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為左馮翊會敞病卒

綱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秋七月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目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始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罪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初元二年 三

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却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塚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尹起莘曰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

身有愧於二疏多矣 今俱屬瓊州府 三年春罷珠厓郡○鑑初武帝滅南越置珠厓儋耳郡縣反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之盛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也於海西被流

沙朔也南暨也聲教風聲教言欲預聲教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强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

綱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綱四年春二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綱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周承休縣名故城在今汝州境

○夏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鑑從貢禹之請也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

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綱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初元三年至五年 四

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

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通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

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

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先不勝則取勇猛

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

者顯於世欺諛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

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

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

置富者為雄桀處茲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迺至於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天子雖未能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綱甸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綱元光元年春郊泰時○自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永光元年 五

綱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仍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綱秋上耐祭宗廟○鑑上出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勿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綱天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故罷○城

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鑑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

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優游寬容使邪正雜揉忠諫並進更相毀愬轉相是非營惑耳目不可勝載今分曹為黨往往羣朋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求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成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永光元年 六

開眾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念嫉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典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雖州里亦不可也眾人以堪為當誅臣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



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故城在西安府，典平縣東南。

司馬光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誅，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綱待詔賈捐之棄市。○目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與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與字京兆尹，可立得與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

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永光元年二年 七

不隔矣。謂賢士路開，無隔塞之患。捐之復短顯與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髡鉗為城旦。

綱已二年春二月，以韋玄成為丞相。○夏六月，赦以匡衡為光祿大夫。○目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眾動乎上，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為光祿大夫。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

綱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之。綱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為濟陽王。後徙山陽，康即哀帝之父也。○冬十一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永光三年四年 八

月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目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綱辛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目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綱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劉友益曰：禮，凡祀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在漢諸帝，俱令郡國立廟，非也。既立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綱作初陵，不置邑，徙民。書法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綱甲 五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從章立

尹起莘曰祖宗廟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彰前人之失也元帝毀罷先朝園廟特書屢書皆諫之也

綱以匡衡為太子少傅○目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

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

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

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

己之所有餘而彊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永光五年建昭元年 九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

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眾

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

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

下定矣

綱河決○目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東北入海廣漠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

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綱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於梁○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綱甲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為信都王興即平帝之父也○秋殺魏郡

太守京房○目房學易於焦延壽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

見問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者末世以毀譽

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

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

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尚

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

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建昭二年 十

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

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

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

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克宗

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今彰德府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房去月餘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求朝奏草誹謗

天子誑誤諸侯王皆徵下獄棄市妻子徙邊

尹起莘曰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

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以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為君哉

綱下御史中丞陳咸獄覓為城旦○目陳咸數毀石顯久之

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顯  
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  
倚者皆得龍位民歌之曰牟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如  
也綬若若長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開亡乃取  
一信以為驗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  
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勞勉之加厚賞賜顯聞  
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  
節乃使人致意淡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  
者於是或稱顯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  
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建昭二年三年

十一

廿四

荀悅曰夫彼臣之惑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  
而巳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  
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己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  
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衆正植於上而萬  
事實於下矣

綱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書法后崩書氏自此始

綱乙三年夏六月丞相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

綱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

鄧支單于於康居斬之○目始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

驕不為康居居讀作渠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到

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與甘延壽謀曰鄧支威名遠聞且其人剽疾悍也好戰伐數

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駭烏孫衆兵直指

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也所見事必不

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

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

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

未至城三十里止營明日進薄迫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

城吏士大呼乘之鉦音正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

推鹵音兵楯音器也所以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延

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

漢匈奴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

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陷陳克敵斬鄧支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建昭三年四年五年

十二

廿四

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稟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詔縣十日

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綱丙四年春正月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

逆流

綱丁五年秋七月復諸寢園廟○目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

宗譴怒故復之唯郡國廟遂廢

綱戊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匈奴呼韓邪單

于聞鄧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

後宮良家子女官王嬃字昭君賜之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

吏卒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以為不可許上使車騎將軍

嘉口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破  
論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故使嘉曉單于單  
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閼氏

綱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目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  
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修救宜侍惟  
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頡頏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  
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  
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  
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  
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  
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元帝 竟寧元年 三

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綱以召信臣為少府。○目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  
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  
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  
治省樂府諸戲歲省費數十萬

綱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鑑延壽湯既  
至論功石顯詿衡以為延壽湯擅典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  
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  
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向貳師將  
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駸

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也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  
國疆於大宛邛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天子乃下詔  
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  
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唐順之曰論天下之事而不要之於義則天下之功罪必  
都讓也湯校尉也官以都讓校尉為名則西域固其所御  
也戎事因其所司也分關之命固其所受也得以便宜從  
事而非盜弄兵權者比以義斷之甘陳之功重而罪輕也  
明矣衡顯加之罪何也衡之所以罪甘陳者不過畏其生  
事招難耳夫畏其生事孰若伸吾中國之威而令其無事  
之可生畏其招難孰若杜其侵侮之漸而令其無難可招  
西北方相尋而未已也何衡之見不及此

綱五月帝崩葬渭陵在咸陽。○復罷諸寢廟園之請也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  
業衰焉

綱六月太子驁即位。○目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  
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鼓  
鼓也 殿下自從軒檻上墮徒同反銅丸以摘投也 鼓中嚴  
急擊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  
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  
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  
惠李微二人皆橫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成  
帝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以蒲青為席涕泣諫止至是

即位

綱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法元舅未有書此書者所以著外戚擅權之始

孝成皇帝諱驚字太孫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壽四十五

綱己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目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遼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建始元年

五十四

綱封舅王崇為安成縣名故城在今汝寧府城東南侯賜譚商立根逢時太后兄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目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揚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會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尹起莘曰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揚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即膠戾若此雖欲不凶得乎

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

綱庚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陳寶祠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古陳倉地即秦文公○始親祀南郊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後若石之所

綱三月立皇后許氏○目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

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其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綱辛卯二年秋大兩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綱目關內大兩四十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建始二年三年

五十五

餘日民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風議左將軍王商蓋吾人樂昌侯武之子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綱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上欲專委任王鳳也○冬十二月

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目杜欽

谷永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綱越雋山崩○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目坐多

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

綱王四年春正月隕石於亳四於肥縣二肥縣古肥子國故城在今蒙城縣南

綱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以王商為丞相○夏四月

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在未央宮內對策○鑿時

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

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周宣王元舅封於申故稱申伯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

重合馬通馬何羅之弟武帝時謀反者安陽上官博陸光之亂三者無毛髮

之辜竊恐陛下舍釋昭昭之白過昭然明白忽天地之明戒

聽晦昧之警說不察事而言不中歸咎乎無辜倚依也乎

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宜漢察愚言解偏不

也駁不純而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

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

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官擢永為光

祿大夫

戴溪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四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

學古為賢而相與誤國如此彼權臣亦不自知其不為公議

所容必假托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

剛易動以利易休以禍輕變所守漢自結納其言曰寧件

天子而不致件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

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

不愛其死亡寧幾何人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不為

大戒哉

綱秋桃李實○河決○目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請浚河不

聽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

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

綱以王尊為京兆尹○目南山羣盜數百人為吏民害詔逐

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為

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日間盜賊清拜京兆尹

綱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目上即位之初丞相

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顛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

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鞀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

欲致之大辟死罪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仲尼之

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徹帷不棄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

為埋馬也徹蓋不棄為埋狗也下忽於鼓鞀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

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建始四年河平元年 十六

騎上書求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

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

中郎莫幕府事壹決於湯

綱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決河○目延世

以竹落同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

六日隄成賜爵關內侯

綱秋復太上皇寢廟園納給事中平當言○滅死刑省律令

綱甲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目匈奴遣伊邪莫演奉

獻罷歸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為單于稱臣

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或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綱沛郡鐵官冶鐵飛○夏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悉封諸舅為列侯○目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侯故世謂之為五侯

綱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目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河平二年 九

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綱兩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擊平之○目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卧侯俞夜郎鉤町漏卧俱西南夷種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於是

以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與國召興立數責而斬之以興頭示眾皆釋兵

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遂平

綱末三年春二月雉為地震山崩墜江水逆流○秋八月求遺書○目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詔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丘濬曰後世推五行休咎之術其端始於董仲舒而盛著於劉向歐陽修曰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與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人殆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淺意也

綱河復決由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復命王延世塞之六月乃成○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目丞相王商多質少文飾也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河平三年四年 二

上聞而嘆曰真漢相矣

綱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故城在南樂縣侯商印綬商以憂卒諡曰哀○目琅瑯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

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

尹起莘曰物無兩大之理權無並立之勢王商雖素著忠直然王鳳專權固寵側目已久况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夫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帝亦具位焉耳

綱以張禹為丞相○目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

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

**綱** 屬實屬居例反西城遣使來獻○**目** 初武帝通西域屬實

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

以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

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

求者為壤比連也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阨縣度鳥托國西有縣

百八十里豁谷不通縣繩相引乃可度其土人非屬實所能

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且其地險

阻危害不可勝言聖主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

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音古罷敵所恃以事無用非久

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屬

**綱** 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陽朔元年 **主**

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

**綱**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目**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劉向少子

欽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

曉論也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於

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

來朝上遇王甚厚留之京師上謂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

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瘳王因留國邸

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

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許

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訣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

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

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陛

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

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之發為

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

國欲使天子孤立顛擅朝事非忠臣也且前丞相商守正不

隨國家柱石臣也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

小婦弟張美人已適於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

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

於天子而近己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

知其餘宜退鳳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上感寤即令章求可

**綱** 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陽朔元年 **主**

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數聞其名欲倚以

代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教鳳稱病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

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滯

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

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

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漢書

為諸生遊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

泣其妻訶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論仲卿者今

疾病困厄不自激平乃反涕泣何辭也後章仕宦及為京兆

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小女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自是公卿側目野王懼不自安遂稱病

告歸就醫鳳御史劾奏野王私自便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謂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風不聽竟免其官。

綱以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綱成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路遺珍寶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陽朔二年 三

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太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天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綱秋定陶王康卒 徒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綱三年春二月隕石東郡八○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

兵○鳳病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音謹敕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綱四年夏四月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綱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御史大夫任大責重非庸才所能堪少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陽朔二年 鴻嘉元年 四

府宣達於從政舉錯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唯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綱二月帝始為微行○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綱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綱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

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然後入宮宿留其告曉人具備漢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夏徙郡國豪傑於昌陵○五月隕石於杜郵三

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

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也

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是日詔尚書

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藁請罪商立根皆負斧鑕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鴻嘉二年三月 子英

尹起莘曰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為欲專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為論大將軍罪展也今五侯踰越制度僭逼乘輿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與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哀

綱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自初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書聖賢之君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樊姬因王好獵數感之而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有宣帝時披香殿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謂告許皇后班婕妤

祝詛主上許后因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政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想如其無知想之何益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綱甲四年秋河水溢○自河溢於渤海清河信都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上遣使振贍之

綱冬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綱乙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為鬼薪○自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上使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乃先封婕妤父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鴻嘉元年永始元年 子英

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鈔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援乃減死論音倫議為鬼薪謂之鬼薪三歲刑

綱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王曼子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至是封

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至是封

為新都縣名屬成都府侯爵位益奪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  
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綱〕六月立健仔趙氏為皇后○目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  
名合德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  
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

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  
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

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上雖不能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綱〕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目昌陵制度奢汰  
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

網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永始元年 三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  
廢典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

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  
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山名在曲阜墳四尺延

陵今常州府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  
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淺者葬愈微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  
必速上感其言詔罷之

〔綱〕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鄼侯○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黑  
龍見東萊今為萊州府

〔綱〕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音葬以王商

為大司馬王氏惟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綱〕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目谷永奏對曰去年九月  
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

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  
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

奪民財不愛民力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  
百姓怨恨饑饉仍臻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

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消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  
保帝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憂故推永

等使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  
依違

網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永始二年 三

〔綱〕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目上嘗與張放等宴飲  
禁中皆引滿引取滿舉白飲若不盡浮之談笑大噱時乘輿

幄坐屏風畫紵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  
上顧指畫而問曰紵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

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  
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

式譏大雅所以流連涕泣也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悛因

罷出後上諸舅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  
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涕泣而遣之

〔綱〕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

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目方進以經術進用法刻淡任勢立威中傷甚多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對不希苟合如或不從不彊爭以是久而安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以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舉薦惟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綱賜淳于長爵關內侯德其立趙后之助也

綱三年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目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時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拔時中樹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國之神寶舊時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詔復諸祠是時上頗好鬼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永始三年 完

神方術之屬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旨上善其言

楊時曰人情狂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綱十一月故南昌縣名屬江西尉梅福上書不報○目梅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

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九九算術若今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公不納其人而君不納之况大於公遂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永始三年四年 三

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己上不納

綱四年秋七月以何武爲京兆尹○目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綱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目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媮顯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汰振膳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綱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目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以使客占田南郡為吏所發上因廢之而用其弟根

綱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目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根由是數毀惡之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私家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能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

胡寅曰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曰辛慶帝若推此心施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諫論並無採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哉得乎

綱庚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斬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子貢獻

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元延二年 壬午 三

綱辛三年春正月岷山在成都府茂州崩壅江三日江水竭○目劉向曰昔周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崩三川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斗柄所指大角宿名龍角也從參宿名益州分野至辰水星始必亡矣

綱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目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殿漢中張羅網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綱壬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目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

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

綱大司農谷永免○目王根薦谷永徵入爲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至是免數月卒。

綱<sub>漢</sub>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sub>魏</sub>初太子之幼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思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

綱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目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元延四年 和元年 五十五

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求其嫡不能得佳衛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上從之。

綱夏建三公官○目上從御史大夫何武建言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

綱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諡曰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以太子既爲大宗後故復立景以奉其王祀。

綱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馬○目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嬀爲龍額侯夫人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嬀以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許爲白上立爲左皇后長與嬀書輒戲侮許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治罪遣就國。

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重遺立立固上疏爲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舉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綱罷刺史置州牧○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目<sub>魏</sub>健爲郡州牧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和元年 五十五

典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恃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

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綱甲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目時榮感火守心宿貴肥麗善為也。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責讓丞相方進賜上尊

養牛令自殺秘之禮賜厚於他相。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印上病使

司馬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方進罪不至死誅之以當天變是誣天也隱其謀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綱三月帝崩。○目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譸譌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

綱大司馬莽雜治問帝發病狀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莽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綱以孔光為丞相。○太后詔罷泰時汾陰祠復南北郊。尹起莘曰。三月帝崩四月太子乃即位是曠月無君也夫一婦人舉行其典不急于置君而急于祠祀尚得為知本乎漢室之必亡於斯已見矣

綱夏四月太子欣即位。○目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綱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五月立皇后傅氏。○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綱六月罷樂府官。○目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為王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府官。

綱詔劉秀典領五經。○目王莽薦劉歆為侍中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數畧方技畧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

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遽起各引一端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

綱鑑會編卷十六。漢成帝。綱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

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賣為減賤貴戚近習不便也

綱詔限民名田不果行。○目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

詔書頒後遂寢不行

綱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

綱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目大司馬莽乞骸骨罷就第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莽既罷衆庶歸望於喜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綱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目帝少聞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綏和二年 三

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至是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况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有社稷勲遣就國而免况為庶人

綱九月地震○目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人君之表也問者尤不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蜺蜺數作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孔母甘言悲辭之託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閏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

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今汝潁漂涌並為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問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綱求能浚川疏河者○目騎都尉平當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善為川者決之使道使得其道也善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滏陽縣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此下策也

綱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目丹綱鑑會編卷十六 漢成帝 綏和二年 三

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人情無子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綱詔還陳湯長安○目王商劾湯免為庶人徙燉煌至是議耶耿育上書訟冤曰湯為聖漢揚威雪恥卒以無罪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能折挫衝矣為害者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豈不痛哉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綱鑑會編卷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漢紀

孝哀皇帝

諱欣字嘉定陶王箕之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立為皇太子在位六年崩壽二十五

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新城侯趙欽以

罪免徙遼西○目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其他飲藥墮傷者無

數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於是免新城

侯欽等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言孝成皇帝致

位陛下以安宗廟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甚非先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元年 一

帝託後之意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綱以傅喜為大司馬○秋九月隕石於虞今虞城縣二

綱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目冷褒

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

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

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惟丞相光大

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

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今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

復改禮于無爵父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

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甚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

帝為共皇立後奉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今欲

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王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

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王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

也丹由是寢不合上意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

聞之劾丹博士申咸等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奏封事使

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上貶咸等遂策免丹唐林上疏曰

丹經行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

免爵太重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詔賜丹爵關內侯

綱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弟宜鄉

侯參皆自殺○目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解除也數禱祠以祈除病也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狂

易病發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元年 二

並事元帝為倖行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倖行等皆驚

走馮倖行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

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倖行慙由是有

隙及是中謁者令史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婦死

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

辭立語侵馮太后馮太后怒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

尉亦自殺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惟懼

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謂參宜少絀參終不改其操時馮氏

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

綱西二年春正月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

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目丁傅驕奢皆嫉傅喜之

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  
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  
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之博  
奏言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又以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綱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

朱博為丞相○目孔光自議繼嗣特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

免之朱博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

楊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

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

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二年 三

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

怒上不聽

綱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

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目朱博既相上用其議下此

詔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為公

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時也

綱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目丞相御

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不宜有爵土

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

綱罷州牧復置刺史○六月太后丁氏崩詔合葬共皇○大赦改

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聖昭日數陳聖劉之德也○目待詔黃門

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延年益壽  
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之

綱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

易號事夏賀良等伏誅○目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

又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無驗詔悉罷之賀良等皆

下獄伏誅

綱盡復諸神祠○目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興諸神祠凡七

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綱丞相博有罪自殺○目傅太后怨喜不已使傅晏風丞相

博令奏免喜侯博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

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承指召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二年 四

綱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綱丁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目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

召或謂何不彊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日居大位已負素餐受

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綱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目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

有變動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

立命卿也正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

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

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或居

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唯陛下雷神於

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綱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今東平州危山土

起瓠山亦在東平州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呪詛自殺以孫寵為

南陽太守息夫躬為光祿大夫○目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

如馳道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謁后名也自之石所祭

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上變事告

馬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躬官

綱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目關東民無

故驚走持稟禾稗也或擲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

髮徒跣或夜折關踰牆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至京師不可

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按行籌之義殊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四年

五

不可解或曰執國

綱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

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衷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

乃斷衷而起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侍醫藥上以賢難臨

詔令賢妻得通籍殿中止賢廬又詔賢女弟為昭儀位次皇

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

侍左右遷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

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

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無不備具下至

僮僕皆受上賜又為賢起家學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

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

上責崇曰君門如市又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

臣心如木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

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浸潤相陷臣請治昌

以解眾心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綱賜董賢爵關內侯○目上欲侯董賢而心憚王嘉乃先使

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奏

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議乃加爵土前淳于長

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

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可

得容身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四年

六

綱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為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

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目上下詔切

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銷厭未萌賴

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

進見歷詆公卿大臣眾畏其口見之仄目

綱左遷執金吾母將復隆為沛郡都尉○目上發武庫兵送

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

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

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國家威器給其私

門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以其

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

綱諫大夫鮑宣上書○曰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汰亡度窮困百姓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致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即鉅萬也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視如漿比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建平四年

七

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綱匈奴單于上書請朝○曰時帝寢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游猶言上流總言地形之上首耳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勿許楊雄上書言其不可乃許之會單于病期至明年乃朝

綱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曰初傅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因建言災異屢見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

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戒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雖遭凶年加有羌變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於獄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侈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元壽元年

八

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悅杜鄴以方正對策曰日食明陽為陰所臨今諸外家竝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竝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綱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孫寵息夫躬以罪就國○以鮑宣為司隸○曰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眾庶欣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

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寒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免遣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宣爲司隸

綱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目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心以求福祐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元壽元年

九

嘉詣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死元始中追諡曰忠紹其封

綱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八月以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目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

綱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目丞相光行園陵行巡官屬以視也

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守闕也上竟抵宣罪

綱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目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遂策免明

綱冬十二月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目策曰定爾於公以爲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上故令賢私通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問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侔人主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闓爲中常侍閔妻父肅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爲子求咸女爲婦使闓言之咸私謂闓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元壽元年

十

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闓悟還報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闓進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闓出遂上書曰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綱中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目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綱夏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

為大司空。○六月帝崩。葬義陵在咸陽縣西。○目帝睹孝成之世祿去公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綱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目太皇太后聞帝崩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乃遣使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發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綱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目時欲舉可以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元壽二年 十一

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綱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目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持節迎之。

綱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目莽白太皇太后詔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綱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

綱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目莽又白太皇太后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太后丁太后追貶其號傳

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資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黜逐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復遣就國以壽終。

綱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目莽以孔光太后所敬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皆傳致其罪令邯以太后指風劾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何武公孫祿免官就國董武父母將降張由史立丁玄趙昌皆免為庶人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其或言於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亦令光奏立罪惡遣之就國由是脇持上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哀帝 元壽二年 十一

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意而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感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目彭宣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恨宣求退白太后策免就國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綱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歲。

綱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目莽權日甚孔光憂懼乞歸莽白太后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猶言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代之。

孝平皇帝

諱衍字樂元帝庶孫中山王箕之子哀帝無子召入為嗣在位五年王莽弑之壽十四

〔綱〕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

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自為太傅號安漢公

褒賞宗室羣臣○〔目〕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

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莽言臣與孔光王舜甄

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太后乃詔光為

太師舜為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

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

安漢公益封二萬五千戶於是莽為皇恐不得已受太傅安

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恩澤之政無所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平帝 元始元年 三

不施又風公卿奏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太后詔自今

惟封爵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

初奏除事者引對安漢公考其稱否莽於是人人延問密致

恩意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綱〕置義和官○夏五月拜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目〕王莽

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遣使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

王后賜帝舅竇玄爵關內侯皆畱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

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褓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

時朝見召馮衛二族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

全保傅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綱〕封公子寬魯頃公後為褒魯侯孔均孔子十世孫為褒成侯以奉周

公孔子

〔綱〕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目〕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二

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綱〕越博郡上黃龍遊江中○〔目〕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

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

公大賢尚猶有不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

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

司直陳崇劾奏寶坐免終於家

〔綱〕大旱蝗○隕石於鉅鹿二○大夫龔勝祁漢罷歸○〔目〕龔

勝祁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

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其年皆加優禮而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平帝 元始二年 百

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

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綱〕秋九月匈奴單于遣女人侍太皇太后○〔目〕王莽欲悅太

后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姓居次云名人侍太后賞

賜甚厚

〔綱〕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目〕莽欲以女配帝以

固其權秦言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

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事下有司上舉女名王氏女多

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

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

女為天下母太后從之

綱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  
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目莽長子宇非莽隔  
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  
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莽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說  
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  
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為當  
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  
平陵云敞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  
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公主紅陽  
侯立平阿侯仁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  
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平帝 元始三年 五

數百人天下震焉北海逢萌謂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綱十四年春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安漢  
公莽自加號宰衡○目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  
皆請益封公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莽稽首辭讓不  
聽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者萬端下至旁側長御  
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乃令太后四時巡狩四郊  
存見孤寡貞婦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  
綱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目莽  
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立樂經益博士員經  
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

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請公車至者前後千數  
綱徵能治河者○目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  
長水校尉關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  
土疏惡可空地勿以為官亭民室御史韓牧以為可於禹  
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往者海溢西  
南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  
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  
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  
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綱升宰衡在諸侯王上○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  
○置西海郡○目莽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平帝 元始四年 六

方未有加乃遣使持金幣誘塞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  
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  
獻地內屬乃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罪者徙之以千  
萬數民始怨矣  
綱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目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  
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各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  
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綱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復南北郊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祀凡五徙○  
置宗師○目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  
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綱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五月安漢公莽自加



九錫○目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皆言宜亟加賞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綵轂袞冕衣裳瑒瑒璆璠何履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石建金戚甲冑一具桓鬯二卣圭瓚三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千人

綱發定陶共工母及丁姬家取其璽綬秋八月太師大司徒官罷○目莽奏共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又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

漢平帝 元始五年 七

綱鑑會編卷十七 具助將作掘平之又墮壞共皇廟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薨馬宮嘗與議傳太后謚以與莽厚故追誅前議者獨不及宮宮內慚懼上書自言詔以候就第

綱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目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膝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斂加元服葬康陵在咸陽縣西

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變異見於上民怨積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綱以平晏為大司徒○目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目皇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

帝曾孫有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宣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成功之速如是何哉唯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鋒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裔嚴刑而重賦述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傷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雖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

漢平帝 元始五年 六

綱鑑會編卷十七 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不闕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復復不明廢傳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特其詐惡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自高帝至平帝十二帝共二百一十四年 孺子嬰宣帝玄孫平帝無嗣于莽判其年幼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為定安公

綱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目嬰廣戚侯勲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下相最吉立之

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眾今鎮平縣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目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不得入而敗

綱五月太皇太后詔莽稱假皇帝以羣臣言劉崇等謀逆者莽權輕故也

綱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日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綱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必代漢家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移檄郡國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 五十一 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以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眾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尹起莘曰王莽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莽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棄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綱成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日土級等擊趙

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綱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日莽母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綬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手諸侯服凡一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為喪主陳崇奏莽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

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日扈雲言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壬子冬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前殿臣與太保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孺子嬰初始元年 五十一 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侯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綱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日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子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

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禱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日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

冠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日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

元年正月之朔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日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孺子嬰

初始元年

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世權更封國樹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附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進安漢公弒平帝廢孺子嬰漢建國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孺子嬰 初始元年 安太后○目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宗廟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執孺子手涕泣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綱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目王莽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號郡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綱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目莽自為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謚濟北王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媯媯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闕廟祠薦如故綱禁剛卯金刀○目莽以劉之為字邪金刀也詔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禁不得挾銅炭綱夏四月徐鄉黃縣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始建國元年

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鑑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寶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隳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濶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貧鄙生疆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即牛馬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音疲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貧者無田耕之共分劫富人之稅也假貧人富田賦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

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魘音鳴山 魘音媚老 魘音媚也 魘音媚也如皇始祖虞帝故事。

綱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目班符命四十二篇於  
天下王侯官吏外至蠻夷皆印授新印綬收漢故印綬。

綱冬雷桐華大雨雹。

綱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目五威將帥還奏事  
漢諸侯王悉上印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

班固曰漢興德泰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大者勝  
過其正矣。莽承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  
侯也。諸侯原本以大宋流濫以致溢故文帝分齊趙景帝  
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新至於哀平之際皆  
繼體苗裔製屬疎遠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是故  
王莽知漢中外疎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因母后之權專  
奪威福誦謀已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厥角稽首奉上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始建國二年 五

綱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權酒酤。目莽  
因劉歆言於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

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價各為其司平民賣  
物不售者均官用其本價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價賣

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除貸者錢府  
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蠶

桑織績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曾匡

復奏請權酒酤從之。

綱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目孫建奏漢氏宗廟不當

在長安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

綱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目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徵嫁之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

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綱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

等擊之。目莽侍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單于號遣孫  
建等十二將軍募卒三十萬人分道同時出塞窮追匈奴分

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  
綱更作寶貨。目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

傲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  
銀龜貝錢布之品曰寶貨。錢貨六品全貨一品銀貨二品龜  
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顏龜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始建國二年 五  
古曰布 亦錢也 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憤亂其貨不行乃但行  
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莽又下令禁民挾漢五銖錢抵

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綱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目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  
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

書大夫驗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  
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

等已竝受其賜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謀出於劉慶謝  
等其後羽翼已成而疏遠欲進者。益作符命莽遂據以

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托符命徙豐

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然時豐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卽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尋復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當爲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辭連秀子莽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莽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尸傳致云

綱起八風臺○目莽始與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

綱莽遣將兵齋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分立爲單于

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

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塞攻殺吏民是時諸將在邊以大

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爲害從來久矣未聞上世

必有征之者也後世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也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

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疲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

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

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計其

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師老械弊此一難也邊郡空虛不能奉

軍糧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

勝牛又自齋食加二十斛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

風食糈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身隨

不得疾行鹵徐逃遁勢不能及幸而逢鹵嬰遮不測此五難

也大用兵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北邊自宣帝以來

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

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

綱莽大師王舜死○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

卒○鑑時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

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

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諠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始建國三年 美

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紀遂

薛方郁越郁相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遂兩

唐皆仕莽郁相爲莽太子師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

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

節莽悅其言不彊致之郭欽爲南郡太守蔣詡爲兗州刺史

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

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

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

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

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

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時值穀糶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仰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傍郡遣兵擊之歲餘乃定

綱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水溢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綱丙子春二月地震○日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

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綱大雨雪雪深一丈竹相或枯○夏莽始賦吏祿○日先是莽以制作未定自公卿至小吏皆不給俸至是始賦吏祿又以上計時

通計天下無災害者給以全祿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減焉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賂賂以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天鳳三年 完

自供給焉

綱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日羣臣以岸崩上

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莽乃遣將擊匈奴

綱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嵩蠻亦殺其太守○日莽

兵擊蠻者疾疫死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

克莽更遣將大發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有斬獲以軍糧

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復大賦斂功終不遂越嵩蠻任賞殺

太守枚根自立為王

綱丁酉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日莽好空言慕

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四

色之土用慰封者

綱秋鑄威斗○日以五石銅五色藥為之若北斗狀以厭勝石及銅眾兵司命負之出在前人在旁

綱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日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

均六筦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利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

莽復下詔為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

役繁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竝起為盜賊依山澤吏不能擒

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洲琅邪呂

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為盜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

聚眾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

林山在當陽縣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眾皆萬人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天鳳四年五年 完

綱戊午春莽以費興為荊州牧末行免○日莽見興問到部

方畧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米為業聞者闕張

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

到部欲令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豁其租賦冀可

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綱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日吏以不得俸祿竝為

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吏增產致富者收其家

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卒告其將奴婢告其王冀

以禁姦而姦愈甚

綱莽孫宗自殺○日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綱莽大夫楊雄死○日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

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

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成京平也不徙官及莽篡位雄

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作

太玄法言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侯芭師事之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

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之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以秦皇無道為甚而

美新莽之德也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綱瑯琊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鑑樊崇起兵於莒一

歲間至萬餘人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充莽遣使者發兵擊

之不能克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天鳳五年六月壬午

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

不悅為重憂方春歲首動發遠役黎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

騰踊斛至數千吏兵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

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

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綱地皇元年

綱秋七月大風壞莽王路堂堂以頓置王之五路路即轅也○九月莽起九

廟於長安城南○目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

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綱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鑑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

遣三公大夫逮治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

國侯

綱莽更鑄錢法○目莽以私鑄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

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官為奴婢吏及比伍同罪由是犯者

愈眾檻車鎖頸傳詣鍾官主鑄錢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

綱以唐尊為太傅○目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汰乃身短衣

小衷與袖同乘牝馬柴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出見男女不異路

者尊自下車以象刑楮者幡汗染其衣諸幡犯刑者以楮者其衣謂以赤土染水

也莽聞悅之封尊為平化侯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地皇元年

綱收郅憚繫獄○目憚明天文曆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

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

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憚獄踰冬會赦得出

綱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秋隕霜

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毀漢高廟○目莽惡漢高廟神靈

造虎賁武士入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楮鞭鞭灑

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綱南郡秦豐兵起○目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

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擒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

言其無能為猶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偽以  
媮音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  
疑惑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  
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達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  
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  
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

綱莽以田况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目初四方皆以饑  
寒窮愁為盜賊稍稍羣聚州郡不行督捕唯翼平連率田况  
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  
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讓况弄兵以况領青徐  
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地皇二年 三

咎在長吏不為意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  
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  
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  
之則滅今空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  
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况  
遣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况去齊地  
遂敗

綱王三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  
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目樊崇等眾既浸盛莽遣  
其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眾與莽兵亂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

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  
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

綱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在孝兵莽遣其將軍嚴尤陳茂擊  
之○目綠林賊遇疾疫死且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  
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莽遣嚴尤陳茂討之  
綱蝗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目莽聞城中饑饉  
以問王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  
食咸如此莽信之

綱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目新市王匡等進攻隨平林  
入隨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綱赤眉破廉丹誅之○日初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召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地皇二年 三

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惟秦始  
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  
內潰亂人懷漢德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  
其節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  
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中原身膏草野功  
敗名喪耻及先祖哉丹不聽引兵進戰兵敗王匡走丹曰小  
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

尹起莘曰赤眉賊也廉丹將也觀丹盡心所事力戰而死  
丹所以誅莽也賊莽篡逆凡事莽之徒皆賊耳故  
誅其黨所以孤元惡室賊亂之原也其旨嚴矣  
綱漢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在今興復帝室新市  
平林兵皆附之○目初長沙定王發四世孫南頓今項令欽

生三男續仲秀漢書長沙定王發景帝第十子也生春陵節侯賈買生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

重女生三男續仲秀是也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隆高也準鼻準也日角謂天庭中骨起狀如日也性動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

祖兄仲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

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

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與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字續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

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約定謀議歸春陵舉兵於是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

綱鑑會編卷十七 新莽 地皇三年 三

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續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等進拔棘

陽故城在今鄧州境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綱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破之○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在江陵縣大破之

綱冬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兵合襲取其輜重○劉續欲進攻宛與阜賜戰敗收兵保棘陽阜賜留輜重於藍鄉引兵南臨泚水在今泌陽縣新市平

林見漢兵數敗各欲散去會下江兵五千人至宜秋今泌陽縣續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

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續遂與常淡相結而去常還

具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

平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

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今

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漢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

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

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名玄字聖公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 淮陽王 更始元年 三

綱更始元年○莽地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清陽漢縣在今南陽府城東遂圍宛○先是青齊等處賊眾雖

數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綱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收元○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

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

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齊眾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

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衆不從二月朔設壇清水之上亥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續爲大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

綱二月劉秀徇昆陽今舞陽縣地定陵今舞陽縣地郟今郟縣地皆下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

陽○鑑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身長一丈六十圍目稱巨毋霸枕鼓食以鐵箸爲壘尉軍門都又驅諸虎豹猛獸犀象之屬

以助威武號百萬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

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莽兵至城北諸將迫急乃更請秀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破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或爲地道衝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

綱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立入都之○目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志行

綱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鑑劉秀至郟定陵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

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

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士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

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

餘里莽兵大潰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源出魯山縣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

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

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漢書莽開漢兵言莽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騰之策立以示莽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於莽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劉也

皆稱高陵綱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目劉秀復徇潁川屯兵中

車鄉在今汝州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在今汝州東南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州東南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州東南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州東南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州東南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

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擄畧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綱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齒大將軍○續新市平林諸

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

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

為者邪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并執續

即日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

私語惟漢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

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破齒大將軍封武信侯

綱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目道士西門君惠謂涉

曰識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

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

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鮓步角反魚讀軍書倦因

惡几寐不復就枕矣

綱成紀今秦州隗囂起兵應漢○目囂素有名好經書自稱上

將軍起兵應漢聘方望為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

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

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

泉敦煌皆下之

綱公孫述起兵成都○目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今華昌府屬縣長

有能名遷導江卒正王莽改蜀郡曰南陽宗成起兵徇漢

中以應漢眾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擄掠暴橫述

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繫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將軍兼益州牧擊成殺之而并其眾

綱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為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

誅尤茂○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

鄧曄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共誅

莽傳首詣宛○鑑更始遣將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今內鄉縣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莽憂懼不知所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

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

悲哀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

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莽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早

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鬪意至華陰回溪在池北匡曄

擊之敗走曄開武關迎漢兵北渡渭至頻陽秦縣在今富平東北所過

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隨漢兵至長安四會城下爭

欲先入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

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

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

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或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式於

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

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欲阻池水眾共圍之下舖時眾兵上臺

苗訴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

人分莽身節解縛分之傳莽首詣宛懸於市百姓共提擊之

或切食其舌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唐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騫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為聖王之驅除云爾

綱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冬十月亥北都洛

鑑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箋表從事司察司隸校尉置從事吏一十二人以主察舉一如舊章時

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陽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

更始元年

望

于重

綱分遣使者徇郡國○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

綱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韓

鴻為更始使者徇北州承制拜寵漁陽太守以漢為安樂今密雲縣地

綱樊崇降漢既而逃歸○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自帥

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封為列侯而無國邑眾稍離

叛復亡歸

綱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亥封劉永為梁王梁王立之子也○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

綱以劉賜為丞相令人開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

除莽苛政復漢官名○鑑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

官吏黜陟賢否平其不平也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馬箠追秀

及於鄴今臨漳縣秀曰我得專封拜除官也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

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

更始元年

望

于重

竹簡也帛也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擗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慮遠圖欲尊王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謀思天下不足定也秀大

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幕府中也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續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

涕泣處王簿馮異獨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

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人久饑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

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綱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邯鄲在趙州東北幽冀○目劉林說秀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

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名緣是詐稱真子輿林等信之立郎為天子邯鄲下幽冀州郡響應

綱甲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玄遷都長安○目

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怩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惟問擄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

綱封諸功臣遣大司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目李松

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 更始二年 望

立諸功臣皆為王以鮪為膠東王鮪不受乃以為左大司馬與李軼等鎮撫關東

綱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目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

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更始拔劍擊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為之語

日寵下養烹煮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綱徵隗囂為右將軍○目更始徵隗囂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辭去更始以囂為右將軍

綱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目時耿況遣子弇詣長安弇

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今趙州東北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

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鹵耳我至長安陳兵發騎以驍車踐也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

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

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相笑也之霸

慙懷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龍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引弦萬騎也

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猶

也 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綱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目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 更始二年 望

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秀趣音促駕而出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在今饒陽縣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饒陽

今真定 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漢縣今省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

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在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

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真定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

禹蒸火秀對電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今南和縣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眾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兵擊邯鄲吏民得檄傳相告語郡縣還復響應劉植耿純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進擊元氏縣防子今為臨城縣皆下擊斬王郎將李暉

綱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綱鑑會編卷十七漢淮陽王更始二年昱

為將軍○目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眾數十萬校尉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王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秀悅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綱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目王莽之殺鮑宣上黨太守苟諫保護其子永更始徵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扞衛井土

綱大司馬秀拔廣阿○目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今隆平縣

即古大陸澤也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叛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綱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接邯鄲斬王郎○目前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今為州說其父況擊邯鄲時北州多欲從王郎寇恂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彭寵寵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蓋延王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趙闓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郡縣二十二前及廣阿聞城

綱鑑會編卷十七漢淮陽王更始二年昱

中車騎甚眾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秀自登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沉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帥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倪宏救之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與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

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將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綱：玄立大司馬秀爲蕭王。○目：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蔡充爲上谷、漁陽守。耿弇進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起兵，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擄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王 更始二年 粵 志九 晉九 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綱：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鑑：是時諸賊銅馬、鐵脛尤來、大槍、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王欲擊之，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突騎。苗曾敕諸郡不得應調，漢收斬之。弇到上谷，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銅馬食盡，夜遁。王追擊於館陶。今東昌府屬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等賊十餘萬衆屯射犬。地名在河內王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謝躬數欲襲王，未發。至是，帥兵數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卽林慮山，在林縣境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

綱：公孫述自稱蜀王。○目：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迎擊於綿竹。今成都府屬縣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綱：冬，赤眉西攻長安。○目：赤眉雖數戰勝而疲，傲恚思欲東歸。樊崇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遂分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今嵩縣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綱：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鑑：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不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入關。王以河內漢郡名，今懷慶府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親送鄧禹至野王。今河內縣禹既西，王乃引兵而北，寇恂調之也。」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綱梁王永據國起兵○目永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南  
汝南凡二十八城拜賊帥西防地名未詳倭疆東海董憲琅邪張  
步為將軍督青齊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綱鑑會編卷十七  
綱鑑會編卷十七

漢淮陽二更始二年 元

綱鑑會編卷十八

後漢紀亦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定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崩壽六十二年

綱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玄  
遣兵擊斬之

劉友益曰定安公前書莽廢則不宜廢者也此不書故太足以帝乎故書以稱帝以者見以於人也帝王宜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

綱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建號龍興○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敗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元年 一

之○目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

綱朱鮪殺李軼攻温平陰馮異寇恂擊破之○目馮異遣李  
軼書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  
報異書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在今澤州南拔上黨今

安兩城又南下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  
武勃軻閉門不救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軻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鮪遣將攻温縣名今屬懷慶府自將攻平陰今河南縣屬開封府以綴

異寇恂聞之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温軍吏皆諫宜待  
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

之將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擊破之異亦渡河擊走  
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

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不聽

綱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鑑吳漢率耿弇景丹等

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賊殺入遼西遼東為

烏桓狃人所抄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

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

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

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於薊相覿甚歡

綱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目王還至中山今真定府定州

諸將請上尊號王不聽行至南平棘縣名故城在趙州南諸將固請之

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元年 二

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附鳳翼以威其志今大王留時

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

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薊

邑今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

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帝同舍生自關中奉赤符來詣王

之書曰符漢德尚火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

赤火也伏藏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又言二十八將皆

四七之際火為主應四七羣臣固復奏請王乃從之即皇帝位於鄴南

尹起莘曰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

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

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

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

大赦者深幸之也焉可以高祖為此而擬議之哉

綱鄧禹擊定河東○目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

參劉均將數萬人攻禹禹擊斬之遂定河東

綱長安亂玄奔新豐○目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

不久不如掠長安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

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

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

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囂潰圍

走歸天水更始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同謀乃並召入牧

丹先至卬斬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卬等合

綱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

祀城陽景王前漢朱虛侯劉章也死而為神時最崇奉誑言王怒曰當為縣官何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元年 三

故為賊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

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以號令崇等

以為然乃求景王後得故式侯子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

人崇為三札置筒中書其一為符曰上將軍列盆子等三人

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

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兄茂謂曰善藏

符盆子即齧折棄之盆子先屬卒史劉俠卿牧羊至是猶時

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綱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

伏湛為尚書令○目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鄴侯

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

玄武乃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安全，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綱八月玄復入長安。目更始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

綱九月赤眉入長安，玄犇高陵。目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於渭濱，將相皆降，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

綱封玄為淮陽王。目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

綱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鑑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

綱鑑會編卷一人

漢光武

建武元年

四

五十三

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焉，哀平問為密令，今開封府密縣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贈也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也，託也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往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也，壞也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禮愛，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求請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綱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目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也，劉縯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縣名今屬開封府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赦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榮，戰懼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綱准陽王降於赤眉。目更始遣劉恭請降於赤眉，赤眉將殺之，恭為請不得，拔劍欲自刎，崇等乃赦更始封為長沙王，恭常擁護之。

綱鄧禹引軍屯桐邑，故城在今淳化縣北。鑑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元年

五

五十三

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饑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做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時禹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綱十一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鑑淮陽王降於赤眉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益出之張卬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綱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鑑初成紀今秦州隗囂起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元年 六

兵應漢更始徵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今華昌府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接引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材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綱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目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

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相與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斗與通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梁統等爲太守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輒破之由是羌胡震服親附流民歸之

綱盧芳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帝○目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元年 七

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  
綱將軍馮愔反○目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欲爭權愔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  
綱田邑以上黨降○目帝遣劉延攻天井關更始將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即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詢問虛實

綱丙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目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

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

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無所離死因涕泣獻款

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

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綱遣吳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目才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會諸賊於檀鄉地名在今滋陽縣界魏郡帝遣吳漢率九將軍擊破之十餘萬眾皆降諸營堡悉平邊路流通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二年 八

綱悉封諸功臣鄧禹等為列侯○目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

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

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

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吏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

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綱立宗廟郊社於洛陽○目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

綱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目長安城中糧盡赤眉

收珍寶縱火殺掠城中無復人行遂西入安定北地

綱鄧禹入長安○鑑禹引兵南至長安謂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綱鮑永來降○目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詣河

內帝見永問曰卿眾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

全誠慚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

而永以立功見用行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二年 九

綱天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目宋弘薦桓譚為議郎

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

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也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

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

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

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帝新寡

帝與共論諸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

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在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

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

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劉朝箴曰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

宋公之對雖所以卻婚實所以防微杜漸而破帝之背負也卒之寵隆廢郭前言蓋左券乎故子陵帝與帝同學羊

堂則貧賤之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矣

綱漁陽太守彭寵反○(鑑)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以此懷不平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

綱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目)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兵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綱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目)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今開封府最強宛今南陽府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二年 十

綱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遣吳漢擊宛宛王賜降○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與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

綱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鑑)初帝微時適新野聞陰氏齊管仲之後女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陰氏女名也

更始元年六月遂納陰氏於宛之當成里次年春帝北征王郎至真定復納橐郭昌女橐今藁城縣其母故真定恭王女也王名陰氏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

綱秋賈復擊召陵故城在新息今息縣屬汝寧府皆平之○(鑑)復部

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幸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謂和解之也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綱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鑑)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目)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奔譙今亳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大破之永走保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

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目)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隨隆詣闕

綱將軍鄧奉反○(目)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

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目)赤眉引兵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汗辱呂后屍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

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目帝於大會中指王常  
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目鄧禹自馮憤叛後  
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暴亂  
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  
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

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  
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堡  
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二年 三

不健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為郡縣所苦  
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  
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  
待勞折筆也 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綱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十二月詔復宗  
室列侯為莽所絕者○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綱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馮異與赤  
眉戰敗績○目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徵赤眉戰輒

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眾  
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池縣名池  
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

大戰移日軍潰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  
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縣名異棄  
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陳瓘曰鄧禹以榆邑付之憤歎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懸  
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  
不自脫雖終成功不為無異也  
綱立四親廟於雒陽雒陽本洛光武以漢火  
德忌水故去水加佳○目祀父南頓  
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綱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眾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  
國璽綬○目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  
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  
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既衰伏兵猝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  
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在河南府  
永寧縣北  
終能奮翼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  
勳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

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  
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

耳山齊山在宜陽縣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  
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決其勝負不欲疆相服也徐  
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

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也金聲也備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雒陽田宅帝憐益子以為趙王郎中

綱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目步貪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隆

綱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涿郡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目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薊城遂降於寵寵自稱燕王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三年 南

綱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目帝追奉至小長安

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憐奉舊功臣且舉起

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

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

綱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吳漢圍劉永將蘇茂於廣樂地名大破之○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圍

之○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况以陰路○目初仲况居陰縣今為光化縣而劉歆孫龔為其謀王前侍中蘇

竟以善說之仲况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綱秋七月遣岑彭擊秦豐於鄧破之進圍黎丘別遣兵徇江東揚州平○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目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今在漢縣入永城縣非蕭何食邑也蓋延進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共立永子紆為梁王

綱冬十一月李憲稱帝據廬江等九城衆十餘萬

綱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目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四年 五

綱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

弇祭遵等討張豐誅之弇遂進討彭寵○目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

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

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

入侍

綱六月帝還宮○秋七月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於

垂惠聚落名在今蒙城縣境董憲將貢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目憲



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郟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  
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  
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  
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  
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討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  
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綱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以侯霸  
為尚書令○繼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  
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  
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綱冬十月帝還宮○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鑑更始之末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四年 去 九上

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觀述援素與述同里  
閭音罕也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  
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布都一作答單衣  
交讓冠寶主相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旆旄騎  
警蹕就車若若磬折曲體而揖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置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  
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修飾若布如偶人形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焉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  
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脫巾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謂前

也問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戟戰列於階陛而下以為儀衛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  
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  
反覆盜名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  
知帝王自有真也

綱太傅褒德侯卓茂卒○十二月帝如黎丘遣將軍朱祐圍  
秦豐岑彭擊田戎○自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殺豐  
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丘故城在今遣使招豐豐不肯  
降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傳俊南擊田戎

綱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  
囂囂斬其使○目隗囂助馮異擊破述遣使上狀帝報以手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四年 七 志

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  
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擒矣  
如令子陽至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  
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出兵  
擊之故蜀兵不復北出

綱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目隗囂與援共  
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  
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

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  
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綱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疆人姓各也○

自蘇茂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轉過王霸營大呼

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

吾吏士心恐而捕虜武為捕虜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

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信

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

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敵敗走茂建復挑戰霸堅

臥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

動謂軍吏曰茂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建於道死茂奔下邳今淮安府邳州與董憲合劉紆奔佼疆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五年 九

綱帝如魏郡○彭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目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下筮望氣者多言兵當從

中起至是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殺寵及妻以首來降帝封子

密為不義侯夷寵宗族

權德輿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賊君同歸於亂罪不相敵

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宜置於法昭示于度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

綱遣使迎上谷太守耿况還京師封牟平侯○吳漢耿弇擊

富平今為樂陵縣獲索賊姓於平原漢郡今為縣大破之奔遂進討張

步○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斬反帝自將討之○劉平敵

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

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

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

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屬兵馬

會陽陽

綱岑彭攻拔夷陵漢縣今為州田戎奔蜀彭雷屯津鄉○夏四月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鑑初融自守河西

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

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願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

張玄說融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與之效當

各據土宇與隗隗蜀公孫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

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漢有再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五年 九

受命之符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

鈞懼甚禮饗畢乃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

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

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

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

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

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綱六月秦豐降斬之○董憲劉紆使蘇茂佼疆救龐萌帝自

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漢縣名今省入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劉友益曰高帝自將五雜韓王信書討餘書擊當比肩也  
承于也世祖自將七非書征則書討此其獨書擊何紆  
前書據國起兵此特書擊綱目之權衡審矣

綱冬十月帝如魯○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

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鑑張步聞耿弇將

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歷城縣又令兵屯祝阿今禹城縣別於

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

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空壁亡去時

張步都劇今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兵三萬守西安漢縣故城諸

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即臨淄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觀西

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將皆

暮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五年 三

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

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

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

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令軍

中無得擄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兵二十萬至臨

菑大城東攻弇於是弇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

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

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

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

日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

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

味水上一名巨洋又名瀾水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

千餘兩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

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

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

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讐

張步前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

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漢縣故城蘇

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

步遂斬茂詣弇軍門降弇入據其城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十

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丘縣名今屬青州府侯弇復引兵至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五年 三

城陽今莒州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

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綱初起太學帝還視之書法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

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書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

起太學始此書視學始此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日霸聞太原

閔仲叔名貢以字行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慰之

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

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

劾投上也案而去後漢書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

罪曰劾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

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數日將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綱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五郡五原朔方雲中○隗囂遣子

入侍○曰冀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典曰昔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遣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乃止帝使來欲說冀遣子入侍冀聞劉永彭寵已滅乃遣長子恂隨欽詣闕其將王元說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敵猶足以竊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冀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失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網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五年 三

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愚老之言冀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綱交趾牧鄧讓等遣使貢獻○曰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與讓書陳國家威德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爲九真太守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後漢書延爲九真時略越無嫁娶禮各因淫好無適對匪耦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令屬縣各使民以年齒相親其貧無贖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禾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九真人立祠祀之

綱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鑑黨人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嚴光字子陵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五年 三

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富春山 在浙江 桐廬縣 後人名釣處爲嚴陵瀨焉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 堪進 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行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范曄曰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遺籍義憤甚矣是時魏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殿中矣若薛方逢前聘不肯至嚴光問童王霸至而不能屈舉方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綱竇融承制以莎車王康為西域大都尉○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嘗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于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綱吳漢等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吳漢等拔胸斬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日帝積苦兵間以隗

綱漢光武建武六年西置遣于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雷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

綱馮異入朝○鑑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王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亨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亦

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鄉名漢獲之恩雷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趙弼曰關中遭赤眉之亂民不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也當時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聞有毫釐嫌疑之心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威陽王帝然自如乃以章示異異乃天地覆載之心春有海涵之量也所以中興諸功臣皆享祿終身遺爵子姓其仁恩信高出雲霄之上矣

綱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自先是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欽奉璽書賜弇喻旨蓋延猶豫不決欽遂發憤責弇曰國家以君知賊

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隗恂委質字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蓋延起入部勒兵將殺欽欽徐杖節就車而去蓋使牛邯將兵圍守之

綱漢光武建武六年五將王遵諫曰殺之無損於漢而遂以族滅欽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歸

綱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目以戶口衰耗詔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綱秋九月晦日食○目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九載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間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

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綱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日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

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稍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

一如舊制

綱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日諸將之下隴也帝

詔耿弇軍漆今西安府馮異軍梅邑祭遵軍汧今鳳翔府吳

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梅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

之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

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六年 三五

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綱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竇融遣

弟上書○日書曰竇書盛稱蜀漢三分鼎足之權任竇尉陀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

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

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

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帝復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

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委成功造難就負特虛交指于

而易輕疆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囂不納

綱隗囂降蜀○日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

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典在

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者周爵五等諸侯從政

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

秦制改立郡縣王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

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

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

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漢必復興已

可知矣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囂不聽彪遂避地河

西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

焉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

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

召之具言謀畫帝復賜書於囂囂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七年 三五

於公孫述述立囂為朔寧王

綱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是月晦日

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鑑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

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

君九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雷

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高明柔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

故與奏及之○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

公為帥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

宰輔之權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

屈節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帝好圖讖

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解

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冬盧芳朔方雲中郡降○以杜詩為南陽太守○鑑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討隗囂取略陽縣名今屬漢中府斬其守將夏閭四月帝自將征囂寶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眾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目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八年 无

神也帝聞之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肢體易矣囂悉以精銳圍畧陽歙固守不拔夏帝自將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軌音引所以引車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城名在今鎮原縣東寶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帝善之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

萬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今華昌府城西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秦州境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

遂欲為鯨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以四縣封寶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今壽州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鑑穎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郭憲字也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八年 无

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鬚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

間相誣音誣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畱恂長社漢縣今省入許州因長因名焉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東濟陰州盜賊

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復以純為東郡太守○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漢兵退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太原温序為囂將荀宇所獲  
宇欲降之序大怒叱曰虜何敢追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  
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銜鬚於  
口曰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詔賜以冢塚地拜三子為郎  
綱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  
其營○綱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  
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亦雅歌  
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  
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綱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綱囂疾且餓悲憤而卒王元等  
立囂少子純為王秋來欽率馮異等五將軍討之  
綱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九年 三

欽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大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欽上書曰公  
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  
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則其衆可集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

綱秋八月以牛邯為護羌校尉使領金城諸羌從司○封陰  
就為宣恩侯○綱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詵帝甚傷之封  
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與欲封之與固辭曰臣未有  
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竝蒙爵土令天下歛望誠所不願貴  
人問其故與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  
既媿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李侈益為觀

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淡自降挹

綱十年春正月吳漢等擊盧芳將賈覽破走之○夏征西  
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  
囂將高峻降○綱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自將征之  
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  
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  
固也前年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  
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  
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則固守峻惶恐即  
日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  
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

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綱冬十月來欽等攻破落門聚名在今伏羌縣南隗純降王元奔蜀隴  
右悉平○綱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  
武威今陝西涼州衛捕得誅之

綱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  
遂入江關○綱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  
與彭會荊門山名在宜都縣西北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  
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

彭為征南大將軍為重而已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竝進所向無  
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在虎牙荊門二山之間令軍



中無得擄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綱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今爲夏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漢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元王安環大破之遂克下辨漢武郡郡治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即死歙馳召蓋延延悲

哀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

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誠

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

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

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涕

悼詔以馬成代之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十一年

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

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

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

嘗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

綱帝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

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鑑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

又遣侯丹拒黃石岑彭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

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

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地在今故遣大兵逆

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乃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舊彭山

彭亡聚爲

綱冬十月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

綱以郭伋爲并州牧○目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

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是時在位多

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後漢書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

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

當告之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綱丙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秋七月將

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

拔綿竹引兵與漢會○目初帝戒漢堅據廣都勿與爭鋒須

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阻江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十二年

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時勃亂既輕

敵深入又與尚別營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牽引公以

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

到述果使謝豐袁吉將衆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

救漢與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屬之曰

吾欲潛師就尚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

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

是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

恢與吳漢會於成都。

綱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鑑滅官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十二年 三

志

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王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謂遲於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健為郡名今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傳旨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羊豕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

合浦今廉州府太守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綱參狼羗寇武都馬援擊破之。○目參狼羗羗種名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桀奸也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綱以睢陽今為睢州令任延為武威太守。○目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綱鑑會編卷十八

漢光武 建武十二年 三

志

綱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畱法。○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兵築亭障以備之。○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目融奉詔入朝既至上侯印綬詔還之甚見寵禮尋拜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縣名故城在涼州衛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綱雅奴今武清縣侯寇恂卒謹日威。

綱鑑會編卷十八

綱鑑會編卷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綱 十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霸卒。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自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價值百金詔

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駕鼓之車也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

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司啓開出人之官到憚拒關不開上

令從者見面於門憚曰大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

東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

綱 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十三年 一

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中東門候為叅封漢縣屬鄆郡今未詳

尉 盧芳奔匈奴○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

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歸隨昱

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

綱 詔諸王皆降為公侯○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

爵於是詔諸王皆降封公侯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

百三十七人

綱 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以韓歆為

大司徒

綱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享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吳

漢自蜀振旅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享將士功臣增邑更

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縣名今屬萊州府侯食四縣

李通為固始縣名今屬汝寧府侯賈復為膠東平度州今為漢縣侯食六縣

餘皆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

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

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

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

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儉有子十三人各使

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

綱 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十三年 二

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重

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叅議國家大事恩

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答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異

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而不任以吏職

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

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綱 以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

之右每名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小心

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

令觀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况

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

范曄曰：竇融始以豪傑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授天際，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邀功趨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倘何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十四年，莎車都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目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綱：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令，不報。○鑑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綱：鑑會編卷十九。漢光武建武十四年三。

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不報。○鑑統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韓歆歸田里，歆自殺。○鑑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人君風夜不為仁明，求之唯懼，弗得聞以光武而韓歆以直諫死，豈之累哉。○綱以歐陽歆為大司徒。○二月，徙邊郡吏民避匈奴。○夏四

月，追諡兄續為齊武公。○目帝感續功業不成就，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

綱：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目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贖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詰問吏不肯服，抵言也。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救，當欲以墾田相方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

綱：鑑會編卷十九。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四。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綱：冬十一月，大司徒歆有罪，下獄死。○目歆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萬，下獄，歆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

綱：以戴涉為大司徒。○盧芳復入居高柳。漢縣代郡地，今大同府境。○以張堪為漁陽太守。○鑑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綱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目交阯薨。冷音零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側將人姓名其女子名徵側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與妹徵貳反。九真呂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薨冷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綱秋九月河南尹諸郡守十餘人皆有罪下獄死。○目皆坐度田不實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綱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鑑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十六年 五

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綱盧芳降立以為代王。○目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繪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溪芳入朝南及昌平。漢縣今為州屬順天府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綱復行五銖錢。馬援奏行之天下賴其便 綱十七年春正月以趙熹為平原太守。○目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

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趙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貴出子春遷熹為平原太守。

綱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目郭氏寵衰數懷怨對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郭氏怨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惡其動搖太子也帝曰憚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綱帝如章陵。○目帝幸章陵即春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十七年 十八年 六 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周旋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綱十二月還宮。○以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阯。○鑑徵側等寇亂連年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擊交阯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

綱十八年夏五月盧芳復反奔匈奴。○目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病死。○目罷州牧置刺史。

綱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

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從張純朱

黃汝良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徙之也將以重正統而厚

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下之非漢有非一日矣

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裔也非侯王也其建國雖

漢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跡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也以其

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即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則

周之禮也禮之既廢之後皇帝立廟以南頓君為帝考

而廟上則立為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山由廟

而下則立為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不過遷之為

祀祀之於祭則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彼元帝者執副而

執繼之耶將厚於大宗而反有以薄情之謂將附於正

統而適足以貽二本之議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

光武亦以經生之見自誤者也

綱馬援斬徵側徵貳○目援進擊餘黨都陽等降之嶠南悉

平援與越人申明約束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援既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十九年 七

平交阯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

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麻餘

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

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念少遊語何可得也

綱夏六月廢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太子改名莊

○目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憚說太子曰久處疑位

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

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違回者數歲六月

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

陰與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人雖極言正義及與賓

客語未嘗及國事帝甚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

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

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

為言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服不

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賜賞

袁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

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適于遵道以為後法

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

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

綱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鑑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十九年 八

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

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

奴下車因格殺之不用器械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

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

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

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

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

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

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人號為臥虎

丁奉曰宣本傳大姓公孫丹殺人而宣誅之其獄雖濫亦

頗據法及宣之死布被覆尸惟存大麥數斛飲車

一乘而帝傷其廉潔顧范史特著為酷令之首亦在矣哉

綱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目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帝福除也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綱甲二十年春二月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目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併免竇融

綱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諡曰忠○目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至是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二十年 九

卒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綱六月以蔡茂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目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強起之欲以為司徒湛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綱徙中山王輔為沛王書法封王不悉書書中山以輔為廢后子也書之以見存厚○以

郭况為大鴻臚○目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六

綱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鑑馬援自交阯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援白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綱乙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音擊走之鮮卑見綱自此始○冬西域十八國遣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二十一年 十

子入侍請都護不許○目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侍子遣還皆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裝遵以狀聞帝許之

綱丙二十二年冬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為大司空○以劉昆為光祿勳○目初昆為江陵今屬荆州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今陝州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單于興死子蒲奴立求和親許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之

匈奴詔罷邊郡亭候招降烏桓○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遂罷邊郡亭候吏卒遣使招降烏桓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二十四

尹起莘曰前請都護不許今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遣○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秋八月大司空林卒

○以玉况為大司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甬故城在今

德州侯朱祐卒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內附○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秋七月遣馬援伐武陵蠻○武陵蠻寇臨沅今常德府武陵縣

遣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鏢哉是翁遂遣援行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雄溪瀘溪澧溪辰溪在今辰州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權要子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南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今汝寧府確山縣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朔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遼東徼外朔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都護偏何人姓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斬匈奴持頭詣郡其後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夏新息侯馬援卒於軍詔收其印綬○馬援軍至臨鄉在武陵縣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林下援不荅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字松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名統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



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

不成尚類鶩音木野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

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

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至

下雋漢縣故地在今沅陵縣有兩道可入一從壺頭山名在今沅陵縣一從充漢縣網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二十五年 三

故城在今慈利縣西耿舒欲從充道援以壺頭地近帝從援策及進壺頭賊乘高守險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

病賊每升險鼓譟援輒出曳足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言援不由充道以致失利弇奏之帝遣

梁松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遂搆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

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譜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草葬也城西前雲陽

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漢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

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綱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謁者宗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

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

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眾

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綱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以領之 網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二十五年 十六

綱庚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

之義故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典之後與丘隴同體

綱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漢縣今地未詳

綱主二十七年夏大司徒况卒○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以趙憲為太尉馮勤為司徒○北匈奴求和親

不許○鑑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

二心帝然之詔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

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  
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  
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  
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  
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  
諸侯莫敢復言兵事者

范曄曰臧官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  
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卑  
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浚  
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黜王之陣乎

綱目二十八春以魯益東海○目從魯王興為北海王以  
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疆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二十七年二十八 十五 志衍 五百七

縣賜虎賁旄頭設鍾篋之樂擬於乘輿

綱目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書述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  
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帝  
可謂能存厚后亦  
可謂善處廢者矣

綱目秋八月遣諸王就國○目先是上問趙熹以長久之計熹

請遣諸王就國時禁罔尚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  
士馬援因謂司馬呂种曰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  
慎之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  
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  
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  
將軍神人也

綱目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目初上求太子傅羣  
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  
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  
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  
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張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  
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  
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宋濂曰世祖中興息馬論道大典文治於天下首舉儒碩  
而置榮於三孤之位榮也固宜自崇師道而擬  
乎天下使及門者有以厲其廉潔之操于寵者有以杜其  
苟簡之風庶可養成吾道之緒以答明主崇文之休夫何  
一蒙賜賚印以自矜  
器識之小亦可陋矣

綱目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十六 志衍 五百七

綱目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鑑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太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  
不敢復言

綱目月還宮○夏膠東侯賈復卒諡曰○目復從征伐未嘗

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  
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綱目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目京  
兆掾第五復姓齊諸田之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  
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或笑之曰爾說州

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為馮翊多非法倫切諫之延恨故滯不得舉倫

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

朝京師得召見論政事帝悅以為扶夷縣名故城在今武岡州長未到

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

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俗多淫祀屠牛祭

神倫皆案論之淫祀遂絕百姓以安後漢書倫字伯魚少有行義為鄉首夫久宦不遠送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監在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黃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

綱二月帝東巡封太山禪梁陰○目上讀河圖會昌符識記書名

曰赤劉之九高祖九世孫也會命岱宗太山四嶽所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

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

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登山以璽親封玉牒簡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中元元年 七

陳瓘曰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九上

綱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六月以馮

魴為司空○司徒勤卒○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

降○目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

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綱秋蝗書法書蝗何為災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之不為瑞明矣

綱冬十月以李訢為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

主於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劉友益曰書尊薄太后何讓也文帝之立也呂后不書太絕之於帝矣則薄太后之尊宜也何讓焉后不書太誠絕之於文帝矣其書呂后則固未嘗絕之於高帝也於是遷主於園四時上祭可乎尊薄太后曰高皇后卑其祖也至以配食地祇益不稱矣

綱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目帝以赤

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

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為

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

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伎數之人

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陛下宜屏斥之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

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

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漢縣今為州丞

綱二年春二月帝崩葬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目帝每旦視朝日

昃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光武 建武中元二年 八

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

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

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

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賀善曰世祖即位之後有三政要皆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初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備學微三處士天下畧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綱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鑑初帝崩時經王莽之

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無別太尉趙熹扶下諸王

以明尊卑諸王並令就邸唯朝脯入臨內外肅然時山陽王

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舉兵以取天下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奏之明帝以荆母弟秘其事令出止河南宮

綱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目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綱燒當羌西羌種無弋爰劍之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武擊之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字嚴光武帝太子也在位十八年崩壽四十八

陵如元會儀上食奏樂是後遂以為常

胡寅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

綱鑑會編卷十九漢明帝 永平元年

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既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逆精而反主於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綱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諱日○東海王彊卒○目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彊臨終上疏謝恩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帝追惟彊淡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綱秋七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彤擊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好時侯耿弇卒諱日

綱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

○目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知天地桓榮為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又老禮畢引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辟雍四門有橋觀者在水外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為太子受尚書

於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後榮卒帝親自臨喪送葬

范曄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探求中元元年初建辟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

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制如石渠故事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

徒相視意散學全類敵鞠為園蔬牧兒莖豎薪列其下云

胡寅曰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

綱鑑會編卷十九漢明帝 永平二年

天下之儀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矣

綱中山王焉就國○目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

綱帝如長安○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是月還宮

綱二年春二月太尉憲司徒所免以郭丹為司徒虞延為太尉○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炆為皇太子○目后援之幼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禮則修備殊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炆帝以后無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綱

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皆當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太子亦純孝母子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若帝所寵輒增隆遇及是有司以長秋未建為請皇后所居為長秋宮帝未荅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是以寵敬無衰焉

綱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鑑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三年 主  
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范曄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木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述其漢圖遠算固將有以焉降白秦漢悉資戰力至於胡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職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縹緲信越並見菹醢光武鑒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湧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禮者乎

綱夏六月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日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

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敕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澍雨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察人隱微而發覺之也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擿也曳拖也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言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慄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惟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綱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鑑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三年四年 主  
綱辛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日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綱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鮪免以范遷為司徒伏恭為司空○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日松坐怨望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罪惟衆不染於辭

綱王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日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

辭甚懇切至是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後漢書太  
君大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  
未匈奴寇廣武聞德名節相約不入荀氏聞光武徵以病不  
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閣延覽辟而應焉及後  
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罷歸卒於家

綱冬十二月安豐侯竇融卒○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  
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  
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諸竇官遣歸故郡獨融留  
京師融尋薨後穆與子勳宣皆坐事誅

綱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舊註在廬江郡今未詳出寶鼎詔禁章奏浮

詞○目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今方政化多僻何以致茲  
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五年六年七

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詔子嘯也

綱甲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以宋均為尚書令○目  
初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

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  
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

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  
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

以樞機均嘗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  
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

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綱乙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為司徒○以吳棠為度

遼將軍○鑑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之  
遣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  
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  
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虜令  
遣兵迎之眾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

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綱秋大水滄郡國凡十四○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目楚王  
英光武弟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

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

圖之仁祠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梵語  
優婆塞

今之清桑門即沙門又  
信士也云善覺也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八年

梵書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後能開覺有情如夢覺故名  
為佛按列子云西方有聖人其名曰佛則在周時已知有佛  
之稱因遣使之天竺即身毒國在西域大  
夏東南一名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

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  
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

神以至為佛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  
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英最先好之

綱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目詔羣司勉  
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

淡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  
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  
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綱〕西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目〕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借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綱〕大有年。○匈奴遣子入學。○〔目〕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綱〕丁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目〕先是廣陵王荆復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綱〕鑑會編卷十九。漢明帝 永平九年十年 壬子 五十三

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惟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至是自殺國除。○〔綱〕冬十二月以丁鴻為侍中。○〔目〕初陵陽今池州府石埭縣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

上徵為侍中。

〔綱〕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目〕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嬰領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綱〕己十二年春哀牢南夷種名內附。○〔目〕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

〔綱〕夏四月修汴渠隄。○〔目〕時河汴久壞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隄自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洞注無復潰漏之患。○〔綱〕鑑會編卷十九。漢明帝 永平十一年十二年 壬子 四十四

〔綱〕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為司空。

〔綱〕庚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目〕冬十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目〕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屬寧國府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王之生母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綱〕辛十四年春二月司徒延有罪自殺。○〔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綱夏四月以邢穆爲司徒。○故楚王英自殺。○目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名士之上得稱始此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慈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耿建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綱鑑會編卷一九 漢明帝 永平十四年 三

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今爲濟寧州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綱初作壽陵○目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一作水脯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綱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於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書法史書幸孔子宅此書諸何不以位加道也惟若臨其臣則書幸孔子宅一而已○目幸孔子宅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四年十五年 三



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綱西域諸國遣子入侍○鑑耿秉數請擊匈奴帝遣秉與竇固等分道並出伐北匈奴固獨有功固使假權攝司馬班超與從事與參謀議之官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乎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召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以超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六年 无

為軍司馬復使于冥音田其王廣德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綱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目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酷有告延與姬兄謝奔及姊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奔及司徒那穆皆坐死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徒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綱以王敏為司徒○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目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蒸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早起就草蓐中食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麟也車籍也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綱甲十七年春正月北海今青州府王睦卒○目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綱司徒敏卒以鮑昱為司徒○白狼等國入貢○鑑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咸懷遠夷自汶山今成都汶川縣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名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將侯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綱寶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七年十八年 手

綱夏五月百官上壽○目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惟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敬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綱冬十一月遣寶固耿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官

綱乙十八年春二月寶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卻之○鑑北匈奴攻金蒲城在西域恭以毒藥傳與附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恭乘暴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初北單于遣左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初北單于遣左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初北單于遣左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初北單于遣左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而去初北單于遣左

鹿<sup>音</sup>王率二萬騎擊車師恭以疏勒城在莎車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推引籠竹器也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遂引去

綱秋八月帝崩葬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旨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

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

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梁松所尚為子求郎不許

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即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出宰

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主吏民章奏以反支

日不受章奏潛夫論用月朔日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八年 至

支寅卯朔五日反支 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

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

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綱太子廼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戴溪曰漢元帝優柔不斷漢業遂衰唐宣宗聰明強察唐

肅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敏尊賢下

士可以為賢君矣惜也盡其所長不少隱晦好以耳目

瑣瑣為明傷於辨急而不自知也夫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也觀顯宗之為君有矜己自喜之意而無謙沈寬洪之量

永平之政有總核操切之弊而無優柔而易之樂蓋未嘗

不為顯宗恨也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

救弊則東京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綱冬十月以趙熹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錄承記也總領

衆事也漢武初有領尚書事章帝時趙熹牟融並錄尚書事

尚書有錄名蓋始於此循家宰總己之義大臣權重者為之

綱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旨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

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綱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

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旨焉耆龜茲攻

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

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厲士眾禦之數月食盡

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

心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

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徒鮑

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

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

綱鑑會編卷十九 漢明帝 永平十八年 至

陛下將何以使將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

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

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綱以舅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旨廖等

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之第五倫上疏曰書曰臣無作威

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竊聞廖以布三千匹防以錢三

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遺其在

維中者錢各五千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

愚以為不應經義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

全后家也

綱鑑會編卷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字著明帝太子也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一

綱子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詔二千石勸農桑慎

選舉順時令理冤獄○目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

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

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

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建初元年 一

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

應上求者也上善之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每

依寬厚云

綱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

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籩賦與貧民

○八月哀牢 古國名後置益州郡今永昌府地 王反郡兵擊斬之

綱二年春二月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守其地○夏四月

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大旱○目上欲封爵諸舅

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

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

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嘗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

陰氏乎我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

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報曰嘗觀富貴之家

福祿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

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

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

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

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

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建初二年 二

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馬

廖太后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

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

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 吳公子光好劍客

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 有劍瘢創讀曰瘡瘡瘡痕也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好小

腰宮女約食馮而 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 束髮也 四方高

能立式而能起 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

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

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

則四海誦德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綱詔齊國省冰統方空穀○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軍馬防

校尉耿恭擊之。○目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惠愛。帝不從。

綱庚三年春，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目防既徵，還留恭擊餘寇，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尹起莘曰：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未嘗假借戚里。至顯明為中興，首肅宗繼之，雖寬大長者，有光前烈而防事清威，凌失初意，前此大早嘗欲封爵諸舅，賴太后不從而止。未幾遂以馬防偕耿恭將兵擊羌，雖曰幸而成功，然防甫召還恭以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然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不待考而知其為防所陷矣。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建初三年 三

綱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勳之女，融之曾孫。○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綱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月，封舅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目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也垂遠邊，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綱以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目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

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官人二百，雜帛黃金錢二十萬而已。

綱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鑑楊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意斷處，句言斷處，日言其事，為分章斷句之學，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十四卷，首於爵終於嫁娶，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超之、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綱庚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目詔曰：朕思遲待也。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尹起莘曰：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愛其末而失其本乎。

綱太傅熹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目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發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罪人去錯、鐵、蘇從、西羌種名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功，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綱辛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秋七月，以鄧彪為太尉。○以廉范為蜀郡太守。○目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建初四年五年 四

廉范為蜀郡太守。○目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

廉范為蜀郡太守。○目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

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

便歌之曰廉叔度字范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王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縣名屬廣平府王立子肇為皇

太子○目初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竦皇后無子養肇為

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而立肇宋貴人飲

藥自殺慶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赦皇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綱秋八月東平王蒼歸國○鑑初蒼於正月來朝詔留京師

至是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慰遣帝親為祖送流涕而訣

明年蒼薨諡曰獻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建初六年七年 五

綱九月帝如偃師縣名今屬河南府遂至河內懷慶府○目詔郡

縣不得輒修橋道逢迎刺探以為煩擾

綱封蕭何末孫熊為鄼侯

綱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目太子肇之立也梁氏

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

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

綱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目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

能教敎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

血氣方盛既無長君文帝貴皇后弟退讓之風而要結放縱無行之

客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

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敎禁遏甚備由是

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奏防兄弟

悉免就國詔以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光比防稍為謹密

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

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

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早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

多取毀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

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

戚浣濯之言廢馬而猶解醒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敎憲

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

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奪沁水公主明帝田

園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建初八年 六

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

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

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

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

而不能去去人主之深戒也

綱下雒陽令周紆獄尋救出之○目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

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

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備乎於是郊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

事貴戚踴曲也京師肅清

綱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目帝拜超為長史徐幹為軍

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賓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有與曾參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甲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鑑**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凌疏答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元和元年 七

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類無大能宜鑿齋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勃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綱**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八月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帝南巡○**目**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侍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綱**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鑑**暉嘗為臨淮太守

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暉字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養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曰國家樂聞駿議黃髮無愆人老則髮黃言謀於老成則行無過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簽名也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元和元年 八

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丁奉曰文季諫肅宗行均輸時年八十及和帝用竇憲北劫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是故其子頡以儒者孫穆以貞顯論者謂為善之報云

**綱**十一月還宮○以孔僖為蘭臺令史○**目**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議刺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優

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優

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綱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鑑盧江郡名今舒城縣毛義東平國名今為

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也謁見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

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

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九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元和元年九賊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

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九綱西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目詔曰諸懷娠

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九綱詔戒俗吏矯飾者○目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

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中至誠無華不事文日計不宋也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

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戴溪曰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擾無華其政悶悶

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悅悌慈祥寬洪廣大將欲感

動民心扶植風化熏蒸和氣與一世共躋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善哉章帝之為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懇切深至若此也襄城令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勸天子詔書褒美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此

綱二月行四分曆○目太初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編訛等編訛人姓名綜校作四分曆施行之

綱帝東巡○目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酺為東郡太守帝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備弟子之儀使酺講

尚書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綱耕於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祀孔子○目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漢章帝元和二年十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

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綱夏四月還宮假於祖禰○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十二月報囚○目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

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綱丙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綱帝北巡耕於懷○三月還宮○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目鄭弘數陳實憲權勢太盛憲黨張林

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

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赦出之因乞骸骨病篤上書曰實憲  
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逃主上近日王氏之  
禍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係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  
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  
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之比至已卒

綱以宋由為太尉○五月司空倫罷○目第五倫以老病乞  
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  
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  
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元和二年

十一

子英

綱以袁安為司空○燒當羌反○目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  
吾寇隴西郡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太守  
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

綱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南道○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鑑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集堪  
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儒生拘攣難與圖始  
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主北方班固以

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  
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堯之一  
樂者

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綱章和元年夏六月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  
空○秋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逃吾其子逃唐據大小  
榆谷以叛○改元○目是時屢有嘉瑞遂詔改元章和太尉  
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  
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  
敢答

綱八月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曹褒奏所撰制度○目褒  
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  
復令有司平奏

胡寅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  
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  
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  
獨見纒數月間遠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  
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外繆不純矣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章和元年

十二

子英

綱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綱子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目上篤於親  
親故二王光焉皆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  
過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屈竭而賞

賚過度損耗國資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陳得失奏王  
侯就國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  
能用尚書朱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  
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西平王  
羨等久繫京邑驕奢僭擬宜割情斷恩發遣歸藩以塞眾望



綱帝崩葬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目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晔曰魏文帝稱明帝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賀善曰章帝愛民惜刑可謂仁厚之主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

綱太子肇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

○目竇憲兄弟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不能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名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

係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綱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目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曲隨從也故尊崇之其所施為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章帝 章和二年

三

五十五

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

綱諸王始就國書法書始者著章帝之友愛也亦有司屢奏而不許見帝之友愛終身焉○夏四月

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冬十月舅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目北匈奴饑

亂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會都鄉縣名故城在今涿州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何敞獨請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

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伐北匈奴

孝和皇帝諱肇字始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七

綱己承元元年春鄧訓掩擊逃唐大破之諸羌來降○目逃唐欲復歸故地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單上渡湖掩擊

大破之二種殆盡逃唐收餘眾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修塢壁

綱下尚書僕射郵壽吏壽自殺○目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惟袁安任隗免

冠固爭前後十上眾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故愛民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和帝 永元元年

四

五十五

者必有天報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

竇篤景弟名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曰今盛春東作興動大役為篤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以恤民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

僕射郵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

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綱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鑑憲與耿秉將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在燕然山南

大破之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

里登燕然山在匈奴連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師曰錄王

裔勳克虛今在海外其連今巨地界紀漢威德而還

封神兵今建隆兩顯帝載今振萬世紀漢威德而還

綱秋七月會稽山崩○九月以舅竇憲為大將軍○竇氏

兄弟驕縱而景尤橫甚袁安奏請案罪寢不報尚書何敞上

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

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奢侈僭倖誅戮無罪臣做區區

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

等長誅其福祿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做為濟南

太傅康有違失做輒誅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做無所嫌

梧焉

綱二年春二月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

月氏遣使奉獻○封齊武王光武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

王○目初北海哀王無後章帝以齊武王首創大業遣詔令

復二國至是皆封

綱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款塞求朝冬竇憲

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

綱三年春正月帝冠始用曹褒新禮○二月竇憲遣兵擊北

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鑑憲以北匈奴微弱遂

滅之遣耿夔任尚圍於金微山在鞞大破之出塞五千餘

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綱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目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

夔任尚為爪牙都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

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奏貶二十餘

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疏劾憲書

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廷震

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

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目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

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

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

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綱龜茲姑墨溫宿諸國來降○十二月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騎都尉○帝還宮

綱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鞞為單于○目初北單于

既亡其弟於除鞞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

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

懷南虜正以扞禦北狄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眾無緣

復更立於除鞞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言之然上竟從憲

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

榮所具草竇氏客脅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

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教妻子

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殮莫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綱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夏四月竇憲還京師

綱六月朔日食○目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

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

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

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

強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綱大將軍竇憲伏誅○鑑時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專權

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

遂與眾定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南北宮收憲黨

郭璜等誅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和帝 永元四年 七

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

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

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

瓌每存忠善檢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

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

獨得全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

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先是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

初南鄭人李郃通五經善河洛風星知術數天文也外質樸人莫之

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及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

州縣觀采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

郃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相驚

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天示曰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

奇其隱德召署戶曹至是郡當遣吏詣憲郃諫曰竇將軍不

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

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

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

趙弼曰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

內親黨根據於外也帝一旦憤然震怒盡誅其黨迫憲自

殺遂使十餘年深根固蒂之強臣一朝爰滅殆盡以彰天

時哀安在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眾議之

寶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和帝 永元四年五年六

綱以臣者鄭眾為大長秋大長秋官闕職也○目帝策勳班賞眾每

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論議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

綱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以黨於竇氏故也○八月司空隗

卒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為司空○護羌校尉鄧訓

卒逃唐復反

綱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匈奴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

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為太

尉○護羌校尉貫友攻逃唐走之

綱六年春正月司徒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奮為司空○

秋班超發八國兵伐焉耆斬其王廣○目初龜茲諸國既降

焉耆猶懷貳心至是討殺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

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綱以陳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覈之風於此少衰。

綱申七年秋七月，易陽地裂。

綱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夏蝗。

綱酉九年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

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動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

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維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於是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和帝 永元七年八月元

封梁竦二子為侯，梁氏自此盛矣。

綱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擊破之。九月，司徒方策免。自

殺。冬十月，以呂蓋為司徒，司空奮罷，以韓稜為司空。

綱戊戌十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為司空。冬十二月，迷唐詣關貢獻。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

來附，迷唐恐乃降。綱以劉愷為郎。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

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

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綱己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綱庚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在今湖廣歸州。秋七月，太尉酺免

以張禹為太尉。逃唐復叛。

綱辛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特賜衣冠，不因上

疏曰：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也。

綱秋，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冬，詔邊郡舉孝廉。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

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和帝 永元十一年十二月

綱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為司徒。巫

蠻反，寇南郡。巫蠻計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

綱壬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夏四月，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

綱六月，皇后陰氏廢死。陰后妒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綱徵班超還京師。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音為超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在陝

長安三千六百里，乃徵超還，任尚代為都護，請赦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祭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寬大舒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綱〕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目〕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官人隸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情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綱〕司空堪罷以徐防為司空○〔目〕防疏言漢立博士十有四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和帝 永元十四年十五

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家法師弟傳授之經學所謂專門名家也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甲乙科平時歲課甲科四人為郎中乙科二人為太行舍人丙科四人為文學掌故後順帝增甲乙之科〔綱〕封鄭眾為鄉侯漢末之禍亦自此始矣〔綱〕十五年冬十一月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目〕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縣名今屬衡州府五里一候司望也晝夜傳送臨武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

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綱〕甲十六年秋七月司徒恭免以張酺為司徒八月卒以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

〔綱〕乙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高句驪見綱目始此〔綱〕冬十二月帝崩葬順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皇后迎子隆即位○〔目〕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胡寅曰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鉅寶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綴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焉迎立清河王慶登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也〔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雒陽令王渙卒書法令未卒渙錄○〔目〕渙居身平平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流涕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孝殤皇帝諱隆字盛和帝少子皇太后迎立之在位一年崩僅二歲〔綱〕丙延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目〕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羣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拜也與三公絕席

〔綱〕以梁鮪為司徒○三月清河土慶就國特加殊禮○〔目〕慶

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况孫也

綱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以鄧鵠為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陽訓○司空寵卒○五月河東垣山崩○以尹勒為司

空○減用度遣宮人○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綱八月帝崩葬東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尹起莘曰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

日書猶以讓之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與况下於此者乎

綱詔檢救鄧氏賓客○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

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于禁憲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殤帝延平元年 其明加檢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綱冬十二月清河王慶卒○罷魚龍曼延戲○詔舉隱逸選

博士○鑑尚書郎樊準以儒風寢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

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

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息

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

儒布在廊廟每燕會則論難行衍和樂其求政化期門羽林

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讓者每稱盛

時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施講不講

儒者競論浮麗忘饗饗難之忠習諛諛音踐諛之辭臣愚以

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

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丁奉曰所貴乎臣君者於其短不於其長於其急不於其

是學校儒術乃后與帝之所長而準乃以此自鳴而投太

閣宦輕王公以致社稷危如累卵此臣子所痛心而迫於

救焚拯溺者也時維仲長統以此獨奮昌言準何無一言

及之而為是迂儼不急之論哉

孝安皇帝諱祐字福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自

第之間殤帝崩太后立之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

綱丁永初元年春二月司徒鮪卒○夏四月封舅鄧騭及弟

惲弘閭皆為列侯騭辭不受○騭辭不獲逃避使者上疏

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永初元年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

和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

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其決獄案考皆以立

秋為斷章帝定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十一月得死罪

賊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

斷從之

綱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諸羌復叛○自

降羌散在郡縣苦為吏豪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發羌數千騎

迎都護遂散叛寇掠郡縣不能制乃赦其罪

綱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三公以災異○

自仲長統曰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

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怨氣並作故怪異數至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也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昔文帝愛鄧通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宦戚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今人主誠能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百姓不安天地多變人物多妖也然後可以分此罪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永初元年

五月

尹起莘曰

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輻輳免三公夫無外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為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以行其志蓋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也肩居其位委曰權非己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不早雖欲盡辭其責不能矣

○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牛食○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  
○鄭眾蔡倫等皆秉勢預政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騰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

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永初二年

五月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亦羌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十一月徵鄧騭為大將軍○

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置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今兗州府金鄉縣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永初三年

五月

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滇零僭稱天子寇鈔三輔校尉梁慄破走之  
○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饑人相食○司徒恭罷○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南匈奴反○月漢人韓琮隨單于入朝既還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遂反

○秋九月海賊張伯路寇濱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漢縣屬西河郡雲中之西今遺中郎將龐雄將兵擊之○十二月并涼其地在塞外矣○詔饗遺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振音震大饑人相食





皇子係后鳩殺李氏。

綱秋九月校尉班雄等擊零昌大敗。○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目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共出錢買馬也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後也掩截其道自窮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

綱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目太后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峭谷舊註在河南永寧縣北此峭函之峭也按陳倉在西峭函在東相距千有餘里羌亂在西陲武都今鞏昌府之階州也詡赴武都因必出陳倉但陳倉與峭函絕不相連何以羌衆遮之乎是必陳倉別有峭谷而非峭函之峭也舊註不可泥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元初二年 无

五音

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衆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敢動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且不測虜見吾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矢弱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人震退詡因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

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綱丙三年夏四月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任尚又擊破之。○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目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大臣聽行三年喪。

綱十二月任尚擊零昌殺其妻子。

綱丁四年春二月武庫災。○任尚遣羌殺杜季貢。○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目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元初三年 四年 五年

五音

綱六月益州刺史張喬討叛羌羌皆降散。○秋七月任尚募羌殺零昌。○越嶲夷封離等反。○任尚擊先零羌狼莫大破走之西河虔人種羌降隴右平。

綱戊五年春永昌益州蜀郡夷叛。○目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綱冬十月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徵任尚棄市。○鑑尚募羌殺零昌遵募羌殺狼莫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劉友益曰

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而恭下獄鄧遵任尚皆殺羌者也遵封而尚棄市馬鄧皆賢臣而

后族之權猶若此當  
時之公論安在哉

〔綱〕六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豫章芝草生○〔目〕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綱〕益州夷降○〔目〕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二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論

〔綱〕燉煌遣吏屯伊吾車師部善復降○〔目〕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其為邊寇燉煌太守曹宗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元初六年永寧 志行 元年 三 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綱〕度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鑑太后聞軍司馬班勇 起之 有父風召問之勇

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公卿難之勇以西域來者不過廩食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置兵置副校尉居燉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綱〕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秋七月以楊震為司徒○遼西鮮卑降○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目〕太后從弟康

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綱〕西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舅鄧騭為上蔡侯○〔目〕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

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失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初潁川杜根以帝年已長成太后久不還政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練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 縣名今屬 襄陽府 山中酒家係積十五

〔綱〕鑑會編卷二二 漢安帝 建光元年 志行 元年 三 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

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視知故不為也

〔綱〕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尊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綱〕詔舉有道之士○〔目〕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綱以薛包爲侍中不拜。○目汝南薛包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敲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老乞歸。詔加禮如毛義。

綱徙封鄧騭爲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目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會。太后以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勝後。雷京師。帝乳母。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建光元年 壹

五十三

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悝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徙騭封羅侯。遣就國。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綱詔許鄧騭還葬。○目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於鄧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乃肉袒輿榘。上疏言和。喜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歷世外戚。無與爲比。而利口傾陷。反亂國家。遂令騭等。惟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請收還冢。次龍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効龍免官。衆庶多爲騭稱枉者。帝意頗悟。

乃還葬騭等。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綱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目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爲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閏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爲列侯。與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聖女伯榮。並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微賤。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爲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同產弟威。今猶現在。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建光元年 貳

五十四

而以再從兄瓌襲爵。且天子封有功。諸侯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旣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譏之者。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殫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詔割情慾。罷宴私。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也。書奏。亦不省。

綱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

綱以劉愷為太尉○目居延都尉范邠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綱鮮甲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目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綱冬十一月復斷大臣行三年喪○目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請謁也凶日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

之方實為凋損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帝追尊父曰孝德后陵曰甘陵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者不便之竟寢忠奏

綱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擊破之宮死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延光元年 壹 子英

綱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大者如斗○秋七月高句驪王遂成降是後東垂少事○冬鮮卑寇邊○目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

控弦數萬騎寇雁門定襄太原

綱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目尚書僕射陳忠

上疏曰竊聞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火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偃音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

為一拜而嫣受歐刀刑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

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綱汝南黃憲卒○目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閭為功

曹引進郡人陳蕃與憲等憲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閭所問曰子

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憲字邪是時同郡戴良才

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

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蕃及周舉嘗相

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猶茅塞也之萌復存乎心矣太

原郭泰字林少游汝南先過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

還或以問泰泰曰奉高閭字之器譬諸汎汎音濫汎泉穴出也雖

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

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

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延光元年 貳 子英

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祖穆侯以為為憲階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

察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綱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尹起莘曰夫以乳媪而列爵受封大書於冊漢治雖欲不衰其可得乎

綱以班勇超之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漢縣在交河縣之

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

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

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專制西域今以酒泉屬國先擊呼衍

絕其根本發鄯善脅車師上計也置軍司馬出屯柳中中計

也棄交河本車師之前王庭也後為高昌所都收鄯善等

入塞此乃下計也朝廷從之乃以勇出屯

綱秋七月丹陽山崩○冬以楊震為太尉○目耿寶薦李閔

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

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親震又

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

修第樊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震上疏力諫不聽

綱十二月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目陳忠薦汝南周燮南

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

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動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

岡之陂乎燮結草廬於岡畔下有陂田非身自耕漁不食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

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近縣稱病而還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延光二年三年 壬

綱子甲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綱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

震自殺○目樊豐令耿寶奏震怨望即夜遣使者策收震太

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

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

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太僕來歷

日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及矣

綱夏四月閔中山崩○秋七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月廢

太子伉為濟陰王○目帝納王聖江京樊豐之譖廢太子太

僕來歷要結劉禕薛皓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責歷

等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近通也也

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立朝區處固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

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免歷

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歎之曾孫也

綱五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帝崩於葉還宮發喪葬在

城東南○目帝崩於乘輿皇后與閔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

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

四日至洛陽

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閔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書法北鄉未即位先書尊太后諱

目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

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

綱鑑會編卷二十 漢安帝 延光四年 壬

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綱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目閔顯忌

豐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暉周廣

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而以弟景等為鄉校並處權要威福

自由

綱秋七月班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冬十月

越嵩山崩

綱北鄉侯薨○目閔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

宮門屯兵自守

尹起莘曰北鄉既書即位而不書崩者不成乎君也不成

之權也

綱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

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初北鄉侯

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

安陳達斬之以李閔積為省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

帝位時年十一時閔顯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其弟景還外

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送廷尉獄即夜死明日遣使

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漢

在日南郡後遷太后於離宮罷屯兵封程等為列侯初閔顯

辟崔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

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沈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

欲與其求見言之禪猶豫未決會顯敗瑗坐斥門生蘇祗欲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安帝 延光四年 九上

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

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胡寅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閹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

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諸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旦

不諱樹立嬰孩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

權歸閹宦國無人焉為人子孫嗣守神器失職如此豈非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不知憂懼而至是邪

綱葬北鄉侯王禮○司空劉授策免以阿附惡逆

舉非其人也○改葬故

太尉楊震祠以中牟○詔以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

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葬畢始飛去郡以狀上

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牟具祠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文安 劉德芳訂正

崑山 葉瀚輯錄

後漢紀

孝順皇帝 諱保字守安帝太子廢為濟陰王前者孫

程等迎立之在位十九年崩壽三十一

綱丙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禪

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

劉郃曰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

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

率羣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未幾崩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永建元年 一

綱秋七月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

雄為尚書○詡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

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

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臣所發

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

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

尉奏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

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

漢縣故城 侯孫程等以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賊罪明

正反構忠良宜收防送獄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

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 帝乳母 宋娥也 求請於是防也徒邊即赦出

詡帝感悟微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綱遺孫程等十九侯就國○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免官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俊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志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天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議宜亟表之俊曰詔指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俊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永建元年二二

綱二年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秋七月以許敬為司徒○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汚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綱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山在魯陽縣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嘗之身嘗量也言身命至重不可辱怒萬乘之

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瓊時又徵廣漢漢郡治新都今屬成都府楊厚江夏漢郡治西陵今黃陂縣也非武昌之江夏黃瓊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欲遂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亦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嘒嘒明也者易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淡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永建二年 三

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爾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採用之固郤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箱從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郤子也

范曄曰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想其風采固周舉之淵謀弘漢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士進崔瓊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仲景樂巴牧民之士幹廉道以糾違郎頭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宜其智力惟懼容其嘗辭舉錯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

綱目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郡名治郴縣獻大珠

還之。○目詔曰海內頗有災異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贇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綱目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目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

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漑漕頃遭羗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

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

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許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綱目五年夏四月定遠侯班始超之子棄市。○目始尚帝始陰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漢順帝永建四年五四

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綱目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爲河間相。○目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

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謂無禮者

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

捕諸姦人奏按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綱目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秋九月起太學。○目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

園蔬或牧兒莠豎薪刈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

誘進後學帝從之。

綱目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揆籌以定僕射胡廣等

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

求有德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漢縣故城在今

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綱目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夏四月以后父商爲執金吾。○冬護烏桓校尉耿舉遣烏桓擊鮮卑大獲

綱目立孝廉限年課試法。○鑑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綱鑑會編卷二十一漢順帝陽嘉元年五

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在考黜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

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

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也莫慮久久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視民如

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毀或

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

煩費傷民召災咎皆在此臣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劫矣亡不就法





之本朝本朝即朝廷之上孟子言立乎人之本朝是也號令豈可蹉跎心失夫人君

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人之身

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肢也心腹痛則四肢不舉故臣所

憂在心腹之疾非四肢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

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

之變天下固可憂矣扶風功曹馬融太史令張衡等皆有所

對上以固為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

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陷其罪

事從中下賴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得釋出為洛令棄

官歸漢中衡才高於世通貫六藝尤致思於陰陽天文曆算

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澹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陽嘉二年三 八

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目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

右所毀司隸乘風乘望風也按之參稱疾段恭上疏曰讒邪傷

害中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

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

使視疾致羊酒後竟以災異免

綱甲三年夏五月旱○目上露坐德陽殿請雨問尚書周舉

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水旱成災宜出後宮

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

誰乎對曰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

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

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為德者廢誅三者

為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充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

儒者爭學圖緯上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

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

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

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綱秋七月鍾羗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十

一月司徒劉琦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

綱乙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遣謁者馬賢

擊鍾羗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目商少通經

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陽嘉四年 九

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

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中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堯治天

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於野全不朽之譽豈與外戚凡輩

孰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綱丙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目龔疾宦官專

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

固奏記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眾人聞知

莫不歎慄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卒有他變則朝廷獲

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

時也商卽言之事乃得釋

綱以後兄梁冀為河南尹○目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

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綱武陵蠻反。○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尋以李進為太守討平之。

綱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綱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綱漢順帝永和元年二十二年

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

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名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

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

賣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恭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綱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綱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達等伏誅。○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達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達等下獄伏誅辭連大臣甚眾商上疏請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綱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五年春二月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遠將軍馬續招降之。○且凍傳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為征西將軍擊之。○初那離等既平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

綱匈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綱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圍陵。○二月武都太守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督河西四郡兵。

綱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初商以上已會賓客燕於雒水酒闌繼以靡露之歌周舉聞之歎曰此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至是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亮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綱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目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綱冬十一月遣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徙荊州刺史李固為太山太守○目荊州盜起以固為刺史固到赦寇盜前戮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後為梁冀所憾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不能制固到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去

綱王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鑑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漢安元年 十三

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冀之弟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饕同貪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綱以李固為將作大匠○目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目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之壁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目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之壁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目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之壁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目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之壁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目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軍之壁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

謁延至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要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

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歸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漢安元年 十三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健為綱蜀之健負土成墳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言得庇覆也章曰今夕蘇孺文章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雖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丁奉曰鄂騰惡虞翻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悔有免獲罪於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網也徑詰賊墨慰勞得失如此蓋謂以德偽則勞以拙故

多殺而有免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

綱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綱未二年夏四月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地震○目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壞敗城市民壓死者甚眾

綱增孝廉為四科○目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漢安二年 十四

為四科帝從之

綱申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歿○目冲追叛羌遇伏戰死

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亦衰耗

綱夏四月馬實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立子

炳為皇太子○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暲監其家

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而未決暲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

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暲臨事不惑帝亦

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綱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

討之

綱帝崩葬憲陵在河太子炳即位年二○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九月地震詔舉賢

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目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

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

權重之所致也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宜增修謙節輔以

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

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

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順帝 建康元年 五

綱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九江盜馬勉稱帝

於當塗○羣盜發憲陵書法於是葬無幾時耳綱目書

尹起莘曰東漢之亡人皆咎桓靈之不君而不知滅亡之

者任用羣小崇獎外戚所以稔亡漢之禍者實在於此故

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盜災異史不絕書二君既不之

悟於是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於葉矣順帝甫成

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君不善之積而未即

滅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意未遠絕之爾然答證之

形亦不可掩故於其終事見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天理自

明所以戒後世人君不可得罪於天

其顯然之應若此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孝冲皇帝諱炳字明順帝太

綱西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

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續入即位罷蒜歸國○目蒜

續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續

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綱葬懷陵○鑑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逐一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綱廣陵張嬰據郡反嬰降至是復反○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目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貨賂左右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冲帝 永嘉元年 六

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南狐奴羌種名等五萬餘戶皆詣金降隴右復平

綱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討張嬰及孟皆被誅之東南悉平

孝質皇帝諱續字繼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弑壽九歲綱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誦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綱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七月葬靜陵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

大者跳跋籬扈而冀聞淺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出猶言猶梁也 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窮諸舉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今保定府蠡縣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聽政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嵩樂巴等冀不能用

尹起莘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國為無人鳥有大行髮為明如婦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質帝 本初元年 七

李固杜喬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 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者也

綱秋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匱音偃氏為博園貴人偃姓係偃

孝桓皇帝諱志字意章帝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崩壽三十六歲綱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譙○夏六月以杜喬為太尉○目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綱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目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袂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

綱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七月葬靜陵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

綱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七月葬靜陵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

綱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七月葬靜陵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目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扈竹籬也水居者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



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綱庚(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還北宮

綱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鑑壽善為妖態作愁眉

救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

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辭謁之冀壽

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兔苑巨數十里移檄調生

免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

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

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

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和平元年 壬

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

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貢送內以自明外解人

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托司察之臣得盡耳目則將軍身尊

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

弟為要職欲以自固冀嘗遣人詣樂安太守陳蕃請托不得

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左遷修武令

綱夏五月尊博園區貴人為孝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屬

綱辛(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

贖○目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

林虎負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詣廷尉論罪有詔以

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

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

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綱夏四月帝微行幸河南尹梁循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

之士○目涿郡崔寔崔瑗之子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

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

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改習亂安危伏不自覩或荒

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飲姦偽 輕忽真誠或猶豫

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

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伊鬱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元嘉元年 壬

百五十餘年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

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裂也決壞枝柱邪傾隨形

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

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

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

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

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

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

數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



亂秦之緒上古結繩而治亂秦千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舜舞千羽而有苗格何如圍夫熊經鳥伸熊攀木自經鳥飛

高帝於平城千羽之舞難解空伸足皆導引養

也雖延歷年也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離度紀年也之道非

續國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

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典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

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

王之做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

其術街脫曰駘家語曰天子以德法為街勒以百官為轡策

故善馭馬者正街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

四牡馬也四牡天橫犇皇路也險傾方將拊音虞以木

馬轡音堅也鞞音舟車以救之豈暇鳴和設於鷺設於清節

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咎者往往至死是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元嘉元年 三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複統山陽高平人今之金鄉

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司馬光曰漢法已嚴矣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

有罪不坐索猶凡愚之徒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

得志紀綱不立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

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綱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賜第○日帝欲褒崇梁冀使議

綱王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攻殺

之○夏四月孝崇后偃氏崩五月葬博陵

綱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

尋徵下獄輸作左枝○日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

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

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借為

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輸作左枝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

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呼喻則令伊顏化為築路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感王綱之

不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澹計臣願鯨首繫其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元嘉二年 三

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茂三光之謬輕

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是愚臣所以咨嗟長懷歎

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

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

輔王室書奏不省

綱甲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地震○夏

蝗○東海胸山崩○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冬十一月

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太山瑯琊盜起

綱乙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夏南陽大水

○巴益郡山崩○秋南匈奴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目〕張奐擊南匈奴左莫於六韃臺耆等匈奴王號也破降之羗豪

遺奐馬與金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羗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屯反○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目〕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羗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綱〕漢桓帝永壽元年二月五百十〔目〕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

穎川韓韶爲羸漢縣故城在今太安州界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

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

〔綱〕遣中郎將段熲討太山琅邪羗盜平之

〔綱〕西三年閏四月蝗○〔目〕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改錢

〔綱〕延熹元年秋七月太尉黃瓊免○冬十月帝校獵廣成

遂至上林苑○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爲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目〕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擇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

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爲子其可不垂撫循之

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殫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更選將校除并涼今年租寬赦罪隸則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

〔綱〕漢桓帝延熹元年五百十〔目〕張奐爲北中郎將○〔目〕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

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屠各匈奴別種名即休屠王之裔唐時稱胡人曰屠各即此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綱〕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目〕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綱〕以种嵩爲度遼將軍○〔目〕嵩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羗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羗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

〔綱〕延熹二年春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秋七月皇后梁氏崩○〔目〕梁后恃姊兄勢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

有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綱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目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冀秉政幾二十一年以私憾殺人甚眾威行內外天子拱手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幾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二年 美 志行 五十三 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又遣客刺殺議郎邠尊又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己女遣客殺宣宣家覺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呼小黃門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以單超左悺徐璜貝瑗對於是帝呼超等入室定議誅之帝齧超臂出血為盟使瑗等將兵千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坐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死囿以業窮民。

尹起莘曰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恚憤怒而殺之爾非能討然者追其既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蓋亦申告於朝糾舉其宮庶幾討賊之義暴自於普天之下而當時則弗暇也吁誠可歎哉 綱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卽鄧香女也 追廢梁后為貴人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世謂之五侯

綱以黃瓊為太尉 鑑天司農黃瓊為太尉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迺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黃滂所劾很多對曰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綱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 輪以滿農 玄纁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倅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畏之到家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嚴單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詣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死盜兩釋焉

但掠奪衣資而已。後盜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既微不至，詔圖其形狀，以被韜面，言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闕安之玄孫苦身修飾，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綱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眾。○目帝既誅梁冀，權勢專歸宦官。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災異屢見。白馬縣名今省入滑縣令李雲露布不封上書移副三府以副本上曰：夫帝者，審也。審審也審諦也也。今官位錯亂，小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二年 无

人詔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遣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陳蕃、楊秉、沐茂上官資並上疏為請，皆坐黜。霸亦言雲眾狂，意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

范曄曰：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歸夫正局，其較許卿上以衛治成，名哉李雲、草茅之士，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旨，班繳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諱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宦者為將軍自此始○燒當羗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為光祿勳。○目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蕃屏上國，而左右以無

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為鄉侯。

綱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枝。○目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賊五六千萬，并奏劾超。匡賂客任方刺羽，羽覺之，捕繫雒陽。匡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輪作左枝種，亦以他罪徙朔方種。倫之曾孫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二年 无

綱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鑑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晷度錯違。陛下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帝為益吾侯時，封侯引見，與之對博。局戲也有虧尊嚴，故王者賞必酬功，爵必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綱子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目初固知不免，遣

子基茲焚歸鄉里燹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匪焚有頃難作基茲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若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焚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焚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焚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唯引咎而已燹謹從其誨後成卒焚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綱單超卒○目賜超東園秘器棺中貝玉將作大匠起家瑩其後四侯轉橫人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三年 辛

兩一作兩雨墮者謂其性急如雨之墮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嫺戚宰州臨郡辜較為罪辜也宋祁曰辜權者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左愴兄為河東太守皮氏今為河津縣長京兆趙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衛兄玠為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辟岐逃難四方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縣名今屬青州府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綱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夏五月漢中山崩○秋七月長沙零陵蠻反○冬十一月太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綱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

夏以劉矩為太尉○目初矩為雍丘今杞縣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綱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秋七月減百官俸音貳一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劉友益曰綱目漢時再書益小吏俸矣一書增百官俸矣西漢之盛也賜天下半租東漢之衰也貸王侯半租未幾而復有斂田畝稅錢之書則剝及下民矣自秦始皇書令民納粟拜爵拜者自上賜下之辭未稱買也至武帝書認求售於下矣至唐僖宗至強貸其錢而除之官謂之何哉

綱九月以劉寵為司空○目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四年 壬

邪山谷中出人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猶言郡解他守時吏發求徵發求取也民間至夜不絕或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綱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綱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今江西寧州賊攻長沙○冬十月武陵蠻反○以馮緄為車騎將軍擊諸蠻降之○目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

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緝推功於奉薦以為司隸校尉

綱以楊秉為太尉○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目規還督鄉

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共誣

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請讓規上疏自訟若臣以私財

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

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

叛羌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愴

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

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

關訟之會赦歸家文降以文簿虛降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五年六年

綱六年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目陳蕃上疏

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

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

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

麥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綱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目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

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

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

死或免天下肅然

綱以張奐為度遠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目初張

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前

後七上及規為度遠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綱以段熲為護羌校尉○目西羌吏民守關為段熲訟寃者

甚眾會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校尉

綱尚書朱穆卒○目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言其權傾人主

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

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詆毀

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邠鄉侯邠音抗陽翟地名鄉侯其爵也黃瓊卒○目

初徐穉為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負糧徒步赴之設雞

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四方會葬者六七千人諸名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七年

士郭泰等聞之疑其穉也於是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

諸途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

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穉子穉其字其

失人乎泰曰不然穉子之為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

可得衣而為季偉容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

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郭泰太原介休人博

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

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字

者也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遂與為友

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

唯與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泰性明知人好獎

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偉岸哀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  
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相效慕陳留茅  
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  
奉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皮置自以草  
蔬與客同飯奉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  
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客  
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奉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  
視之何益奉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陳留申屠蟠為漆工鄢  
陵庾乘為門士奉奇之後皆為名士其餘因奉獎進成名甚  
眾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奉舉有道不就或勸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七年 語

仕奉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  
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夫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奉感悟曰謹拜  
斯言以為師表及奉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  
而去眾怪不知其故奉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濟陰黃允以雋才知  
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淡自匡持不然  
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姪女也 求姻見允歎曰得婿  
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隱而去  
允由是廢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  
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造門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

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  
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  
宜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  
者年四十為蒲亭長漢制十里一亭 亭長禁盜賊者 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  
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  
感悟卒為孝子考城縣名今屬歸德府 令王與署香為主簿謂之曰  
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喻刑罰 之志耶香曰  
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曰枳似棘 小棘叢 棘生者 棘非  
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  
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  
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七年 語

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奉因就房謁之奉嗟歎起拜牀下曰  
君奉之師非奉之友也  
綱夏五月雨雹○荊州刺史度尚討桂陽艾縣賊平之○冬  
十月帝如章陵○段熲擊當煎羗破之○十二月帝還宮  
綱乙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中常侍  
侯覽免左悺自殺貶貝瑗為都鄉侯曹法三闕之罪著矣不 書有罪者何以帝養成 之也詞若無罪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  
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  
本任給使省闕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  
侯覽弟參貪殘兇惡自取禍滅覽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

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  
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  
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  
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  
稱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賊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目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  
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輪作左校○目死陵羊元羣罷北海郡  
賊汚狼籍郡舍涸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  
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  
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八年 三五

霸固強占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  
在依科品没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輪作左校

○詔壞諸淫祠特留洛陽王真密縣卓茂二祠  
綱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為議郎○目秉清白寡欲嘗  
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上書  
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婢女冗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  
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民愁鬱結去入賊黨陛下又好微  
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暴縱惟陛下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  
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灾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兩可也  
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

○桂陽賊寇零陵度尚討斬之○段熲擊西羌破之○秋七

月以陳蕃為太尉○目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  
李膺不許暢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  
屋伐樹墮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  
懲惡難以聞遠用刑不如行恩求姦未若禮賢舉舉卑陶不  
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從寬政教化大  
行

○八月初敕田畝稅錢○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目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為后時竇融玄孫武亦有女為  
貴人陳蕃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  
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侯

○李膺為司隸校尉○目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八年 三五

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  
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  
殺之讓詠寃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  
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戾  
之罪自知覺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兇退就鼎鑊臣  
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愆司隸何罪自此諸黃門常侍皆  
鞠躬屏氣怵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  
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  
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劉寬為尚書令○目徵東海相劉寬字文為尚書令寬  
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



用蒲鞭治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  
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綱年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目太常趙典所舉至

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  
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  
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

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  
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  
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  
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  
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九年 天

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綱司隸豫州饑死者十四五。○以皇甫規為度遠將軍。○目規欲  
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密告井  
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即舉奏芳曰威明規欲避第  
仕塗退歸第宅避故激發吾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  
子計邪遂無所問。

綱夏四月河水清。○鑑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

象設教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  
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  
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  
疫二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

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

綱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目以文闕為壇飾淳金鉞器飾器  
之口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綱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  
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

綱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  
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鑑初帝為蠶吾  
侯受學於甘陵即清河桓帝改為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謔曰天下規矩房  
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  
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九年 天

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為功曹皆委心  
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  
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捶書佐朱零零仰  
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於是二郡為之謔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字  
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

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  
禮膺字不畏疆禦陳仲舉字天下俊秀王叔茂字於是中外承  
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  
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晷勸瓚收捕已而遇赦  
瓚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建貪橫放恣太原太守

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  
譖訴瓚瓚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  
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坐冢儉舉  
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  
太守李嵩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  
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棄市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  
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  
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而諫帝不納瓚璜竟死獄中瓚  
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岑晷逃竄親友競匿  
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  
君致費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晷竟獲免彪嘗爲新息今河南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九年 甲

南息 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  
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欲  
盜賊也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  
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  
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爲賈河內張成者  
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旣而逢宥獲免  
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  
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  
生徒互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  
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  
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

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  
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  
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  
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  
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  
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  
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  
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  
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  
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  
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潁川人素與李膺各行相次時人謂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延熹九年 甲

之李杜嘗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爲鄉嗇夫知其異  
器卽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  
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  
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爲  
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寂莫無聲也 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  
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昱慚服待之彌厚

尹起莘曰 在易之否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爲否之匪人  
聖人象之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  
可榮以祿當是時也羣陰用事天下無邪正當否塞之時  
君子括囊遠遜猶懼不免乃欲以一贊之微力障瀾波橫  
流之衝難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綱曰于瓚璜  
書殺膺密書捕皆不法其官部黨書下獄太尉書策免皆

不言其罪蓋亦哀之  
而已夫豈樂子之哉

綱以後父竇武為城門校尉○目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勾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綱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目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滅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綱宋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夏四月羌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永康元年 望

寇三輔○五月地裂○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鑑陳蕃既免朝廷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諤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數驗膺等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書奏霍諤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桎梏加於頭暴及手足也於階下甫以次辨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有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拔湯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汗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

自求多福今之修身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改元赦天下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諤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傍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也引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弼會黨禍中解所脫者甚眾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綱秋八月巴郡黃龍見○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目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綱十二月帝崩葬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目初石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蕭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在今饒陽縣境侯其秩亞于國侯宏詣京師○

王曾孫宏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解瀆亭侯武以太后定策禁

中以儻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賀善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

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敗急微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  
三以地震日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  
若奇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一

漢桓帝 永康元年

陽

後漢紀

孝靈皇帝諱宏字大章帝之孫解瀆亭侯

傳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目時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  
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  
怖皆起視事

網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段熲擊東羌於高平今陝西鎮  
網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建寧元年

原縣大破之以熲為破羌將軍○閏月追尊祖為孝元皇夫人  
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夏六月錄  
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目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  
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  
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  
用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  
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綱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綱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  
之遂遷太后於南宮○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  
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微

二十二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及諸女尚書且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諸事太后太后信之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蕃又上疏極言太后不納時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占云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劉瑜惡之亦上書太后并勸蕃武速斷大計於是蕃武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奏免黃門令魏彪以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建寧元年 二

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水與尹勳雜考辭連節甫勳水奏請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信者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趙婕妤衛左右召尚書魯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捕收尹勳山水水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閉宮門使鄭颯持節捕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與兄子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亦將官屬

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至尚書省大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寶氏不道飛王甫時出與蕃相遇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節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歸甫自且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武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誅節等事泄坐收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建寧元年 三

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殞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轉年二歲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楊時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實武以至親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幾決策收爲己用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綱冬十二月鮮卑滅貊寇幽并 烏桓稱王 綱己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雷雨電詔公卿言事 目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

家屬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王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綱六月以劉翬為司空○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為新豐侯○日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建寧二年 四

司馬光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亦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刈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盜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復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綱九月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後孫吳悉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土

綱冬十月復治鈎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鑑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祐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

超岑旺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儻胡母班秦周蕃鄒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鈎黨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儻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鈎黨對曰鈎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道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征羌故來歙侯國光武以歙有征羌隴城在隴城縣東南滂征功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以封歙故羌人也一云細陽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建寧二年 五

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



綱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

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日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綱子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日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綱三月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日廣周流四公二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成並為三綱會編卷二十二漢靈帝建寧四年嘉平元年八五百

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温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綱夏六月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極思皇后○日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祀詔公卿大會朝堂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椒有毒謂

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敢發言廷尉陳球極言太后不可別葬馮貴人無功於國不宜上配至尊與咸意合公卿皆從球議節甫猶爭

之咸曰章德章帝虐害恭懷安思安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

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乎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綱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枝○日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逐捕論猛罪輸左枝

綱冬十月殺渤海王惲○日初惲以罪貶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惲以非甫功不與甫乃誣奏中常侍鄭颯等謀立惲詔收惲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傳相以下被誅者百餘人甫等以功封列侯

綱會編卷二十二漢靈帝熹平二年三年四年九五百○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綱癸丑二年秋七月以唐珍為司空珍中常侍○珍之弟也綱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誅之○日堅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綱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日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模車乘日千餘輛

綱夏四月鮮卑寇幽州○日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不得交五為官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三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



屬而三府選舉云遊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安國坐法抵罪已而拜梁內史朱買臣出於幽賤買臣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後為九卿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五繫以末制乎臣願蠲除近禁不從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然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今視之豈不為笑哉

綱目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目曹鸞上書曰黨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

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災異水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即詔收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五屬內之親

綱目六年夏四月大旱蝗○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目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桓帝陵也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疏曰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至有姦尤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詔改為丞尉

綱目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目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徵幽州郡兵出塞擊之二冬二春必能

禽滅蔡邕議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音疥中國之困背之瘳音瘳疽音疽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感國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之鹵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鹵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徵下獄贖為庶人

綱目冬十月鮮卑寇遼西今永平府太守趙苞破之○目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故城在今永平府西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抄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顧私恩毀

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方孝孺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昔固有重於親者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守守者漢之君特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利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重賂以請其母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雖得我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難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

綱目光武元年春二月置鴻都門學○鑑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

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為列焉既而詔為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賤平符小人依憑世戚託附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穎中常侍  
穎以張顛為太尉穎中常侍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溫

德殿庭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目上以災異問

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

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蔡邕對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光和元年

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天之憂勤不已故屢出妖變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蛻蛻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

者乳母趙婕諂諂諂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

云有程大人者將為國患宜高隄防明禁令深惟趙霍以為

至戒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

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則天道虧滿鬼神福

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

左右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洛陽獄棄市中常侍呂彊

欺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與家屬銜徒朔方璜女夫陽

球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得免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目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

惛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鄴及兄弟並被誅

綱是月晦日食○目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

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救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

一月數選縱不九載可滿三載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

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綱初開西邸賣官○鑑是歲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十萬四

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

庫以貯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價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

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

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光和元年

官聚錢以為私藏帝嘗問侍中楊奇奇曰朕何如桓帝對

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

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綱二年春太尉橋玄罷○目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劫登

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

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

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

由是劫質遂絕

綱夏四月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鑑甫節等

姦虐弄權頗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弟為卿校

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萬

餘人尚書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頰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求假借刑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頰亦自殺頰字紀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俱涼州人知名顯達世稱為涼州三明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屍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光和二

西

五十九

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後漢書曹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綱封中常侍呂彊為都鄉侯不受○鑑彊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不當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毀刺貴臣譏訶宦官陛下不察其言令羣邪陷之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受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人

綱冬十二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寔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

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由是節等聞知其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綱巴郡板楯蠻反○鮮卑寇幽并

綱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目后本南郡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

人生皇子協后醜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綱作畢圭靈昆苑在洛陽城西○目司徒楊賜子諫上以問侍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光和三

四年

五

中人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四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綱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驂驥廐丞以領之時蒙右車惟馬至二

匹○夏交阯梁龍反以朱雋為刺史擊斬之○秋九月鮮

卑檀石槐死○目子和連代立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

綱作列肆於後宮○目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

賣更相盜竊爭鬪帝衣商賈服從之宴飲為樂又於西園弄

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

與馬齊好為私穊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占璽

上疏諫不省

綱目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目太尉許穉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穉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綱目秋七月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降之○目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公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鹵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光和五年 去

剗割陳冤州郡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綱目八月起四百尺觀○以桓典為侍御史○目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綱目甲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目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眾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言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

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師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逐捕角等角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識故時人謂之黃巾賊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綱目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雋討潁川黃巾○鑑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規之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轉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惟張角不赦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元年 去

綱目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目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耗上自是不復升臺榭及請奉通賊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讓誣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興兵

作亂天下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  
幸權財利侵掠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  
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大寇自消  
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  
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  
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鈞學黃巾道破  
掠死獄中後漢書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煙  
赫扶風人孟佗饒於財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  
遺愛奴威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  
吾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盈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  
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  
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  
佗為涼州刺史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目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元年 六

帝不悅坐寇賊免  
綱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五月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  
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鑑朱雋與賊波才戰賊  
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因風縱火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  
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  
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  
曹騰養子不知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  
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太尉橋玄及  
南陽何顥異焉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  
安之者在君乎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顥見操歎曰漢家  
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其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焉操因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為人  
答操乃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英雄也操大喜而  
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朱雋護軍司馬傅  
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由於內虞舜先除四  
凶然後用十六楨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  
趙魏黃巾亂六州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邪正不宜  
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  
皆將巧辭飾說其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元年 七

秦白起至 杜郵賜劍 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  
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變功當封忠諫之帝猶識變言不之  
罪然亦竟不封  
綱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交州刺史討平之○目交阯多  
珍貨前刺史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各使安其資業蠲  
徭役誅渠帥選良吏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  
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飲  
綱盧植圍張角於廣宗縣名今屬順德府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  
代之○目盧植連破張角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  
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滅死一等遣卓代之

綱秋七月巴郡張修反○目修以妖術為人瘡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眾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綱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寶戰皆擊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目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眾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獲首五萬溺死三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綱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目北地先零羌及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元年

五

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也食也鷹隼欲其鷙音至擊也鷙而亨音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勳為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名首以身扞眾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馬之滇吾下馬與勳動不肯上羣羌服勳義勇送還漢陽漢郡治冀縣今之伏羌縣也晉改為天水郡治上邽隋改為秦州移治成紀即

今之秦州也

綱朱儁討南陽黃巾連破之○目時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西南自將精兵掩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追破之於是黃巾解散

綱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目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元年

五

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惡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綱乙二年春正月大疫○二月南宮雲臺災○目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千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今山東武定州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警聖明大不做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

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訶譴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驥密約救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牧守皆責助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鉅鹿太守司馬直有清名亦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得失古今之禍敗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綱黑山賊褚燕降○目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二年 至 仲怡

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於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駐固若蟪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眾奉飛燕為帥部眾震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綱三月以崔烈為司徒○鑑烈是從兄也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時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皆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名然亦先輸貨財而後得公位烈時因傅母宮中阿保者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惜也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

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妹美也言烈本不欲買官因我介紹而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但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搥而走孝乎鈞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

綱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目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涼州天下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為亂此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二年 至 仲怡

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綱夏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討張角功也  
劉友益曰或下獄或收印綬而讓等乃以功封漢之亡決矣

綱秋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目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鹵將軍統於溫

綱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諡文烈○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目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

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綱張温討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目張温使董卓討羌卓絕糧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温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温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温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言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殺。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二年

詩

惟始

綱造萬金堂○鑑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又遷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亦各數千萬。

綱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温爲太尉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目帝使宦者趙忠論討黃巾功傳變有功未封忠遣弟延謂變曰傳南容字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綱修南宮鑄銅人○目帝使繕修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鐘又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爲

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綱夏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誅之○鑑慈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乃拜太山羊續爲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餘賊並詣續降續有清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妻子亦不令至郡舍府丞嘗獻以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後漢書中平六年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西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賜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適坐使人於單席舉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賜白之帝不說以此不登公輔

綱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韓遂圍漢陽太守傳變與戰死之○目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傳變勸鄙息軍養德俟賊勢離而擊之鄙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傳變于幹年十三言於變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變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變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爲我屬帥乎變按劍叱之遂進兵戰沒諡曰壯節侯耿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

惟始



國為主寇掠三輔

綱漁陽張舉張純反○目故中山相張純與故太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前中殺校尉太守眾至十餘萬屯肥如古侯國今盧龍縣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

綱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為程侯綱前太丘長陳寔卒○寔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寔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慰遣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四年 美

之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歎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至是卒年八十四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諡文範先生寔有子六人紀註最賢孫奉字長文紀之子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與吾宗譽國孔融交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友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寔子紀謀克世其德時號三君每公府辟召則一門之內無不隨或羣見者歎美考光長文各論父功德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寔常詰苛淑使元方將車季方執杖孫宗先長文坐車次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文若叔慈名靖慈明名爽文若名爽

綱長五年春二月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目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宜置牧伯選清重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位以焉為益州牧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

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徙治綿竹務寬惠以收人心綱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目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匈奴右部帥之名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綱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目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五年 毛

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眾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親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尹起莘曰王芬以下謀上何綱目止書自殺無貶詞蓋是誅宦者為廢昏立明之舉是以未滅其罪耳蓋恕芬甚所以惡靈也綱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目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綱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諱武平樂觀○目望氣者以為

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  
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鹵校尉蓋勳曰  
吾謀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  
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祖贖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  
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  
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綱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為左將軍討之○  
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綱六年春二月皇甫嵩討王國大破之○目董卓謂皇甫

高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  
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眾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天

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  
易迫歸眾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  
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  
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  
與嵩有隙

綱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眾降散○目烏桓丘力居  
聞虞至喜各遣釋自歸虞罷諸屯兵於是純客殺純送首於

虞公孫瓚欲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綱夏四月即拜劉虞為太尉○遣大將軍進討韓遂○目蹇  
碩忌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討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  
袁紹收徐充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綱帝崩葬文陵在可南府城東北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封弟協為陳留王○目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癩養於道人

史子渺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

羣臣請立太子帝以羣臣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

篤屬協於蹇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

潘隱告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

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陳留王年九歲

綱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

誅之○目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已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者

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

之復徵智謀之士何顛荀攸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天

安與趙忠等謀誅進進同郡人中常侍郭勝以告進進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綱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

崩○目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

預政專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斬張猶也怙汝

兄邪我教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

共奏孝仁皇后交通州郡幸較財利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

請還宮本國舉兵收召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

是不附何氏

綱葬文陵○目何進懲袁之謀稱疾不入陪喪亦不送山

綱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等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進劫太后及帝出至河上可諫校

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鑑中軍校尉

袁紹說進悉誅宦官進以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宮

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

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特議欲盡廢宦官以士人領常侍

難違太后意而太后母舞陽君及進弟苗數受諸宦者賂遺

知進欲誅之又數白太后為之障蔽進新當重任素憚宦官

雖外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

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辛

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

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

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

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

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

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

董卓為少府不至及帝疾詔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亦不受命竟率兵駐河東至是何進召之將兵詣京師

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定泰乃乘官去謂帝曰何公未

易輔也進又使騎討信冀兵太山尹奉太守橋瑁

屯成臯使武猛督屬下將數千人寇河 五津火照城

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

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

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甲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

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

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

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

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

事久變生復為寶氏矣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王允為河

南尹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

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會皆詣進謝罪袁紹勸進便於此決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辛

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于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

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

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

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

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

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

后不快幾至成敗先何后事 王美人靈帝 后宦者固請得止 我曹涕泣救解

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仲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

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中涓者為

誰於是尚方監漢 廖 抄 斬 進 於 帝 卽 為 詔 以

樊陵為司隸許相為河

中黃門以進頭擲與之

等引兵燒南宮門讓等將

從復道走北宮袁紹知

等斬之吳匡怨何苗不與

車騎也遂攻殺苗紹閉北

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鬚而

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

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及閔

殺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

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

網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

北芒即北邱山卓與帝語

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

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

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

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太

夜潛出明且乃大陳旌鼓

俄而何進兄弟部曲

而并其眾於是諷朝廷

綱九月袁紹奔冀州

弒太后何氏

袁紹曰天

賢明每念

桓靈令人憤毒

劉氏種不足復遺

戴之今上富於春秋

眾不從公議也卓按

我爾謂董卓刀不利

刀橫揖徑出縣節上

曰皇帝闇弱不可以

立陳留王何如皆惶

法從事坐者震動盧

之事今上無失德非

上谷卓以議示袁隗

網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王立陳留王協為帝

姑禮乃遷永安宮

綱除公卿子為郎

卓自為太尉領前將

武及諸黨人復其爵

武及諸黨人悉復爵

綱自六月兩至於

十一月卓自為相國

月徵處士申屠蟠不

司空○鑑周步伍瓊

收眾望卓從之

原相行至

台為當且爾

宛陵遷光祿勳事

九十五日爽等皆畏之無所不至獨蟻不赴邕亡命

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吾能

族人豈懼而應命到邕酒甚見敬重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遷為侍中

尹起莘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綱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媿於處士之名矣

綱以袁紹為渤海太守○卓購求袁紹急周訪伍瓊曰紹

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

生故吏滿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渤海

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犇南陽

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

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韓馥遣人守之不得動

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

馥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劉子惠

曰興兵為國何問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漢靈帝 中平六年

語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綱鑑會編卷二十二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文安 劉德壽訂正

崑山 葉濃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諱協字合靈帝中子也董卓廢帝為山陽公

於魏青龍二年壽五十四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元年

○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畱給軍糧孔仙屯

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

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今延津縣袁術屯魯陽今魯山縣眾各數萬

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君畧不世出始天之

所啓乎

綱卓弑弘農王書法廢君書統自卓始終綱曰廢君而弑之者二十

綱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

尚書周訪○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太曰夫政在

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太曰非謂其

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習

閒軍事袁本初字紹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字逸東平長者

坐不闕堂孔公緒字仲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非

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

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

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既而  
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  
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  
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處固諫  
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  
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  
謝罪

綱卓徵蓋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門校尉○目嵩將兵三萬  
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為城門校尉欲因殺  
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卓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元年 二

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  
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勳以眾弱不  
能獨立亦還京師

尹起莘曰皇甫嵩功名著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  
室傾覆逆賊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束手  
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事  
就區區夫之小諒卒狼狽不顧口為智士笑况是時蓋勳進謀  
梁衍獻策嵩皆棄之不顧他日乃  
以虛詞強辯與逆賊抗不亦晚乎

綱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目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  
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  
掠積屍盈路卓自雷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  
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

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  
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  
卓卓亦雅信焉

綱殺太傅袁隗滅其家董卓念紹術背己遂誅隗及  
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綱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  
刺史○鑑堅起兵至南陽眾已數萬人前至魯陽與袁術合  
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  
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  
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日向堅  
所以不起身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元年 三

綱以劉表為荊州刺史○目表請南郡今荆  
州府名士蒯良蒯越  
與之謀越勸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  
公路袁術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皆  
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綱曹操與卓兵戰於滎陽不克還屯河內○目袁紹等諸軍  
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  
諸君何疑董卓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  
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至滎陽遇卓將徐  
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  
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日置酒高會不  
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我計使渤海引河內之

衆以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輜輳大谷袁將軍率南陽之軍出丹浙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溝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詠逆天下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衆散劉岱殺橋瑁

綱袁紹以臧洪領青州○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鑑幽州牧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口虞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綱司空荀爽卒○目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元年 四 謀會病薨

綱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目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綱省孝和以下廟號○目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蔡邕議以為宜皆省去從之

綱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目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綱末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目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王曹操不可韓馥袁紹等竟遣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王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污耶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綱二月卓自為太師位居諸侯王上○孫堅進兵討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目堅進屯陽人即陽人衆與董卓戰大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二年 五 何也術踟躕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不夷爾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與汝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綱夏四月卓至長安○目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嵩字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綱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目時張揚在上黨有衆數千人歸袁紹於河內馥以豪傑多歸心於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說紹結公孫瓚攻冀州以休馥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辛評郭圖荀諝等說馥曰公孫

賡將燕代之衆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謀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謀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贊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懼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氣也言易與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後復依張逸紹使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二年 六

至與逸耳語馥謂圖已遂自殺  
尹起莘曰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偕誅宦官批發禍機遂至逆賊暴亂傾覆漢祚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爲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日之失况袁隗之死舉家居戮尤當痛心疾首務於警賊夫何自舉義以來未聞遣一兵馳一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爲者哉

綱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畧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綱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告溫罪笞殺以應之

綱黃巾寇渤海校尉公孫瓚討破之○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劉虞子和爲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來迎袁術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弟越詣術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漢縣故城在今宿州南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叛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八子之後也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二年 七

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事盧植因往見瓚瓚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今蒲州關羽涿郡今涿州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汹汹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議論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漢加接納雲遂從備爲主騎兵

綱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袁術與袁紹有隙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



綱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目初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

綱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目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張修療人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

謂之米賊客居於蜀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閭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焉焉留不遣。

綱管寧原王烈適遼東。○目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二年 八

人以其知其優劣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王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

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綱王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目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顥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其宗族往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三年 九

至催記既破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綱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目董卓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車服僭擬天子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

遂許之卓入朝陳兵夾道屯衛周匝布令勇士偽著衛士服  
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大呼呂布  
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起兵斬之即出懷中  
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  
歌舞於道士女賈衣裳市酒肉相慶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  
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宗族在郡皆  
為其下所殺塢中金銀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  
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封温侯共秉朝政後漢書初卓之未敗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  
而行歌於市曰布乎布  
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  
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三年 十

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  
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况所坐甚  
微誅之無乃夫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  
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  
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  
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後漢書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  
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日雖  
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  
綱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目黃  
巾寇兖劉岱欲擊之鮑信諫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  
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

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  
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晝  
夜會戰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  
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綱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目初  
呂布勒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不從布欲以卓財物頒賜公  
卿將校允亦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多自誇伐既  
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  
頗自驕傲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下詔赦卓部曲  
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皆猶  
豫未決時百姓訛言當盡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煽動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三年 十一

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救不得傕等益  
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  
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讐事  
濟奉國家以正天下不濟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相與收兵  
而西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將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  
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仰蜀兵也漢  
代謂蜀曰叟內反  
引傕眾入城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招王允同走允不忍去  
太常种拂戰死傕汜進逼南宮掖門收司隸黃琬殺之又收  
允及左馮翊宋翼右扶風王宏並殺之暴允屍於市莫敢收  
者故吏趙啟棄官收葬之呂布自武關韓南陽又從張揚於  
河內傕等購布急乃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揚始允自專討

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候故得免於難

綱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白為將軍○冬十月以劉表為荊州牧○曹操遣使上書○曰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揚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操實天下之英雄宜表薦之永為漢分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欸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四年 十一

綱徵朱儁為太僕○曰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綱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曰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綱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曰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去○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綱以陶謙為徐州牧○曰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

綱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袁紹擊于毒左髡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郟○曰前太尉曹嵩避難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故城在今沐陽縣西北 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郟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操至阮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木為不流攻郟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綱冬十月大司馬劉虞攻公孫瓚不克見殺○鑑虞與瓚積不相能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不能斷瓚築小城於薊城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初平四年 十三

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討之虞卒無部伍又不習戰又愛民不忍燒廬舍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字瓚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眾大潰被執會有詔使增虞封邑瓚乃誣虞謀稱尊號脇使者斬之傳首京師故吏尾敦劫歸葬之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眾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間道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責之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警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莫有從將軍者瓚釋之疇比歸無終○今玉田縣 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在玉田縣東北營溪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三十餘條又為制禮興學眾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綱甲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為豫州刺史備屯小沛曹操食盡引兵還

綱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綱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迎呂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元年 十四

布以拒操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今濮州范東阿三城不動程昱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勒兵自守

綱秋七月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綱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綱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鄆城○綱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

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鄆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淡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兖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綱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綱天火燒緜竹城劉焉徙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元年 十五

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其上以為刺史詔以為益州牧

綱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綱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推袁術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字術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視能者與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綱馬日磾卒於壽春○綱初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日磾嘔血而死

綱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綱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

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今舒城縣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為懷義校尉許以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又使攻廬江策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

綱以劉繇為揚州刺史繇弟也

綱乙二年春二月李催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目李催郭汜樊稠矜功爭權催以稠勇而得眾忌之請稠會議殺之於坐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催汜各治兵相攻催遂將兵圍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二年 六

宮以車三乘迎帝幸其營放火燒宮殿官府民居悉盡帝使公卿和解之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等十人以為質雋憤懣發病卒。

綱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郭汜攻李催催遷帝於北塢。○目郭汜議攻李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耶汜乃止汜將兵夜攻催門矢及帝帷催復移乘輿幸北塢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

綱曹操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綱操攻鉅野斬呂布將薛蘭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漢根固本

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定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願將軍熟思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伏兵破之攻拔定陶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二年 七

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綱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目李郭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叛去催眾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催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催許和計猶未定帝使將軍賈詡論散羗胡催益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有差催出屯池陽今涇陽縣汜欲帝幸高陵今高陵縣濟及公卿皆以為宜幸弘農汜不從帝怒不食汜云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郡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催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目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在陝州西南一名七里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承奉詐與催等連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等來共擊催等破之車駕發東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令上御馬至陝又御船渡河同濟者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太陽在陝北幸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二年 九

拜職刻印不給至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催汜連和催乃放百官歸宮人已而糧盡張揚來朝謀以乘輿還洛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以為不可紹竟不從授言

綱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目初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策舅吳景討橫江橫江援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

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援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人曲阿發恩布令旬日之間得見兵二萬餘人威震江東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性濶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範字既士大夫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範汝南細陽人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二年 九

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即釋禱着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為正義校尉彭城張昭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昭字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將奔會稽許劭勸往豫章繇從之

綱劉繇攻豫章音融走死以華歆為太守○目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曹操擊破陶謙融乃將

男女萬口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走依彭城相薛禮於秣陵復殺禮又詐殺豫章太守朱皓而領其郡劉繇討之融敗走死詔以華歆為太守

綱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目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

綱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目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眾曰袁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臧洪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洪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從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

綱鉗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興平二年 三 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期郡將遵尼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猶今言孔璋琳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子謂余好去身死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遂增兵急攻城城中糧盡

洪殺其愛妾以食將士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情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臧洪射陽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

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綱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目輔結胡漢數萬人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攻瓚破瓚於鮑丘水名在今瓚退保易京在今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為

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為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為樓其上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

綱鉗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元年 三 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叛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非我所能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人皆笑之

尹起莘曰故吏之書一以見虞之恩德在人一則見輔等之不忘故主皆所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也綱建安元年春二月修洛陽宮○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目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相持經月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兵東下飛敗走布擄備妻子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饑餓困蹶

請降於布布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綱秋七月帝還雒陽○自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揚以糧迎

道路七月至雒陽張揚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

自有公卿揚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進董

承畱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

至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稻或饑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綱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鑑曹操在許今許

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

諸侯景從漢高帝爲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天

出奔謂之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輿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漢獻帝建安元年 三

軫軫車後也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

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

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

曹洪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不得入議郎董昭作操書結楊

奉奉得書喜語諸將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董承患韓暹於功

肆恣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以操領司隸校尉錄

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於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

列侯

綱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目操引董昭問

計昭曰此中諸將人殊意異今畱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

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歧望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

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綱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目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

虞翻說太守王朗避之不從發兵拒策策破之朗遁走追擊

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

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吏卒常苦之

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畱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綱冬十月曹操攻楊奉走之○目軍駕東遷楊奉自梁欲邀

之不及操征奉奉南奔袁術

綱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目詔書下紹責以地廣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漢獻帝建安元年 三

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爲

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

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綱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爲祭酒○

目初操求策謀之士或薦其從子攸及嘉操徵攸與語大悅

曰公達攸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尚何憂哉嘉初見

袁紹訝其好謀無決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

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王也

綱以孔融爲將作大匠○鑑初融忤董卓意出爲北海相時

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融到郡安集流移表顯儒術

時事名儒鄭玄執子弟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招徠清雋之



士皆備坐席一介之善莫不加禮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漢縣故城在今臨朐縣境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當袁曹方盛融獨無所協附左承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是年為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裁餘數百人流矢雨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因徵為將作大匠

○鑑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元年

音 忠 忠 忠

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目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沛○目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

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害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為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目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眾歸荊州○目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吾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元年

音 忠 忠 忠

人納其眾眾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眾屯宛初帝既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熲至是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目表愛民養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杜襲繁欽避亂荊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非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也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受命○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羨愛其才時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友融薦之於操衡罵辱操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

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甚加善待後祖於蒙衝船大會賓客衡眾辱祖祖殺之後漢書衡初來時下如達類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沒滅是時詩都新建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蓋從陳長文可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而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衡子酸酸足數也融修數常稱衡於操操欲見之而衡素輕衡操自稱狂病不肯往操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吏大會賓客衡解衣裸身著琴單絃作漁陽參撾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郡衡將赴荆州衆人祖道於城南更相戒曰爾衡勃虐無禮今因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家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黃祖長子射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者射舉厄屬衡賦之衡操筆而就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二年 三

文不加點辭采甚麗後祖殺衡射徒號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衡時年二十六  
綱丁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張操殺其子昂綱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繇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以順率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以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

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浚害也或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也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使與連和彼亦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開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綱袁術稱帝殺故兖州刺史金尚○目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逆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王簿閭象切諫術默然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以其意語承承力言其不可孫策聞之亦貽書勸止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欲以金尚為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綱三月以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夏五月以呂布為左將軍布討袁術破其兵○目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說布絕婚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其使斬許市珪欲

使其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為左將軍又得操手書慰納大喜即遣登奉表謝恩登見操言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敢陳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遣暹奉書與合兵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二年

天

五十一

竝攻勳勳軍敗走殺傷殆盡布性決易所為無常其督將高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用

綱以孫策為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討袁術破走之○目操東征袁術術棄軍走渡淮畱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綱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目楊彪與袁術婚媼操惡之奏收下獄孔融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可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今天下纓綬搢紳

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恕輔相漢朝能舉直措枉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一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後復拜太常彪見政在曹氏遂稱脚癩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綱以金尚子瑋為郎中○目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聖上哀矜未忍追棄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為郎中

綱劉備誘楊奉殺之○目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為人所殺李樂病死

綱成三年春曹操復擊張繡○夏四月詔將軍段熲等討李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三年

三

五十一

催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目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遠攻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荀攸勸操自擊布乃自將東出遇劉備於梁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陳宮勸布出屯於外宮自守於內待操食盡而擊之布以為然其妻不可而止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其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二月布將共執陳宮高順降布亦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

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座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嘗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備顧目見其耳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在公不在宮也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因涕泣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

綱以劉備為左將軍○目劉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為左將軍

禮之愈重

漢獻帝建安三年 三

綱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目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接納之因加表封以紘為侍御史周瑜魯肅知袁術無成遂棄官渡江從策吳志袁術欲以周瑜為將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初東城人魯肅富於財性好施予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士其得鄉邑歡心輸在居巢過候肅并未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署東城長肅亦見術無紀綱不足與立事乃南到居巢就瑜瑜遂與之同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今石碭縣禽之謂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棄除宿恨汝勿恐怖即破械署門下賊曹王賊之盜又討太史慈於甬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音志神亭時耶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為繇將遇策神亭二人前關會兵赴乃解散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

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會劉繇卒揚州士眾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并觀華子魚字歆所以牧御方規何如時華歆為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慈捨我當復從誰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綱袁紹攻公孫瓚圍之○目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紹於是大興兵攻之瓚南界諸將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眾日蹙

綱瓚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

綱瓚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建安四年 三

綱夏以董承為車騎將軍○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

還走死○目術既稱帝淫侈滋甚既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解其部曲陳簡復為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為乃遣使歸帝號於袁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備邀之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

綱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目袁紹益驕簡精兵十萬欲攻許沮授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今素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

竊為公懼之郭圖審配曰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令圖等攻許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中牟縣北

綱冬十一月張繡來降○目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繡欲許之詡於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為讐詡曰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率眾降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為執金吾

綱復置鹽官徙司隸校尉治弘農○目曹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覬書與荀彧曰關中流民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為部曲郡縣貧弱兵家遂強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民必競還又使司隸雷治關中以為之王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綱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目袁紹使人求助於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接操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如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

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君為我觀其舉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為負嵩表彊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為懷貳大會陳兵將斬之嵩不為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綱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目廬江太守劉勳引兵伐上繚漢縣今諸宗帥漢有宗民宗賊至海昏今建昌奉新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四年 三

二縣 策乘虛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其部曲三萬餘人攻勳破之勳北歸許吳志策攻破皖城得橋玄二女皆國色公二女雖流離得我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謂瑜曰橋二人為婿亦足為歡策盛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前會稽太守王朗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歆乃夜作檄明且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功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四年 三

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綱曹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目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備謀誅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種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還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雷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屬備備眾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曰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建安五年

語

五百三

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綱庚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鑑時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攻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備破之進拔下邳擒關羽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也知吾王去向不分三也以明己志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

漢壽縣名故城在今湖廣龍陽縣境亭侯將也  
歸之  
天明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士卒稍歸之

綱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目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諫不聽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將往救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良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建安五年

語

五百三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陳輜重餌敵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前後至果分趨輜重操乃率將縱擊大破之斬文醜良醜皆紹名將兩戰擒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綱孫策卒弟權代領其眾○目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

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綱秋袁紹遣劉備畧汝穎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目陽安漢縣故城在今息縣西南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以

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忠守節在險不貳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或卽白操悉以綿絹還民郡內遂

安劉備畧汝穎之間操使曹仁擊走之盡復諸縣備還說紹綱鑑會編卷二十三漢獻帝建安五年

南連劉表紹遣備復至汝南操遣將擊之爲備所殺

○綱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鑑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以緩進持久紹不從八月紹進攻操操出戰不利復還堅壁以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還

許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彼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千乘

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將兵送之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必空弱若分輕騎掩襲許可拔

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至既足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我事濟矣攸告

以袁氏輜重盡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自將五千騎間道至

屯縱火擊之紹聞操擊瓊但遣輕騎救瓊而使高覽張郃將重兵攻操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

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其子譚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

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紹爲人寬雅有局量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

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紹敗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諒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

吾不望生逢紀復譖豐聞敗拊手大笑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

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况

衆人乎

○綱以劉馥爲揚州刺史○目廬江梅乾等聚衆數萬在江淮

間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

田與陂塢塢塢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

積木石以修守戰之備。

綱以孫權為討虜將軍。○目初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於權權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龕疎權益貴重之。

綱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目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綱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作亂。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六年 五月

綱六年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目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鞞音彼股肉皆消今不復騎鞞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綱趙韙圍成都敗死。○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目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吏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

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

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寶鼂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綱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鑑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死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及紹薨眾以譚長欲立之審配矯紹命立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尹起莘曰紹既敗亡初不足道然必書幼子襲州長子出屯者所以為後世廢長立幼之戒且以見譚尚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七年 五月

綱袁尚遣郭援高幹徇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目尚遣其將郭援高幹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今屬平陽府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劫之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死耳乃囚之壺關今屬潞安府有祝公道者夜益出之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諸將以援眾盛欲釋平陽去繇曰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吾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亦降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繇曰援



雖我甥國之賊也何謝之有。

綱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目曹操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策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綱鑑會編卷二十三

漢獻帝

建安七年

單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後漢紀

孝獻皇帝

綱未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目操追譚尚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操遂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縣名今屬河間。綱別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譚不從。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八年

一

綱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軍救却之。○鑑袁譚袁尚治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圍之急時操擊劉表軍於西平縣名今屬汝寧府譚遣辛毗詣操請救初劉表以書諫袁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尚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青州譚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

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逃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使二子和睦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可必克不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天下震矣操曰善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綱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八年

二

綱甲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自正月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絕其糧道五月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引漳水灌之城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審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殺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

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評家屬毗兄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內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操引見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不得不爾意欲活配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操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九年

三

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今路府聞尚走說高幹以并州迎之不從招乃詣操復爲從事操又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計較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綱冬十月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爲刺史○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自袁譚復背操操與書責之然後進討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畧定諸縣

綱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誅之○自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弟也

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懼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緣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綱西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目操攻南皮袁譚出走追斬之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為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年 四

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魏志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學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綱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目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乃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座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

綱夏四月黑山賊張燕降○冬十月高幹復叛詔以杜畿為

河東太守○目高幹復以并州叛河內張晟寇滎澗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或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綱以荀悅為侍中○目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與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一年 五

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

綱丙十一年春正月曹操擊高幹斬之以梁習為并州刺史綱以仲長統為尚書郎○目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高幹善遇之訪以世事不合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馬口繼以繫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肆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

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  
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之哺乳子孫者今盡是我飲  
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  
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綱烏桓寇邊○日時烏桓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彊為袁  
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欲助尚復故地故數人塞為寇

綱丁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書法功臣者何滅  
袁氏者也曷冠以  
操操之滅袁氏非為漢也則  
功臣亦有功於操而已矣

綱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  
康斬之○日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諫曰袁尚亡虜耳夷狄  
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二年 六

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必不  
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袁氏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  
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  
恐青冀非公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任之  
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空國遠征公無憂矣操  
從之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即授以將軍印使統其眾疇不  
赴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  
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今玉田縣時方水雨澤滯虜遮  
守蹊要軍不得進疇素知其徑路操令為鄉導上徐無山壘  
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山名在  
密雲縣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  
城漢縣屬遼西郡故  
城在今承平府西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將

數萬騎逆戰操大破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  
或勸操遂擊之操曰我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  
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  
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  
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既還許問前諫者皆厚  
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  
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  
報讐率眾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  
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苟活  
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  
刎首於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初操之北伐也劉備說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二年 七

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  
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  
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綱冬十月有星孛於鶉尾○孫權母吳氏卒吳氏病篤屬張  
昭以後事而卒

綱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山名在今襄  
陽府西北○日初琅琊諸葛亮  
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  
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  
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  
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  
之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

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失脚至  
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  
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  
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  
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外結孫權內修政治以觀時變則霸  
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  
網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二年 八

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  
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不爲止士元名統德公從  
子也少純樸未有識者唯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孔明爲  
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徽字爲水鑑故德操與備語而稱之後  
書龐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  
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妾耘  
於前表謂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  
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尹起莘曰玄德見孔明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如  
特表而出之則亦後世之人物焉

綱子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孫權

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用甘寧之策也○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  
自爲丞相○曹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  
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  
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  
移於下操聞之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  
哉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公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  
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  
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  
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 九

綱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  
族○目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後漢書初操攻屠鄴城袁  
不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乃以妲己賜  
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  
討烏桓又朝之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楷矢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以  
書爭之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  
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  
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偏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及商亦  
以婦人夫天下今令不見離離而將酒獨急者疑但借故耳  
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操難言漸著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  
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符

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侯邑與詩相距不遠操疑融所論  
建漸廣慮鯁大業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書

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獻帝嘗時見慮及少舉  
孔融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處舉  
笏曰融昔辛北海政散人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官歲餘復  
流其權安在遂與融有隙

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好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操既積嫌忌而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訕謗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書奏遂收融下獄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字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哭曰文舉舍我何用生為操怒欲殺之後赦得出後漢書魏文帝漢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文帝以脂習有樂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蘇軾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烈丈夫之風又日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賊之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十

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孤鬼何足道哉後漢書註云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劉表卒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目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聽蒯越之言舉州降操操遂進兵

綱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鑑劉備屯樊城名在襄陽城北漢江之上 琮降而不以告久之乃覺則操即周仲山甫所封之國也

已在宛矣備大驚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斷不為備將其眾去過襄陽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縣名今屬安陸府眾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備已過將精兵五千往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在當陽縣北備乃棄妻子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字飛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趙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十一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綱操進軍江陵○目操釋韓嵩之囚以為大鴻臚又以和洽劉廙王粲為掾屬從人望也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操以定荆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魏志王粲字仲宣曾祖父冀祖見而奇之特以才學顯重常賓客盈坐問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曰此王公孫也亦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粲博物多識嘗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讀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環象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帛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綱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鑑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

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權卽遣肅行會備南走肅迎之於

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敬賢禮士兵精

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

業備甚悅用肅計進任鄂之樊口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

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

見於柴桑漢縣在今九江府城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

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

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權曰苟如君言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屈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

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

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

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縞之精者

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

州協心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

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

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 三

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

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

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

周瑜受使至鄱陽漢縣孫權立爲郡卽今饒州府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

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

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

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

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

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

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五萬人進任夏口保爲將軍破

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

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

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

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權撫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

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字程公

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

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備在樊

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

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

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與操遇於赤壁山名在江夏又

州之赤壁也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 三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戰船也字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騎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容縣名今屬岳州府道步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等守江陵引軍北還仁圍甘寧於夷陵呂蒙又引兵破之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三年 西

蘇軾曰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四五驚不能禁釋此時不取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綱十二月孫權圍合肥○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自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皆降之

綱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黥賊平之

綱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引兵還○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冬十二月操軍還譙○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目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辨士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說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幹字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雷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綱漢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目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四年 五

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傲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乃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毋被褐懷玉而釣於涓濱者乎又得毋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陳平之薦由一二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於魏無知

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綱冬曹操作銅雀臺於鄴郡今臨漳縣臺在縣治西舊有三臺前曰銅雀中曰冰井後曰金虎



各高四十餘尺相去各六十步其上視遊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據臨終遺令施總帳於上朝脯使宮人歌吹帳中望我西陵西陵即操葬處也又云金虎臺在臨漳縣西南操於臺下鑿渠引漳水入白溝水并臺亦在臨漳縣西南操建石虎於上藏冰夏月以賜大臣

綱十二月操讓還三縣○目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為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微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與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討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五年 夫

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強盛恐妄相付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今太 柘今柘 苦今省人 三不精專也 縣但食武平今亦省 萬戶且以損謗少減孤之責也

綱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眾○目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徒備置吳盛為官室美

女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乞與奮威權從弟瑜 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雷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時據關中 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感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道病與權牋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音 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山名在今岳州府南 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關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五年 夫 誤周郎顧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酒 者不覺自醉權以肅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其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泛觀 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 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為大有利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潯陽今九 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便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去

綱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目初備以統守未陽縣名今屬衡州 府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親待亞於亮竝為軍師中郎將

綱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

綱辛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不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目初操遣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據潼關在華陰縣東操留子丕守鄴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

閏月操北渡河馬超將兵攻之幾危乃得渡九月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勸操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

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六年 七

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

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

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

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既不能與我爭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

弱度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乃雷夏侯淵屯長安

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綱又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目扶風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邑邑不安不得

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

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

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淡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

璋然之遣正迎備王簿黃權諫不聽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權北有操難以得志益

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

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

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

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今涪州璋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亦贊之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六年 九

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

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

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

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今涪州璋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亦贊之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六年 九

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

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

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

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音浮今涪州璋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亦贊之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

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到葭萌今保寧府廣元縣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綱王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目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

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

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開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

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不曰善即曰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

父子之間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七年 三

綱秋七月孫權徙治建業○目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

綱權長史張紘卒○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待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目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以來人臣

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耻有惡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

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

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

請或勞軍於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或以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或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杜牧曰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此之高光官渡不令選討致盜穴牆發圍而不與同享得不為盜乎

綱十二月劉備據涪城○目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

璋之名將各擁重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城名在夔連州府東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七年 三

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於璋求

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

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赦開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

并其兵進據涪城

方孝孺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者猶詩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士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之其器豈何淺哉統非孔明比也

東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七萬禦之相守  
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字權  
如劉景升字表兒子豚犬耳權為賊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  
去操撤軍還

綱并十四州為九州○徙濱江郡縣○目初曹操在譙恐濱  
江郡縣為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軍官渡徙  
燕白馬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  
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  
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綱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劉璋遣將吳懿等拒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八年 壬  
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目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

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若驅民燒穀高壘深溝請戰勿  
許不過百日此必禽矣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  
避敵也遣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  
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強進圍雒城漢縣益州刺史所治今省入漢州守將張  
任出戰敗死

綱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八  
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超奔漢  
中○鑑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因北方有事引軍還超率諸  
戎以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  
康故吏楊阜及姜敘等合謀攻超超敗奔漢中依張魯

綱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書法此王官也而魏置  
也○目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  
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修  
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中丞  
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

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唯渙獨否以  
嘗為備所舉吏故也時操欲復肉刑下令以問陳羣羣對曰  
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  
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  
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  
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八年 壬  
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遂止

綱甲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祈山將軍夏侯淵擊却之○  
三月魏公操自進位諸侯王上○閏五月孫權使其將呂蒙  
攻皖城破之○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  
亮為軍師將軍○目諸葛亮雷開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  
兵沂流克巴東漢郡治永安今重慶府破巴郡今重慶府獲太守嚴顏飛呵

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  
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  
州今瀘州健為飛定巴西今保寧府德陽縣名今屬成都府龐統中流矢卒雒

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  
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  
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  
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何心能安  
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縣名今屬荆州府盡歸  
其財物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備之自新野奔江南也荆楚  
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操操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會備畧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以書招之  
巴不從而入蜀備淡以為恨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  
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  
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九年 五

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影也附獨黃權  
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授  
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美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  
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  
也備與士眾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  
捨干戈趨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  
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  
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  
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  
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

治蜀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  
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  
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  
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尊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  
則慢所以制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  
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  
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今成都府雙流縣長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  
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  
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十九年 五  
綱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目操畱少子植守鄴以刑顯為

植家丞願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  
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  
誘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志楨為五官將文學文辭巧妙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  
學酒酣坐歎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  
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以為不敬收楨滅死輪作  
綱魏荀攸卒○目攸浚密有智防謀惟幄時人及子弟莫  
知其所言操常稱荀文若或字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字之  
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二人皆為尚書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  
沒世不忘  
綱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目帝自都  
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御莫非曹氏之人者董承女為貴  
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為請不得伏后懼與

父完書令密圖操事泄操使郝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綱目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三月魏公

操擊張魯○夏五月韓遂為其下所殺○劉備孫權分荊州

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在今通城縣北○自初備在荊

州周瑜等數勸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若使操得蜀則荊州危今欲先取劉璋備報曰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年 五月

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

備不聽軍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

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

此備已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權遂

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取

三郡備聞之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

萬人屯益陽縣名今屬長沙府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

烏林地名在今漢陽府西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

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

坂豫州計窮慮極圖欲遠竄王上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

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

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王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懼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綱目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

而還○鑑操自擊張魯拔陽平關名在今張魯南山郿縣

操入南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

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

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此光武語劉璋曰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年 五月

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

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

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

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華曰今尚可擊不華曰今

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綱目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自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

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權率眾十萬圍合

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諸將以眾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

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

眾心然後可守也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

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府東北遂將步騎奄至

甘寧呂蒙力戰凌統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

餘無版權持鞍緩鞍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

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王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

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綱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後之無邑戶而十一月

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閭圃為列侯稱王也

綱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自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自操進爵琰所薦士楊訓發表稱頌琰與訓書有所規諷

忌者譖之操怒收琰付獄堯為徒隸尋賜死毛玠怨歎亦坐

綱五月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潛治郡有恩威○秋七月南匈奴

奴單于入朝於魏遂留居鄴○烏桓單于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

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

之防至是單于呼厨泉入朝於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

去甲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眾

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

綱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綱西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目權

既請降雷將軍周太督濡須諸將以太寒門不服權會諸將

樂飲命太解衣手指其瘡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字

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瘡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

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綱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六月魏以華歆

為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目初操娶

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

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

之操嘗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

廙及楊修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

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不時為仁孝聰

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

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

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

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

也操大笑植每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

宮人左右竝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丕既立抱議郎辛毗

頤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

君王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

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

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而植寵日衰

綱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目法正說備

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

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

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

克之。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後漢書：操自平漢中，欲討劉

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

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故唯曰：難助而已。外曹莫

能曉王簿，楊修獨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公歸

計決矣。操

果迴師。

綱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權遣陸遜討丹

陽山越平之。○目遜既平山越，還屯蕪湖。縣名，今屬太平府。會稽太

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

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三年 辛 五九五

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綱成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

不克死之。○目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為漢臣，乃發憤與紀晃

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尹起莘曰：操以姦賊之資，躬行弑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

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未滅其罪，而使討賊之

義屈而不伸，蓋見等雖微要之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

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僥倖首事賊之人，綱目正名書之

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也。

綱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目

操召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

令，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

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

後數日，反問果至，操使其子彰討之。彰少善射，膂力過人，操

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綱劉備擊張郃不克。○目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

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

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

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

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

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

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綱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綱冬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目初夏，侯

淵戰雖數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 壬 五九六

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

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在沔

縣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

鼓，諛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

卒，推郃為軍主，眾心乃定。

綱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

引還，備遂取漢中。○鑑操自出長安，斜谷軍，趙雲擊之，地名，在褒

關平。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

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

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



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  
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插鼓大震以勁弩  
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溺死者甚衆備明  
且自來至雲營觀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引軍還  
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綱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目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  
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  
馬費詩授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竝怒曰大丈夫終不與  
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且  
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 三  
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銜命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惜此  
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綱魏王操號其夫人爲王后○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鑑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  
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  
之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禁等窮迫遂降樊城多崩壞衆欲  
遁去仁納滿寵之言同心固守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克之自  
許以南往往遺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  
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操議徙許都以避其  
銳司馬懿將濟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躡追襲許割江南以封權則

樊自解操從之。

綱魏王操殺丞相王簿楊修○目修故太尉彪之子也有俊  
才用事曹氏初修與丁儀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車載  
廢龐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  
復以龐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  
見疏修亦不敢自絕每就植慮事有闕付度操意豫作答教  
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使  
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  
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綱關中營帥許攸降○目初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 三  
伐之羣臣多諫操橫刀作色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  
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助殿下成之若  
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  
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  
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  
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綱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  
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鑑初魯肅勸權以操尚存宜  
且撫輯關羽與之同讐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爲  
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  
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

應敵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及羽攻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蒙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自可禽也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凌長才堪負重而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 五月

問或手書示信羽使還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歸附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在今當陽縣東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十二月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州今歸州未幾卒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權至江陵以潘濬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佃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後與陸遜議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難也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道無拾遺法亦美矣

唐順之曰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遂授之以册 唐順之曰關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遂授之以册

愈不可奪於存廢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露焉  
如此而論者特稱其雄勇冠世而漢惜其功之不就以爲  
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  
於藏身背何之吳而先加於露刃而拒之之魏故其勝魏  
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  
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  
以得志感此亦有數焉耳

綱以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鑑魏王操表孫權爲驃  
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權遣校尉梁寓入貢稱臣於操稱說  
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善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  
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  
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  
天命在吾我爲周文王矣

司馬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  
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四年 庚

目不暇給乃能教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通達先志  
臨幸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  
經明行修之人是以發立於上俗成於下風化之美未有  
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  
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  
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  
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  
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姦  
臣於漢忠良積多士之憤著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庶  
民塗炭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  
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僵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畜  
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  
欲效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綱 庚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  
王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嗣自爲丞相冀州牧○目操知人  
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  
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

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  
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  
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不在鄴鄴侯彰自長安來赴問璽  
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  
所宜問也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  
於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乃具官備禮明日以  
王后命策太子卽王位葬武王於高陵今磁州有疑塚七十  
二處云是操葬所  
綱二月魏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  
魏王不遣其弟鄴侯彰等皆就國○目不遣其弟皆就國  
臨淄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淄侯植醉酒悖慢切督使者  
不貶植爲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五年 壬

綱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魏立九  
品法置州郡中正○鑑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  
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有識鑒者爲  
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綱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目不至譙大  
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雖三季之末七雄之  
巨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頹百代矣魏不處哀而設宴樂  
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  
期促也

綱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魏以賈逵爲豫州刺史○目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達奏免二千石以下阿縱不

如法者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版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不曰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目魏之羣臣

勸不篡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於魏魏王不上書三讓乃為壇於繁陽即皇帝位燎祭天地

改元黃初大赦奉漢帝為山陽故城在武縣公用天子禮樂追尊

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魏王不謂

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否對曰若化

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不嚙然

○魏王不召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五年 无

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

至不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不忿然

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惟

陛下察之不即遣追取前詔

綱十二月魏王不如洛陽營宮室○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

南○目魏王不欲徙冀州士卒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

為不可而不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不作色待之曰卿謂徙

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不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

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

臣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不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

字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

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不乃徙其半不嘗出射雉顧羣臣曰樂

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不嚙然後為之稀出

歷年圖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

之師不戰而赤眉東手百萬之敵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宜陽

功也天下已定偃武修文勤政治與禮樂宜教化表行義

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耻幾

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

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殉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

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綱紀大壞廢綱英俊賊虐

忠正發伴之黨中外盤結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播

虎狼入室矣卓貪悞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

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漢獻帝 建安二十五年 无

亂漢室遂亡哀哉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蜀漢紀 附魏 吳

昭烈皇帝

諱備字立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

在位三年崩

魏章武元年

魏黃初 春正月魏封孔羨為宗聖侯

魏復五銖錢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篡位故羈旅萬里合眾討賊今大敵

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

擔山名在成

尹起莘曰

蜀綱英雄羣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

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踐殺國母義士為之歎憤苟有

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子況於堂堂帝室之胃英

名蓋世者乎不既篡位漢祚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親承大

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子

烈而以前國待漢故遺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編子始以昭

鑑自謂始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甲彼有正問之

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所

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

綱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三年一祫合以冬十月五穀

尹起莘曰 在易之幸渙皆言王假有廟今焉四海分裂可

當幸聚人心之始此蓋與先武即位立宗廟社稷

於洛陽同意是皆總攝羣情深得幸渙之義者也

綱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劉焉為子瑁納焉瑁死後寡居先主既定益州孫夫人還吳

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

何如晉文之於子圍乎於是納后為夫人至是立為皇后

綱六月魏殺夫人甄氏

妻甄氏太祖為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

失意出怨言郭貴嬪譖殺之

綱魏祀太祖於建始殿

洛陽建始殿行家人禮

綱是月晦日食

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

虔厥職後有天地之責勿劾三公

綱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

斃子不篡位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

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

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

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綱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

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綱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目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可聞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昭烈 章武元年 三

等於巫山縣進軍秭歸權以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  
綱魏築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寧陽門外水井北魏文帝所築高一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謝舉王哀俱有凌雲臺曲

綱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鑑孫權遣使稱臣甲辭奉章於魏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華獨曰權無故來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以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氏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

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刑貞至吳吳主出都亭候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主令于禁詣鄴謁高陵曹操之墓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慚恚病死

綱冬十月魏以楊彪為光祿大夫○目初魏主不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及是公卿朝朔旦乃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

綱魏罷五銖錢以穀貴故也○孫權遣使如魏○鑑吳王遣中大夫趙咨入謝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不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經傳歷史籍采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不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不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不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綱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目魏主不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綱孫權立子登爲太子○目時權爲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魏欲封登萬戶侯權以年綱鑑會編卷二十五漢昭烈章武元年五

幼辭之  
綱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目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凌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康平爲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不以牽

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撫鎮之  
綱王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春正月朔日食○二月帝進軍狃亭狃音蕭今宜都縣地○目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

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軍於夷道狃

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伐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猥山猥音銀漢縣故屬武陵郡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

綱三月魏立子弟爲王○目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侯王之號儕於匹夫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袁謹慎好學未嘗有失防輔共表其美袁聞大驚責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爲益乎

綱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狃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目帝自綱鑑會編卷二十五漢昭烈章武二年六

巫峽在巫山東首建平今歸連營至夷陵古縣今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卒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聞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

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鹵更事嘗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矣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斬

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

升馬鞍山在夷陵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王崩瓦解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

非天邪遜初為大都督諸將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

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

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

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

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

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王乃加遜輔國將軍

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

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昭烈 章武二年 七

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魏主丕聞

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

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

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綱秋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目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

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

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

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此

古人之可慕也不善之拜為鎮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

魏主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

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

綱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目詔曰婦人與政亂

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下太后每見外

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

變為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綱魏立貴嬪郭氏為后○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目魏

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晔曰彼新得志上下

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城名在今無州東北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

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

綱冬十月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目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昭烈 章武二年 八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不報

曰朕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登權子夕召兵還耳於是權

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

綱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璋報之

綱初三年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春魏師攻吳濡須別將圍江

陵皆不克引還○目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

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

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

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

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況仁

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太攻濡須城分遣常



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中洲未詳似亦淮南之地舊註長沙南者非桓部曲妻

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太太燒營退桓遂斬

雕擄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

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

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

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間攻破魏兩

屯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

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

淡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

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

何以防禦魏主不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昭烈 章武三年 九

引去僅而復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

大漲不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

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

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

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勢也不不納軍竟無功

綱夏四月帝崩於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

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目諸葛亮

至永安故城在今大寧縣境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

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

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

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

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

事咸取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

署事者長武官共署事者也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謂問覆反

告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草屨也而獲珠玉然人心

恐不能盡惟徐元直庶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和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募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

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姓屢聞得失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昭烈 章武三年 十

後交元直勤見啓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主簿胡濟字數有諫止

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

不疑於直言也又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為治有

體上下不可相侵譬如作家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

牛負重馬涉遠各執其事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

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

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

之數彼誠達於分位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

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涕三日

雍閩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將荆越皆叛應閩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綱秋八月魏以鍾繇為太尉○自時三公無事希與朝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者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

綱造尚書鄧芝使吳○自芝言於丞相亮曰上初即位宜申吳好亮即使芝修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綱立皇后張氏飛之女也○書法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為皇后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其事也

綱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帝太子在位四十年為魏司馬昭所滅以晉太始七年薨壽六十五

綱甲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夏四月魏立太學○自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綱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自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

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茂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綱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臨江而還○鑑魏主不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城名今併入江寧府城至於江乘漢縣今在句容北界聯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綱吳尚書暨豔郎徐彪有罪自殺○自初張溫以俊才有盛名薦同郡暨豔為選部今吏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多揚人暗昧之失以顯其諷陸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穎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豔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未幾果敗

綱乙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自亮率眾討雍閩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况公方北事疆賊彼知內虛其反必速若殄盡其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

攻城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讓良之弟也

綱夏五月魏主不以舟師伐吳○目魏主不復以舟師伐吳羣臣大議鮑助諫以往年龍舟漂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不怒左遷之助信之子也

綱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目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宜泄權以此重之

綱秋七月丞相亮討雍聞誅之遂平四郡○目亮至南中所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三年 十三

在戰捷由越人誅雍聞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也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綱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鑑八月魏主不以舟師自譙循渦今渦水名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不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引還

綱四年魏黃初七年春正月魏殺其執法鮑助免將軍曹洪官○目魏主不之為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鮑助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助數直諫不益忿之及伐吳還助為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助解上不舉不聞之收付廷尉三官已下屬駁罰金不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官當令十鼠同穴之令作一處死如十鼠同穴也鍾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四年 十四

繇華欲陳羣辛毗高柔等並奏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助罪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不召柔詣臺遣使誅助然後遣柔還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不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丁太后責不曰梁沛之間非子廉曹洪無今日又謂郭后洪死吾救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

綱夏五月魏主不卒子叡立○目初郭后無子魏主不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后生叡郭后諱之賜死故未建為嗣叡事母甚謹后亦愛之不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不釋弓矢為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為太子召曹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

而卒。太子獻即位，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於首陽陵，廟號世祖。○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羣，語盡日。羣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強識，若加驩大之度，勳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王何遠之有。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目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獻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莫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冬，吳王權令陸遜諸葛瑾損益科條。○目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四年 五

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賈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綱魏徵處士管寧不至。○目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為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為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

綱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目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徵外扶南林邑諸王各遣使入貢。

於吳。

綱丁五年 魏明帝獻大和元 春二月，魏大營宮室。○目魏司徒王朗於鄴見百姓貧困，而魏主獻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句踐欲廣禦兒，鄉名在今嘉興府南。」

界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餘悉廢罷，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彊，而戎寇賓服矣。」

綱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目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又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植水名，源出吐蕃經雲南境內，流入四瀘，入不毛，草木不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川南界入江。」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五年 五

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亮屯於沔北陽平關名石馬城名在今沔縣東辟廣漢太守姚倬音音為掾倬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魏主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邊禦水賊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靜疆場音音亦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綱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為后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五年 七

○目初魏主叡為平原王納虞氏為妃至是乃立毛氏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紉還鄴宮

綱魏議復肉刑不果行○目大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馫劓左趾官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鉗可歲生三千人下公卿議司徒朗以為恐所減之文未彰於百姓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議者多與朗同魏主叡亦以吳蜀未平且寢

綱魏孟達以新城魏郡名今房縣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目初達為文帝所寵至是心不自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

歸蜀魏興魏郡名今興安州太守申議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此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綱六年魏太和七年 吳黃武七年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書法孟達當降魏矣既而來歸美反正也故書死以予之

綱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目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名在今西安府南而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六年 六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長安北門即關其倉廩之所也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即褒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據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在今鞏昌府西和縣北戎陳齊整號令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今秦州南安今鞏昌府安定今鎮原縣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街亭一日隴西一日與謖違亮

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卻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亮乃拔西縣今沔縣界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謀才術過人深加

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謬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

以為然引讓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

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

得臣即子玉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惜乎

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

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

諫讓讓不能用及敗眾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

疑其有伏不敢偏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

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趙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六年 九

雲亦以箕谷在今襄城縣北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

初不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

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

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

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按變

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於是引咎責躬厲

兵講武以為後圖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

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即前天水南安安定也以亮懲

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尹起莘曰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注將也殿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

亮書之者命由於上也惟孔明身在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二心是以綱目亦不私於孔明也

綱夏五月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於石亭大敗之○目吳

使鄱陽今饒州府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

騎十萬向皖今安徽府以應之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

黃鉞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請將所部

以斷休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

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戰於石亭遜令桓琮

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在今桐城縣北

斬獲萬餘資仗略盡

綱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

雙○鑑亮聞曹休敗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曰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六年 十

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

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

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於西又驚

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趣之時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

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

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損三分之一當

何以圖敵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視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

不能克魏主叡召張郃於方城今南陽府裕州使擊亮魏主叡問郃

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

曰比臣到亮已死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

雙追之亮擊斬雙

綱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吳大司馬呂範卒。○目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今宜興縣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綱已七年魏太和三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今階州陰平今文縣復拜丞相。○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目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七年 主

綱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衛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

羊衛私駁之曰元遜恪字才而疏子嘿譚字精而狠叔發景字辯而浮孝敬慎字淡而隱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衛所言。綱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目初權使以並尊二帝

來告衆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以漢更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淡矣。

綱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目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精丘酒池當時亦以為樂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

綱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目詔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綱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目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七年 主 輔太子登守武昌。綱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目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聽之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史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

綱唐八年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目誕與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為四總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魏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以其毀

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此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獻善其言免誕颺等官容之為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品題之中也

綱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城固縣名今屬漢中府九月魏師還○目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獻詔司馬懿許漢水由西城即魏興郡與真會漢中陳羣王肅皆諫不可乃詔班師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綱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目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字表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綱魏主獻如許昌○目魏主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城木詳節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困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懿使郃攻無當今兩當縣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冑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漢兵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

綱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目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東阿王植上疏求朝獻赦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漢後主 建興九年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沒共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獻優文

答報令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綱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今四川潼州○目初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



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  
參軍事出教救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王室謂至心感  
動終始可保何圖中垂乎若都護思負一義君與公琰推心  
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  
字前為吾說正方李平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謂  
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綱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漢縣故城在今安徽縣東

綱王十年魏太和六年春三月魏主叡東巡○自魏主叡幼

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諡立廟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

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

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然況未期月而為制服舉朝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年 三

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况欲自往視陵親臨祖

載乎祖載見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

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

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

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也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

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

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綱吳遣使如遼東徒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自吳主遣周

賀等之遼東求馬初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

見誘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

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  
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赦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  
他日與張昭論神僊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  
有僊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為去  
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徒恐無獲欲諫不敢作  
表以示呂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今為藤縣屬梧州府○翻別傳

乘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  
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  
古因在南十餘年以卒

綱秋九月魏以劉暉為大鴻臚○自侍中暉為魏主叡所親

重叡將伐蜀朝臣皆諫暉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年 美

曰不可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

臣言誠不足采劉暉先帝謀臣蓋亦云然請召質之乃召暉

至問之暉終不言暉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

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

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謝之或謂叡曰暉不

盡忠善伺上意上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與所問反

者是暉嘗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逃矣叡

驗之果然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髮死

綱五十二年魏嘉禾二年春正月青龍見魏摩陂古邗縣地魏改龍陂

晉為河 井中二月魏主往觀之

尹起莘曰龍在天之物而見於井中其殆芳髦失位

之兆乎服往觀之不知警省故書以示讖

綱吳遣使拜公孫淵為燕王。○目公孫淵遣使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權大悅。遣太常張輔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賫金寶備物。乘海援淵。封為燕王。舉朝皆諫。權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故遠來求援。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天下乎。權怒。昭反覆諫。其不可。權不聽。卒遣輔晏往。昭稱疾不朝。權土塞其門。昭於內以土封之。

綱夏六月。公孫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為樂浪公。○目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輔等首。傳送於魏。魏封為樂浪公。吳主權聞之大怒。欲與師伐之。陸遜及僕射薛綜尚書陸瑁俱上表極諫。權乃止。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權忽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以恐之。昭亦不出。乃滅火。駐綱鑑會編卷二十五。漢後主。建興十一年。五月。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

綱夏四月。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目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縣名。今屬西安府。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縣名。在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

後用之。至是悉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綱三月。魏山陽公卒。○諡漢孝。獻皇帝。○鑑魏主廩素服發喪。至八月。葬之於禪陵。○山陽。傳國至晉。承嘉中。為胡寇所滅。

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綱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廩自將擊却之。

綱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於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目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懿巾幘。○婦人喪服也。所。婦人之服。○以此者。夫之。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廩使衛尉辛毗仗節為軍使。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威於其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漢後主。建興十二年。五月。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

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費禕。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取辦焉。一人不協費禕使吳吳主權  
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後必為亂禕曰功以才成業以才廣  
若防其後患舍而不用是猶備風濤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  
亮卒後延遂反儀遣將斬之夷三族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至是  
卒如其言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  
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諸軍還成都諡亮曰武侯○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  
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疎散快快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  
徒之汶山今為茂州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三年 五月

亦發病死平常莫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陳壽曰亮為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  
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議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綱以吳懿為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目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  
喜色神采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綱乙十三年魏青龍三年春正月魏太后郭氏卒○魏初甄  
后之死由郭后之譖及殞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文帝遂立  
郭后使養叔甄后臨歿以叔屬李貴人獻立李密啓甄見譖

之禍不獲大斂獻哀恨之甚數問郭后甄死狀郭曰先帝自  
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仇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  
邪獻怒遂以憂卒救殯者使如甄后故事葬首陽陵西

綱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自殺○目楊儀既殺魏延自  
以為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意在蔣琬  
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儀自以年宦先琬才能踰之  
由是怨憤形於聲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語曰往者丞  
相初亡吾若舉軍就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禕密表其言  
詔廢為民徙漢嘉郡故城在今雅州名山縣界自殺

綱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綱魏作洛陽宮○魏主獻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三年 辛

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  
陳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  
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  
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  
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獻為之少省○獻耽於內寵自  
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廷尉高柔諫曰周禮天子  
后妃以下百二十人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今復過之聖  
嗣不昌殆或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  
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則蠡斯之徵可庶而  
致矣獻報之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  
者身死財產沒官柔復上疏請除其禁○初辛毗在黃初世

以讜言見重魏主。叔時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朝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敵諫曰：「今孫劉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後畢軌表請以毗代僕射。王恩，叔訪之，放資果毀毗不用，出為衛尉。時叔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古人豫備不虞，而今大興宮室，加以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叔報之曰：「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模大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三年 注 五百六十五

誼憂之。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叔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三年 注 五百六十五

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三年 注 五百六十五

綱冬十月，魏中山王袞卒。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懼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遂卒。

綱魏張掖浦石負圖 ○目魏張掖州 今甘肅柳谷口水溢涌寶石

負圖狀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爲嘉瑞任今順德府在縣于綽以問鉅鹿張珩珩曰此石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綱魏以馬易珍物於吳○目魏主叡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與之

綱丙十四年魏晉龍四年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二月吳婁侯

婁漢縣在吳郡東南今吳嘉禾五年張昭卒○目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

主權以下皆憚之卒年八十一遺令幅巾素冠斂以時服

綱夏四月武都氏王苻健降○冬十月有星孛於大辰又孛

於東方○目魏高堂隆上疏曰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四年 重

重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

盛天堦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敬之禮不宜

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植之子進曰臣聞君明

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降也叡

意乃解

綱魏司空陳羣卒○目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

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讓名臣奏議朝士乃

見羣諫書皆嘆息焉

綱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目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

景應選景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凌

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綱丁十五年魏景初元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

月○目高堂隆以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

色以變民耳目魏主叡從之遂以建丑之月爲正服色尚黃

牲用白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五年 重

綱魏以陳矯爲司徒○目初矯爲尚書令尚書郎廉昭以才

能得幸好發撻羣臣細過以媚上嘗奏左丞罰當關漢置當

欲曉即至門不依詔抵罪矯當連坐杜恕上疏曰陛下憂勞

萬幾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委

任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

陛下當思所以廣朝臣之心厲有道之節反使如廉昭者擾

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也○魏主叡嘗

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

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叡慙

而反叡嘗問矯司馬公懿也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

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綱魏制三祖為不毀之廟。○目魏有司奏以武皇帝為太祖文皇帝為高祖。今皇帝為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詔從之。

孫盛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君。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綱秋七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目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魏主獻欲討之。以母丘復儉為幽州刺

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諫曰：淵生

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妄矣。不聽。使儉率諸軍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

遂發兵逆儉於遼隧。漢縣故地在明海州衛東。儉與戰不利，引軍還。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誘鮮卑。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五年 三

綱皇后張氏崩。葬南陵。○魏主獻殺其後毛氏。○目郭夫人有

寵於魏主，獻毛后愛弛，獻遊後園，曲宴極樂，夫人請延皇后。獻不許，因禁左右不得宣毛后知之。明日謂獻曰：昨遊北園

樂乎？獻以左右泄之，殺十餘人，因賜后死。

綱冬十月，吳以諸葛恪為威北將軍。○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目魏主獻徙長安鐘虡索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

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

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乘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將奏沐浴以待

命。獻曰：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已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幽庭

矣。獻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昔漢武信神僊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

靈。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靈，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糜費。功夫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

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皆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

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縣官以配士為名，實納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謂選其美者進上，而以醜者配士。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五年 美

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夫君天下而不得萬姓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日費千金，而後庭之女椒房之家，賞賜橫與其費半軍，加以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

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聘寇賊之心矣。皆不聽。

綱魏光祿勳高堂隆卒。○目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

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其時也。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

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獻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綱魏作考課法，不果行。○目魏主獻疾，浮華之士詔吏部

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獻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漢後主

建興十五年

三月

中

綱鑑會編卷二十五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蜀漢紀 附魏 吳

後皇帝 下

文安 劉德芳 可正  
崑山 葉 濤 輯錄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元年 一

東○魏主獻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往還幾日？對曰：往日來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元年 一

○魏主獻問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獻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因薦韓暨、崔林、常林，乃用暨。  
○立貴人張氏為皇后，子璿為皇太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卻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議，以待訪問，如博士揆策。揆試取也，不知主文所問何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澹然之。

綱吳鑄當千大錢○秋八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目六月懿軍至遼東淵使其將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重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諸軍進至首山淵逆戰擊破之遂進圍襄平兩月餘不止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眾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雖當促之亦何所為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兩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兩霽懿乃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窮急糧

盡人相食八月使其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淵突圍走擊斬之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平。

綱冬十二月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為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目魏主叡寢疾浹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筆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政爾為猶言誠然如此乎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

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既而中變放資復入說又從之放請為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為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為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真之子也。

綱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目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

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無子養任城王楷之子芳為子封齊王至是即位孫盛曰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德垂風以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綱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目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事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

綱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目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

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無子養任城王楷之子芳為子封齊王至是即位孫盛曰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德垂風以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綱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目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事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

綱己未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目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

年八歲即日立為太子叡尋卒芳嗣位尊皇后為皇太后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明帝無子養任城王楷之子芳為子封齊王至是即位孫盛曰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德垂風以固維城之甚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綱二月魏以司馬懿為太傅何晏為尚書○目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事附勢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等為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



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為太傅自以其弟義訓等皆為將軍侍從出入禁闈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謚為尚書軌為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傳假謂義曰何平叔字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般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為揚州刺史綱夏以蔣琬為大司馬綱東曹掾楊戲素簡略琬與言論戲時不應或謂琬曰戲慢公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耳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王者請推治之琬曰吾誠不及前人無可推主者請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三年 四

問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坐事繫獄眾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綱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綱庚三年魏王曹芳正始元年春以張嶷為越嶲太守綱初越嶲蠻夷數叛殺太守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及疑為守招慰新附誅討疆猾郡界悉平復還舊治綱辛四年魏正始二年夏四月吳太子登卒

綱蔣琬徙屯涪綱時琬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刺史若維征行御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亦易請徙屯涪今綿州帝從之

綱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綱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十人中以二分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定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也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綱管寧卒於魏書法布衣也何以卒錄賢也書卒於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綱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服化年八十四卒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綱王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監軍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綱吳立子和為太子霸為魯王綱吳六年魏正始四年夏五月朔日食書法食既大變也事而漢亡矣故謹書之終綱日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既者十二無不有大應者也綱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綱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綱甲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為丞相綱三月魏曹爽寇漢中閏月費禕督諸軍救之綱魏征西將軍夏侯玄爽姑子也辟李勝為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

名於天下。勅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關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漢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山名在洋縣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閏月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葭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綱夏五月魏軍退走。○魏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畜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與夏侯玄與漢中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遂引

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  
綱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悟過人為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教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綱乙八年魏正始六年 吳赤烏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太子和與魯王霸交惡，仇黨疑貳，舉國中分，權長女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公主數譖毀夫人，太子權由是發怒，于夫

人以憂死。太子寵日衰，霸黨楊竺全寄等從而毀之，權惑陸遜以為言，權不悅，太常顧譚又疏請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全骨肉之恩，絕覬覦之望，以安太子。由是霸惡譚，吳主徙譚於交州，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且出楊竺等於外，霸竺譖之，吳主怒，遂誅粲。

綱吳丞相陸遜卒。○吳主以魯王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送葬東還，權以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權意稍解。

綱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葬惠陵○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十二月，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憚之，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帝愛之，

時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為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理宛獄，崇節儉，比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

在洛陽嘗欲小出，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之欲善也。如此，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省減樂官，停後宮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綱丙九年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春，魏擊高句驪克丸都。○幽州刺史母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官王位官數為侵叛，督諸軍討之位

官敗走儉遂屠九都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官不從退而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今其妻子遣將追位官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而還

綱秋九月吳以步騭為丞相○吳分荊州為二部○日以呂岱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諸葛恪督左部鎮武昌

綱赦○目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蹶蹶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九年十八

綱吳罷大錢○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綱丁卯十年魏正始八年春二月吳作太初宮○目吳主權詔徙武昌官材瓦修建業宮有司奏故宮歲久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伐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更通伐恐妨農桑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綱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靈魏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綱成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夏四月魏以徐邈為司空不受

○目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綱五月費禕出屯漢中○目自蔣琬及禕身雖居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綱已十二年魏嘉平元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目曹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

周謂疏通其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幾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爽信清河之詆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往見司馬懿有忿色而無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二年 九

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為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荊州過辭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眾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并州近

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為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

帝陵魏明帝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

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  
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  
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  
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  
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  
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  
行臣輒救主者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使  
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  
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惟免官而  
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  
出範乃出懿謂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鴛馬戀棧馬早豆必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二年

十

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  
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  
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  
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  
身義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  
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  
坐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  
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  
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宴鄧颺丁謐畢軌李  
勝等謀逆於是收爽義等并桓範張當俱夷三族爽司馬魯  
芝聞變欲赴難呼參軍辛敞毗之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

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  
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  
人在難猶或郵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  
人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歎曰吾不謀  
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  
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  
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  
令女早寡無子其父欲嫁之令女截耳自誓居常依爽爽誅  
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又斷其鼻其家驚  
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乃爾且夫家屯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二年

十

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  
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  
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賢之聽使乞于養為曹氏  
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  
品目曰唯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字玄是也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字師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況也晏聞平原管輅明  
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不及易  
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笑而贊之曰可謂  
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  
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

謙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舅聞之責其言大切答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怒以爲狂至是輅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爛浮容若稿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返福之象也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譚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二年 三

綱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魏護軍夏侯霸來奔○自姜維問之曰懿既得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名會之子也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綱冬十二月魏卽拜王凌爲太尉○自初凌以將軍假節督揚州西其甥令狐愚爲兖州刺史屯平阿甥舅竝典重兵專淮南之任陰謀以魏主制於疆臣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愚遣其將與楚王相聞凌子廣諫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驕奢平叔虛華丁畢鄧桓專競於世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變易朝典民莫之從故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不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

賢能先修朝政令副衆心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會愚病卒

綱魏光祿大夫徐邈卒○自盧欽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字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綱唐十三年 魏嘉平二年 吳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及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三年 三

將軍朱據冬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自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旣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孝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及矣不聽據與屈晃等率諸將吏詣闕請和而無難督官名陳正五營督官名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杖之一百遂廢和爲庶人賜霸死殺楊竺全寄明年立潘氏爲皇后

綱吳作堂邑 今泗塗塘 遣兵十萬作之以施北道

綱魏擊吳戰於江陵大破之

綱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夏四月魏司馬懿殺王凌及楚王吳大元元年

曹彪遂置諸王公於鄴○目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亮

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

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地名在宛

凌勢窮飲藥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屯三族

發凌愚冢剖棺暴尸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

察之不得與人文關初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

狐氏族父邵獨歎愚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及愚仕進有

名稱謂邵曰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如何邵不容私謂其妻

子曰公治愚性度猶如故必速汝曹矣後果滅族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延熙十四年古

綱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魏分匈奴部為二國

綱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目時權

頗寤太子和無罪欲召之不克以太子亮幼召諸葛恪付以

大事然嫌以剛狠自用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

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

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綱費禕北屯漢壽漢壽有二一在荆一在益此乃益州之縣今保寧府廣元縣也以陳祗守

尚書令

綱十五年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魏司馬師自為大將軍

綱吳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目吳主權復封和為南陽王

居長沙奮為齊王居武昌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綱夏四月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為太傅○目初吳

主權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展

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孫峻等屬以後事

而卒年七十一弘素與恪不平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

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謚權為大皇帝太子亮

即位以恪為太傅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

恩澤眾莫不悅

陳壽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故能擅江表成鼎峙之

於說說於行屠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綱吳徙其齊王奮於豫章○目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古

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恪

遣之賡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

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

代不易之道也大王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徇制度擅

發諸將私殺左右小大驚怪莫不寒心俚語曰明鑑所以照

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漢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若棄忘

先帝法教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

疾豈敢令詔敕不行於藩鎮邪奮懼遂行

綱冬十月吳諸葛恪修東興隄在今無為州東北十二月魏人擊之

恪與戰於徐塘魏人敗走○目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

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治至是恪更作大隄築兩

城使全端雷略二人之姓名守之魏諸葛誕言於司馬師曰今因

吳內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

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是時征南王和反胡遵母丘儉各

獻征吳之策詔和等三道擊吳恪與戰於徐塘與巢縣相近魏人

敗走吳獲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朝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

聽公休諸葛誕字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

雍州刺史陳太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名今山西之忻代境

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

皆愧悅

方孝孺曰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於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甚矣及徐塘之敗史氏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但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五年 去

事也由前之言則為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將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蓋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書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誌其微

凡頌師之美者似不可輕信也

綱西十六年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目初

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果至

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沉醉循刺殺之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

過張疑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不從故及

綱一月吳諸葛恪擊魏○靈初吳軍還自東興諸葛恪遂有

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爭不聽遂大

發州郡二十萬眾復擊魏圍魏新城在無為州南不克乃旋師由

是眾庶失望而怨譏興矣

綱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縣名今屬臨洮府○靈姜維負其才武

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

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

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

志乃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魏使郭淮陳太率師援之太至

雒門漢興縣有雒門聚今之伏羌縣境維以糧盡引還

綱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靈恪攻魏

不克還建業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峻因民怨眾怒搆謀吳主

亮置酒伏兵殺之以羣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并夷三族恪少

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常

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六年 去

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至是果敗初魏光祿大

夫張緝曰恪其不免乎司馬師曰何也緝曰威震其主功蓋

一國何以能久鄧艾亦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

念無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綱吳殺其南陽王和○目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

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

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

綱甲十七年魏王曹髦正元元年吳五鳳元年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

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氏○目初

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殺使閉門斷客後司

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

不得在位居常快快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怒以刀鐮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遷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獻狀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恢字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智字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傳報網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七年 八

報不受苟察怪而問之報曰太初玄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平叔晏字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玄茂颺字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報又以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綱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目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會召司馬昭擊姜維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師知之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乘近倡優不可

以承天緒奏收璽綬歸藩於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乃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

綱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揚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鑑初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子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將眾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遊兵師問計於河網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八年 九

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眾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癩創甚或謂師不宜自行師疑未決傳報曰淮楚勁兵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而起以弟昭兼領中軍留鎮洛陽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濊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其計命基進據南頓今項城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儉欽連不得戰退恐壽春見襲計



窮不知所爲會鄧艾將兵趨嘉城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卒遇之其子文奮年十八勇力絕人分兵二隊夜夾攻之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破皆破欽失期不應奮乃引還僉聞欽退恐懼夜走慎縣故城在今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僉三族欽以孤軍無繼遂詣峻降

〔綱〕魏大將軍司馬師卒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目〕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中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尚書傳蔽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綱〕秋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水名在今臨洮府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目〕維伐魏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還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八年 辛酉 五月  
保狄道城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以鄧艾陳太井力拒維太潛行夜至狄道據東南高山上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邪

〔綱〕丙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 春正月以姜維爲大將軍○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魏主髦視學

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艾與戰於段谷在翠昌府清水縣東南大破之蜀人由是怨維

〔綱〕八月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爲侍中輔政○吳大司馬呂岱卒○〔目〕始岱親近徐原賜以巾襦音勾單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原字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岱卒年九十六

〔綱〕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魏以虛毓爲司空○〔目〕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篋輒涕泣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十九年 辛酉 五月  
抱其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爲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漢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綱〕吳孫綝殺將軍王惇○〔目〕綝負責倨傲多行無禮惇與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綱〕二十二年 魏甘露二年 夏四月吳主亮親政○〔目〕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

〔綱〕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目〕姜維自狄道還駐鐘提地名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勝我虛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一也彼船我陸三也彼專攻我分守四也彼因食羗穀趣祁山熟麥五也賊有

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綱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目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及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爲死士司馬昭初秉政遣賈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名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延熙二十年 三五

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得士衆心中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詔以誕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同救誕屢戰皆敗吳人乃還

綱姜維伐魏○鑑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駱谷關名在今盤桓縣西南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小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約分

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寧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贖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綱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耀元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目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文欽被殺欽子鴛踰城歸昭因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進軍克之斬誕髦三族誕麾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元年 三五

下數百人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冒陳而死議者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阮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東河內近郡安處之昭欲因擊擊吳王基諫曰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修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于房

綱姜維引兵還維聞諸葛誕死而還○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秋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

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權中以綳為丞相封兄子皓南陽

子為烏程侯○目孫綰以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

據人宿衛恩幹綰三分屯諸營以自固亮惡之陰與全公

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

嚴整兵馬且戒紀勿令母知紀母綰姊也紀以告尚尚以語

紀母使人密語綰夜襲尚執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廢

亮迎琅邪王休立之大赦改元以綰為丞相荆州牧殺全尚

遷全公主於豫章并殺尚書桓彝以不肯署名廢立也○先

是丹陽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徒

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

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

網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元年 三十四 五百七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請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

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

以祭戰

綱十二月吳孫綰伏誅○目綰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張

布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國耳

布以告休衛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凡所請求無一違者至

是衛士又告綰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

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告以因臘會有陸兵

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綰稱疾休溷之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

斬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斷而埋之改葬諸葛恪等

○目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姜維建議以為諸

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退守漢樂二城敵攻關不克疲

乏引退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詔從之

綱二年 魏甘露四年 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 縣名今屬

井中○目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

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

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綱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瞻亮之

綱三年 魏元帝曹奂景元元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於

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目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

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

網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二年 三十五 五百七

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

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

日久矣朝廷四方不顧順逆之理皆為之致死且宿衛寡弱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

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

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與俱經不從髦遂

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

外人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

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

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傅孚奔往枕其股而哭甚哀日殺

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或之子之召之太曰論者以太方舅今舅不如太也子弟偏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字太卿何以處我太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太曰太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綱六月魏主奐立○目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三年 美 志行 五

綱吳作浦里塘○目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為難唯將軍濮陽典力主之功費不可勝數民大愁怨

綱吳會稽王亮自殺○目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官人告王禱祠有惡言吳主遂黜亮為侯官侯亮自殺

綱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目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

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廩音音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

妄舉苟言不合宜不加以賞則遠聽者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沈曰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

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若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

以其欵誠之心著也末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水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其不然雖縣重賞忠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綱辛四年 魏景元二年 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目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

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郎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

憎吳使薛翊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

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也籠也決也破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四年 毛 九上

綱鮮卑索頭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貢質於魏○目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可汗始疆大統國

三十六天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可汗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鮮卑別族

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縣故城在大同府西北部眾浸

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於魏因畱為質綱壬午 魏景元三年 吳永安五年 秋八月吳立子璽為太子

綱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目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

寇何以自存維遂伐魏洮陽洮陽洮水之北應是臨洮地舊注引為零陵者大謬鄧

艾與戰破之時黃皓用事與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  
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  
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  
遜辭而出帝救皓請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  
麥沓中故金城郡之西南羗地不敢歸成都

綱吳以濮陽興為丞相○目吳主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  
博士盛冲講論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  
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  
慝故不欲令人耳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  
入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五年

元

九上

綱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目魏譙郡嵇康才情遠邁  
博覽該通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  
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  
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  
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通脫輕視禮法縱酒沉酣遺落  
世事籍魏丞相掾瑀之子容貌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  
性不羈初曹爽召爲參軍籍以疾辭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  
遠識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由是不預世事遂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求婚於籍籍  
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  
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從容言於昭曰籍平生曾

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即拜爲東平相東平漢魏國名治須昌今東平州是籍乘

驢到任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聞步  
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雖不拘  
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毀瘠骨立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喜來  
手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齋酒挾琴造焉籍大  
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嘗與王戎飲酒時充  
州刺史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  
日問籍籍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若不如公榮者不敢不  
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公榮者昶字也又時率意獨駕不由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景耀五年

元

九上

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  
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坦率任意類如此咸字仲容武都太  
守熙之子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  
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猶  
褌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咸素幸姑婢姑  
歸夫家乃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及之與婢累騎而  
還論者非之劉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之曰死便埋我嘗病酒其妻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  
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  
具酒肉來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  
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乃飲酒噉肉頽然復醉嘗與

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會至康不為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溪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鍾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斬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景耀五年

漢後主景耀五年

山名在令樺縣隱士孫

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初康嘗謁蘇門令樺縣隱士孫登三年無所言將別康固請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乃全其光于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及於禍故在獄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魏司馬昭忠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鹵今吳地廣大下濕攻之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今紿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

中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在成都及陰平今文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景耀元年

魏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斷其私祠以崇正禮從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景耀元年

蜀道趣甘松今四川松潘衛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

祁山趣武街今陝西階州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

斜谷駱谷于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

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

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會使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

格鬪而死會長驅而前維聞鍾會諸軍已寇漢中引兵與廖

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在今保寧府劍州以拒會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景耀元年

丁封孫異向沔中救漢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漢後主景耀元年

終爲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嘗爲畫籌後遇朋人不足凡射者分兩朋朋人均敵以較勝負以舒滿數舒容範圍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爲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典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漢器重之

綱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目時姜維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欲引還鄧艾上言漢兵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炎興元年 三

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縣名今屬龍安府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綱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目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野不可禁制譙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送士民籍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帝面縛率太子諸王及羣臣詣軍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禁軍士無得擄略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姜維得帝救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權還其印綬節蓋漢亡

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義美矣劉璋弱而兼之遂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而結宜矣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漢後主 炎興元年 三

右蜀漢昭烈及後帝共四十三年自前漢至帝禪凡二十六帝合四百六十九年

綱吳兵還○目吳聞漢亡乃罷兵初魏之攻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亡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根本固矣茲計立矣今蜀閩宦專朝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綱魏赦益州復半租五年○魏以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

綱甲魏咸熙元年吳主孫皓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目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勞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宜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與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說會舉事與之情好惟甚因艾承制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魏元帝 咸熙元年

子重

專權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表章皆易其言令恃傲至是詔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喪稱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召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外解會信之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信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觀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梃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語皆徧諸軍

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斬會及

維死喪狼籍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舍之及是瓘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字瓘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魏元帝 咸熙元年

子重

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幸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尹起莘曰鍾鄧設謀動眾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綱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目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



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綱魏廢故漢帝禪為安樂公。○日禪舉家遷洛陽，秘書郎郗正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也。

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憤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

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綱秋七月，魏使荀頡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從晉王昭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魏元帝 咸熙元年 美 卅九

綱吳主休廂，烏程侯皓立。○日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漢陽興入，令子寧音出拜，把興臂，指寧託之，而卒。諡曰景帝。

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將軍張布與興說朱太后，欲立烏程侯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荀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綱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日初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司馬師

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歷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曰：「中撫

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綱十一月，吳殺其丞相漢陽興，左將軍張布。○日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苑中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得志，驕暴盈多忌諱。

好酒色，大小失望。漢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興布入朝，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右魏自曹丕至奂，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魏元帝 咸熙元年 美 卅九

綱鑑會編卷二十六 魏元帝 咸熙元年 美 卅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澧 輯錄

晉紀司馬氏河內溫人溫本晉地

世祖武皇帝

孫昭之子也襲封晉王未幾代魏自立建

都洛陽在位二十五年崩壽五十五

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七月吳王殺景后及其二子○

八月魏晉王昭卒謚文王葬崇陽陵太子炎嗣○冬吳遷都武昌

綱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目魏主禪位

於晉出舍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歎不自

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王為

陳留王即宮於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景王文王

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綱晉大封宗室○目封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仲東莞王

弟攸齊王其餘封拜有差使宣帝之子也晉王懲魏氏孤立

之敵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

綱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目晉主承魏氏刻薄

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太常許奇父

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晉主乃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為

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

綱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鑑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

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

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

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

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使玄

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綱西晉泰始二年春正月晉立七廟○目初漢征西將軍司

馬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頽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生

宣帝至是即用魏廟祭征西將軍以下并景帝為七室

綱晉除郊祀五帝座○目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

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主王肅外

孫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綱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目吳使者丁忠還說吳主曰北

方無守戰之備弋陽魏郡治西陽今光山縣是可襲而取吳主以問羣臣

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

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微倖求勝未見其利也

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綱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目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

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至

是謁陵詔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

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

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始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能終直庶之有子者經之禮以為沈痛况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子以父為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百世不易之經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獨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倚之徒固陋庸臣不能將順其美惜哉綱吳以陸凱萬彀為左右丞相○目吳主惡人視已羣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二年 三

主乃聽凱視初吳主從步闡之請遷都武昌揚州之民汜流供給甚苦之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國以民為本國無蓄積則民漸至暴露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綱冬十一月晉并圓丘方澤之祀於南北郊○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十二月吳還都建業○目吳主還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雷鎮武昌朝士以牧尊威推令諫譟勝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死后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眾又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綱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目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曲赦朕無取焉遂不赦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晉王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其令太子中拜禮

綱晉徵健為李密不至○目晉王徵健為今為敬州府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陳情表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綱夏六月吳作昭明宮○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工費以億萬計陸凱及中書丞華覈皆諫不聽時吳俗奢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仿倣兵民之家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

綱秋九月晉禁星氣識緯之學○晉遺索頭質子歸國

綱晉泰始四年春正月晉律令成張華請抄死罪條目以示民從之○晉立考課法不果行○目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

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可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綱晉王親耕籍田○三月晉太后王氏崩○晉王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以終三年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四年 五

綱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綱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晉揚州都督石苞罷○石苞久在淮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其與吳通晉王徵之苞椽孫鑠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晉王聞之意解苞以公還家

綱己酉泰始五年春二月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晉王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

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綱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晉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王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也著募子名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又以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璜雅有德業與立淡交晉王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璜聞之曰廣休立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綱冬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陸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王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王素銜其切直徙其家建安縣今屬建寧府

綱庚寅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今屬東縣

綱抗以吳王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王不納時何定弄權使諸將各上一御犬一犬直繼

數十匹纓緹直錢一萬以捕鬼供尉吳王以為忠賜爵列侯抗上表諫吳王不從

綱六月晉胡烈擊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死鮮卑俗稱婢曰秃髮其先乃婢因以爲氏史曰其先壽闢之在孕母相被氏因殺而產於被中

鮮卑俗謂被爲秃髮後因而氏焉樹機能名也壽闢之孫綱辛酉泰始七年

吳王大舉兵遊華里在東業西不至而還○目吳人刁玄詐增識

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王信之

大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

倒戈吳王聞之乃還

綱夏四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擊之敗死○目初大司馬

陳騫言於晉王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非綏邊之才也將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七年 七

爲國耻晉王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不信也至是烈與弘

相繼敗死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王乃悔之

綱秋七月吳復取交趾○目吳三攻交趾皆敗沒至是遣陶

璜李勗等擊取之九真日南皆漢郡名今俱入安南界皆降以璜爲交趾

牧璜討降夸豫州境皆平

綱冬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晉安樂公劉禪卒諡曰思

綱壬寅泰始八年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晉○二月晉太子

衷納妃賈氏此何以書志亂始也○目初侍中尚書令賈充

文帝時已罷任用事晉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爲

人巧佞與太尉荀顛侍中荀勗越騎校尉馮紇相爲黨友朝

野惡之晉王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

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

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

與充不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王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

臣以鎮撫之晉王問誰可者愷及純因薦充使督秦雍諸軍

充患之問計於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

不辭而自畱矣晉王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路楊

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王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

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

黑后固稱賈女有淑德又密使荀顛荀勗等皆稱賈女之賢

晉王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

畏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八年 八

綱晉太宰安平王孚卒○目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

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晉王卽位恩禮尤重孚雖見尊

寵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

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

棺卒年九十三諡曰獻

綱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目晉王與右將軍皇甫陶論

事陶爭辯不已徽請罪之晉王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

職妄奏可免其官

綱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爲益州

刺史○目濬時益州牙門將張弘作亂殺刺史皇甫晏廣漢主

祜參軍祜淡知其才嘗曰濟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時晉王與祜陰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雷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時作船木梯音肺削木板也蔽江而下吳建平今歸州太守吾彥取以白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王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綱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賈充與侍中任愷皆為晉王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朋黨晉王召充愷宴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拜謝既而以晉王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出為吏部尚書而與荀勗馮統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八年 九

綱九月吳步闡據西陵今夔州叛降晉○百闡世在西陵猝被徵懼有讒遂據城降晉

綱冬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百抗聞闡叛急將兵討之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陵誅闡吳王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後八年果降晉吳王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若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

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已合成藥也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字祜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利吳王用諸將謀數

侵盜晉邊抗上疏曰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吳王不從祜

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字行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八年 十

當國羊公無德

綱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純榮宦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綱吳殺其丞相萬或將軍雷平大司農樓玄○吳王遊華里萬或與將軍雷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王聞之因會以毒酒飲或及平不死或自殺平憂慙而卒吳王以樓玄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王浸不悅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與國之君樂聞其

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舉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生死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非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怨歎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人北敵注目何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吳王浚恨之於是左右誣玄與邵誑誦俱被詰責徙玄於交趾竟殺之

綱晉泰始九年夏四月晉以鄧艾孫朗為郎中○目初鄧

艾之死人皆寃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王卽位議郎段灼上

疏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泰始九年 十一

下甸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王善

其言而不能從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

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

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晉王笑曰卿言起我意乃

以朗為郎中

綱吳王殺其侍中韋昭○目吳人多言祥瑞者吳王以問昭

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昭領國史吳王欲為其父作紀昭

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吳王不悅吳王飲羣臣酒不問能

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強又酒後使侍臣

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王積怒

遂誅之

綱秋七月晉選公卿女備六宮○目晉王詔選公卿以下女

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公卿

女中選者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於是

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

綱九月吳殺其司市陳聲○目吳王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

聲繩之以法吳王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四望山名在今江寧城西

綱甲晉泰始十年春三月晉取良家女入宮○目詔又取良

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

於外

綱吳殺其章安侯奮○目吳民間訛言奮當為天子吳王誅

之及其五子

綱秋七月晉后楊氏殂○目后有疾見晉王素幸胡夫人

女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肩有

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晉王流涕許之遂殂既葬晉

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達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

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

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

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

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

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

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

王從之

司馬光曰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然不若陳遠之言質畧而敦實也

綱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山濤典選十餘年甄分別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

綱晉以嵇紹為秘書丞○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司馬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

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泰始十年 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我遂不仕而終

司馬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事晉室可也嵇紹苟無

於君子之議乎於君子之議乎

綱吳大司馬荆州牧陸抗卒○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犇雷邁非

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西陵國之也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

郡荆州非吾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蘇

齊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少何耶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有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勵行此

及耕年州府交辟

綱晉作河橋○杜預以孟津渡險請作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為之及橋成晉主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綱晉邵陵公曹芳卒○謚曰厲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及

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辭不受粲不言者凡三十六年卒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綱吳比三年大疫續乙晉咸寧元年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自邵中風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咸寧元年 不能言吳王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燒鋸斷其頭徙其家於臨海

綱夏六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索頭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漢汗入貢於晉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留之又密路其

諸部大人離間之

綱冬晉追尊祖宗廟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

綱西晉咸寧二年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在今杭州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湖塞

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街壁之事也初吳人掘



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王因改元天册至是或獻小石刻皇  
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

謂當太平吳王遣使者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  
還以聞吳王大喜封其山爲王又改明年元曰天紀

綱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書熊睦○目詠爲湘東太守不  
出算緡吳王斬之徇首諸郡浚爲會稽太守公清有政績值  
郡早饑表求振貸吳王以爲收私恩遣使梟首睦微有所諫  
吳王以刀鏝撞殺之身無完肌

綱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目祜請伐吳曰期運雖  
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  
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咸寧二年 五

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阻險不可保也蜀之爲國  
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  
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  
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  
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  
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  
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  
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  
爲吳謀矣晉王濬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祜復表曰吳  
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  
統尤以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

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王  
意合贊成其計

綱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目晉王初聘后后  
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  
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王許之竟立后以駿爲將軍封侯  
尚書褚翊郭奕皆表駿器小不可任社稷之重晉王不從駿  
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  
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綱晉武帝 咸寧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三月晉討樹機能破之  
降諸胡二十萬口○秋七月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  
侯○目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  
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  
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  
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綱冬十二月吳人襲晉江夏汝南大畧而還○目吳人襲晉  
江夏汝南畧千餘家晉王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并欲  
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  
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  
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耳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  
己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綱索頭拓跋力微死○目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諸部大  
人共譖而殺之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

袁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  
璿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璿功封其弟為亭  
侯自東漢以來有鄉侯亭侯之  
爵舊註以亭為縣名者大謬

綱成晉咸寧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綱成晉天紀二年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  
而沒吳人更立令王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華淩然  
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王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  
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  
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綱秋晉大水螟○綱詔以水災問王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  
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  
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  
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晉王從  
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綱吳殺其中書令張尚○綱吳王忌勝己者尚為人辯捷談  
論每出其表吳王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  
下有百觚之量吳王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  
殺之平原君強子高酒曰堯舜千鍾孔子  
百觚子路監尚飲百榼子何辭焉

綱冬十月晉以衛璿為尚書令○綱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  
愚不堪為嗣璿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在洛陽  
縣魏文

帝所築高十三丈  
登之可見孟津璿陽醉跪晉王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王

曰公所言何邪璿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  
晉王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  
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  
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  
與我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晉王省之甚  
悅先以示璿璿大踴躍買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璿老奴幾破  
汝家

綱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綱太醫司馬程據獻雉  
頭裘雉頭毛  
所織者晉王焚之於殿前故有是詔

綱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鉅平侯羊祜卒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晉武帝咸寧四年

綱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王哭之甚哀謚曰成南州民  
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  
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  
謂之墮淚碑晉書羊祜每登峴山置酒當謂從事鄉湛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漣  
沒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  
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

綱晉司空何曾卒○綱曾厚自奉養日食萬錢子劭日食  
二萬錢  
隸劉毅數劾之晉王不問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  
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  
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晉王策謚  
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  
綱晉清惠侯傅玄卒○綱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

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踰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遊震懾臺閣生風卒謚曰剛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綱己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入晉涼州晉遣將軍馬隆

擊之○目初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意請發兵討之朝議

皆以為出兵大事鹵不足憂及陷涼州晉王歎曰誰能為我

討此鹵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王曰

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

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鹵不足平也晉王以為討鹵將軍

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三千鈞為鈞挽弩九石四鈞為一石者取

之立標簡試自且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

綱晉會編卷二十一晉武帝咸寧五年 九

至武庫選仗晉王命惟隆所取仍給二年軍資而遣之

綱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目初魏曹操分南匈奴為五

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字元海初漢高以公主妻

幼而僑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終灌

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終灌遇文帝而不能與

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

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

晉王晉王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才陛下任以東南之

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琰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雖

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王問將於李意意對曰

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

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

患方更深耳晉王乃止東萊王彌有學術勇略人謂之飛豹

淵與之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淵太原人惠銅觀人

二人為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歎歎流涕齊王攸聞之

言於晉王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

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王然之

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綱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目吳主每宴羣臣咸令

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

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

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王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

綱晉會編卷二十七晉武帝咸寧五年 十

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

事機晉王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凡事當

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必

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己功不在身

各耻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耳晉王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

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王淫暴誅殺賢能

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王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

書量計運漕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佃出涂

益州水名出中王渾出江西晉時稱廬江舒皖為王戎出武昌胡

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出巴東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

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充固陳伐吳不利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乃受命將中軍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綱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目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王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

綱晉詔議省吏員○目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爲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網荀宥小失變常以微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元年 主 行英 五十四

并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 綱 太康元年 綱曰是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出降○目正 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在今州東南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積要害處竝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編竹爲之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宜都縣有荆門山吳於此築城以鎮江路舊註爲今之荆 夷道今宜都縣杜預遣牙門周旨帥奇兵八百夜渡江門州者謬

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在巴東縣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杜預進克江陵於是沅湘楚之南境以南接於交廣二州名今之兩廣安南也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撫之乃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牛渚磯名在今太平府北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蜀兵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元年 主 行英 五十四 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周浚戰大敗於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諸葛也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不宜受制於我遂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自武昌順流而下吳王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

造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

鄆那王伯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請降而送  
璽綬於伯濬舟師過三山磯名在今繁昌縣東北渾遣人要濬論事濬

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  
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王皓面縛輿觀詣軍門降濬為解縛

焚觀收六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三十  
三萬○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

太傅之功也驃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弱冠  
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  
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

召軍還以為後圖雖腹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元年 三

意華但與吾同耳杜預聞之馳表固爭使至而吳已降充慙  
懼請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尹起莘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  
頭吳主皓出降則其功固有所歸矣此論功行  
賞之斷案也

右吳孫權至皓凡四王共六十年自權己酉年稱帝至  
皓庚子凡五十二年

綱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目五

月皓至泥首面縛詔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  
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

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  
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擊人目剝人

而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  
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對曰

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  
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王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

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  
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鄆那王妃家因就見焉靚

逃於厠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  
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

坐  
綱封拜平吳功臣○鑑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  
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皓降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元年 三

勸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濬爭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  
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王宗黨彊盛有司奏請檻車徵

濬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進見陳其  
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

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  
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

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頗  
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

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  
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為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

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勸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濬

清水二水名出魯山清出以浸田萬餘頃開陽口通零桂嵩縣俱南流入南陽境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

綱冬十月初置司州○目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仍治洛陽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綱詔罷諸州郡兵○目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輟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

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

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綱鑑會編卷二十七晉武帝 太康二年 壬

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綱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目帝既平吳頗

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

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

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綱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晉郡名今為縣○目初鮮卑莫獲

跋自塞外人居遼西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世附中

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

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

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粗惡歷古為患

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從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

綱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鑑禮畢帝問司隸校尉

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

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

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

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侍寵

驕後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不得已免琇官琇景獻后

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

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糒米糖澳金崇

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

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

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

足為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

七株如愷比者甚眾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

食肉衣錦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

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

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綱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目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

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淺疾之會

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

旨勗因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

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漢高尊寵五王，而誅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大逆耳。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言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綱夏四月，魯公賈充卒。○目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帝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昔郟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郟。莒麻姓，郟姓立異。絕父祖之血食。姓為後故云滅也。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三年

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綱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目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珉皆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駿李惠羊秀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王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王表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遺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而惠遂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惠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綱散騎常侍薛榮卒。○目或謂吳郡陸喜曰：榮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觀榮之處身，其四五之間乎？綱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物殊禮。○目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夷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四年五年

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其殆矣。乃奏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遂免志官。專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綱三月，大司馬齊王攸卒。○目攸憤怨發病，嘔血而薨。帝往臨喪，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每引同處，必擇言而後發。綱夏，瑯琊王佃卒。綱冬，歸命侯孫皓卒。綱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目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

按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綱目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目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

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

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疑

結於大臣二也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抑功實而

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六年 元

品七也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

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

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做法更立一代之美

制帝善其言終不能改。

綱目王渾為尚書左僕射。○目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復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

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曰頗知媿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  
綱目慕容廆寇遼西。○目初慕容涉歸卒弟劼篡立至是劼為其下所殺迎涉歸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

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畧甚眾自是每歲犯邊。

綱目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目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

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月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綱目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

綱目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尹起莘曰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非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太廟殿陷星隕如雨迭書於冊使其惕然知痛恐懼修省猶或天意可回今乃昏於沈湎恬弗之警然後天亦不復示戒而帝遂即世矣人主觀此可不知所警懼也哉。

綱目十年夏四月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冬十一月尚

書令荀勗卒。○勗最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

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悞悞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中書諸君何賀邪勗妙有術解嘗在帝坐進飯謂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眾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世多服其明識。

綱目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目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為豫州都督又徙

皇子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瑋為楚王都督荊州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允為長沙王穎

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適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率



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善進取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謝除官之章表也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

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己而賢知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馳驚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時救敝亦宜以漸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持京邑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十年 三 維伯 五百五

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漢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帝不能用

綱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目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綱成十一年 惠帝承 夏四月帝崩太子衷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以楊駿為太尉輔政○目帝疾篤楊駿獨侍禁中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會帝復逃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

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密遣兵圍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賀善曰晉武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傅玄為諫官書用故漢名臣子孫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允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譏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淡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為樂無淡長思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五月葬峻陽陵在洛陽縣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目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將軍傅祗散騎侍郎何攀皆言其不可駿不從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武帝 太康十一年 三 維伯 五百五

綱以舅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目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駿

姑子弘訓少府劓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字雖間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維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綱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太子。○目適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未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綱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瑯琊王觀卒謚曰恭子濟嗣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壽而崩壽四十八

綱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氏為庶人○目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欲廢之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知其不助己反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駿所抑殿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賈后乃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璋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兵討之太后聞變題帛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

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燒駿府殺駿遂收琬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賈后矯詔送太后於永寧宮又諷有司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墉城又奏誅駿妻龐氏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

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綱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目亮欲悅眾論誅楊駿功督將封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璋等並預政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歐陽建繆徵杜斌擊虞左思牽秀諸葛詮王粹杜育鄒健崔基劉瓌和郁周恢陳瞻許猛劉訥劉興與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詭每謐及廣城君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詭每謐及廣城君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元年

諱

郭懷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綱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璋○目亮瓘以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遣之之國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璋自昵於賈后后留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召璋屯諸宮門免亮瓘官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矯詔以兵圍亮府亮被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璋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及其子恒嶽裔與諸孫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故子孫皆及於禍盛因說璋誅賈郭以

正王室璋未決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王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使齎賜虞幡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王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訟瓘冤乃詔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綱以賈模張華裴頠音進為侍中並管機要○目賈謐與后謀以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眾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頗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綱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於金墉城○志初晉惠帝元康二年至五年  
綱目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綱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漢三  
綱四年大饑○司隸校尉傅咸卒○目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綱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綱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漢五○荆揚兖豫青徐州大水書法大異也水殆半天下矣終綱目水連數州者十一未有多於此者也

綱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索頭分其國為三部○目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在今易州北一居代郡

參合陂在今朔州境之北使兄子猗在統之二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在今大同府西北使猗也弟猗盧統之

綱六年夏匈奴郝度元反○目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彤得免倫遂用秀計漢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尚書事華與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綱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目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

綱晉惠帝元康六年  
綱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綱關中饑疫○十二月略陽氏楊茂搜據仇池○目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今在華昌西和縣南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

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強盛徙居略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

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  
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綱目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目萬年  
屯梁山在今乾州西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處以五千兵擊

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恥彤駿逼遣之處  
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

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  
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綱目秋七月雍秦旱疫米斛萬錢○九月以王戎為司徒○目戎為  
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遊畋性復貪吝園

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七年 三

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  
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

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  
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多慕

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  
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音寗字猶言佳地也兒然談天下蒼

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  
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

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母輔之謝鯤王  
尼畢卓皆以任意放誕卓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夜  
至甕間盜飲為學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

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  
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

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  
矣王衍甚重之裴頠雖著崇有論以釋其蔽而行處之自若

衍既有盛名而妙善玄言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由是後進之士莫不景慕

皆矜尚浮誕遂成風俗焉晉書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

人事行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  
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

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  
婢以錢繞林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去其

指意如此○初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鄉議衍將不許從  
兄戎勸衍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

綱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八年 三  
綱目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遣侍御史李苾慰

勞漢川流民○目略陽巴氏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  
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浮饑略陽天水等六郡

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  
之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

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  
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  
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  
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綱目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目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用  
使討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綱目九年春正月孟觀擊齊萬年獲之○目太子洗馬江統

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

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

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兵

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亦不侵而已魏武帝徙武

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

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士庶翫習侮其輕

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庶則坐生其心以

貪悍之性挾憤怨之氣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

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微弱勢力不

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

豈須夸鹵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

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綱目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顥為鎮西將軍鎮

關中○目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

於賈后出之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顥安

平獻王孚之孫也輕財好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綱目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目賈后淫虐

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晉書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美容止

吏云先行達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隍少年厭

之欲誓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籠箱中行可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无

晉書

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時他人人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頠與模及張華

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

行之倘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

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昏虐

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

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

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

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

卒頠雅望素隆人惟恐其不居權位及拜尚書僕射又詔專

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不聽帝為人驍駿思疑嘗在華林園

在河南府城東北魏明帝所建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

綱目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甲

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臣下

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

行曾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取方圓

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

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

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

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極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

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

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爭之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

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

民字願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

而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秦始

安徙至洛陽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網冬十二月廢太子適為庶人○目初廣城君郭槐賈后母也

后無子常勤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

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

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

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武帝後

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

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麩等物

而取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

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

切太子患之置鍼著錫常所坐檀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

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數譖太子於后后乃宣揚

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內棄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托

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左衛率劉卞知

之以計于張華欲請太子先廢后華不能用后黨頗聞其謀

乃出卞為雍州刺史卞懼飲藥而死至是后詐稱帝不豫召

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

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

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

手了之太子醉迷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

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令賜死諸

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

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

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

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彰臧尚皆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

婚詔許之殺謝淑媛彰亦尋卒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網鑑會編卷二十七 晉惠帝 元康九年 望

文安

崑山

晉紀

孝惠皇帝

綱庚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適於許昌○三月尉氏縣

今屬開封府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拆裂也中台

也○目張華少子遼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

之

綱皇后殺故太子適○目太子既廢眾情忿怒衛督司馬雅

與殿中郎士猗等令孫秀說趙王倫廢賈后復太子倫然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康元年 一

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

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

以免罪耳必不淺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

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

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

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綱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

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鑑趙王倫孫秀使

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

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救三部

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眾皆從

之開門夜入排閣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使齊王罔入殿

廢賈后后與罔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罔曰有

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閭遙呼帝曰陛下

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罔曰起事者誰罔曰梁趙后

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怨遂廢后為庶人送金

墉城倫陰與秀謀篡位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

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

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

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

之夷三族并誅董猛孫慮程據韓壽賈午趙粲等閭縱撫張

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倫自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康元年 二

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秀等俱據兵權文武封侯者

數千人倫素庸愚受制於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

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追復故太子適位號立臧為臨淮王倫

欲收人望選用名士束皙陸機等為記室參軍遂矯詔遣使

齎金屑酒賜賈后死

綱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

倫不克而死○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書法潘

黨也書殺而具官石賈謐○鑑初岳父苻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吏

給岳役岳惡其狡黠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倫輔政秀為中

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曠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

愛妾綠珠美而艷善吹笛秀使人求之使者三反崇終不許  
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岳陰勸淮南王  
允齊王罔圖倫秀倫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岳建等崇正宴  
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  
及車載詣東市乃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  
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嘗謂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  
不已乎乾音干乾沒原本註釋甚多而終無確義總是趨逐勢利之意也及敗岳謝母曰負  
阿母遂皆族誅

綱以齊王罔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孫秀憚其在內故出之○趙王倫自  
加九錫○目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以為不可張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康元年 三

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  
加倫九錫復加倫子芳芳無反及秀林等官並居顯要倫及諸  
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  
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奴  
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綱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尚書即玄之女秀之黨也○前益州刺史趙廞

音反○目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廞賈后之姻親也  
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  
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爪牙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  
等以兵歸之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以斷北道  
綱西 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目散騎常侍

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  
縱橫鮮卑為寇軌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綱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於金墉城殺太孫臧○目以孫秀  
為侍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  
貂蟬盈坐貂蟬侍中常侍冠也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取其居高清潔故以為冠飾時人為  
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  
鑄印不給以白版封之

綱巴氏李特殺趙廞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目李庠驍勇  
得衆心廞忌而殺之復用特為督將特怨廞遂攻殺之詔拜  
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驥迎  
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冉諫尚不從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寧元年 四

綱三月齊王罔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等舉兵討倫倫遣兵  
拒之○目齊王罔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  
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遠近  
響應衆二十餘萬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等拒罔秀子會  
等拒穎

綱閏月自正月至於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夏四月  
成都王穎討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  
倫伏誅○目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等所敗穎欲退  
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  
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會等皆  
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於洩水在濟縣



等大敗穎遂濟河自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  
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兵入宮三部司馬為內應攻孫秀  
於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於金墉城自端門入  
升殿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  
所拜者皆黜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顯皆至洛陽自兵興  
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

綱六月以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  
王顯為太尉各還鎮○時齊成都河間王府各置掾屬四  
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新野王  
欽說問奪穎兵權常山王乂亦勸穎圖問問者憂懼盧志謂  
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寧元年 五

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問功德  
宜委以萬機卿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問辟劉殷為  
軍諮祭酒曹攄為記室江統苟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為掾顧  
榮王豹為主簿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  
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儻  
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穎至鄴  
讓九錫殊禮表論典義功臣乞運河北邸閣米以振陽翟饑  
民斂祭黃橋戰士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  
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初問疑中書郎陸機為  
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為辨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內史  
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

還吳機以愛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  
去

綱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鑑初朝廷符下秦雍召  
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  
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遂有招徠之志時流民布在梁益  
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德  
之多相帥歸特特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至是廣漢太守辛  
冉犍為太守李苾帥兵討特特發伏擊之死者甚眾於是流  
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進兵攻德陽辛冉敗走特  
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  
政肅然蜀民大悅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寧元年 六

綱壬午 太安元年夏河間王顯遣兵擊李特不克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  
○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目齊王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  
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  
上表請立為皇太子以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  
中書監

綱秋八月廣漢太守張微擊李特敗死羅尚擊之亦敗○冬  
十二月河間王顯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問○鑑齊王問既得  
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稽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  
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趙王倫遷帝於金墉城大司馬無忘穎上問  
倫於穎上屢為大將軍無忘黃橋孫會等所敗則禍亂之  
萌無由而兆矣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

選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以爲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罔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摅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摅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寒裳去之，斯善之善。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太安元年 七

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徙爲中書侍郎。潁川處士庾袞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賤於罔，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請王自爲南州伯治，宛各統王侯，以夾輔王室。長沙王又見豹賤，以爲離間骨肉，請罔誅之。豹將死曰：懸我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顥本附趙王倫，恨之，顥長史李含說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討齊，齊王必誅長沙。我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

勲也。顥從之，遂表陳罔罪，請長沙王又廢罔，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顥表至，罔大懼，遣董艾襲之。艾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衆大敗，執罔斬之，同黨皆夷三族。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太安二年 八

綱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諡曰魏元皇帝

綱 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目特潛渡江，擊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入據之。赦境內，改元建初。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益盛。尚遣兵掩襲特營，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及蕩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益州牧，尚遣督護何

冲攻流，流大破之，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中矛而死。初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驤及特子雄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綱 夏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詔以劉弘都督荆州軍事。○目新野王歆督荆州，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郡名今信陽州蠻張昌聚衆作亂，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奔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南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主，而自爲相國，建元神鳳。江河間所在應之。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荆州刺史劉弘代歆。弘以南蠻長史廬江陶侃爲大都護，牙門蔣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昌

攻之不克。

綱李雄攻陷郾城○今郾城太守遂取郾今郾城

城李流徙屯之。時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今雲南或

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所掠流衆饑困惟涪陵千餘家依

青城山在今潼關處士范長生以居平西參軍徐舉說盧尚求

守汶山要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怨之遂降於流說長

生資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綱秋七月劉弘遣陶侃擊張昌昌走衆降別將石水據臨淮

不下○目是時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

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弘遣侃攻昌於竟陵大破

之昌逃於下雋山下雋漢縣按一統志武昌之崇陽辰州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太安二年 九

其衆悉降惟石水尚據臨淮○初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

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

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弘謂曰吾昔爲

羊公也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

守宰多闕弘表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婿

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

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

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

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之。

綱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顥顥將張方

入城大掠○目顥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

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己爲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

功驕恣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與顥共攻乂盧志等諫穎不

聽與顥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

朝政請遣乂還國誅玄之等詔曰穎顥敢舉兵向闕吾將親

帥六軍討之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顥以張方爲

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

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

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

謂吾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持兩端者似之適所以速禍也又使皇甫

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於芒山玄之憂

懼而卒帝遂幸緱氏漢縣今省入偃師擊牽秀走之方入京城大掠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太安二年 十

死者萬計。

尹起莘曰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共就是就非

綱目大書其反畧不少者顥舉兵晉紀通鑑皆未明言二人之反今

又而討之遂廢帝立穎何哉顥初用李含計欲俟冏殺

也今又舉兵向闕穎是顥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預聞者

殺忠義之士是非非反而何

綱李流死李雄代領其衆○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

戰於建春門大破之○目帝自緱氏還宮乂奉帝與陸機戰

於建春門機軍大敗初宦者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

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

父居之邪玖淡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

主者超將錢騎直入麾下奪之顥謂機曰貉奴能作督否機

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

戰敗沒政疑機殺之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  
語事政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  
著白帔與秀相見為戲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秀遂殺之穎又收其弟雲及拯下獄穎欲宥雲政催殺之夷  
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蹀蹀兩旁曰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

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  
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  
誣之乎政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  
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

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政又殺之  
綱十一月長沙王父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太安二年 十一  
州刺史劉沈討顥○目父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

走遂大敗眾懼欲夜遁方曰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乃夜潛  
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又兵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  
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票騎主簿祖逖言於父

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  
顥顥窘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合七  
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尋與顥黨張輔戰敗被執沈謂顥

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菹醢之戮其甘如齎顥怒斬之  
綱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攻石冰○目玘等起兵江東以  
討冰推前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  
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

卓皆起兵以應秘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  
壽春征東將軍劉準不知所為廣陵度支陳敏統眾在壽春  
謂準曰此等以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離請  
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綱閏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封鮮卑段務勿塵為遼  
西公○目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  
女妻務勿塵一女妻宇文素怒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  
浚沈之子也

綱甲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  
李雄建興元年○是歲晉閏二月春正月尚  
書令樂廣卒○目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父以問  
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父猶疑之廣以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興元年 十一

憂卒  
綱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父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  
鎮鄴○目父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  
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

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父遣人密告方方炙殺之穎  
入京師復還鎮於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  
等帥兵屯城門悉易殿中宿衛兵

綱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尊○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  
擊石冰於建康斬之○目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縛皆捷  
遂與玘合攻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  
功賞朝廷以敏為廣陵相

綱顯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穎遂以帝入鄴越走歸國。穎僭修日甚嬖幸用事大失眾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豨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還至安陽縣名今屬彰德府穎遣石超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今湯陰縣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草中亡六璽穎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承興元年 志行 五百五

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豨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綱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八月穎殺東安王繇琅瑯王睿繇兄子也走歸國。○目睿沈敏有度量與參軍王導素相親善導光祿大夫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津吏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面笑曰舍長常人相輕之辭典詭稱睿舍長以惑津吏也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綱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鑑初

穎表匈奴左賢王匈奴官號也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弩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能禦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順制逆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威恩遠著王浚豎子東嬴踈屬豈能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承興元年 志行 五百六

與殿下爭衡但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且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恐威權不復在殿下矣宜靜以鎮之淵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以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承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劉宣等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漢縣今屬永寧州綱幽并州兵至鄴穎以帝還洛陽王浚大掠鄴中而還。目王浚東瀛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漢縣今屬人趙州乘勝進軍鄴中奔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齋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温縣名今屬懷慶府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還宮浚入鄴暴掠復還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

潰然吾與之有言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綱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目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

綱劉淵自稱漢王○目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興元年 五

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陳元達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綱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於洛陽復皇后羊氏○目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盡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軍人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

蘇武帳為馬帳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顛迎於灊上以征西府為宮惟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暉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綱十二月太宰顛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目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冲素好學故顛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顛都督中外

綱漢寇太原西河郡○目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汾氏○目州高喬瞻寇西河取介休○目縣名今屬介休令賈渾不降瞻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瞻而哭瞻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瞻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興元年 六

綱乙二年 漢元熙 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目東海中尉劉洽勒越討方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朝士多赴之

綱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目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漢郡今為武鄉縣屬潞州羯人石勒勒初名初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勒被掠賣為荏平縣名今屬人師權奴權奇其

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汲桑為羣盜及藩起勒與桑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晉載記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之類謂左右曰向者胡維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馳遣救之會勒已去及長壯健雄武所居武鄉北原山下

草木皆有鐵騎之狀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為甯縣耕田每聞耕鐮之音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年二十餘賣與在平人師權為奴有一父老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謝之言訖不見每耕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又嘗備于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

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抹爾勒拜而受命

綱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越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顥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越破之○東海王越留琅邪

王睿監徐州軍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率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越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

喬為冀州使越領豫州喬以越非天子命發兵拒之顥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

各就國越等不從鎮南將軍劉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永興二年 七

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兵戎紛亂構於羣王載籍

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

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

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不聽喬乘虛襲許破

之越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穎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

綱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范陽王越自領冀州刺史擊

穎將石超斬之劉喬眾潰○自劉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

位於范陽王越越遣琨乞師於王浚遂引兵濟河擊斬超於

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於譙殺之喬眾潰而走

綱東海王越進屯滎陽武王浚遣將祁弘將兵助之○陳敏據

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初敏既克石

水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

豐太守豪傑各士咸加收禮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敏疑諸

名士不為己用欲盡誅之顧榮諫止太宰顥以張光為順陽

太守師步騎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屯夏口又遣南平

太守應詹督水軍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

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

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

況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

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

綱光熙元年 漢元熙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太宰顥殺張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光熙元年 六

方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使人說太宰顥令奉帝

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顥欲從之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顥

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

拱手受制於人顥乃止及劉喬敗顥懼乃誘方帳下督郅輔

使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尹起辛曰張方一死不足以盡其罪蓋正王誅然在顥則

亂殘虐屠戮廢儲后劫天子者誰實使之然哉及事窮勢

迫乃誘其帳下使殺之是豈得為天討邪夫亂臣賊子法

所當誅若已使之已殺之則亦君子之罪不予况顥實非

能殺張方以正其罪止欲借方首以求成於越耳故特書

顥殺以表之所以見方固常誅而非顥之所得誅也若槩以書殺論之則失其旨矣

綱三月五苓夷寇寧州○刺史李毅卒○寧州頽歲饑

疫五苓夷強盛遂圍州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

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食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綱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温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目太宰顯遣兵拒祁弘弘擊破之遂西入關顯逃入太白山。在鳳

郡弘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三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越顯保城而已。

綱六月至洛陽復羊后。○成都王雄稱成皇帝。○目雄卽帝位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初范長生詣成都雄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爲天地太師。

綱秋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晉惠帝 光熙元年 九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光熙元年 九

鎮鄴。○日越以庾敳爲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爲從事中郎郭象爲主簿阮修爲行參軍謝鯤爲掾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毀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辟之。

綱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諡曰○目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欸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辛冉謚以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綱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目祁弘之

人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勣作亂

欲奉穎爲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丘今爲清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十月虓卒長史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僞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散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爲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綱十一月帝中毒崩。葬大陽陵太弟熾卽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爲皇后。○目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侍中華混露板馳告越召太弟熾入宮卽帝位尊后曰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惠帝 光熙元年 十

惠皇后居弘訓宮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綱十二月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顥。○目太傅越以詔徵顥爲司徒顥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綱以劉琨爲并州刺史。○目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鎮鄴越從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 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漢將執歸葬之壽三十一

之壽三十一

之壽三十一



綱 丁永嘉元年 漢元熙 四年 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 初

故城在今登州府黃縣南 令劉栢根反王浚討平之其長 史王彌遂為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

綱 三月陳敏將領榮周玘殺敏以降 ○ 敏刑政無章子弟 兇暴榮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書讓榮等榮愆密約征

東將軍劉琨討敏敏使其弟景等禦之玘密使敏司馬錢廣 殺景敏遣甘卓討廣榮玘共說卓曰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其

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 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

與玘榮及紀瞻共攻敏敏自將討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 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

綱 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元年 壬 為敏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眾皆潰去敏單騎走追

斬之夷三族傳首京師詔徵榮為侍中瞻為尚書郎太傅越 辟玘為叅軍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逃歸

綱 立清河王暉弟諡為皇太子 ○ 太傅越出鎮許昌 ○ 帝 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綱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軍事 ○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 鄴殺都督新蔡王騰復攻兖州太傅越遣荀晞討之 ○ 秋七

月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 目 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名

也 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 出觀襍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

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 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

之術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 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下壺為從事導說

睿謙以按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 焉

綱 荀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 晞屢破強 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

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 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

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綱 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元年 壬 冬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 ○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

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 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

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綱 太傅越自領兖州牧徙荀晞為青州刺史 ○ 晞至青州

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人謂之屠伯 綱 王彌及其黨劉靈降漢 ○ 靈少貧賤力制奔牛走及奔

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 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與王彌俱降漢

綱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 廆自武帝時已為寇既而 降以為鮮卑都督至是慕容部愈盛遂稱大單于

綱拓跋祿官死○目弟猗盧總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綱成二年漢永鳳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漢劉聰據太行石勒下

趙魏王浚擊勒破之○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惠帝之太子也

綱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走

之○目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攻陷郡縣遂入許昌軌遣北

宮純將兵衛京師彌入自轅轅洛南關名敗官軍於伊北伊水之北遂

至洛陽純募勇士擊敗之彌走平陽詔封軌為西平公軌辭

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綱秋七月漢徙都蒲子今為隰州○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

綱成尚書令楊褒卒○目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

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二年 三

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

綱己三年漢河瑞元年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漢徙都平陽今即

府治也○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以星變言於其主淵曰不

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

都之淵從之

綱三月以山簡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簡濤之子也嗜酒

不恤政事初荆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

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為主詔徵璠為

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晉書襄陽習氏荆土豪族

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

綱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目

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王延尚書

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

播等欲為亂遣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

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

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

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

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

祖其殆聖乎綏及弟機羨皆矜貴傲物鄉閭疾之如讐永嘉

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綱太尉劉寔罷就第○以王衍為太尉○太傅越使將軍何

倫領國兵入宿衛○漢寇黎陽陷之○目漢主淵遣劉景攻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三年 三

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

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之

綱夏大旱江漢河洛可涉○漢石勒寇鉅鹿常山○目勒衆至十餘

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張賓趙郡中丘人為謀主并州諸

胡羯多從之初賓好讀書淵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勒

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

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

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

綱冬十月漢復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目漢主淵復遣劉

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

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為其下所殺

眾遂潰歸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聰躍歸平陽彌南出轅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殺長吏以應彌

綱唐四年漢烈宗劉聰夏四月王浚擊漢劉靈殺之○秋七月光興元年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目漢主淵寢疾

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憲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綱晉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四年 五

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於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羣臣勸聰即尊位以北海王又單后之子聰讓之又涕泣固請聰遂即位以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為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并州刺史

綱漢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目洪略陽漢郡今為縣臨渭氏酋也驍勇多權略羣氏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晉載記曰蒲洪家池中蒲生五丈五節如竹形時謂之蒲家因以為姓又隴右大雨

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洪

綱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目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督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不願歸京兆王如潛結壯士破山簡軍有眾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於漢

綱冬十月漢寇洛陽○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目初匈奴劉猛死劉虎代領其眾居新興今忻州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現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今蔚州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現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綱晉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四年 五

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陜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今為蔚州馬邑陰館今山陰縣繁峙今繁峙縣五縣民於陜南陜山谷之名自晉陽西北以抵燕代皆山谷為限今所謂內三關者是也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綱遣使徵天下兵入援○目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

綱漢石勒擊并王如兵遂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於項○目越以胡寇日盛內不自安乃請討石勒帝曰今胡鹵侵逼郊畿公豈可遠去對曰臣出幸而被賊則國威可

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何倫防察  
宮省以行臺自隨用王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  
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穢日甚盜賊公行府  
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今項城縣白領豫州牧。

〔綱〕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目〕初李毅死州人奉其子釗  
主州事遣使詣京師求刺史朝廷乃以遜為刺史既至表釗  
為朱提音殊是漢縣蜀立為郡今敘州府有朱提山太守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  
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數年之間州境復安  
擊滅五苓夷內外震服。

〔綱〕漢主聰殺其兄恭。○〔目〕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兄恭殺之  
〔綱〕漢太后單氏卒。○〔目〕后年少美色漢主聰悉焉太弟又屢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四年 毛

以為言后慙恚而死又寵由是漸衰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  
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黎兄弟必無遺  
種矣聰心然之又舅冲謂又曰疎不問親主上有意於河內  
王矣殿下何不避之又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  
為不可察等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距幾主上寧  
可有此意乎。

〔綱〕五年漢嘉平元年 成王衡元年春正月漢曹疑寇青州苟晞敗走。○  
漢石勒寇江夏陷之。○成寇陷涪梓潼內史譙登死之。○〔目〕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為成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  
兵復讐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  
上攻宕渠縣名今屬順慶府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二年。

食盡援絕士民餓死甚眾無一人離畔者城陷見獲成主雄  
欲宥之登辭氣不屈乃殺之。

〔綱〕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為刺史。○〔目〕巴蜀流民布在荆湘  
間為士民所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有隙言於刺史苟眺  
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綱〕郗邗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為刺史都督征討諸  
軍事。○三月太傅越卒於項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目〕  
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  
之晞遣騎收越黨劉曾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  
衍而卒眾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東海帝追貶越  
為縣王以晞代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五年 毛

〔綱〕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目〕勒  
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故城在今鹿邑縣東大敗晉兵縱騎  
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  
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  
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眾人  
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  
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  
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  
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樞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  
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

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

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尹起莘曰王衍風流相尚清名蓋世且首爲三窟之計今乃爲羯奴所殺如豕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理人物果安在哉然裴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斷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歎哉

綱五月杜弼陷長沙○自弼自是南破零桂零陵桂陽二郡也東掠武昌殺長吏甚衆。

綱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廢爲平阿公○鑑漢主聰使前軍大將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

先至洛陽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晉懷帝 永嘉五年 完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五年 完 盡焚之未幾彌及曜等繼至晏乃先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曜

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漢主徙都洛陽曜各子 何奴別 豈有帝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

綱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於蒙城縣名今屬 荀藩奉 秦王業趣許昌○目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晞奉 爲皇太子遣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藩甥也 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

綱瑯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鑑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瑯邪王睿收其賢俊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掾官屬也言置 掾屬一百六人刁協下壺王承陳頽庾亮甘卓周訪陶侃皆與焉及承荀藩檄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等擊軼斬之憲奔幽州。

綱秋七月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邽○目長安被圍倉庫虛竭士卒離散模遂降漢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眾歸世子保於上邽晉天水郡治 晉分天下爲十九州 今行入秦州 秦其一也 初治黃後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五年 完 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氏羌皆從之

綱漢石勒陷蒙城執荀晞及豫章王端○冬十月漢石勒誘王彌殺之○目彌與勒外親而內忌會其將徐逸叛去彌兵漸衰聞勒擒荀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亦勸勒乘間取之時彌與

劉琨相持甚急請救於勒勒聽賓計遂引兵擊琨斬之彌大喜謂勒不復疑已勒請彌燕酒酣而斬之并其衆漢主聰怒其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官以慰之時荀晞亦謀叛勒殺之引兵屯於葛陂在今汝寧 府城西南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書曰將

軍用兵如神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領護匈奴中郎將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遺現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勇冠當時勒遂寵任之

綱馮翊太守索綝等擊敗漢兵於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目綝與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賈疋古文雅字謀興復晉室乃共帥眾向長安劉曜與疋等戰於黃丘地名曜眾大敗於是疋等兵勢大振迎秦王業入於雍城

綱瑯邪王睿以周顛為軍諮祭酒○目前騎都尉桓彝避亂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五年 壬午

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中國之名謂王者所居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頴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綱劉琨遣劉希合眾於中山王浚殺之○目現長於招懷而

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現遣希合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治沮陽故城在廣甯今延慶州民多歸之眾至三萬浚怒遣胡矩與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掠三郡士女而去

綱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九部○目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連津二人名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民失業歸廆者甚眾廆少子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遠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并二部之眾封釋疾病屬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五年 壬午

其孫奕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俊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挾扞千斤健也挾失也又與若劉景升計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謂俊抽二子如千斤犍之無能為必致挾墜其家也其說以道不通皆留仕廆抽為長史俊為參軍

綱王六年漢嘉平春正月漢主聰納劉殷二女為貴嬪○目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又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綱二月瑯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目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膺請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據河北以圖天下，勒大喜。於是黜膺，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向壽春爲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陣待之，瞻不敢擊。

綱漢降封帝爲會稽郡公。○目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六年 壹

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綱張軌遣兵詣長安。○目涼州主簿馬鮪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

綱夏漢封王彰爲定襄郡公。○目漢主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彰諫曰：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爲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又單于粲與觀切諫，聰怒曰：吾豈禁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殷等百餘人皆免冠涕泣而諫，聰慨然曰：朕昨大

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綱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漢劉曜敗走，秦王業入長安。○漢太保劉殷卒。○漢石勒引兵據襄國。○目劉琨以兄子演鎮鄴，演保三臺以自固，勒將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拾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浚劉越石琨公之大敵，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固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今邢臺縣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

綱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目琨素奢豪，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諫，琨收盛殺之。現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粲曜寇并州，以泥爲鄉導。現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粲曜乘虛入晉陽，現還救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泥殺現父母。

綱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鑑劉琨求救於代，猗盧遣其子六修帥衆數萬爲前鋒，自帥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爲鄉導，六修與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而走。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

入拜謝固請進兵荷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戍晉陽現徙居陽曲招集亡散

綱十二月盜殺賈疋麴允領雍州刺史○目初疋入關殺漢梁州刺史彭仲蕩至是其子天護帥羣胡攻疋殺之衆推允領雍州

綱王浚攻石勒於襄國大敗而還○目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柸攻勒於襄國勒出戰屢敗勒患之張賓孔萇教其鑿北城爲突門出銳卒縱擊疾陸眷等大敗獲末柸或勸勒殺之勒曰遠西無甲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淡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眷盟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懷帝 永嘉六年 壹

而遣還末柸由是段氏專心附勒浚勢遂衰

綱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目澄少與兄衍齊名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勁狹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敦方討弢進屯豫章時瑯邪王睿徵澄爲軍諮祭酒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令力士搃殺之

綱王如詣王敦降○前太子洗馬衛玠卒玠瑾之孫字叔寶○目玠

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綱羗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目弋仲南安今鞏昌府赤亭羗也

東徙榆眉地名未詳戎夏襁負從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諱業字彥旗吳王晏之子武帝孫也初封秦王及懷帝遇害大臣立以爲帝在位四年劉曜執歸之 壽四十八

綱西建興元年漢嘉平三年春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庾珉王雋死之○目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珉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諡曰孝懷

尹起莘曰劉淵舉兵自立不書反者晉氏不謹華戎之辨書弑者聰固晉之臣子且不使外蕃得以加中國也

綱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鑑漢主聰爲劉后起鸞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卽以鎖繞堂下樹大呼曰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元年 美

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是朱雲有言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爲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危殆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顏面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遙園爲納賢園李中



堂為媿賢堂。

綱夏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目懷帝內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卽帝位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綱漢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瑯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頤為譙郡太守。○目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腹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為征鎮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元年

毛

五月

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叅佐多避事自逸叅軍陳頤言於睿曰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初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類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以已亥格例決斷之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類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譙郡太守。

綱吳興太守周玘卒。○目玘宗族強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

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南士代之事泄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總曰殺我者諸儉子吳人謂儉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綱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漢縣故城在遼東中屯衛界內。○鑑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政法不立往往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

綱五月以瑯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目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勁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睿以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元年

毛

五月

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特親愛之。

綱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目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

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綱陶侃破走杜弼弼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冬十月氏楊難

敵寇陷梁州刺史張光卒○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

走之○十二月漢石勒遣使奉表於王浚○目浚謀稱尊號

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

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

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今折節事

之猶懼不信矧與之抗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

志矣勒曰善遣舍人王子春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

亂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為帝王者非

公復誰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晉愍帝建興元年 堯

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浚甚喜謂子春曰石公

可信乎子春曰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為輔佐

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

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曆數非智力之所取故也又何怪

乎浚大悅遣使報聘

○綱甲二年漢嘉平 春正月有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東

行○有流星隕於平陽北化為肉○目流星出牽牛入紫微

隕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

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綱漢石勒復遣使奉表於王浚○目浚使者至襄國勒匿其

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復遣使奉

表於浚期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浚益驕怠不復設

備○綱梁州人張咸遂楊難敵以州降成○目於是漢嘉涪陵漢

中之地皆為成有成主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

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

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

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給復除是時天

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

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

肅此其所短也

○綱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於段匹磾○目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晉愍帝建興二年 早

勒纂嚴纂嚴謂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

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

為讐敵若修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

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我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

遣使奉箋於琨自陳罪惡願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

勒已降三日勒軍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白浚請擊之浚怒

曰石公來正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

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

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何凶逆如此勒

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

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斬之浚將佐等詣軍門謝罪裴憲苟

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籍浚將佐親戚家資皆巨萬，惟憲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遂擢用之。勒留前二日，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遂據薊城。

綱左丞相睿以邵續為平原太守。○目王浚所署樂陵太守邵續附石勒，勒以其子又為督護渤海太守，劉循棄郡，依續謂曰：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人曰：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二年 望

叛臣乎？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循使江東，睿以循為參軍，續為平原太守，勒圍續，匹磾救之，勒引去。

綱襄國大饑，時穀二升，值銀一斤。○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目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

刺史西平公謚軌曰武穆。

綱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漢石勒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第一，匹殺二解。

綱三年，漢建元春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目猗盧進爵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

事莫合於劉琨，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卿欲為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

綱三月，杜弼將張彥陷豫章，尋陽太守周訪擊斬之。

綱漢曹疑據臨淄。○目漢青州刺史曹疑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有眾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疑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疑，不可復制，弗許。

綱漢立三后。○目漢主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為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並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二年 望

立三后，非禮，聰不悅。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志自殺，聰以是恨元達。

綱夏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目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綱陶侃擊杜弼破之，弼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目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挑戰，侃遙謂之曰：弼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墮

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遂降，弼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

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寢益驕橫。○目王敦從陶侃為廣州刺史。○目時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

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時王機盜據廣州侃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也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爾

綱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目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軍於靈武今寧夏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手保乃以胡松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三年 望

綱張寔得璽來獻○目涼州軍士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

綱丙午四年漢麟嘉元年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鑑休與將軍卜崇為人清直中常侍王沈郭猗構之漢主聰命收休崇及特進慕母遠等七人誅之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皆極諫聰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元達倚易為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綱代六修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目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

大怒帥眾討之兵敗遂為所弒猗衞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綱張寔遣兵入援○目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二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

綱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目曜獲將軍魯充梁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四年 望

絳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絳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綱漢主聰立婢樊氏為后○目樊氏故張后侍婢也聰立為上皇后二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敷歎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眾人歎憂憤而卒

綱漢大蝗○目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廢帝為懷安侯○曜攻陷長安外城魏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魏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若許綝以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幽乎乃自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縊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四年 罽

救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贈允車騎將軍謚節愍侯斬綝於市

于寶曰晉之亡也豈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亂膠結則不遠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其基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莊老為宗而黜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居正當官者以放蕩為通而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而倚仗虛曠依阿無恥者名壺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隱奔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逆舅姑殺妾媵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顯其此之謂乎

綱漢石勒寇樂平晉郡今為縣屬太原府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十二月劉琨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琨奔薊○司司空長

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帥眾奔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結婚約為兄弟

綱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探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綱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劉遐為平原內史遐續之

歷年圖曰武帝既遷魏祚席卷全吳續禹舊服恃其治安業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於閭闔成於宗室骨肉

綱鑑會編卷二十八 晉愍帝 建興四年 罽 相殘胡羯氏羌鮮卑爭乘其弊剖裂中原蠶蝥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右西晉共四主凡五十二年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濠 輯錄

東晉紀 以都建業 故曰東晉

中宗元皇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王觀之子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耀初封瑯琊王後加安東將軍鎮建業進左丞相及愍帝遇害乃即位

在位六年崩 壽四十六

〔綱〕丁建武元年 漢麟嘉二年○涼元公張寔稱建武五年○舊大國一併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借國

春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目黃門郎史淑犇涼

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齋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

事且曰朕已詔瑯琊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建武元年

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聞長

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

遣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遣相國保書曰前遣賈騫瞻

公舉勳中被害符命救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憤痛之歎死有

餘責今遣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先是長安

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

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綱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目漢劉暢帥兵三萬

攻滎陽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

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

有教當遣神兵相助眾皆踊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綱〕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立宗廟社稷○目弘農太守宋哲

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

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固請不許請依魏晉故事

稱晉王乃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立世子

紹為王太子以西陽王羨為太保封譙王遜之子承為譙王

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

為僕射周顛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

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

有疑議皆取決焉

綱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目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

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建武元年

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

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

交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處士高

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

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

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豫州牧荀組及冀州刺史邵續

青州曹嶷寧州王遜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綱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義○目相國祭使其黨謂又曰

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義信之命宮臣皆衷

甲祭遣告斬準王沈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

聰於是誅東宮官屬阮士卒萬五千餘人廢義為北部王祭

尋使準殺之。又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我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綱六月。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秋七月。漢立子粲為太子。○杜曾攻陷楊口。周訪討破之。○冬十一月。以劉琨為太尉。○立太學。○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墮廢。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厲風化。王從之。

綱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辛賓死之。○鑑聰出。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太子粲勸聰除之。聰未忍。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建武元年 三 五十九

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謚曰孝愍。

綱王命課督農功。○目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廩。

綱河南王吐谷渾卒。○目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遣使讓之。渾怒。遂帥其眾西徙。屬永嘉之亂。度龍據洮水之西。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于。廆追思之。為之作阿于之歌。渾有子六十人。長于吐延嗣。

綱成太興元年 漢主劉曜 春。遼西公段疾陸眷卒。○目疾陸

眷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末極乘虛襲殺之。自稱單于。

綱三月。王即皇帝位。○目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撤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散官周嵩。嵩

之弟。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一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元年 四 五十九

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且可以塞巧偽之端。帝不從。

尹起莘曰。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尚所言。與費詩同。旨固立。謂其臣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借籍。其言蓋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即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繫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其他妄自尊大者比也。

綱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目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

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

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綱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目裴粲勸以兼并諸部為西討之資廆以疑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擊取之

綱以李矩都督河南軍事。○漢蠡斯則百堂災燒殺漢主魏

○張寔遣使上表。○目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

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愍帝崩

保謀稱尊號破羗都尉張說言於寔曰南陽忘大體而亟欲

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之寔

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即位然寔竟不用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大興元年 五

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綱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目導遣從

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

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綱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

為政邪導咨嗟稱善

綱成丞相范長生卒。○目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

奉之如神

綱漢殺其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目中

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聽立以為左皇后鑿及懿之恂

皆切諫聽大怒收斬之鑿等臨刑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

為惡乎鑿瞑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斬準

耳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獍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

汝

綱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鑑初琨世子羣為段

末杯所得末杯厚禮之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

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獲琨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

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

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

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諫之遂留琨不遣匹

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復姓衛文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

據等密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據嵩及其徒黨皆誅之會王

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大興元年 六

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

但恨讐恥未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歎不自勝匹磾遂繼

殺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琨從事中郎盧諶帥其

餘家依末杯朝廷以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竟不為琨舉

哀後數歲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乃贈侍

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奇氣有縱橫之才與范陽祖逖友善

聞逖被用與親故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幽常恐祖生先我

著鞭在晉陽嘗為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乘月登樓

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歔歔流涕有懷

土之思向曉賊並棄圍走初琨使嶠奉表建康嶠母崔氏固

止之嶠不顧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



散騎侍郎矯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今桀逆未梟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矯可以私難而不從王命邪矯不得已受拜。

綱青州刺史曹窳叛降石勒○六月以刁協為尚書令○目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為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侵毀公卿見者側目。

綱秋七月代王鬱律擊劉虎破之○目是時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綱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弑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為趙公○鑑聰寢疾徵劉曜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元年 七

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尊聰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四人皆年未二十並有國色粲晨夕丞淫於內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頗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益耽荒酒色日遊宴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八月準將作亂謀於金紫光祿大夫王延延不從將馳告之遇準從弟康劫以歸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

屠各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眾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詔遣太常韓循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人也以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人也準殺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討準十一月曜至赤壁水名源發霍山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

綱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以王敦為荊州刺史○詔州郡孝秀復試經策○目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色二失也選官用人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元年 八

不料實德惟在白望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沉滓時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頤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托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異於不試冒昧來赴若加

除署是為謹身者失分僥倖者得官不若一切罷之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綱十二月漢將軍喬奉討斬準誅之○目斬準使侍中卜奉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質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

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泰還言之準未從將軍喬奉等相與殺準推斬明弟準從為主遣卜奉奉傳國六

璽降漢石勒大怒進兵攻明明出戰大敗

綱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太山太守徐龕討之○石勒攻拔平陽斬明奔赤壁漢主曜族誅之○目

斬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

千人奔漢曜收斬氏男女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室修二陵收聚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綱己二年漢改號趙光初二年○後趙高祖石勒元年○春舊大國一咸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併國二月劉遐徐龕討周撫誅之○目初掖人蘇峻帥鄉里結壘

自保遠近多附曹疑惡其強將攻之峻率眾浮海來奔以為鷹揚將軍助遐討撫有功以為淮陵內史

綱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目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趙王加殊禮稱警蹕修舍人

曹平樂留仕漢言於曜曰勒遣修來實規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追所遣使斬修於市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

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

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

綱三月合祭天地於南郊○目帝令羣臣議郊祀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郊祀何必洛

邑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已地親祀之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綱尊瑯琊恭王為皇考既而罷之○目詔謂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乃止

綱夏四月徐龕以太山叛降石勒○目周撫之敗龕部將斬之而論功後於劉遐龕怒遂叛

綱漢徙都長安立妃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目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

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

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預國事

綱南陽王保自稱晉王○目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於成上邽今秦州大饑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綱石勒寇幽州陷之段匹磾奔樂陵縣名今屬濟南府○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誅之○目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

當相論為荊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

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以訪代廙敦忌訪威名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

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梳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王敦不能制

綱漢改號趙○目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改國號為趙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綱徐龕寇濟岱以羊鑿為都督討之○冬十一月石勒稱趙王是為後趙○目石勒即趙王位稱元年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二年 十一 志行 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綱十二月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目平州刺史崔蒞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蒞所親高瞻力諫不從

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蒞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

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廆出兵大戰敗之廆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悉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鎮遼東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尋以憂卒廆使

裴疑奉表并所得璽詣建康獻之

綱蒲洪降趙

綱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趙○目保體

綱趙將尹安等降○目安及朱始等四軍屯洛陽降於司州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三年 十一 志行 刺李矩後趙石生據宋始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相率歸

矩洛陽遂空

綱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目裴疑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疑疑曰臣少蒙國

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

今臣不返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疑拜廆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綱夏五月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趙○目保體

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按晉書保傳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困窘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

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按晉書保傳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困窘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

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按晉書保傳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困窘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

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按晉書保傳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困窘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

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按晉書保傳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眾困窘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是歲保病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保體肥重有痠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  
宗室司馬瞻奉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於安安送詣  
劉曜曜殺之據此與綱鑑  
之新書互異存之以備考

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靈

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

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轅之車裂人也

誅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為刺史

茂以駿為世子

綱趙立太學○趙以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目趙主驪作

鄴明觀及西宮凌霄臺又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諫曰前營

鄴明市道細民咸曰以一觀之功足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

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凌霄其為勞費億萬鄴明若以給

軍則可以兼吳蜀而一齊魏矣又營壽陵周圍四里銅椀金

飾其深三十五丈殆非國內之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亡之國

不掘之墓故聖人之儉葬乃遠慮也曜下詔曰二侍中

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以豫苞領

諫議大夫

綱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目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豹兵久飢以為逖士眾豐

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

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今杞後趙鎮戍歸逖者甚眾先

是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以示禍福遂皆受逃節

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農

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

於逖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

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

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斬之

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

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綱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目訪善於撫納

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

之世未敢為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

舒為右丞敦畱不遣

綱蔡豹與徐龕戰敗伏誅龕遂降後趙○後趙定九品舉六

科○目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質領選定九品命公卿及

州郡歲舉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綱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盤帝之始鎮江東也

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

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

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

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其

真性推分安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其叅軍沈充錢鳳皆

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畫策敦寵信之敦上疏為導訟

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sup>音</sup>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會敦表充爲湘州刺史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爲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卽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爲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綱辛四年<sup>趙光初四</sup>後趙三年春正月徐龕復降○三月日中有黑子○綱己著佐郎郭璞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網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四年 五

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綱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目後趙使石虎攻匹磾於厭次<sup>今陵縣</sup>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罵賊不已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洎勒兵不聽復欲執臺使送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我不得歸朝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葬狄所未間也洎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卽起拜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見殺

尹起莘曰匹磾賊害劉琨遂至人心不附迄爲羯賊所擄亦君子之若無足取然磾本義人竭誠晉室死不易守此所嘉者也

綱夏五月免揚州僮客以備征役○目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綱終南山崩○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冀諸州軍事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目以淵鎮合肥隗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遣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爲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謂不宜放逐舊德爵既往網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太興四年 六

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乃得全  
綱八月常山崩○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目遂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  
綱後趙以李陽爲都尉○目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詣襄國歡飲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涇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都尉以武鄉比豐沛復三世

綱後趙禁釀酒。○目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禁釀  
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綱以慕容廆為車騎將軍平州牧遠東公。○目詔聽廆承制  
除官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統胡廣為世子作東橫與黃同  
使統與諸生同受業統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廆徙

翰鎮遼東仁鎮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  
綱代弑其君鬱律子賀偁賀偁○目拓跋猗猗妻惟氏忌代王  
鬱律之強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偁鬱律之子什

翼翼健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  
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綱王承昌元年趙光初五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  
後趙四年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承昌元年 七

移檄討之敦分兵攻長沙。○目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  
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鯤終日酣醉

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  
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狐依於城不可  
可重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罪狀

劉隗且曰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幸納伊尹之忠殷道  
復昌願溪垂三思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今湖州以應敦敦至蕪

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  
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

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  
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赴敦又遣參軍桓胤說譙

王承請為己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  
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以其

弟望為司馬悝教以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庶幾可  
圖承乃囚胤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又遣主簿鄧

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隗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  
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

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樂道  
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討敦卓意始決遂露檄敦

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同起兵討之武  
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又攻長沙城池不完資

儲又關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志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承昌元年 大

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  
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承書勸之且去

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  
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

能從。  
綱封子昱為瑯琊王。○趙封楊難敵為武都王。○陳安叛趙

卓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鑑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  
迎於道隗哢憤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

許隗始有懼色王導師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  
顛音將入導呼之曰伯仁顛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

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弘導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據盜時以帝為安東將軍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克周札少恩士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永昌元年 充

導顓等分道出戰皆大敗太子紹欲自帥將士決戰温嶠執鞞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鞞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按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瑯琊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顓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

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濊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顓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顓避敦顓曰我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叅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從容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顓及淵顓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永昌元年 干

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顓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為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顓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爾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而卓性多疑少決竟中止藥道融諫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

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四月還武昌

綱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魏義等攻湘州

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

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義以檻車載承送武昌

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義

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廩承敦旨殺承於道階

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綱五月敦殺甘卓○卓家人皆勸卓備敦卓不從悉散兵

佃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傳首於敦敦以從事周

撫代卓鎮沔中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元帝 永昌元年 主 子重

帥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二人所請無不死者

尹起莘曰承卓移檄討賊同功一體今皆為賊所殺初無

少異胡為承書死之卓書殺不同如此蓋承始

終守義卓猶豫不夫故也向使卓能奮身殉國雖兵敗

而死不失為全節之士徘徊顧望且前且却何為者哉

綱秋七月後趙拔太山殺徐龕兖州刺史郝鑒退屯合肥○

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疏請徵之乃徵拜

尚書於是徐充問諸塢多降於後趙趙置守宰以撫之

綱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祖逃既卒後趙屢

寇河南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

然矣

綱閏十一月帝崩葬建平陵在今上元縣境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

即位○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

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太子即位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賀善曰瑯琊自督揚州一書遣紀瞻討石勒而已長安既

陷然後出師露次移檄北征故綱曰特書病之然

其即位止稱晉王雖中外勸進弗敢從也愍帝遇害始正

帝號亦庶乎知節者故綱曰書即皇帝位如光武獨其無

志遠略不能盡祖述之才

綱後趙右長史張賓卒○賓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

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伐為右長史勒每與

遐議有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

乎因流涕彌日

綱 肅宗明皇帝諱紹字道徽元帝太子

在位三年崩壽二十七

綱 太寧元年趙光初六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

以王導為司徒○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元年 主 子重

移鎮姑孰屯于湖今當塗縣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

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澄也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綱 寧州刺史王遜卒○成李驥攻寧州遜遣將姚嶽拒戰

敗之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

威行殊俗詔除其子堅為刺史

綱 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后兄亮為中書監○秋七月趙擊陳

安斬之封姚弋仲為平襄公○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

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氏羗皆送任送于為請降以

赤亭羗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公

綱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郝鑒為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



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字廣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

字鑿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

安能擬之愍懷太子廢幽於許昌詔宮臣不得辭送江統等

樂廣皆解遣之故曰柔而能正趙王倫敦曰當是時危機交

急鑿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鑿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綱後趙寇青州陷之○目石虎既陷青州遂圍廣固今益都

曹嶷出降殺之坑其眾三萬欲盡殺疑眾刺史劉徵曰今留

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

綱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楊難敵降成復叛殺

成將李珍李稚○趙封故世子胤為永安王○目初趙主曜

世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既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斬準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元年 志行 五百五十七

之亂沒於黑匿郁鞠部郁鞠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

孫故世子也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

以固社稷而安義光義光曜太子照字也何如左光祿大夫卜泰進曰

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

主況東宮民神所繫豈可輕動臣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

今黜胤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照

以承聖業乎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曜亦以熙羊后所生

時后已卒不忍廢也泰即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光祿

大夫領太子太傅封胤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命

熙盡家人之禮 綱冬十一月敦以王含督江西軍○目初敦從子允之方總

角兩鬢相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

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

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

尉允之求歸省悉以其謀告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敦欲彊其宗族故徙含督江西以舒彬為荆江二州刺史

綱甲二年趙光初七後趙六年春正月敦殺其從事周嵩

周筵及會稽內史周札盛敦忌之也

綱後趙陷東莞東海二郡攻趙河南斬其守將○目自是二

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

綱成主雄立其兄子班為太子○目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

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二年 志行 五百五十七

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

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驥諫曰先

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

以觀矣雄不聽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謙恭下土

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預之

綱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目茂疾病執駿手泣

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

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紵入棺勿

以朝服殮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綱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秋

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眾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自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鳳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濱欲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規伺朝。」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二年 五

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嶠，又問吾壽幾何？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任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而使王含、錢鳳、周撫等帥眾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七月，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或以為含、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哉？」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之、禪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日戰於越城，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廩事中。日夜縱酒淫樂，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持久必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光帥兵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二年 五

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眾皆愕然舍等遂燒營夜遁

明日帝還宮舍欲奔荆州應曰不如江州舍曰大將軍平素

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疆

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親困厄必有慈惻之心荆

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舍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

沈其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漢以為恨

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備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

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桁導

等以討敦功受封賞彬等悉無所問敦之綱紀參佐從温嶠

議皆令寬貸敦首聽其家收葬晉書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

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

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愷便殿殺之一坐改

網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二年 天

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

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

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傷導還歡曰處仲

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石崇以家

奢矜物屬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

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

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疲

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

諸婢妾數計入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綱代王賀偁徙居東木根山是歲賀偁

始親國政

綱乙三年 趙光初八春二月 贈故諫王承戴淵周顛等官有

差○目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下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

不當贈諡都鑒亦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

勸沮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

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綱立子衍為皇太子○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目侃復鎮荆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

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

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

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捕博之

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擄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

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

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

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造船

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初晴

網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二年 天

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

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綱後趙石生寇河南司州降趙趙主曜擊生大敗司豫徐充

皆陷於後趙○目後趙將石生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穎

於金墉石虎救之敗岳斬護曜自將救岳虎逆戰曜軍無故

驚潰遂歸長安虎擒岳殺之曜憤恚成疾郭默南奔建康李

矩亦帥眾南歸卒於魯陽於是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於後

趙以淮為境矣

綱秋閏七月帝崩葬武平陵在

上元縣境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

下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十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十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十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十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十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十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

稱制。○目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興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庾亮下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

綱冬十二月段遼弑其君牙而自立。○目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末桎卒于牙代立至是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綱代王賀鑿

那嗣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綱鑑會編卷二十九

晉明帝

太寧三年

无

綱鑑會編卷三十

東晉紀

顯宗成皇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在位十七年崩壽二十一

綱丙咸和元年

越光初九夏六月

以郗鑒為徐州刺史。○目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宜當官幹實性不宏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元年

一

鯢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理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綱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鑑初王導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下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今和州內史蘇峻前守臨淮於王

敦再犯關日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城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

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

綱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兼爲弋陽縣王。○目宗初爲肅宗所親任至是失職怨望又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收殺之降封其兄太宰西陽王兼爲弋陽縣今省入光州。王宗宗室近屬兼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綱十一月後趙寇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目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進寇阜陵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走之朝議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志。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元年 二 四九三

綱十二月下邳叛降後趙。○後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

綱二年趙光初十夏五月張駿遣兵攻趙趙擊敗之遂取河南地。○目駿聞趙兵爲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將攻趙秦州趙遣劉盾將兵擊敗之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據振武河西大駭金城枹罕降之。

綱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目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下壺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

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下優詔徵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卽欲帥衆下衛建康二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在今望江縣境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爲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遂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綱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晉郡今爲寧國府內史官名凡封國曰桓彝起兵赴難。○目尚書左丞孔坦司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二年 三 五九三

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藉諍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今不先往而峻先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宣城郡屬縣今爲州徐州刺史郁鑿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綱二年趙光初十一後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下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

兵犯闕○目溫嶠欲救建康軍於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

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峻濟自橫江臺

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陽地名在今江寧府南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

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櫓

下壺帥諸軍拒擊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癘新

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眇肝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

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

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盾俱奔尋陽

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漢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

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裒即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三年 四

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曇荀崧尚書張闓共

登御床衛帝劉超鍾雅及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

廟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

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

裸剝士女劫掠帑藏俱盡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讎盍早為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

免何以為臣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原以王導有德望

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為太尉峻自為驃騎將軍錄

尚書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

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

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

推奉分兵給之

綱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夏五月溫嶠以

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目嶠將討

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不一貪暴縱橫雖

疆易弱宜及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

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

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

恨荅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之侃乃遣督護龔登

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約罪狀移告征

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

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三年 五

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且峻約無

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

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侃深感

悟即戎衣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

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五月侃

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

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

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戊

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

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

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

等不離帝側。繼緒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水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音郡今直興縣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家僮從軍。嚮環珮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侃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郗鑒遂帥眾渡江。與陶侃等會舟師。直抵石頭。峻望之有懼色。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三年

六

志行

網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目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耻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地名在今旌德縣北。名桓公城。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見遂進軍。城陷。執彝殺之。晉書。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亦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容主有殃。彝後因醉。請璞正蓬。在廁掩鼻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我。卿亦不免矣。故璞終嬰王。致之禍。彝亦死。

蘇峻之難

綱秋七月。後趙攻壽春。約眾潰。奔歷陽。○八月。後趙攻趙蒲坂。今蒲州。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城名在洛陽。○目石虎攻趙

蒲坂。曜自將救之。大破虎兵。枕尸二百餘里。遂攻石生於金墉。决千金塢。以灌之。襄國大震。

綱九月。陶侃溫嶠討峻。誅之。峻弟逸代領其眾。○目峻腹心路永等。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時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克濟。則臣主同祚。如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李陽等皆諫侃。乃分米五萬石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熟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白石。石壘也。南上。峻將八千人逆戰。乘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三年

七

志行

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躡侃步。將刺峻。墜馬。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目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塢。謂光曰。曜盛兵。成阜關。

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阜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誓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侯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陳於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人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出出關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三年 八

但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劉淵自惠帝末與元年借號為漢至劉曜改號為趙共四世合三十七年

司馬光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聽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斥二帝於琇淫縱凌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生家為屠肆矣曜以疎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斯準之亂與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楊支隴坂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勒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

綱目四年 趙光初十二後趙太和二年 春正月蘇逸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目初峻逼居民聚之後苑使其將匡術守之陸畢及弟玩說術以苑城附於西軍百官皆赴之雅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

綱目軍將軍趙盾攻拔歷陽約奔後趙○趙太子熙奔上邦後趙取長安○目熙與南陽王盾謀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盾以為沮眾斬之遂奔上邦關中大亂將軍蔣英等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於後趙石生率眾赴之

綱目二月諸軍討逸誅之○目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舍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舍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綱目以褚翼為丹陽尹○目時官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四年 九

吳之豪欲都會稽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立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者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窺於蠻越求之望聞望也實事實也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褚翼為丹陽尹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綱目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都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目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諡下壺曰忠貞其二子瞻肝及桓彘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幸矣



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潘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相州刺史下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赴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司馬光曰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窺身苟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之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綱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今桂林府公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刺史○目嶠卒年四十二諡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都鑿皆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四年

十

廿世

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汰侈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

綱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目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石生嬰城自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枕屍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及胤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於襄國秦隴悉平蒲洪姚弋仲俱降於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

綱冬十二月將軍郭默殺劉胤○目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郭默被徵爲右軍將軍求資於胤不得遂誣胤以大逆襲斬

之傳首京師

綱代王純那出奔宇文部驍槐立驍槐鬱律之子也○目河南王吐延爲羌酋所殺其子葉延立保於白蘭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綱庚寅五年趙建平元年春正月太尉侃討郭默誅之○目劉胤首

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荅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

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五年

十一

廿世

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綱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爲太尉封中山王○目趙羣臣請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皇后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中山公虎爲太尉進爵爲王虎怒私謂其子邃曰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吾乃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待主上宴駕後不足復留種也

綱趙誅祖約夷其族○目僕射程遐言於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勒乃族誅約初祖迷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在雍丘謂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安仕趙爲左衛將軍及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

往觀刑竊取逃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尹起莘曰石勒羯賊而書誅祖約者逆亂之臣雖與翟遼賊皆得誅之所以嚴天討正王法而使之無容足於天地之間也

夏六月趙以張駿為涼州牧○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

南地至於狄道與趙分境趙拜駿涼州牧駿耻為之臣不受

及趙破休屠王羌駿始懼乃稱臣入貢

綱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趙寇陷襄陽

綱卯辛卯六年趙建平二年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秋

九月趙營鄴宮○目初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續咸苦

諫勒怒欲斬之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

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貴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六年 十一

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

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至是復營鄴宮以洛陽為

南都置行臺

綱冬有事於太廟○目烝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且命無

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

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

否博士郭熙謂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謂天子臨辟雍拜

三老況先帝師傅自宜盡敬侍中苟奕曰三朝之首宜明君

臣之禮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綱壬辰七年趙建平三年春正月趙大享羣臣○目趙主勒謂徐光

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雄藝

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太過朕若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

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

當礪礪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

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卧而聽

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

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

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綱趙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目弘好屬文親敬儒素勒

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類將家子光曰漢高之後繼以孝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七年 十三

文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曰中

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非太子有也程遐亦

曰中山王勇悍殘忍威震內外不早除之恐非太子之福勒

不聽徐光他日又乘間言之勒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以

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於是震權過於丞相虎愈怏怏

綱秋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目宣

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

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

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

綱趙涼州牧張駿立其子重華為世子○目重華駿之次子

也僚屬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

綱目八年趙建平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綱目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秋七月趙主勒

卒太子弘立○目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

戚皆不得入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

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勒

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遂使將兵入

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

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

葬於高平陵

綱目八月趙石虎自為丞相魏王九月弑其太后劉氏冬十月

趙河東王石生等舉兵討之不克而死○目虎自為丞相魏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八年 古

王大單于加九錫勒舊臣皆補散任虎親黨悉署要職劉太

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凌籍如此將若之

何堪曰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請奔兖州舉兵誅之遂微服輕

騎襲兖州不克南奔虎遣將追獲并劉氏殺之劉氏有膽畧

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聞變

皆起兵討虎生遣使降晉而蒲洪西附張駿克攻朗殺之進

向長安生麾下斬生以降虎命麻秋討洪洪降於虎以為龍

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枋頭在今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

大都督居潯頭在今虎還建魏臺如魏武輔漢故事

綱目慕容皝兄翰奔段氏弟仁據遼東○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目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

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或

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

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眾目曰

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琊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

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雄大驚曰安有

此邪司隸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

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

先往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

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

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足憚哉雄

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八年 十五

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警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

有雄甚慙厚為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綱目九年趙主石弘春正月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遣使

來稱藩○二月以張駿為大將軍自是每歲○夏六月太尉

長沙公陶侃卒○目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

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右

司馬王愨期輿疾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

坐諸君莫諠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殺善斷識察纖密人

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

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

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能得法外意安觀之從子也

綱成主雄卒太子班立○雄生場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  
舊痕皆膿潰諸子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親為吮膿  
雄召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及卒班即位政事皆委於壽居  
宮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綱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  
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  
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字有皮裏春秋言  
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已備矣

綱秋以慕容皝為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冬十月  
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越成主雄之子也先出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和九年 六

屯江陽奔喪至成都與其弟期謀作亂班弟珩勸班遣越還  
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班以未葬不忍推心待之遣珩出屯  
於涪至是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奉期立之期以越為相  
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皆錄尚書事

綱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趙主弘  
自齋壘授詣魏宮請禪位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富有議何  
為自論邪弘流涕還宮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  
事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讓  
也遂廢弘為海陽王虎自稱居攝天王幽弘及太后尋皆殺  
之姚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  
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

誠實亦不之罪

綱咸康元年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 咸主李期王恒元年春正月朔帝冠○二  
月幸司徒導府○導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與羣臣宴  
於內室拜導及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諫以為初加元服動

宜顧禮時帝方委政於導坦復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  
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為廷尉坦以疾去  
職導辟太原王濛王述為掾屬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  
與沛國劉惔音談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  
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沉靜每  
坐客辨論峰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  
癡導以門第辟之述世之孫承之 子世有重名既見無他言惟問江東米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元年 七

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  
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善導改容謝之晉書是成  
導妻曹氏

卒贈金章紫綬曹氏性如導甚憚之嘗管別館以羅衆安一  
日曹氏知將往尋討導遽令命駕飛出門猶恐遲之以所  
執麈尾柄助御者驅牛而進狼狽乃得先至蔡司徒謀開而  
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否導不覺但謙退而已謀  
與羣賢遊洛中不聞天下有蔡充兒充謀父也又導有幸妾  
雷姓頗預政事納賄  
蔡謀目之為雷尚書

綱夏四月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帝親勒兵戒嚴六日罷○  
目趙有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  
震懼加司徒導大司馬都督征討諸軍事分命諸將救歷陽  
及戍慈湖牛渚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導解司馬耽  
坐輕安免官

綱秋九月趙遷都鄴○趙聽其民事佛○目初趙主勅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彤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至是或避賦役爲姦宄詔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否著作郎王度等議曰漢魏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今且禁公卿以下母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爲沙門者皆返初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綱成殺其臣羅演及故主班母羅氏○目成太子班之舅羅演等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等及班母羅氏期自縊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元年 六 得志輕諸舊臣信任景騫姚華田褒等由是紀綱隳紊雄業衰矣

綱冬十月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目初張軌及寔茂保據河右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稱爲賢君駿將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勒雄旣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綱丙三年 趙建武 春正月慕容皝討其弟仁誅之○目皝將討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

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皝縱兵擒之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綱二月立皇后杜氏后預孫女也○目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爲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綱趙作太武殿東西宮○目趙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皆發以文石以漆灌瓦金瑋銀楹珠簾玉璧窮極工巧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毅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二年 九 氣馬步射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中熟錦袴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時境內大旱金一斤值米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又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竟不成

綱丁三年 趙建武 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目初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虎試而悅之至是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

綱立太學○目從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之請也而士大夫以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

綱秋七月趙王虎殺其太子邃立子宣為太子。○目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字遠小理否既而邃驕淫殘忍好飾美姬斬其首與賓客傳觀又烹其肉共食之虎荒眈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誚責答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矣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遂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思澄言而還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遂抽劍擊之虎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廢邃殺之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而立宣為太子。

綱慕容皝自稱燕王稱藩於趙。○目皝稱王以封奕為國相。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三年 二十

欲伐段氏以其數侵趙邊乃遣使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趙主虎太悅厚加慰各期以明年。

綱趙納代王翳槐於代紇那奔燕。○楊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附於趙。

綱成四年趙建武四年○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代高祖代高祖作翼健建國元年○舊大國一漢涼小國二新小國一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攻段氏破之虎拔令支虎四備國悉取其地。○目趙王虎擊段遼使桃豹等將舟師十萬出漂

渝津支雄等帥步騎七萬為前鋒水陸並進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今遷安縣以北大破之掠五千戶而歸虎進屯金臺即燕所支雄長驅入剽取四十餘城至徐無山名在今遼不取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慕容翰奔宇文氏虎入令支徙二萬餘

戶於司雍充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北平相陽裕詣軍門降。

綱夏四月成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目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浩壽懼不免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一日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說以西取成都稱藩晉室壽然之遂襲成都壽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屯兵宮門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為縣公幽之期繼而卒或勸壽如壯策壽用任調等言遂自稱帝改國號曰漢尊父驥帝號後竟盡殺成王雄諸子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

綱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慕容恪追擊大敗之。○目虎以燕不會攻段遼而自專其利伐之招誘民夷得三十六城進逼棘城皝欲出亡慕容根力諫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劉佩與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而退皝遣其子恪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諸軍皆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本姓冉虎養以為子驍勇多智虎愛之比諸孫虎還鄴蒲洪以功拜都督六夷諸軍事閔言於虎曰

洪雄駿得人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強兵近畿甸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我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虎又令青州造船千艘謀復擊燕。

綱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鑒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目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盾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鑒牋曰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攝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亮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吾便角中還策復何懼哉孫盛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導以李充為掾充以時俗崇尚浮虛嘗以為老子絕仁棄義蓋患乎懷仁義者寡利仁義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四年

三

者眾耳而凡人見形逐迹離本逾遠乃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耻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綱冬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目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懷問佞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為之箴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綱代王翳槐卒弟什翼健嗣○目初翳槐之弟什翼健實於

趙翳槐有疾命諸大人立之及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健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健即位於繁峙北芬國之半以子孤代自猗盧卒國內多難部落離散什翼健雄勇有智畧能修祖業號令明白政事清簡國人附之於是東自滅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眾數十萬人拓跋氏自是愈大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四年

三

綱十二月趙遣兵迎段遼燕慕容恪擊敗之以遼歸殺之○目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於燕趙王虎遣麻秋率眾迎之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燕王統亦自將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統遣恪伏精騎於密雲山

大破秋兵獲其司馬陽裕盡得遼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裕為郎中令久之遼謀反統誅之

綱五年趙建武五年春三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目亮欲開復中原上疏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大尉鑒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泝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泝水禦石虎非計之得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綱秋七月丞相始與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水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目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

帛及薨詔喪葬參用天子之禮諡曰文獻初導與庾亮共薦  
丹陽尹何充於帝及導薨徵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  
弟水參錄尚書事水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  
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為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恕至水頗任  
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水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  
者哉范汪謂水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水曰玄  
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  
人以充軍實水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  
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蘇轍曰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焚狄乘之  
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王導為相遠於  
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眾安人安之然生於行澄之間不  
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

網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五年

西

長久之計更一大變幾至  
公國何以稱夷吾也耶

綱八月改丞相為司徒○太尉南昌公郝鑒卒以蔡謨都督  
徐兗州軍事○鑒疾篤上疏薦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  
為徐州鑒薨即以謨代之

綱九月趙人入寇攻沔南及郟城陷之○趙以李巨為御史  
中丞○巨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中外肅然虎  
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綱冬燕王皝遣長史劉翔來獻捷○皝自以稱王未受晉  
命遣長史劉翔來獻捷且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  
中原皝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綱張駿立苻雍明堂

綱六年趙建武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庾  
翼都督江荆等州軍事○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  
悉心為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綱慕容翰自宇文部歸於燕燕王皝大喜厚遇之○三月代始都雲中  
○秋漢大閱於成都○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連兵入寇  
中分江南壽大喜教士卒為舟師大閱於成都龔壯諫曰陛

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  
若與爭天下則疆弱不敵危亡之勢也羣臣亦皆叩頭泣諫  
壽乃止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

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  
成都

網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六年

圭

志行

綱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趙師還  
綱辛丑七年趙建武七年春正月燕築龍城在柳城之北○二月封  
慕容皝為燕王○劉翔至建康為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

朝議以為不可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  
中華公卿之胃有能摧破凶逆者也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  
殄疆敵使石虎畏懼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

何哉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焚狄相攻中  
國之利唯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  
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娶婦猶知恤宗

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倂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  
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壹良



由君輩耳翔留歲餘衆議終不決會就上表罪狀庾氏兄弟  
庾水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  
相尚嘗因宴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論三紀宗社為墟生  
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  
江沱江之別者奢靡傲誕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何以尊  
主濟民乎充等甚慙乃遣使持節冊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  
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  
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  
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  
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  
也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七年

五月

志行

綱三月皇后杜氏崩○秋代築盛樂城在今大同府城西北○燕以慕  
容恪鎮平郭高麗畏之不敢入境○漢殺其僕射蔡興李疑○目初成  
王雄以寬儉得人心及李閎還盛稱鄴中繁庶官殿壯麗且  
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幕之大修官室人  
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疑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  
役思亂者衆  
綱王八年趙建武八年春正月朔日食○二月豫州刺史庾懌有  
罪自殺○目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  
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遂飲鴆  
而卒  
綱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目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

庾水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為人所間請以母弟琅邪王岳  
為嗣帝許之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如孺子何水  
不聽帝乃詔水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  
受顧命而崩琅邪王即位亮陰不言委政於水充

綱封成帝子不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秋七月葬興平陵  
在上元縣境以何充都督徐州軍事○目帝徒行送喪至閭闔門  
乃升素輿既葬臨軒庾水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  
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水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視升平之世  
帝有慚色充避諸庾出鎮京口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成帝 咸康八年

五月

志行

綱冬十月燕遷都龍城○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九都  
載其王釗父屍及母以歸○目慕容翰言於燕王皝曰宇文  
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羣情不附臣久在其國悉其  
地形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必乘虛掩吾  
不備宜先除之還取宇文如反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然  
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  
衆欲從北道翰曰鹵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  
之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  
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  
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  
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  
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  
軍乘勝遂入九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

皆敗沒就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足戍守大軍既去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屍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歸命然後返之就遂發釗父墓載其尸擄男女五萬餘口毀九都城而還

綱十二月立皇后褚氏○目徵后父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城名在今九江府西

綱趙作長安洛陽宮○目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敕境內治南伐西討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

綱趙徵兵入寇○目濟南平陵城在歷城縣北石虎一夕徙於城

東南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東南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斬民鬻子女以供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崩年二十一

綱建元元年趙建武九年春二月高句麗王釗朝貢於燕燕還其父

屍留母○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目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尋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概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

弘濟之勳時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果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今浙江金華縣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淩源浩字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浩為司馬浩不應翼遣浩書曰王夸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水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眾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漢縣名今內鄉縣地桓溫為前鋒小督帥眾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百姓嗟怨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康帝 建元元年

无

五月廿六

綱漢主壽卒太子勢立○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水都督荆江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目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詔止之翼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遣水出鎮武昌以為繼援徵充輔政又徵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近戚畏嫌尋復出督兗州鎮金城

綱甲

二年趙建武十年○漢主李勢太和元年

春正月趙大閱罷兵○目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

行虎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綱燕王就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就還殺其兄翰○目就

伐宇文慕容翰斬其將涉夜于宇文衆潰逸豆歸走死漠北  
就徙其部於昌黎開地千餘里就雖藉翰勇畧然終忌之或  
告翰欲爲變乃賜翰死。

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  
○綱煇惑守房心趙殺其中書監王波。○目虎殺波以應天象

○綱桓宣及趙兵戰於丹水敗績。○目宣擊趙李罷於丹水爲  
罷所敗慚憤而卒。庾翼遣子方之代領宣衆。

○綱秋九月立子聃爲皇太子。帝崩。葬崇平陵太子聃卽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目帝疾篤庾水庾翼欲立

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乃立聃爲皇太子。帝崩  
充奉太子卽位。由是水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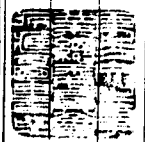
○綱鑑會編卷三十 晉康帝 建元二年 三

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  
則如臣禮私覲則嚴父從之。

○綱冬十月荆江都督庾水卒翼還鎮夏口。○目水卒翼留子  
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翼繕修軍器大佃積

穀以圖後舉。

綱鑑會編卷三十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文安 劉德壽 崑山 華

東晉紀

孝宗穆皇帝 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 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

○綱乙未和元年 趙建武十一年 燕王慕容皝十二年 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三新小國一凡五僭國  
春正月趙大發兵治長安洛陽宮。○鑑趙王虎發諸州四十

餘萬人治未央洛陽宮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  
至滎陽數千里爲獵場犯其禽獸者罪至死增置女官二十

四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以配之郡縣多彊奪人妻殺其夫  
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爲能封侯者十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元年 一

二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  
五十餘人光祿大夫遂明切諫虎怒殺之。

○綱燕罷苑囿以給新民。○目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  
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諫以爲古者

什一而稅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七八也宜悉罷苑  
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給之不當更收重稅皝從之賜裕錢

五萬皝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  
○綱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鑑詔徵褚

裒輔政尚書劉遐說裒以大政授昱裒乃固辭歸藩昱清虛  
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郝超謝萬爲掾

屬超鑒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情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超

意甚不同。情嘗開庫。任超所取。情始謂止損數十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故庫錢。畧盡。情聞之。驚怪不已。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綱〕二龍見於燕之龍山。○目燕有黑白二龍。見於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執祀以大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綱〕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荆梁軍事。○目翼病。表子方之領荊州。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

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元年 二

居形勝之地。豈不聽竟以溫代翼。又以惔監沔中諸軍事。代庾方之。

〔綱〕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目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為涼河沙州。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車服擬於王者。

〔綱〕趙以姚弋仲為冠軍大將軍。○目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趙王虎甚重之。

〔綱〕西一年。趙建武十二年。○漢嘉寧元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目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卒諡文穆。

〔綱〕燕襲夫餘。拔之。擄其王玄。以歸。○三月。以顧和為尚書令。

殷浩為揚州刺史。○目褚裒薦和與浩詔起之。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遣浩書曰。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若淡存抱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胡寅曰。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今濠源累辭徵辟。以養聲。翼之不知。濠源世味。實重。矯遠。引以退。為進者也。惟使翼知之。辭為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季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若子。遇會。寧宜如此。此濠中浩之臣矣。浩是以不出。使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辭之。其官愈高。而無一刺之者。司馬昱勸論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然而來矣。

〔綱〕夏五月。涼王駿卒。世子重華嗣。

〔綱〕趙殺其尚書朱軌。立私論朝政法。○目趙中黃門嚴生惡朱軌。會久雨。譖軌不修道路。謗訕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軌。又立私論朝政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不敢相過談語。

〔綱〕趙攻涼州。張重華遣主簿謝艾將兵逆戰。大破之。○目後趙遣王擢。麻秋。擊涼州。張重華悉發兵以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

〔綱〕趙攻涼州。張重華遣主簿謝艾將兵逆戰。大破之。○目後趙遣王擢。麻秋。擊涼州。張重華悉發兵以禦之。久而不戰。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

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  
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  
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

綱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目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  
可江夏相袁喬曰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將欲除之  
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  
以精兵輕齎疾趨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溫拜表即行表上  
詔命也 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漢入  
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  
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綱丁三年趙建武十三年○是歲漢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三年 四

笮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為歸義侯○目溫軍至青衣  
今雅州漢大發兵趨合水地名沫水合注拒之議者欲分兵  
名山縣異道以進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棄  
去釜餼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孫盛將  
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二捷  
勢悉眾出戰於笮橋在成都溫前鋒不利眾懼欲退而鼓吏  
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  
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降溫  
送勢於建康舉賢旌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  
陵詔封勢歸義侯漢李雄自惠帝永興元年僭號為  
成爲漢凡五世合四十四年而已

綱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目趙麻

秋攻枹音罕今河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  
威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璠  
遂固守大城秋帥眾八萬圍擊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  
中禦之秋眾死傷數萬退保大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  
萬進軍臨河艾乘輜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  
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  
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  
將張瑁自問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  
焉未可圖也

綱趙築華林園○目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三年 五

計猶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僧吳沙門進  
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  
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於鄴  
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白鹿  
令司虞調之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  
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金門門虎登  
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  
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舍縱獵士卒饑凍死者萬餘人  
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子遺虎復命秦公韜繼出亦如  
之宣怒其與己均敵宦者趙生勸宣除之

綱冬十月以張重華為涼州刺史西平公○目遣侍御史命

歸授重華官爵，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亦不之非，蓋以蠻彝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彝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綱楊初遣使稱藩，詔以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綱本武四年建武十四年秋八月，趙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日秦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四年 六

公韜有寵於趙主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謂所幸幸楊杯、趙生等曰：「汝能殺韜，當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茂不濟矣。」八月，杯等殺韜，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止之，既而事覺，虎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縱火焚之，虎登中臺觀之，取灰分置諸門，交道十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纓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大臣奪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

綱加桓溫征西大將軍。○目朝廷論平蜀之功，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今平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

引為心膂，與參綜參錯綜核也，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綱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嗣。○目既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鷲字士秋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卒諡曰文明。

綱趙立子世為太子。○目趙主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畧，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之拔上却也，將軍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賤，故禍亂相尋，今宜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四年 七

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納其言，令公卿上疏請之，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名，稱其忠而不能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綱冬十二月，以蔡謨為司徒。○目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綱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趙謫成梁犢反，虎遣兵討誅之。○目趙主虎以即位大赦，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不在赦例，高力督梁犢因眾怨作亂，掠民谷，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長驅而東，比至長安，眾已十萬，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統姚弋仲、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兵至鄴，求見虎，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

兒死愁耶。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於為逆。既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甲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榮陽。大破斬之。弋仲封西平郡公。蒲洪封略陽郡公。

綱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弑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百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鎮關右。燕王斌為丞相。張豺為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於太子。矯詔殺之。遵亦遣之歸鎮。虎卒。世即位。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及石閔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五年 八

在今河內縣。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為嗣。末年悞惑為張豺所誤。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從之。遂還趨鄴。耆舊羯士皆出迎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於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以石閔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時鄴中暴風拔木。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閣。蕩然無餘。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綱蒲洪遣使來降。○百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綱燕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百慕容霸言於燕王儁曰。石

氏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容輿、根亦言此。千載一時也。儁從之。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鶩為三輔將軍。霸為前軍都督。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

綱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百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今德安府。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泗水之口也。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五年 九

日之事。始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分。量。外。疲。民。以。逞。既。而。才畧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曾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裒。裒遣步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地名。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詔命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二畧盡。

綱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冬十一月。趙石鑿弑其主遵而自立。○百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行閔驍勇。屢立戰功。既總內外兵權。撫循殿中將士。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義陽王鑿等入議於

鄭太后前太后不可鑿出告閔遂劫李農使將軍蘇彥等帥甲士執遵及太子衍殺之推鑿即位鑿以閔為大將軍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

綱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目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兵推蒲洪符堅之祖為主眾至十餘萬

綱十二月徐兗都督褚裒卒以荀羨監徐兗州軍事○目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卒以羨代之時羨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綱趙石閔幽其主鑿殺胡羯二十萬人○目趙主鑿使樂平王苞攻石閔李農不克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十三千攻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五年 十

閔農又不克閔農攻斬伏都等以兵守鑿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下令城中曰孫劉逆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遂帥趙人誅胡羯無貴賤男女老少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綱庚六年 趙主石祗永安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春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閔正月趙石閔弑其主鑿而自立改國號魏○目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識文有繼趙李易姓李氏時新興王祗鎮襄國公侯卿校出奔從之者萬餘人諸將張沈張賀度擁眾各數萬亦皆不附於閔汝陰王琨帥眾伐鄴閔與戰於城北敗之

遂與李農擊張賀度於石瀆鑿密召張沈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廢鑿殺之并殺趙主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

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後趙石勒自成帝咸和三年僭號凡六世合二十二年而亡

綱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也

綱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目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

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六年 十

改姓 苻 以雷弱兒魚遵段陵為將相

綱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目燕王儁與慕容霸等將兵分道出塞以伐趙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欲悉阮其士卒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阮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乃釋之儁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眾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儁悉置幽州郡縣守宰引兵還薊

綱魏主閔復姓冉氏閔本姓冉魏郡內黃人石勒獲之命石虎養以為子故冒姓石氏

綱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目初趙將麻秋為洪所獲以為軍師將軍因宴鴆洪欲并其眾世子



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吾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綱趙石祗稱帝於襄國○目祗既稱帝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為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為鎮南大將軍

綱魏殺其太宰李農○夏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杜洪據長安苻健擊敗之○故趙將張賀度等會兵討魏不克

綱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為太常謐不食而卒○目隴西辛謐有故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謐造閱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

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綱秋九月燕徇冀州取武章河間○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目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以民心思晉乃遣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

綱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目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帝臨軒遣侍中黃門徵之謨陳疾篤自旦至申

使者十餘返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向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會公卿奏謨傲違

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護權率子弟素服詣臨稽顙待罪詔免為庶人

綱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晉國春正月朔日食○鮮卑度龍以青州來降○目初段蘭死於今支龍領其眾因石氏之亂南徙廣固故城在今益都縣西至是來降以為鎮北將軍封齊公

綱苻健自稱秦天王○目健諷長史賈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

綱二月魏主閔聞趙主祗於襄國姚弋仲及燕王儁遣兵救之○目魏主閔攻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帝號稱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又遣將軍張春乞師於

綱魏主閔聞趙主祗於襄國姚弋仲及燕王儁遣兵救之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誠襄曰我受人厚遇當為復生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裒擒必不復見我也燕王儁亦遣兵會之閔遣中郎常焯使於燕儁使封裕詰鹽所在焯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何也焯曰彼求救者為妄誕之辭耳儁使人委曲誘之焯辭終不變囚之龍城後知張舉之妄乃殺舉而釋焯

綱三月魏主閔及趙燕姚襄之兵戰敗績○目魏兵大敗閔奔還鄴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閔之為趙相也所徙青雍幽薊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中原大亂兼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

綱趙遣其將劉顯伐魏不克○目趙主祗使其將劉顯帥眾

綱趙遣其將劉顯帥眾

攻鄴閔悉眾出戰大破顯軍追奔及於陽平今大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乃引歸

綱秦遣使問民疾苦○目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授羅備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

綱夏四月司馬勛會杜洪等兵擊秦敗還○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

綱秋八月燕慕容恪取中山○姚弋仲遣使來降○目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

綱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鑑初桓溫聞石氏亂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七年 古

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資財調殆不為

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會稽王昱

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草書溫即上疏惶恐謝罪回軍還鎮

綱王八年 魏承興 秦皇始二年 燕烈祖慕容儁元 春正月朔日食○秦王健稱皇帝○目健以單于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綱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

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來奔斬之虎子十三人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至是氏遂絕

綱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於秦○目初魏豫州牧張遇以州來降尚等不能撫慰之遇怒據許昌叛降於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綱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眾來歸詔屯譙城○目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我厚本欲為之盡力今已

滅矣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無為不義也及襄與秦兵戰敗遂率眾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

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八年 古

綱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鑑閔既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諸郡燕王儁造恪等擊之

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十戰皆不勝恪誘致平地圍之數重閔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人所執儁數之曰

汝奴僕下材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戎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

三百送於龍城斬之遂進攻鄴魏大將軍蔣幹與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音書載記儁送閔龍城斬於遼山日武悼天王於是大雪

綱五月秦主健擊張琚斬之○魏人遣使請降○目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奉表請

降且求救於謝尚

綱六月謝尚得傳國璽來獻○目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尚迎至建康百僚畢賀

綱謝尚討張遇於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秋八月燕慕容評攻鄴克之遂留守鄴

綱九月殷浩進屯泗口○目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軍疲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引咎責躬更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八年 七

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也若復求之分外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者也浩不從進屯泗口

綱能遣太學生徒○目殷浩以軍興罷遣之學校由此遂廢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羣僚共上尊號備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詐言獲傳國璽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僑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

綱九年秦皇始三燕秋七月秦殺其司空張遇○目初張遇降秦秦主健以為司空而納其繼母韓氏為昭儀數於眾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事覺伏誅

綱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目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不諧又潛遣魏憬襲襄斬憬并其眾浩愈惡之遷襄蠡臺在今歸德城西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遂自壽春帥眾七萬北伐欲進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九年 七

據洛陽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容有詐偽未應輕進不從浩以襄為前驅襄度浩將至偽遜而伏甲以邀之反攻浩於山桑今蒙城縣地浩大敗走保譙城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綱十一月西平公重華卒子曜靈嗣○目重華有疾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為兄弟譖謝艾出之艾上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重華疾甚手令徵艾輔政祚長等匿而不宣重華卒曜靈立稱涼州刺史西平公長等矯遺令以祚輔政

綱十二月姚襄徙屯盱眙遣使罪狀殷浩并自陳謝○以謝尚都督江西

淮南軍事鎮歷○涼州廢其刺史曜靈立張祚為涼公○

涼州長史趙長等以時難未夷宜立長君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綱燕以慕容霸守常山○慕容恪屢薦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故燕主用之

綱甲子年秦皇始四燕元璽三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

目祚稱涼王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郎中丁琪諫曰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故能以一州之眾抗舉世之國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

綱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為揚州刺史○目浩

綱會編卷三十一晉穆帝永和十年五十五大

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今衢州府西安縣境

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望空書寫作咄咄本嗟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

足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綱二月桓溫帥師伐秦○目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均水至南鄉即順陽郡故城在今南陽縣境步兵自浙川今屬南陽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綱姚襄叛降於燕○夏四月桓溫大敗秦兵於藍田進軍灊

上三輔皆降○目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綱燕以慕容恪為大司馬○目燕王儁以恪為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評為司徒封上庸王霸為吳王德為梁公暉

為中山王陽鶩為司空初燕王毓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

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識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

綱五月江西流民叛降姚襄詔屯兵中堂謝尚入衛

綱桓溫及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目北海王猛少好學儻

綱會編卷三十一晉穆帝永和十年五十五大

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

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在西安府城東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

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苻雄等戰於白鹿原在今藍田縣西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徒關中二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溫

軍屢敗失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勳亦奔還漢中晉書初雄安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倫有以比之王敦者意甚不平及西征還於北方得一老婢訪之乃劉琨後女也一見溫便

然而泣問其故李曰公甚似劉司宗蓋大悅出外然則不冠又呼婦問婦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婿甚似恨赤形其似恨短聲甚似恨難溫於是

尹起莘曰晉遷江表氣息奄奄溫有經濟之才儘有英主無駕馭之君故溫有跋扈之志至其經畧之功則不可掩也

綱秦東海王苻雄卒○目秦主健弟東海王雄卒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字之速也雄以佐命

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葉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疆汪及畧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綱乙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燕元春二月秦大蝗日草無相噉○夏秦立子生為太子○目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十一年 壬

死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粗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

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曰兒長自應改何可據爾及長

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強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

綱姚襄據許昌○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立○目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儒禮士秦人悅之至是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

大傅毛貴司空王隨尚書令梁楞僕射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

漸除之健卒生即位大赦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段純殺之

司馬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而後使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綱秋九月秦殺其后梁氏及太傅毛貴等○目中書令胡文

言於秦主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

綱閏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為涼王○目祚益潘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曜等起兵殺祚立曜靈弟玄靚為涼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十一年 壬

復稱建興四十三年玄靚年七歲矣

綱冬十月詔謝尚鎮壽春○十一月燕慕容恪擊段龕○目龕與燕主備書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備怒遣恪擊之

綱十二月秦殺其丞相雷弱兒○目弱兒性剛直以僕射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

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鑿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綱丙十二年秦壽光二燕春正月燕慕容恪大破段龕兵進圍廣固○秦殺其司空王墮○鑑墮性剛峻好直言董榮及侍中疆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仇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

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變榮國勸生誅貴臣以應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叱之

綱涼州遣使稱藩於秦○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目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不許而詔溫討襄

綱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目長安大風發屋拔木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剗

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之生怒擊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生復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譎之音

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來潼關至於長安虎狼食人羣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永和十二年 三 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

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綱秋八月桓溫敗姚襄於伊水遂入洛陽修調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初魏將周成降晉反據洛陽姚襄

攻之踰月不克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不覺泣然流

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無水而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記室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犂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

襄撥圍拒之溫結陳而前親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即北山襄勇而愛人雖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馳而赴之溫追之不及周成帥眾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諸陵修毀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毛穆之等戍之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襄遂據襄陵

綱冬十一月段龕降燕慕容恪悉定齊地

綱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目詔遣灌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

綱丁升平元年秦世祖苻堅永和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升平元年 三 徙居崇德宮

綱燕以乙逸為左光祿大夫○目逸自幽州刺史被徵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

不與言到城漢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嘆曰吾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

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為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泰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綱二月太白入東井○目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足怪乎

綱夏四月姚襄據黃落地名秦遣兵擊斬之第長以眾降秦○目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

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為桓溫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為人強狠若鼓諜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乃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羌廻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斬之弟苻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弑生發覺伏誅

綱六月秦苻堅弑其君生自立為天王○目生夢大魚食蒲又謠言東海大魚化為龍生乃誅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升平元年 三

五十七

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字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

號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榮趙韶等三十餘人大赦改元立子宏為太子法為丞相弟融為陽平公子丕為長樂公李威為左僕射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又以權翼為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侍郎與猛並掌機密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荀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綱秋七月秦冀州牧張平降○目平故趙將初降燕又降秦至是來降欲以中立自固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升平元年 三

五十八

綱八月立皇后何氏○目故散騎侍郎準之女禮如咸康而不賀

綱冬十一月燕徙都鄴○目燕主儁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數其罪鞭之投於漳水

綱秦王堅殺其兄東海公法○目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輳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數為清河公

綱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目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

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綱目二年秦永興二年春二月秦王堅擊張平降之○王秦

王堅自將擊平以鄧羌為前鋒軍於汾上平使養子蚝禦之蚝多力趨捷能曳牛却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平眾大潰乃降拜右將軍以蚝為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秦王稱羌蚝皆萬人敵

綱目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溫賤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主廊廟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晉穆帝升平二年

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羣僚百辟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綱目九月秦大旱○鑑秦主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綺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為災

綱目秦殺其特進樊世○王猛曰親幸用事勳舊多疾之樊世本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肅會世人言事與猛爭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

見猛皆屏息

綱目擊張平平復降燕○冬燕陷河南○苟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督兗州軍事○燕太守賈堅屯山荏今東平縣

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邪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擒之遂拔山荏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肯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疆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東修自立檢束修飾而身也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可怒怒相謂降乎羨怒執置雨中數日憤惋而卒燕兵救太山羨大敗燕復取山荏羨疾篤徵還以郗曇代之鎮下邳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晉穆帝升平二年

綱目燕使慕容垂守遼東○目垂娶段末杯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衛之宦者希首告段氏為巫蠱欲以連汗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后黜之以其妹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綱目二年秦甘露元年燕春二月燕主宴羣臣於蒲池在鄆都

目初燕太子暉早死立其弟暉至是燕主僞宴羣臣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曰才子難得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長史李績對曰懿懷太子至孝聰敏沈毅疾諛好學多藝謙恭好施僞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績曰太子天資岐嶷然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



以爲損也。僞顧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其不平。

綱涼宋混誅張瓘。○瓘猜忌苛虐，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因廢涼王，而代之。混帥壯士，奄入南城，瓘出戰，不勝，自殺。混輔政，請立親去王，號復稱涼州牧。

綱秦以王猛爲京兆尹。○王猛以鄧羌爲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綱太山太守諸葛倂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都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倂將水陸二萬擊燕，屯於河。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升平三年 无

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倂兵大敗，詔譴萬。都曇復伐之，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賴二水援洛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綱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王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中外。人有毀之者，秦主輒罪之。羣臣不敢復言。

綱庚四年 秦甘露二 燕幽帝 春正月，燕主僞卒，太子暉立。○

目初，燕主僞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

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鶩，司徒評，將軍慕容與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暉卽位。

年十一 綱二月，燕以慕容恪爲太宰，專錄朝政。太師慕容與根伏誅。○

目根自恃勲舊，心不服恪，欲爲亂。先說恪自取，既又譖恪將謀不軌，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僞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

綱三月，燕遣慕容垂守蠡臺。○目燕所徵兵集鄴，欲遣伐晉。以燕主僞病大闕而罷，至是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爲征南將軍，鎮蠡臺。孫希、傅、顏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

綱匈奴奴劉衛辰降秦。○秋八月朔日食。既。

綱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鑑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

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會稽王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丈夫不如此也安捉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之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安石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歡甚嘗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後溫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穆帝 升平四年五月 三

綱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奔干降秦○目獨孤部及沒奔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之

綱燕李續卒○目太宰恪欲以續爲右僕射燕主暉不許出爲章武太守以憂卒

綱五年 泰甘露三燕建熙二年 春正月劉衛辰叛秦降代○夏五月帝崩葬永平陵琅邪王丕卽位○目帝崩無嗣以皇太后命命琅邪王不繼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卽位綱秋九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尊何皇后爲穆皇后○冬十

月詔以張玄靚爲涼州刺史西平公○目宋混卒以其弟澄輔政張邕殺之與玄靚叔父天錫同輔政驕淫專權天錫殺邕盡滅其族玄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綱秦滅張平○秦舉四科○目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各自勵官皆稱職

哀皇帝 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封琅邪王穆帝崩無嗣太后立之在位四年建熙二年 春正月滅田租畝收二升○二月以庾希爲徐兗刺史袁真監豫司等州軍事

綱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目護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哀帝 隆和元年 三

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溫遣庾希等帥舟師三千助祐守之因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詩北風篇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爲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中夏小康然後可議遷徙耳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時朝廷

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鐘虞音巨懸樂器架也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虞溫乃止七月讓退希等亦還

綱秦王堅臨太學○自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綱亥興寧元年秦甘露五年建熙四年夏五月加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溫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郝超為參軍王珣導之孫也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珣與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晉哀帝興寧元年二  
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玄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安兄奕之子也

綱秋八月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代之○自玄靚庶母郭氏以天錫與政與大臣謀誅之事泄天錫皆殺之遂弒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六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綱甲子二年秦甘露六年建熙五年涼西平悼公張天錫一年春二月燕慕容評畧地河南○三月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自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復攝政

綱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郡

綱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自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

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綱加大司馬溫揚州牧時召溫入朝改節不至○六月秦以張天錫為西平公○秋七月秦苻騰謀反伏誅○自秦汝南公騰秦王生之弟也以謀反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

綱燕徙其宗廟百官於鄴○燕陷河南諸城

綱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燕建熙六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

綱劉衛辰復叛代王什翼犍擊走之○自代王什翼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齧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

綱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以弟豁監荆揚等州軍事

綱三月帝崩葬安平陵在上元縣琅邪王奕即位○自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綱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自燕太宰恪及吳王垂共攻陷洛陽執沈勁初勁以父克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兵逼洛陽陳祐以糧絕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洛陽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度曰勁雖

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殺之恪畧地至崎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備之燕以慕容筑鎮金墉吳王垂鎮魯陽恪還鄴謂人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綱夏四月燕以陽鶩為太尉○目鶩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

綱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目撫在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代之

綱秋七月徙會稽王昱為琅玕王固讓不受○立皇后庾氏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哀帝 興寧三年 三

水之也○匈奴曹轂劉衛辰叛秦擊降之  
綱冬十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圍成都大司馬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目勳為政暴酷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即於坐斬之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號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溫表序為征討都護以救之

綱以王彪之為僕射

帝奕

奕字延齡京帝同母弟初封琅邪王京帝無子

十一歲迎立之在位六年桓溫廢為海西公以太元  
家皆以海西公書獨綱目書之曰帝奕者何劉友益  
日不予溫之得廢立也然則易為乎而名之曰孝武  
即位十四年而後海西公薨既無帝蓋不稱其名將  
何以稱此綱目之變例也或曰不可以廢帝稱乎曰  
稱廢帝是予溫之廢也唯不予其廢故帝而名之  
綱夏五月皇后庾氏崩○朱序及

益州刺史周楚討司馬勳謀之○代王什翼健遣使入貢於秦○秋七月秦寇荊州掠萬餘戶而還

綱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

綱二年春建元三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目恪疾病燕主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門邊之計言終而卒

綱匈奴曹轂遣使如燕○目秦主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計命段粲使如燕萌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為之副辯還為堅言燕政無綱可圖鑿機議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綱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綱冬十月秦苻柳雙庾武舉兵反秦遣兵討之○目秦晉公柳趙公雙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堅聞之徵詣長安柳據蒲坂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反堅遣使諭以罷兵安

位各賜齧梨以為信皆不從梨肉脆而齧之易入以喻親戚 離則國力脆弱將為敵人所乘  
故賜柳等  
以爲信也

綱代王什翼健擊匈奴劉衛辰走之○目什翼健擊衛辰河水未合命以葦絕約流漸俄而水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度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

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綱目三年秦建元四年春二月燕以慕容冲為大司馬

初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太傅評多猜忌謂暉兄樂安

王斌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強秦常蓄進取之志大司馬總統

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

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垂天資英傑智畧超

世若推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又以語評及恪卒評不能用

綱目秦苻廋以陝城降燕目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

大懼燕范陽王德以為苻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

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太傅評曰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晉帝奕太和三年美

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

畧又非太宰之比閉關保境足矣庾遺垂及皇甫真殘曰苻

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異日有甬

東之悔矣垂謂真曰主上富於春秋太傅識度豈能敵堅猛

乎

綱目秋七月秦討苻雙武柳皆誅之

綱目又燕罷蔭戶○目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國之戶口

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悅縮請罷蔭戶盡還郡縣燕

主暉從之使縮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

萬舉朝怨怒

安秦王堅問之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亂臣懼

并死故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

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嗣諸弟之無

後者

綱目大司馬溫自加殊禮○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亦

於秦

綱目四年秦建元五年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

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

於燕○目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秦軍郗

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

將軍毛虎生鑿鉅野兗州西境三百里引汝會於清引舟自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晉帝奕太和四年美

清入河超曰清水即泗水之下流清水源出入河難以通運

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

眾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慕容氏若能出戰則事可

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二水皆兗

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

不速決還必愆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

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

乃使垂帥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悉羅胡

人復姓從

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暉

前鋒鄧遐宋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暉及太傅

乃使垂帥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

人復姓從

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暉

前鋒鄧遐宋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暉及太傅

乃使垂帥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

人復姓從

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暉

前鋒鄧遐宋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暉及太傅

乃使垂帥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

人復姓從

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暉

前鋒鄧遐宋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暉及太傅

乃使垂帥眾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

人復姓從

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不捷走未晚也暉

軍暉又遣樂嵩求救於秦許路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謂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將軍苟池鄧羌師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以溫聲勢似能有為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又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愈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至是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四年

志行

至乃焚舟棄輜重鎧甲仗總名自陸道奔還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今睢州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今壽州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按通鑑註山陽治淮陰即今之淮安也但晉安帝時始立山陽郡治淮陰則是時尚漢之山陽也漢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秦免為庶人真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四年 燕遣郝晷梁琛如秦○目時秦燕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今西安府咸寧縣地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

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言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海四縣縣赤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客與客服而安之所為哉堅乃為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四年

志行

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綱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目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太后音可音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我不忍為也寧避之於外耳世子令勸逃龍城垂然之十一月請畋於大陸澤名在今鉅鹿縣即廣阿澤也因微服將起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迹得免令請給數騎襲鄴垂不可乃與段夫人段末杯之女也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

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却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拜世封幽州不亦美乎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以垂為冠軍將軍梁琛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傳既又以告燕主曠皆不然之唯皇甫真漢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綱秦遣使如燕○目秦遣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尚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四年 旱

書郎高泰曰越言誕而視遠乃觀讒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時太后侵擾國政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諫不省

綱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目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故伐之

綱大司馬溫徒鎮廣陵○目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

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綱庚五年 秦建元六 燕建熙十一年 ○是歲燕亡大一小二凡三借國 春正月慕容令自

秦奔燕○目王猛之發長安也請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主心亦難知聞秦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念本亦各從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五年 旱

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徙之沙城在龍城東北

司馬光曰 敵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慕容垂林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籠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賊其龍而說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綱燕慕容臧將兵拒秦師秦王猛擊走之○目臧自新樂縣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羗擊走之留羗鎮金墉以桓寅代羗戍陝城而還

綱二月袁真死子瑾代領其眾燕秦皆遣兵助之夏四月大司馬溫遣兵討破之

綱五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目令自度終不能免

密謀起兵沙城中將龔龍城弟麟以告今出走為其下所殺  
綱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目秦王堅遂猛於灞上曰  
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  
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  
葉不煩鑿與親犯塵霧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綱秋八月秦克壺關○鑑燕主暉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  
二十萬以拒秦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將名今屬所過郡縣  
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  
事將何如胤嘆曰鄴必亡矣吾屬今將為秦鹵然越得歲而  
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五年 望

一紀耳

綱九月秦王猛入晉陽冬十月及燕慕容評戰於潞川敗之  
遂圍鄴○目時評屯潞川即上黨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  
成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將斬之鄧羌固請曰成羌  
郡將也願與效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  
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  
尙爾況國家乎燕主暉趣評使戰評大懼請戰猛陳於渭源  
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  
當竭力致死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  
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踊躍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  
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

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  
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弗應猛馳就許  
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  
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  
所殺及降又十萬餘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  
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  
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字恪可謂古之遺愛矣設  
大牢以祭之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  
其休養將士以俟朕至然後取之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  
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馴悍馬以成  
大功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王猛之謂矣

綱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暉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  
中六州軍事○目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赴  
鄴七日而至安陽燕散騎侍郎徐蔚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  
主暉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及故  
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曰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  
之始邪宜恢江海之量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  
功奈何以一怒捐之垂悅從之暉既出城衛士皆散失馬步  
走堅使將軍郭慶追及於高陽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之狀  
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  
率文武出降評冉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凡得郡百五十  
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



將士評之敗也。曄疑梁琛知秦謀收繫之。至是堅召釋之。謂曰：卿不能見幾而作，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是以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雖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邪？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悉以評第中之物賜之。封賞將士，有差以燕申紹華，儻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郵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綱十二月，秦遷故燕主曄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目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五年 器

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曄為新興侯，以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今備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必復為燕有矣。初，燕以宜都王桓將兵為評後繼，聞敗走和龍，攻遼東，時遼東已降秦，秦追桓擊而殺之。其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權翼謂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堅曰：鳳慨忼，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

不為人用耳。前燕慕容皝自咸帝咸康三年為王，及僭號凡三世合三十四年而亡。

綱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建元七年。春正月，大司馬溫拔壽春，獲袁瑾，袁真誅之。○目瑾求救於秦，秦遣王鑿、張蚝帥兵救之。溫遣桓伊擊鑿、蚝於石橋，大破之。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綱秦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於關中。○涼州張天錫稱藩於秦。○吐谷渾入貢於秦。

綱代世子實卒。○目初，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

綱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秦以鄧羌為鎮軍將軍。○目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督正，也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

東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東將軍，位特進。

綱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目堅至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切諫，堅為之罷獵，還宮，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綱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卽位。○鑑溫恃其材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嘗經行王敦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術士杜昊音能能知人貴賤，溫問之，昊曰：明公勳格宇宙，

綱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目堅至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切諫，堅為之罷獵，還宮，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

林第音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痠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敢審其虛實溫乃自詣建康諷褚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曰我本自疑此便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

如割溫集百官於朝堂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帝乘犢車出神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帝奕 太和六年 吳 虎門侍御史將兵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迎昱即帝位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

數行溫兢懼不能言而出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之表免其官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逼新蔡王晃自列與晞及殷浩之子涓及庾蘊第倩柔謀反收付廷尉又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溫旨請誅晞詔曰悲惋惶惶非所忍聞溫固請

帝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宜奉行前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乃奏廢晞免晃為庶人涓倩柔皆族誅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

前臣揖於後於是詔進溫丞相大司馬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滿上後

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溫之謂乎

方孝孺曰桓溫入朝廢海西公是篡弒之漸也衆情疑懼以大事非勇不能也然使處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奮劾擊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郝超下後世猶謂處之

為才能之臣才固才矣獨惜其不善用也 綱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鑑大司馬溫奏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榮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公廢至

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郝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簡文 太和六年 吳 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因詠

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露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超以溫故朝中皆

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曰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

太宗簡文皇帝 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封會稽王桓溫廢帝奕而立之在位二年崩壽五十三 綱 咸安二年 秦建元 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目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綱夏四月遷海西公於吳縣

綱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

綱秋七月立子昌明為皇太子帝崩平陵太子即位 日初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

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晉書初簡文帝見識云晉

孕也及至東方始明宮以為名簡文帝後帝乃流涕 遺詔溫依

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待

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

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乃使改詔如諸

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

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簡文 咸安二年 吳

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

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溫望帝臨終禪位

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

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術之

綱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日猛至長安復加是

命辭章三四上秦上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誰可委

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子也猛為相堅端拱於

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

惡著白放黜尸素戶位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

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彊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救太

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

在冀州為政好新奇貴苛察治中別駕申紹數規正未能

盡從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

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倍

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

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

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泰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主

堅堅召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

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

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簡文 咸安二年 吳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王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濶 輯錄

東晉紀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人所殺年三十五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寧康元年 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

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都下人情恟

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

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

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寧康元年 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郝超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

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

賓矣朝廷近侍臣曰入幕賓今超在帳中故云時天子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

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綱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月初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

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

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

冲為江州刺史溫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眾溫卒熙及弟

齊謀殺冲冲徙之長沙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

襲封南郡公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

執朝權冲不從

綱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目

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

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

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

歎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綱冬秦寇吳益陷之○目秦王堅遣兵寇梁益梓潼太守周

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秦將朱彤邀而獲之虓

遂降秦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屯墊江王統鎮仇

池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

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每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寧康元年 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氏賊嘗值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

晉朝元會與此處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

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綱以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彗星見○目彗星出於

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

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

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

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

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燕翟為赤子汝宜息慮

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其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

復遣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鷺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綱甲戌二年秦建元十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鑑安好聲律暮功之憐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以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

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冶城本吳冶鑄之地在今江寧府治北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胼胝皮文堅厚也

王盱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 寧康二年三年

邪

綱乙三年秦建元十一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目坦之臨終與謝安極冲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卒謚曰

獻

綱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目冲以安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綱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鑑初猛寢疾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溪谷伏惟陛下

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

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統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

以晉為圖鮮卑西羌鮮卑謂慕容氏西羌謂氐也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

漸除之言終而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

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

綱八月立皇后王氏涼之孫

綱冬十月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目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

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

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

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

遂絕

綱太子太元元年秦建元十二年○是歲涼代皆亡晉國一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 太元元年

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綱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張天錫降秦○目涼

公天錫荒於酒色不親庶務人情憤怨秦王堅遣苟萇梁熙

等將兵滅之涼州郡縣悉降秦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

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

綱詔除度田收租之制○目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

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身之役

綱冬十一月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

健秦討誅之遂分代為二部○目劉衛辰為代所逼求救於

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羗朱彤等將兵擊之以衛辰為鄉

導代王什翼健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大敗什翼健

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

健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

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健秦兵趨雲中部眾逃潰國

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

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

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

庫仁勇而有智齋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

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濼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

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

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

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眾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

網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元年 五

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典易意常

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

之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

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

網五丁二年 秦建元 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朝貢於秦

秦以熊逸為將作長史○目趙故將作功曹熊逸屢為秦

土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遂有是命慕容農私言於垂曰

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

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綱以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秋七月以謝安都督揚豫

等州軍事

綱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目桓冲以秦人強盛欲移阻江南秦自江陵徙鎮上明城名在今

縣境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

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却超聞

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

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

未嘗不得其任周旋行步間皆得其道也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募驍勇之

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嘗領精銳為前鋒

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綱散騎常侍王彪之卒○目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

典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

網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二年 六

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

為侈矣今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

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

緝修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世無所

營造

綱臨海今台州太守郗超卒○目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

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

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

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更

不復哭初王獻之兄弟自起未亡與愔甚修甥舅之禮及超

死見愔怠慢候遷延愔每慨然曰使嘉賓在鼠子敢爾邪

綱目三年秦建元十四年春二月作新宮○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綱目秦遣長樂公丕與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固守中城秦師克其外郭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策斜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人謂之

夫人城桓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不敢進  
綱目秋七月新宮成

劉友益曰自蘇峻遷帝石頭宮闕灰燼矣成帝更造新宮始七月考成孝武可謂知節矣

綱目秦遣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九月秦王堅宴羣臣○  
綱目堅與羣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

網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 太元三年 七

垂酒池杜康古之善造酒者以酒日死故西不吝客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

築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  
自是宴羣臣禮飲二爵而已  
綱目冬十月大宛獻馬於秦不受○  
綱目大宛獻汗血馬於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詩而反之

綱目秦豫州刺史苻重謀反赦就第○  
綱目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

綱目四年秦建元十五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綱目秦王堅切讓丕等賜不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丕等惶恐

并力攻襄陽朱序屢破秦兵遂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督護李伯護為內應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

綱目秦陷彭城淮陰○三月詔減省用度○  
綱目帝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綱目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綱目秦將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地不屈於前丁彥遠穆潔已於後

綱目吉祖冲字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  
綱目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地名在今高郵謝玄連戰敗走之○  
綱目秦俱難

彭超拔盱眙遂圍三阿地名在今高郵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之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於君川地名未詳復大破之難超北走

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寇眾心危懼安每鎮以穆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綱目秦王堅切讓丕等賜不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丕等惶恐

綱庚五年秦建元春秦復以苻重為鎮北大將軍守薊○秦

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彤諫

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

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

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

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堅乃止

綱夏四月秦幽州刺史苻洛及苻重舉兵反秦遣兵討之誅

重擒洛赦之徒西海郡○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

尚書事苻丕為冀州牧鎮鄴苻暉為豫州牧鎮洛陽

綱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綱辛六年秦建元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二月東夷西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大元五年六年 九

城六十二國朝貢於秦

綱壬七年秦建元春三月秦司農苻陽侍郎王皮尚書郎周

旭謀反事覺徙邊○苻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旭謀反事覺

收下廷尉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臣為父復

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

勲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

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旭曰

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旭屢謀反左

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

其名耳皆赦不殺徙陽高昌皮旭朔方之北以皮兄示清修

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也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

綱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於長安○秦以苻融為征南大

將軍謀伐晉也○夏五月幽州蝗秦王堅發民撲除之○秋九月秦遣將軍

呂光擊西域○車師鄯善入朝於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

之不服者秦王堅以呂光之子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

陽平公融諫不聽

綱冬十月秦會羣臣於太極殿○鑑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

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

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

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大元七年 十

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

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

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

足恃乎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

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

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費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

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

陛下寵有鮮卑羌羯布滿幾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

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

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衛不記其



之掃秋葉而內外皆言不可何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  
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  
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  
於堅曰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  
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  
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  
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銳意欲  
取江東寢不能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  
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  
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  
必飾風冰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七年 上

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  
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  
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  
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  
來雞夜鳴犬哀嗥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  
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  
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  
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  
安知

綱秦大熱書法此天所以驕秦而滅之也故特書之  
綱秦八年秦建元秋七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

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  
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  
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  
爲侍中先爲起策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  
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  
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讐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  
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  
將軍督益梁州諸軍謂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  
卿其勉之實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  
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八年 上

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  
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於彭城東  
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謝  
石謝玄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  
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  
敢復言安遂命駕出遊山墅音音親朋畢集與玄圍碁略墅安  
基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  
乃還桓冲淡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  
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  
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  
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肥水殺其大將苻融

秦王堅走還長安鑑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

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地名在今定遠縣舊洛陽者

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

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秦人獲之融馳使白秦王堅

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

騎八千兼道就融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

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

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玄遣

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

網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孝武 太元八年 三

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

軍資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

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壽州肥水北淮水南淮南王

故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憚然始

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

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我兵

死者敵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

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

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

單騎走至淮北飢甚謂張夫人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

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

之世子寶言於垂曰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

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

棄之何患不亡慕容德又言之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

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

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

網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八年 古

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謝安得驛書知秦

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碁基如故客

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

之折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相備

慕容農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

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

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天命有廢興豈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綱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國讓不受

綱以王國寶為尚書郎○目謝安嘗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

其為人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

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

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綱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綱秦呂光攻龜茲○目呂光行越流沙焉耆等國皆降惟龜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八年 五

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之

綱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目國仁本隴西鮮卑為秦

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叛之秦

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頽合眾至十萬據隴右

綱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鑑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丕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

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

討之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

為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

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兵騎一千為

之副密戒之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

留慕容農及楷紹於鄴行至安陽聞不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與翟斌兵合而慕容農等亦各帥部曲歸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等擊破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故城在今肥鄉

綱甲九年

秦建元二十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姚萇元白雀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借

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目正

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

出求之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容農勸翟斌奉垂為盟

主斌從之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拒之斌勸垂稱尊號垂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九年 六

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

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

立統府承制行事封德為范陽王楷為太原王翟斌為河南

王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

民為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旂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烏

桓各帥部眾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取康臺牧

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推農為驃騎大將軍農

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宜承制封拜以

廣中典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

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

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

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而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於是人情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改元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遂立世子寶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不使姜讓請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園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一旦囚王師少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九年 七

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縣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不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綱遺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譙城在今毫州桓冲伐秦拔魏興在今安州上庸今竹山縣新城今房縣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

目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慚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朝議欲以玄爲荊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恆石民爲荊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

綱燕王垂圍鄴長樂公不退守中城

綱燕擊秦枋頭館陶取之

目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夷夏不從燕者亦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宜緩之以德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綱三月以謝安爲太保○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秦遣苻叡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是爲後秦○目泓爲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使廣平公熙鎮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九年 八

五萬以實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進攻蒲坂堅使實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羸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麕鼠之尾猶能反噬何況於人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屢演等糾煽羗豪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

綱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目秦實衝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還鄴都堅大怒召

慕容暉責之曰卿之宗族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暉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信便也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

綱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秦王堅擊後秦敗之○目後秦王長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之後秦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寒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堅歎曰天亦祐賊乎

綱燕諸將殺慕容泓立沖為太弟○目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綱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 太元九年 元

行事置百官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綱燕將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慕容沖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城在今咸陽縣東○秋七月燕殺丁零翟斌○目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斌果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垂殺之

綱秦呂光大破龜茲入據其城○目龜茲王帛純窘急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惠大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光立帛純弟震為龜

茲王

綱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鑑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餉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不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

綱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目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率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秦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綱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慕容沖進逼長安○冬十月燕慕容興文殺劉庫仁○目庫仁欲救苻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慕容興文之子文在庫仁所知三郡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 太元九年 元

頭卷代領部衆

綱加謝玄都督七州軍事○目秦長樂公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劉牢之據碭今肥城縣地郭滿據滑臺顏肱劉襲克黎陽不懼乃遣參軍焦

逵致書於玄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達與姜讓密告楊膺改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且議不若不從則逼縛與之於是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充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諸州軍事

綱後秦王萇攻新平今為鄂州○目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

襄曰燕人因其眾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  
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  
長子與守北地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  
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濊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  
及襄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  
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遠為叛臣乎輔喜曰諸君能爾吾  
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  
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襄  
襄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綱十二月秦殺其新興侯慕容暉○日鮮卑在長安城中者  
猶千餘人慕容肅與暉謀伏兵殺暉事覺堅召暉肅曰吾相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九年 主

待何如而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乃并鮮卑無  
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  
出奔慕容沖

綱燕王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書法凡書  
救字義也  
此其書救何義志警也故符不請師  
不書書救之且饋之粟且者甚辭也  
綱之十年 秦主苻丕大安元燕二後秦白雀二年○西燕主  
慕容沖更始元年 西秦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一 小國一凡五箇國 春正月燕慕容沖稱帝於阿房是為  
西燕  
鑑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  
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初  
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晉書初秦王堅  
滅燕入鄴得沖  
封中  
弟皆被龍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

乃出沖先是長安有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  
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梧桐數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  
是入止焉

綱燕遣將軍慕容麟屯信都温屯中山○日燕王垂攻鄴久  
不下將北詣冀州乃有是命召遼西王農還鄴於是遠近以  
燕為不振頗懷去就温在中山兵力甚弱撫舊招新勸課農  
桑民歸附者相繼

綱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  
擊大敗而還○日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不收  
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及是乃至鄴燕王垂迎戰而敗遂  
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  
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不帥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年 主  
眾就晉殺於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  
不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棧  
為軍糧北趨中山

綱太保安出鎮廣陵○日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為姦諂所構  
與安有隙會秦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築新城  
而居之

綱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復取益州○後秦攻秦新平拔  
之後秦王苻誘苟輔  
帥民出圍而脫之

綱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今岐  
山縣北○日西燕  
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  
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堅驍將楊定被擒堅大懼以

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綱六月秦太子宏奔下辨今鞏昌府成縣西燕主冲入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不可勝計○秋七月後秦圍五將山執秦王堅以歸○秦太子宏來奔處之江州

綱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晉書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始末詔加殊禮以葬諡曰文靖不逾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還都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淚自慨失困振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西今太歲在西吾病殆不起乎等語在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邵伯堞

綱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年 重  
丁奉曰謝安卒而晉治乘道于相而晉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

綱後秦王苻弒秦王堅○目長幽秦王堅於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長有恩尤忿之數罵長求死長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長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為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充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以之矣

歷年圖曰苻氏之強也氏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虜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極溫遂強其國堅以雄才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木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如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秦頭屠龜茲奄有

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與百萬之眾以攻晉光為之除官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酋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冠蓋偏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輕以伐晉彼皆賭其速而論者皆各堅寵信羌與鮮卑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綱秦苻丕稱帝於晉陽○目秦長樂公丕赴長安至晉陽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

綱燕遣慕容和守鄴○代南部劉顯弒其君頭眷而自立○目顯庫仁之子也既殺頭眷又將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

綱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目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以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涼州刺史梁熙閉境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

綱乞伏國仁自稱單于○目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為宛川王是為西秦

綱河北州郡復降於秦○目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充固守博陵為秦拒燕丕以定等皆為河北牧守楊定自西燕亡奔隴右收集舊眾竇衝據茲川地名有眾數萬與定及秦州刺史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璧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各進其位號定尋徙治歷城舊注歷城即齊之歷下但楊定據隴右則非齊之歷下可知也其地未詳自稱仇

池公遣使稱藩於晉，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隴西王。  
綱冬十一月，燕以慕容農為幽州牧，守龍城。○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守將王充死之。○目麟攻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荷踰城出聚眾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充殺之。

綱燕定都中山

綱西十一年，秦主苻登太初元，燕建興元，後秦建初元，西燕登國元年。○前涼張大豫鳳皇元年。○後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西秦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二，凡八倍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目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大會於牛川。塞外即代王位，以長孫嵩、叔孫普洛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王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長孫道生等出納教命。

綱燕王垂稱皇帝。○目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綱丁零翟遼據黎陽。○目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眾心。

綱二月，西燕弑其主沖，立段隨為燕王。○目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強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眾心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

綱張大豫起兵攻姑臧。○目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稱涼州牧，攻拔昌松。地名進逼姑臧。

綱代徙都盛樂。○目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宋白續通典云盛樂故城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去唐朔州北三百餘里。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綱三月，西燕人殺段隨而東，至聞喜，立慕容忠復稱帝。○目慕容恆、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顛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顛，恆又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魔鬼弟之孫也。

綱夏四月，代改稱魏。○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目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立子興為皇太子。

綱六月，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為河東王。○秦河北州郡復降於燕。○關隴諸郡復起兵為秦。

綱秋八月，秦以苻登為南安王。○目枹罕諸氏廢河州刺史衛平，推狄道長苻登為雍河二州牧，率眾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即命之，仍封南安王。

綱冬十月，西秦擊秦敗之，秦主不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目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於襄陵，秦兵大敗，丕帥數千騎南奔東垣。今河南新安縣地，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綱西燕慕容永稱帝於長子。今路安府屬縣。○目永進據長子，即帝



位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爲承所殺

綱海西公奕薨於吳書法此不書帝避今帝也書名失國之君也書薨故晉主也

綱秦苻登及後秦主苻戩戰大破之○十一月秦苻登稱帝○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目初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編

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綱秦主登伐後秦○目秦王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

輶衛以虎賁凡所欲爲必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

士皆刻鉞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

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

嵩胡空聚眾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堅

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 九上

綱丁十二年 秦太初二 燕建興二 後 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

刺史鎮淮陰謝玄爲會稽內史

綱燕寇東阿陷之○鑑慕容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

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

者及燕取鄴祚奔晉晉以爲河北郡守至是詣燕軍降垂見

之流涕曰秦王待我浚吾事之亦盡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

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

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

敢避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

厚

綱夏四月燕慕容柔等自長子歸於燕○目燕主垂之子柔

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中興東西未一吾屬

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

魚肉也遂相與亡歸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西軍擾擾人

有東歸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

後歲餘西燕殺垂子孫無遺者

綱五月燕使其太原王楷擊翟遼降之

綱徵處士戴逵不至○目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

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於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

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

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綱秋七月魏王珪以燕師討劉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呂光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二年 天

殺張大豫

綱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冬十月翟遼復叛燕○十二

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目後秦姚方成執嵩

嵩罵曰汝姚萇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老輩

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方成怒三斬嵩悉阮其士卒

長掘秦王堅尸鞭撻劍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三斬者斬

綱丁十三年 秦太初三 燕建興三 後秦建初三 魏登 春正月

康樂公謝玄卒諡獻武 康樂晉縣故 城在今江西高安縣境

綱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苻軍武都○翟遼自稱魏天王○

目遼遣使謝罪於燕燕主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

徙屯滑臺

綱呂光殺其武威太守杜進。○目光之定涼州也。進功居多，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殺之。」他日與羣僚語及政事，叅軍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慕之，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綱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成洛陽譙王恬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綱六月，西秦王國仁卒，弟乾歸嗣。○目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為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三年 无

綱秋七月，兩秦兵各引還。○目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綱八月，魏遣使如燕。○目魏王珪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綱己十四年 秦太初四燕建興四後秦建初 四魏登國四年 涼麟嘉元年 春二月 呂光自稱三河王。○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長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目初，後秦主長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新平之禍，臣為兄襄報讐耳。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秦主登升樓遙謂之。

曰：為臣殺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弑君賊姚萇，萇不應。久之，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至是，登留輜重於大界。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萇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擒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眾屯胡空堡。

綱冬十一月，以范甯為豫章太守。○目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士。道士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欲，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繆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循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循有守。

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敢舉，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

喻也。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濫於禁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士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綱** 庚子五年 秦太初五 燕建興五 後秦建初五 魏登國五年 春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目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寢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綱** 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五年 志行

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使恭鎮京口。恭，蘊之子也。

**綱** 秋九月，以王國寶爲中書令，王珣爲尚書僕射。

**綱** 辛十六年 秦太初六 燕建興六 後秦建初六 魏登國六年 夏五月，秦主登及後秦主萇戰，秦師敗績。○西燕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綱** 秋九月，黜博士范弘之爲餘杭令。○目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因敘桓溫不臣之跡，王珣溫故吏也，以爲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遂黜弘之。

**綱** 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目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魏王珪卽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曰：「殺副馬，足以爲三日。」

食矣。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綱** 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目衛辰遣子直力鞬率衆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拒戰，大破之，乘勝追奔，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獲直力鞬，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薛干部送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綱** 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擊敗之。○目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姚襄長兄也，長不承堡。」**綱** 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六年 志行

今此賊至今，陛下將牢一作持牢，猶言持重也。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也。將十萬之衆，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諸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

**綱** 壬十七年 秦太初七 燕建興七 後秦建初七 魏登國七年 夏五月，燕主垂擊翟釗，釗奔西燕。○秋七月，秦主登引兵逼安定，後秦主萇拒却之。○目登聞萇病大喜，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

**綱**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鑑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

才也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  
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眾客曰極溫晚途欲作  
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  
今爲宜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  
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極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  
畏之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稍  
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  
殺卿我豈能相救耶使邁避之玄果使人追之不及征南參  
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  
也藩內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  
於禍君不見幾早去悔無及矣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七年十八年 三

綱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李遼表請修孔  
子廟不報○且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兗州修孔子廟給戶  
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如有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  
疏奏不省

綱 十八年 秦太初八 燕建興八 後 秦建初八 魏登國八年 秋七月秦竇衝叛秦主  
登討之後秦使太子興救衝遂襲平涼

綱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日垂議伐西燕諸將曰永未有  
釁我連年討伐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  
借舉位號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雖  
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  
次於鄴

綱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帥兵擊秦○日萇疾甚還長  
安召太尉姚弋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  
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  
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  
軍帥眾伐秦

綱甲午十九年 秦主苻崇延初元 燕建興九 後秦主姚興皇初  
國二凡 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日烏  
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雄勇有大志呂  
光遣使拜爲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  
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  
受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十九年 四

綱夏四月秦主登及後秦戰敗績奔平涼○日登聞萇死喜  
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留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  
胡空堡盡衆而東後秦太子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  
爭水不得渴死什二三緯與戰大敗之登奔平涼收遺衆入  
馬毛山崇廣皆棄城走

綱五月西燕主承及燕戰敗績○日燕主垂遣諸將擊西燕  
西燕主承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  
月餘不進承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  
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水名源在入天井關在  
山五月至臺壁破之承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於臺壁  
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承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

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綱後秦主興立

綱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目羣臣或謂

宣太后應配食先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於

先帝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國學助教臧熹曰尊號既正則

問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貴之

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綱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綱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

綱燕主垂聞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目永困急求救於晉

魏兵皆不至將士開門納燕兵燕主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太元十九年

郡七萬餘戶

綱冬秦主崇及隗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

來稱藩○目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隗西王楊定定帥

眾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皆見殺符氏遂亡乾歸於是盡

有隗西之地自稱秦王秦係氏姓符都長安五世四十四年西秦滅之

綱秦遣使如燕是後姚氏止稱秦

綱之二十年燕建興十秦皇初二魏登國十年春三月以丹陽尹王雅領太

子少傅○目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

本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郡守千秋為參軍牙

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

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

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

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聞人夷上疏言之

帝益惡道子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

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

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邈言

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會稽王雖有酣媾之累宜加弘

貸以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委任道子如故

綱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

○目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眾八

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秦之子切諫垂怒免湖官魏張

袞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珪從之悉徙部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晉孝武太元二十年

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

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進軍臨河今陝西延川縣地造船為濟具

綱秃髮烏孤徙都廉川○目烏孤擊乙弗折掘部降之徙都

廉川古湟中地廣武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

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

綱長星見○目見自須女四星越之分野至於哭星虛宿六星其帝

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

萬歲天子邪

綱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

合陵大敗之○目燕太子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

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

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  
寶等憂懼士卒駭動燕軍遂燒船夜遁魏軍晨夜兼行追之  
至參合陂漢中郡有參合縣在今大同府西北塞外之地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  
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  
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以萬數生擒四五萬  
人寶等單騎僅免燕司徒德言於垂曰鹵以參合之捷有輕  
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  
舉擊魏

綱西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秦皇初三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春閏三月燕

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於上谷太子寶立○日燕  
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關名在今太原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二十一年

北 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鎮平城出  
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貳心  
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  
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至是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卒於  
上谷寶卽位

綱五月燕以慕容德爲冀州牧守鄴慕容農爲并州牧守晉  
陽○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日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  
寶後段后生子朗鑿愛諸姬子麟農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  
稱已而荒息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今國步多艱太  
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  
王姦詐強懷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多與之者

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進  
告其妹范陽王妃曰慕容德妻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  
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  
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麟聞而恨之至是寶使  
麟謂段氏曰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通  
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綱六月燕定士族舊籍○日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  
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

綱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日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立

世子紹爲太子遣使拜秃髮烏孤爲益州牧烏孤謝遣之  
綱秋八月魏王珪擊燕○日魏羣臣勸珪稱尊號珪始建天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二十一年

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  
王農鎮晉陽部曲數萬民不能供農又遣護軍分監諸胡民  
夷皆怨潛召魏軍珪於是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  
邑踰句注山名在今代州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  
襲幽州

綱燕立子策爲太子○日燕主寶之子清河公會母賤而年  
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遺言命寶以爲嗣而寶愛少子  
策立之會聞之愠懟始有異志  
綱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日魏王珪  
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容嵩閉門拒之農  
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

遂取并州初建臺省治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用才用咸加擢敘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綱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

目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瑯琊王德文常左右之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

綱鑑會編卷三十二 晉孝武 太元二十一年 完

不法孝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誦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眾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廣仕漢周流四公歷色以取媚於時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天下太平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聞家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綱魏主珪拔常山

綱魏主珪拔常山○鑑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

中山自常山以東郡縣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

綱魏別將拓跋儀攻鄴燕慕容德擊破之○目魏軍退屯新城燕人欲追擊之別駕韓諱音卓謂德曰古人先討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縣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漢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眾我寡不敵四也我軍百戰其地動而不勝眾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衛不如澗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

綱封楊盛為仇池公○秦陷蒲坂○目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至是後秦主興以禮聘薛彊以為鎮東將軍彊引秦兵取蒲坂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晉孝武 太元二十一年 早

綱魏主珪拔常山

綱魏主珪拔常山○鑑珪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





目國寶與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恭遣使與殷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孝伯恭字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晉趙軼此桓玄之勲也仲堪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

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覲南郡相江績謀之覲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覲恐績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覲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恭使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元年 三 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懼聞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尹起莘曰王恭以王國寶王緒濁亂國政罪狀討之以晉陽之事為言然未免書舉兵反者何哉嗚呼使國寶與緒果有罪邪則人主自許之可也人臣烏得而與聞之彼王恭者素懷異志一旦無故稱兵脇制朝廷雖假二人之罪以為口實而以逆犯順其事悖矣以反書之夫復何說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南將軍○目元顯年十六有備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南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綱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張天錫置郡後周廢人張據金山掖縣故地在今甘肅界○目初張掖盧水胡盧水亦張掖郡地沮渠氏所居之地沮渠羅仇匈奴沮渠

王之後也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為尚書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呂光所置之郡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老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荅地名在古張掖郡番禾縣界今無考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不忍負人也已而光果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以其喪歸葬會者萬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耻復上世之業何如眾呼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在今永昌衛北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元年 四 綱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目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封東平公儀為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遂即帝位

綱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眾歸之○目蒙遜從兄男成起兵攻建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人無容處瓦解之形昭然在目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何如業許之男成推業為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率眾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涼王光命呂纂討之不克是為北涼

綱秋七月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目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

綱秋七月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目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

綱冬十月魏王珪及燕慕容麟戰大破走之遂克中山○樂縣今新中山饑甚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今新甲子晦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於義臺在今新樂縣境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醜殺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麟至鄴復稱趙王

綱戊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秦皇初五魏天興元年○南燕世宗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二西秦涼南涼北涼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借國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王麟謀反伏誅魏拓跋儀入鄴○目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慕容麟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是為南燕麟復謀

反德殺之

綱魏置行臺於鄴中山以和跋拓跋儀守之○目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至鄴置行臺以和跋為尚書鎮之珪還中山將北歸發卒治直道自望都今慶都縣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復置行臺於中山命衛王儀鎮之

綱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二月燕主寶將兵發龍城衛卒段速骨作亂眾潰而還○目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珪衰弱燕主寶欲復取中原調兵悉集至是聞中山已陷遠西王農曰且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寶從之北行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

晉安帝 隆安二年 五

卷九

使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南征長上官段速骨因眾心憚征役遂作亂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農營農營兵亦厭役奔潰寶乃奔還龍城

綱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目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欲樹腹心於外以自固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綱魏封爾朱羽健於秀容川○目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地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綱三月燕段速骨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音誘而弑之○目蘭汗陰與段速骨通謀引兵營龍城東適西王農音九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二年 六

夜出赴之速骨將以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恃以為強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燕主寶及長樂王盛等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汗襲擊速骨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於薊城盛等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不如南就范陽王寶從之行至黎陽聞德已稱制又懼而北走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燕主垂之舅而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盛乃與張真下道避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殺之并殺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

展我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親待如舊

綱秋七月燕長樂王盛討蘭汗誅之攝行統制○龍城自夏不雨至於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聞之怒而叛去汗遣太子穆討之穆與汗謀殺盛不果會穆擊加難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內外帖然士女相慶盛告於太廟下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日當世遂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綱魏遷都平城○日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五祭用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二年 七

分春至夏及臘

綱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日豫州刺史庾楷怨朝廷割其四郡屬王愉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鄉為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仲堪間恭舉兵勒兵趣發軍事悉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率舟師五千為

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材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兄弟皆粗獷每排抑之佺期常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及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晉郡今撫州府玄追獲之

綱魏遣使循行郡國○日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番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綱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誅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黜殷仲堪使回軍○日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謙王尚之將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二年 八

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凌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遣人說之叛恭事成授以恭位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為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

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玄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言於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綱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綱復以殷仲堪督荆益州軍仲堪等罷兵還鎮○百仲堪得詔書大怒以王恭雖敗已眾亦足以立事趣玄佺期進軍玄

等喜得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諭蔡洲在上元縣西江中軍士使散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

堪既失職西歸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中理王恭求誅

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乃復以荆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仲堪等乃受詔推玄為盟主各還所鎮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綱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自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儀曹郎董謐制禮儀協音律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

暹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十二月珪即皇

晉安帝 隆安二年 九

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做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代都故城在今東至代郡今蔚西及善無古定襄郡屬縣故城無南極陰館今大同北盡叅合代都北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綱妖人孫泰謀亂伏誅○百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

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謀作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

綱復讐為奉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

綱己三年燕長樂元泰弘始元魏天興二年○春正月南涼徙治樂都古遼中地東漢置西平郡今為西寧倫地○自南涼王禿髮烏孤謂羣

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

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若使浩疊塞外水名在今臨洮府金縣廉川乘虛迭出不過二年兵勞南一名關門河漢築城其上

綱二月魏主珪襲高車大破之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段業自稱涼王○自業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晉安帝 隆安三年 十

綱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目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

綱南燕苻廣叛南燕王德討誅之滑臺降魏德遂東寇青兗○目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德處之乞活堡至是白稱秦王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眾不過萬附德者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三年

十一

下重

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悉收德宮人府庫陳穎之人多附於魏將軍慕容雲斬魏帥將士家屬出附德德欲還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曰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右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形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

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擄掠百姓大悅

綱追尊所生母陳氏為安德皇太后

綱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目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

綱秋七月秦寇洛陽八月魏人來救○魏殺其御史中丞崔逞○鑑初魏將軍張袞薦中州士人盧溥及崔逞魏主珪用之及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問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樞可以佐糧飛鴉食而改音者也珪雖用其言然心銜之逞之降魏也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妻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隨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三年

十一

下重

請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以是責逞賜死而溥亦受燕爵命珪謂袞所舉非其人黜為尚書令史袞闔門不通人事手校經籍歲餘而終

綱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嗣徙治西平

綱南燕王德陷廣固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都之○目德攻廣固人多出降辟閭渾奔魏德追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遂定都廣固

綱九月燕遠西太守李朗謀叛其主盛討誅之○秦主興降號稱王○目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各降一等存問孤寡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綱冬十月秦陷洛陽○日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王與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與囚之恭靖逃歸淮漢以北多降於秦

綱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鑑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於是會稽及東

陽今金華府新安今徽州府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眾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臨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則支解之所過焚掠刊木堙井表會稽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三年 志 卷三十三

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怪異石頭以南皆為荆江所據以西皆為豫州所專京口鎮名今鎮江府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畿內盜賊遽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恩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其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撝捕為鄉閭所賤至是牢之引叅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

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所殺傷甚眾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引兵濟江驅男女二十餘萬口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日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三年 志 卷三十三

綱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及楊佺期○日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搆使乖離乃加立都督荊州四郡軍事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之叅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乘虛伐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及佺期兵至仲堪惟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大敗奔還仲堪亦奔鄖城今光化縣地即漢蕭何封邑玄遣將軍馮該追獲

皆殺之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  
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牽

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彈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  
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

抱之愈急遂不得去及至荆州人士無不請玄者企生獨  
不往而管理仲堪家事玄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

吾為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問欲  
何言企生曰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綱涼王光卒太子紹嗣庶兄纂弑而代之○目光疾甚立紹  
為天王自號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

謂紹曰今三都何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三年 五

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又謂纂弘曰永業紹才非檢亂  
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

相鬪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及光卒纂弘逼紹自殺纂  
即天王位以弘為大都督錄尚書事

綱四年燕長樂二秦弘始二魏天興三年○南燕建平元  
于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涼南燕主盛自

涼北涼南燕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借國 春正月燕主盛自  
貶號為庶人天王

綱三月魏立慕容氏為后○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  
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

國故事鑄金人以下之慕容氏所鑄成遂立為后  
綱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目玄既克荆

雍表求領荆江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玄輒以兄禧為雍  
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綱涼呂弘作亂涼王纂誅之○目纂忌弘功高地逼弘亦自  
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纂遣兵擊之弘眾潰出走為呂方所

執送獄纂遣人殺之  
綱北涼以李暲為敦煌太守○目初隴西李暲好文學有令

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暲為敦毅縣名本魚澤障漢武帝時  
田以勤敏得穀令敏卒治中索僊等以暲溫毅有惠政推為

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因授之  
綱夏五月孫恩復寇會稽太守謝琰敗死恩轉寇臨海遣兵

討之不克○目謝琰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為武備諸將諫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四年 共

之不聽既而恩寇浹口在明定海縣東南入餘姚破上虞乘勝徑至  
會稽琰出戰兵敗為帳下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將

軍桓石才高雅之等拒之為恩所敗  
綱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綱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目乾歸與  
秦王興戰敗走歸其眾皆降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將復

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奔允吾允音錫音吾音牙漢縣  
降於南涼南涼王利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梁弋等

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利鹿孤乾歸懼為所殺乃送  
太子熾盤等於西平南奔枹罕遂降於秦久之熾盤亦逃歸

綱冬十一月詔劉牢之討孫恩走之○目牢之討孫恩恩走

入海軍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今鄞縣吳國內史袁粲築滬瀆壘在今松江府境以備之

綱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綱李嵩自稱涼公○目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

嵩為沙州刺史涼公嵩遣宋絲東伐涼興段氏郡名并擊玉門以

西諸城皆下之是為西涼

綱十二月有星孛於天津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目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宿以元

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字

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

出謂其徒曰爾問我父子猶懼自殺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晉安帝隆安四年

綱魏置僊人博士○目儀曹郎董謚獻服僊經珪置僊人

博士立僊坊鍊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綱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目備德嘗問羣臣朕可方古

何主鞠仲曰陛下中興聖王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左右

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調亦戲意朕不知調卿

耶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

範絹五十匹

綱五年燕王慕容熙光始元秦弘始三魏天興四年○春

正月南涼王利鹿孤更稱河西王以其弟儁檀都督中外錄

尚書事

綱二月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故城在今蘭州西○涼呂超弑其

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自殺○目番音禾太守

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纂見超責之曰卿

特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然實無意殺之

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安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勸纂酒

纂醉超取劍擊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皆捨仗不戰超

讓位於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楊后將

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

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

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

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遂自殺

桓奔河西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晉安帝隆安五年

綱三月孫恩寇海鹽劉牢之參軍劉裕討破之○目恩北趨

海鹽今為嘉興府屬縣劉裕隨而拒之城中小兵少裕夜偃旗匿眾明

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

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乃進向滬瀆裕復追之不利引歸

綱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業○目北涼王業憚沮渠

蒙遜勇略蒙遜亦淡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豪雋為業所

親重意輕蒙遜蒙遜譖而殺之又陰使人告其兄男成欲為

亂業收男成賜死蒙遜乃泣告眾曰男成無罪而段王殺之

諸君能為報讐乎眾皆忿怒爭奮氏池羌胡多起兵應之遂

入張掖業謂曰孤子然一己為公家所推願丐餘命東歸與

妻子相見蒙遜斬之



綱孫恩陷滬濱殺吳國內史袁崧○六月孫恩寇丹徒縣名今為鎮江府治劉裕討破之恩北走陷廣陵○日孫恩浮海奄至丹徒

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遣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帥所領奮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眾復整兵向京師

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乃浮海北走郁洲在今淮安府東北海中攻陷廣陵

綱沮渠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秋七月秦伐涼大破之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人貢於秦

綱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大破之○日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隆安五年 元 志行

綱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誅之○日初段太后兄子璣為反者段登連及逃奔遠西復還歸罪燕主盛赦之使尚公主入直殿內至是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慕容拔白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眾望在盛弟平原公元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即天王位捕璣等夷三族元定皆賜死

綱九月涼王隆遣使降秦

綱冬十一月劉裕追討孫恩破之○桓玄表桓禕鎮夏口才暢鎮襄陽○日玄表其兄禕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成溢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一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眾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遣

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於元顯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之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綱元興元年燕光始二秦弘始四魏天興五年南涼王禿髮傉檀弘昌元年春正月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日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大舉以討玄

綱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南涼攻涼顯美克之○日南涼禿髮傉檀克涼顯美地名詳未詳執太守孟禕而責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大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以為左司馬禕辭曰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賊死且不朽傉檀義而遣之

綱桓玄舉兵反○日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震遠近元顯口尚孔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

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禕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綱二月魏襲沒奕干沒奕干奔秦○秦立子泓為太子○目弘孝友寬和而懦弱多病故久乃立之

綱玄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

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目玄至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敗走譙王尚之眾潰玄捕獲之劉牢之素惡元顯自恃才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

政復河玄隙自取之秦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遣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玄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極諫不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元年 三

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

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元顯聞玄

已至南桁與航同駕舟為橋在國之南也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

呼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道子領揚州其宅在州東故曰東府玄遣

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

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

為太尉從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今古安府斬元顯尚之庾楷張

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吾兵禍其至

矣敬宣勸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

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吾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

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

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秦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也近日反司馬郎君元顯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

綱孫恩寇臨海郡兵討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目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携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從死者百數謂之水仙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謀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

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今溫州府循

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綱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儁檀嗣○目始稱涼王徙樂都

綱夏四月玄出屯姑孰○目玄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

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下範之自隆安以來

人厭禍亂玄初至黜奸佞擢儒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

奢豪縱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

免饑寒由是眾心失望

綱三吳大饑○目三吳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

羅紈懷金玉閉門饑死

綱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目玄殺吳興守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元年 三

高素將軍三謙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宜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爲二輩軌休之敬宜奔南燕虔之壽等奔秦魏主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惟其不至令兗州求訪獲其從者問之皆曰開崔逞被殺故奔二國魏王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綱燕王熙弒其太后丁氏○目熙納苻謀二女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自殺并殺淵及信

綱玄殺會稽王道子○目玄使御史杜林防衛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醜殺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二年 重

綱秦遣使授南涼北涼西涼官爵

綱癸二年 燕光始三秦弘始五魏天興六年○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討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綱桓玄自爲大將軍○目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綱夏五月燕作龍騰苑○目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綱秋七月秦徵呂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目南北涼互出兵攻呂隆秦之謀臣曰隆今饑窳尚能自支若

將來豐贖終不爲我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秦主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帥兵迎之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有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民萬戶於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後涼係氏姓呂郡姑臧二世十八年後秦滅之

綱劉裕追盧循至晉安今福建興化府破之○目何無忌潛詣裕勸於山陰縣名今紹興府治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位於京口圖之裕從之

綱九月玄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目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二年 重

綱冬十一月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爲平固王平固晉南康郡屬縣今廢

於尋陽○目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獨無之求得皇甫希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卒無所施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藉博而取之至是下範之爲禪詔

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謚禪位於楚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九井山北卽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以其祖葬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

尊獨納桓溫神主於太廟下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也。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綱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屯白帝。

綱魏初制冠服。○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綱甲辰三年燕光始四秦弘始六魏天賜元年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弟謙拒之。○劉裕從桓修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二年 五

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玄妻劉氏有智鑑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侯關河平定別議之耳玄以桓弘鎮廣陵刁達鎮歷陽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與復劉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時裕為下邳太守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謀平昌今德平縣孟景為桓弘主簿至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景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殺無忌景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參軍裕使毅就道規景共殺

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達參軍使殺達據歷陽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密窺之泣曰我不及東海呂母明矣呂母為汝能如此我復何恨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修以徇眾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

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我亦識之即馳信召焉穆之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景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

景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眾濟江推裕為盟主以景為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二年 六

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又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言其貧也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綱南涼去年號罷尚書官傳桓畏秦之強也

綱三月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在今江寧府城西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於石頭。○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秦縣今省入江寧斬之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

怨神怒何爲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玄使桓謙屯東陵其地未詳下範之屯覆舟山西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進裕毅等身先士卒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火燦天也火飛謙等大潰玄帥親信數千人浮江南走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立留臺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建康者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乃以謐爲侍中領揚州刺史謐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三年 毛

殫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

綱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目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

綱夏四月玄挾帝入江陵○目玄恐威令不行更峻刑罰衆益離怨

綱何無忌等及玄兵戰於桑落洲在今宿松縣江中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目桓玄遣庾稚祖何澹之守湓口在今九江府城西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大敗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祔還京師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三年 天

綱玄挾帝東下○目玄收集荊州兵復帥諸軍挾帝東下

綱燕起逍遙宮○目燕主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大半

綱五月劉毅等及玄戰於崢嶸洲在今武昌縣境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討玄誅之帝復位○目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今若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

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今岳州府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左右奔散荊州別

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毛球之弟子修之為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璩弟寧州刺史璩卒於官璩使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玄於枚回洲其地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大赦毅等傳送玄首梟於大桁

綱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目毅等既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眾襲陷江陵殺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弑逆謙苦禁之乃拜

而出為玄舉哀追謚謙帥羣臣奉輿綬於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山名舊注云在襄陵西北恐本是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止之不從振逆戰於靈溪地名無忌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三年 无 等大敗退還尋陽

綱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九月魏改官制○目魏主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鈐釋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

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有闕則取於其中補之其官名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為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

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條皆類此

綱冬十月盧循陷番禺今廣州府徐道覆陷始興今韶州府綱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皆克之○目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進至夏口今江

夏桓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岡據魯山城桓伯客守經月按魯山城傳月與夏口相近謂日注為南陽之魯山蓋須馮之假也相去太遠甚謬毅等悉攻城之生擒山岡仙客該走石城

綱十一月燕主熙與其后苻氏苻氏遊白鹿山書法北書遊也與其后嶺即青崖亦龍城地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綱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三年 三

綱鑑會編卷三十三 晉安帝 元興三年 三

文安 劉德芳 晉可正

崑山 葉 漢 魏 晉 錄

東晉紀

安皇帝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元年 一

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劉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

江津宗之進屯紀南城名在今江陵縣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

與宗之戰大敗而毅等亦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

江陵執下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眾皆潰乃逃於湘

川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

桓冲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

綱秦以鳩摩羅什為國師○目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

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翻譯翻 漢 語 譯 為 華 言西

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

佛者十室而九

綱西凉公嵩遣使來上表○目西凉公嵩自稱大將軍領秦

凉二州牧遣黃始梁典間行奉表詣建康

綱二月帝東還○目西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

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綱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目初毛璩

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江

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通縱為王殺璩及瑗滅其

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氏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綱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綱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道劉裕以下有差○

目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以琅邪王德文為大

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裕皆不受而請歸藩

綱以劉敬宣為宣城內史○目初劉毅嘗為敬宣參軍時人

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

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

綱鑑會編卷二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元年 二

之及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於裕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綱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以盧循為

廣州刺史○目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

為始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裕報以續命湯益 智 裕 名 循 以 益 智 為 標 遺 之 蓋 言 裕 智 氣 第 也 續 命 湯 或 藥 名 裕 以 循 當 誅 絕 今 不 征 討 是 續 其 命 循 之 陷 番 禺 也 執 刺 史 吳 隱 之 至 是 裕 與 循 書 令 遣 隱 之 還 循 不 從 長 史 王 誕 曰 孫 伯 符 豈 不 欲 雷 華 子 魚 邪 但 以 一 境 不 容 二 君 耳 循 乃 遣 之

耳循乃遣之

綱南燕王備德封其兄子超為北海王○目初南燕王備德

仕秦為張掖太守從秦王堅寇淮南雷金刀與其母公孫氏

別備德與燕王重舉兵張掖收備德兄納及諸了殺之公孫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於郡獄採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逃羗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以金刀授超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徙長安而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超恐為秦所殺乃陽狂行乞備德遣人往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備德備德悲慟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備德無子欲以為嗣

綱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荆湘江豫皆平○目詔以毅為都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綱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目裕求和於秦因求南鄉諸郡秦王典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綱九月南燕王備德卒太子超立○目汝水竭南燕王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召羣臣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超即位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相謂曰黃

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終居貴重之職位五樓聞而恨之

綱西涼徙都酒泉○目西涼公暲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

綱丙二年燕光始六秦弘始八魏天賜三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儁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目南涼儁檀伐北涼還獻馬羊於秦秦王興以為忠以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遣王簿胡威請留尚弗許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儁檀謂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儁檀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儁檀嘉納之儁檀宴於宣政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涼王張茂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儁檀善之儁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綱魏築灑南宮○目魏王規度平城發八部男丁築灑南宮闕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

綱秋八月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討譙縱○南燕段宏奔魏慕容鍾奔秦○目南燕王超猜虐日勝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孚韓諱屢諫不聽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乃出奔超好變更舊制又欲復內刑增置烹轅之法眾議不合而止

綱冬十月論建議功封賞劉裕等有差○目封劉裕豫章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綱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元年

三

晉安帝 義熙二年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二年

四

晉安帝 義熙二年



綱目三年 秦弘始九魏天賜四年○燕王慕容熙建始元年○  
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二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借周 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為子客  
尚書○目秦王與以乾歸強強難制雷為主客尚書以其世  
子熾盤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綱目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  
目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守東陽悒悒不樂何無  
忌向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益欽遲之而仲文失志  
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為薄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  
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鹵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  
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胤有謀皆族誅之

綱目四月燕后苻氏卒○目燕王熙嘗為苻后起承華殿負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三年 五

土北門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  
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苻氏卒熙哭之  
絕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羣臣皆含辛以  
為淚又以其嫂張氏為殉

綱目燕王熙廢其太后段氏○六月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目初魏王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勃勃魁岸美風儀  
性辯慧秦王與見而奇之寵遇踰於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  
可近也與不聽久之竟配以雜鹵二萬餘落使鎮朔方會魏  
王珪歸所擄秦將於秦與歸賀狄干魏將為秦所誦者以報之勃勃  
怒遂叛秦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  
綱目秋七月燕高雲弒其王熙自立為天王○目初將軍馮跋

得罪於熙亡命山澤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孫護  
家及熙葬其后苻氏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跋等遂推熙  
養子夕陽公雲為王帥眾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  
門不克雲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殺之復姓高氏以跋  
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綱目南燕遣使稱藩獻太樂伎於秦秦遣其母妻還之○目  
南燕王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與曰昔  
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乃可得也超與羣  
臣議之張華曰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  
屈乎乃使韓範聘秦稱藩奉表又使華獻太樂伎一百二十  
人於秦秦王與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三年 六

綱目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京大破之  
綱目四年 秦弘始十魏天賜五年 春正月劉裕自為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目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混  
為揚州刺史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  
為守藩之將耶劉孟劉毅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

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  
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  
州刺史錄尚書事  
尹起莘曰裕此行特以朝議未定自請入朝而朝廷因遂  
所在特設詭謀使晉朝不能捨已而授餘人是名非  
自為實則自為也特筆書之深得春秋誅心之法矣  
綱目南燕祀南郊○目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

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黜公孫五樓等俄復用之

綱夏五月譙縱稱藩於秦○目縱請桓謙於秦欲與共擊劉裕秦王與以問謙謙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為羽翼矣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說格古廣都縣龍爪灘之地今成都府南有廣都廢縣

綱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目秦王與以傳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胡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與曰涼州雖僻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四年 七

傳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與不聽襲傳檀討勃果皆敗績綱遣將軍劉敬宣督毛修之討譙縱不克引還

綱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南燕汝水竭○目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灑水不冰南燕王超惡之李宣曰灑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

綱己五年秦弘始十一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舊大國二南涼北涼南燕西涼燕夏小國春正月秦封譙縱為蜀王○二月南燕寇掠宿豫○目南燕王超正日朝會羣臣嘆大樂不備

議掠晉人以補伎遣公孫五樓兄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行太樂教之時五樓專總制政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歸等寇淮南俘男女千餘

人詔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綱乞伏乾歸自秦逃歸○目乞伏熾盤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盤不告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乾歸逃歸苑川雷熾盤鎮枹罕收其眾得二萬人

綱三月恒山崩書法恒山何北岳也崩至四岳非小變也華也終綱日四岳書前二而已矣

綱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目雷震天安殿東序魏王惡之命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魏王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又災異數見憂慮廢寢食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每百官奏事至前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步趨失節往往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近惟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五年 八

崔浩父子恭勤不懈未嘗諂諛亦不忤旨綱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目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臧嘉勸

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畱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

中軍參軍四月裕帥舟師自淮入泗或曰燕人若塞大峴在臨朐縣東南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

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愛財日食不知遠計進利擄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今屬縣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王超

會羣臣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沮其銳氣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從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樓敵人無匱乏之憂鹵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今沂水縣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屯臨胸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胸南勝負未決叅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畱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五年 九

綱秋七月西秦復稱王九月秦王興伐夏王勃勃襲而敗之○目秦王興自將擊夏至貳城遣將軍姚詳等分督祖運夏王勃勃乘虛奄至秦兵大敗初興遣將軍姚強帥步騎隨韓範往救南燕及敗於夏追強兵還範嘆曰天滅燕矣遂降於裕張綱亦為晉軍所獲裕將範循城升綱樓車使周城呼曰秦為劉勃勃所敗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綱復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南燕王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綱冬十月西秦以焦遺為太子太師○目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叅軍國大謀謂熾盤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我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遂茅之士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五年 十

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郎

綱燕弒其君馮跋自立為天王○目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鉅萬而志願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馮跋升門觀變帳下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以其弟素弗錄尚書事素弗謙恭儉約以身率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後燕

都中山四世二十 四年北燕滅之

綱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而自立 綱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魏王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

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日上怒甚入將不測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車路頭王洛見隨之珪嘗如賀蘭部見賀太后之妹美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克狼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遣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眾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嗣拜賀氏及為內應者皆饗食之乃即位詔珪曰宣武太常五年改廟號烈祖詔長孫嵩與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以洛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五年 十一

見路頭為散騎常侍嘗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洛兒言李先因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乃令常宿於內以備顧問宋書托跋珪名開字涉珪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戒開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紹私通應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綱十二月大白犯虛危○日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超  
出降超手殺之

綱庚六年 秦弘始十二魏承興二年○是歲  
南燕亡大國二小國六凡八俗國 春正月魏伐柔然○二月魏寇盜羣起魏王嗣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

自魏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綱劉裕拔廣固執南燕王超送建康斬之○鑑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勸超出降超曰廢與命也我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四面急攻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六年 十一

壽開門納首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宜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都廣固二世十一年劉裕滅之

司馬光曰 晉自清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魏撫疲民宜體恤之風漸衰族之政使羣士奮風遺黎全踵而吏志行屠戮以快忿心遂其施設會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莫大之業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綱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自徐道

覆聞劉裕北伐勸循乘虛襲建康循從之朝廷急徵裕裕方議雷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引兵還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綱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目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諡曰忠肅

綱南涼擊北涼敗績遂遷於樂都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六年

十三

志

綱夏四月劉裕至建康○口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眾皆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四月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從弟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

綱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於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康○目毅將自拒盧循劉裕與書止之毅怒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豈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師舟師二萬發姑孰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眾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徐道覆勸其乘勝徑進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既

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人情恟懼諸葛長民孟昶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若有遷動便自土崩瓦解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遂其以身許國之志昶甚請死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悞事必無成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城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江寧府南越范蠡所築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

綱宗室司馬國璠自弋陽奔秦○目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還寇陷弋陽故城在今光州境至是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綱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目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遣將軍王仲德等帥眾追之

綱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晉安帝義熙六年裕還東府大治水

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眾以為海道艱遠必

至為難自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

月之交必破妖鹵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綱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誅

之○晉安帝義熙六年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使桓謙帥眾二萬會秦將苟林

寇荆州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

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

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懾服莫有去者晉宗之帥眾

自襄陽赴救道規使之居守自帥諸軍攻謙戰於枝江縣名屬荆州

天門今石門縣屬岳州府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陣大破之謙林皆走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六年 十五

竝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

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桓石綬亦起兵

於洛口梁州刺史傅韶討斬之桓氏遂滅

綱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晉安帝義熙六年劉毅還建康降為後將軍固

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

功裕乃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以毅監雷府

綱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晉安帝義熙六年道覆帥眾三萬趣江

陵奄至破冢洲名在江陵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

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日前驅失利道

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

湓口在今九江府西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強敵在前唯患

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至是乃服

綱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晉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

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

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綱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於大雷在望江縣又戰於左里在都昌縣

西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晉安帝義熙六年裕進

軍大雷循及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

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急因風

水之勢以感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覆兵

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

幡沉眾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六年 十六

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

走保始興裕遣劉藩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言

其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綱七年秦弘始十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其子弼為尚書令

弼字道武○魏永興三年秦秦王興命羣臣舉賢才○

綱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謂乏才矣興

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

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綱夏攻秦杏城斬其守將姚詳遂攻安定東鄉皆克之夏王

有威秦之志○劉藩等克始興誅徐道覆○三月劉裕始受太尉

中書監之命○劉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

晦安之裕以為參軍晦博瞻多通裕淡加賞愛

○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討循誅之  
○循兵圍番禺孫處拒守二十餘日劉藩引兵擊之循兵  
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刺史杜慧度悉散家財以募軍士  
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眾潰  
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首亟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  
射於東堂司徒長史庾悅後至奪其處眾皆避之毅獨不去  
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鶩炙悅又不與至是悅  
為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即奏江州內地以  
治民為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於是解  
網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七年 七

悅都督徙鎮豫章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  
懼而卒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於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  
馬求昏於燕燕王跋命羣臣議之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  
六夸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  
以其女妻斛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  
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西秦攻南涼敗其兵  
○北涼襲西涼不克  
○西秦攻秦栢  
楊堡水洛城皆克之

○西秦攻秦栢楊堡水洛城皆克之  
○西秦攻秦栢楊堡水洛城皆克之  
○西秦攻秦栢楊堡水洛城皆克之

以劉毅代之毅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  
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恣甚陰有  
圖裕之志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  
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  
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  
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  
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  
尋卒

○六月西秦乞伏公府弒其君乾歸秋世子熾盤討公府誅  
之而自立  
○冬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  
會疾篤都僧施勸毅請從弟兖州刺史潘以自副劉裕偽許  
之潘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潘及謝混共謀不軌  
賜潘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  
兼行揚聲言劉兖州上偽言劉潘至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  
步上舸雷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雷人  
謂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鎮惡徑前襲城未至  
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  
城內兵鬪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與左右突出夜投佛  
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十一月裕至江陵殺都僧施毛修之  
素自結於裕故特宥之裕問毅故吏申承曰今日何施而可

○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於燕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  
馬求昏於燕燕王跋命羣臣議之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  
六夸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  
以其女妻斛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  
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對曰除宿孽培惠澤敘門次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用其言荆人悅之初毅季父鎮之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潘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話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為散騎常侍固辭不至

綱北京遷於姑臧蒙遜始稱河西王置官僚

綱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自裕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故以為元帥眾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地名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八年 尤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綱太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綱五年 秦弘始十五年魏承興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自初裕之西征也畱長民監畱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會修為百姓患懼裕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

年臨彭越今年被韓信禍其至矣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耶因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劉敬專擅自取夸滅異端將盡世路方

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嘗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敬宣小字故為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為變問泰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畱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已而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旡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旡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綱修土斷以上著之法併省流寓郡縣○自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袁帝興寧二年三月庚戌朔大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九年 辛  
閭戶口令所在土斷以一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今漸頽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各依界限用土斷之法惟青兗徐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法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綱秦索稜以隴西降西秦○夏築統萬城○自夏王勃勃以叱干姓阿利名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在今寧夏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



綱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謀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目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  
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  
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山  
山縣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攻克  
北城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奔潰縱棄  
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堵縱出辭墓其女  
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  
不納乃縊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綱冬魏遣使請昏於秦

綱十年秦弘始十六魏神瑞元年是歲夏五月秦尚書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年 三

令姚弼有罪免○日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與言無不從  
與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與曰父子之  
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  
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輻輳附之  
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與曰豈有此邪喜  
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  
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與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策  
綱西秦襲滅南涼以傅檀歸殺之○目唾契音寒一  
弗亦一節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傅檀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  
之西秦王熾盛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四面攻之一夕而  
潰徙傅檀太子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將士聞

亂皆逃散傅檀遂歸於熾盤熾盤聞傅檀至遣使郊迎待以  
上賓之禮歲餘使人鳩之并殺虎臺復稱秦王置百官南涼  
甲姓秃髮都西平三  
世十九年西秦滅之

綱柔然步鹿真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之

綱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如燕○目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  
於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  
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  
曰馮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王禮見何苦見逼邪跋怒幽  
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蠅蠹流溢  
跋遣之衣冠什門不受

綱冬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目校閱守宰資財非家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年 三

所齋者悉簿爲賦

綱十二月柔然侵魏○目柔然可汗大檀侵魏魏王嗣擊之  
大檀走魏兵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三

綱乙十一年秦弘始十七魏神瑞二年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  
休之拒戰衆潰○目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

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  
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  
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日以

平西休之音爲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  
九流猶言九混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

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

日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又使瑁徐達之統蒯恩沈淵子出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怒甚三月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王簿謝朓抱持裕裕抽劍指朓曰我斬卿朓曰天下可無朓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眾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畱石城

綱夏攻秦杏城拔之○北京攻西秦拔廣武

綱青冀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日道賜宗室疎屬也殺敬宣以應司馬休之尋為敬宣府吏所殺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一年 壬

綱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為揚州刺史○日劉裕遣兵攻石

城休之與魯宗之軌等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

送出境秦王與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尋復使宗之將

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綱太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秋八月太尉裕

還建康○以劉穆之為左僕射

綱魏游饑○日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太史令王亮言於

魏主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

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

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畱

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

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巧

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

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

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來春草生湮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

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

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

之嗣又躬耕籍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初浩為嗣

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

密謀皆預之

綱癸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日魏太史奏癸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一年 壬

惑在匏瓜中匏瓜星名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

之國先為童謡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與太史

議癸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

物今癸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壬秦辛為西夷

癸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畱守鉤己鉤己久之

乃去秦大旱童謡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

綱冬十月秦送女於魏魏以為夫人魏主嗣納之以為金人不成故未升尊位

綱丙十二年 秦主姚泓永和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

二州軍事東晉以來南北分爭州郡不常定宋受晉祚有州

治彭城日南兖州治廣陵日兖州治魯郡日南徐州治京口日徐州

日豫州治壽陽日江州治尋陽日青州治臨淄日冀州治歷

城日司州治襄陽日荊州治南郡日鄧州治江夏日湘州治

長沙日雍州治襄陽日梁州治南鄭日秦州治上邽日益州治

治成都曰寧州治雲南曰廣州治南海  
曰交州治安南曰越州治合浦是已

綱秦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王與卒太子泓嗣○目秦王與  
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與疾篤還長安弼黨謀因泓出迎殺  
之奉興幸弼第作亂皆不果興既入宮收弼第中甲仗內之  
武庫南陽公愔帥甲士攻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  
兵見興喜躍赴賊愔等大敗興乃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  
尹昭斂曼嵬入受遺詔明日卒泓秘不發喪捕愔等誅之乃  
卽位稱皇帝

綱二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  
文修敬山陵書法自董卓以來除拜書自多矣卓三書據四  
書惟裕七書終綱目書自之多未有如裕者也

綱秋八月太尉裕督諸軍發建康○鑑時寧州獻琥珀枕於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二年 三

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分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  
為中軍將軍監雷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  
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  
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在滎陽之北自汴入河以王仲德  
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  
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塔滿室穆之目  
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竟日談笑  
忘疲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  
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瞻

生多闕自叨忝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  
負公裕至彭城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  
望風歛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

綱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目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  
臺魏兖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  
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王嗣聞之遣叔孫  
建公孫表引兵濟河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  
劉太尉使王征鹵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  
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  
而羗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羗收之晉欲伐  
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二年 三

綱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目秦陽城滎陽皆降道濟  
等兵至成臯秦陳畱公洗守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將軍趙  
玄言於洗曰晉寇日深眾寡不敵若出戰不克則大事去矣  
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洗不從遣玄將兵  
守柏谷鳴名在今  
饒師縣境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長驅而進玄  
戰敗破十餘創與司馬蹇鑿皆死之道濟遂進逼洛陽洗出  
降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平民伐罪正在今  
日普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  
綱遣司空王恢之修謁五陵  
綱十二月太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  
受○目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

甯任而肯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

綱西秦遣使內附○西秦王熾盤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為平西將軍河南公

綱丁十三年秦永和二魏泰帝二年○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是歲秦亡大國一小國五九六併國春正月朔日食秦朝會前版

綱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二月西涼公高卒世子歆嗣○目高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信卿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繇錄三府事諡高曰武昭王

綱吐谷渾樹洛干死弟阿柴立

綱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志九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攻尹昭於蒲坂不克秦王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督將軍姚鸞等守潼關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道濟從之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大破之紹退屯定城通鑑注定城去潼關三十里據險拒守遣姚鸞屯大路絕晉糧道晉獲鸞別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走之

綱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綱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溯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亦遣使求救於魏魏王嗣使羣臣議之崔浩曰裕圖秦

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羣臣以為不然嗣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碣磧

綱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初劉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所拒久之乏食眾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田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鎮惡遣使馳告裕求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今岸

綱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遣丁旡音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音也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旄舉超石帥二千

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王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綱將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太尉裕入洛陽○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志九

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弘農說論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

綱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遣丁旡音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音也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旄舉超石帥二千

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干魏王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綱將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太尉裕入洛陽○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志九

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弘農說論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

鑑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發兵絕其歸路可以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伐秦克乎對曰克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泉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皆非裕敵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築其王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秦有函谷關故曰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三年 元

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功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御醪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餐其美然猶命長孫尚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

綱魏置六部大人 綱以天地四方為號命諸公為之

綱秋七月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月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 綱自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即古武關在藍田縣東南八月太尉裕至闕鄉今河南府屬縣秦主泓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禦裕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眾寡

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乘其始至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於此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灩上

綱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 綱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秦王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溯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即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晉安帝 義熙十三年 三

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為敗卒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史城中夷晉六萬餘口悉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綱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綱鎮惡性貪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收秦寶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後秦係秦 綱夏人進據安定 綱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

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

綱冬十月太尉裕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綱十一月劉穆之卒兩史宋武帝受禪每歎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邪國殄瘁光祿大夫范太對曰聖王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開輿毀帝笑曰卿不問蟻駢乎賈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誠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任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嘗食畢求檳榔妻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忍饑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飲至醉令尉人以金杵時檳榔一斛進之

裕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士皆久役思歸會劉穆之卒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乃以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義真時年十三以王鎮惡為司馬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曉柳之捷即青泥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耶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謂漢之長陵安陵霸陵陽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義陵康陵也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悠然慰諭遣之裕遂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百

年之寇千里之土解之艱難失之造次惜哉

綱魏置南雍州○目秦雍人流入魏境以萬數魏乃置南雍州以寇讚為刺史治洛陽以撫之讚善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綱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目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問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墳帥騎二萬向長安自將大軍為後繼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晉安帝義熙十四年

綱十四年魏泰常三年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誅之秦軍傅弘之擊夏兵却之○目夏赫連瑣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爾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大破赫連瑣夏兵乃退

綱以劉義隆為荊州刺史○目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不宜居外乃以義隆為荊州刺史以到

彥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沉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

綱三月遣使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自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為太妃以孔靖為尚書令王弘為僕射謝晦為右衛將軍殷景仁為秘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議淡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綱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自歆遣使來告築位故有是命仍封酒泉公

綱魏大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蓋曰文貞○漢崔林六世孫浩之父也○書法綱曰卒魏也故其官卒之

綱劉義真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鑑義真賜與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欲反義真使人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而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出關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行不過十里傳弘之諫不聽赫連瓚帥眾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擒弘之不屈而死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

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長安百姓逐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矣裕聞青泥之敗怒甚克日北伐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

綱夏王勃勃稱皇帝○彗星見○自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王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綱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於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自裕以識云昌明孝武帝字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葬帝於休平陵

綱以北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為零陵王尋弒之年三十七

綱夏王勃勃殺隱士韋祖思○自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

晉安帝義熙十四年

綱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於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自裕以識云昌明孝武帝字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問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葬帝於休平陵

綱以北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同母弟劉裕廢安帝而立之在位二年裕廢為零陵王尋弒之年三十七

綱夏王勃勃殺隱士韋祖思○自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

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耶遂殺之

尹起莘曰君子不幸生於衰亂之世則必遁迹丘園毋使姓名有聞於時可也幸祖思之居京兆嘗見禮

勃之凶暴固不可責以人理而祖思之所以處遜者毋乃猶有所未盡乎

綱夏主勃勃還統萬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瑣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逆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

綱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今許州劉裕誅翦宗室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頰間聚眾以謀復讐屯據

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齋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綱夏四月魏王嗣有事於東廟助祭者數百國

綱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冬十月以劉義真為揚州刺史劉裕以義真刺揚州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揚州根本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彼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見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而事悉山寄奴道憐年長若不親事則

於聽望不足矣道憐愚鄙貪縱故裕不肯用

綱十二月宋王裕自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后世子曰太子綱庚二年宋高祖武帝劉裕永初元年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盤建弘元年夏世祖赫連勃勃真興二年燕太祖馮跋太平十一年北涼武宣王沮渠蒙遜始八年西凉公李暠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

綱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綱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義典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晉恭帝 元熙二年 美

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叅軍劉湛為長史决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論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遂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即宮於故秣陵縣在今江寧府東南五

十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右東西二晉合一百五十六年凡一十五帝元帝以下丁

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唯一百有二歲耳蓋以百二之期從故統而倒之為二百也

綱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目宋主事繼母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

綱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目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以道儻為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綱秋北京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鑑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豐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欲欲乘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晉恭帝元熙二年

虛襲張掖太后尹氏及宋繇張體順皆切諫不聽猷帥步騎三萬東出進入都瀆濶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復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猷弟酒泉太守翽敦煌太守恂奔北

山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其子牧健為酒泉太守

綱八月宋立子義符為太子○宋為晉諸陵置守衛

綱冬西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目恂在敦煌有惠政北京所置刺史索元緒窟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承等推恂為刺史

綱鑑會編卷三十四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湮 輯錄

宋紀劉氏世居彭城彭城於春秋之世故宋土也故武帝建國之號曰宋○是時南北分裂帝紀雖標於南而車號則南北分注所書○附後魏日後魏者別之事蹟各以國號別之

高祖武帝姓劉諱裕小字寄奴字德興彭城人相傳為生裕居京口將棄之從母救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識字不事廉隅小節奉養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後伐狄新洲遇大蛇射傷之明日復至洲果聞有柝曰聲往視之見有羣兒搗藥問其故答曰吾王為劉寄奴所傷帝曰王神何不殺之見曰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還遇金劍傷之乃驗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宋武帝魏元明帝

綱辛未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境內○宋以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傅亮為僕射

綱魏築苑○目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綱北京屠敦煌殺李恂○目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西涼姓李隴西人出李陵後唐高祖之七世祖都教蓋二世二十一年北涼滅之

綱夏四月宋毀淫祠○目宋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以勲德祠者不在此例

綱秋九月宋主劉裕弒零陵王於林陵○目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醜零陵王偉歎曰醜君以

毒酒一罌授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醜零陵王偉歎曰醜君以

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也王每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裕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往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裕率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葬於冲平陵

綱冬十一月宋豫章太守謝瞻卒○鑑初宋臺始建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重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庭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武帝 魏元明帝 志行 五十五

公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綱王宋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目羨之起自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嘗若未解傅亮祭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綱末以廬陵王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目宋主有疾長

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並入侍醫藥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宋主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乃出義真於外

綱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五月宋主裕殂葬初寧陵在建康蔣山○以後各朝葬陵俱在建康不復誌至隋唐復誌太子義符立○目高祖疾甚召義符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武帝 魏元明帝 志行 五十五

儉於布素游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惡其精麗勞人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義符即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為皇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綱魏立子燾為太子監國○目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承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人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

優游無爲，願神養壽矣。皇子壽年將周，星<sub>十二</sub>明獻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從之立熹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魏王，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綱冬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鑑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武帝 魏元明帝 四

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已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公孫表因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率步騎三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兵救之，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爲斤等聲援。十一月，斤等急攻滑臺，拔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陔慶慶之，十二月，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兗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太山高平金鄉

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人青州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徐州刺史王仲德共救之。

少帝 名義符，高祖太子，在位一年，卒。義宋景平元年，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受。

綱宋景平元年春正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受。目宋以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門散<sub>散郎</sub>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選案也。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綱魏取宋金墉。○目魏于栗磾攻金墉，河南太守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史，鎮洛陽。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少帝 魏元明帝 五

綱魏以刁雍爲青州刺史。○二月，魏築長城。○目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sub>即明宜府之赤城，今爲縣</sub>至五原<sub>古郡名，在雲中，今乘於塞外</sub>二千餘里，置戍以備之。

綱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目魏奚斤、公孫表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改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綱魏攻宋東陽城在今青州府宋檀道濟帥師救之○夏四月魏

主攻虎牢不克○魏攻東陽城不克而退留刁雍戍尹卯地名

○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目魏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

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晝夜相拒將士眼背生創德祖

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

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

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

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

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

綱冬十一月魏主嗣祖太子壽立書法魏於是始書祖晉亡也日魏太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宋少帝魏元明帝六

宗祖世祖即位自司徒長孫高以下普增爵位以羅結為侍

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壽以

其忠慈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

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綱魏立天師道場○目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

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尤不信佛法曰何為

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浩織妍

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

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

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按陵封天師始自唐天寶七載此言謙之繼陵為天師豈天師

之號在初為之號至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普文

再時始定封者耶

云老子授以圖錄真經至是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

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

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

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迎

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

人

太祖文帝諱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徐羨之等廢營陽王而立之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劾所

綱宋景平二年文帝元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

真為庶人○日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

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之顏延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宋文帝魏太武帝七

慧琳道人等情好欵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等為宰相時

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

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

綱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

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於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

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

先朝舊將威服殿省召之入朝以謀告之時義符出於華林

園在臺城內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

雲龍門軍士進殺二侍者持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

故太子宮羨之等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

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人就弒之義符多力

突走出閭門道者以門關路而弑之。○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於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何得耶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等又遣使殺義真於新安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傅亮帥百僚上表進璽紱義隆時年十八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彥之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九上

尹起莘曰

羨之等身受顧命輕於廢立初不問有匡救之舉真所謂視置君如弈碁者爾

綱秋八月宋主義隆立。○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

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即位大赦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

綱柔然寇魏。○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死弟慕瓚嗣。○自阿柴有子二十人遵先志捨其子而立慕瓚慕瓚亦有才略

綱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昌朝貢於魏。○夏世子瓚殺其弟倫倫兄昌討瓚誅之。○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倫瓚將兵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瓚殺之并其眾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綱乙未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

綱正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

綱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自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

綱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自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况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綱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九

始復通也。○六月武都王盛卒子玄嗣。○自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於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綱秋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之。○自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賈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跡北走

綱丙未元嘉三年

綱寅魏始光三年

綱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以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謝晦舉兵反江陵。○自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為參軍及即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於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

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

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勦是日召羨之亮羨之走新林浦名在今江寧府西南自經死亮被執伏誅宋主問討晦

之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

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荆湘都督荆

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上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

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十 綱聞宋子劭生○自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

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綱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鑑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路以討謝晦晦帥眾三萬發江陵舟艦塞江旌旗蔽日歎曰

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

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西人離沮無復鬪志一時皆潰晦得小船夜還江陵攜其弟遜等

北走至安陸為故吏戍王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誅之其女為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尸戰場

奈何狼籍都市時年三十七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惟延陵蓋延陵復姓蓋名也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

綱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自宋主還建康既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

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繫琳著高履破貂裘置通呈書佐通呈典謂之職書佐掌書翰者會稽孔顛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綱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宋遣使巡行郡縣○自遣散騎常侍袁詡等十六人分行

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綱宋主親臨聽訟○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自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

上所親任與已相埒音步儔等也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

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

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宋主欲

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

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

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

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經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貨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胤好搏捕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無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之身死之後豈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復見關也  
綱宋遣使如魏○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繼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言宜伐蠕蠕崔浩獨言宜伐赫連魏主亦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欲先伐之於是遣奚斤襲蒲坂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爲鄉導綱十一月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坂及長安○自魏主行至君子津在古東勝州界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官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

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坂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間之皆遣使附魏綱魏罷漏戶繒帛以屬郡縣○自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與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綱工宋元嘉四年春正月宋主謁京陵○自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面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視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綱夏四月魏遣使如宋○五月魏主發平城○自魏奚斤與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行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我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攻城則不足決勝則有餘矣遂行

綱宋中護軍王華卒唐法宋魏至陳諸臣卒無不皆前非賢不也綱六月夏主及魏主戰於統萬敗走下卦魏取統萬○自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自退兵以示弱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收衆

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諫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何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天道在人豈有常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蹶而隊幾爲夏兵所獲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遂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梁上乘之而下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高

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礮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葺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亦奔上邽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

綱秦遣使入貢於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日魏主壯健

許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嗇服膳敗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即赫連勃也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

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遠者多賤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遺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綱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爲南秦王

綱晉徵士陶潛卒○自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白解歸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爲彭澤今九江府屬縣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也僕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高

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卒世號靖節先生

綱成宋元嘉五年魏神龜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承春二月魏人及夏戰於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鑑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而夏人日夜抄掠不得芻牧監軍侍御史安顛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



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且赫連昌狎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奚斤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公定收其餘眾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眷皆進爵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夏主分兵夾擊魏兵大敗斤清皆為所擒丘堆奔蒲坂夏人乘勝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殺

綱夏五月秦王熾盤卒世子暮末嗣

綱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目光祿大夫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六

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綱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鑑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荆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名器深宜慎惜爵

賜尤應裁量毋以貴陵物毋以威加人聲樂嬉遊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不然無以盡人情而知眾事也

綱三月宋立子劬為太子

綱夏四月魏主伐柔然○目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

崔浩獨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西方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蠕蠕即柔然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崔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七

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劉裕雄傑吞併關中猶不能守况義隆今日之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騎鬪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今掩其不備可一舉而滅也魏主曰吾行決矣遂發平城

綱五月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在北

綱七月引還大檀死子赤連可汗吳提立

綱武都王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綱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高車一名勃勒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曰同羅曰僕固曰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律曰奚結曰阿跌曰契丹曰白靺鞨曰五部總號救勒又曰鐵勒

○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目浩善占天文魏

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sup>音汪</sup>也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綱十一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sup>目</sup>日食不盡如鈞星晝見至脯河北地闇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綱<sup>唐宋元嘉七年</sup>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sup>目</sup>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伐魏

先遣使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

綱<sup>魏神龜三年</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

綱<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

綱<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

綱<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

綱<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

綱<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sup>綱</sup>宋文帝<sup>魏太武帝</sup>大

之國人事未盡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乃詔造船

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

須昌<sup>今東平州</sup>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眾北渡礪礪滑臺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於是司克既平諸軍皆

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鹵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

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綱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林邑<sup>南蠻</sup>入貢於宋

綱九月燕王跋卒弟弘殺其太子翼自立○<sup>目</sup>燕太祖寢疾

命太子翼攝國事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宋夫人矯詔絕內外

翼及大臣俱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

甲入禁中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踰閣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卒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弘遂

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

綱魏主如統萬○<sup>綱</sup>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皆言宋兵猶在河中不可捨之西行

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赫連定豈根易摧擬之必仆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入統萬謀襲平涼

綱秦自正月不雨至於十月宋鑄四銖錢

尹起莘曰宋自是二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錢丁亥年鑄大錢戊子年罷甲午年鑄孝建四銖錢乙巳年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年斷新錢專刊右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至無如宋者嚴惡之極亦無如宋者

綱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目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在洛陽東北濟河攻

金墉杜驥南遁頡拔洛陽頡與將軍陸俟進攻虎牢又拔之

綱秦遷保南安○目秦王暮末為北涼所逼請迎於魏魏許

以平凉安定封之乃焚城邑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末

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綱十一月魏主襲平凉夏主與戰敗績○目魏主至平凉今府仍其名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

救平凉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

之夏兵大敗走鵝觚原在今靈臺縣東北魏兵圍之

綱末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目宋加道濟都

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

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

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

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

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

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

綱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鑑魏軍圍夏

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夏主引眾下鵝觚原魏軍擊之

夏眾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眾西保上邽魏兵遂取

安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夏隴西守將降魏

綱魏攻宋滑臺○涼遣使人貢於魏

綱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目壽陽土荒民

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

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淝水在固始縣西北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綱魏人克平凉復取長安○目魏克平凉關中悉入於魏豆

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獻魏主以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綱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鑑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

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

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為之空虛

綱辛未元嘉八年魏神龜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於壽張○目道濟等自清水救滑

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王仲德等奮擊大破

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綱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目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

遂攻南安東漢分隴西為南安治鞏道故城在今鞏昌府東城中大饑人相食秦王

暮末窮蹙出降送於上邽夏主殺之夸其族西秦係鮮卑姓乞伏都金城三世五十二

年夏滅之二

綱二月魏克滑臺。○自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

綱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一歲。

綱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自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惱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川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吳養心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不足而示之有餘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孫臏之滅譙有餘而示之不足也道濟之量沙之有餘也

綱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自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問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

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綱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自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夏係匈奴姓赫連都統萬二世二十五年吐谷渾滅之。

綱閏月柔然請平於魏魏主厚禮之。○魏遣使如宋求昏。綱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自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綱秋八月涼遣子入侍於魏。○吐谷渾奉表於魏。○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自道生性情儉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綱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自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綱魏徵世胄遺逸。百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假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郡。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綱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綱王宋元嘉九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為太子。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綱三月，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

綱吐谷渾送故夏主定於魏，魏人殺之。

綱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

綱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

綱魏主攻燕圍和龍，目魏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

拜黃門侍郎。

綱冬十二月，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鑑蒙遜延入庭中，箕坐。

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

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朝也。

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鄯善王妹曼頭隨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隨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遜重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魏主聞而徵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綱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嗣。鑑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於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遣順拜牧犍河西王。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董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綱西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嗣。鑑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於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遣順拜牧犍河西王。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董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董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董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董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綱冬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宋謝靈運有罪誅。鑑初靈運以秘書監被召，自以名董才能，應參時政，既至，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輩名位素

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遊役無度上不

欲傷大臣諷令解官靈運乃引疾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

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濬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靈

運藉祖父之資靈運晉康樂公玄孫生業甚厚僮奴既眾門生數百鑿

山澹湖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

賊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

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

恨此言又靈運欲決會稽回踵湖為田又求始寧今上虞縣休

湖為田顓俱固執不許遂成仇隙顓因靈運恣橫表其有異

志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

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壬

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

人買兵器結健兒欲劫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

綱甲宋元嘉十一年春宋梁秦州刺史蕭思話擊楊難當破

之復取漢中○魏及柔然和親

綱燕王弘稱藩於魏○目燕王遣高顓稱藩請罪於魏以季

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

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

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綱夏六月魏人伐燕○目燕王不遣太子質魏魏主遣永昌

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綱乙宋元嘉十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綱亥魏太延元年

綱燕王弘稱藩於宋○目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

藩奉貢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綱涼有神投書於敦煌東門○目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

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健以問奉常張

慎對曰號之將亡神降於幸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

之祚若盤於遊畋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健不悅

綱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目初領軍將軍

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

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至是湛愈憤怒使司

徒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

入入便噓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謀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壬

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

者潛相約無歷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

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

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綱五月魏以穆壽為宜都王○目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

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

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綱西域九國遣使人貢於魏○目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揭槃

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

域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

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使西域皆為柔然所執

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綱六月高麗王璉遣使人貢於魏○宋大水設酒禁

綱秋七月魏伐燕○鑑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楊嘏復勸燕

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

綱宋禁擅鑄像造寺者○目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絲糜損無極無關神

祇有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通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綱丙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大武帝 天 五百七

○目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

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

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

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也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尹起莘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死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目難當稱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綱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目魏伐燕城清古弼攻白狼

城克之高麗遣眾數萬隨陽伊迎燕王高麗兵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

火一句不滅古弼部將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皆黜為門卒遣使高麗令

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因劉潔等諫乃止

綱秋七月魏伐楊難當於上邦降之○冬魏置野馬苑○目魏主如桐陽漢縣在古豐州驅野馬於雲中置苑

綱宋鑄渾儀○目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大武帝 天 五百七

緩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綱柔然絕魏和親入其邊

綱丁宋元嘉十四年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目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

守令之失迫脅在位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綱西域朝貢於魏○目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

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但無路自致耳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朝貢不絕

妻北京王牧健。牧健遣宋繇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健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健娶凉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

綱 宋元嘉十五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寅魏太延四年

○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綱 高麗殺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故。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  
綱 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於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

綱 冬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目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今九江南康之境是歲，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東官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

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襦古侯衣也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替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

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綱 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目 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

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綱 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月，魏主伐凉。秋七月，姑臧潰。凉王牧健降。○目 牧健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健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健不遣。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凉。

綱 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州觀虛實，還言牧健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健逆心已露，不可不誅。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為未可。初，崔浩惡李順，順使凉州凡十二返。凉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順懷中，順為之隱。浩知之，密白魏主。魏主亦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凉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



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將軍伊祓音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命公卿爲書讓牧健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率羣臣委質遠迎上策也大軍既臨而縛輿觀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矣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爲鄉導八月魏主至姑臧分軍圍之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九月姑臧城潰牧健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雜胡降者又數十萬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祓弓馬之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重

士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祓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綱又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十二月宋太子劭冠○目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主以爲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晉世紛擾中原之地分爲十有六國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也宋初猶有五國赫連沮渠最後亡至是盡入於魏

綱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目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金星辰星水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東宮少傅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北史帝敕允集天文災異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綱魏除田禁○目魏主問高允何政爲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

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綱唐宋元嘉十七年魏夏六月魏大赦境內改元取寇謙之

綱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

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

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自謂兄弟

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

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

以傾之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

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

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嘗謂所親曰劉斑班虎初自西還與語嘗視日晚慮其

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

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孔

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

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豈是幼主所御義

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

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

及斌等八人以義康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

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形迹周密莫

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

夜間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

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收湛

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

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等殺之義康

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

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

愈堅故不染於二公道濟義康之難義康停省數日奉辭下渚上

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

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

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斑惟勸吾進

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

至此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繫義恭懲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

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畢沈

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畢甯之孫也有雋才而薄情

淺行數犯名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志以

綱廣州軍事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

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

出削遠送南垂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

願亟召還表奏賜死

綱楊難當攻宋漢川宋遣兵擊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五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澐 輯錄

宋紀 附後魏

太祖文帝 下

〔綱〕壬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魏王詣道壇受符錄○目寇

謙之言於魏王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應登

受符書以彰聖德魏王從之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

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

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

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綱〕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而奉未於魏

○五月宋擊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目裴方明等至

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今沔下縣白木今文縣皆取

之難當遣符弘祖守蘭泉城名舊注在蘭州恐未是以其子和為後繼方

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犇上邽獲其兄子保熾

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

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

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綱〕秋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無諱奉

也○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修孔子廟○目詔

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獨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綱〕魏以李寶為燉煌公○魏尚書李順有罪誅○目魏主使

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

保庇沮渠氏而欺誤國賜死

〔綱〕癸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真君四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目魏軍

進至下辯宋將軍強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眾走還漢

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綱〕烏落侯國遣使如魏○目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

烏落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濶九十步及烏落侯使至

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使谷於室而還去平城四千

餘里

〔綱〕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

都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綱〕甲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境內

〔綱〕魏以太子晃總百揆○目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

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

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基志不在弼弼侍坐良

久不獲陳聞忽起梓樹頭歐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

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

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

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蹇蹇而而築之端冕

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

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見謀民稼穡使民各標

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綱魏禁私養沙門巫覡○目魏王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綱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目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綱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不以憂卒○目魏主之襲柔然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不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不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

綱盤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五百四

曰吉不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又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綱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夏六月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嗣○秋八月魏主叟於河西○目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雷守悉以弱馬給之魏王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喘喘方疆南寇未滅

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王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叟於山北獲

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烏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綱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州今滁王義宣為荊州

刺史○目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勸勉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在臺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盱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綱盤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四 五百四

綱柔然敕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敦煌公李寶入朝於魏魏人留之

綱乙宋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目初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

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惟月有類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

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通律綱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目宋主欲經畧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綱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夏四月魏伐鄯善○秋七月鄯善降魏西域復通○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目魏民聞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在今中部縣東後魏於此置東秦州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表降於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五

破之河東薛承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志先綱冬十一月魏人侵宋○目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綱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目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曄甥謝綜述之綜引熙先兄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乃從容說曄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

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立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秉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謀泄被收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晉嵇康將刑庶同夏侯色魏夏侯玄謀誅司馬師事泄臨刑顏色不變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于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六

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倜儻而負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限向之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綱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鑑以沈劭為安成今安福縣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綱宋始備郊廟之樂○目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綱宋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擊蓋吳宋發兵援之○宋伐林邑○目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慈家世儒素慈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詳宋史遣慈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綱三月魏殺沙門毀佛書佛像○鑑魏王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王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王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王魏王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王悉誅境內沙門魏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太子兒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七

志

綱魏人侵宋○自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為辭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至是魏人侵宋北邊

綱宋師克林邑○百檀和之等拔區粟乘勝入象浦林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日衣櫛蕭然

綱夏六月魏築塞圍○自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綱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綱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自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及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儉荒吳晉楚曰儉荒荒服也賜隔況日磾胡人乎宋主默然

綱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擊蓋吳斬之

綱魏太平真君十四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自魏師之

克敦煌也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畜毒藥潛殺人姊妹皆學左道魏王大怒賜沮

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詔賜死

綱宋鑄大錢○鑑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從之

綱宋衡陽王義季卒○自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綱宋元嘉二十五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綱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綱宋罷大錢○自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便罷之

綱秋悅般國遣使如魏去平城萬餘里約魏東西合擊柔然○魏擊焉耆龜茲

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然不見幽而還。

綱己宋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綱丑魏太平真君十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綱宋主欲經略中原羣

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

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霍去

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

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

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綱魏主伐柔然大獲自是柔然衰弱不敢犯魏塞

綱庚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頰川太守竝棄城走是時豫州

刺史南平王鐔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今汝寧城中戰

士不滿千人魏兵圍之

綱三月宋滅百官俸以軍興減內外官俸三分之一○夏四月魏師還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

以及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

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

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殺傷萬

計城中死者亦過半積四十二日宋主遣滅質劉康祖共救

之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真來拒質等擊斬之四月魏主引兵

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綱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湛與徐湛之並○六月魏殺其司

徒崔浩夷其族○且浩自恃才畧專制朝權魏主使浩與高

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謂

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馬融鄭玄鄭不如浩之精微

乞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

彰直筆允聞之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

吾徒亦無唯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

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譏浩以為暴揚

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

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

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宋文帝魏太武帝

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

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紀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紀

及今紀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

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

嚴重允小臣逃亂失次耳臣鄉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

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句音

地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

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魏主

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

為頻使催切允曰浩直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執允太子

為之拜請魏主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

徒崔浩夷其族○且浩自恃才畧專制朝權魏主使浩與高

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謂

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馬融鄭玄鄭不如浩之精微

乞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

彰直筆允聞之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

吾徒亦無唯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先

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譏浩以為暴揚

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

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勸其首實庶

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

子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宋文帝魏太武帝

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

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王善惡為將來勸戒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

綱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碭今肥城縣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鑑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綱鑑會編卷三十六宋文帝魏太武帝

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鹵所恃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碭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居其軍之館食其軍之穀也平也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鹵馬過河即成擒矣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七月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東西齊舉梁秦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

恭出次彭城為諸軍節度是時大起軍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假使暨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碭魏濟青刺史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畱守碭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荆豫刺史皆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進逼虎牢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玄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時河洛之民出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即就也言當就其長帥而以其來赴者之長帥而以配私暱由綱鑑會編卷三十六宋文帝魏太武帝

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鞭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眾疲老寇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守固碭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



若鹵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碣磬而東清東碣磬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闔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碣磬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綱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綱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於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目宋龐法起等軍入盧氏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三

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矚目橫矛單騎突陣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計日暮魏兵乃退明日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勁敵在前堅城在後是我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言以仁愛也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沒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

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

尹起莘曰王玄謨首建北伐之謀親將大衆望風退走抑此固佛狸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較勝負哉

綱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於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目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召劉康祖還仁將八萬騎追及於尉武地名其地未詳康祖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有流矢貫康祖頸乃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地名未詳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十四

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縣名今屬鳳陽府仁進逼壽陽鑠嬰城固守

綱魏王攻彭城不克○目魏軍在蕭城在今蕭縣北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之南歸長史張暢曰城中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窮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小字忝爲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王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餽義恭貂裘且請見駿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王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山名在今儀真縣西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雷之事自適彼懷若鹵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鹵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

孝伯將去謂暢曰長史浚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本朝今為相識之始

綱十二月魏王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攻瓜步宋人戒嚴守江○鑑魏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望風奔潰宋

主使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王已過淮質屯城南魏燕王譚攻之敗沒質軍亦潰乃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

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江淮無警已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鹵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我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

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五  
合肥昆陽漢光武破莽兵合肥應前事之明驗也眾心稍定

及臧質向城開門納之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

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自帥大衆南向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

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

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綱魏及宋平○目魏王以家馳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

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眾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二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綱辛未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魏師還○目正月朔魏王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

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居民焚廬舍而去綱宋主殺其弟義康○目魏師在瓜步人情汹懼宋主慮不

逞之人奉義康為亂太子劭武陵王駿及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六  
尹起莘曰義康前日之廢書國書彭城王者實有其罪故者罪不至死故專以國法待之也義康今日之死書宋主殺其弟

自宋主以甚之也

綱魏復取碭礮王玄謨還歷城○魏王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目魏王攻盱眙就臧

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王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

以繩繩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

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王燒攻具

退走肝胎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賊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

綱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目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數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粟同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

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趨趨音谷祖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

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退縮也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太武帝 七

初魏王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麥麥人保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饑饉日久方春

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鹵若必來芟麥未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

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義恭乃止

綱三月魏王還平城○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目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罷家吏囚熊子

掠治之熊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史以火焚其體終不言而死後魏主赦度世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熊妹以報德

綱夏四月魏荆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目初魯宗之

奔魏其子軌為魏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于爽襲父官得爽少有武幹與弟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王既而有罪魏王詰責之爽秀懼誅殺魏戍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於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綱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綱魏更定律令增損凡三百一十一條○六月魏太子晃卒○目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乃與販

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復姓道盛有寵於晃

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時晃子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綱宋魏復通好○宋以王僧綽為侍中○目僧綽雲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

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澹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

政大小皆與參焉宋主始親政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擘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

弘微劉湛次則范擘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

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綱王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

宗文成帝帝落與安元年

熹而立南安王余○鑑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

誅二月弒之僕射蘭延和死古雅薛提等秘不發喪延死以

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

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

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

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

世祖之子也

綱夏五月宋人侵魏○目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遣蕭

思話督張永等向碣磔魯爽魯秀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九

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又使侍郎徐

爰隨軍向碣磔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綱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目尚之以老請致仕

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請數四果

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偽傳以嗤之

綱宋太子劭始與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目初潘淑妃生

始與王濬袁皇后恚恨而殂太子劭漢惡淑妃及濬濬懼曲

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

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王家王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

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

及王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珠玉為宋主形像埋

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宋主讓之曰汝所用隊主副

並是奴耶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

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

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

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

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遣

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尹起莘曰承太子為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劭濬既親為巫

蠱事驗明白豈有國儲副君所為若此而可以

誅直書於冊議失刑也

綱秋八月宋攻魏碣磔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引還○

目諸軍攻碣磔累旬不拔魏人夜自地道潛出燒營及攻具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三

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

時青徐不稔軍食告乏蕭思話命諸軍退屯歷城魯爽至長

社魏戌王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等向

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參軍蕭道成承之子將兵

向長安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於大索城名在破之進

攻虎牢聞碣磔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

綱吐谷渾王慕利延死兄子拾寅嗣○目拾寅始居伏羅川

請命於宋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西平王

綱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王濬立討愛誅之○目宗愛

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

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

而秘之。惟羽林郎中劉尼知之，恐其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乃與尚書陸麗共謀立濬，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宮，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乳母常氏為保太后，尊尊為皇太后。

**綱**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目南安王余以弼為司徒黎為太尉，及是見黜，坐有怨言，被誅。

**綱**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目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羣臣多請復之，於是向之所毀率皆修復。魏王親為沙門下髮。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主 志行 五百十

**綱**魏行玄始曆。○目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趙默玄始曆，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綱**癸宋元嘉三十年 春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目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僧綽曰：惟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

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議久不決，與徐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初，宋主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劭性黠而剛，猛宋主淡倚之，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蕭斌、袁淑、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王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眾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舉令，淑叱之曰：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眎淑曰：事當克否？淑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耳，假有此謀。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主 志行 五百十

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至，不肯登車，命殺之，門開而入，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濬時在西川府，劭馳召之，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至，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幾數十人，劭遂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斌

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  
初卽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蕭斌爲僕射何尚之爲司  
空劾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爲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在今鎮江府西沈慶之自巴水來谷受軍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  
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  
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  
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蘇轍曰文帝恭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  
蓄息政平訟理惜乎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饑饉之  
口而又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  
江漢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  
于禍豈非文有餘武不足耶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三  
三月宋劬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目劬料檢文帝巾箱

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  
虔爲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  
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劬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綱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劬宋人立駿五月  
劬及弟濬皆伏誅○目劬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駿慶之求  
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劬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  
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  
之淡耶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  
兵主簿顏竣延之子也謂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  
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駿

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  
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駿戒嚴誓衆至尋陽命顏  
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劬命參軍事沈正說司  
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  
於天下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僞寵乎琛曰  
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弒逆冤醜義不  
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東漢人有言曰大漢之貴臣  
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  
乃與正共入說誕從之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  
建康劬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劬  
曰何至於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劬怒稍解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三  
劬疑舊臣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  
蕭斌爲謀主斌勸劬勒水軍自出決戰江夏王義恭曰賊駿  
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不憂賊不破也劬善  
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  
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立戰功  
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  
城何由得久劬不聽宣城太守王僧達子也得檄未知所從  
客說之乃自候道南奔駿卽以爲長史駿初發尋陽慶之謂  
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曰吾見其在先帝時議論  
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  
見將佐惟顏竣出入臥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

任谷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潛至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盡遣出鬪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於新亭隋王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向建康自頓西陵爲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文帝 魏文成帝 五

爲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

綱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子偃爲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明觀灑黃閣掃也宋主以尚之偃有令譽自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特宥之復以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綱宋以南郡王義宣爲荆湘刺史○秋七月朔日食○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侍中謝莊上書忤旨朗自解去職莊弘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綱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目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世祖孝武帝 諱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劭即位在位十一年崩年三十三

綱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錢形制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者衆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

綱宋立子子業爲太子○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臧質自謂其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旣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

漸致猜嫌帝淫義宜諸女義宜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宜

宣腹心竺超民等勸從其計乃約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

徐遺寶同舉兵反義宜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

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乃以柳元景王

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州在今和州江中三月義宜帥眾十萬

發江津以子怡與竺超民留鎮江陵使魯秀擊朱修之義宜

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今和州與質水陸俱下

四月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

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宜

至鵲頭山名在今銅陵縣北太傅義恭與之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

具悉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毛

也義宜由此疑之五月至蕪湖質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在今姑蘇

今當塗縣境則梁山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

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宜疑其有異志不從質又請

自攻東城義宜遣劉謙之與質俱進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

都帥突騎衝陣陷之斬謙之質等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

延及西岸營壘始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宜兵潰單舸逃走閉

戶而泣質不知所為逃於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

市義宜走向江陵眾散且盡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

萬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宜惜沮無復神守

不能自立且日超民收送刺姦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姦探義宜止獄戶數

日臧質老奴誤我魯秀赴水死

綱宋置東揚州郢州○鑑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

所資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

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強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

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

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既而荆揚因此虛耗

綱宋省錄尚書事官○日宋主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

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綱宋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日修之入江陵

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

誅何尚之言賊既過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

之非唯免愆亦可要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毛

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端坐待縛今戮其兄弟則與其餘逆

黨無異乃原之

綱乙宋孝建二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日慶

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

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

而止

綱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日渾與左右作檄文自

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

殺時年十七

綱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日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

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



有司奏增為二十四條行之。

綱宋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目元和故氏王楊保宗子也。宋朝以其幼弱未正位號部族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成葭蘆未母妻子弟竝為魏所執而為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玄謨請以頭為西秦刺史安輯其眾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即以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幽患若葭蘆不守漢川亦不可立矣不從。

綱西宋孝建三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遠西公期之誅后。○二月魏立子弘為太子。○目弘生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綱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目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籤以王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王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敕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目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尚尚寵將避之乃辭揚州宋主以子尚為刺史時樊馱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

綱冬十月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綱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目賀上言今北鹵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

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有請使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綱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鎮歷城。○目宋主欲移青冀二州并鎮歷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北鹵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由是遂定。

綱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鑑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笨音奔去聲竹輿也逢竣鹵簿。儀衛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

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怒殺之延之哀痛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

日憲延之辭采與謝靈運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南史文帝嘗問延之以

之朝之日難得卿在答曰其在不可及。

綱丁宋大明元年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目宋

主自卽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頽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疎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綱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目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乃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詔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乘聲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三

綱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治廣陵今揚州府劉延孫為

南徐州刺史治京口今鎮江府○目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

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從來不序昭

穆宋主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合族宋主閨門無禮不擇

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誅劾及義宣皆

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

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

孫心腹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綱宋大明二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目魏主以士

民多因酒致鬪及議朝政故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增置內

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以求百官過失窮治之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目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即求見屏人極論語或痛切至不忍聞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

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司徒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三

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王卽日至其第

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鹽菜而已魏王歎息賜以帛粟

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魏王重之常呼為令公而不

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卓劉文饒劉之為人褊也心者

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

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

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

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

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

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

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



兵討誕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之曠斬其使誕遂滅曠家奉表投城外數宋王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王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先是誕誑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軍盛棄城北走誕眾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眾以劉琨之為參軍遺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我為汝護送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丑 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目竣遭母憂送喪還都

宋王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啓乞命宋王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沉其男口於江綱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 ○目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王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誕初閉城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兵屢敗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

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王聞廣陵平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王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王不悅詔貶誕姓雷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與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王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王有慙色

綱宋以沈慶之為司空 ○九月宋築上林苑 本孫吳所創劉芳林苑齊高帝舊宅在此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丑 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目竣遭母憂送喪還都

綱夏六月魏復置史官 ○目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綱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鑑周朗言事切直宋王

街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 州統嶺中今雲南地於道

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綱宋以顏師伯為侍中 ○目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

多納貨賄宋王嘗與之擣菹宋王擣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擣得盧宋王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一輪百萬

綱辛宋大明五年春正月雪 ○目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義恭奏以為瑞宋王悅義恭

以宋王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宋王之世義恭得免於禍

綱夏宋立明堂○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

所殺○目宋主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

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

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

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

乃止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

信刻木合符曰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

郅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

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子重

綱秋九月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目慶之目不知書家素

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湖在今江寧府東南以張昭封婁侯故名以宅輸

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

其三公也

綱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目子鸞母殷

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賜遇者莫不入其

府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宋初治彭城後治鍾離以張岱為參軍行

府州國事後歷臨海今台州豫章今南昌晉安今福州三府與典

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

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

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綱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戶四匹書法讀重斂也○宋禁士族雜婚

○目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

綱王宋大明六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宋策孝秀

於中堂○目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

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二月宋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目懷文

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

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

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

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燕

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子重

主謂故欲異己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

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怒

賜死三子澹淵沖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

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宋主竟殺之

綱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目宋主痛悼不已精神罔罔頗

廢政事葬於龍山民不堪役死亡甚眾自江南葬埋之盛未

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南史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

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綱秋九月宋祖沖之請更造新曆不報○目沖之上言何承

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

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

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宋王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宋王晏駕不果施行

宋大明七年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日宋王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王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股淑儀謚曰懷宋王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與軍○宋以蔡典宗袁粲叔之兄為吏部尚書○日宋王好狎侮羣臣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儉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魚養反餘短長肥瘦各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典宗方嚴不敢侵媿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家章典宗父廓嘗為豫章郡太守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謂典宗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綱六月宋以劉德願為豫州刺史○日宋王數與羣臣至殿貴妃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涕泗交頤宋王甚悅故有是命又令羊志哭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安得有此一副急淚志曰我邇日自哭亡妻耳

綱宋大修宮室○日宋王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猶枕屏也壁上掛葛燈籠單燈以麻繩拂以麻結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王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顛淑之兄子也

甲宋大明八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日宋主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是殂於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鉅細悉關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宋孝武魏文成帝早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典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情無戚容典宗退而歎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蘇轍曰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面於酒荒淫於色貪冒於貨朝卿公卿誅讐諫士大典宮室濫賞嬖幸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恒靈不若得保首領而沒於闕下蓋亦幸矣求欲永有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滅滅宜矣

綱秋七月宋以蔡典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日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典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今山陵未遠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

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與巢尚之等雖受遺

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

出其手與宗每奏選事法興等輒點定回換與宗於朝堂謂

義恭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

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宋

晉南燕郡為新昌今滁洲地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又惡王玄謨之

剛嚴以為南徐州刺史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太后疾篤使呼宋王子業子業

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

生寧馨兒

冬宋饑東方諸郡連歲早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

至百餘錢餓死者什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

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宋孝武 魏文成帝 聖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六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文安 劉德勝訂正

崑山 葉 錄

宋紀 附後魏

前廢帝 名子業孝武帝太子在位

乙宋景和元年無道被弒時年十七

春宋鑄二銖錢自孝建

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至是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

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鑿謂之未子

夏五月魏主濬頊太子弘立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

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也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

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子弘即位時年十二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前廢帝 魏獻文帝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乙渾專權矯詔殺

尚書楊保年等於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

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王宜少淹留以觀之麗不從

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

書事

六月魏開酒禁秋七月魏乙渾自為丞相乙渾為

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

師伯子業幼而狎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

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

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

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

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

皆言法典為真天子官為質天子漢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  
遂賜法典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歿義恭等  
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及法典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

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  
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  
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

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  
召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諸

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  
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

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其美乃止子業德之既誅羣公以顛為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前廢帝 魏獻文帝 二

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時殿省舊人多見誅  
逐唯爰巧於逢迎始終無忤子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

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嘗謂子業曰陛下六宮萬  
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子業為置面首左右選面首之  
美者為左

也三十人吏部郎褚淵淵之子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  
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子業令太廟別

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  
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兇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此

渠太好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贖鼻如何不贖立召  
書工令贖之  
綱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子鸞有寵於世祖子

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  
欲掘景寧陵孝武帝墓太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

綱宋義陽王昶文帝之子出奔魏○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  
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

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  
逃歸子業乃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

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  
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綱宋以袁顛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顛始為  
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顛懼求出其舅蔡興宗謂

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前廢帝 魏獻文帝 三

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朝廷以興宗為臨海王子項長  
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顛曰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

得耶興宗曰官省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彌外釁未必可量汝  
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尋復

為吏部尚書  
綱宋聽民私鑄錢○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  
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

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綱冬十一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以忤犯近臣  
并殺其二子○宋  
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文帝  
第十女英媚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



邁第殞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助事  
泄見殺

綱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目初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  
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  
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  
悠悠請托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  
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  
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  
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  
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日暮及禍  
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前廢帝

魏獻文帝

四

五

五

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  
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屯白下  
城名在今江寧府西亦說慶之因此眾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  
之終不從及于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  
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  
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王玄  
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  
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領軍殊當  
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  
畧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謝曰此亦  
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與宗嘗

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與宗  
手曰蔡公勿多言

綱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或等於殿內○目初太后崩子業  
夢太后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  
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孫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  
歸還應文帝之子故子業慮諸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殿  
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  
尤惡之以或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  
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或內泥水中使就  
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  
得推遷少府劉瓛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欲以為太子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前廢帝

魏獻文帝

五

五

五

或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  
笑曰猪未應死子業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  
子業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及曠妾生男名曰皇子  
為之大赦

綱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舉兵尋陽○目子業使左右朱  
景雲送藥賜子助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助典籤謝道邁  
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  
見託豈得惜門戶百日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  
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  
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助教令所部戒嚴子助戎服出聽事集  
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言論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效

死前驅眾皆奉吉乃以亮為詔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荆  
州錄送長史張悅至益口琬稱子助命釋其桎梏以為司馬  
共掌內外眾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子  
業召諸死主列於前強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錄妃江氏不從  
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二子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或書法稱國以弒君無道也亦宋也以其為○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  
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初越等皆為  
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  
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是時民間

網鑑會編卷三十七 前廢帝 魏獻文帝 六  
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  
或然後發是夜或主衣阮佃夫等密結子業左右壽寂之王  
敬則等謀共廢子業先是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  
裸身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竹林堂有女子  
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怒於宮中求得似夢  
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矣  
於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或獨  
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  
子業悉屏除侍衛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羣巫  
捕鬼子業親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等懷刀直  
入諸姬迸逸子業見寂之引弓射之不中乃走追弒之大呼

寂之如此者三而殞寂之等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  
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或即稱臣引升御  
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  
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大  
統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子業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曰  
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乃葬之秣陵論功  
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改元大赦子業時昏制謬  
封並皆刊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景文之妹也景文本名為皇后以劉道隆為中護軍先是子業或避明帝諱以字行  
嘗於休仁前使左右逼淫休仁所生母楊太妃左右並不得  
已順命至道隆則盡諸醜狀以悅子業至是休仁求解職曰  
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乃賜道隆死

網鑑會編卷三十八 前廢帝 魏獻文帝 七  
尹起莘曰晉樂書弒厲公春秋特書晉弒其君州蒲穀梁  
日亦以國書蓋本春秋之旨明其淫虐不道舉國之人皆  
欲賊之耳然則子之乎曰有湯而後能放桀有武而後能  
伐紂子業之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時無湯武故羣下不  
勝其暴因而斃之耳書國所以著其惡書弒所以正其名  
綱宋罷二銖錢禁鵝眼錠環錢○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  
兵應尋陽○江州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遣鄧琬曰暴  
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大慶琬取書投地曰殿下當開  
端門黃閣是我徒事耳眾皆駭愕琬乃與陶亮等繕治器甲  
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矯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子助  
即大位琬令子助建牙於桑尾即桑落洲之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  
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或矯害明茂篡竊大寶竊孤同氣

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鄂州刺史安陸王子綬遣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璩說會稽行事孔觀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應子勛

太宗明帝 諱或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子業遇廢即位七年崩年三十四

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

宋中外戒嚴以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顛為僕射張悅為

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

義陽內史龐孟蚪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

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謂將佐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並無不可但景和子業本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

之眷當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

陽淮南數郡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

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八

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羊祜言吳平之後當勞聖慮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尹起莘曰子業無道故子勛不以反書此何為以討江州繼大統則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勛便當返旆還州告諭諸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虞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綱目原情定罪直書曰討宜矣

綱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目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僉楚壯士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

前鋒遣向虎檻

綱宋分兵討豫州會稽○目宋主親總兵出頓中堂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劉劭呂安國等軍討殷琰巴陵王休

若督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討孔顛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子兄弟多已附覬宋主因送軍諭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

綱宋太后路氏殂○鑑初宋主少失所生為路太后所撫養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允及聞子勛兵起太后心幸之延宋主置酒

進毒宋主知之即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殂秘之喪事如禮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九

劉友益曰

宋主於孝武異母弟也太后則孝武之母也其不書殺何罪不在宋主也故從河歸

綱二月宋臺軍克義興○目孔顛遣其將軍晉陵部陳甚盛沈懷明等不敢進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樂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至國山在今宜遇東軍擊破之進逼義興會宋主復遣督護任農夫助喜攻郡克之諸壘皆潰劉延熙赴水死

綱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目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十

參大政 綱宋臺軍克晉陵吳興郡○目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宋主遣將軍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道隆急攻拔之孔瑛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宋主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諸將擊會稽召張永擊彭城江方興擊尋陽 綱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為吏部尚書○宋臺軍克會稽 ○目吳喜任農夫等引兵向會稽破其兵斬庾業孔顛出走車騎從事中郎張綬封府庫以待喜等入城殺綬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復孔瑛及顛殺瑛謂顛曰此事孔瑛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為申上顛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妾罪求活便是君輩行事耳乃并斬之顧琛等詣喜歸罪喜皆有

之送子房於建康貶松滋侯

綱三月宋臺軍敗於赭圻在今繁昌縣境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目初孝祖每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為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而決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為統自卜懦弱幹畧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白二城其地未詳詔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十一

以攸之督前鋒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盡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中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鵲尾舒城縣有鵲尾胡宿將勇健多權畧將士畏之參軍蔡那子弟在尋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赭圻 綱宋斷新錢專用古錢○夏四月宋臺軍拔赭圻○五月宋臺軍圍壽陽○目殷琰使劉順督諸軍據宛唐宛唐通典作宛唐在壽州劉勰與相持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安國勸勰問道襲其米車叔寶棄米走順衆亦潰於是勰鼓行向壽陽圍之宋主遣人齎詔有琰罪琰欲出降而衆心不一復嬰

城固守

綱秋七月宋以楊僧嗣為武都王。○初武都王楊元利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自立屯葭蘆費欣壽至巴東巴東人斬之阻守三峽蕭惠開復遣兵出梁州僧嗣帥羣氏斷其道間使以聞宋主乃以僧嗣為武都王。

綱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助。○鑑臺軍與江州軍相拒濃湖其地未詳久之不決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即唐之梅根港在南陵縣江岸最狹

下臨洄洑旋流曰洄伏流曰洑船必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為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十一 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笑而不為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遣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

二十六軍來攻船入洄洑興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眾軍繼進胡敗走八月濃湖軍之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乃託疾

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遷走之袁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趨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

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即貴池口興世遣兵擊而擄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顛亦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

卒十萬顛至鵲頭山名在今銅陵縣北為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張悅

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琬至悅問計

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

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囚子助攸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

康時年十一子業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回

荆郢雍湘豫章平餘寇劉胡逃至石城今貴池縣捕得斬之

綱九月魏立郡學。○自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綱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自宋主既誅子助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項邵陵王子元建

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綱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於魏。○鑑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柳元怙兖州畢眾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於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之憂宋主不從安都聞大兵北上果懼而叛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綱宋立子昱為太子。○日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

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母又審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綱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宋兖州刺史畢眾敬降魏

綱宋豫州平○目劉劬圍壽陽戰無不捷殷琰欲降魏主簿

夏侯詳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靈便當歸身朝廷

何可北面左衽乎琰乃使詳出見劬曰城中士民畏將軍之

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劬

許諾琰乃出降劬約勒將士秋毫無犯

綱宋益州平○目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諸郡叛之合兵

圍成都宋主遣其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召還建

康宋主問舉兵狀對曰臣惟知逆順不識天命宋主釋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十四

綱宋僑立竟徐青冀州○目兖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

治鬱洲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虛置郡縣荒民無幾

綱魏取彭城○目宋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尉元至薛

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

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之不克元使璨與

安都守彭城自將擊張永絕其糧道

綱丁宋泰始二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綱宋魏皇興元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綱宋張永等棄城走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手足斷者

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

州城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

東向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公此條忽為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伐則二叛奚為而起哉

綱宋青冀州平○目宋主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

又遣將軍劉懷珍將兵三千與之偕行懷珍送文炳入城文

秀猶不降懷珍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請降冀州刺史

崔道固亦降宋主皆復其位

綱宋以蔡興宗為郢州刺史○宋以袁粲為僕射○秋八月

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目宋主

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澗糧運不繼固執以為

不可宋主怒強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

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護之子據胸山劉僧嗣居海島道成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十五

皆召而撫之

綱魏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魏主始親政事○目魏

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魏主始

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

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綱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於魏○鑑宋主遣使以金千

兩贖昶魏主不許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

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宋主書昶曰臣本彘兒未經為臣

若改前書是為二敬言身既臣於魏而又改書稱臣於宋是二敬也苟或不改彼所

不納臣不敢奉詔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綱十二月常珍奇叛魏復歸於宋

綱戊宋泰始四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劬擊却之

斬其將闕于拔○目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

策宋主以其書示劬劬上言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言之

甚易行之甚難元嘉以來偷荒遠人多勸討函從來信納皆

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途裁見軍

退便抄截繕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綱宋東徐兗州降魏魏以尉元為徐州刺史○二月魏拔宋

歷城崔道固○宋車騎大將軍王玄謨卒○夏四月宋滅民

田租之半○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冬十二

月宋改葬路太后○目義嘉年號之亂路太后暴殂既葬巫

師復請發陵戮立宮為厭勝至是改葬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去

綱宋以阮佃夫為遊擊將軍○目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

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

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王道隆楊暹長等並參預政

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綱己宋泰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目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

冑生蟻虱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

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

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重

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綱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立三

等輸租法除其雜調○目魏比歲旱飢重以青州用兵山東

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

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

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綱宋以太尉廬江王禧為南豫州刺史○目河東柳欣慰等

謀反欲立廬江王禧禧帝兄而帝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徙

封廬江禧銜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詔降禧車騎將軍出鎮

宣城遣腹心楊暹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

綱夏五月魏置僧祇佛圖戶○目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桑乾

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

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

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並

許之於是僧祇寺戶徧於州鎮

綱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禧○目宋

主令人奏禧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

綱冬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自是信使歲通

綱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目宋司徒揚州

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

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

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輳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

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綱宋置三巴校尉三峽蠻獠為抄暴

綱唐宋泰始六年夏六月宋以王景文原名或避諱以字行為僕射揚州刺史○自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

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綱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目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復本任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大 志 宋主殺其弟晉平王

綱宋立總明觀○目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

綱宋然然魏魏主自將擊敗之

綱辛宋泰始七年魏皇興五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鑑初宋主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

往往剽訕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南史

多忌諱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也嘗以南苑借張永日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賞賜門謂之白門以為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謚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床移出東宮上幸兒之怒免中庶子以之坐死者數十人凡後宋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冊如大祭然及太始大豫之際左右失旨往往有剽訕截禁中懷德若踐刀劍夜夢

豫章太守劉信反遣就那殺之軍旅不患內外空虛加冷小黃門殿內埋錢以為私藏以蜜漬鯁鱗一食數升噉脯肉常至二百錢奢費過度每所造制一至是廢疾以太子幼弱漢物必為正副次各三十天下騷然

至是廢疾以太子幼弱漢物必為正副次各三十天下騷然

詭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郎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綱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鑑晉平刺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慮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九 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因贊成之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

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

決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更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

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綱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目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淡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意欲少主因與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



計事淵懼而從命。

綱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目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安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綱宋主殺其豫州都督吳喜。○目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宋主曰得諸賊帥皆即戮之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宋主以新立功不問而心銜之至是以其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入賜死又召劉劭等曰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非忘其功勢不得已耳。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獻文帝

三

十一

綱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目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行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策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謂併力也既至拜散騎常侍。○綱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靈顯祖聰容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黃老黃帝老子也浮屠釋氏也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任城王子雲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若授旁支恐非先王之意啓姦亂之心不可不慎也。太尉源賀尚書陸徽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

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徽直臣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是為高祖孝文皇帝有至性顯祖病癰親吮之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土階與禪僧居之國之大事乃以聞。

綱冬十月宋作湘宮寺。○目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常侍虔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孝文帝

三

十一

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塔也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棋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給曰皇帝飛碁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怒甚以其舊臣優容之。

綱子魏延興二年春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靈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賣手救并藥賜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時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復置局下

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套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舉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飲藥而卒諡曰懿侯

尹起莘曰景文處死不亂如此若昇以託孤之重任豈不愈於道成乃反疑而殺之何哉

綱夏四月宋主或殂太子昱立○目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褚淵袁粲蔡興宗及劉劭沈攸之等同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承奢侈之後務農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蘇轍曰明帝保字頓蛤勳拉同氣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直書劉氏之宗絕斯實錄也

綱宋以安成王準為揚州刺史○目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明帝 魏孝文帝 圭

而太宗以為己子  
綱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目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強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攸之自以才略過人陰畜異志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為政刻暴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

綱八月宋中書監樂安公蔡興宗卒諡曰宣穆○冬十二月宋以劉秉為僕射○目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粲引之綱宋以阮佃夫為給事中○目佃夫權任轉重欲用所親為郡袁粲等不用佃夫稱敕施行眾不敢執

後廢帝名昱字德融發人李道兒之子明帝取以為子即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弑年十五

綱宋元徽元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丑魏延興三年

綱二月宋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目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物情亦不向之及是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遠近赴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備會夏口缺鎮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燮始四歲宋主之弟也復恐過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泚徑去休範大怒密與公輿謀襲燮康與景文之兄子也

綱魏以孔乘為宗聖大夫乘孔子二十世孫也○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目戶收絹一匹綿十斤租三十石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後廢帝 魏孝文帝 圭

綱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嗣降魏○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綱甲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目休範反帥眾發尋陽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眾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眾皆失

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者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自瞞達旦會丁文豪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驪遂北趣之王道隆將羽林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趣使進戰劭戰敗死黑驪等乘勝渡淮道隆走還黑驪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而踣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衆皆潰褚淵弟澄開東府門納南軍宮省惟擾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與許稱桂陽王在新亭士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後廢帝 魏孝文帝

語

五百七

民惶惑詣墨投刺者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緩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綱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目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綱宋荊州刺史沈攸之等攻江州平之○目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廷之惑乃與徐郢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綱魏罷門房之誅○目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罔圍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於恕耳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典以後不復有赦

綱秋九月宋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爲尚書令劉秉爲丹陽尹○目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爲吳郡司徒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乃以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後廢帝 魏孝文帝

語

五百七

蘊爲湘州刺史

劉友益曰粲以母喪去職以國難入赴於是又固求反墓不許而後受之可謂得進退之權矣

綱冬十一月宋主冠○目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綱乙未元徽三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目敬兒請爲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使鎮襄陽攸之恐其襲已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

之甚至攸之以為誠然敬見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綱夏六月魏初禁殺牛馬○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罪奪官○自景素孝友儉素好學禮士由是有令譽時太祖

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為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皆屬心焉楊運長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

勸景素舉兵舉軍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人或告之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等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

乃奪其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綱西元魏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鑑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為相州刺史以受賂

被告敷掩蔽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弟奕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後廢帝 魏孝文帝 天

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疎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

陰事可以得免訢從之令范樹列敷事三十餘條以聞太上

怒遂誅敷奕訢得減死論未幾復為尚書馮太后由是怒太

上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

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

宏性至孝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令王儉得幸於太后

出入卧內數年之間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

以不死秘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密加賞賚不可勝

數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獻輩輒以丕等

叅之自以失行畏人讓已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

小過笞捶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綱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秋七月宋建平王景

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自楊運長阮佃夫等忌景素益甚

景素乃與參軍殷瀾等謀自全之計遣使往來建康要結才

力之士至是羽林監垣祗祖帥數百人奔京口云京師已亂

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任農夫及

黃回等將水軍討之遂拔京口斬景素黨與皆伏誅

綱丁未元魏五年順帝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

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鑑宋主昱自京

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鉞矛行人男女及犬

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始絕鉞椎鑿鋸不離左右

一日不殺則慄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

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誅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醜之令太醫

製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昱

曰汝言亦大有理乃止忌蕭道成威名欲殺之嘗直入領軍

府道成畫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

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髀音骨為的射中其臍投弓大

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

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功

曹紀曾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

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

兵青冀刺史劉善明曰宋氏將以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

當靜以待機不可遠去根本道成乃止越騎校尉王敬則潛

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是左右楊王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微行出北湖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輒切齒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與內人穿針訖大醉卧於仁壽殿玉夫萬年同入帳內取千牛刀刎其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從入宮殿中問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鬚鬚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眾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以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網鑑會編卷三十七

後廢帝 魏孝文帝 天

染敬則刃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遂以太后令數昱罪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爲尙書令袁粲鎮石頭是時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關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日受命南史昱嘗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袴數十各有名號備擊鎗錐爲擊胸椎陰剖心之誅常見伏屍流血然後爲樂左右人見有擊眉者卽令其正立以矛刺之羅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與右衛翼謙營女子私通以爲歡凡諸部事過目則能銀錄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篴執管便韻

綱魏詔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九月魏更定律令○宋封楊王夫等二十五人爵有差

綱冬十月武都王楊文度襲魏仇池破之○魏殺其徐州刺史李訢○目訢事顯祖爲尙書信用范曄訢弟瑛諫曰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不從訢與尙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爲門士黑恨之寢食爲之衰少踰年復入領選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爲徐州曄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至問狀引曄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曄曰曄受公恩何如公於李敷公忍之於敷曄何爲不忍於公訢慨然歎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黑復於中構成其罪誅之然後寢食如故

後廢帝 魏孝文帝 天

綱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鑑初攸之與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其子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充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襜褕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將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襜褕角示之於是勒兵移檄諸州鎮同舉兵張敬兒斬其使他鎮亦懷兩端攸之遣道成書曰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共白太后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我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我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恐懼初道成以

世子蹟行郢州事以備攸之及徵蹟為左衛將軍蹟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及攸之起兵蹟行至尋陽眾欲倍道趨建康蹟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蹟乃奉晉熙王燮鎮溢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綱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目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劉韞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攸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初褚淵遭憂綱鑑會編卷三十七後廢帝魏孝文帝

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辟說懇至粲終不起淵由是恨之至是淵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惟擾不知所為曉後即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事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

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殺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好飲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綱沈攸之攻郢城不克○目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自將大眾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綱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綱魏拔段蘆斬楊文度以其弟文弘為武都王綱鑑會編卷三十七後廢帝魏孝文帝

綱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目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搢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務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

綱順帝名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統綱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為

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鑑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

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

多攸之日夕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軍

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

請降世隆納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

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

還江陵將至聞張敬兒已襲據其城殺其子孫士卒皆散乃

逃至華容縣名屬岳州府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

鞭不以往罰為意待攸之頗厚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機

林自經死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

昭先以家財葬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順帝 魏孝文帝

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初荊州參軍邊榮

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

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心

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

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用

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

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蕭道成還鎮東

府以其子贖為江州刺史疑為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

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字仲

密事皆委之南史初攸之欲起兵問知星人葛阿之阿之曰

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

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台也且太白尋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

利故攸之止不及後舉兵阿之又曰人

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綱夏四月宋蕭道成殺南兗州刺史黃回○自回不樂在郢

州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因改授之道成以回終為禍亂

召入東府殺之以蕭映行南兗州事

綱五月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昏偶以違制論

綱秋八月宋禁公私奢侈○自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

侈奏罷御府省宋世有左右御府令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

偽雜物凡十七條

綱宋以蕭贖為領軍蕭疑為江州刺史○九月宋蕭道

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自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

謝朓字敬之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捉燭小兒取

燭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吉他日請問言

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

正色裁之而神形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賜所以吐所難吐

何陽拒之漢也公宜絕禮奉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

之少日道成造淵款言移晷乃曰我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

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達耳即倡議加道成太

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還曰褚公不從奈何還曰彥回字

綱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自惠李夫人之父也。馮太后忌之，誣以南叛，殺之。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寬惜之。

綱宋定音樂從尚書令王質度之詩也

綱魏以高允為中書監。○自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國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綱已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永元二年魏太和二年。○是歲宋亡齊代。春正月，宋以蕭嶷為荊州刺史，蕭頤為僕射。○宋以謝朓莊之為侍中。○自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叅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順帝 魏孝文帝 詩

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綱三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自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

綱齊公道成殺宋臨川王綽。○自時楊暹長為道成所殺，綽義慶之子也，欲圖道成，以凌源令潘智與暹長善，遣人說之，智以告道成，道成殺之。

綱齊以王儉為僕射。○自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臣，道成不許，以王儉為僕射。時年二十八。

綱夏四月，齊公道成自進爵為王。增封十郡。○齊王道成殺宋武陵王贊。○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

褚淵為司空。○自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家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宋主又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舉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懼，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順帝 魏孝文帝 詩

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淵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裴頰上表數齊主過惡，挂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曠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於家。齊主問為政於叅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亦危矣。齊主嘆曰：儻者之言，可寶萬世。

歷年圖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



乘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與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因橫潰卷甲南趨盧循珍誠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沃伊洛修奉關陵震驚瓊表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熾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渚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闕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綱齊主以其子疑爲揚州刺史○齊主令羣臣言事○目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又交州險遠宜懷以恩德勿事征討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則不知道宜開文武二學又風俗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員外散騎劉思效言貴族富室以侈麗相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順帝 魏孝文帝 姜 五十九

高宜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綱魏罷候官○目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賂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鬪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其業

綱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綱五月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目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故遵考之之族獨得免

綱齊以垣崇祖爲豫州刺史○魏葭蘆鎮主揚廣香降齊○齊主立其世子贖爲太子諸子皆封王

綱冬十月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目魏將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於魏

綱魏使高允議定律令○目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

綱契丹入附於魏居白狼水東○書 契丹始見綱目

綱鑑會編卷三十七 宋順帝 魏孝文帝 姜 二百一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湮 輯錄

齊紀蕭子顯齊書曰宋初議封太祖為梁公崔祖思啓太祖曰識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

太祖高帝諱道成字伯紹姓蕭氏蘭陵人相傳為漢蕭何二十四世孫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時江左偏置中原郡於武進置南蘭陵蕭氏遂為南蘭陵人整生雋雋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初仕宋為中領軍累進爵至齊王宴宋稱帝在位四年崩壽五十四

附後魏

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警恥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

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

外城鹵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不諫言策已先定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

北築小城周為濠塹使數千人守之曰鹵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

果攻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高帝 魏孝文帝

綱齊檢定民籍○目宋季簿籍訛謬至是詔虞玩之等檢定

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

綱齊置巴州○目齊以羣蠻數叛分荆益置巴州以鎮之治

州府城時齊境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綱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目西昌侯鸞齊王兄道生之子也早孤齊王養之恩過諸子

綱夏五月齊立建康都牆○目自晉以來建康外城惟設竹

籬至是改立都牆齊王又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

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若必持符則事

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綱冬十月齊以何斌為吏部尚書○目齊王以戢資重欲加

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儉王儉已左珥

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帖以驍游驍游將軍足矣乃加

敢驍騎將軍

綱魏徐兗州民作亂遣兵討之○目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高帝 魏孝文帝

齊王多遣間諜誘之於是所在蠶起推司馬朗之為王魏遣

尉元薛虎子等討之

綱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目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

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寃暴臣謂因病必先

刺郡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綱齊以楊後起為武都王後起難當之孫也

綱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目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鹵

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

遜祥曰不能殺袁劉袁粲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

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

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

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綱魏封王叔為中山王

綱辛齊建元三年春正月魏人圍甬城齊擊敗之○目魏人

侵齊淮陽晉所置郡在泗州東北圍軍王成買於甬城在泗州境齊遣將軍

周盤龍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陳所

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

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榮擾魏數萬之眾

莫敢當者魏師敗退

綱二月魏妖僧法秀作亂伏誅○目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

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

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而死所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高帝 魏孝文帝 三

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王叔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后

從之所免千餘人

綱夏五月魏王叔卒○鑑叔疾病太后屢至其家及卒太后

及魏主親臨哀慟賜温明秘器贈謚立廟文士作哀詩及誄

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親義舊衰經哭送者千餘人時人謂

之義孝魏主以叔子襲代為尚書令北史初叔女妻李冲兄

叔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寵累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

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叔與張祐侍坐叔所親及二李

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

稱謂天子太后嫁女又京師稱獻之美造新聲而歌之名曰

綱秋七月齊遣使如魏○九月魏徐兗州平新司馬以薛虎

子為徐州刺史

綱王齊建元四年春三月齊以張緒為國子祭酒置學生二百人

綱齊主道成祖太子贖立○目齊主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

太子而祖太子即位○高帝沉湎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

主衣名中有玉導冠帝曰雷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每曰使

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蘇轍曰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稟命懸朝

姓建立宗藩以監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

蒼梧之偽曰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斷放伐之然

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脫合亦與義

神代取國未幾復行殺逆盡劉氏之族而於其祀齊神

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

訪政術於劉勰誨得失於羣臣亦足為一代之賢主矣

綱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僕射豫章王

綱鑑會編卷三十一 齊高帝 魏孝文帝 四

寔為太尉○夏六月齊王立其子長懋為太子○秋齊南康

公褚淵卒○目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

弟素屏居墓下終身

綱魏以李崇為荊州刺史○鑑魏以巴氏擾亂以崇為刺史

宣詔慰諭民夷帖然遷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

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

其後諸州皆效之

綱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目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

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世祖武帝諱毓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四

綱齊永明元年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滿為限○  
目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末以治民之官六  
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  
年之制至是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綱夏四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目齊主  
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創大業朝事率皆專斷信任左右  
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  
以啓聞太祖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使以太子令收景真  
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  
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齊主至是齊主誣崇祖招結江北荒  
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斬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五

綱閏月魏主之子恂生○目魏主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  
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之

綱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目敬兒好信夢初為南  
陽守妻尚氏夢一手執為雍州夢一脾熱為開府夢半身熱  
敬兒意欲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王聞而惡  
之會於華林園設八開齋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  
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  
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  
具啓之亦賜死

綱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目初齊主以僧  
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

汝行登三事三公主天地人之事也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  
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  
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  
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  
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滅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  
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冬十月癸惑逆行入太微○目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  
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綱齊遣將軍劉纘如魏○目纘屢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綱十二月魏始禁同姓為婚○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  
誅○目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皆反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六

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之濟州刺史韓  
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仗節方夏而無所誅斬  
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  
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  
慶慙懼而退

綱甲齊永明二年春正月齊以竟陵王子良為司徒○目子  
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  
以充之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  
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  
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  
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

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畧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啓以范雲為郡齊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嘆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七

五

嘗出東田觀穫顧謂眾賓曰刈此亦殊可觀眾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綱夏六月齊以茹法亮為中書舍人○日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任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呂文顯等為之權傾朝廷備遺歲數百萬法亮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綱秋魏始班祿○鑑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

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以供調外之費至是始班俸祿而戶調增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給之調外亦增二匹祿行之後賦滿一匹者死受祿者無不踟躕賂賂殆絕淮南王佗奏

請依舊斷祿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饑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閭又言

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莫如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東西不過千里計一夫一月之工可城三步之地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長城有五利罷遊防

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魏王優詔

答之魏世祖破蠕蠕分置六鎮即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寇也唐杜佑云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

綱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日初太祖臨終以晃屬齊王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漢誠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八

五

之舊制諸王在都惟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王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暉叩頭流涕曰陛下當憶先朝齊王垂泣而罷然終不被親寵武

陵王暉多才藝而疎婢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平聲器拂過也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綱高麗王璉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十一月齊以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鑑時年十四喜文學蜀人悅之○齊增封豫章王暉四千戶

○日長七尺八寸善修容範出入殿省見者肅然太祖嘗欲以為太子而暉事齊王愈謹

綱乙齊永明三年春三月魏封其諸弟為王○鑑太后置學館選師傅以教諸王始平王總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



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諡曰文賻祿甚厚  
綱夏五月魏大旱秋七月詔有司賑貸○目魏春夏大旱代  
地尤甚牛疫民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綱九月魏出宮人罷末作○目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  
人不執機杼者又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是時魏久無事府  
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  
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繪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  
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邊戍畿內窮民有差  
後又出宮人賜北鎮人貧無妻者

綱冬十二月魏以高祐為西兗州刺史○目魏王問秘書令  
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十一

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  
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  
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勲舊之臣  
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  
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王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

黨立小學

綱戊齊永明六年魏春正月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  
親者以聞

綱冬十月齊詔糴買穀帛○目齊王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右  
丞李珪議出上庫及諸州錢糴買之

綱魏王詔羣臣言事○目秘書丞李彪上封事言禁止奢儼

訓導太子豫儲倉粟擢用南人聽臣終喪等事魏主皆從之

綱己齊永明七年魏春正月魏王祀南郊始備大駕

綱夏五月齊中書監南昌公王儉卒○目儉卒禮官欲諡為  
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啓齊主曰此諡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  
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乃諡文憲徐湛之孫孝嗣為御史  
中丞風儀端簡儉嘗薦以自代至是徵為五兵尚書

綱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有罪免死奪爵○目天賜楨皆  
坐賊當死太后及魏主引見王公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  
致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身穆皇帝之子宜  
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詔曰二王所犯難恕而太后追維高  
宗孔懷之恩且楨事母孝謹聞於中外竝特免死奪爵禁錮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十二

初魏王聞楨貪暴遣中散閻文祖察之文祖受賂為之隱事  
覺亦抵罪魏主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中散  
慕容契曰小人之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  
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  
貪之可惡矣何必求退遷宰官令

綱秋八月魏遣使如齊○冬十二月齊遣使如魏○齊以張  
緒領揚州中正江敳為都官尚書書法百曹魏置中正未有

綱目一○魏太子詹事張緒領中正長沙王晃屬緒用吳興  
人而已聞人復姓也相傳為州議曹緒不許晃使固請緒正  
色曰此是身家州郡殿下安得見道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

於齊王容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

榮至此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王曰此由江敦  
湛之謝淪弟 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詣敦登榻坐定  
敦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王曰士大夫  
故非天子所命

綱齊永明八年魏秋七月齊以蕭緬為雍州刺史緬雷心

齊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伏誅鑑子響有勇

力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以牛酒犒之

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司馬席恭穆

等密以啓聞子響怒執寅等殺之齊王欲遣戴僧靜討之僧

靜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

誤殺人有何大罪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僧靜不敢奉救齊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齊武帝魏孝文帝

王不答而心善之乃遣衛尉胡諧之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

法亮帥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赦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

可全其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使

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何築城

見捉邪尹畧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灑泣具酒饌

餉臺軍畧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執其使子響怒遣

兵西渡與臺軍戰而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從江隄上射之

臺軍大敗畧死諧之逃去齊王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

至子響即日乘舫至建康太子長懋素忌子響密諭順之

使早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繼殺之久之

齊王遊華林園見一猿跳躑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墜崖

死齊王思子響因嗚咽流涕頗責法亮順之慚懼而卒

綱九月魏太后馮氏殂目魏王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

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

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魏王感其言為之一進粥王公表

請時定兆域既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彷彿山陵遷厝

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勸抑至情

奉行舊典魏王固欲終喪與羣臣反覆辨論號慟而入羣臣

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王英敏盛寒閉之絕食三日欲廢之

王公大臣固諫乃止魏王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魏王於太

后太后杖之數十魏王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劉友益曰太后前書試其王矣此其以恒辭書何讓魏朝

之無大臣也太后之罪大矣王幼不知大臣其

不知乎生不能正死而絕之可也

綱冬十月齊議鑄錢不果行鑑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

鑄錢奉朝請孔覲上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

而難用為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漢民所以盜鑄嚴

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為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

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

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偽者多

及鑄五銖錢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

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於是盜鑄紛紛而

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

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臣



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利貧良之民  
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  
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言嚴道漢縣今銅山  
舊鑄錢處可以經畧齊王從之項之以功費不給而止

綱齊永明九年魏春正月魏主始聽政

綱齊太廟加薦饗味別祀於青溪故宅○詔太廟四時之  
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膳孝皇后荀鴨卵高皇帝肉膾道羹  
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齊王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  
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  
祠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司馬光曰昔屈到嗜麥屈建以爲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况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乎衛成公欲祀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五

相寧武子猶非之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綱二月齊遣使如魏○目散騎常侍裴昭明侍郎謝竣如魏  
弔欲以朝服行事王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凶庭可乎昭  
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還數四魏主命著作郎成淹  
與之言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此童稚所知也昭明日齊高皇  
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  
而見逼邪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得主人  
之命固不敢以素服往厠其間今皇帝仁孝居廬食粥豈得  
以此方彼乎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乃對曰弔服  
惟主人裁之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  
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有

良史書之乃以衣帛給之魏王嘉淹之敏遷侍郎賜絹百匹  
綱三月魏王謁永固陵○目魏王謁陵踰月設薦於太和廟  
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綱魏自正月不雨至於夏四月○目有司請祈百神魏主曰  
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幽顯  
同哀何宜遽行祀事惟當責躬以待天譴

綱魏遣使如齊○目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聘於齊齊  
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罔極典墜正失朝臣雖除衰  
經猶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從之彪凡六  
奉使齊王甚重之將還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

綱魏作明堂太廟○五月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秋七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六

月魏定廟祧之制○目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  
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  
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於義未允今尊烈祖爲太  
祖以世祖顯祖爲二祧餘皆以次而遷

綱八月魏正祀典○目詔曰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  
處今欲減省務從簡約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  
行禮宗廟四時之祭於孟月擇日行之每歲祀天於西郊魏  
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蹋壇明日戎服登壇  
祀畢又遶壇謂之遶天至是亦罷之

綱九月魏主祥祭於廟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禱祭遂祀  
園丘明堂饗羣臣遷神王於新廟○鑑有司請卜祥日詔曰

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前一日夜宿於廟帥羣臣哭已易服哭盡一夜明日易祭服既祭出廟立哭久之乃還十月謁永固陵毀瘠尤甚司空穆亮諫曰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十一月禪祭始服袞冕拜陵而還冬至祀園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以饗羣臣樂縣而不作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王遷於新廟

尹起辛曰春秋之法書之詳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綱目淡嗟魏人不能明始末之禍蓋魏王薄齊武帝魏孝文帝 七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於其父而厚於其父之讐耳使止述行禮之事胡不附載於分注之下而特書於綱目之上哉

綱魏正官品考牧守○十二月高麗王璉卒○目璉壽百餘歲魏王為之舉哀於東郊策謚曰康孫雲嗣立

綱魏王始迎春於東郊○魏置樂官

綱齊律書成○自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為姦齊王雷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尚書刪定郎

王植集定奏之詔公卿參議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不能一

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孔稚珪以為古之名流多有法

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請置律助教國子有欲讀者策試擢

用庶幾士流勸慕詔從之事竟不行

綱魏以宦者符承祖為恃義將軍封佞濁子○目初魏太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太后祖承祖坐賊應死魏主原之除恃義將軍封佞濁子月餘卒承祖方用事親如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餉也常著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見姚氏姨貧敝特赦之

綱魏封舅李安祖等四人為侯○目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魏孝文帝 六

昆弟皆死魏王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謂曰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時人皆以為魏王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高閭常以為言不聽

綱魏主齊永明十年魏春魏王始祀明堂○目宗祀顯祖於明

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自

是每朔行之

綱魏定行次為水德○目魏王命羣臣議行次高閭以為帝

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予奪善惡為是非晉承

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

乃稱制且魏得姓出於軒轅宜為土德李元等以為神元與

晉武往來通好至於和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而拓跋受命劉石苻氏地福世促豈可捨晉而爲土邪乃詔爲水德

祖申應辰水生中墓辰也

綱魏罷租課○魏詔疎屬異姓王公遞降一等○目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爲公降爲侯而品如舊惟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陽王劉昶封齊郡公號宋王

綱魏王初朝日於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魏修堯舜禹及周公孔子之祀○鑑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今延慶州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親行拜祭改謚曰文聖尼父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尤

綱夏四月齊豫章王嶷卒○目嶷性仁謹廉儉不事財賄疾篤遣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及卒謚曰文獻

綱齊以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

綱秋七月魏遣使如齊○目魏散騎常侍宋弁聘於齊及還魏王問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綱八月魏王養老於明堂○目以司徒尉元爲三老大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魏王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

綱九月魏王謁永固陵○目魏主以太后再期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

綱冬齊遣使如魏○目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王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王魏主甚慙

綱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目約疑立袁粲傳齊王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綱魏南陽公鄭義卒○目義嘗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以義雖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可謚文靈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辛

綱至齊永明十一年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崔慧景爲豫州刺史○目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初齊王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於淮泗間大積馬芻齊故以慧景爲豫州刺史

綱齊太子長懋卒○目齊主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太子性奢靡及卒齊王見其服玩大怒敕皆毀除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曰我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綱二月魏王始耕籍田

綱齊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目奐惡寧蠻長史劉與祖  
誣其構扇山蠻殺之齊王大怒遣兵收奐奐子彪素凶險發  
兵拒戰兵敗斬之并誅彪及弟爽弼彪弟肅獨得脫奔魏  
綱夏四月齊王立其孫昭業為太孫

綱五月魏主親錄囚徒○秋七月魏王立其子恂為太子

綱魏詔大舉伐齊○鑑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  
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眾命太  
常卿王湛筮之遇革魏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  
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  
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  
沮眾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主

而不言邪魏王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  
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  
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魏王  
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  
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王曰任城吾之子  
也於是戒嚴齊王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招募以備之  
綱齊王贖俎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  
書令○鑑武帝畱心政事務總大體嚴而有斷郡縣久於其  
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  
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遺詔以驚為尚書  
令子良為太傅○初昭業為南郡王性辯慧美容止而矯情

飾詐陰懷鄙惡與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妃何  
氏性淫亂擇其中貌美者皆與交歡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  
甚為妃所悅常與鬪腕較力昭業以為歡笑又嘗密就富人  
求錢無敢不與輒夜開後閣與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淫宴  
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名於黃紙許南面之日即便施  
行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  
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諸帥動見拘執不如市邊屠沽富兒百倍侍文惠太子疾及  
居喪哀容號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葬畢立為皇太孫武  
帝往東宮昭業迎拜慟絕武帝下車親抱持之又在西州令  
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楊氏之力倍加敬信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主

武帝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  
帝未崩數日前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  
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愁容慘戚武帝以為必能負荷臨終  
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者再遂俎○先是中書郎王  
日侍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嘆曰為爾  
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槌車壁嘆曰車  
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  
會齊王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太孫間日參承齊王疾亟暨  
絕太孫未入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會太孫來融戎服  
絳衫於中書省關口斷其仗不得進頃之齊王復蘇問太孫  
所在召入以朝事委僕射西昌侯鸞蕭衍謂范雲曰左手據

天下之圖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為王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  
道路籍籍當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取答俄而帝殂融  
以子良兵禁諸門鸞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  
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釋服還省  
嘆曰公誤我矣昭業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  
不敢救遂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  
當吐一言融意蓋欲指斥昭業東宮時過失也初融欲與東  
海徐勉相識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足難可輕繫衣裾繫也  
或衣裾太學生魏準為融所賞嘗勸融立子良太學生虞羲  
而從之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  
誅召準詰問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而勉由是  
網鑑會編卷三十八 齊武帝 魏孝文帝

知名

張溥曰南齊王業太孫塚之孝武多男西昌賊之設王融  
志遂子良當陽蕭氏福祚且世也謀敗獄死天  
仰惡捷車之踪其不祚齊則久矣人但見王郎年未三十  
心燕公輔并笑其斷仗一舉債取瓦裂猶然成敗之見乎  
網魏山陽公尉元卒諡曰景桓○魏王發平城○目魏王南伐步  
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

綱九月魏王至洛陽罷兵○目魏王至肆州治秀容今忻州地見道

路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  
為盜者將斬之魏王遇欲赦之休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  
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魏王  
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澤可特赦之既而謂司馬  
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魏王

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王戎服執鞭乘  
馬而出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  
獨行竟何之也魏王怒曰我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  
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行於是安定王休等  
竝股勤泣諫魏王乃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  
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  
言者遂定遷都之計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慰諭雷司百官  
綱冬十月魏營洛都○目魏王徵穆亮使與尚書李冲將作  
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  
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魏王喜曰向非  
任城事不成矣

網鑑會編卷三十八 鬱林王 魏孝文帝

綱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目肅見魏王於鄴陳伐齊之策  
魏王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人莫能間或屏  
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王方議興禮樂變華風  
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鬱林王名昭業齊太子長懋之子武帝立為太孫在位一年西昌侯蕭鸞弒之年二十二

綱甲齊王昭業隆昌元年昭文延興元高宗  
成明帝鸞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齊以隨王  
子隆為撫軍將軍○目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肅衍與同謀  
荆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  
曰隨王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下白龍耳二人唯利是  
從請先徵之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二人竝至續召子  
隆為撫軍將軍又疑豫州刺史崔慧景以衍為寧朔將軍成

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行撫安之

○鑑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擅取官物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曰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向案代帝画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齊主自山陵之後仰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暮歲用垂盡入于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擊剖破碎之用為笑樂武帝御物有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蒸於世祖幸姬霍氏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鬱林王

魏孝文帝

五

五

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鬱鬱數諫不從心忌鬱欲除之以衛尉蕭謹征西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何后與女巫子楊珉通同寢處如伉儷與齊王相愛狎故齊主恣之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淆亂無復分別鬱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齊主曰外間並云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齊主不得已而許之鬱又啓誅徐龍駒齊主亦不能違而心忌鬱甚甚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鬱廢立陰為耳目齊主不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鬱忌之使坦之說齊主出奉叔為外援以為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殿殺之切齊主為南郡王時杜文謙為侍讀

至是嘗說綦母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若密報奉叔使殺蕭謹則宮內之兵皆為我用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珍之不能用及鬱殺奉叔并收殺之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鬱林王

魏孝文帝

五

五

綱魏以韓顯宗麟麟之子為中書侍郎○曰顯宗上書言竊聞車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蠶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苦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宜加裁損陛下遷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闕闕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至於景日光景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晉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無求索之心而天下治矣魏王頗納之顯宗又言州郡貢舉徒有孝秀孝廉秀才之名而無其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鈞奴鹵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於皂隸矣又言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魏王善之

綱三月魏主還平城○曰魏主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衆議多異同魏主曰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平文名皇帝始都東本根山昭

成昭成名皇帝更營盛樂道武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而獨不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

綱夏四月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綱秋七月魏以宋王劉昶都督吳越楚諸軍事鎮彭城王肅為府

史○魏安定王休卒 葬日魏王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綱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目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

入者頗傳異語齊王與后之從叔中書令何胤謀誅鸞胤依違諫止乃謀出鸞於西州是時蕭謙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

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及發鸞慮事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鬱林王 魏孝文帝 志行

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謙曰廢天子古來大事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

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謙惶遽從之鸞使謙先入遇道剛及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王聞變猶為手效呼蕭

謙俄而謀引兵入閣齊王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行至西弄弄厦也又曰屏也弒之輿屍出殯徐龍駒宅葬以

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淪方與客棋聞變竟局還臥竟不問

外事大匠虞竊嘆曰王徐王晏徐遂縛袴也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朝臣被召入宮國子祭酒江敫至雲龍門託

藥發吐車中而去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使兼衛尉

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發甲士鸞亦不之罪也新安王即位年十五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封宣城郡公

海陵王 名昭文鬱林王之弟在位三月宣城王鸞廢而弒之

綱齊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目遙光鸞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鸞欲樹置親黨故用為南郡守而不之官

綱九月魏三考績黜陟百官○鑑初魏王詔三載考績即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上

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王公之不任職者皆降秩削祿有差又謂陸叡曰人言北俗質

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海陵王 魏孝文帝 志行

修百官典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

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字季不入仕漢朝何能世世知名帝甚悅

綱齊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鐸等七人○目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畜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鄱陽王鐸制局監

謝粲說鐸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上仗誰敢不從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

定計鐸意猶豫典籤告之鸞遣兵殺鐸及子隆謝粲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王死欲起兵謂防閭陸超之曰事成

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帝嘗

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鸞鸞遣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瑤之說子懋曰還都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衆情稍沮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叔業取子懋叔業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及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遺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海陵王

魏孝文帝

元

子重

將軍王廣之襲南兖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斬之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荊州刺史臨海王昭秀行事何昌寓不肯相付昭秀由是得還建康鸞以孔琇之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錫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殺南平王銳又殺錫及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銓

綱冬十月齊宣城公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目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置酒數斛遣其弟吏部尚書淪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脾有赤誌以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綱齊宣城王鸞殺衡陽王鈞等四人○目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稱為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殷勤而面有慚色欲殺我也夕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鸞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鸞失色及殺諸王鋒遺鸞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收之鋒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遺如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鎮琅琊有守兵鸞恐不肯就死使典籤華伯茂自執旣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海陵王

魏孝文帝

三

子重

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鸞亦淡知其弊乃詔自今諸州有事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綱魏王發平城○目魏以太尉東陽王不為太傅錄尚書事畱守平城魏王親告於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洛陽遂發平城

綱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目齊王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矯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



書虞悛稱疾不陪位齊王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悛曰  
王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  
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綱齊禁牧守薦獻○魏禁蠻毋得侵掠齊境

綱十一月齊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聞喜公遙欣為荆  
州刺史○齊王立其子寶卷為太子○齊王鸞弑海陵王○

綱齊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

綱魏主至洛陽○十二月魏禁胡服○魏主欲變易舊風  
詔禁胡服國人不悅散騎常侍劉芳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  
學見親禮大臣貴戚皆不平帝使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  
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海陵王

魏孝文帝

綱魏王自將伐齊○魏王以齊王自立謀大舉伐之會遼

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分遣諸將出兵應接魏  
王欲自將伐齊鎮南將軍李冲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  
少安為內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  
使不再來詐可知也今新遷之民扶老攜幼居無一椽之室  
食無饑石之儲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  
當白刃殆非鼓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待平樊沔然後順動  
亦何晚之有穆亮及諸公卿皆以為宜行澄謂亮曰公輩平  
居議論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冲曰任城可謂忠於  
社稷然魏王克不從遂發洛陽虎果不降

綱鑑會編卷三十八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文安

崑山

齊紀 附後魏

高宗明帝諱鸞字景棲高帝兄始安王貞之子

綱乙齊建武二年魏廢海陵王自立在位五年崩壽四十一春二月魏主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

數齊主之罪而還○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  
諸軍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  
扼守間出襲擊破之二月魏主至壽陽眾號三十萬道遇甚  
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  
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魏主曰齊主何故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霍光何  
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食  
天下乎魏主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  
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  
王肅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問道夜發徑上  
賢首山在義陽西南黎明城中望見援兵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  
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欲南  
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魏主欲  
築城置戍於淮南相州刺史高閭表曰壅水者先塞其源伐  
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肝胎  
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長則

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尚書令陸叡亦上表勸還洛邑以固根本魏主從之齊人據洛澗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人遂潰魏前將軍楊播格之將步騎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陣南嘶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扼再宿軍中食盡圍兵益急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濟時魏使者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餉以蒸豆昶懼食之謂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節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二

公化

綱夏四月魏圍齊南鄭不克而還○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擊漢中齊梁州刺史蕭懿弟遣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圍南鄭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乃解圍而去

綱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魏主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綱五月魏廣川王諸卒○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廣

川王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漢衣往哭之

綱六月魏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魏主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依漢志為之

綱齊殺其領軍蕭謀及西陽王子明等○日謀恃功干政所欲選用輒命尚書申諭齊主聞而忌之以其弟誕謀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至是殺之并其諸弟及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綱秋八月魏置羽林虎賁凡十五萬人○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魏以薛聰為直閣將軍○鑑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三

公化

字自太和二十一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或欲寬宥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綱九月魏六宮文武遷於洛陽○冬十月魏詔州牧考其官屬得失以聞○十一月魏主祀園丘○魏主引諸儒議園

丘禮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請前一日告廟從之。

綱十二月魏班品令賜冠服○目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于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校尉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綱齊修晉諸陵增置守衛○魏行太和五銖錢○目先是魏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四

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麤備詔公私用之

綱丙齊建武三年魏 春正月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目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

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及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勳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舊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者皆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皆為族時趙郡諸

李人物猶多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魏主選調專取門品或遺才能李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司馬光曰 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不惑於世 魏孝文之賢而不能免斯弊故夫明辨是非而俗者鮮矣

綱二月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三月魏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目詔國老黃耆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五

綱齊詔去乘輿金銀飾○目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大官嘗進棗烝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鼎屬三足温酒器也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慙齊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侍郎鍾嶸上言明君揆才須政量能受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齊主不憚謂大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齊主不顧而言他

綱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夏五月魏主祭方澤。○秋七月魏主廢其后馮氏。○自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女人掖庭得幸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爲后既而其姊疾愈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罷浸衰昭儀因譖而廢之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練行尼。

綱魏旱。○且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王肅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皇皇無復情地魏主曰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綱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爲庶人。○且恂不好學體素肥大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六

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手刃於禁中謀輕騎奔平城魏主大駭引見羣臣廢恂爲庶人置於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

綱冬十月魏置常平倉。○魏恆州治常山刺史穆太定州治中山刺史陸叡謀反魏主遣任城王澄討擒之。○且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太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魏主南遷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太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温則甚乞爲恆州魏主爲之徙恆州刺史叡爲定州以太代之。太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爲王頤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太謀爲不軌今遷都南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

事非卿不能辦強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太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遠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兵然後徐進澄曰太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太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太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散繫獄民間帖然。

綱魏除逋亡緣坐法。○且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極魘之罰柳下惠嬰盜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七

跡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綱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爲尚書令。○且初晏爲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思遠小字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

事稍異，兄亦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綱二月，魏主如平城，穆太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百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不樂，丕子隆黨於太有司，奏不應從坐，乃有是命。初，丕不與陸叡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魏主賜冲烈詔曰：叡之反逆，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其自死，免其孥戮，不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又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八

之厲臣

司馬光曰：殺生子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雖可有則有，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於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綱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百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綱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百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坂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於豐鎬，遂還洛陽。

綱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為后。○百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暴卒。

綱八月，魏主自將伐齊。○百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勰音協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魏陳曹植上疏求自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試兄文帝不聽，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遣軍主胡松助戎，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遣軍主胡松助戎，緒陽鮑舉助戎，舞陰今泌陽縣。

綱氏帥楊靈珍叛魏。○百魏以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亦降於齊，魏遣李崇討之。

綱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百初，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魏兵，魏主怒，志必滅之，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今轡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綱魏伐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百李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羣氏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為武都王，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綱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於沔北。○百魏主至新野，漢縣，宋立郡，今為南陽府屬縣。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齊主遣徐州刺史裴叔業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

野，漢縣，宋立郡，今為南陽府屬縣。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齊主遣徐州刺史裴叔業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

雍州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皆降於魏魏敗齊兵於沔北  
○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魏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於新息縣置豫州太倉其積粟地也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置火密使人於淺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永又破走裴叔業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嘗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十

四百九十八

○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曲江公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遙欣為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齊王惡之南郡太守劉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上流以制之

○魏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赭陽戍主及南鄉太守相繼南遁無陰戍主黃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嚮而食之

○齊主有疾以近親寡弱

而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欲盡除之以問太尉陳顯達對曰此等何足介慮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每與齊主屏人久語畢齊主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齊主疾甚暴絕遙光遂殺河東王鉉南康王子琳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二月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師於鄧城○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三月崔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傳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抵鄧城鄧州魏數萬騎奄至慧景拔軍先去諸軍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魏主以十萬眾圍樊城曹虎閉城自守魏主去如懸瓠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十一

五百

○魏攻齊義陽齊圍魏渦陽今蒙城縣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魏南兗州刺史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魏主使將軍傅永救渦陽齊裴叔業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以千萬計王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計

○魏中尉李彪免僕射李冲卒○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郡以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稍稍疎冲冲浸銜之彪性剛豪多所乖異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

魏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字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  
有司處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收彪之  
際曠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悻言語錯謬醫  
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冲勤敏  
強力久處要劇終日視事未嘗厭倦纒四十而髮白兄弟四  
母少多忿競及冲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  
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人以此少之

綱魏以彭城王勰為宗師○目使督察宗室不率教者以聞  
綱夏四月齊大司馬王敬則反會稽至曲阿敗死書法敬則反而不書  
伏誅微示○目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  
惡鸞之意○目齊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  
心不自安齊主外雖禮之而內實相疑聞其衰老且居內地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士

故得少寬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  
雄作懊烏浩切儂奴浩切歌俗間詠謠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  
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  
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  
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徐州行  
事謝朓敬則子婿也敬則子幼隆遣人告之朓執其使以聞  
敬則遂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豫章王子恪子恪亡走未  
知所在始安王遙光遂勸齊主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入  
官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已養二斛椒犬匠具棺數十須三更  
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而齊主眠不起中書  
舍人沈徽孚與左右單景雋謀少留其事須臾齊主覺景雋

啓子恪已至齊主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對齊主撫牀曰  
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  
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  
以舊將舉事百姓擔荷銛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齊  
帝所憫哭而過曲阿令丘仲孚謂吏民曰賊勢雖銳烏合易  
離今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  
至大事濟矣以是敬則不得進五月齊主詔前軍司馬左興  
盛將軍胡松等築壘於曲阿長岡敬則急攻之臺軍不能敵  
欲進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敬則軍大敗斬之  
是時齊主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急裝  
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談檀道首陵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明帝 魏孝文帝 士

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  
許之所全活以萬數謝朓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  
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謝  
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  
刃欲刺朓朓不敢相見  
綱秋七月魏省官掖費用以給軍賞○目魏彭城王勰表以  
一歲國秩職俸親恤禪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  
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  
軍賞  
綱齊以蕭衍為雍州刺史○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目齊  
主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

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至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江柘為僕射江祀為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顯達眾事委孝嗣遙光坦之江柘心膂之任可委劉俊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惡靈樞在太極殿欲速葬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憤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无愁啼來乎。

東昏侯 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三子

在位三年無道被弑年十九

綱 齊永元元年魏春正月齊遣太尉陳顯達帥師侵魏○日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英拒之。

綱 魏主還洛陽○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

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魏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

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綱 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

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

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

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為皇后一為昭儀熙為太保子誕為司徒修為侍中聿為黃門郎

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侍郎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後歲餘修以罪黜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

氏遂衰

綱 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二月齊師取魏馬園南鄉三月

魏主自將禦之齊師敗績○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

之攻馬園城名四十日城中食盡突圍走又遣軍進擊南鄉

陽縣南百里亦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不親行

無以制之遂發洛陽時魏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

晝夜不離左右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魏

主以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

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魏主曰我疾如此深

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皆憑於汝何容更請人乎命廣陽

王嘉斷均口在今均州西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

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士卒死者三萬餘人

顯達之北伐也軍入均口均口水名馮道根曰均口迅急

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故城在今

光化縣

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

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眾

賴以全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奏免顯達官不許更

以為江州刺史。

綱 夏四月魏主宏殂於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日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其處未詳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

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在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

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忝機



要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總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總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總曰後官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後禮庶免馮門之醜遂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尚書與太尉禧僕射澄同輔政四月殂於穀塘原魏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或伐民樹皆留絹償之官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洗濯而服之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啖獵嘗謂史官曰時事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去

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權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總等以陳顯達去尚未遠秘不發喪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遇梓官乃發喪即位以遺詔賜馮后死東官官屬多疑總有異志密防之而總推誠盡禮卒無間隙咸陽王禧至謂總曰汝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總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魏字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劉友益曰於是太子發喪即位始以遺詔賜馮后死其先書伏誅何所以著魏主之意也不先書伏誅則殺之矣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目魏主欲以彭城王勰爲相總屢陳遺旨請遂素懷魏主對之悲慟總懇請不已乃以爲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

綱魏僕射任城王澄免○目澄以王肅羈旅而位加己上謹以謀叛索驗無實坐免

綱魏主追尊其母高氏爲后○目魏主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配享高祖封后兄肇爲平原公弟顯爲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綱秋八月齊主殺其僕射江柘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目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救等是時遙光與徐孝嗣江柘江祀蕭坦之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救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去 沈之檀溪水名在襄陽西南積茅如岡阜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之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主上媒近左右慄慄忍虐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刻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柘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齊主稍欲行意而江柘執制堅確左右茹法珍等亦每爲所裁抑無不切齒柘以齊主失德浸彰議廢之而立江夏王寶玄劉暄素忌寶玄不同柘議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徵旨動柘祀亦以少主難保勸柘立遙光柘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曰明帝立已非次若復

立遙光恐四方瓦解也遙光遣所親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為

黨朓不答而以其謀告左興盛劉暄馳告遙光及祏收朓付

廷尉死獄中暄又以遙光若立則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

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

齊主收祏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

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閱數十

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為宦者裹魚肉還家遙光素

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將發而遙欣卒江

祏誅乃陽狂稱疾不敢入臺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

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將軍垣歷生說遙光夜攻臺燒

城門遙光狐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文 子 子 子

之率臺軍討遙光遙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敗遙光諮議蕭

暢潛出詣臺自歸眾情大沮歷生亦棄稍降至夜城潰遙光

扶匍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為司空坦之為僕射

綱魏南徐州 治宿預今 宿遷縣地 刺史沈陵 族子奔齊

綱閏月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目江祏等既敗

齊主左右捉刀應救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救坦之

剛狠而專雙侍畏而憎之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

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閣徐世擲

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

以隆昌 昭業 年號 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

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

保

綱冬十月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侍中沈昭略

○目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文

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

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齊主

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

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

綱十二月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目顯達當高

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肉薄止用麤

小者十數人及齊主立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

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文 子 子 子

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

主齊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將軍胡松據

梁山左興盛屯杜姥宅十二月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

建康震恐與盛帥諸軍拒之顯達潛軍夜渡襲官城不克退

走臺軍追斬之弘遠被執臨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

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

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其子子曜抱父乞代

并殺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

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惟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

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

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

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其腹視男女又好擔墮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稍急裝縛袴乘馬驅馳略不暇息

綱齊永元二年魏世宗春正月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於魏魏遣司徒彭城王勰鎮之○自叔業聞齊主數

誅大臣心不自安遣人至襄陽問蕭衍曰天下大勢可知恐

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

用事豈能及遠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在州東

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

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叔業沈疑未決終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三

以壽陽叛降於魏魏遣彭城王勰鎮之叔業尋卒

綱三月魏敗齊師於壽陽遂取合肥建安○自齊豫州刺史

蕭懿遣司馬陳伯之等泝淮而上以逼壽陽魏彭城王勰王

肅擊大破之進攻合肥擒齊將李叔獻統軍宇文福曰建安

今高城縣地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

難保總使福攻建安降之

綱夏四月齊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遣兵奉江夏

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自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

水軍討壽陽自出送之召慧景單騎而進裁交數言拜辭而

去既出喜甚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

願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

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

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討之慧景濟江遣使

奉江夏王寶玄為主寶玄分部軍眾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

在句容縣拔之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

進惟宜從蔣山今名鍾山在江寧府東北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

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官

門閉慧景引眾圍之左興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州

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岷在含山縣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

而起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岷兵令不

得渡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數千人渡南

岷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妓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詣城降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三

眾心離壞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岷

浦為漁人所殺寶玄亦逃亡數日後乃出齊主殺之初慧景

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之曰談佛

義不及軍事慧景敗齊主欲殺點點曰點若不誘賊共講

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齊主乃止點循之兄也

綱齊以蕭懿為尚書令○齊曲赦建康徐充○綱先是崔慧

景既平詔赦其黨而變幸用事誣富家為賊黨殺而籍其資

或謂中書舍人王暄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正當

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變幸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左右

凡三十二人黃門十人直閣將軍徐世擲素被委任凡有殺

戮皆在其手世擲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如法珍梅蠹兒曰

何世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齊主齊主稍惡其凶強遣禁兵殺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喧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管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諸刀救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依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南史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從改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潘寶慶亦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軻衰絰杖衣悉蠶布羣小來叩盤旋地坐舉手受執疏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王寶孫諸人悉營有羞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校大市日遊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鬪豎共為牌販以潘妃為市令白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有小失潘亦與杖較虎責不得進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大制子帝雖哭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禿著絲履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棟躬自引船球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是百姓歌云閣武堂前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醜酒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許云見神動輒咨啓號神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托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遊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賤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覓不見處乃縛孤為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

綱秋八月齊攻魏壽陽魏人擊敗之遂取淮南地○自初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岨直南趣淮夜入城總喜甚至是總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於魏魏主召總還以王肅為揚州刺史

綱齊後宮火○鑑時齊主昏淫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栢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塗壁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要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輪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望人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徙之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皆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聚金至是屑以為泥不足周用又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亦不還直張欣太嘗謂舍人裴長穆曰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矣

綱冬十月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自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托外拒遂還歷陽若但釋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漢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懿有弟九人儂恢無人發之者惟融捕得被殺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目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雖有遺詔復爲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息。勰爲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門無私謁。

綱十一月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荊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目初齊主疑衍有異志。使直後鄭植往刺之。衍知之。置酒謂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乃可取良會也。及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蕭

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叅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行復令天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段乘驛。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旣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詎旦穎胄謂天

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目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有器局。衆情歸之。遂山陽首於衍。衍遂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如法珍罪惡。遣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目長 參軍鄧元起向夏口。○目武 竟陵太守曹景宗。說衍迎寶融。正尊號。然後進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誰敢不從。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上庸太守韋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始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蕭 結於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齊主聞劉山陽死。遣將軍薛元嗣等。將兵運糧。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又使將軍房僧寄守魯山。

綱辛齊永元三年和帝寶融 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目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穎胄爲左長史。蕭衍爲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愴守壘城。綱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爲領軍。○目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爲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

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恆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總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修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修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

綱二月，齊蕭衍圍郢城。○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至漢口。諸將議併兵圍郢。郢州所治，即今武昌府城。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犄角。若悉眾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山有城，以通沔漢。使郎城今安陸縣竟陵今景陵縣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州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濟江，張沖遣兵迎戰，茂等擊敗之。沖嬰城自守。三月，沖病卒。將軍薛元嗣、內史程茂等與沖子孜共守郢城。

綱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目齊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荊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綱夏五月，魏成陽王禧謀反，伏誅。○目魏主既親政事，嬖倖

擅權，禧意不自安。與妃兄李伯尚、氏王楊集始等謀反。會魏主出獵北邙，禧欲發兵，眾情離散。始馳至北邙告之。魏主倉卒不知所為。左中郎將于忠曰：臣父留守，必無所慮。魏主遣忠馳觀之。于烈已分兵嚴備。魏主遂還，收禧賜死。魏主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疎忌宗室。

綱齊巴東巴西郡遣兵擊荊州。○目巴西太守與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胄之命，惠訓遣子瑣將兵擊穎胄。穎胄遣劉孝慶屯峽口拒之。

綱齊涪陵王遣軍救郢州。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齋、蕭穎胄等議，令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歷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搃我咽喉，何能持久。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不減萬人糧儲，稱是脫東軍以萬人攻一城，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沔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俱以見付。但借鎮軍靜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城東北。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眾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綱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太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目雍州刺史張欣太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

選等誅諸姦侍。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鄧。如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太。遂之於中興堂。欣太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太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逃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太馳入宮。會法珍得先返。閉門上仗。鴻逵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人皆潰去。因逃亡。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欣太與胡松皆被誅。

綱齊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日行使王茂曹景宗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孫樂祖以魯山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初茂與元嗣議。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天

以郢城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冲父之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左傳父能析薪子乃不能負荷歸。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衍以韋叡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火。立頓處所。張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綱魏揚州刺史安國侯王肅卒。○日初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至是卒於壽陽。諡曰宣簡。

綱八月。齊蕭衍克尋陽。○日初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衍曰。用兵不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囚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隨引兵下。至尋陽。伯之束甲請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綱齊巴東西軍至上明。在松滋縣○日魯休烈蕭瑣破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遣蔡道恭拒瑣。

綱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日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无

綱魏築洛陽諸坊。○日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五坊。各方三百步。日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綱魏立后于氏。烈弟勳之女也

綱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日衍既克江郢。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戰。被擒。衍至新亭。遣呂僧珍據白板橋。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拔柵越塹。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

背水以絕歸路，行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章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將軍席蒙發憤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遣弟秀鎮京口，恢鎮破墩，在曲阿界秦始皇所繫也從弟景鎮廣陵，十一月，齊尚書令蕭穎胄卒，○穎胄以蕭瑣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詳秘之，徵兵雍州，蕭愔將兵赴之，瑣等亦聞建康已危，眾懼而潰，及魯休烈皆降，詳乃發穎胄喪，贈丞相，諡獻武，於是眾望盡歸於衍矣。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手

綱魏以北海王詳為司徒，詳請黜彭城王颯，又惡于忠之鯁直。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魏鎮國將軍元英等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蕭衍掃土興兵，乃皇天授我之日也。魏主乃有是命，既而不果。

綱十二月，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建康之被圍也，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日，及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眾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稷懼禍，謀

弒寶卷，使後閣舍人錢強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吹笙，歌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闔人黃太平刀傷其膝，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之，稷召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款曰：冠雖做，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授服之，偽闕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志僧虔之子也，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王暉之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舊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東昏侯 魏宣武帝 手

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分資將士。  
綱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僊理，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之，○衍之東下，僊理擁兵不附，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建康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敕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僊理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俄而兵入，僊理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



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綱齊大司馬衍入鎮殿中。

和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禪位於梁尊為蕭衍所弒年十六

綱王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春正月齊大司馬

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目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

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

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

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

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

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和帝 魏宣武帝 至

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

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

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

頃大司馬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

者卿二人也乃詔進衍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

錫置百司

綱梁公衍殺齊湘東王寶暉 ○目寶暉頗好文學衍忌之稱

其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

綱梁以沈約為僕射范雲為侍中 ○目梁公衍納東昏余妃

頗妨政事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

公入關婦女無所幸今明公始建康奈何以女德為累乎

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梁公默然

雲即請以余氏賚茂梁公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綱梁公衍自進爵為王 ○三月梁王衍殺齊邵陵王寶攸等

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目衍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

寶嵩桂陽王寶貞鄱陽王寶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洞晝伏宵

行抵壽陽魏戍主馳告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待以

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率

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澹器重之

綱齊主發江陵以蕭愔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目齊主東歸

以愔為荊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愔厲精為治廣

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荆人大悅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和帝 魏宣武帝 至

綱夏四月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於別宮

封拜其功臣有差 ○目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宣德太

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於南郊奉和帝

為巴陵王宮於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贈兄懿為丞

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

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

范雲為吏部尚書

綱梁主衍弑巴陵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目

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

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

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招殺之御史

中丞顏見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歷年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猶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滅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右齊七主合二十四年

綱梁以蕭寶義為巴陵王○目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使奉齊祀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梁主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終必敗亡我初平建康人勸我除卿輩以壹物心於時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綱鑑會編三十九

齊和帝 魏宣武帝

長又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同路人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曹志魏武之孫為晉忠臣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清顯竟以壽終

綱梁徵謝朓何循何點不至○目梁徵朓循為光祿大夫點為侍中循點終不就南史謝朓有兄曰朏並棲道世謂何氏梁武帝與點有舊及朏手論論舊賜以鹿皮巾等物并召點中獨引入華林園當賜錫宴恩禮有加仍下詔徵為侍臣老子邪辭病不起

綱梁置步肺石函○目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位者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寬沈

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

綱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目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將軍王茂張惠紹引兵赴救討捕悉誅之

綱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目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於別駕鄧繕泰軍朱龍符及褚縉等乘其愚闇恣為姦利繕日夜說伯之反縉等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蕭寶寅書示之遂發兵反詔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眾討之伯之戰敗問道渡江與縉等俱奔魏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和帝 魏宣武帝

綱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目梁主以鄧元起為益州刺史遣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初季連為南郡不禮於元起都錄宋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請先使檢校資糧緣路奉迎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強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拾此安之遂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道琛殺之

綱秋八月梁定正雅樂○目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玄英南陽名之為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三百

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  
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  
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  
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  
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綱冬十一月梁主立其子統為太子統生五歲能○梁大旱  
饑民多餓死

綱鑑會編卷三十九

齊和帝 魏宣武帝

美

綱鑑會編卷四十

文安 劉德芳 訂正

崑山 葉 濤 輯錄

梁紀武帝仕齊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遂因以為國號○附後魏

高祖武帝

諱術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與齊同出淮陰行順之子也仕齊為雍州刺史起兵伐東昏侯代齊自立在位四十八年崩壽八十六

綱梁天監二年春正月劉季連降梁○魏景明四年成都城城中食盡

季連計無所出梁王遣人宣詔受降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送詣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梁王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會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耶赦為庶人

綱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故址在今定遠縣境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詳侯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粗衣未嘗嬉笑

綱梁武帝 魏宣武帝

一

綱梁頒新律○五月梁僕射范雲牽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

同參國政○目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辛眾謂沈約宜當樞筦上以約輕易不如徐勉乃以勉及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雷省內罕得休下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稟捨預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謀皆

掌之與人言諱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南史雲長於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甲四海之敬今天下至北鄙既華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初武帝九錫之議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改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果卒有司證日宜赦改證日文

綱梁斷郡縣獻奉○六月魏發兵伐梁○日魏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在梁欲令漢湖之溢以灌淮南諸戍壽陽

去江五百里衆庶惶懼請豫集諸州士馬首秋大舉乃發六州二萬人仲秋畢會并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

綱梁以謝朓爲司徒書法前書徵不至此書爲司徒蓋濛濛之○日朓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詔以爲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二 九上

謂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明日梁王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綱秋七月魏復鹽池之禁○日魏既罷鹽禁而其利皆爲富強所專乃復收之

綱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魏固辭不○冬十月魏都督元英

攻梁義陽拔數城攻阜陵故城在今全椒縣東不克○日梁司州刺史

爲三柵英勒兵圍之柵民斬而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

法宗分兵擊東關拔開要類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焦城淮陵以上諸城皆在淮南今盱眙等州縣境皆潰先是梁遣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城如敵將至衆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

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大開城門緩服登城遣精兵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綱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日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

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决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

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

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卿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三 九下

綱梁吉粉音請代父死梁王赦之○日馮翊吉粉父爲原鄉漢縣故城在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粉年十五搥

登聞鼓乞代父命梁王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

求代之豈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以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

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同拒而止

綱中梁天監三年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日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

兵登陴親巡城守不避矢石激厲文武將士咸有奮志蕭寶

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

綱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大敗○自任城王澄攻梁鍾離

梁王遣將軍張惠紹等將兵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邀之戰

於邵陽州名在淮水中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擄士卒殆盡

綱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詳驕奢貪冒請

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弄權納賄詳亦附

焉高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詳謀逆魏主賜皓死

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魏有獻雞

雛四翼四足者世祖詔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

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距雞附足骨鬪時所用刺之

鳴能將又有雄雞牛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石顯伏誅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 魏宣武帝 四

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

為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

也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中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

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

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

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

親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

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彈慶集矣後數日

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綱梁司州刺史蔡道恭卒○日魏人圍梁義陽城中兵不滿

五千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相持

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呼從弟

靈恩兄子僧繼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

有遺恨眾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綱魏大旱○日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

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鑒奢崇儉至以紙

絹為帳屐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

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

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綱秋七月梁甬城晉縣一作角城在甬東降魏○八月梁義陽降

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日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

梁遣將軍馬仙理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伏兵四山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五

僞北以誘之統軍傅承撥甲執槊突陣橫過梁兵射承洞其

左股承拔箭復入仙理敗走承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

年七十餘矣蔡靈恩勢窮降魏三關戍將三關平靖武陽鹿

州亦棄城走魏立英為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今黃陂

司州遺址移鎮關南以鄭紹叔為刺史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

悅為刺史

綱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日柔然侵魏詔車騎大將軍

源懷行北邊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

郭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

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魏主從之

綱魏詔羣臣議樂○冬十一月魏營國學○日時魏平寧日

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

綱西魏正始二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漢中遂取梁州○且初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楊集起兄弟聞之而懼帥羣氏叛之巒擊破之

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使統軍王足擊破之遂入劍閣陵退保梓潼郡名治郡縣今為潼川州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於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

綱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自初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子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王疑焉元起故吏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讐謂元力平東昏報其讐也汝為警報警忠孝之道如何貶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自討之乘舟與巡行賊壘賊射矢下如雨從者舉盾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警僧護等皆平之

綱六月梁初立孔子廟○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梁涪城八月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

綱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洛水發源定遠縣北流入淮○武興氏王楊紹先叛魏○自楊集起集義立

楊紹先為帝魏遣楊椿討之

綱十一月魏王足奔梁○自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七

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綱巴西叛魏降梁○梁大有年宋解三

綱西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擊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今略○自巒使傅豎眼討氏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

魏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自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嶽矣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綱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僕射柳惔帥師伐魏次於洛口洛水發源定遠縣北流入淮○武興氏王楊紹先叛魏○自楊集起集義立

楊紹先為帝魏遣楊椿討之

綱十一月魏王足奔梁○自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七

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綱巴西叛魏降梁○梁大有年宋解三

綱西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擊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今略○自巒使傅豎眼討氏執楊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

走遂滅其國置東益州

綱魏秦涇二州亂○目秦州屠各王法智涇州民陳瞻聚眾稱王魏遣將軍元麗太僕卿楊椿討平之

綱二月魏求直言○目侍御史陽固曰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綱三月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目臨川王宏為書遺陳伯之伯之感動遂自壽陽復歸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卒

綱夏四月魏罷鹽池之禁從魏球之議也○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八

以拒梁師五月梁取魏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目魏以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梁

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南齊僑置河南郡於棘陽今新野縣地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

宿預今宿遷縣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在今廬州府東北豫州刺史

韋叡攻小峴山名在和州含山縣北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拔其城遂至合肥起關柵高與城

等四面臨之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叡體素羸未嘗跨

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

館宇藩櫓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水經注廬江有東陵鄉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在丘今為縣羊石今在丘東北有羊市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魏朐山漢縣在今海州境固城詳未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康生救之惠紹兵不利

綱魏以邢巒都督東討軍事○魏驃騎大將軍馮翊公源懷卒蓋曰○目懷性寬簡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譬如為屋椽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九

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綱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目宏以梁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

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退生

一寸昌義之怒鬚髮盡磔也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出僧珍曰殿下昨來風動

意不在軍，淡恐大致汨喪，故欲全師而還耳。宏停軍不前，魏人遺以中慟，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叡也。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卽白下城叩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諸軍聞宏逃歸，亦皆引退。

綱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目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英進圍鍾離。又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乃以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十一

將軍蕭寶寅代巒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元暉共譖之，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乃言於魏主，釋之。暉昶恃寵貪縱，人謂之「餓虎將軍」。饑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官有定價，選人謂之「市曹」。

綱十一月，梁以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救鍾離。

綱丁梁天監六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章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目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梁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一日戰數十合，魏人死者與城平。梁王命章叡救鍾離，受景宗節度。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墜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章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塹邵陽洲為城，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城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眾。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日，英自帥眾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船，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叡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十一

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燬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被擄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濊水卽海在亳州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與叡，設錢二十萬，官賂之。景宗擲得雉，叡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寒。五博，臬盧，雉，檮塞，盧本勝推矣，乃故反其子而作塞，見其能讓而不伐也。羣師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綱夏六月，梁馮翊等七郡叛降魏。○秋八月，魏中山王英齊



王蕭寶寅以罪除名。魏以李崇為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長史辛琛屢諫不從，遂糾之詔，並不問崇。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不知得上佐何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綱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綱閏月，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沈約為尚書令，袁昂為僕射。劉友益曰：鍾離取而元英，除名洛口，逃而蕭宏進爵梁王，盛時其實謂反，不如袁季之魏矣。書以譏之。

綱魏尚書令高肇弑其王之子于氏及其子昌。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人亦以為承高氏意云。

綱魏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主  
班班多者為貴。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授焉。夏五月，梁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自先是巴陵蠻為寇，久不能討，秀燔其林木，蠻失其險，州境無寇。

綱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后。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惟度支尚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與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王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綱梁右衛將軍竟陵公曹景宗卒。諡曰壯。

綱八月，魏京兆王愉反，信都魏遣尚書李平將兵討之。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愉不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高肇弑逆，遂即帝位。立李氏為后，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

綱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誣以謀反。魏主信之，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

綱魏會編卷四十二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主  
第云王因醉而薨，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綱魏李平克信都，執元愉，高肇陰殺之，奏除平名。京兆王愉逆戰，李平破之，愉走入城，平圍之，愉不能守，燒門突走。平入信都，追執愉，以聞羣臣，請誅之。魏主弗許，肇使人殺之。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綱魏鄂州叛降於梁，魏遣兵討之。冬十月，魏懸瓠叛降梁。

綱十二月，魏復取之。魏敗梁師於義陽，復取鄂州。

綱已梁天監八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

禪國山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

支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書舜典三載考績考功燎柴祭天以告成功也爾雅祭天曰燔柴當祭時積柴如牲其上而燔之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王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王好名於上而臣阿古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

綱魏復取三關○曰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西

理等皆棄城走梁王使韋叔救仙理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怯叔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理將復邵陽之恥聞叔至乃退

綱梁王遣使求成於魏魏王不肯按不肯應作不許肯字近氏又曲為之疏○曰初魏王遣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囚之送建康至是梁王召見慰勞遣還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

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王不從

綱秋九月魏太常卿劉芳造樂器○曰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

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請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

綱冬十一月魏王親講佛書作永明間居寺○曰時魏王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但五經治世之模楷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弗聽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王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王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開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宣武帝 五

綱唐梁天監九年春正月梁以沈約為光祿大夫○鑑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梁王終不用乃求外出亦不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梁王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南史約嘗侍宴武帝有妓是齊文惠宮人帝問妓識坐中客否對曰唯識沈家令耳約伏地流涕不能起帝亦之罷酒

綱三月魏主之子胡生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胡后魏之始也○曰詔母胡充華胡國珍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





綱 甲 梁 天 監 十 三 年 春 二 月 梁 王 耕 籍 田 ○ 目 宋 齊 籍 田 皆 用 正 月 至 是 始 用 二 月 及 致 齋 祀 先 農

綱 冬 十 一 月 魏 遣 司 徒 高 肇 督 諸 軍 侵 梁 益 州 游 肇 諫 嬰 主 不 從

綱 梁 築 淮 堰 ○ 目 魏 降 人 王 足 陳 計 求 堰 淮 水 以 灌 壽 陽 梁 主 以 為 然 使 水 工 陳 承 伯 將 軍 祖 暉 視 地 形 咸 謂 淮 內 沙 土

漂 輕 功 不 可 就 弗 聽 發 徐 揚 民 率 二 十 戶 取 五 丁 以 築 之 假 康 絢 都 督 諸 軍 并 護 堰 作 役 人 及 戰 士 合 二 十 萬 南 起 浮 山

在 盱 眙 縣 西 北 抵 嶢 石 未 詳 依 岸 築 土 合 存 於 中 流

○ 目 魏 世 宗 殂 侍 中 中 書 監 崔 光 侍 中 領 軍 于 忠 詹 事 王 顯 庶 子 侯 剛 迎 太 子 詡 於 東 宮 顯 欲 須 明 即 位 光 曰 天 位 不 可

綱 鑑 會 編 卷 四 十 梁 武 帝 魏 宣 武 帝 子 是 為 肅 宗 孝 明 帝

暫 曠 顯 曰 須 奏 中 宮 光 不 聽 於 是 請 太 子 止 哭 立 於 東 序 忠 扶 太 子 西 面 哭 十 餘 聲 止 光 攝 太 尉 奉 策 進 璽 綬 太 子 跪 受

服 袞 冕 之 服 御 太 極 殿 即 位 高 后 欲 殺 胡 貴 嬪 中 給 事 劉 騰 以 告 侯 剛 于 忠 崔 光 光 使 置 貴 嬪 別 所 嚴 加 守 衛 由 是 貴 嬪

淡 德 四 人 廣 平 王 懷 扶 疾 入 臨 云 欲 上 殿 哭 大 行 見 王 上 衆 愕 然 無 敢 對 者 崔 光 攘 衰 振 杖 引 漢 趙 熹 故 事 漢 光 武 崩 熹 典 喪 事 太 子 正 色 扶 下 諸 王 辭 色 甚 厲 懷 曰 侍 中 以 古 義 裁 我 我 敢 不 服

綱 魏 侍 中 王 顯 伏 誅 以 太 保 高 陽 王 雍 尚 書 令 任 城 王 澄 同 總 國 事 ○ 目 先 是 高 肇 擅 權 尤 忌 宗 室 有 時 望 者 澄 懼 不 自

全 乃 甜 飲 陽 狂 至 是 肇 擁 兵 於 外 朝 野 不 安 于 忠 與 門 下 議 以 主 幼 未 能 親 政 宜 使 高 陽 王 雍 入 居 西 栢 堂 省 決 庶 政 任

城 王 澄 總 攝 百 揆 奏 皇 后 授 之 王 顯 有 寵 於 世 宗 侍 勢 使 威 為 世 所 疾 恐 不 為 澄 等 所 容 密 謀 矯 皇 后 令 以 高 肇 錄 尚 書

事 以 顯 與 高 肇 同 為 侍 中 忠 等 聞 之 託 以 侍 療 無 效 執 顯 於 禁 中 殺 之 下 詔 如 門 下 奏 百 官 總 已 聽 於 二 王 中 外 悅 服

綱 二 月 魏 司 徒 高 肇 伏 誅 ○ 目 魏 王 告 哀 於 高 肇 且 召 之 肇 還 入 哭 盡 哀 高 陽 王 雍 與 于 忠 密 謀 伏 邢 豹 等 數 人 於 省 下

引 入 益 殺 之 下 詔 暴 其 罪 惡 削 除 職 爵 於 厠 門 出 尸 歸 其 家 葬 以 士 禮

綱 魏 以 高 陽 王 雍 為 太 尉 清 河 王 懌 為 司 徒 廣 平 王 懷 為 司 空 ○ 魏 尊 貴 嬪 胡 氏 為 太 妃 廢 其 太 后 高 氏 為 尼 ○ 魏 復 百 官 祿 蠲 綿 麻 稅 ○ 目 于 忠 既 居 門 下 又 總 宿 衛 遂 專 朝 政 權

綱 鑑 會 編 卷 四 十 梁 武 帝 魏 孝 明 帝 子

傾 一 時 初 高 祖 以 用 度 不 足 百 官 之 祿 四 分 減 一 稅 絹 一 匹 別 輸 綿 八 兩 布 一 匹 別 輸 麻 十 五 斤 忠 悉 罷 之

綱 夏 四 月 梁 淮 堰 潰 復 築 之 ○ 目 浮 山 堰 成 而 復 潰 或 言 蛟 龍 能 乘 風 雨 破 堰 其 性 惡 鐵 乃 運 鐵 數 千 萬 斤 沉 之 亦 不 能

合 又 伐 樹 為 井 幹 填 以 巨 石 加 土 其 上 緣 准 百 里 木 石 皆 盡 負 者 肩 穿 疾 疫 死 者 相 枕 蠅 蠅 晝 夜 聲 合

綱 六 月 魏 冀 州 沙 門 作 亂 討 平 之 ○ 目 沙 門 法 慶 以 妖 幻 惑 衆 作 亂 以 尼 惠 暉 為 妻 自 號 大 乘 又 合 狂 藥 令 人 服 之 父 子

兄 弟 不 復 相 識 唯 以 殺 害 為 事 詔 光 祿 大 夫 元 遙 討 平 之

綱 秋 八 月 魏 侍 中 于 忠 殺 僕 射 郭 祚 尚 書 裴 植 免 太 保 高 陽 王 雍 遣 就 第 ○ 目 裴 植 志 氣 驕 滿 好 面 譏 毀 羣 官 郭 祚 月 進

不已兩人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綱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后居崇訓宮○魏以清河王懌為太尉廣

平王懷為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于忠為尚書令元義為散騎侍郎又妻胡氏為女侍中又江陽王繼之子其妻太后妹也

綱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令○目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

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脇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主

綱梁攻魏西陝石據之破石在今壽州西北兩山相對淮水經其中首時立兩城於其上

綱魏以太后父胡國珍為中書監○冬十月魏奪常山公子忠博平公崔光爵十二月以高陽王雍為太師錄尚書事○

目初于忠崔光以定社稷功忠封常山郡公光封博平縣公至是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為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忝官尸祿請返私門太后不問尋以雍為太師領司

州牧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綱魏晉壽郡叛降梁○魏太后攝行祭事○目太后以魏王

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太后祭宗廟故事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綱梁大寒淮泗皆冰浮山程士卒死者什七八

綱丙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中孝明帝胡熙平元年春二月魏攻梁陝石克之○魏

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目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太后曰忠已特原匡又彈侯剛掠

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爭之乃削剛三百戶解嘗食典御

綱夏四月梁淮堰堰成○目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楊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

淮濟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寒若鑿梁通水東注則游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主

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梁東注

綱魏復封于忠為靈壽公崔光為平恩侯

綱梁圍魏武興秋七月魏擊敗之遂復取東益州○目先是魏段萌漢縣今昭化縣地民任令宗殺晉壽晉郡今廣元縣太守以城降梁

梁遣張齊將兵迎之至是魏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故城在今縣南法僧使告急於魏魏以傳賢眼為益州刺史赴之豎眼

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里九戰皆捷擊敗張齊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

綱九月梁淮堰壞○目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綱魏詔議邊鎮選舉法。○目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鹵闖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曰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綱冬魏作承寧寺。○目初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作承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為九層浮屠高九十丈刹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有也。

綱鑑會編卷四十四 梁武帝 魏孝明帝 西 四百八十八

綱酒魏配平二年 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目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世宗又鑄五銖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鑿鑿錢名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裂疋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錢之為用貫經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濶允乞下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鑿鑿及盜鑄巧偽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以物交易。

綱三月梁詔文錦不得為人獸之形。

綱魏司徒廣平王懷卒以胡國珍為司徒。○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目詔以宗廟用牲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麵為之於是朝野誼譁以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綱冬十二月梁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目道根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嘆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綱魏採銅鑄錢。○目崔亮請於王屋在濟源縣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綱成梁天監十七年 夏四月魏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目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諫議大夫張

綱鑑會編卷四十四 梁武帝 魏孝明帝 五 四百八十九

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綱魏主始月一視朝。○目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乃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  
綱五月魏補三字石經。○目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屢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為洛州毀以建浮圖遂大頽落國子祭酒崔光請命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太后許之會元又劉騰作亂事遂寢。  
綱秋九月魏太后胡氏薨其故太后高氏。○目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綱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目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

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又西行再甚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綱魏復鹽禁○日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羣生先朝為

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吝守貧弱遠來

邈然絕望因置主司裁察強弱什一之稅自古有之公私兩

利及甄琛罷禁乃為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

司請禁之便從之

綱已錄天監十八年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日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

武人不使預清品於是誦謗盈路立榜大巷刻期會集屠害

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魏孝明帝 三

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懼懼

莫敢禁討遂至其第曳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

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

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其凶強者八人斬之餘不窮治大

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休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

高湖奔魏其子謚坐法徙懷朔鎮名在今大同西謚孫歡漢

沉有大志家貧執役平城富人婁氏女兒而奇之遂嫁焉始

有馬得給鎮為兩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

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策朝廷懼其亂而不問

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劉貴

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恭備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綱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鑑時官員既少應選

者多吏部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以亮為尚書亮奏為格制

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謂之

聖書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

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

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

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勇當銓衡宜須改張

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勵名行哉

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

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量度

人物為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魏孝明帝 三

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綱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魏復減百官

祿○日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

貨至是府庫盈溢時宗戚權倖競為奢侈世宗嘗為高祖高

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凡

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又建寺不已諸州各建五

級浮圖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

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

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

綱秋九月魏太后遊嵩高○日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

侍中崔光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不言王



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

綱冬十二月魏司徒任城王澄卒文宣曰○高麗王雲卒子安立

綱唐梁普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梁左將軍馮道根卒○

自梁王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道根計聞梁王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梁王即幸其宅哭之慟

綱高麗入貢於梁○秋七月魏侍中元義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自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元義與劉騰恃寵擅權懌每裁抑又騰皆怨之乃使王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王魏王時年十一信之又奉魏王御顯陽殿騰閉永巷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魏孝明帝 元

門太后不得出懌入又厲聲止之使宗士執之騰稱詔坐以大逆又騰遂殺懌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王幽太后於北宮魏王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饑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與騰表裏擅權常直禁省威振內外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務面者數百人

綱梁江淮海溢○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義不克死弟略奔梁梁以為中山王○自熙英之子也與弟略纂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表請誅元義劉騰長史柳元章等執之元義遣使斬之於鄴熙好文學有風儀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太后見廢北宮清河橫受屠酷王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

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而藏之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梁封為中山王

綱梁車騎將軍永昌侯永昌今祁陽縣地韋叡卒○自梁主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卒謚曰嚴

綱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柔然弑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魏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魏孝明帝 元

立尋出奔魏魏立為國人立婆羅門為可汗○冬十月魏以汝南王悅為太尉○自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義之意以桑落酒候之盡其私伎又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

綱十一月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魏遣使如梁魏梁始復通好綱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自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奚康生預其謀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又義之妹夫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康生性巖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王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宴酒酣迭舞康生為力士舞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

綱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自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奚康生預其謀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又義之妹夫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康生性巖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王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宴酒酣迭舞康生為力士舞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

綱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自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奚康生預其謀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又義之妹夫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康生性巖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王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宴酒酣迭舞康生為力士舞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

綱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自元義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奚康生預其謀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又義之妹夫又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康生性巖武又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王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宴酒酣迭舞康生為力士舞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

綱辛梁普通二年春正月梁置孤獨園以收養窮民也綱魏發兵納阿那瓌於柔然不克○三月魏元義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為司空京兆王繼為太保崔光為司徒○

手蹈足頓目領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  
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不可康生曰至尊陛下之見隨  
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  
不得開康生拔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  
酒勢將出處分為又所執光祿助賈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  
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適下殿祭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  
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又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為司  
空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為太  
保時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遠  
近苦之

綱秋七月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降魏冬十月魏分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辛 四十四

柔然為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十一月魏擊叛氏不克  
○日魏以東益南秦氏皆反以河間王琛討之琛恃劉騰之  
勢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氏所敗

綱王梁普通三年夏五月朔日食既書法是歲正德奔魏逃歸而侯景渡江之禍始矣  
○冬十一月魏行正光曆○日初世宗以亥始曆浸疎命  
更造新曆至是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  
為一曆行之

綱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日初梁王養臨川王宏  
之子正德為子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怏怏不  
滿意常蓄異謀是歲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逃歸梁王泣  
而誨之復其封爵

綱柔然王婆羅門叛魏魏擊而執之

綱至梁普通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三月魏  
司空劉騰卒書法騰又黨也書卒書官議失刑也○夏四月柔然王阿那瓌執  
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日魏左丞元孚勞  
阿那瓌於柔遠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  
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魏遣尚  
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師擊之阿那瓌遂驅民北遁崇追三  
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塞外地名前後十  
七戰屢破之謹性澆沉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閭里不  
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  
時來纂聞而辟之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辛 四十四

綱魏沃野鎮民破六韓姓也拔陵名反元魏之亂始此○日初元又

既幽太后常入直於魏王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其  
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驕復貪吝  
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受賂遺  
請屬有司莫敢違者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  
窮人人思亂未幾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殺鎮將諸  
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  
二鎮尖山魏朔州地賀拔復度拔名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  
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王以拒之

綱冬魏司徒崔光卒○目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未嘗忿恚  
于忠元用事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植也郭祚清

河也之死時人比之張禹胡廣且死薦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綱十二月梁鑄鐵錢○目初梁惟揚荆郢江湘梁益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後鑄五銖錢而民間私用古錢禁之不能止乃議罷銅錢鑄鐵錢

綱甲梁普通五年春三月魏遣臨淮王或督諸軍討拔陵夏辰魏正光五年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拔陵陷武川懷朔鎮五月或兵敗績魏復遣都督李崇討之○目魏以臨淮王或討破六韓拔陵

四月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三

勝詣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說之曰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矣或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

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擄五月或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王引羣臣問計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捍寇魏王曰去歲李崇求改鎮

為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陽王濙皆受節度

綱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眾魏遣兵討之○目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二夏東夏西州幽涼州名

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名為秦王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魏遣尚書元修義帥諸將討之

綱秋七月魏將軍崔暹討拔陵戰於白道敗績○目崔暹違李崇節度與拔陵戰於白道今大同北大敗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濙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

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充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

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自定鼎伊洛遂任益輕惟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李崇求改

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

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綱八月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於隴口隴口敗績○目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眾宜持

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其勢在於疾攻遲則人情離沮故高壁濊壘者王師全制之策也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

矣以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元志與戰兵敗東保岐州今城

綱魏改鎮爲州。自東西部敕勒皆叛附於拔陵魏王始思李崇元漢之。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

綱魏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目榮羽健之玄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資財招合號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段榮實泰皆往依之

綱九月梁取魏睢陵荆山蒙壽陽不克。○目梁成景偁拔魏睢陵故城在今趙景悅圍荆山陽府西北裴邃襲壽陽夜斬關而入克其外郭魏長孫稚禦之一日九戰後軍失道不至遂引兵還別將擊魏淮陽魏使行臺鄴道元河間王琛救

壽陽安樂王鑿救淮陽梁兵敗績。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魏孝明帝 五十四 拔尋與鐵勒戰死。

綱冬十月梁取魏建陵曲木琅邪等城。○目裴邃攻魏建陵今沐陽縣克之拔曲木將軍彭寶孫拔琅邪檀丘裴邃拔狄城秦故城在今高苑縣西北覽城進屯黎漿魏東海太守以司吾城在今宿遷縣北秦墟魏守將多棄城走曲木黎漿等地各俱無考

綱魏朔方胡反夏州刺史源子雍懷討平之。○目朔方胡圍夏州城中食盡子雍自出求糧雷其子延伯守統萬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軍營數月之食若辛而得之保全必矣行數日爲胡所擒子雍潛遣人齋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延伯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

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厲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賊衆遂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使爲先驅時東夏闔境皆反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

綱魏以費穆爲朔州刺史。○目廣陽王湊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二州危矣誰可鎮此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宇文肱逸豆歸糾合鄉里豪傑葉衛可孤殺之度

綱魏北討都督李崇免。○目崇引祖瑩爲長史廣陽王湊奏瑩詐增首級盜沒軍資瑩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徵還湊遂專總軍政。

綱十一月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都督元志。○目十二月梁復取三關圍魏鄂州不克。○梁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目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任之。

綱梁普通六年春正月梁取魏南鄉郡即漢南鄉縣地及馬園等城。○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魏發兵討之遂降梁。○目法僧素附元義見元驕恣恐及禍謂中書舍人張文伯曰吾欲與

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魏宣武帝之墓松柏

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遂殺行臺高諒稱帝改

元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降梁長史元顯和舉兵

與戰法僧擒之執其手慰諭之顯和曰我寧為忠鬼不為叛

臣亦殺之梁以元略為大都督與將軍陳慶之等將兵應接

綱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隴東

皆平○日天生軍於黑水魏以崔延伯為都督討之與行臺

蕭寶寅軍於馬嵬城名在今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

伯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

營爭逐之其眾十倍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後殿不與之

戰使其眾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寶寅喜曰崔君之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 魏孝明帝 三

勇闢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

破之乃勒兵出戰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

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山名在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

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寶寅破宛川

會 俘其民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

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

之奈何助賊為虐豈以為賤役乎悉求其父兄歸之

綱梁裴邃敗魏師於壽陽○日遂拔魏新蔡郡梁王詔西昌

侯淵濂將眾前驅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遂拔鄭城汝穎之

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憚遠威名軍於城父累月不進

魏王遣使資齋庫刀以趣之琛至壽陽欲決戰長孫稚以為

未可不聽引兵出擊遂為四戰軍以待之使將軍李祖憐先

挑戰而偽退稚琛悉眾追之四戰競發魏師大敗斬首萬餘

級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閉門自固不敢復出

綱魏討徐州不克梁以元法僧為司空○日魏安樂王鑒將

兵討法僧擊元略於彭城南略大敗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

破之梁以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公魏復遣安豐王延明臨

淮王或擊之

綱二月魏元義解領軍○日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王左

右防衛微緩元義亦自寬太后對魏王謂羣臣曰今隔絕我

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為我當出家修道於閒居寺耳因

欲自下髮魏王及羣臣叩頭涕泣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王

綱鑑會編卷四十一 梁武帝 魏孝明帝 三

乃宿於嘉福殿遂與太后密謀黜又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

義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魏王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

相與定圖義之計於是太后謂又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

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甚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綱三月梁遣豫章王綜總督眾軍攝徐州事召元法僧等還

建康

綱柔然阿那瓌為魏討拔陵敗之自稱救連頭兵豆伐可汗

○夏四月魏太后復臨朝詠其尚書令元義以元順任城王子

為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為中書舍人○日義雖解兵權猶

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潘嬪有寵於魏王官官說

之云義欲害嬪嬪泣訴於魏王曰又非獨欲殺妾將不利於

陛下魏主信之因又出宿解又侍中明旦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又名為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又等太后命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於家惟義以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又意出為齊州今濟南府刺史太后徵還為侍中順言於太后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義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默然未幾有告又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為言乃賜又死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元

志

書舍人嘗未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度世之孫義僖不許侍郎王誦謂曰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婚夕太后遣中使宣救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綱胡琛遺其將万俟音墨其醜奴寇涇州崔延伯討之敗死○胡琛據高平今鎮原縣遣万俟醜奴宿勤復姓明達等寇涇州治臨涇今省入鎮原縣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軍威甚盛醜奴時以輕騎挑戰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詐降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至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元

志

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綵有勇力能手制  
奔馬輕財好士屢求邊任梁王末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  
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又使通問於蕭寶寅謂  
之叔父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彧兵逼城下乃密送降款於彧  
魏人皆不之信或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無敢行者監軍御  
史鹿念請行單騎徑趣彭城托言欲有交易綜遣腹心梁詒  
迎念密以意狀語之申固盟約綜遂與詒夜投彧軍及日齋  
閣不開魏軍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汝尚何為  
城中求王不獲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  
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惟陳慶之率所部還梁  
王聞之驚駭有司奏削綜爵上絕屬籍綜至洛陽見魏王還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旱

就館為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  
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暉之皆為魏所擄安豐王延明聞其才  
名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欵器銘革唾罵之  
延明令革作寺碑革辭延明將筆之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  
十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  
三升僅全其生而已梁王密召夏侯亶還使休兵合肥侯淮  
堰成復進

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  
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母野反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詣  
漢降謹曰拔陵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不若以也列  
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漢從之拔陵果邀擊也列  
河盡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眾而還柔然  
大破拔陵拔陵避之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詔分  
處之於冀治信定瀛治趙都三州之間  
綱秋八月魏柔遠鎮民杜洛周反於上谷魏遣兵討之目  
洛周反高歡蔡儁尉景段榮彭樂皆從之魏遣常景為行臺  
與都督元譚討之  
綱冬十二月魏荆郢羣蠻叛魏擊敗之梁取魏順陽馬圈  
綱鑑會編卷四十 梁武帝 魏孝明帝 旱

綱西都鐵勒降魏廣陽王浹擊拔陵破之降其眾二十萬  
綱破六韓拔陵圍廣陽王浹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出戰賊  
稍退浹拔軍向朔州後魏置朔州於五原故地在于謹曰今  
寇盜蠶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  
綱梁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目綸攝南徐州事遨遊  
市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咷籤帥  
以聞梁主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乃取一老公短瘦類  
梁王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為君自陳無異就座剝禡  
捶之於庭梁主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賜之死太子統流  
涕固請乃免官削爵土  
綱魏山胡劉蠡升反